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一四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國朝名公翰藻五十二卷氏名爵里一卷(二)

〔明〕凌迪知編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刻本

..... 一

宋文鈔不分卷

〔明〕查志隆編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六二八

國朝名公翰藻五十二卷氏

名爵里一卷(二)

〔明〕凌迪知編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公翰藻
五十卷》提要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八

汪道昆

上李相公

陳先生

龔鴻翁

與袁裕春

孫正峯

王致菴

名公翰藻目錄卷二十八

游讓翁

王三峰

與友人

邵樗朽

劉疊峯

盧壁山

王古菴

吳齊寧

孫立峯

胡梅翁

周海翁

胡海翁

汪蘿山

王麟洲

王十岳

吳齊翁

與東園

殷石汀

程養吾

陳六水

陳五岳

張太嶽

吳初泉

陳六水

上李敬翁

與湯總兵

上虎翁殿下

寄何肖山

簡江山人 二首

簡游中丞

寄羅伯子

與章海翁

與魯少梅

與吳鵬峯

簡程辰州 二首

簡江方伯 二首

與陳仲魚

各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八

二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八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汪道昆

上李相公

道昆家食五年言太平之賜多矣側身北望于心終不能忘願山澤姓名何敢以干謁史自相公在事海內熙熙如春風凡在岩棲川游莫非大澤願尤加意不類推而附之章莽之逋明詔求材往往謬及不類頃部使者上閩廣功狀乃復卹微勞而錄之執秩方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一

新尋被卽陽之命使道昆從舊游居善地蒸蒸德意不啻若自其手援即使有冒無心敢不感奮願自往年治目浸至傷脾因而右足不仁日漸沉痾將欲整麓從事如不堪何竊惟特達受知何忍一旦稱疾弟守在疆場誰則任之謹具疏牒乞骸骨雖志存報主情未獲伸而罪在臆官勢非得已伏乞矜察幸許苟延則未盡之年皆更生之日也道昆無任懇切惟台慈垂聽焉

胡梅翁

淮南歸而飲至遂領襄陽棄出郡中不與朝廷之議
矣聞王直歸順待命獄中公真所謂天威也頃公以
直指按楚一時澄清之治猶在齒牙間譬之應龍泥
蟠則潤江河天行則為霖雨所至蒙福固如此事半
事攻功倍方名嫖姚嫖騎惡足論耶某以少年菲才
不宜在司馬乃今守土南服循幸無事居常抵掌論
事欲得當漢一循吏顧今任職無狀且不與俗吏伍
況古人耶茲屬蒼頭迎養老親敬奉書幕府問無恙
狀暑雨秋陽惟珍重以副商在不宣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二

陳先生

天有意乎太平之業我師庖聖主而相之草莽之臣
舉欣欣然正明目以觀盛治昆幸託門下其溢喜何
可勝言願家食五斗姓名不復入都市瞻依函丈而
終不敢奉咫尺抵門牆大都懼以干澤為歎寧任疎
節竊計我師恩義兼至何論苛禮為哉頃叙戎功有
詔遺缺推用諸司薦舉往往謬及弟子名雖我師推
恩於所不知昆知其所由來矣茲承新命乃得卽陽
擇善地而安全之宜無出此况昆有過未補豈始願所

及我聞命自天寧不感奮往昆居閭卑濕右足病痺
邇以治目損脾其痺愈甚按摩無功藥石罔驗卧起
不得自由跛倚何以從事遭時報主不勝狗馬心願
跬步不前徒自踟躕而已謹以疏請願得苟活私門
惟肉骨而死生之過此以往皆再造也道昆無任懇
切惟師垂鑒焉

周海翁

新安僻在山谷土瘠而民勞邇來力詘舉羸境內大
困天不棄赤子往往得長者拊循之自我翁下車不
旬月而民有衽席人自新安來者誦翁美政更僕未
終豈徒懽懽之民易德哉無亦仁人君子所居其功
用異也不肖待罪郡中蓋三年往矣頃司功按牘迄
無一善可稱屬民間有灾當路者不欲使去徒負厚
顏日與二三老吏為伍耳老親家食猥辱優渥感激
何可勝言茲屬堅子歸寧奉此私布惟高明照察春
和幸自愛不盡欲言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三下

龔鴻翁

某待罪屬車無能為役公無所曾過由由然折節而

善遇之顧不材何以受公之知且辱下交之盛節天將降罰于楚而奪之庇下吏不能為公留行稅駕以東方在行役尚稽問謁傳聞公未就道計此時猶在濮陽必入秋治行耳當世多任耳之談王石糴矣以公之珞珞猶不免見抵不左乎要之乎尹之德必有特達者存焉人言何足恤也下吏越在官守不得出境而奉起居謹紹介之臨菑私布悃曲惟高明幸察不盡欲言

胡海陽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四下

小子口尚乳臭公業已一鳴驚人小子視公則吾鄉之先達先生也公以握瑜不售而鼠蟻先收往往從諸長老推轂吾鄉之材賢未嘗不自公始也及公捧檄入楚相遇臨臬執轡市中僅得握手斯須耳比還郡則馳心千里不遑起居頃得部使者及御史大夫薦書心切切然為公喜甚乃知公所就業泥蟠而天飛者也往歲家君見客辱公折節以上賓之禮禮之日一存問日一授食又一日一燕享情禮踰溢更僕未終家君卿曲布衣即以蒿相先亦在雁行間耳公

之執禮恭用情厚雖甚盛德曷以尚諸小子聞之惟舉手加額東向稽顙而已茲屬鑒子歸寧附此陳謝惟高明幸察春和幸自愛不盡言

袁裕春

比年出入朝野竿牘未通然而八閩三河之間心切向往此難以口舌盡也上計浞羽泉年兄所得大梁書吾兄之施者博矣敢不懷德計吏既畢事諸方岳得代者不下數十餘曹吾兄儼然猶在京洛間執秩者操何說也要以兄之直聲高致取重當時終不與善仕者趨旦夕之利寧為吾兄快快耶不肖乾沒郡中茲得免為幸乃今吏事紛糾治而益禁即欲縱高陽酒徒一醉池上亦不易得惡覩其他茲屬梁洛陽行附此布私惟高明幸察之

汪蘿山

傾蓋丹丘眇論在耳乃知士不虛俯元宗有人偃卧丘樊松蘿在望清秋可卜良覲把臂有期林令尹將就徵車頃乞絕倡以光簡帙計此時業已脫稿謹奉冊葉願速揮灑幸甚

孫正峯

次公以承家宿學高時于天祿石渠之間其于文章
著在清廟明堂金聲玉振視不肖所為瓦缶鳴耳日
奉教于我師夫子推而納諸作者之途不肖非其人
也次公亦以狂見擇使得以盡言而無誅顧疇火末
光不傳于日其明誠異也頓辱邸中供具謹得接席
數言累足而歸有懷不盡會長公問至叢策得次公
書露盥讀之汙淫淫下公所推轂者非不肖所敢知
也夫為文不則古者猶之御者不範馳驅則獲禽多
不肖所無法故也然而游言多和法言寡和雖王
良善御不能改節于賤工信而好古是為難耳所
願者惟執轡康衢鑒和中度使李王諸君子夾轂而
趨此次公今日事也不肖方以案牘亂心日竣竣在
牛馬走中急踵不暇惡敢望屬車之後塵執從計吏
還楚馬上著論七篇大要皆都中語辱公微命謹私
布之不肖材不遇桓譚願聞太玄之眇論惟高明幸
察

王麟洲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八

六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八

七

昔吳門陸氏並起學士至今誦之當此時去古未遠
藉今趨乘而上庶幾復古不難彼率沿于波流率未
登于彼岸遂今嚶嚶之士或以此求多鳥明興以來
去古遠而復古難矣獨獻吉建招搖而齊步伐徐昌
穀亦自吳起赴赴然卷甲從之今上時即公家長公
若于麟部署海內文事且下以吳門年少遂驟乘于
二君子之間異日畢力齊驅陸氏猶將避舍何事昌
穀僕幸以通籍得習長公乃今猶在牛馬走中恨見
且下晚耳僕起家草野未嘗席先世之業游大人之
門比入官復依依不能去日所事者非錢穀刑獄則
土地甲兵其於就業何有疇昔之志一切棄而不談
誠知秉羽先登固非吾事長公謂且下獨多僕而亟
稱之昔安平君用軍如神願乃置平上坐而謬為恭
敬且下蓋用此也昔人以遲暮力學而往往成名僕
幸得弛于負擔當治任縱具以從伯仲竊計垂老之
日皆受教之年且下奈何距僕也家弟某強類僕獨
病孱弱不欲強之讀書每聞人人稱且下名輒赧然
面熱芝蘭肅艾其叢生戰異宇距同乎倘在通家遂

緩類至此高明幸無督過何敢言

王弼菴

公書挾日三至灑灑然情見乎辭不佞奉而讀之不自知其喜之何從也閩海滄池耳獨奈何援神龍而探玄珠哉吳山人遲遲其行六月書始至山人至則王從事及周泉州使者相繼至矣是時荔枝初熟輒欲走一介以供客羞吳賊擁百艘自海南來不佞方在行役遂愆期至此習聞次公高義真吾所願交驩讀公書知次公推轂不佞者過甚甚則置濟南公於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八

試岳而登不佞于配林即不佞有胃無心固知其非至言也今之作者無如公著濟南公以是而列疇分封作望四岳則可矣俯視不佞曾不然以部婁惡得與配林齒不佞幼負迂遠之僻往往以吏事困不得從諸作者游乃今猶在戎馬間何敢復議文墨願于公家伯仲獨向往勒勤無亦里耳期于陽春肉眼期於國色此心終不能忘耳感將軍當代名將翩翩有國士風所著新書茲欲為之傳布不佞將微惠於作者公許之乎頃從名卿得濟南公白雲樓集投戈所

至日與之俱生則同時居則異地蓋有幸不幸耳吳山人謂公所論者業已成編願奏薄力于梓人竊自附不朽辱在莫逆母令楚子專美於濟南外狀上次公願因紹介以入

王十岳

渤海入楚得足下書足下望僕者厚矣僕自山中彊起日在牛馬走中少間得挾策讀書一卷三復何敢復議文墨足下不知其菲薄而以會稽之高致命之僕非其人也足下挾風雨之奇願乃龍蛇當世聞贊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九

府方物色岩穴使三及門足下日可見之行矣僕嘗謂自古文學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幸得當世而叢一奇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茲非足下今日事耶游客至大岳者莫不嘖嘖稱之形勝本於天成封峙由於帝造兼而有此中國無雙足下雅好尚平之游不知果能假步為山川重否自今上叢跡楚材多顯庸其在草澤者僅耳江離薜芷誰則主之足下獨無意乎渤海茫茫欲歸附此私布不盡醜縷承命索近作謹錄數語紹介求正雖瓦

鳴無當於師曠奈何以獲己之短而信有道者哉
風乞示典刑無敢忘三尺法也不具論

游讓翁

比年踽踽而行若被酒而失步頃者奉教於公所渙
然解醒遽郡以來其有萌焉者幾希矣命使至得書
及笏如天之惠何可名言且聞公上請告書下吏詎
敢為公議出處竊謂今之仕者若羣飲而鬻一人避
席去之衆必奮臂而呼牽其裾恐後何則懼其獨醒
也當此時公能必人人之無懼乎藉令絕裾以行或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八 十

吳霽翁

頃我師拜山東之詔昆得侍函丈喋喋然以卑議奏
之師不以為狂置之行李通聞六部之士莫不循循
卽峯卿射以還庶幾親彼之相顧而化豈徒鼓篋援

楚為我今之善仕者速如乘傳而儒宗要秩則人人
趨之師獨愆期疏三上而不調天加意鄒魯必俟久
而教成不然何可以三年淹也昆在郡亦當給由不
滿者三月耳願吏治蕪穢無足以當公乃若絕迹都
門一書不達庶幾不失師之家法頃來將載書幣為
先大父乞師不朽之言使三叢而不行謂師且轉官
不能專達不能勤師之使至楚也海岱著述穆如清
風視昔之卒業者更為殊絕考錄則瑰琦盈皆而一
稟之正經鄒魯之於文學蓋其性然揚旗鼓而左右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八 十一

王三峰

離析以來契濶殊甚撫今懷昔不假貌言頃者冠入
郡中家大人避地不暇賴伯兄授室始有寧居至若
舉室相依不啻骨肉內即昆不能縷指大較在老父筆
研老母齒頰間信乎通家之極感也問遺再至在昆
則猶竿牘未通在伯兄知我之深固不取必于繁縟
而昆之疏節則百口不能辭矣嗟乎丈夫氣意自期

他日必有為伯兄地者即生非使骨豈忘報乎武夷為南國隕區僊遊更多靈異願伯兄乘秋命駕昆當勅山靈擁慧待之

與東園

昆方家食聞慕府有東園公舊矣莫先紹介未即光儀願言之懷積有歲月惟公從容樽俎坐鎮南州固保障之上材干城之巨器也於時材官戍虜都護臨邊羽書相仍天驕未絕九重附髀簡在元戎今之頗牧非公不可固當建牙開外按節雲中秦犁進之膚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主

功勛推轂之厚眷夫豈惟緩羊公之帶矢蔡氏之歌徒為列郡之攘苴僻區之去病而已耶族弟某壯遊不偶委身刀筆以覲微榮天畀良逢得侍帷幄叩其初志蓋欲冊名掾牘借庇戎曹假以歲時可需微祿若使之服奔走之勞供簿書之役恐非彼所能辦者於其行也虔此以布遐悰兼為彼先容伏惟降志俯就庸王於成倘得淹跡轅門從此可圖尺寸則二天之庇公實尸之固宗祊之所共戴者也臨書瞻企不盡欲言

與友人

離絕彌久馳想為勞都下得景陵書乃知楚遊踪跡吾兄負不羈之才抱冥棲之志而使壯心鬱鬱家步艱虞固月旦之所不平友生之所不戚者也第以徂冬入省索居上京拮落一官無所建立抑且操庸鑿拙材非濟時樗散迂狂性非合俗假之歲時固將伏枕山河尋盟舊侶游神方外浪迹雲中以畢疇昔之志又安能厚顏以取容甘心於素飽哉承命寄聲交峰謹如尊旨楚水燕雲動我夢寐惟兄定心忍性以需天時臨書無任遐思不盡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主

殷石汀

春入長安鄉思日積江南風物併在金陵而且省署事稀遶闌地切仙都亦自知其樂事否歟于時匈奴未滅餉務方殷猥以菲才賦在司會進不能建匡時之策以供軍儲退不能審義命之箴以決去就乃徒蒙厚顧而要微祿以為榮固有道之所羞稱君子之所不屑者也以兄視弟謂游鱗之於釜魚冥鴻之於鷺鳥不然乎玆某行聊布悰悰都使至自留京者接

踵道路而德音不惠將薄我耶忘我耶聲迹燕越夢寐比隣不我遐遺幸甚

又

猥以菲陋筮仕烏陽觀其法弛而政無章俗弊而民多癖思惟必蓄艾則病可已必解弦則瑟可調然而不學無術張弛拂經志銳而才疎心勞而政拙庸不免得罪于丘民貽譏于君子自公退食良用媿心天賚明公釐我閭政豈惟彼都人士樂更化之治起來慕之歌而已哉彌縫修飾以蓋前愆無似之賴公者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五

博矣陳生以輸粟至得悉起居入疆伊始載道賢聲昔人之論治朞月而可以令計之良非造化養盛者固如是耶某南歸虔此脩問并致瞻企之私思某民為邑中名族猶知守法惟公善視之僚友諸君以舊知故祈公造就未交而言不任頽頽良時自愛不盡言

邵樗朽

頃從吳太學得足下書知足下急不佞而招之出屨不佞病痺日甚未遑報書詔下猷中尋上書乞骸骨

使者將命至如親承之君命不能從何敢受賀書扇祇領厚幣則皆附使者歸倘藉寵靈幸不即填溝壑他日從下五岳間耳猷中荒僻秋毫無以致區區尚當詞布不盡言

程卷吾

頃公與計偕僅得立都市中執手數語屬西歸急不能再謁於心未常不數數然也聞召對公車喜而不寢自吾郡中起家者凡五君子皆所謂異能之士足為國華公且為之雁行矣聞報即當叢使為賀屬郡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五

中水旱行部者車擊轂于塗以故勞來不遑竟成疏節茲屈蒼頭檢視故橐附此私布之頃歲五陵衣馬獨吾郡稍稀乃今五侯翩翩鄉國增重明明在上母負良時辱在知交緩頰有罪惟高明幸察

劉疊峰

舍中幸得兄事足下乃足下亦怡怡然弟之僕領襄陽則足下得請行矣僕在楚且久卒不能數咫尺書問起居僕之罪即百口何辭襄陽蓋四通八達之區車轂相擊僕執手板日在牛馬走中忽不自知其歲

至而日遷也昔屬司馬無能指畫即今勞苦什倍僕竊安之乃其初心猶將樹尺寸功庶幾一當漢吏顧今所夙夜者皆三老亭長事耳乃若破拘攣而流豈第此惟有道之士僕則安能足下家食有年坐籌當世之務熟矣顧及今向用四海之內且得安枕春秋名實將焉避之比視司馬籍中同游僅有存者其間升沉聚散昏旦不齊懷昔撫今不任於邑盧希稷博聞強識乃從吏議移官頃得希稷書則謂市虎成於同舍使其言然孰為臧氏子哉人心不同一至於此

顧未得聞其詳耳會部使者請代僕從諸吏送之出疆將操舟而求足下於鄂渚間屬有疆事不得久留境外謹以竿牘通問惟關人可否之篋中得著論七篇詩若干首為二策其一則從郡吏上計乃於都市得之其一則郡中語也吏事亂心何敢復議文墨篋中所載徒市囂耳頃數奉教于長者柰何以離絕故而護己之短哉倘以臭味相近願持三尺而定其是非幸也頃年足下所著書必且歲之名岳久矣即僕非桓譚者等願乞太玄觀之即君雅有貴徵今在外

傳必多奇異僕所喜聞敢以為請即次草草不盡欲言

陳六水

自不肯入閩汗衣薄食五年于外其間艱難險阻每欲對公抵掌盡之公固食霞人也竊計腥膻之口公所厭聞此受公饒歌五章黃岳八什乃知公未嘗棄不肖非以其臭味同哉不肖自束髮入官四方之事皆分內事願解不任烹雖不任割其材則殊乃今委質鑪捶之間何敢躍冶雖努力從事謂不任何其少

侍諸長老游儼然責不肯以經世之業竊自意幸不試事猶得自比于瓦缶鉛刀願待罪行間癸弊焉心與髮俱短矣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固非虛言今之作者如林大都鮮專壹之效懸書而出譴然鼓行當時猶或嫻笑之其何以稽古人而楷後世公當季年業已精而神方王龍淵牛鼎非公任哉公有子仲魚骯髒多大節觀其所稱載恍然奪人目精蓋冷水之精豐城之偶也吾家二弟哆口談天願獨折節公門而兄事仲魚謹甚兩家父子兄弟豈必婚媾而後肺

肺腑累得仲魚書屬不肖為嗣母宜人立傳疆場之吏又安能文舍弟則以宿諾三年日請不肖為之地命燭具藁輒授子豎行誠自知其不文直為舍弟備已語耳假令他日授梓頌更進之新詩三章聊供坐客行酒束帛青素二事願為公製鶴覽謁武夷君恍然肯來當勅玉女飯青精以待

盧驊山

往者舍中偶語謂公獨行負俗將不得久留內信然哉始聞公移官則以為羣小之所嫁禍言者求多而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太一

過聽之公遂以微罪行矣乃今拜命之辱又謂市虎成於吾黨此其故非不肖之所敢知然古之放臣卒沮於讒而不見察公為法受過不旋踵而徙官亦惟順受之而已公孫善仕長孺令名二者不可得兼理固然也昔在即署不肖獨守木舌乃其中則有嚶嚶之志幸得一日在事願持一七效之於時方內瘡外榮久之不戢即越人且不藥頌乞不肖之軀幸得南卧即境內安堵上不加誅此歲身之善術也公其謂何江使君吾鄉聞人負耿介之節同官執爽非庶邦

之所希觀者哉頃得公所為文若干篇受之三復鏗然若歌肆夏而鳴佩玉既而納策與太公所載者並藏之不肖志在脩辭累年不得尺寸又往往以吏事見奪遂絕迹于作者之門譬之以臣虜而冕衣裳非其所習天固將三禡之矣頃從計吏還馬上著論數百言辱公先施願以為報即燕石不仇非所論也夫樹穀不熟不如樹稗貴其有成耳乃若不朽之言非美稗比顧公勉之江使君有山人兄亦善文事吾卿且在隣國公能發一介致之相與定是非乎頃合騷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十九

選為一部將為學者先驅雖祿人無良願目紹介以進楚產惟衰扇最惡其賈一倍于吾卿茲湊其三欲公知其虛得名耳屬內人多病心戚戚不自安秉炬作書不盡觀縷內人雅受恩于內子歛衽坐側屬篇末為之致謝云

陳五岳

世之稱賢公子者即能讀父書不失故業豈不足多其或以經術成名後先相望即千百一人耳若乃稱說先王引作者之繩墨非所謂僅僅者耶僕在即署

幸得交職方公驩戊午賓興足下哀然高舉僕方在
事喜沾沾在眉睫間會吏事方殷不遑私布耳頃者
足下還郢親舉王趾而臨之僕得接席而談多要眇
之論若處空谷蹇然而聞足音即楚多材如足下者
恐不能再屈一指矣質明就道未得悉聞所未聞既
而日在牛馬走中不遑報謁乃其心未嘗不歉然也
使者來復辱重問不遑下體而欲以今之作推轂
之僕聞其言不自知其汗之淫淫下也僕自釋業為
吏徃徃多州縣之勞志在操觚日不暇給乃知副禱
名公翰藻卷二十八

王古菴

昔在丙午吾邑中同籍者七人昆猶糠粃乃獨先出
已而方民部出已而程水部出已而程考功出蓋十
有二年公出矣良工不示人以朴豈不然哉吾鄉人
推少文然負直節多感激獨狹中盛氣人故求多焉

吳人外華一見輒令人喜然徒便給多智難與久要
公當東游收吳之華而操之以鄉人之質直此所謂
彬彬者也乃今箴器有年舉而進之於宗廟社稷之
上茲所謂國器豈徒為鄉人觀美使同籍之士目愉
而心悅乎哉俗吏厭事往往不能作闕下書非敢侮
慢自高其疏節蓋天性也茲屬蒼頭檢視舊橐附此
私布之若公之取顯名則凡在知交者皆得稱賀故
不具論

張太嶽

頃浞劉直指寓書自此而問訊誦矣昔人三日不見
卻客復萌乃今既閱三時宜其有蓬心也碑文久不
至楚日昫昫望之意者天祿石渠之間著作甚盛未
暇及此耳茲數千里之使微惠于作者復有兩端今
年襄國君三千春秋矣六月八日值誕辰國君面命
不肖欲得公著作照臨几筵不肖唯唯竊計不肖於
公為石交公於國君為上客其無難色可知也願誠
得公一言且為方城漢水取重豈直九賓生色千乘
流光而已哉期促路遙願公加之意耳直指吳公方

出境出獄詞一冊屬不肖梓之且曰必得荊州太史公首簡宣言死且不朽不肖又復唯唯知公莫逆於心或無難色也一札而乞言者三其不知量甚矣徒以狎恩之過公或不以唐突而督過之國君為壽之辭願速屬意北面引領惟高明幸察焉

吳霽棠

頃受疆事露衣蓐食於戎馬之間絕行李廢起居蓋三年往矣精神不逮禮法愈疎及夫子蒞象車遷貴竹聲迹孔通而一介終不及門名教罪人擢髮未可

名公翰藻

卷三八

三

悉數此年拜命之再知夫子加意惓惓即有曾而無心寧不感服黔陽使者承教壹壹百言大者則以次公見倍頃刻未嘗忘於懷次者則以黔事因循將欲興起乎吏治次則憫奚仲明之死節將率諸弟子從而表章之此固孝友忠貞之大端恩義兼盡者之盛節也時政日新吏道丕變即得一節之士當道務推轂之不遑安得立置夫子於三事之端揖讓而脩太平之業也閩事幾不可支賴宗廟社稷之靈幸而不失其版籍昆所謂因人成事何敢言功今冒然而進

二階頻一何厚願得策名執憲而猶待罪戎行以幸甫而授越人非披髮者之所習也且老親家食數以用武為憂使人原原而來獨督促為歸田計直以命在軍旅不敢朝受而夕棄之茲幸海波不揚疆場無故假以旬月願脩一日之養以當三公不識能從所歆乎否也承示歲編汲汲然欲見全簡吾師之所論著何事太玄昆材不逮候芭而嚮往過之矣執筆之役又何敢辭第清廟明堂而使廝養當戶懼為觀者病耳

名公翰藻

卷三八

三

吳初泉

往年介馬司成上書計得轉達書至則司成且拂衣去矣道昆下吏耳安得上書直指之遞執書之言則謂當今之世士習日非大江南北天賡良師人文且蒸蒸起矣然此者非貌言也新安僻居山谷計何時入疆紫陽山靈待公聲色久矣矧章門圭實之士乎哉不肖待罪郡中蓋三年往屬郡中菜色乃不得以謁者行獨執手板日從牛馬走中心固安之無悶悶也屬車且南謹紹介私布干冒尊嚴不任殞越惟高

明無督過焉

孫立峯

頃為許生作說客公不以緩頰督過之得報書相念何懇懇也鄉在郎署自知不能代匠者斲輒不敢操斤一麾而出分也辱在親暱公獨厚望於不肖此豈不肖能哉不肖以冥冥操說我師夫子獨收之於廣衆中乃公伯仲不我瑕疵若同臭味不肖雖驚下顧趨步求前為報知己者地耳秋防無警則公等運籌之力弘多越在庶方實享公賜至後冰壯惟努力加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五

餐不具論

陳六水

辱徵寫荒僕將索之行幸願車馬頗收莫能構一辭遂令失長者之期且有諾責渡淮始能屬草就舍輒出示方定之使者數以挾策為難不果持去徵君以才富傾郡而鄉曲小子乃欲托室家之好擬議其紛華顧不能履其闕中徒空語耳恐徵君以然諾替過謚治狀介紹使君奏之達之數年或得循牆而進倚戶而立當操觚而更筆削尚庶幾哉都下棲廣陵朱

生稍得聞其緒論辟之蛾眉蛟服節澤紛然宜見之者目提心愉矣借使沉水落川要之自有天然者安事治容耶今之談藝者以唐為宮此值離宮耳要之未央長樂有漢魏在不識虞守者以為然乎行之日幸公少趾贈言情義深厚則固已著於心不具論之今臆見如此

上李敬翁

裏使人至閩使人還兩得公書兩得聞公起居狀如涉宦湖如占叢桂如登嶠然之堂計公以千里為面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五

談亦將以神遇不佞也不佞去襄五載親在未敢自以老稱聞公矍鑠如曩時而齒髮亦稍稍異矣退思疇昔寧無白駒之嘆乎且聞江漢水灾田租鮮入東菑酒稅損減有差如遇高陽酒徒猶能取醉否也不佞罪狀日積累見咎徵踟躕不牢無繇補過時多禁忌未敢取必於首丘假令明時棄之則不佞之福澤也表閭之典近多不行新中丞劉老先生救同年之莫逆者也不佞當專使往賀他日乃可嗣申劉世鵬留滯海濱不啻三月此中情狀計彼能言不具論

與車海翁

裏使人至閩使人還皆辱惠書兼之墨跡再拜登受
輒擬什襲藏之敕郡袍鼓日聞不佞將愛塵東越為
終焉計茲有成議矣然則不佞於公昔也同官今也
同里撫今懷昔駕往彌勤使人馳祝國君附此申
意薰風自南如見顏色不盡言

與湯總兵

驛書中聞將軍稍還守土喜何可言一時諸萬戶累
累先登即將軍稍後期蓋大材晚成者耳南中不為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壬

無事誰為干城願將軍勉之取金印如斗懸之肘後
固今日事也劉世鵬還附此致賀不盡言

與魯少梅

日在枹鼓間不忘耽園樂事裏人至章亭節屋津津
然在齒頰間無能冷然御風從灌園者遊耳重問屢
至念我煥寒戀戀故人綈袍勿論也人還附謝高明
亮之

上虎翁殿下

細者都人士來謁未及受命而行不佞亟聞殿下與

居其人詭詞以對不佞過聽故所上書多諷諫之言

通徒徐用及劉世鵬幸得偕閩福履兼之冢君受室
善事盈門不佞未嘗不赧然而慚驟然而喜也南端
別業度越高齋惜乎冠蓋翩翩無復高陽酒徒之跡
有懷疇昔聞之若有遺恨然閩中省署火災不佞當
任其咎日夕恒懼跼蹐不寧閉閣端居無復狂奴故
態殿下聞此亦將為我動顏材官還閩極誦禮遇之
厚彼賤夫也安敢當此寵渥哉愛及其烏不佞德之
深矣時嚮朱明頌對薰風餐有王樂不具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壬

與吳鵬峰

西郊祖席殊不盡情點然銷魂殆非虛語南風破浪
儼若登僊明發將泝上流檣烏望望去矣紹介部士
敬問榜人惟時時加餐幸甚

寄何肖山

自司理行後未能亟問起居望子自親舍來率能誦
翁室弟之澤凡老親所以命不肖者則皆舉室之慙
感不啻肉骨而生之即不肖遠在海隅猶之乎耳屬
於康衢之謠心游於華胥之域也鄭境曠徒嘯聚

人竊以為憂幸而保障在焉不旬月而難遂已老親
以下猶得享其天年秋毫皆德澤也矧都人士咸賴
無恐豈直一手一足之烈哉老親瀕行乃拜行賓之
惠既又問遺遠辱矜此勞人不肖有冒無心敢不悚
德謹目紹介虔此以布下情序屬炎蒸願為蒼生愛
護不盡欲言

簡程辰州

頃自分席郡中業已八年于外雖閨楚同在南服不
啻數千里而遙當無事時猶恐不相聞問無論戎行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天

矣辰陽初罷督府郡事益輕茲移奔走者以為拊循
即民功什倍何有自上計還郡政易舉而澤易行循
黃河之抵積石涉龍門其下有若建瓴復何擁格獨
以漸而朝宗耳高陽酒徒任放不檢不謂坐客避席
主人獨酌大斗強授之乃今作氣歛容庶幾求免酒
過第恐氣衰力弛終于失容昔者常宣言於卿大夫
前坐中無自謂善善則大斗歸焉不醉不休也今則
蹈之殊自可笑仰問值屬州佐王生行便敬此附問
與居灑灑平生之言近于善譔倘在肺腑柰何無以

衷言惟高明照察

又

海陽諸大夫徃徃以善仕勝即不得二千石業已兼
素封而軼之君侯自沅陵還猶然布衣耳聞稅駕且
久日惟閉戶著書不佞索居而坐馳如在磬歛之側
使者將命至壘壘數十百言君侯先得我心無亦臭
味差近耳新著成帙不佞願得而徧讀之知君侯無
讓太冲不佞願為玄晏雅聞即君材譽得沅碑卒業
居然大雅不羣常氏玄成今見之矣世方茅靡惡能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圭

簡江山人

僕何知內好執事出千金之璧示之僕雖狂夫柰何
以冥冥操末議也吾卿作者重重古無論焉正德中
程汾溪受詩此郡每自多其得師願其言不雅馴文
離而畔於法其有合者亦中山之糟液耳抑或挾已
之有而設為名高用志既分鮮誠一之效其何以託
不朽耶執事決策盛壯之年抗志汙濁之外故為文

甚富而皆盛美可傳名不虛附信矣嘗竊論之自貞觀創為近體國士雲興杜氏高距擅場世世誦法然不能追復漢舊古調詘然雖其憂思隱約盡其形容而用意太深涉事太淺不可與道古矣昔韓愈氏卑視六朝自立門戶誦之者謂其起八代之衰顧議論滋多體復不振即求為建安且不可況其上乎昔之誦韓則如彼今之誦杜則如此是功同一體者說者謂文損于韓必取則左氏司馬誠如所云則漢魏之五言猶可戶誦尚安事唐執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八 三十一

竊自踴躍遂緩頰長者之前而不自諱其言之迂也夫近體由唐之制取衷于杜而出入諸名家若從軍出塞詠史時興諸篇則皆漢魏遺音去唐如脫蹤耳夫正體猶本業也近體猶舉子業也攻舉子業者必害本業惟通才能兼脩之執事是已顧今人之趨唐猶百川之趨海即能為律詩得唐人之近似極羣和而推轂之曰某能詩藉令為漢魏之言觀者恐卧齊紫敗素賈且什倍非虛語也宋人齋輦甫適越越雖售寧詎毀輦甫而從被髮執執事負俗獨行誠宜一

意脩古稅駕於西都幸勿近一時之名詭隨於俗千載而下必有知我者耳僕非敢為高論排擊當時竊負好古之癖幸得執事秉羽先登僕願探衣從之矣輒不知量僭為執事立傳其諸大指亦具傳中顧猶有未盡之言敢屬書以叩失得如今茲之言去道遠甚願明教教之集中所見稍有異同不敢自隱瞞火不息無損大明執事必不以臆直而傳之罪也

又

頃歸自楚足下杖屨翩翩然臨之既則挾筴而觀抵掌而論不自知其勝之前也頃從梓人受書足下所以箴之名山者富矣千金之子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然則公所就業豈直千金享之而已哉及公臨視信州謂僕將取道於此可計日相待耳得足下信州書至乃決策東向專謁督府而後行行至西安聞建陽兵阻乃間道入關矣畏途齟齬五旬始入部中乃知聚散之不常遲速之不可逆料一至於此徒令人長太息耳既聞信州公無恙而境內亦安計此時足下當歸新都矣頃遇王仲房於武林談至中夜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八 三十二

亦多負俗之論要之不失為瑰琦之士也入閩遇幾齋文學僕雅重其為人幾齋老而益脩起居無恙計足下所欲聞者謹附以聞此中事體大較難言頃足下謂僕當輟講藝讀陰符乃今則繫籍庖人而尸祝代割即穰苴孫武無所用之矧未學軍旅者也下車造次不及具陳惟高明幸察

簡江方伯

頃者移書候吏將從信州入閩既而前驅者有戒心乃從間道始願達矣浦城過信州郡民謂足下已出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圭

視事而諸亡賴賊亦一時解去信州不肖聞之且喜且自悔喜者喜足下無恙固天之有造於信而不棄其民悔則自謂不能決策而趨信州失此良會乃今即欲一把臂無由也疇昔信州之事幾幾起懷袖間耳足下焦勞疾苦以身當之乃今兵端既彌民可安堵以不肖而觀閩事則大不然山澤編氓其習於偏袒輕於瀟聚蓋其天性大者開府之臣次者封疆之吏大都擁虛位張虛聲耳結爾兵旅計爾餽糧果安在哉夫兵食不足將安所施重以不信之民強者擁

閩弱者離畔聖人復起猶難語治過此以往惡睹其可不肖茲行也固將收視卻聽卷舌不談得免為幸耳安能運籌決勝為海隅作保障和前得足下新詩已得盛唐三尺而采芝曲則颯颯乎古調也不肖居郡中往往有所論次願日從簿領安得師心為能其所載者固皆敲朴喧囂之緒餘耳謹錄一二願就有道者正焉

又

讀公所著令兄狀及遺不肖書即不恹然泣下者非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圭

夫也不肖自行部還省遇使者於原輒欲旦夕奏之庶幾無負先生治命甫就遭次人事紛紛恐報命稽程先此布復業已留使者旬日矣藉得少暇當畢此役惡敢負諸責如疇昔哉羣盜入犯婺源蹂躪者計七八家大人尚在田野岌岌可知東越卜居直為避地謀耳非敢離親戚棄墳墓也猥承指示亦知有悖於首丘願此輩染指已甘不盡鼎食不止郡城不啻茂樹謂鷄鵲無枝何李直指云云昔自都使聞之矣此中豪右得志窮民無告者悉毆之革澤間不肖日

著程書不能無所振勵極知趙孟側目終不免焉要
以受事一方即使苟合立致三事亦非不肖所欲惟
公以直道涉世事可師故不肖敢以衷言申之欲
公為不肖發藥石耳乃若公與李介甫絕墨之語謹
用中藏非敢文過飾非而終絕於長者也不盡

簡游中丞

昔人從養由基受射獨以善息為功夫惟善息而後
有百中之能所謂善之善者也十月五日為公弢矢
之辰以公之材越在草莽謂之善息誰曰不然他日

名公翰藻

卷十八

孟

正鵠在前司馬在側即使公善息安敢弢弓而藏之
雖然揖讓而升兢兢然惟恐不比於禮樂觀者如堵
進退自如此可以較勞逸矣初以期日尚遠將託射
者之事修酌者之辭會蒼頭自山中來聞老母方在
湯藥心事焚亂竟不能出一辭既而抵姜督學為文
彼亦以賓興多事尚未脫藁必欲施之文繡恐致愆
期茲茲徐生先行庶得以如期致敬繡事既畢當重
使申之良時在茲願公當遙引滿三醕對使無任嚮
往不盡欲言

與陳仲魚

昔龍門有事四方遂為良史足下雄視鄉國乃今復
事遠述行且為天下士矣不佞入山避暑頃從舍中
兒得足下遺書俛仰舊遊顧不得與足下同時憾也
在昔樗里鬼谷其名稱悉出於知交往不佞有成言
負諸責具久足下以此來討不佞何敢無辭惟足下
後瑞州瑞州亦僅僅遺足下以安耳足下獨善事母
氏終不以蒸藿慶甘旨并父雅不問家迄于季年度
閤俱在足下亦猶乎供子之職也足下擇地而履視

名公翰藻

卷十八

孟

不義如探湯曠然孝子之潔白矣白華詩之于雅其
謂是與且也足下世家斗牛之野負白岳而抱黃華
則皆邦人之望也稽諸地靈則如彼考諸實行則如
此不佞為之稱其號曰白華先生云嗟乎仲魚孝子
務在顯揚所不足者非養也由今以往藉令移孝於
忠精白以承休其斯為孝之終乎願足下以此叩家
犬人倘得當於其心明以告戒不具

寄羅伯子

昔平津舉東海公車令熟之其後再舉平津平津因

謝不往及平津往也卒擢第一竟以丞相封侯夫一
平津也不遇則五十見黜遇則哀然首舉而位極人
臣然則士之登庸固有蚤暮幸而遇合曾何病於晚
和伯兄少平津者十年乃今不遇不能無怏怏者僕
有慨於平津故實願伯兄寬之無恨晚也僕為吏居
外不讀經生所為文久矣頃從舍弟所繙書偶得其
一二乃知士子所誦法者視疇昔不同大都句吳毗
陵二生操其獨見而一時耳視之士輒羣然和之要
之非正宗也夫為文者二一以著述一以明經著述

名公翰墨

卷十八

主

者希不朽之事將以垂于世而信無窮故必極深研
幾探賾索隱不如此則其言不傳明經者第旦暮之
力銜章句之奇務為主司觀美耳美則愛愛則收不
如此其言不入故著作者不必悅目要之悅心明經
者不必悅心要之悅目茲二者所以異也且主司之
論士譬則相馬者然相馬者竭其目力一日而空冀
北之羣即得牝牡驪黃將亟收之不暇又安得如九
方臯而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也句吳毘陵二生厭
棄浮華扶出意見亦知矯枉者矣僕嘗謂聖人之言

平正通達雖其言近指遠可觸而通之要之言非一
端各有所當宋儒務牽引而立門戶猥云獲聖人之
心自有道者聽之則惟恐卧蓋以指示月報謂指為
月惡乎可哉我明先生往往勦先儒之緒餘而戶為
說頃者宗儒倡道而其義始格不行乃今句吳毘陵
竊其餘潤輒以為異味而珍之殊不知彼其所珍固
昔人之所唾者也昔人有居崑崙之丘而善言長生
者齊王使人求之則其人死矣遺書在焉齊王得書
輒為不死之藥可得是務求奇而不務求長生者也

名公翰墨

卷十八

主

句吳毘陵黜於有司不為不久乃今以言見重將不
為崑崙之遺乎往余在諸生中數與伯兄論文事當
時所膾炙者雖虛辭無常往往有之譬之病肥者也
乃今削雕為朴必枯株論困而後稱奇淺者深之離
者合之斷者續之白者玄之病人骨立乃復益之以
饒饒之狀文離之形此難以悅人之目矣病肥既失
而病瘠者果為得和頃讀海內諸君書其所為文視
十年以上相去不啻什百文章與時高下固非虛言
由今之道將欲求多於前人過矣無論往即如唐中

丞瞿太史何可易得哉即使推轂句吳毘陵二生與之騎而角射恐不足以當下乘也為今之計第取十年以上諸名家之有效者讀之若中丞太史者亟讀之即援華屬詞務在順理成章而不失矩矱庶幾骨法神音肌膚綽約兼得之矣即有胃而無心者猶將以子都視之惡用具眼為也伯兄流落且久恐求長生之速効而篤信崑崙之遺書僕雖無知亦當聞作者之未議矧備在於肺腑敢不盡言故不自知其言之深而至此醜縷矣若曰子以燕石先售句吳毘陵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壬

盖和氏璧也子惡得而瑕疵之果如斯言則不肖卷舌久矣舍中承幸過且追送歛浦之濱二者已著于心茲不具論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九

王世貞

李于麟十一首

徐子與十首

答汪伯玉十一首

宗子相四首

余德甫二首

復肖甫三首

吳峻伯四首

李伯承五首

王明輔三首

吳明卿七首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九

一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九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王世貞

李于鱗

蕭寺握手邀君河山既別之後意更深矣舟中忽忽無可與語者凡所接類作貴人態磨折感施相寒溫而已近天津迅雨乍過波濤人立遠不見天茫茫盡白獨立舷際神王氣豁悵然不挈于鱗共賞也已命酌盡一斗則取于鱗長篇十絕為曼聲歌之浮雲不

名公翰藻

卷二十九

二

流魚龍若竦稍間復感而按之悲風颿來不能自禁泣數行下嗟乎顛仰上下人代河山倏忽咫尺得其幾何三十之年僕垂及矣肝膽委折僅一于鱗又焉別也倘令僕或戀耕釣僕來執事或遂厭承明縱有流水之思誰為吐也亦復誰憐之者遊子悲故鄉丈夫乃志四海假令與于鱗周旋雖絕胡貉導非人之境吾二人足樂矣如今向桑梓逐高陽故交為鬪鷄六博之觀焉在適耳目也子相每每志援桂樹僕故怪之云此耳萬里比隣誰謂不達必要神賞而廣

相親則鍾子期沒伯牙何為不鼓琴也人歸甚迫兼有薄冗任筆見憶殊乏詮次二君長歌雖警句時費大要多散緩可商耳前途少間亦欲了此事也

又

得足下書知已面張戶曹良悉哭公實詩讀之疚愀然聲者非其神泣耶乃此子足死矣諸懷靡不絕塵清秋偃蹇向中原悲壯哉更二語老杜畢世不曾拈出齊使報書戰國策第一編也斗酒佐風如要金石已復絃匣中吾二人共之耳足下豈其從汲冢得而

名公翰藻

卷二十九

二

以詠余也明卿雄沈子相朗秀格格不相下更私求證於我不能不為吳左袒子與驟出菰城社中言大為二少年嫚罵彼非沉船破甑者終當穿鼻耳眇君子死未耶即不得李絕書吾二人飛諸懷藪章亦當惡入地且乏公實哀挽鴻毛矣更旬日僕可望燕趙間一輶于廷尉時獨趙韓厲鬼彼沾沾無冤民即卒死寧無浩然挂冠哉柰王生戀却長安米何也足下可嘉平前叢足吾為治傳城西寺中郵致吾來十日轟飲袖匕首劃青天足下徐易衣冠九賓會不亦大

快矣耽耽摸金中郎虎率以聽足下無害

又

日踟躕偶坐待足下甚望足下過諸貴人也而乃病耶真寧妬我甚西山葵氣度亡能辱眉間色忒心旌遙遙踰句注耳夜卧寒栗遂成此四絕聊以請質母玉而音慰問諄至悅若挾纊子其加餐予亦強飯

又

招提戀戀殆難為去哉覺懷然而神飛也東趣檀二尊人治湯沐烹伏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開邢州大夫輒惆恍自失身不能折而兩嚮者視足下影則已中妬之矣又數日抵漁陽漁陽古稱俠地突騎精銳聞天下乃今稍異焉其士民多文弱土風淳細蔚然桑麻被野環城饒奇山水足自適也間者一命駕焉忘二三君子之不在側為語觸舌而止曰大悲呼濁醪澆之矣足下知事近幾耶明卿坐保簿謫愈益沾沾自喜徐生駕矣子相跂足長安門中外耳浮議藉藉以足下與僕渠魁焉竟無素我輩何也則何可以不挂冠見貽家君文及七言一律四絕句

幸甚早歲善餘自愛

又

日卧起泥塗中無復望于鱗問矣泗如從天而下出于鱗書蟬緩良至已又開綃素則有萬金者五馬跪讀所贈文而知于鱗治于王生也其稱東方之利害悉矣奏于鱗詩白雲從西北起也大風泱泱乎而雨隨之矣甚哉于鱗之于僕也即古所著屈宋蘇李楊馬甫白之傳或才力小讓或時代鮮接或肝膽尚乖或爾和未廣僕固不可就攀于鱗然恐一時之盛徑

名公翰藻

卷三

四

絕今古衆口謠詠便成丘山要在身後亦復何害太夫人大佳駒不廢學旦夕許相國良善于鱗已出按三輔諸生中即有能如何武誦于鱗詩者否僕見憎造物頃為此官諸貴人楷眼相看然盜賊小屏五家之良頗效麾下多握巡篆乃致譏駁紛紜難索耳泗言秦中數震不休于鱗佳睡中母疑蔡姬蕩耶僕尚不令嬾孺輩來嘉幣敢拜解衣之惠餘不多及

又

泗來則携登華諸篇至也一再讀之覺玉女羣峰竊

宛在目蓮花芬馥人也母論足下詩即記自應邵澤
官儀叙封禪而上無似者千古第一記耳龍城生不
亦五尺童語哉僕嘗道東嶽以非所偕食頃而返不
復吐一語盖有待也如足下竟未束身挾尺屨寸脯
信宿耳足下書盛欲婦云請之兩臺不可則欲自投
効泗云云然僕六尺身不能自了在人鼻息間安能
與足下出處雖然竊謂足下非計也太夫人尚壯而
足下貧須祿養今幸為博士師差自強不受濕束胡
遽厭罷也歷山之田瘠而諸罷歸者介於都會監司
名公翰素 卷五九

又

政為明卿瀝瀝間足下二歌忽飛來一字一淚也更
復作鮫人一淚一珠耳宛轉慷慨靡所不極快哉快
哉夜鼓動耳足下歌朗誦之泣數行下已呼酒一斗

伸帟倚和候忽成篇出看簷楹間星斗來親人也時
未盡三鼓故不能如足下政復以氣韻頗耳明卿足
謫矣具健足累三月糧須足下書至即發也

又

不穀遂買舟北矣美疾蟬綿終雪君子招提之訪竟
不能待天寔為之謂之何哉倘回光下燭順遂伏闕
之請足下雖高枕物外僕避世牆東尚得托跡鱗羽
揚托素懷如其不然可訪我於夜臺之側也于鱗于
鱗興言至此勝不寸斷丈夫窮矣二章比興之微非

名公翰素 卷五九

六十

孝父可逐裁篇咏言能無關於方寸業已置不復和
既念吾二人遂判千古悲歌可以當哭幽憤鬱淳安
為留之膏腹間作磊塊耶其不佳固耳玉珎一瓦硯
一以奉君子衣几之御缺訣也硯見也既以為訣終
顧相見

又

泗殊僕僕也千里徒步將足下命以訪溝瀆之餘世
貞甚愧見之已從泗得太夫人起居千里日上蔡姬
無恙為慰伏時曾具書并數詩托臨淄人致之不謂

竟浮沉也足下書辭廊落方而無友生讀之令人於
邑然故杜門自苦耳又云卧床蓐且百日足下胡善
病乃爾故當不足造化所耶然何以在人間令宗梁
先驅也世貞此日益困甚屬甘泉旦夕竹宮之釐可
覲暫貸回光遂未有期也猶爾奄奄氣息方知汨羅
老生大是誣死十絕歌之燕城拉攏矣田居縱不乏
此興何所取足下長日哉泗促報書甚急不能屬草
俟獄小定當顧人上候并有所致不一

又

名公翰素 卷三九

七

僕與于鱗隔何啻人間世哉所持一書耳子與歸始
得手教讀之若灌醪酬不覺蹈舞應節諸篇種種神
境離資園羣蜚聞珠最後出五寸明月又不費魯元
七百斤金能無大愉快也吳城觀筆如巨塚然不敢
有加於僕至矯首望于鱗直天上人耳子與甫得量
移家計繼之造物豈亦有耳耶明卿晚始知宜拙癖
落胃腹者計已消恐不無留忍人齒在渠與足下俱
有佳兒子與奈何奈何且立壁如長卿滿座作文舉
循可念也汪中丞數藉存我自謂豈還出魏濟南下

哉計欲行世貞詩憶得舊有存沒十六絕句其一云
濟上諸侯才且賢能將玄草及生傳野人自愛名山
好不愛區區一世憐以此辭汪矣于鱗為我一抵掌
否所與從游者梁辰魚其人長七尺餘虬鬚虎顧能
為詩若詞詞可伯仲王敬夫語僕東欲游海岱西登
太華中間謁濟南生畢此死不恨矣僕喜其言敬以
報足下外扇頭係率爾之作毋論其拙可也

又

名公翰素 卷三九

八

從茗雲間矣自癸亥來碧浪浮玉凡三我迂而最後
以冠蓋厚之忽忽殊自悔無可奈何計故鄉一衣帶
水小不佳便買舳艫徑歸矣昨歲見足下云食楊梅
未盡一顆徑止又不甚稱西湖今年春霜甚楊梅樹
若髡而棹西湖輒大風雨豈其移色於不佞也計足
下食飪既夷門塵中常轉愉快耳足下未遷僕且投
轄子與啖虛言至今不得下咽吳生奉五寸管禦魑
魅吾曹詞筆尚在百六可發一槩殷宗伯寄來義莊
記遂刻意大類足下不負瑯琊一片石矣前承損貺
偶得良信輒用附謝并候承太夫人起居不悉

又

足下口劉都督不置而笑僕自沒於成大將軍謂將軍僅能喉問容容作聲此自足下皮相耳劉都督戰將非大將也僕時謂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益善八門五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意程正舛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項王各以十萬確聞僕謂淮陰用蒯通策作鼎足視阿瞞及大耳兒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觀此意恐不竟許也

名公翰藁

卷二十九

九

徐子與

陌上握手遂成河山欲步復却却却道途點然之語更謂未盡舟次拜十絕之賜擊節按歌浮雲不流自吾與子邂逅省署各薦其素竟諧為一于鱗寔九合之海內名俊豈曰乏人歸就吾黨愈自愛也曾未幾時茂秦却輒於鄴下公實返耕於南海僕亦從此逝矣吾子倘遂分司于鱗子相不益孤耶秋風萼艦政自漸迫僕非不厭京土非不思故鄉海內豪傑自少知我益稀不得不悲耳明春買舟候子於吳宮之側

大剝醉也

又

別後再作書三君竟不得三君一氣也頗缺望白下之行可更上否見郎報子相遂拂衣其為人果銳必達僕甚畏之然令于鱗益孤矣此腐鼠當屬羣鷗亂鳴奪食不滿鵲離笑也僕以十月後旬之淮昨始了此段業債爾接還往都無意味叢謂京塵教漫汚人鄉里小兒作惡更劇宇宙之內何可着眼欲尋一片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數人鎮日相對便足千古此

名公翰藁

卷二十九

十

語殊莫使外聞之拙作附覽

又

書來且讀五言一章悵然有餘悲矣吳中之約庶其可望第某身尚在羅網間雖清冷咫尺就釜則易耳更憶招提神傷之甚恒時作別不至是劇殆有驅吾渾淚者怪我此得訊謀一目便了粗有餘日汎瀾前典區區得失不足復掛齒頰弟世事如此寧唯剝休宇宙雖大無復着眼足下謂何谷永有云萬里之外以身為本慮一旦傷尊慈強飮自歡然中多慙慙

不下耳方欲疏乞病不識可否足下開二子別爲自悉也外古體奉贈以當解裝亮之

又

僕東治莫州牘得足下道書良慰諸詩大奇勝燕中汶汶故若二手計茲時已出書來活吾吳民矣于鱗主裁於邢也手刺糜調蔡姬苦王卮為壽醉分十二體各賦之至郡樓詩成覺太行嵯峨作欲壓城狀旋於黃榆馬陵置頓且命駕矣風雨如晦流潦縱橫直如我執秦中之役乃其人乍開眼當復育爾不然海

名公翰藻

卷三九

十一

內如某者而猶令之躑躅糟食之餘耶業為老親不得遂挂冠昨取先後稿大莫洗得賦一卷四言古一卷樂府三卷五言古三卷律四卷排律二卷絕一卷七言古二卷律三卷絕一卷雜文十一卷凡三十餘萬言足下以為何如道經吳門可屈使者尊重一訪仲蔚蓬蒿否吾刻其詩未完先上虞謝集高士贊外疏稿三冊足下莫或須之否

又

邇者附一書南歸人計當得達矣子相為致足下書

及詩因具起居之詳案牘良苦髮都白耶僕亦有二十豈許變者衰態侵尋故不免作有情癡耳晨見燕中信僕乃得青州一老兵刀筆九歲復看黃皮袴褶稱主人長槍大劍中真為羊裘所笑且從家君覓過殘歲便之鎮矣子相無恙詩思似小衰止大抵避名其如吳狂何哉

又

八月中始得足下長蘆信頗以地近為慰燕中冠蓋能小及青眼否能不以詞客例相疾否野人無復世

名公翰藻

卷三九

十二

念所不釋然者足下及明卿耳明卿不從吾吳往逐亡由得其耗然似於仕路漸無恙也僕近購得佛藏經已就隙地創一閣居之頗極水竹之勝家藏書三千卷金石十之一名蹟百之一老作蠹魚優游其間不死足矣實不願二三兄弟見憐也于鱗厄危疾想服食少過足下宜一規之亦望足下自以為規吾兩附書不達亦不得此子尺寸之牘豈郵中人盡殷豫車耶吾黨各天僅賴此一段又錯迕若此真可恨也去人促書甚迫而坐有十餘速客才不及劉丹楊思

極惘惘

又

歲杪遇于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覈能兼二家之勝者其足下乎雲中人數相過稱足下頗善病亦復善貧山田稅益少不能食門下客然客日益進又云為客作嶺外書人至七十函頭目岑岑竟夕胡自苦乃爾讀所送邑令文絕濃冶量孤筆似不如是以子與才故為吾黨作國老其無柰薑桂不相入何于鱗惘惘業微悔其行僕謂于鱗舒卷甚合古夢以龍名公翰藁

卷二十九

十三

性不易馴耳不知龍故善屈也含弟不免遂北少益諸公推囊意太湖三萬頃僕一人饒領之不以累二三子也改恐造物來妬人耳新歲已著稍進精神勁挺而時復有憂生之戚不審所以助甫書笑吳生翻要遇鍛不知其鍛殆甚昔人有言仕宦不止車生耳鄙以邴曼客張長公念雖薄終不如柴桑君一決也汪伯玉見訪云欲與足下同汎太湖僕許以秋仲恐足下茲時寨帷大圓矣向托族兄金吾勅碑陰記易期者數能終悲然乎寄于鱗四章附覽

又

昨得足下書云悠悠之談頗有以我為不當出者于鱗亦及之弟稍為隱耳嗟乎非二足下誰語者僕之不當出豈唯天下知之雖僕固知之嚮者除目初下于鱗飛書勸駕時僕方為誓山澤間足下故在吳閭與舍弟極駭僕以為不宜爾獨公瑕不强也足下寧忘之耶茲時僕非敢介然自附長往之操亦非敢以誼為不當出獨反之此心謂先君子既負大禍僕胡顏尚托吏民之上被衣冠擁胥役與仕進之人同路

名公翰藁

卷二十九

十四

且耳目變異遇觸私諱胡尾駭囊動多枳步一行攢眉便無舒日又以生平弄筆墨鼓唇吻不在人後今奈何復輕擲半殘之軀於好事少年之口而會所上疏辭見格造物者又聊蕭之不置公檄私移委曲慰勉老母見諺謂我不能問家人產數却七著術徑失笑歔歔就道道得借足下稍自寬耳方與足下濟寧謁徐相公渠奉奉用某某事相慰勉僕謂亡敢論望某即先君子詎作某比也茲時雖北行不携家所常說習書卷亦無從者業以再疏上報可即順流而南

足下別兩日疏復報格愈益薦責之而治所隣西北
邊當戍口十餘羽書簡書旁迓沓至既復自念嚮者
鼎革之會先君子誤不為臺瑣所憐而賴二三大臣
之見知旁採巷議以有今日不肖兄弟既拔之塗泥
之中安敢悻悻自好也且僕業以不敢忘私門乃遂
敢忘國乎求之心不憚則竊放古事其不出者一王
偉元耳偉元與嵇侍中同記遘司馬昭甘心時渠一
路人固未定君臣分也蓋嵩為仇異日世蕃居之偉
元安可出哉先帝既已憐嵩父子而主上復雪先君

名公翰素

卷十九

十五

子寃今僕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仇君也以故不
得已暫扶曳之鎮今近兩月矣郡政簡可以日晏坐
堂皇不移晷而決然僕未嘗不五鼓起坐也食味減
寡十之五酒益減十之八非大閱祭不御服色世謬
以僕資久當還當稍簡吏事毋輕拂逆人乃僕日行
隘理亭障簡練士卒視墨吏若仇不敢傳舍其官豈
性好為此哉誠思一二有以報塞謂出為不徒者即
挂冠耳子與試視僕豈嗜腐鼠者即一官亦何所榮
僕且僕家居藉先大王父遺產足自老坐起萬卷左

右金石丹鉛輔之時誦佛書逍遙峭蒨惹青間高春
而起間遇剝琢非載酒問奇即贊書乞言者卷一二
僅幹輸賦踐更不涉官府教然諸豪傑齒頰之外皇
不快哉小不買書及接江湖往來客歲抄積少餘鏹
以答慈念老人便忻然矣五日前草一乞歸公牘俟
解嚴即達之兩臺更不得請小量移即卧家耳足下
為待之

又

穀承餉湘滕罷後最佳知足下旦夕屬我體也秋氣
潺湲不免篋笥然無異中心之歲耳武昌瑰奇之政

名公翰素

卷十九

十六

當自越凡文人無行賴于鱗一吐氣文人無用須足
下洗之不佞寄理吳興僅五月幸不為吏民所厭惡
中豪而上荆棘亦自不少水灾一事極意區畫聊有
次第月俸悉送官助賑不免資家便矣近為臺檄入
省猥用巡務相苦覺少妨吟嘯歸興鬱滯足下過採
與人之言而從史我是欲戒車生耳也日來不覩足
下詩長江大別吞吐天地秀氣胸中久矣何時一發
破我磊塊家弟亦不寄詩來乃寄詩足下耶想近益

有致足下言當不浮僕於詩格氣此舊似少減文小
縱出入然差有真得以告足下大江而上自楚蜀以
至中原山川莽蒼渾渾江左雅秀郁詠歌插寫瀕
各極其致吾輩篇什既富又須窮態極變光景長新
序論奏劄亦微異傳誌務使自恒達而氣恒貫時名
易讓身後可念與足下共勉之時見即報足下寂寂
除目明卿婆娑痺痺于鱗小暢又以太夫人憂歸文
章憎命似無復開濟理撫公頗憐後一月為靈便歸
襄事畢竟堅卧矣此生尚可得不尔必有悔也
名公翰藁 卷五

餘具別條

又

春時得張使君所致書儀旋有報書附送吏去不至
浮沉否傳足下量移耗不一尚未見除目何耶金馬
碧鷄蒼山洱水之勝固盡入足下奚囊中長卿遊得
無倦乎行部多暇日訊牒省可計獲以間治私掌珠
之慶能一見慰使幽隱破故人生浮否不肖善病狀
至秋良已兒子大者似堪箕裘其一跳地作虎子最
小稚啼嬉有態間日痴性叢聲索裝斥買書作蠹魚

其間小祇園增一丘一畝屋數椽異日為行藥僊
之資野人不即死業已逾量矣哭于鱗百廿韵詩及
真事前當以得之復許為作墓碑尚未脫稿兒駒以
其集來凡數十百萬言稍汰書牘之冗者附劄劄矣
伯玉指十金來為梓費且許草一序足下亦有意乎
吾曹二三兄弟獨于鱗渠自萬古矣似不必避標楠
嫌也此亦以于鱗故增尺牘至六十卷搜括書史殆
盡中多舍予及吳中名士手刻畫頗精并所行喬莊
簡公集附覽此公弘正時名臣也為先君子了國士
名公翰藁 卷五

十一

答汪伯玉

不佞向者不得數數奉顏色然一再從友人壁間見
公文心竊慕好以為世人方蠅虻廬陵南豐之遺不
則亦江使家殘藩耳公獨厭去不顧顧為東西京言
自僕業搢觚觀世所構撰入班氏室者唯公而于鱗
與不佞亦竊幸同所嗜僕時時離去之又不堪整栗
以此愧公乃者復從顧聖少集讀公序則雅以詩道

見屬僕自怪何所得於公也既會親王從事來致手教累帛惓惓之懷往事所不敢述承慰存唯有飲泣嗟歎而已居復自念公方為國家杖鉞萬里外拮据兵事日不暇給而僕負大不韙跼伏間井名姓足以掩人之耳其緒言殘帙入人齒頰間且嗽而吐之公獨不然公真所謂嘔枯而骨肉者不佞固心感高誼弟秘之世將謂公多偏駁之好矣承欲傳子相集需僕序即二三兄弟後死不得與斯文以為公累子相後且不朽春時吳明卿書來先以是見托不佞不名公翰藁

卷三十九

能辭子相才極高惜猶在汙血未竟崑崙之馭僕摩大要據實評騭無所假借寧少負乎相不欲子相負古作者今明卿尚未上之幕府豈意有所未滿耶少幸善窺人以吾曹過標榜明卿久當思吾言也德甫長者何所中萑菲迺爾海內交游摧折殆盡僅一明卿願果今托二天差足寄餘祿矣非公念及安敢為此言聞絲拜嘉厚喻嗣致蟪黃食指當日動矣以此垂涎密荔勿怪野人得隴望蜀也南中氣候多異柱石之軀佐以繇錯幸自珍重

又

不佞之以書讀記室者再矣其餘拾往往為親故借名然亦貪公高誼冀獻其醜傳清燕一笑遂亡匹夫涇涇之執公不唯無鄙數之乃重致意焉聞使婁叢奇刻種種織文之羽側生之葩奪我蒿目登我食指至讀書辭婉縷恍若奉公顏色又似與子長孟堅朋往非復今人觀也公念不佞深推及家弟家弟翩翩雖不敢比於世作者差勝乃兄矣其服膺公文以為數百年無此物要自肥腸滿腦中費之非虛言也應名公翰藁

卷三十九

徐論落室瑜長逝吾黨數子復成鄴中天下文章非公一二主盟幾便茅塞勉旃自愛厚喻不忘敬帶公下龍魏守之武使僕得齒於濟南生何幸如之然僕僂民也有巨創在膏肓不願為此以重累長者之德公誠不辜僕倘責一言弁諸首使僕子孫異日知籍重家塾焉死且不朽咸將軍真韓白也僕私心實重之叢王兵憲者嘗欲僕叙其紀效新書竊恐不當也公既有成言矣則僕安敢以固陋辭吳平大憲一旦授首公與戚將軍社稷之寄莫三焉每覽右軍王

畧帖千古若新何幸生耳其事間想閭閻間戰地令
我神爽蒲團小小工力颺去矣俟少間當竭其愚為
歌若謠者以附於饒歌鼓吹之末緣去人迫不及就
亮之亮之損貶佛像精甚便安養香閣中四部經是
妙諦三昧苦海餘生知公為我津梁矣然維摩經所
說洒脫圓便不可思議楞伽是達磨老祖首授東土
微奧上乘公大善知識不惜餘輝成此法果何如何
如舊有厄言六卷自謂藝圃鷄肋偶有便手聊刻成
帙然不敢多示人今奉備一夜之覽其痛斧削之公
名公翰墨 卷十九 圭頓

清塵濁水餘復何言

又

宗人王司理者書來云每謂公輒娓娓口僕不置僕
無味於姓名久矣乃獨認公齒頰間公故長者得無
為曹丘累乎僕自獻歲來入有俯仰出困甬應為兒
項領所窘不可言日者見托威將軍紀敘新書序
夢驚時得之不能佳聊以塞責公自文章家韓白

威亦兵事中班揚僕所皆慕幸不已謔耳有一佳士
欲貢置左右四明沈子明臣與諸生有聲尋厭之頗
能作先秦兩漢家語長歌短章酒所慷慨十帝立畫
而又任使慕說古烈士大欲見李于鱗及公與僕耳
僕戲謂見于鱗不立橋於太山松栢問乎盍之聞見
汪公向者吳生道公禮遇狀至欲泣然吳生自感思
此子似急知己矣見自了之向厚損文羽僕布素之
軀不知所裁此後勿更勞匱篋惟饒口難屬厭耳一
嘆

名公翰墨 卷十九

又

昨沈山人嘉則行為作一書固其人差有材氣不負
舉然亦貪入賤姓名公目中忌其數數耳乃公前已
損傳食急郵訪我海上公方南逐虜拮据兵事於故
人書辭委致乃爾昔諸葛公羽服素車治軍渭南每
饋教出所慰撫人人自得司馬宣王歎其名士公母
論類之至於損下名勢故布衣之惻獎借薄枝開藝
文之塞即古無二矣公勤勤欲薦不朽於僕甚大感
心僕能不色飛所以逡巡再卻者先德尚泯眠僕雖

生未脫曹繇李志耳然明卿處得僕詩實少僕詩文
舊稿五十餘卷近稿可八卷中間駢賦樂府自許一
班雜體小詞亦頗鷄肋公衮衣內召過我吳門僕焉
能竟閱之不求斧削於般倖也咸將軍用兵僕私心
實向慕以故承公命報遂為序今猶在沈生所倘有
可已姑為隱之何如公拔明卿於齒吻間使有餘肉
明卿楚士當內感入骨矣僕詩所謂江東步兵席上
司馬一狂一醉非公孰能憐者古人急知已誠然哉
維摩經檢得一部奉上亦不能大佳乃比之藏中差
名不韜蘂

卷三

主

又

閩事棘園家急得公如天球大貝一旦借公力略定

閩不經事少年從而擬其後賴廟計差定耳公所謂
獨孤猶饒磨之益瑩且此舉僅六月息扶搖羊角九
萬益上茅臺諫類若此異日縣官緩急何賴僕擬汎
一棹從公為絲野之客傾吐揮霍使千古色動因謁
齊雲登黃山而歸大燭快念老母不能速出行復自
笑造物者當忌此舉動吾曹不利人乃累公耶昨偶
見一友人云公能轟飲至數斗不亂與公同年近十
載始得公文又十載始得公酒可為晚合然至於命
樽壘呼盧握槊分籌圍白又未卜何日也語及更益
名不韜蘂

卷三

主

又

公別後亡何而上書人歸書寢弗下寧公者貽札數
百言責僕以大義謂當出相公言則少而辭加峻已

又屬鄉人部吏部坐一介吾家謂不出何以復軍公
命時僕尚未脫布帽鹿裘枕維摩楞嚴而卧室人媿
媿交謫矣固強弗應乃竊聞老母為損七箸曰吾何
以供而之食客也又弗應則又曰而不念而父之事
未竟也而拂造物者夫造物者造而父而拂之以自
完則可吾何賴於後不獲已乃姑為若出者因季狂
往附數行以報公然匆匆未悉也至京口輒又復上
書乞歸而撫臺以秋期來檄又不獲已移舟至彭城
待命時有郵報相公厭政事還里僕竊自喜庶幾其

名公翰藁

卷五

五

遂余私乎所上書人再歸而書再寢如故也蓋軍公
之言加峻云又不獲已而往之魏令稍量移也且一
載而僕僕不休息若甘食祿者益春時復上書上書
人遇盜幾殞委頓返欲復上書則見以為鳩而辭情
或謂躁不安其官上之臺臺輒格謂幸壯無害奈何
亟拜亟返乎以故禁弗敢請而先大夫之事得之於
臺者乃不得於省曰胥後命然則不佞之出竟何賴
為追憶舟中領公見誨語有味乎其言之也春時相
公謂僕吾所以欲啓若者非為若也軍公亦不必以

吾故知若今恐不然矣跡其語今似少驗嗟夫世固
不能知僕而乃欲強僕之所不欲得者而予之僕又
安其所不欲得而忘其所不可公以予非夫哉四月
蒞浙藩謂公當以例出西湖之上却掃飛來峯以待
而不聞問當是細君見憐矣昨親郵報旌闕功旦夕
聖書開府之召天下以文人業搢紳不曉事無益安
危之數一贅疣耳非公出不能大洗之僕當歸為公
代理烟霞之業茲專急足布此以候起居且有薄懇
并希鑒亮

名公翰藁

卷五

五

又

昨不腆尺素以授曳裾者計當達臺下矣山中傳入
樞府之命不任踴躍蒲州公得明公何異稚圭得永
升也今五單于解辦南粵授首而明公從容運籌其
間且以餘力發為鏡歌鼓吹揚翔昭代之盛如椽大
筆縱橫煥然山石上固千載一時也不肖免襄先事
方循俗傳謝卒卒無可道近從仲蔚所從吏之將束
裝而以明公報不成行費贍俱返烏鵲繞樹作依依
可憐色幸小有以慰謝之公瑕意似猶豫已為力請

或可取陸而南也于鱗全集更半月可完計三十卷
公所許序急付來吳明卿想暫歸里亦煩為督一序
殷相公誌銘與不肖所草傳頗及評騭故不復贅嘉
則在小山朱邸間仰伏不淺幸狂落拓兩賢無乃相
扼耶即二甫亦須攝國者加意耳薄懷縷縷非毫素
可悉唯加餐自愛

又

不佞昨以一介馳不腆之幣於門下虞其悞不任行
役且長風大濤未審得自達戟門大燾下否審明公

名公翰藁

卷三九

七

從舟行吳閶之傍不嫌嗣宗服尚能以青眼佐綠醕
也肖甫中丞時通亦或可共周旋楚史事諸公皆迴
車然魏順甫之恩明公甚於衣食之也此君治濟南
有仁明稱無論其沾沾御李所坐祇以公事左當路
文致亡譴然非應大黜典明公一或拂拭之道傍之
苦得遂訂造其為吾黨生氣何如耶俗冗辛辛非子
墨所整南潮江雲不任馳情

又

蒼頭婦則以使者偕至啓械而尺一之牘後先者再

馬六月為期期之吳閶今及秋矣能不神爽先馳於
檣李越來間也所示諸集丁戌之際獲一以寓目焉
乃今選益精驪珠滿握靡不照乘詎宜必用七寸式
作取舍耶獨集中三四齒不佞欲增重嫺母之賈使
後世不見軒輊結喉狀獲比肩夷施良汗愧耳于鱗
集已完凡三十卷今附上鄙意欲得公序者公於世
文章獨執牛耳不腆敝賦寔奉盤血以從而世眼覲
觀謂此子文多結曲贅牙語即一二稍習太史氏者
戒太史氏無是也不知于鱗法多自左丘短長韓非

名公翰藁

卷三九

七

呂覽梁固未盡習也公能忍于鱗忍不開天下後世
覺乎集已行頃急就付梓為懇公之來竊有請也倘
遂取陸而北不佞不能作長安書敢還有請也張相
公知我且慰存我高相公遂不見牘大司馬休休感
恩則有之燕間能微一言之惠以謝乎至不肖近跡
頗治泉石臺榭花木之類蓋聞遇法書名畫金石古
文不惜解衣質實匪惟寬身且用自污耳以公寵靈
我而不即溝壑也日操七寸之觚以從忻然終其身
矣諸處士不受徵竟拜朱邱之賜無乃過乎然貧士

易為德耳魏使君任楚史極佳筆力小窘須成後出
郢斤裁之夏熱頗輕為道自愛

又

春時賴我公之庇以有此官嘗走一介候起居而是
時節鉞尚在玄菟俱水傍以故不得奉大教為歎楚
之役實相公用雕虫之技知我而留我於周南也生
卒惡博士弟子業往在晉時偶一弄筆所謂老翁效
兒戲耳豈謂其好之而又饒習之耶御史雖不以恒
時面孔相嚮然反觀杯棬之狀衰髮總總亦自厭怪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壬九

矣往者身固固毀譽間而尚庶幾鉛刀之割以少吐
文士氣而今已矣嘿嘿不自得托之酒酒復易醉小
詩擬作適詩亦避去唯泚筆理業牘蕪衣倒裳以趨
臺期耳相公佐天子千古盛際我公從容陪議朝野
熙樂使一野人少伸其重於不爭之地亦何所不可
耶場事畢當以不任請骸骨幸為從史之少遲則論
因上計相逼矣適魏順甫氏以志告成而何氏亦以
志來也間閱之無論何氏即順甫可稱具草耳鄙意
欲郵致公為加裁削而時以質於相公何如

又

自宋世人主假色臺諫至其勢重而不可返不勝不
止當其重時其所擊擊擊探若張湯杜周之治獄雖
賢者而有所不免及其狼狽更以其口為權臣之尻
而搢君子公試讀永祿子瞻輩白簡語能一人不受
察者乎乃至元祐朝宣仁尚在扈而劉元城至即與
二呂范忠宣凡六疏擊歐陽崇而六稱程五叔為五
鬼其人俱皆賢者此何也以在公今日何異也

宗子相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壬九

三君祖道握手涕零遂不能復奉顏色愈愴然矣舟
中拜長歌之賜更取十絕讀之色驕行者無論萬鎰
伐鼓揚舡於柳色蒹葭中綢繆傾醕其樂何限茅舍
豪傑海內能幾半載之內去者茂秦公實併僕為三
子與復有分司之章于鑪倘遂縻惟之請足下能不
落莫耶上下百千年南北里得之有神失之豈偶
足下章自愛勿遂為世網困也僕之一身虛可自了
唯坐家君羈旅之跡見拔主上忌者必欲置之危地
巢外私憂誠所不釋耳卷素污訖附上章麾置之

又

書來念我殊至唯有揮淚耳酒間見答一章慷慨高咏清霜盡飛即僕不死而二三君子健飲無恙天地未大窮也訊牘計將畢後五日可遂東抵廬龍謁謁無足談者吾以漆園擬吳生以湘纍視足下以腐令當于鱗以育史肩子與日自相上下耳不能辭辭久作使者態也長安諸貴人橫弄風雨即盡逐我輩相苦耶苦我輩者如人之苦飛鳥鍛而縲束之無奈耳逐之廣莫之墟乃所以相集也足下無害

名公翰藁

卷二十九

圭

又

讀足下寶劍篇覺三尺鐵從風胡冶中來耶袖而彈之天門劃然中開東海決決乎大風矣寶劍取其斷決腰帶勉以提身神羊利用觸邪敢不敬拜早夜韋弦之佩以嘉承君之大貺抑世貞有言嚮者吾與足下僂力鳩志寔左右濟南以啓不朽麟鳳之喻中心藏之雖謝生中叛梁亦奄化而武昌眺踰關入盟所一時彬彬自謂無讓西京之盛何期河嶽東徒貝錦滔天輦上君子眈眈虎視獨足下翱翔乎天府李尚

又

衣衿乎關內差未短氣耳今武昌手板豫章長興刀筆江左僕復袴褶戎馬之域令萬世後謂為何時然吾與長興猶足蝸涎自濡吳生仰面看人奔走僚幕絛衫豎子猶得作先輩眼孔向之其窮甚矣足下即自唯日所遊從諸君得與人一舌庶語否足下勉旃無忘夙衷幸甚甚峻伯虛懷甚難上東門便可同出所喻欲令歌百花洲或大江以別足下此故懷也弟神氣已見大巫而索耳

名公翰藁

卷二十九

圭

昨除目從郵來子相已遂離政府出治閩武夷天姥便自氣象丈夫足跡何可只達長安城耶二三君子拊掌拍腹要白娛快耳計足下便道還上尊公壽以何時抵任嫂途次安穩否世貞本末無所復言爾時漏網計足下力也佛法衆生得殺為解脫亦是薄障未滿故青州上猾大盜以解散讀書灌園聊用自娛而北使至則虜十萬騎闌入遼西家君冒鋒鏑逐出塞僅破一陣耳而所酋斬頗亦相當竟坐鐫一官羽檄日上遼吏益輕每忽念及肝膽脆脆進退之間宇

當如東秦何奈何子與守汀亦吾儕餘意也審此吳
生必無復起理足下乃得踞見子與故當耳于鱗貽
余文又四詩鏗鏘也世貞每讀吾輩文不能已昔賢
覽鏡之泣此何以全於世哉一兩日前成贈足下歌
行頗怪偉使今日得信後不復就矣薄物非敢云賀
耶見千里亮之

余德甫

弟自前歲附一書足下報得疾痛疾幾死久之昨春
有天子詔爾匄與家弟北上留滯園門之外至秋始
名公翰藻 卷十九

李

得從昭雪追唯醅叢但有感痛耳歸理書室得足下
手教滿帙及拜雅贖新詩已入無漏境界令人且讀
且賞歲杪與于鱗談足下詩祝燕中時隔一大劫知
萼菲之輩助足下不少矣聞復為寇憎且有祝融之
變造物者何意幸老鐵尚在不乏多惜不才踪跡誤
玷山公愆事中然此空斷無出理坐卧萬卷作老蠹
魚此餐何似食大官膳單舫雙屐於浪湖山間何似
卓塵馬足旦暮躡履慈闈問顏色何似候光範門非
足下不敢道也用晦句意時自趨勝與足下倡和良

佳然渠一瓣香竟落何所須足下為拈破徐氏人去
迫種種所欲言付之烏有奈何扇頭詩亦出草次不
足存也明卿三折肱知為良醫政恐仕宦不止執虎
子耳子與貧然客日益進餘不悉

又

二陸生歸得兄手教及鵝鰾之貺悅如面存佳句日
新慰懷非一弟九月間買一舟汎太湖登兩洞庭覺
此身飄飄出塵世外歸偶子與於胥門容髮憔悴斗
酒相勞已而甚憐之也詞人百六無減于昔僅伯玉
名公翰藻 卷十九

李

肖甫兩君氣差王然伯玉已不免齟齬矣足下與新
例雅合弟陽喬甚眾而中丞公長者少具眼恐不能
援兄於驪黃之表然大江以西有搢千古物外權者
似亦不在長安冠蓋間也二陸生沾沾御李復感推
食之惠以為眼中無此人縱忤桓大司馬不恤也扇
頭之作故顯及此亮之亮之張元春者吾小友也從
思伯游嶺南毋論思伯雅士元春畫品在徵仲并寶
雁行書法亦精工足下試目之便一日千里矣日苦
文債填委草不及悉况丈為致聲欲作一詩寄之尚

未成也

復肖甫

昨奉謁不能搢豚肩斗酒一伸州民之敬而開府忘分循舊盡傾家釀俾嗣宗白眼隗俄於大將軍側偶乏穎考不見譙訶醒而內感且自慚也次日袁抑之太常復見挽醉卧劍池千頃雲極思得江州鹵簿耳承有東巡耗旦夕掃小祗園以待忽拜手札知且為皖城之行不唯此間泉石色阻公所留邢州小檣真珠能無嘖嘖望御耶此段或一月可竣尚不孤竹馬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圭

江

公神畧潛授臬遂授首上寬霄旻忝在交知不勝慰情所喻于鱗集序豈唯太冲托重之意亦自公季子挂劍高誼耳如以幾務為累弟當勉爾效顰政恐不免唐突西子也別示云云不論當否世尚自有人

又

得足下書知按部近况許以旬間過我小祗園也泉石卉木至鵝夷赫號種種色動思御矣新詩雄麗宏放幾欲槌碎黃鶴華髮漸看天地老語又令人悽然相見無復它儘堪浮三雅銷之耳拙篇不足效顰聊

見未要意第所謂延之五君者不可不自脫然也明卿遠相存吊故誼不落莫楚大澤去潢池非遠祝融又其鄉人何無狀乃尔耶世界缺陷要不足多恠于鱗集序當如命第恐遇識者謂不如牀頭捉刀人乃真英雄也一笑一哭明卿寄來樂府覺過摸擬不堪見大亞唯于鱗集中之然時時作精詣有摩天自運之勢承示真所謂有識不異人意也

又

弟以前月二十九日抵襄陽而是時孫中丞以其日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圭

江

庭宜城僅一再相聞耳三日上代疏因叢都下書得百函即欲遣信候足下而念無可使者談蜀道難艱吐舌乃拜郢陵還過均州武當鬱鬱若作眉間色以望日早黃遂轉入深山中沿洄漢江時寒水涸澄碧透底怪石競出如象如馬何啻百千舁人右嚮趾水即左擔時縹緲破雲際忽降若隕溪谷吾以為劍閣灩澦之險不過如是耳願從者而唾何獨畏訛張使君次日聞戟廷見吏民頗檢積牘報諸鎮書更不能一念寔足下遂以又次日遣信凡所欲告足下者具

別帝足下日奉太君即無意人間世世固不能無意足下也鄭城如斗大千峯牙距四護之江水流几席間亦一奇也第老態歲比甚聲啞齒豁不堪吟嘯又鮮適與為酒人者當復尋博士行逕耳獻歲便五十後期轉迫勉旃各自愛不腆一詩五扇及它機杼之餘可以佐太君晨昏者惟財納為幸

吳峻伯

子相書來知足下已至京甚恨僕得一官不復能奉教左右也向者附數行張孝豐當得達否足下二十

名公翰藻

卷二十九

壬子

年名家猶令僕行抱案輦上君子不自厚顏乎符節令頗闕或得方朔金馬之興且與二三子唱和足遣也僕疎節闊目東方千騎聊以適趣而已不日擬復理漁獵之業與足下相見無期欲求平日詩稿一錄庶幾展玩之餘不忘萬里比隣意耳顯侯

又

使者來齎諸土物種種烟霞間色也復從宗生致先後二滿紙足下念僕深矣所叙家難縷至令人酸鼻不復能誦雖然詞人百六豈唯足下讀禮之間猶得

經始玉華屬厭泉石僕案牘中老吏耳季之所得詵與仲多耶知欲請外甚力金馬落寞殊不足辱長者第開目掩耳不妨作東方先生監司腰膂乃非犬夫所堪僕既已湛浮苦海不得不為足下預憐耳鐵網中十年珊瑚一旦披示踴躍震眩無異賈胡足下不悔暗投僕亦何敢自外幸少寬其期旬日後可上也松蘿之契宛爾高度吾東吳旅蘆人敢仰觀足下緣得浮家泛宅往來苔雲間此段致非此不長足下同之矣臘月初綴冊便發取道上東門能夜出一相訪

名公翰藻

卷二十九

壬子

否宿抱如洗子相為人精進不可不日下上也伯承沾沾自喜竟無作風塵面孔時宜詣耳

又

暑迫謁臺遂為所強留滯彌月聞兒病疾驅東歸則小棺卧壁間三日矣摧痛幾不聊生間取佛書讀之粗得過耳訊謀縱橫強出視事無面孔可以嚮人僕雖未敢放西河之毀亦安遽附東門之達進不得為夷甫退不得為元歎房櫳若掃粉黛削色足下知之能不一掩袂耶太山之篇草遽不足以辱大譽三詩

清絕可咏覺風味藹然時來濯人爾時眉頭鮮復可
解政賴一二友生耳珎謝珎謝足下以何日還臺僕
亦欲西也天目諸峯時鬱盤吾胷中雖歸計齟齬要
當非遠足下步武僕便先驅

又

夏時為舊部曲所強不免作一書附瀆當上記室否
明卿來言足下詩佳甚然不能譽其語僅從助甫處
得十九章讀之信佳也捧表者不知為何公故無從
問足下起居世法大自應爾諸佳官如織獨山東部

名公翰墨

卷二十九

三十九

吳使君儼然于此不凡不凡世貞兄弟自橐籥外日
有眼淚洗面耳居間無賓客解救即萬方不入也獨
以白羽小息而竹宮之釐多上瑞者冀以衆免耳委
巷中每見歌薤露人輒便嘆慕以人理既窮都不如
逝者之快又有所不可輟勉就飯食耳張司農故
知也當世貞患難時所以慰藉存問不避眈眈有古
烈士風以嘗倘足下屬吏欲受面焉使世貞書先之
敬以起居足下

李伯承

昨羅生來得兄詩馬太史吳提學來復再得兄詩兄
三及我詩矣而缺然不報即寢食無甘焉一則以賤
姓名如猶縉紳間疾交而避之懼其點也而何以辱
長者一則東邁之後濡首刀筆枉棖其要思都廢矣
即寒暄無益之語又何以辱長者然竊聞足下則晉
為侍從尚符璽雅步承明之廬以為故人光重幸甚
足下吾黨出為外臣僅于鱗老博士師可與言詩已
耳如弟綰兩綬訊謀譏駁日至盈庭寢食起上皆白
玷也足下天上人不一哀其窮加手援耶匆匆間拈
得一五言律忘其似否足下有以教之餘不悉

名公翰墨

卷二十九

四十

又

伯承仁兄念間忽辱詩寄及便與謝李輩宣之不覺
愴然南望雪淨也追僕昔覲與足下落落耳既漸覩
所作心稍敬愛之足下折而與我好古所謂知己則
未也亡何足下銜命東上闊愈半歲間時追過投金
之淺愈益係思迨復見愈益親且真也更見不知作
何如好耳足下勉旃簿書見幸慎無厭薄一邑數千
萬家生死足下喜怒中可畏也

又

昌平南道出碧雲寺坐泉聲耽執事書讀之良快復
自恨不得與兄共此境界耳次日便晤足苦海簿書
堆案不覺林泉之思與綠都盡業已傳河間牘七月
間可會邢大夫矣風塵中差此慰心數曆過日又未
審何時得奉談笑也京師態比常益甚不妨達磨面
壁某疎狂自許一觴一咏今段刀筆亦自錚錚捧腹
自笑老子韓非同傳也子相不可不會同年中楊膳
部其人人物志也亦一二下上否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四十二

又

上事人回再得書相問殊至邢大夫栗一廩待我就
刺取血酒池中牛飲各成十二體別矣謝茂秦盧次
梗謁我於魏城中一日竟去某當還東汎河取道益
津也京師中態日益甚娛母耽耽之下於何處藏蛾
眉耶見須散稿且就緒詩若文可得千餘首昔人所
謂仰面看屋梁冷淡生涯耳鍾期何人哉勉旃自愛
又

此自庚午奉教後棄官南歸再起出入燕楚時時念

兄無異粉署而鱗羽為艱近從李史君處得手教恍
若奉顏色且連有三熊之夢不勝慰心白香山官位
差小進耳聞濮上園亭若履道者四蠻素綃角又更
倍之渠僅有阿龜不堪遼落兄為章朗著又非彼所
及也所冀禪心不隨魔女手中時時用綵筆說世耳
新刻甚精第記得兄白鹿舊聯世遠六經歲入壁丹
成五老化為峰是前人所未道語今却改上句覺景
雖勝而聲事不稱仍舊貫如之何吾家弁山園真足
稱三山六水宏麗幽絕事事可意為吳中少年共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四十三

鄭城僅如斗大安能久飽縈耶所輸兄者此一著耳
承諭後進何如人天下大矣句踐尉佗崛起江海間
不無大國之賦主盟故當自難兄表裏河山故無害
也李史居然有慷慨擊唾壹意亦是一恠事可嘆可
笑

王明輔

每與陸太常語公清度津津溢齒頰間也大梁無信
陵夷門之風者二千餘年于今矣于鱗非久報去唯
公有以復起之世貞故是丘壑中物昨為造物者所

強已不免深源會誓玉之歎今段事勢至此豈可更
沉酒濡首二月初即上書乞休無何老母忽感脾疾
幾遂委頓幸在扶侍漸就痊可置身醫藥不復挂人
世事矣承公惓惓慰存唯有感歎公此還倘在江浙
尚能扁舟出遊於棠陰下也偃曝無事戲題雜畫十
二絕念欲得佳筭歲之適公使至聊以奉歸

又

歲大受計寔藉口公與不肖以文茲舉而公竟不免
夫訖非命也得手教三復之怡然以一二知己為快

名公翰墨

卷二十九

四

而不以銷骨為恨殷深源小豎子耳即虞仲翔亦似
芥蘄吾法藏中固自有人也不肖幽憂如昨宿業所
纏作老耄魚齧斲不已翰墨時時自入邇又於小祇
園增一丘一壑一渚屋十餘椽水木芙蓉數百本異
日把蟹螯拍浮酒船中野人生計足矣不觀李都尉
循髮時語丈夫豈堪再辱耶不佞推不文無能為先
府君重何再承篋篋之損念一信四千里不易敢拜
嘉薄有所效以當於吳鵠之誼幸賜裁納所需舍弟
書渠臨池之技遂出不肖上不敢隱也却上四辱薄

寒憺慄北土尤甚戢然之身小節哀思以為茲道不
宣

又

自入鄖吏牘小簡得從事鉛整暇輒屈指故人心旌
搖搖太行白雲間也暑退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而郵
傳紛紛格司馬法不能發符繻以俟小間而使者先
之矣公方黜羨杜權以與羣真四果地位人遊乃不
忘舊知而使雲霞之跡屈重於風塵不佞固喜欲狂
然能無不中噙也所諭新築在千雉內跼武丘壑放

名公翰墨

卷二十九

四

意圖書越覽宇外而不解離索之感乃知三徑非難
二仲未易僕比不携家僅一有髮僧耳日受堂叅而
無法可說稍得靜坐滋味似見阿閼又似為總持一
念所奪俱不堪奉獻也小疏時上多齷齪長語然已
荊棘世眼謂不病呻吟老翁作兒態矣公何自賞之
乎公自稱守鄧時得臺一溫語增價十倍敢不敬拜
下體之誨不佞即黃綬以下未嘗不假似色也大夫
人七袞不能稱觴從子姓之末以為歎不腆之辭庶
幾少効勞島來月當恭効左右諸惟為道自愛

吳明卿

舟所得十絕歌之不覺泣然涕下也悲風泱泱乎來
哉已又自慶生平脫踈多口語與世左道何辱幸諸
君愛數潞河南者日亡慮數十舟那能載此詩往也
僕南矣所見風物亡不勝昨遊者至所與接語非類
因念數子中于鱗最久頻仰上下旁及吾黨足下雖
晚合亡減肺肝五嶽之士風馬不及何觸而聚曷剖
而解天涯比隣固古人神曠之說想像容色至於落
月屋梁又何悲也抵前途少息欲作廣五子詩遂首
名公翰藁 卷十九 聖

又

天津人去附一信想達矣舟日夜南追侍老父抵吳
門稍得一會屬軍事迫匆匆第言明卿有卷軸寄余
者置簾箱中持去越矣歸後接俗客欲作胸中所無
語庸應甚苦抵淮臺臬諸君乃更令作生平所無態
身是卿輩人何堪遠此鱸雖也于鱗時相過否子相
慨然拂衣大是急流勇退僕即秩且五載栖栖道途

當為愧殺幸強飯少有所見進退亦陳迹耳明卿倘
有時覓便寄我乃深願也

又

廣陵三日飲大是奇會吾輩雖于鱗嶽嶽能作酒間
狂態燒之唯足下與僕耳北就子與拉順甫過吾未
嘗不南望長歎也曹中目對纍纍出嚮俗面令人雙
眼自合推案小間即取架上編讀之古今稱缺陷
世界所取既羸便可隨分必使有盡之日事求相當
亦已愚矣此間甚少足下何不促携楚袖來耶縱武
名公翰藁 卷十九 聖

溪中桃花可念巴渝瀟瀟諒無足當大雅者抑何濡
滯也順甫幾類曹溪春汗悟數語便入法門恐不免
北宗忌惡耳懷抱對人極難為足下之言烏冠復犯
越老父握節奔命不暇救廬枕海或終遭賊手于鱗
出牧不理上下奈何奈何

又

聞足下問大駭已欣然甘之知固宜耳不記子與坐
上臬息耶諸貴人目攝我輩久且未費雖然僕乃其
魁焉亦寧能獨後足下夫諸貴人計且誤矣僕以為

忌足下莫若顯足下用長安一席地廢之今令不紀
升斗祿而放之曠蕩清漣之所使窮耳目之態而時
拂以牢騷激昂之思此為厚耶薄耶于鱗且甘心邢
州饋暇呼蔡姬佐濁醪耳二三子亦尚旬日歌呼為
樂獨僕仙仙乎困一室舉翮四隅時賴歌詠陶寫無
足言者人便聊以問足下更旬日可得復書也自愛

又

得書知以報最東西叅承亦既勞矣乃猶能惓惓念
名公翰藻

卷二十九

中

愚兄弟至謂七臺山之秀出武夷上而不見錄於名
山志欲使僕鳴其不平者今天下二華不如蛾眉衡
嶽不如武當嵩少一培塿耳無佛處得稱尊而崑崙
天柱以要荒棄之雖然是寧獨山而已哉足下又謂
僕績尺牘及時人存者固不及也吾不欲吾子相窳
窳遂立洩耳然世眼差好俗取易曉其書所以傳也
卮言旁及非類大要有調停意然亦有見於大夏之
拉邐不如椽室完整足下試觀退心菩薩寧能勝獨
覺小乘哉汪中丞公卿下士目所鮮偶文筆如鋸齒

足數名乃過自挹損吾輩所愧也已為足下致深感
矣

又

仲夏走使數千里致奠於我太夫人又損橐中裝為
不肖兄弟伏日費何足下念之詳也八絕句一排律
伏奏之肝腑寸寸裂矣餘答寄懷慰古近又四章足
下收南海鮫人淚滿掬盡以遺我初猶泫然淚也已
盡錯落真珠矣刻成古樂府獨以元美于鱗耳乃又
得足下而三然不佞傷離于鱗傷合足下亦不勝其

名公翰藻

卷二十九

中

合矣夫離者病獨覽合者病雙閱此在連城不無微
類也于鱗集完刻呈覽足下試繹之此君雖以文筆
尚在人雌黃間其瀾伏起束各有深意巨力未易言
也今世賢士大夫能熟太史公班氏則有之不能熟
戰國策考功記韓非呂覽也以故與于鱗左其稍有
可商者必欲以古語傳時事不盡合化工之妙耳然
亦未易言也足下作集序須及此意乃是矚世眼膏
育至望至望前頗聞足下家有荏苒之警得書知復
挾祝融氏一洗而空之向語避地陽羨或於吳興結

數椽寧復虞此乎然人生飲啄自有分老鐵尚
在何害也貴陽一方寧足當牛刀倘以暇日盡
文其山川之陋乎哉

又

初從南陽道中聞兄以前牒二十六日抵任
凡兩作書附大梁人去昨見賀歲者至云兄
尚在錦里當以新正二十六日抵任抑何濡
滯也當使夾池翠竹晚失蔥蒨夷門白首
老不待年足下航南楚之遊母乃孤中州
之望乎今日從朝天回杜門無事因得遣
候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甲九

兄信記孔文舉與曹公書五十之年忽焉已
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今兄過二而僕始滿
文舉復歎歲月之不居吾家逸少恨前路之
轉迫安能縮地於梁楚間作一聚首耶聞
子與重刻于鱗集閩中有所刪削僕可藉
手以舒足下色矣不腆廩既之餘供門下
一醉幸賜炤納扇頭詩見鄙懷或可希璫
瑤一一報也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九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

王世貞

吳明卿

黎惟敬

穆敬甫 二首

張有功

與歐楨伯 二首

周叔夜 三首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

十一

楊祠部

寄少司馬丁公

上傅中丞

楊仲芳

寄何叅政

陳僉事子燕

李太史本寧

羅虞臣

熊金憲

張助甫 八首

用晦 三首

與石拱辰 二首

梁思伯

袁魯望 二首

袁履善 三首

大司馬劉公

上馮少宰

王宮諭

應在明

答王禮部言鄉

寄邵侍御

答趙中丞良弼

復楊都督

上朱大理

與陸浚明先生

陸子傳先生

答徐以言

吳參議

何侍御

董侍郎

袁抑之

答楊中丞

翁司馬孺叅

與潘中丞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

二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王世貞

吳明卿

郵吏歸得足下書及志喜四詩足下念我固當不憂人謂皮裏無陽秋耶所喻為驄馬驅逐中州風物佳甚不然者即不以三公易矣僕以是月望後一日登太和絕頂其宏艷雄秀目所稀有昔人謂峨眉為震旦第一山此恐不甘第二也胸中差峨嵋塊非乏不敢輕出與之角稍在嚟作嘔噦聲已為罡風吹墮天外矣助甫約同遊而不果聞當至鄒却有大慰心事渠已有副命昨方君貽數行見示謂即欲真補且又欲破格處歐楨伯塵埃中乃有此有心人作如此不俗事直人賞歎深斷斷伯玉無復更冠蓋長安理書來謂且以省覲行更自無跡僕車已生耳當遂乞骸不然又作一伯玉也縱歸亦豈能壁完意不欲右文之代再見此事爾

張助甫

不佞自以遠方待罪之吏不敢文深其辭以干用事者乃辱不鄙而賜之書出還入固洸洋累百千言中間所以獎與不佞非不佞所當固足下自道也數坐白事上省得從于鱗田間酒語便推足下垂天之翼真可以搏九萬而息天池不欲足下區區為時聞人而已不佞少竊父兄餘波汗版籍賴天之靈不令入從中秘諸先生游而以游于鱗故並盛年壯氣却點人間之好相與廟琢其辭以為亡論身後名即人生舍死亡足娛者而又賴天之靈不遂惜昧自亡經而

名公翰墨

卷五

二

下於文則知有左氏司馬遷於騷則知有屈宋賦則知有司馬相如楊雄張衡於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佳者近體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蓋日夜冥心焉鉛槧之士側目誰何獨于鱗不以為怪時有鼎唱期於神賞已耳不謂二三友生復取其糠粃而簸揚之凡不佞所間口於薦紳大夫者皆不得已汎應之語所謂糠粃也然未一二茅旨於口固八九枳棘於目矣假令不佞盡出其藏

寧有不掩耳却武者哉今世所稱說為文如某某而貴如某某而傳者此其效甚著胡於足下無當也足下鼎歲入政府衣袖襟帶足以旁映遠近令足下舍此而就彼甚易且貴傳也足下胡無當也夫荆山之壁連十五城而不易此壁難也荆山之壁連十五城而不易然三入玉工手而不悟此非獨壁難也知壁者難足下深於壁者矣不佞無怨矣二三友生彬彬一時宗卿神韻道上微少檢質徐子寡所自造然締構合作必使輕重宮商出入象意語無偏重機不驟

名公翰墨

卷五

三

費覺明卿小優耳以足下所急畧為舉之別草歌行一章刀筆長物不復深致覆覩可也藻鏡多燕范奇日新佇希鴻章以慰駒谷即寢飯戈戟不以勞苦吏民受事粗有放不以愉懌為字一介在宙一息非文章哉何用自寬旃勉足下

又

前時荒迷中僅一拜尺牘長歌之贈得附承起居嗣後見邸報知足下復為用事者齟齬有廣平之除溺人必笑竊有問也何足下不善官至此耶徐汝字頗

能言上蒸東豪致此子一竟謫矣僅一明卿碩果猶
三折肱令人短氣不佞自奉諱來忽忽公除又且逾
歲雖未脫麗素強顏為人春時課僮丁埋耕釣之業
及日上賦踐更遊微不求免與世無涉足春狂態獨
宿障未除時問筆硯指腕荆棘偶披佛書忽若有悟
然而七情損腐無復根器思一游目則外懸路人間
及養生則內痛逝者展轉偏側愈鮮生趣嗟乎故人
不小念我鱗羽飛沈湖山間如遷客歸氓唯阿能幾
幸不吝啗沫使我渴思如醉勉旃勉旃揚大名故在

名公翰墨

卷三

四

東省自云與足下有連時相依存今當此壤耶爾附
問扇頭六絕多忘忘之致可俯賜再又新刻二冊乃
吳中好事所為非鄙人托寄足下姑置案頭杯酒間
時一開卷如見吾與李生耳

又

昨春有大名楊侍者云與足下文字交又官此壤因
作一書及扇頭六絕句奉寄竟爾杳然豈此君能作
洪喬浮沈耶若足下故當不忘綈袍故人也知足下
近量移楚楚多佳山水新詩想復燦燦入神境無由

令我見之邇來鼎革一新某生啓事藥物殆盡然多
采似龍爾詳步雅語及姓名二字便得要官此曹厥
薄文士以為無尺寸用固宜未能拔足下驪黃之外
然足下亦無少為所動耶僕負大惜天地間分與世
長左藏書萬卷金石墨蹟稱是作蠹魚其間足了此
生矣不當復通姓名貴人前獨念足下慷慨悲歌燕
市時間何可忘也惡詩一并新刻請教向書及詩稿
錄上清塵濁水攀望無由勉旃自愛

又

名公翰墨

卷三

五

居恒恹足下書不易得得則肝膽殆盡矣中間憐及
家難令人神傷不復能讀叙遷狀便如賈長沙元通
州在眼黥然短氣復尋有陽侯之難河伯差長者不
至助世人為雷耳八章哭秦先几宰木如和白日晝
匿清霜春零令屈宋屈體為之亦未過是何足下之
善於楚也新篇字字超越大離魔境見父真難弟所
不足於兄者深穩耳十年來吾黨外不復見此語柄
物者安能不相忘耶僕自除服後得詩可四百首文
可四十篇聊以送日而已足下云秋杪欲自勦搔扁

舟訪我茲事非身可快倘得還越中或可便道相訪
或令見父來相與小揚圪千古事於吾願足矣足下
在楚明卿在閩肖甫在滇僅無恙然何嘗不傷增嫩
也閒來思之作一大笑又恐為天公所恠答足下詩
氣拂鬱不能佳答見父差具少致耳新刻三種推案
後可佐酒謹餘非中書君所能盡唯強飯自愛而已

又

昨臺力還目附手啓并詩為謝計當微尊覽矣傳足
下已參薇省野人久不見除目無從校之以資歷聲

名公翰藻

卷三

六

實亦當爾尊步部公禹福賢季詩力駁駁來逼人當
於有意無意間着一砭耳僕自為天地長物身名委
擲無一可道唯於永日酷暑稱病謝客六籍為糧翰
墨當酒時自酣飽亡關應鼎裸袒不衫衫亦不汗倦
即就席醒便起坐若使等埃榮於軒冕較錄樂於案
牘輒然之際差有微長耳僕所談藝足下亦時一游
目否今世不識丁人開口高談性命慧能滔滔理解
自是夙生緣力豈有一語之際而便都了耶恐足下
或樂聞其說聊以相為吳生便附起居所須岳陽解

鯉黃陂子驚二鯨食指久動矣足下何以答我

又

不佞茲遂覲顏而出其非人哉以足下汝穎間月旦
當不知置我何所也然不佞麋鹿之跡分不獲老長
林豐草間凡再上疏三上書書辭滯澁至淚為滿矣
而造物者不見寬愈益迫之又以跣弛不能問家人
產為老母請幾至無所容面乃強起耳此地極堪藏
拙倘以舊資故得東南一地計小涖指即拂衣矣縣
官康不易食坐食之腹漲億欲微有以稱塞者足下

名公翰藻

卷三

七

幸扣囊庖智教我吳即得高州去矣子與方作選人
足下避言堅卧不出大丈夫故宜爾然消息有時恐
朝夕上食太公所更不憚僕此言太類李少卿循髮
而勸蘇中郎不滿有心人一笑然願足下更思之今
世名豪士大夫骯骯不利時則講學骯骯不得志則
談禪要非得已然差有人我之辨願足下為彼不為
此也僕忝謁臺者九百里還受筴按行諸山險又千
三百里時時得新語乃不甚作勞今鑑似一哭二尊
人禹福賢弟風氣益奇進時因此風參差鳳翰為望

不腆出機杼及薄祿之餘幸母辭卻也

又

昨抵武昌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起居且報命駕之辱而作吏者日從事車馬案牘間亡論勿勿筆札也即寢波亦僅計畧耳生平厭明經業一行入棘罰作老博士弟子吾伊者五日而錄入我手十之八不過供人一餐而已弟本不能出而迫於一二當事者謬為知己語相強漫爾染指遂成觸藩以間中丞御史頗亦垂國士之盼然司體文替度非一木所支老子婆

名公翰藁

卷三

八

安豈戀戀五斗哉不能作深源去梯歎子南樵牀恨為少年柳榆也計足下久已禪服昨所報書皆肝膈而稍不能忘情於聲小太抵吾曹動止與世人眼耳齒吻自有緣不足較也昨足下來而見父遂不及一札豈有所恨耶茲附錄往并李子書為我致之王君載風流盛年握手之後一夕而逝僕近來當隨不休衰相現矣以故迫欲為歸計非漫浪也五鼓起作此欲得一致語不能可嘆可笑足下幸尚壯勉旃自愛

又

不腆問訊不足以報稔駕十一也而何至屢使者楚

錄老博士吾伊語耳而足下阿所好至津津不容口當為少年寬也新詩四律是勃律河中羊脂玉精采刺眼更得昆吾琢之便足償十五城弟報二章乃是水蒼珮縱爾精絕價故不足論也間與趙中丞語至足下輒嘖嘖以為母論足下文雄舉一代其居官敏斷即古雋曼倩張子高何以過其決策成敗揆疑難昭然龜鑑也世欲行千里而舍驛騶策蹇乘此何說也今天下能急才者獨汪司馬伯玉次即中丞而子

名公翰藁

卷三

九

真肯肯為四耳吾欲得足下於伯玉姑待之嶺右之除以入計迫故尋聞且有後命僕生平受甘言負不敢以為然弟歸尋高陽社中侶了此殘臘也

黎惟敬

念與足下傾蓋招提時也即分手係之人生卒卒若此賢弟遂射策為郎奉使矣然足下第五之名竟何減驃騎也僕輜車所經漁陽令文上客諸遙地南盡燕沙趙魏之墟邢大夫十日轟飲被髮狂歌覺太行摩峰默然矣青州左滄海右岱宗山川莽蒼故是奇

地雖戎莽縱橫尚不廢吾嘯歌也足下來歲偕計吏而北可以其間訪我有一段人間事欲與足下商之公實子比何似足下為我問其家人以報每士大夫吏粵者未嘗不諄諄語公實也然世情誰解者悵然悵然

用晦

不佞自遘家難歸於當世賢豪不復能數數而友人余德甫書來則亟稱君侯賢私心竊甚慕之及為先子伏閣上書陳寃賴天之靈與諸公之力得請抵家名公翰墨

卷三

十

則君侯之書幣與所致三詩在長跪誦之清風穆如乃昔人所謂千里神交應未欺哉字字挾風霜君侯家故事不佞何敢奸之下走雄飛語工氣壯磊落千古至所謂依然一水未嘗不色沮自失也不佞既倦游頗懷敬微一室之戀而君侯復矻矻宗正諸條竟垂尚予之托恐握手遂無復日柰何不佞每讀陳王求自試通親三奏及黃初諸令良悲其窮乃子桓所稱文章不朽盛事經國大業則不知季之所得孰與仲多區區富貴若飄風驚雷君侯與不佞共勉之耳

此意煩示德甫徐憲使人去迫有近稿不暇錄呈扇詩極倉卒為懷笥之玷麾擲可也

又

向諭子長壯游之興固奇之然亦疑之君家宗侯意亦尔知不成行矣不雅小祗園泉石神沮吳下諸名勝在在自失中山東阿之歎千載若新武昌朱邸已閉德甫當逐高枕向所云其人雖長者安能於格外待國士耶

又

名公翰墨

卷三

十一

二陸歸得手教累帋又拜雅贖因得聞龍沙公萬福足下吟思日益勝不肖羣從中表小有意者皆入佳句中一何幸也二生萬里干謁為毛知容所窘非足下當立稿矣僕比游洞庭兩山間覽太湖之勝歸坐小祗園覺天池檣榆各自有趣以此知南華生非欺戒者恨不令足下共之耳元春畫筆驟入妙欲令一探南中山水歸拈伯虎徵仲兩瓣香足下試窺一斑可也餘情具德甫書茲不復贅

穆敬甫

不肖孰始聞執事於朱司空也蓋色飛馬以為羊角
晏平在下風矣既復得侍顏色於東明則又憮然心
折也已入心自喜曰社稷庶幾一日之賴維執事與
東泉公乎居憂間邸報絡繹至而執事即禮部已承
尚璽已復即天官矣則又津津為天下喜也乃不知
殿幽之典區區所不齒於南牀而不遂省院者賴
執事力也有來自軍公所曰執事指天日以明不肖
它二相所來者亦如之執事豈以一日之愛為不肖
報耶抑亦以不肖尚庶幾可倚襁褓之用耶而不知
其精已銷亡矣雖然國家以此名抑天下之不職者
而執事不欲使不肖有與名其用情抑何厚也不肖
縱老丘壟間其出入日相指曰是夫也猶夫能自罷
者也則何敢一食息忘執事語云無德不讎不肖之
灰冷矣何所用其讎雖然竊有請也聞天子虛已待
某公某公虛已以待執事夫論道之官兼任統均宅
揆以來獨周公耳亦思所以周公其人乎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社稷為悅八荒為度所以仰答天意
者庶幾哉要之相才亦易得耳李太尉桑維二中令

可鑒也計惟執事能以此言進故敢布其區區秋氣
漸深唯為道為天下自愛

又

春時小僮歸辱報書累感具悉公所以去國之故且
惓惓於孤有餘愛焉自昨歲見邸報公入考功躍然
以喜也而與家弟語未嘗不彈指歎念公之不能久
也夫推囊賢士長者好盡忠於所恩推心置腹慨
廊自信而不疑此四者明世之所宜而達士大夫之
所喜而今非其人與時也公於數者頗有之且不勝

願治之急而驟以古道望人宜其爾也乃冥鴻逸跡
超然物表矚乎不緇淵整觀化時行則行庶幾萬夫
之望矣至公之不及終愛孤乃所以深愛孤也孤生
平乏實行奇節萬不足以望公之一而不幸用薄技
有海內名夫名者兼知與忌而有之公試觀世之知
我孰與忌我者多也知我而譽我者十能勝夫忌我
而毀我者一否孤故等之矣出不過增人齒頰腥耳
頑體粗自支吾第書畫癖益甚遇一佳者不惜解衣
小祇園奉藏經舊饒水竹適得鄉間一殘山欲移之

山師見誤增置無已案為杓然真一愚公也然令公
聞之恐憊然神飛我泉石間矣時事多奇與公嚮示
靡不警造物者固號稱備恩怨然自其一二恩怨外
豈無欲為社稷進賢退不肖心而所怨之人相援其
近似者俾自疑而長引所恩之人退而各備其恩怨
恩日以蔓而怨日以深今舊德解體新進競用國事
固不知其底止也偶為公一及之尋捫舌矣蔡使君
行聊附此此君待我厚棹楔雖力辭之然未嘗不感
其意也扇頭四詩聊見仰止

名公翰墨

卷辛

十四

直

與石拱辰

蔡使君人歸拜手教帛貺及扇頭之作甚慰懸佇少
春丈已歸與公耦耕對讀時復觴嘆下上千古和君
不百里而近行窩乘興在步武間真足樂而忘世第
令輦上君子坐失三賢為何等時耳不肖近益治小
祇園不減白香山履道池上他日抱甕其間不失作
老圃斥置金石古文近萬卷咀咏之餘不失作老蠹
魚園有佛經一歲力欲趣闌之而逃焉不失作老衲
子足矣足矣所恨者江左多文士軟美交不得公輩

偉人開我三徑耳公向托為穆太公書序匆匆未果
幸以其履歷來新正禪除後首試筆也

又

始兵使所遣人回得報書已又從鄉人所得燕中書
蓋前後皆肺腑也至別邸見喻出處之故於我心有
戚戚焉門下神龍威鳳也不受羈策翱翔千仞故非
淺陋所可窺必欲自引以報知己則亦未盡當也籍
令門下異日入而裨贊謨猷出而扞圍社稷即不至
作殷淵源其在二君子退猶進也戰國策所云智深

名公翰墨

卷辛

十五

石

而勇流智不深則露勇不沈則缺符卿散地或留或
往皆門下養大勇時也不佞甫禪服餘痰在裏乃聞
有齒及者蓋以雕虫之末鷄肋我於無競地耳唯門
下有以教之扇頭新咏匪惟夙吐且見雅調屬有俗
冗不及詳統祈照亮

張有功

維揚往返俱阻街杯不謂承相邸中三日之醉牢落
至此兄與不佞俱非少壯人世幾何悵然悵然萊陽
令來辱教貺遠存東海波臣天上公子記憶也再三

手之不能釋耳牧寺之還駸駸故物不足為賀但祝
兄精神益彊酒杯詞筆飛揚汗漫令青蓮仙人歲星
金馬足矣昨見張夫人道兄豪致不淺令人肉奮世
路縱橫握手未期奈何奈何李伯承可以日夕也奇
人多難得毋輕失之

梁思伯

念足下以吳生故謬交不佞遂偃然為先太師珠王
之導令先太師而在其何庸不佞哉語云人貌榮名
豈有既乎僕故已此則聞足下留吳中多長者之游

名公翰藻

奉幸

十

翰墨揮灑令吳中人稍稍言之矣不佞待罪外臣坐
平生宿業故心甚好之不欲割棄也旦莫計唯有投
効耳昨石楊州致足下書到始知足下北上無繇友
一介問行李也其以余非人哉書詞披瀝至兩筆
畫極精諸詩翩翩有致筆亦稱之鄭廣文三絕也前
者從子相所得公實集疏之足下與惟敬後先致善
本公實已矣二三君子無忘延陵心諾可尚也燕中
母若桂玉否以足下藝能宜亡所不合政當於項領
間柔之耳

與歐楨伯

別足下之二日而梁彥國至又數日而出會知足下
曾過此為之懊歎累日居無何此君謫命亦下矣果
新作翩翩雖不能如足下大力似未減惟敬許大北
京一冷曹不能容搢觚士良可歎也計足下歸治喪
畧畢異時游吳之笑定否太湖田亦不薄差足君伏
臘也小祗園成矣坐卧三十年退筆成家敗甕作丘
亦何所負王生政恐造物妬我一壺耳近緒忽忽僅
成贈彥國二詩可取看也秋暑漸調節惟自愛

名公翰藻

奉幸

十

又

昨梁彥國行附一書為候不意此兄接浙遂爾空返
足下萬里奔喪衝冒霧露冀天祚純孝久已抵家獲
躬敬奠事徵考泚懿垂之金石有子如此太夫人可
順矣嚮所云買田吳中事如何臯橋之傍願復得一
寓公與貴卿人伯鸞嗣美母濡滯也暇日覽近集真
詞場鉅麗不復操粵音矣不肖忽忽大祥始買一舟
汎太湖登洞庭兩峯與靈威丈人聞石室中省黃綺
遺跡令人飄飄有遺世意歸擬杜門作倒挂鳥而為

遠家如思伯輩所撓香未及竟吐遠近徵文人如責
博進何以堪之思伯故自佳画復奇長里中生如張
元春為渠將去恐嶺南人驟增梁氏價也對客草草
不悉劇寒計南土稍緩強聊自愛

袁魯望

履善來盛誇足下同泛石湖之機分韻角險當時頗
亦一念王生否濁醪對榻曾未及期便若九秋之隔
中間耳目新詭變故百出宛然足堪半冊史記也僕
一懶措大耳造物者何意故以素牘應鼎困之若此

名公翰墨

卷辛

十

丘探屠刀靜女習倚門知者憐其非素不知者嘆其
非似素仲足下湖山無恙耕釣粗給涵濡六藝之場
夷猶亡是非之鄉此樂何限履善別致迪功五集云
出足下家梓人僕向讀其詩謂如六翮搏風三危吸
露快爽種種不可名狀此集殊多下乘惡趣大抵六
朝時沿晚唐以此標飾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益羊
韞也昔人得魏收文輒投水曰吾為魏公藏拙此非
真愛魏公人也以為不愛魏公不可足下果徐氏忠
臣宜急謝剗剗留迪功前集名世之語豈在多哉僕

欲與迪功結地下之知期足下不朽之業其幸垂照
又

過吳閭得足下捷報喜劇不能言唯與家弟盤舞稱
快事快事至疲分而已世路清夷勉旃自愛公車射
策當無出仲舒右第二十年行秘書入木天恐鮮奇
冊可讀者又蟠螭桃花色野人獨享無緣分奉以此
二事為小恨耳舍姪亦遂附驥尾袁宗違此畊釣之
業度不至失所矣熙甫名士落魄見收何世之饒伯
樂也華存并附此畧并惡詩扇頭見憶後不免破

名公翰墨

卷辛

十

例時時作長安書奈何餘容嗣悉

周叔夜

過清源值執事病謝客然強起為我握麈尾下榻忘
易情何可言諸篇妙者可錯置班史中僕雖效丹鉛
無當竅政恐足下散於機反自不解所以耳少保相
公偶以燕接口執事不置然非私其鄉人也平度尸
而祝之固當水衡一曹事胡赫赫耶固知功名損治
郡非奇人矣已別足下以冬初赴官訊諜滿案都不
了了此狂書生效也足下勉僕以少陵孟堅甚荷援

引僕自授管竊有志焉然微為近之漸覺不類此可
與知者道也至謂僕書可習蘇黃乃誤矣迨立之年
數影不足安能向研池俯逐小兒輩塗雅假僕少窺
進一步令千載後惡札揮映亦奚讓吾家右軍大令
也見方君希致聲與執事聚首風塵中差足樂于鱗
請郡索居更曠曠方散客燒燭醉書歌斜且未竟所
吐尚容嗣申

又

楚中莽曠饒山水足下弭節三湘放奏九鼎令鄧雪
名公翰墨

卷幸

主

益輝亞雨沅潤不大奇快也吾家太夫人來吾扶病
移居書室如斗大閨寂可人病不能就足下語可見
就不

又

垂死後別吾兄不意復得握符節稱使者長安中風
漣洶洶一葉下上分魚腹矣又不意不即禦魑魅而
稱東藩之臣也念吾與兄隸事揚圻風雅慷慨世故
無足難者獨兄出入為循吏所至有神明稱而弟齷
齪刀筆間蓬垢而涉妬女之津不免風雨而良可歎也

昨來理橐中裝得後先醜作詩賦雜文得三十卷稍
加刪定以供後來覆瓿耳非兄骨肉垂念不敢以聞
李東昌昨得一書卷恨弟詩語譏其政績可發一大
笑也遇不解人無復奈何須兄小與釋之不一

袁履善

足下皇華之暇登大山望溟渤攬鸞鳬繹之墟追吊
往勝毓成詩章惠而教我珍重珍重足下舍我去朝
夕索鳥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兄以
朗博之素際茲大觀心目更拓齊物俯世弟何敢窺
其溪哉計使事畢當得取便歸省泖湖魚鳥不驚春
舫林泉秘人逍遙相羊身漸自遠弟近亦有于鱗可
兄也快不令足下共之象玄遂得留自是君身有仙
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一笑

又

足下書寓上事人也則叙契濶陳喪亂宛然握手矣
足下謂從賊中來饑粥都廢仕路刺促荆棘眼底至
喻於蟹蚌醢鷄亦大悲哉雖然此字獨足下也某風
雨之椽再辱賊手被髮燕市中復失貴人色魑魍虎

視故有槐簡不敢棄之候作遂容用耳間一攬鏡鬢髮驟改黧黧縱橫黔首失素秦晉之間獄徙地拆怛恐一旦不待無以寄吾區區日夜仰面看屋梁未給也吳明卿曾一寄吾詩古來薄命婦不肯悔蛾眉吾讀之泣爾涕淚也足下母以時薄而自矜東長安中縱之僕與李于鱗寧不有屈氏累盲老公腐令之屬卧足下几席間乎勉旃自愛風塵之際毋深談勗之而已

又

名公翰藻

奉幸

王

與足下別且十二載不意復得握手鬢鬢盡改銀艾如故足下落落穆穆意甚安之然世當有執其咎者重以醢醢之真施於先儿足下泣然使僕肝腑中裂不能措謝高飲三日蕭關曉步風馭倏忽有無間意悵然不自得久之即擬飛車舸一叩首堂下而意殊有所避次且躑躅遷期改途今竟不得東矣足下念我於形跡之外可也茲謹走一介致不腆之幣薄有肴核佐二尊人歡其付之記室足下以何日北上僕雖劬尚能操壺酒豚蹄百里之外世路漸夷努力自

愛僕幽灰在谷無所受暖足下勿憐存之而已餘情寄扇頭時與揮握以表區區

楊祠部

每一上牘人回輒得兄教念我良至又時時動拂衣與春卿署中持酒杯課花鳥耳亦足薄兄官情耶某不曉事書生耳鉛槧之業雖杳鑿時態心愈好之案牘作苦偷息吟咏昨理髮得三十莖許白者悵然久之有盡之年更可授他人手磨弄耶三輔獄畢傳歸從漁陽旁小邑說山僧乞藏經讀一遍足矣不復理名公翰藻奉幸王

大司馬劉公

昨取道龍江瞻眺萬雉思繁戟之所駐一奉下風而遠吏避國禁次且不敢入衮衣十載之挹先君九京之感無由布之於左右良用悵然乃舍策書至謂明公數惓惓於不肖甚恨失候不肖於世無所比數獨辱明公矚睽而造物者亦誤聽其敗筆遺勅之用強之一官必欲蛾眉混沌實所不堪已上疏力懇乞休得請之後當汎舡舩大江携瓢笠而候明公於麾蓋

之下未晚也偶聞用事之人裁定庶僚禮持軍容不入國之議於明公駙從有所減損明公亦聽然而從之此甚非也夫明公與魏公此官即唐之所謂東京留守也留守出入具羽儀鼓吹視方鎮特不建節耳且明公既奉天子勅衛陵寢彈壓畿內即有所張大無非所以信主威懾不軌也其所謂軍容者旌旗在前戈戟左右金鼓節趨乃稱容耳明公固無之也且京師有天子在焉然而省牲則列導騎主試則擁八騶者何尊王命也夫物無兩大留京雖重不可並國

名公翰素

卷幸

主

稱也明公非可以九卿例也鄙意以為宜惠復之不然後之議者謂輕貶損威重自明公始也且往幸新營之變其故在主帥不等等威不別也今又無故而居卑而示之以弱大不可也世儒不博古不達勢妄以胃臆變更者不可枚數在明公自裁之耳區區蕘蕘之見唯賜而稍秘焉幸甚幸甚

寄少司馬丁公

世貞負大罪天地間不即死強顏稱人五改朔矣自奉諱後塊守塞尤不敢一通尺寸之牘於生平故舊

長者既日疲思之獨於明公大雅不能毫髮自鳴後且不朽耳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何者明其難全也明公於僕進有鮑叔國士之知退有薛公改館之愛且當流離莫沛間冒吏議排衆賄務存餘暖於不然之灰又推右騷以資餽索即古所謂術珠投環未足萬一而今竟為棄物與世永謝已矣無用為報矣故嘗登胥丘之臺望要離之壠思古節俠借軀感慨之士輒慙然泚頰也已簌簌淚下不禁嗟夫嗟夫明公豈必欲知之哉昨歲得即目知己遂鏡湖之請脫屣焉

名公翰素

卷幸

主

鍾高蹈明哲後見季憲副頗能言綠野香山之致令人神飛山川俯負不能一躡芒屨從公杖屨為恨不腴野芹之敬惡詩扇頭聊見懷仰幸賜麾入春初尚寒時進七箸以慰悵悵

上馮少宰

伏惟相公秉鐸三吳豪俊蜩起咸喜自門下而獨世貞以間出無所比數如牛溲馬勃敢一附於藥籠之物而不果然世貞初從選人隸棘寺相公固儼然辱臨之且復以家大人游從之故數惠顏色至接卮酒

奉溫言之歡而相公則益日顯重握風紀世貞待罪
西曹之屬間繇公事一再見外不敢踴進其履於相
公門庭唯數從一二友人如吳給事宗考功得相公
一言相與擊節推伏大雅宏度不幸而不得奉几席
稱受經諸生幸得為私泚足矣是一二友人皆少年
銳情瑣屑末藝又不善掩避相次謫補而獨世貞既
前自疎外無纖末可覲於相公衆口謠詠至視為大
澤之塵求以飽嗜者乃聞相公力明其無他而前拔
之得無齒罪藉是世貞後先自棄於相公而相公終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始收之也古人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夫恩之大
者及於出萬死揮千金而古人不肯輕加於知己乃
相公知世貞矣所以援骨嚙枯之恩深矣何以為報
也不佞素有膏肓之疾自今而往竊自誓不欲療即
一日不罷而以汚民社者不敢毫髮有所負於幽明
即寵不死而願以生平之力下上千古著述一家之
言更不諱而遇封疆干予之變必不委瑣苟免以負
門下知人之明如其僕僕亟叩昵昵縷謝為兒女之
戀相公將遂弁髦而厭之哉不佞相公旦日坐廟堂

進退百官於不肖姓名如素不識人足矣他非所敢
望也

上傅中丞

世貞不佞少時繇計偕罷試依家君長安中業已聞
執事為考功赫然有聲考功歲當黜諸郎吏諸郎吏
故多大貴人門弟子也當懷被出署時五侯鯖腥在
喉吻間蓋臺省快然一洗云而執事亦坐是不安適
外去世貞間私於家君以為執事非今人也其成化
弘治間人耶然成化弘治間人在今日未必遂能為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執事以執事當其時固不特止于其人而已自執事
去後世貞竊禱為京朝官旁再覩其事嘆惜脂輟則
往往私歎安得再屈傳公治考功哉不自意待罪為
東臬之吏而執事儼然辱臨之既已幸快其平生而
執事所規摹蒐補乘賑荒釐弊城險濬流皆百世
之業也而世貞闇且牽於文法不得有所效見以承
萬分之一益日夜負芒刺焉而執事既以謬容之又
謬許之至疏章一下上官降色僚吏改目世貞亦得
稍奮迅其緩急之軀然嚮者世貞固好慕執事而不

祇為人言之不知執事何所取於世貞也世貞少時固已矣希古人之業而既舉進士不幸誤從二三少年游因極意為詞章者且十歲未成生平脫踈多口語就謂大官貴人若謁鬼神未嘗不淫淫汗下也目黷黷之鑿齒則思請劍焉耳封豕之平陵則思請纓焉而坐家大人執桴鼓為封疆之臣懼一旦之波及以貽私度憂筋骨柔脆不慣引強騎迅強鷁鶴搶掄之翼而志天池亦左矣故寧自托雲若五石瓠浮沉於長安之汙潦而中間小有所持論與毛髮踪跡已

名公翰墨

卷三

王

漸落人齒牙間幸不即罷斥而托於吏民之上已二歲白柘赤九十去六七綠沈如林烏號若陵其不受事麾下聽約束者亦改而之南畝矣顏神之城板築斧礪河水循故高博食新誦無鰾腹謠鮮塿陂莒王

之望不佞區區芹曝尚有片言之獻以少裨幕府者便他日焉其以為海大魚也

王官論

比黃京得手教斯時坐西河之底惜惜不復辨意獨如豁者稍間幸之大要泰以上語無容晉人尺牘地也知已奉太夫人由相衛入關還故里觴桑落為壽甚樂使人云出當別取道漢中汎巫峽樓船而下直抵留都視曩稍迂也司馬子長多壯游游竟奇其文章執事亦有意耶明興高文二帝鼎卜二都雙垂若

名公翰墨

卷三

王

日月開闢元穢百七八十年來彬彬之治亡論邁漢唐矣即吳蜀偏季尚有太冲孟陽諸君子賦之茲何寥寥也吾州故桑君名悅者庸妄人好自標者耳為二都賦類不過閭閻中僨即肩裝而鄉里小生時時或稱之夫使堂堂大明兩都即無以賦者尚可而奈何使桑君拉而污其重又令後世窺見明也執事握筆珥簪廬承明席天祿坐卧燕之邸垂二十載中間秘籍執文與學士大人所稱說亦已多矣而今望鍾山撫大江據雍容之署得以其燕馳騁上下當不大

讓孟堅平子也數百年一時顧公勉之天子神聖定國本鋤艾慙惡登用賢人先生不日贊謀議幾事焉集飯沐不暇誰行議此舉也

楊仲芳

舟次僅一奉顏色匆匆未竟所欲吐抵暮接邸報知執事還夏官此故物耳所遇諸君子無不色喜執事柄用者丈夫得意事要令磨墨盾鼻左手持橐右手寫燕然碑乃為快耳第執事往所忤人以大辟敗又名太高如孔翠威鳳弋人爭欲得而籠之幸自避干名本翰藻表幸

仍還覽乃下可也執事誓於義忘久矣莫助之愛弟姑效愚焉

應在明

自前歲得再領教剗窠跡青海簿書之日手板半之以故於我兄不復能致尺牘具寒暄之敬兄將無以我為薄不發郵書知已即夏官長安中大人乃有此除目可賀也僕徧觀交游中即意氣激昂不喜翫敵者有之無如兄勤敏精悍留心應世之學而長依於正如令兄領職方叩囊底智足以此南北矣青州

地險而民悍加之俗好鬪陸博豪飲借軀報讐剗椎發塚以為固然銛矛三尋為合鑿涌即僕旦夕所與起居人皆白駟也自僕為破賞格人人相軋叢小始欲手耳然章或可以了吾事將來之憂未艾也兄托我先大夫之文固不敢負約弟不才口語方為衆所厭恐不能為先大夫重如其不然將遂勉強提筆矣冗次不竟所欲吐唯含章以候大用為屬

寄何叅政

弟側伏草莽則聞吾丈為大吏嶺表秉鐔江右隱然

東南一龍門而弟謬起從事於浙吾丈飄然塵壘之去矣浙東西相望如異域一官濕束不能步武錢塘而東以叩玄亭乃稍稍傳薦紳大夫議欲奪吾丈於烟霞泉石間不識肯遂幡然否傳有編古今遊名山記弟夙心日訪之書肆而不可得近得之鄒少參所讀之連五日遇訊諜輒乙之少間復讀之至丙夜不忍釋令人厭見吏民耳嚴君平尚云州有九遊其八以為恨來日何幾乃欲以袍繫之區而繼玄貽之後不亦迂哉携此編歸異日畧如宗少文故事足矣章

次成一章仰博郢和亦見區區神馳於左右耳諸記
次第中微有錯迕者恐誤漏雌黃又所遺似亦不少
弟所收後先不暇數十百種不識可倘續編之用否
敬附郵筒於少容公所奉奉不盡所懷統唯照亮

荅王禮部言卿

昨執事建禮除目下則指謂家弟曰是關中少年王
質金相人也子何幸而得之為同舍郎則又指謂曰
恐非子之所得而長有也是王裴之選也乃執事書
至沾沾喜得家弟同舍相與琢劇甚歡也語有云聲

名公翰藻

卷三

王

應氣求蓋庶幾近之矣僕嚮者為執事言禮曹一日
足寓郵其言固已驗而今所稱王裴者即關中缺吏
部即何可舍執事也雖然唯僕竊亦有進執事固下
生所謂連城珍也其在內黃有攻日而無攻人在燕
都則有攻人而無攻日稍兼之者獨禮曹耳勉旃分
陰可念也僕謬為諸公推轂而一官落落無所見投
効去又不獲請然緣是得侍老母疾專精湯藥間出
囊固細事也其他種種家弟或能道之

陳愈事子兼

明天子及相君思以惠晉蜀學者為蜀得大夫甚善
大夫少以文鳴郡國中未有試也今為大夫得蜀搢
一方藝苑之柄亦甚善雖然貞不佞竊有告焉貞也
嘗讀史觀蜀事秦李冰首教墾植逐去妖富逮漢興
文翁始漸以禮移化之蜀自是質彬彬與中國抗
宋初後進嚮道稀少張詠為郡脩紀文翁之蹟自是
又有任李輩出也夫此守爾其民社役賦訟軍興
調兵食百用鱗比且不以為恤而致重于士教如此
故文翁張詠名與李冰並而功過之明天子信化飾

名公翰藻

卷三

王

象偏郡邑置學宮樹之師範其俊而實其尤未已也
更遣憲臣督理鼓舞專勅徑行事得校黜陟師生母
以民社獄訟役賦軍興調兵食煩勞之至專且悉也
今夫蠶業魚鳧村僻寡陋之俗固革而雍容埒漢宋
固多好義用脩之士然未見大踰過之也專則易舉
難則難徧夫難未見難徧而顯未見易舉也其無忍
硯尸位耶大夫盍亦思所以惠進蜀學者以荅我明
天子及相君至意貞也聞之矣直而溫寬而栗體也
士所羣視而趨者憲臣吾稍以其士而姑息之衆且

玩易不自勵至冒競無恥之流因有所挾而盡其隙稍更振束縛以法又輩謗怨且非待士恒執也近又有傲誕肆意者輕所聞曰吾將盡黜之其與于旌賞無幾此又非也伯樂善相馬者也郡有千里馬則取千里馬而數百里或不能數百里則取數百里馬矣不能以數百里馬而百里或不能百里則取百里馬矣故士不可執一衡萬也因萬而衡之如相馬可也不佞為諸生時諸生中即有青衿冠衣而貌儒者行齷齪市井類也不可不黜又不可忽易黜也大夫固

寄邵侍御

不肖之待罪晉中也竊謂得倘察屬承見顏色領大誨為天假之便而自履任時格於例不能謁臺下第

時時俯習攬轡風裁為千古驥馬生色神飛夢馳於龍門砥柱間旋以老母病棄官南適又不復能辭謝雖天地棄人罪無所加亦恃臺下慈明見亮耳車土間偶覩邸報知臺下埋輪之疏格不下遂移疾歸庭然威鳳千仞非尺鷃所能窺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蔡使君來惓惓道臺下俯念不肖至意且謂前南牀斷齧起自某君竊自初以此君長厚推心無間世路險巇乃尔然實自吳興三四豪貴人成之不肖踈節骨體本非世材為造物所苦遂添蛇足來者可追茲亦何足道也雕虫末技夙障牽纏身亦厭之臺下幸亦施針砭起我膏肓不勝祈懇

李太史本寧

過京山以斗酒豚肩謁太公太公方從里社懽飲不歸也辱尊君娓娓捋鬚相慰勞晉陽之別蓋三載所矣尊君則為言門下且以使事過里幸諸生觴太公而方為相國所急不得請太公躍馬肉食與尊君競壯不復以膝下懽懽也世貞雕虫之技似亦見知相國遲之使從事楚棘而當事者遂以全錄見委自

二義客經外靡匪拙筆當此右文不諱之朝亦欲借
托筆札以附於旃孟方朔之諷退而悔之三十年仕
路人猶作草茅語且欲以縷行抱缶之伎而廁奏於
國工大樂前其能無厭斥也以素辱門下知愛敢吐
其私為保全之諸公所萬萬世貞今歲驟衰懷抱作
惡二豎見凌日有憂生之感已具疏稿令舍弟投上
倘得從吏生還皆大貺也方作書瘡發憤憤不竟統
惟亮原

答趙中丞良弼

名公翰墨

卷三

三

其

前者辱教使速迂章率附數行為謝及於冗中得一
詩亦不知其何語臆月小盡抵襄陽追淮海公不及
因代疏發報燕中書得百函隨趣謁郢陵歸用望夕
入鄭甫三日而使者復以大貺種種至矣鄙言不以
屬訕口而欲登之壁且復理故帚損華觴大幣為謝
是重不佞愧也太和真府呼吸上帝豈敢以風塵吏
而遽干之景風之候籍手賢撫君為紹介則不佞將
執鞭焉鄭城無所不綰較僅一二鳥道為通其在楚
賦肩於隨息固附庸也而翁乃重以獎飾鄙人倘遂

信之得無令人作夜郎王親乎一笑一笑所示咨目
稱屬似未安欲令改正宇下之覆固日減而勤恤我
多矣其能遽即分庭禮哉俟小間當如命也

羅虞臣

夜飯郡齋時也李于鱗謾設松下風二地主濯濯月
中柳謝盧亦矯矯儗父僕狂浪自放疑非人間游也
別後捉鼻見道上貴人都無復味耳瀛莫之間饒魚
蟹足啖濁醪澆磊塊魚復可道者大名一片讀書地
執事勉旃自愛二詩見扇頭可博而取也綠篋中無

名公翰墨

卷三

三

其

復餘耳

復楊都督

得公與二三文士倡和詩具見祭征虜羊鉅牛投壺
緩帶風味碩聖之故倦游其材足依包子頗稱三絕
俱幕僚妙選也武林游目大是佳事况重之以東道
主哉但野人懷土又懼為世眼物色故更次且耳然
未嘗不神游畫舫青油間也

熊憲僉

前使以馬公之以遁去也不佞私計之以吳中之節

即無當者必屬公已邱中報至果公也不佞茲有三
喜喜公得治其舊民喜諸父老得復為公民喜柄事
者得公高枕而付大江之南無害也即羣沙中少年
人恃七尺刀眾乾候帕首韋附來受事麾下矣世貞
救廬之燼抑又何幸焉青齊寢食盜賊白刃起酒杯
間加之原田無歲文法苛煩如束濕薪非不佞所辨
也計旦夕且歸矣朋卿昨始量移小郡推往者憶其
白公事皇皇若有失也其為人薦友誼然諾生死罕
匹焉世貞有憐其淪落者哉

名公翰藻

卷三

上其

上朱大理

某昔者讀柳子厚上崔大理啟其為文益千餘言然
大要不過求遇已耳某既以高其文竊復卑其人以
子厚之才不稍自貴重靳識於崔公即才若子厚崔
公不先識之而使其匍匐自獻其以為罪在崔公也
攷唐史卒未見薦子厚則茲感亦贅疣耳夫不能愛
人之才與不能自愛其才而輕售之人其失均也某
小歲粗曉窺弄筆墨便得解去既釋褐從諸薦紳先
生後多所觀記事觸感消沮用世之志加以行能

鄙劣習慣成癖不敢與今儕輩競晉願退而思欲放
尺寸於古人侵侵焉若師瞽無相睦武枳棘而不得
舉乃幸以職守隸門下執事者不以他屬吏視使薦
敝帚且為游揚之悚愧何以得此於執事某之文不
能望子厚萬一執事之賢崔公不能望萬一彼所有
者某則無之然而彼所無者某則不意其有也某之
周旋棘省幾滿歲矣執事之御閫者某不一二面焉
執事方吐沫延攬而某縮焉如畏豈直以勢分懸隔
不敢以不肖之身勞尊者降接亦妄意束髮讀書果

名公翰藻

卷三

上其

為何事既解先哲之長廼效其短耶執事不以智過
而惠教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子下體之愛
至矣某直不敢當耳抑其聞於穆耕其次立言去德
功為品三也假某能為子厚亦子厚耳有子厚之文
執事之愛必更至使子厚求遇其文執事未必取也
顧距今竊禰之載衡畧未涯萬一少進磨策驚鈍或
有所見以無負執事亦願執事推愛某之心愛天下
之賸某者而已同年李先芳濮人刻意五七言律通
時名家不知合致誰左坐使事故尚未及侍下風其

人所謂勝某者不敢隱也

與陸浚明先生

遠辱寄高文讀之至再三不作一今人語又不襲一古人語抑何奇也某所知者海內王祭政唐太史二君子號稱巨擘覺揮霍有餘裁割不足執事之文如水中之月空中之相不落蹊徑不窘邊幅僕問與吳峻伯論之謂正統在執事也吾蘇作者後先固不乏何至撥六朝諸公之敗纓結鴉聯絡而成章僕私心怪之以為如閭門市綺帛得三尺頭面耳不直一鏰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也僕少執事三十年總角時見家君論當世人首屈指執事私心慕嚮之不減於龍門之馭既幸取進士亦謂尚及壯時思有所見於世而疎懶之癖切入膏肓跋馬候謁達官如使絕域碩同事者面頰流汗少小作態不自梳櫛後不復能梳櫛朝起假手童輩抑按之甚苦便欲盡削去髮執事謂此人者果可見於世耶西曹號冗散而訊謀未及清晝晏坐間亦有文字之好投筆一二語既讀之便自羞毀去且未及登執事門何敢便搢鉛槧柄執事謂僕多所述作所傳

妄也

陸子傳先生

某於公通家子弟行也囊叩玄亭阻應門悵悵而返自後且不敢以塵土紫牘之身廁穢大雅納刺惡却數矣居平見京師事不可眼與一二知己拍手論吾先生蟬蛻污濁翔于千仞羅網滿地孰得羈絏聞開卷之暇頗往來文氏布袍玄恰疑塵湛然貫其餘力要使鍾穎三舍丹青戲遊真宰上訴奇哉婦也近從射陂章堂觀其人固世緣未斷翰墨清妙亦一時名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手再致聲執事甚切也

答徐以言

自執事有伏闕之疏不復開問者十四寒暑矣雖凡羽弱鱗不足復溷龍章鳳姿區區仰止一念則何嘗不旦夕焉自以先大人方履危制命炙手不欲傷當事者意擬走一介候踪跡稽顙之間而竟次且不敢僅從越中人得起居無恙有加額而已然區區竟緣容城君故被萋菲而先大人復不堪其齟齬時時相左遂中奇禍至今日嗚呼先大人已矣某不孝不能

代歐刀北闕乃以宗祀之故勉強偷食息亦何顏種人於天地間哉即死無以藉口地下不死而如曹參李志厭厭無生氣何為也人於生死亦觸藩唯谷柰何柰何近者允亮褫斥小豎遠戍執事之道已行海內方日夜觀東山之召以大吐未竟之蘊而不忘窮谷草莽手書慰存且訂盟五湖三山為日以待執事高誼宜爾僕雖欲躡芒屨操瓢笠以從山川之靈其肯令不孝之子辱長者杖屨哉茲曰蕭丞便附言鄙悃外三詩聊見野人之獻耳不足存也勉旃良飯自愛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吳叅議

閒時嘗讀列仙傳恨太苦寂寞公所統諸洞天與塵界絕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遠乃知寰海內自有一種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何侍御

京邸一再手刺不得達聞者過檀家君為某言執事遂見念二孺子矣此何以當也不佞聞使節東行部霜雪之下無廢陽春三軍殆挾纊哉溫泉殊聞騰驤

山澤無疏黃磬石之苦差足養性且執事為東道主不一奇快適從中丞公醉歸腹痛畏行惻中止耳不以僕愚足侍杯酒之歡惠然而過我誠所望也

董侍郎

昨以舟過石頭不能伏謁長者而從吏以手刺賜譔適偶有聞於輿人轍效一得之獻脫畧無次誠不知其未同也乃復拜大教慨然有澄清天下志且痛士習憂民風有味乎言之矣今中外稱伉直立奇節表表者不過四五公而就其間當名實洞表裏慎終始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若百煉之金絕瑕之玉而無可議者則莫如明公明公一日大拜廣夏細旃之上旋轉而海內嚮風若勲貴減駟於文簡裔夷戰兵於司馬固易易也不佞所重為明公祝者願明公少含弘其介冲融其辨使薑桂微溫芻蕘得進而已大教又謂僕亦嘗被狂放不檢之譏而識者以為不然此自明公愛忘其短耳僕少年時與三四友人習雕虫之技奉職粗理不從權貴乞功名便以為是標榜自是報施多蘭中遭大慘形神都廢禪除之後時時以酒寬之幾遂成痼平

生預先人饘粥之遺獲苟遂其志而所識窮乏不少
邇來忽動移山一興及頗收買書畫至減仲產以此
愧心第為狂為放不敢為不檢耳所謂大將軍幸保
持之明公試觀不才豈堪有為於世者耶吳興稍一
挫墨吏持巨室洵洵至今僕何垣壁而敢希明公作
用試事畢乞歸當徑造門下請教不一

袁抑之

別日抵潞河已二鼓矣踰旦乃散舟水頗駛鳴榔伐
鼓前後應答楊柳蒹葭微寒自生隱然江南景也始
名公翰墨

卷三

五

者自適退而愴焉知已朋儕無復在眼縱復烹鱸湛
醑誰行賞此間中臆記兄白蘭息而誦之不覺商飈
颼然而四來也監軍新命于役北陸令人慨然有封
狼居胥意大夫得志要令盾鼻上磨墨奈何難效
吳子華為也出塞歌思勃勃爾稍南暇為兄一掃軍
中宜慎保霜露此行極大機括智者沉幾萬勿輕動
僕非能知此者於兄效骨肉之愛耳

荅楊中丞

不肖獨者強起躑躅三輔間幸與全晉接壤每一望

旄麾樂戰嗟牙於太行白雲不勝其注仰而自唯禮
數隔絕微音濶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茲聞移疾乞
休方在疑駭乃承手書下問副以厚貺始得從徐駟
卿倘承起居之詳雖玉體少違而豎子遠遁今中外
之望屬明公一人南陽龍卧恐未便憩也新詩清遠
孟襄陽遺韻近亦當伯仲蘇門竊意明公之貌當如
服氣餐霞之人憑虛欲仙不宜作虬髯虎頭顧盼也
太史公致想慨於田侯得無類是耶弟荼毒餘生十
年草茹先事苟白扣匭角讀遺編足以自了而橫為
造物者所戮兩疏莫遂折腰鞅掌茲獲量移復擬乞
骸而上書者為盜憎委頓而返此行真畫蛇添足可
歎可歎承見需全稿實未就剗厠有三四種聊以資
抵掌冗次不悉所懷統唯台亮

翁司馬孺叅

世貞無似嘗辱從公寮末而公國士我又厚稱公之
州民而公覆翼我迨謬起稱公之下屬吏而公復故
人我拜辭之夕握手為歎使蘇壤登於華席槎蘂被
以春芽伏謁之軀恍若駑賁既幸游公之鄉而一水

間隔不獲登堂僅再遣候尊君起居而已僻處吳興
旅蘆中無可通使者秋間一布尺書菲帶於族子鴻
臚定鼎所不謂其自淮而歸竟成洪喬故事及冬而
請假裏先安奔走不遑寧處仰止之懷與日俱積間
從邸報見公所上流民圖疏為之北嚮加額老臣惓
惓格天之忠不知九閭遂无阻否世貞既殯出從事
忘欲少策驚鈍以報知己而廟堂之上氣象乃爾且
半殘人也安能復仰中貴臭息已具疏乞休獲奉一
帚先龍侍老母薪水以送餘日於分過矣天下事須
名公翰藻 卷三十

與潘中丞

扁舟過訪東海雲霞為賢者增色華琛異味稚子詫
傳以為希遘至月下浮白蒲傲成小祇園一種佳話
矣惜回風不辭無由搽豚肩斗酒追餞於吳閫之傍
此歎尚邑邑耳舍弟北首送之至晉陵已別令蒼頭

上乞骸之疏幸憐而獲請半殘之軀尚猶不屬人也
見傳代翁中丞玄圭之錫舍我公其誰天下事須得
天下真才勉旃自愛勿作區區兒女子戀也扇頭詩
雖叙安期千里之致然尚理前語與公爭五湖不當
復瀆鈞覽妄謂公雖高牙大纛間菰蘆布帆之興當
猶故耳遂不獲躬報謝似未能免俗唯高明寬之

名公翰藻 卷三十

中

國朝名公翰藻卷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一

王世貞

劉子成

復臧都督

答西亭中尉

與棘寺諸寮

奉樗庵先生

華鴻山學士先生

荅王新甫

朱客部子介

與李東昌

寄凌汝成

荅徐汝厚

與岑給事

名公翰藻目錄卷三十一

與尹御史

寄陳司理

與徐叔明

與陳戶部晦伯

荅陳淮安王叔

樊侍御

俞仲蔚

盧次梗

彭孔嘉

黃淳甫

謝茂秦

荅王貢士文祿

與殷無美

荅王百穀

吳子充

王舜華

荅顧季狂

陸象孫

張幼于

方生

荅陸汝陳

荅陸鳴羽秀才

與楊應尾

與龔克懋

與魏允中

荅李駒

荅吳瑞穀

張見父

名公翰藻目錄卷三十一

二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一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王世貞

劉子成

自杯酒燕市時于今二紀餘矣待罪楚臬值門下儼然在疚而貞坐所守不能躬束芻之敬尋又逐除目而東悠然之懷彼此托之郵筒而已鄭襄之役其不以余辱授之蒲弓葦矢俾卧治焉乃又以隙日畀我果獲從事鉛塹隄於息黔矣甫擬走一介候門下安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上

而使者乃首之叙睽合之悰導契濶之故且以不佞先二子鳴即文運不百六為媿快夫僕何忍言戮業上書乞骸旦夕待報具區之陰有菟裘在二子誠如公言雖然所謂馬則吾馬齒已毀矣追唯門下持節淮陽以一白羽掃島虜若秋葉太阿之鋒既血飽而匣閱之能無啾然鳴也五單于雖解辨然時時見惡氣幸善飯自消息即一撫髀不能舍廉公矣太公不朽之寄焉敢以鄙陋辭弟所著狀者吳楚材何如人也而能為于鱗言其鼓脣若醫噓而齧牙斷斷然于

吻間有流味也則誠楚材也雖然竊以為公口授之耳所示順甫誌銘精簡有法順甫不死矣僕如云公且為舍其後者而卹其存者此自公厚德亦足為末俗勸其它具別感中非日專候更布區區

復成都督書

某向則聞東南諸名將亡隄公者又會前兵使陽曲王君雅能道公用兵狀出紀效新書讀之以為縣官即早用公何至吳越財賦之地如甌脫哉而無何伯王中丞復書來云戚公今韓白也雅欲得三下言足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二

下能無意乎不佞竊亦以倭事起首尾十二年環東南且萬里所殺傷以數十萬計糜大司農金錢不啻僅得一戚公耳如戚公真能戰者以故不自量其愚輒銓次鄙見為序序成而中丞使復來遂授之既珠自愧悔以下澤之乘輒逞足於晉廐三逐之媿徑街顏於楚庭縱二主憐而不色怖之獨不貽閨人笑哉及使啓械再復公書所以獎予不肖甚勤拳薦至若真有味乎僕言如伯王指者載覽別集諸縉紳大夫紀豐功於金石如甌如楚如閩凡數十百戰則又愧

僕叙之未悉也乃公則歆然不自喜精求性命以希
太上僕何敢望焉僕何敢望焉夫僕自束髮來即知
操鉛槧之業於今二十五年矣近竊窺公之用兵而
稍有悟於文夫文出於法而入於意其精微之極不
法而法有意無意乃為妙耳以此印證於公公其許
我否漳潮蕘間近格所希公不得不於格外仰報此
賊如復平鯨波盡偃南天若濯侯印焉能更利敬當
釋耒以俟飛捷南牀萋菲伯玉賴公是在廊廟間不
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驕駟生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三

答西亭中尉

往結髮游燕齊間則聞大梁有西亭公者河間淮南
其入也不佞私意得如枚先生絀漢官之好一從事

於雪苑夾池辛辛未果而會故人許殷卿者為梁史
因托一致聲門下乃門下不鄙夷之辱賜書所以慰
借良厚讀殷卿海右集序復拳拳焉唯是二三兄弟
斯弛之跡點人齒久矣門下何味乎其名而舉之也
不佞凡所從故人所見門下詩著文者三皆佳絕至
奉教札及序刻春秋傳而知所嗣於河間之聲不誣
也僕於茲道鷄肋耳家既無遺書且讐所哀訪十不
得三四甚媿無以應門下舊有論著係春秋者凡四
篇一得之見幸憐其愚而教之殷卿即便酒態似山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中

巨源又得晉師游戲三昧久計當益入扇頭之詩聊
見仰止新刻二種少塵清燕不多及

與棘寺諸僚

貞無似幸以職守隸貴署辱諸君子不鄙棄屈年位
而友之使得廁寢從之末席惟是不肖之身承君子
之下風歲奇半矣入則貳騎出則後先假以顏旨縱
以談笑師師怡怡削廉破隅使貞得忘己之賤而以
拜諸君子之鉅惠當事者念需次久俾得效一職寄
跡焉遂與諸君子隔也初亦意棘署雲曹相距僅殺

舍許念通室之未睽慶爾思之足慰而別且一月矣
司寇嚴警覈升散之期迫于卯酉案牘繁擾數舍之
武不能屈諸君子王趾又不敢以望舊游之軌每過
荆棘門樓款段輒欲下徬徨久之而過竊稽近事咸
損服章為貶蓋欲佩著曾表毋忘念然某以為思
固莫涯物則有敝敝而棄之是棄諸君子德也先民
之戒曰贈人以財無若贈人以言籍是不揣捐前直
易置數書頌其幸毋金玉而辭而以大贈貞貞也領
諸君子之訓借退食微燕一展誦焉穆手挹春風恍
若見梁肅朝夕如接諸君子也快哉快息以啓踴躍
以候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五

奉樗庵先生

自執事罷朝之薦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彈指側目
於當路之下石者而不敢抗一言於朝夫天下事所
以日就於頽敗壞散而不可支持此正由公論之在
下而猶冀其足以挽回扶曳不至於一國之若狂者
亦在下之公論也夫在下為公論在上為公法公法
立公論行而不顯公法亡公論顯而不行執事罷僅

一二載不惟行者絕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
而憤恨愴惜之意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直淺
淺已耶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為之人不能限之
後世之事業人為之天不能限之假令執事在砥礪
服官居職即不畔民以從己能強己之所不可以從
上之可耶即不納勢招賄能禁它人之盡無招納耶
即不昏夜踵乞還轉之際能一無叩講而自遂耶又
能喑默陰重隨變態之百出而禁絕無一言耶言之
絕無禍耶又能為忤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媚人耶此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六

五者人不能強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強之人而欲其
無罷或以蘇故為憤恨愴惜誤矣今而後田可農親
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詣此
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於執事而又何病焉
故僕謂憤恨愴惜愛公而不知公者下石當路為不
愛公而未為不愛公也僕愚鈍無所窺識然於父師
之教側聆一二以為有濟世之心者必當慎其跡有
高世之跡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己之不能夫子而
見南子不量己之不能柳下惠而與虞女宿曉曉然

而議也營營然而行之曰吾以遇主巷耳吾以納約自牖耳幸之巷無所遇而牖不成納僕未敢遽議其心然亦未敢遽是其跡也或見與時左遂奉身而獨潔或勢與念沸至直行而蹈禍曰此足矣世莫予及矣且以為糠粃且以為草芥而據益峻視益廣行益怪而難企嗚呼鳥獸不可以同羣我豈其異類耶僕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也惟執事介特之操溫恭之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心務實戒名近重達表於二者之病了不相涉故敢畢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

徐公翰藻 卷五

七

茗及披手牘之惠諒切相勉僕志習汙陋牽迫鷄肋之感特不至叛名教作小人他日從門下有地耳山居希為道保愛不宣

華鴻山學士先生

伏審臺茹荼苦扶服襄事某鷄肋塵守不得奔致生芻之哭僅從諸生後一效執管微勞然於先府公懿德未能少益寸尺愧問忽辱手書厚惠竊然在疚不忘几函之迪唯有感佩而已計踰祥孝思當未紓先府公夫人享有上考物志易成終始儷倘人理罕復

遺憾天下之身幸自抑蓄全之某竊褊浮湛如昨平生於泛然應酬上不大能有情而頗亦好習讀諸老先生書然孤陋未盡解也獨時事感觸不可言募人積粟未克刷城下之恥而中外晏然輦綾錦益之互市之馬方來甘泉之烽隨繼今宮州賊執同知滇土夷殺方伯羽檄交馳名實俱盡瓦土之勢匪直已形特頃耳時既甘厝火之薪某恐不免破巢之卵也家君病體綿質一時之偶遂服重寄其間掣肘觸藩每一念及若負芒刺非師之愛亦何可塵瀆向歆岩居名公翰藻 卷五

名公翰藻 卷五

八

諸稿真足名世我師不罷官不過八座已耳試問今八座疇可達素而自表千百歲後亦復誰有知今八座者世途荆棘動輒由人唯此事差可自力愚雖不敢願從執鞭冀念門牆之末俯賜提策亡任感切使旋聊此布悃不宣

荅王新甫

嚮者傳中丞人還則具一啓及以覆覩之言侑也至於今不奉繩斧之誨將無去人浮沉否所從游者翁朱二方伯咸以習是下故再三口政術不置足下之

亨於官宜爾世貞齒頰之餘坐卧鋒鋷困以刀筆為
湘中之累久矣不意再逃簡書政為老親躑躅虎
口進退維谷踽踽笑人于鱗足下何以教之惜哉明
卿負諸君子推轂稱不罷故以坐廢也文章之途日
益荆棘筆路籃縷以啓山林非足下誰托也

又

與公張圍痛飲時十六改歲矣待罪青社鱗羽一撇
浮沉異天間者濶焉即不才所違會不敢望稱人何
至作官量移貴省擲身案牘中忽忽忘其故吾矣教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九

翰飛墜恍若覩紫芝眉宇及稍讀辭所云知儼然在
疾猶動存故人高誼乃爾虎丘步武之間竟成間隔
盈盈一水亦復何怪僕此出真画蛇之足但中間有
大不得已者進退躑躅觸藩一羝可歎可歎縣官方
急材黃金巍嵒日購枯骨而千里之足乃放中野所
未解也知不足膺公懷聊及之耳公哀感至念純一
不已天真自露外境皆假佛法所稱證無生忍亦此
意也不知諸大知識能首肯否非日當教生芻之敬
先奉謝因布鄙忱伏惟照亮

朱容部子价大

壬子冬道寶應里中儼然龍門也忘其少且不敏而
輒進所欲吐辱長者收之小友矣已論報還值有他
出弗果謂然邑臣致二行卷捧之如和璧隋珠從天
下也句吳諸少丰過從索而指賞以為祝京兆且復
出矣何期一卷遂有長康之化迄今咄咄抱歉也丙
辰從家君所兩扇頭之寄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良不虛耳執事吸月露間齊梁又所與倡和相
慕說者為博南山人也世貞晚進於詩無所解然竊
謂博南山人固博而多組織之語不能如執事清婉
天致自發其言成一家云執事得無難之否執事之
視宗生世貞丈人行也渠獨以章數於燕市奉杯酒
托揚風騷世貞削跡海邦寢處踟躕矛盾之與交而
案牘之是耽豈非命哉日者息寇陸梁淮揚間將無
識康成里否叢邸中報見公以不赴尚書期應公譴
也非備我牆屋故耶屬家僕還敢以布其區區別作
請正何敢冀王案之報八寶書屋中有賤姓名足矣

與李東昌

幸緣王侍忽爾萍散言愴離索令人自失曩執事五馬就駕體中憤憤遂阻招提之餞更承不棄速飛教言計履任已久上下安和逢迎案牘咸目牛游刃聽折之暇或登樓望嶽或省駕齊墟付餘解於歌咏體至景於丹青宛然一風流太守也第日坐省中群居籠中之鳥毛羽楚楚顧影羈牢雖效悲鳴誰為釋去明秋或可得使事道經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儀嚴重閤人不察謂是游客漫逐之耳于鱗峻伯只如常此間最難得與語便附聞之且下所有雲谷樵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十二

者若為我指其口曰使宜進酒

又

執事郡當孔道攝吏百計攬聽逢迎歲月謂少而能片言取折分身應酬又復遊戲丹青縱橫詞翰萃成卷帙惠之故人豈惟文雅吏術兼至無遺一丘一壑猶可想見高致也僕迂疎質相世態本遙強就束縛隨人笑語邇來聞有覈察倘緣此得解便還故吾但家君連被委任事勢匪輕進則履身退猶歎報烏鳥之私中夜芒刺執事舉以見賀意猶未悉僕也自執

事言離雲司變故荒沓遂為危地僕雖未膚厥責亦復何心將來日浸日溺難究結束一看浩歎而已別來唯手談竟能勝袁宋諸君此可為告

寄凌汝成

伏時周還臺使者海上也屬舌吏媚摯且蒸熱卒卒以故報書不得有所傾吐既發則時時念大雅不置也從長安中數郵書輒問執事除命不得甚恠之以為智名氏則再三聞公車矣將無執事厭其高足耶家人從南來具尊公及太夫人起居狀良慰賢兄忽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十三

答徐汝厚

逐再著每經黃公酒壚不能不興濬冲竹林之歎計執事猶甚寄哀於人琴也其孤比習其書否青州日飲食盜賊而虞無所復言新南康推受事何如貧甚無以為技効地世途嗶息往往礙人執事幸委曲成之世貞旦夕且歸矣勉旃自愛不多及

點吾州前輩固無如足下也某自入散曹來稍稍靜思即獨年與足下相處時徒以浮氣待人以易念待事以麤心待古人書以滿意待詩文終無毫髮進益且得罪同行不少也來教云洋山治蕪湖稅極不得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又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我欲潔身誰當其污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想當不復然矣

與岑給事

世貞自奉先君子諱杜門席藁者七年矣春初天子召公翰藻

卷三

十一

需恩詔與天下更始不肖方有霜露之恙匍匐而北白見先人寬狀俟命國門之外而是時數從郭中吏傳執事後先所上疏讀之諸剖析利害持國是搏大奸以為無憾於長沙敬與之識私竊偉之至舉逸一疏中間誤及不肖君有豔於雕虫之技而加之拂拭者執事豈有所過聽於人謂牛溲馬勃真足以倚毫末之用耶不肖束髮時即冒朝籍其時妄不自量亦欲效鉛刀於一割而不幸與用事者忤馴致大變震蕩摧裂之餘此心已灰久矣七年中負不孝之罪不

名公翰藻 卷三

十四

敢自比於人而今章執事之疏與廟堂諸公之力先君子獲從昭雪不肖兄弟稍得稱人於鄉井間即國家復過聽以一命見繫不肖雖懦不得為愁侍中亦何敢偃然而自附於偉元之節哉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田光先生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日而不知臣精已銷亡矣不肖之所以遠巡而不能出者竊用二子之言自問而頗有所驗懼以知人之哲累執事也昨復讀執事救周太常疏令人歎服度非此垣諸君子所辦區區一得之見蓄之久矣敢以聞於執事大拉今之稱大臣者類多內顧之念而不肯為國家任事今之為諫臣者各欲自靖其志而不肯為國家惜才且與其易而退之母寧難而進之今主上固寬仁恭儉不忝守文主然頗勅於萬幾而左右之道史者其兆已大露即遠無論元祐元豐近不見正德嘉靖初事乎正德諸中貴人弘治諸君子激之也嘉靖諸新貴人正德諸君子激之也此意唯執事可以奉聞亦願與同志者相為慎重而已不肖不然之灰無能為報第先君子入土即縱身散帙中作

老蠹魚送餘日苟有微見於三氏之旨動成一家言
母負執事門牆之矣先狀奉覽并粗薄儀將下忱統
希照入

與尹御史

嚮者霜節東臨世貞側伏田野草從今耿中丞所得
公風猷一二私心豔慕之今春不肖兄弟奉天子恩
詔匍匐北上為先君白見寬狀而為用事者所尼卿
蜀國門之外復竊從邸中吏窺公婁上大疏隲校賢
否網紀國是隱然有古賈陸風而最後乃誤及不肖

名公翰藻

卷三

十五

兄弟豈以障尼胡祿足備鼎俎之用抑憐其淪落困
躓窮極已甚將收而拂拭之耶不肖身所當憂患類
非人間世所有徑寸之地灰燼已寒即冒昧強出必
至跋胡疐尾供士大夫笑資上負國家再造之恩下
累執事二三君子知人之哲唯期杜門築壘於丹鉛
之業少效區區庶幾無負門牆而已天地鼎革明良
一時政諸君子大行所學之日不佞乃復有隱憂焉
虜氣日熾兵食日絀然此猶在外也今萬幾漸勑百
孽潛伏言路微枳遠則熙豐近而正德其兆已大見

矣廟廊之上與臺瑣之地何以待之執事幸有以示
我使野人得安意畊釣不勝大望不腆先人之幣少
伸下忱并先狀呈覽統祈鈞亮

寄陳司理

某嘗讀史如徐孺子之流其托寄若無閱世者然一
違府主之辟即不應猶終身北面焉古人不以知己
易感恩其意固爾也乃某舞象時則以雕虫之技辱
知於長者其時實懵昧於人無所比數然執事固已
誤知之而不佞亦繇是得補校官弟子以次獲升斗

名公翰藻

卷三

十六

矣奔走世路十餘年竟無繇南窺衡湘之境又不獲
走一介致咫尺之書少抒區區之懷而旋違家大人
難摧剝震裂幽憂忘滯之餘其於生平踪跡忽忽若
無所識者近違天恩曠蕩扶病北走伏闕上書冀白
見先人寬狀邂逅賢從子太史公於都門之外始一
聞執事起居恍若啖火棗而爽然悟三生者使人愧
汗津津然下太史公又亟為言過庭之於所聞於執
事者不一執事豈尚以某猶夫哉彼孺子者則何人
也吾郡自厚惠於執事二十有五年矣其風猷政術

雖間井至今能道之而一時不能理於操切少年之口然其人往往漸盡灰滅無復聞於世而執事方健杖屨無恙日夷猶於武陵桃花間猶以其未竟之畧發之於太史公所謂季之所得說與仲多此語知當不滿執事一笑繫聊志鄙感耳茲具不腆幣儀托太史公上之記室拙詩二章書扇頭請正執事能無曰孺子可教否南中暑溽強飯自愛不一

與徐叔明

昨在九江有數行附尚兵憲通候不知達否弟以畏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七

熱廿二日始抵省兩臺諸僚雖見愛厚而此間禮節頗繁衰頽磨折頽影內愧且履任候臺者踵接牘吏環繞旅鼎交錯又入棘在近強驅作老博士弟子與寄都盡不去將為小祗園笑人矣每見諸公談吾丈風雅使人忘倦又云吾丈亦時時見念豫章紫氣中有同此吾此懷者必非他人也諸公急欲得吾丈來見代為鸚鵡黃鶴增色亦有意否為吾丈談此苦而以相要者熱海中亦自時時甘露洒也一笑一笑五更起作書目眇數誤竟授草小史景象當何如餘不

盡

又

使來拜手教叙致契濶倘及風雅間以澹辭悅然若寘此身黃鶴大別與公對語也紀行刻老手縱橫通句逸發正如右軍五十二以後書若江山之助固不足言矣入楚稿便自作小巫頗頽齒牙芬流鐸出故旗鼓相當羣公之言豈欺我哉弟勞苦視家居數倍而飲啗益進不困夙夜星數之說信有之馬曹事少簡更托須臾其中償文進耳湘楚右轄神僮官府稍為戎籍係心以此送日亦自佳政府注意維桑伏鉞之命當在不遠然中丞方在事似未肯輕移也中丞見念之深便間幸一達之溽暑南中當益甚加飡自愛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八

與陳戶部晦伯

不佞生獲遘足下同世後先通朝籍垣省相望乃不獲一並薦其長稱國士交抑何奇也既足下屈為外臣得吳郡而僕已久棄田野間乃足下不鄙收其麋鹿之跡而賜之友結襟帶握杯酒揚扨千古騰蛟二

次以求太上抑又何遇也僕於文章無所推讓願不自憚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不得如阿難者婆者為之總持中國區區雖倚相惠施亦不甚多見使三代文獻寥寥焉抑亦諸博士師弟子少置力耳夫豈獨秦王李斯罪哉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譴言之禁甫離亂即從事學官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鳴玉登金掇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語令人憤憤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根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十九

之語蠅龍蛙傳以文其陋而矜然欲主齊盟即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驪也其稍上者即操觚之士攀西京躡大曆厭薄宋儒以為不足道實不如宋儒日佔俾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王謂漢使者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願不能沈思有高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懶事時時自廢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空罷歸田為鄉里小兒項領所苦忽忽寡用以故每一遇足下輒

便欲傾倒別後與家弟言之猶娓娓不置也家弟亦云目中未嘗見此人幾得之柰何失之尋足下還留省為僕言且有旬日留後六日僕走一介跡之擬挈單槥嗣其後以瞽從者則以先一日散矣足下如無意開府吳會野人足不能及百里恐此生無復握手當恨曩者之草草也足下勉旃自愛聞結撰已成垂勒不朽世無慕華林編要高孝標者殘膏餘馥能見沾否楊用脩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未敢奉從然觀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尺豎子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二十

所不道者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以孝文戒益自勵今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大可嘆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士如此僕又安能舍足下乎勉旃強飯自愛

荅陳淮安王封

自嘉靖中一再從蘇山先生燕邸而最後先生外遷吳明卿氏來言曰丈夫有子矣是少而敏楚材也亡何而聞公以進士已又從家弟所得公詩今乃又得公文矣公隆慶中名滿長安乃厘厘一守操觚之

士亡所藉以生色然淮陽股肱郡治理一切流聞翼書褒召當亦匪遙循吏自可亦何必寂寂文苑哉來教不惜齒牙餘芬以僕一二狂談有足莞采進之引王不佞於公文無能為役顧管窺所及謂公實自正宗叢以奇藻意融法中不出法外汪李之後罕見其比故不辭而僭為之叙自忘形穢之誚也公能為我藏拙否先太恭人賁大貲兼拜牢帛之貺名刻琺醕惠存種種吹暖於灰援骨加肉何以為報使旋聊此附謝諸容嗣悉臘寒為道為天下自愛

名公翰墨卷三十一

王

又

得尊公書知門下初以一介走我於家而不值也乃更凌大江而上及我武昌則使者足重繭矣感械捧咀有餘思焉門下眇眇千古而肺腑故人乃爾僕故深幸之惟恐其不得當也家弟獲遂同汎不減元禮之游僕每出必悔悔入不能無出非人哉茲行雖一與寓目江山之勝衰頽磨折奔走委頓以從諸少年後無地着面強自力入棘即文事業委之矣垂老於晉楚間作博士弟子真前生業債也已具乞休疏托

舍弟上之不知當如何耳佳刻華纖謹領獨青州從事作烏有先生楚釀甚惡事所携足朝夕不然不能無望於使者也新詩煨煨郢雪之致奏之黃鶴無論玉笛令梅花盡落矣漫成數語以謝沈嘉則魏季朗諸君從門下游甚善然渠輩尚以多彈鋏之歎也尊公奏音嗚嗚為楚生色他文多奇知當未艾方舌頭風飲藥不一

樊侍御

某一二從酒所奉顏色雖往覆亡幾而傾吐特深日

名公翰墨卷三十一

王

者拜命之候方苦渴疾匍匐通姓名門吏不得一捧別袂中懷怒如使者攬轡而陟太行之巔慨然有餘慕焉墨吏省已解綬循雅之士爭自刮濯以庶幾下風來諭似有所未足卷卷叩攻於頑石胡長者乃爾其不佞聞古有助於人者牛溲馬勃亦不卻也乃其所助則非牛溲馬勃也順德李守於執事屬吏也即亡論其文卓犖起古某故同舍即私之謁省中婦炊脫粟閉門謝客書聲竟夕矣母來自厓下就視畢數日誇一羸婦不敢以煩縣官芻秣嘗謂蒼頭歲除

矣安所得酒持散溫袍東家質之某幸有餘奉推之不數數受也此跡其守郡率素亡毫髮改日一肉奉母耳妻子更日得少鮭菜耳吏民謳吟戴守若父母而頗以文法左徃使又不樂除道積糈侍非常之客客亡為游揚者僅鷄肋牘末耳令李生伏鹽車上羊腸屈足就秣御圍鞭箠而拂之固所安也伯樂過不視乃始懷然釀首譯鳴矣執事視李生何如也母令海內有以御圍窺伯樂者

俞仲蔚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三

三得足下書良至猛已吟前無作者昨見南來人冠似小緩然數十白手叩臺城橫殺將吏從容歸其大衆彼不肉我哉久計以江而南與賊共之幸彼中乏英雄耳閭門中諸小兒塗抹倚門便自相國色卒然問足下無知者如僕固益不見齒沛父老習見隆準公酒態謂是風老公十叩高會咸加海內始相驚一亭長作大舉止千秋事業豈易令齷齪書生賞哉孔嘉亟為吾稱某子甲吾數從人間見其詩未也此子風神小可耳便令侍足下十年不作雪山苦行終落

聞見宗耳前書邀足下拔家而北恐未易又足下帷房之好不輕復當且止全集何時付我世貞冬盡當得三輔讞獄使者十月可了徑歸卧矣潘人盧梅賦手張左亞也足下物色之否

又

盛氏兄來辱損書及扇頭三絕之贈良悉來美郡非孔道遣信不易故於足下殊著沈簡精神之思托之夢寐耳老吏平亭粗所便習雖酬訊勿勿頗有隙日以薦詩書世人貴耳時便齟齬而僕受粟偏駁不耐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三

杯棬乏博山閨溫之口而多中散箕坐之骨加以仲舉犯上之性自附陳容同日之志譏間所積遽成丘墳當事既擬肆其蠹心縱吏何緣亦側鳩眼臨叢之日尊慈綽緩親睭汎瀾謂僕都謝筆硯逃形案牘入齊以來磨折熟矣亦能粗語滑稽佐酒醖矣昨者上計吏還言朝堂內外盡為煨燼膚跡所至灤沔欲腥家君僂力矢石橫拒出塞幕府上事翻被鐫削北風甚勁南幕多烏又聞檣里有數餘皇西則秦晉敗堞改阡心膽尚裂東則青兗大俠亡命骨節盡瘁生非

其辰默與變違意氣所發亦欲淬礪鉛刃仰希一割之用既而唯之手趾束絡躑躅何所昔人有言吾不能為千古笑端也外則念玉石俱焚之藺內則顧巢卿併及之變坐是竟食而三鹿著終寢而九起嗟也靜推陰陽消長之會臚數史籍盛衰之跡往往符驗而僕最不幸心所不喜乃復得之明興裁抑門第寒素雜陳而僕家乃六卿二人監司守令紆朱綰青又不下數人此一徵也幼藉尊君之庇不耕而食不蚕而帛出無步趨日富再肉此二徵也束髮被薦翰冠登朝隸司寇者九載而不被一譴今又猥賜金紫矣此三徵也心所欲語口輒能導意所欲筆手輒能副譽不及閭里而或鼓舞邀徵此四徵也雖使足下為僕解之何以解也不佞三月之間蓋以婦計陰請於家君再矣而未許曰汝其置余何地哉夫少也學未成而遽信君非所以處也且使長者親戎受之役而衛其子弟彷徨於鷄狗之社可爾僕敬謝無狀因復需忍待罪東諸侯絕旦夕之請抑鬱慘結而不得伸聊取夙所著作粗加編定詩自騷賦古體以及近代

文則縣序傳洎雜著往往畧倘人苦不自知薦醜百代以期偏嗜亦良拙矣即不量未遂溝壑尤欲賦二京志五嶽續子長不竟之編劇老氏未純之論九一其流付之山川而所虞如此所望如彼是將却日再中留望為幾也足下能無笑其言乎今海內之士家握靈蛇與僕金石要可指數衣冠之雅于鱗日揭則吳生入室宗徐升堂伯承峻伯順甫二三君子亦當兩廡山林之致足下括其玄謝榛脩其短盧枏采其材王治吹其瀾又聞吳城中有彭年黃姬水莫升明者可謂盛矣夫文章之士如韓非李斯班蔡孔福潘陸兩謝蘭摧玉折豈非造化之精惡世之舉之舉忌擅今日僕念諸君殆不啻念僕也勉旃強飯自愛公署雖葺別有條室可以娛性足下倘許躡屐僕使脂軌淮口却掃齊門種種之懷尤未竟吐以待更茲

又

春時身在人齒頰間又復老親躑躅戎馬之地故作書多憺問語足下讀之得無訝否陸生竟買舟而北附足下書及扇來甚慰空谷足下歌行宛轉流麗故

非凡語特痕跡陶洗未盡去選尚隔一塵耳僕居恒謂子典如醅酬和軟豐腴靡所不入今見足下解帶留連東吳菰蘆中便自有千古風流令人妬聞此舉淄青大都會也襟帶海嶽多古賢士大夫之跡足下能杖策而來乎郡厨雖索然脫粟之飯可以佐游足下無自苦人生百年里中也政復何益

又

前者辱損書及風雅之貺爾時大人方候不測之命僕與家弟塗炭衢路微聞嚴耗則方寸崩潰小測寬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主七

旨則精爽狂越無論仰和雖讀之尚未了了尋荷主上多竹宮之釐且念故劍敝履垂假闇昧曲貸可希餘息復延騶兔少定三復尋繹始知足下敲嚶鳴之好信疾風之勁良用剴心至於摠藻瑰麗詠言幽雋三百之後此其錚錚家大人所坐輕重行路明之至被構本末未易一二數也冀足下知已久當自曉獨僕區區夙心於東海一書虞夏日之將逮悵尋壑之無機歎文人之鮮永測功業之難終不韋宜蹈若合符節令僕身當之易耳僕不憚碑首流腸曲旃之下

弟恐虎視眈眈坐以好名遺恨在獄以故削怨為脂柔憤作合句乞匍匐若瞶若瞽用紆旦夕耳目如照雷雨終解與足下共循耕釣固當匪遙不然夜臺之傍豈少僕一人哉吳中唐子畏每言河清難俟後世知有唐生足矣僕每悲其意然此君婆婆率於著述不能逮速僕雖不才跳梁翰墨間自謂無讓古人間一開卷至大曆長慶輒興阮生廣武之歎足下視僕豈戀朝榮者外拙詩一什章十二頗寓所繇翼暢末美豈敢濫續華貂免稱金錯足下亮之而已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主八

又

家人來得仲蔚手書鬱鬱中更不堪讀為我釀淚耳賴二章一破之筆勢朗朗超若如見米顛父子僕老不辦事此舍弟頗好臨池便付之作津梁也長公遂棄仲蔚致悼人琴固所不免亦願達者念有盡之期削無益之痛毋徒戚戚自苦為也楞嚴圓覺金剛維摩諸經大是對證妙藥仲蔚勉之書來知走吳門哭子相故孺子千里生芻也此君婆婆政坐官簿著書未成嗣息中絕古語缺陷世界殆為渠云耳世貞飲

咽如昨甘泉中奏瑞日新差得從崔鼠餘息他固未敢希觀

又

久不奉問家人從東來頗得足下狀知杖屨無恙詞筆益健勝聊用自慰而已弟以三月登太和其瑰壯秀拔不知於三峨如何要自弟視五嶽銀鑲象管斷續雲氣中幡節婀娜聽如意指揮玉京太清之游當不過如此也所不堪意者宮觀數十百盡作一家相羽流萬數無一人扞塵尾作玄語遊客填道誦佛號

名公翰藻

卷三

三九

振耳作諂希福不減長安市乞兒且以晚顯故遂不得南宋以前人片詠隻字令人扼腕今所上一賦四記百詠可黏置齋壁當少文卧游否年來不作賦既成讀之謂可文考靈光鼓吹恐亦是老態護短也錢叔實秋涼歎過此傲王安道例作圖足下為我書諸篇於丹僕不能令後人稱三絕庶幾托驥尾以不朽耳所許寓園覺維摩可就緒否既乞休不獲未免婆娑山城軍事稀簡罷案之後僅如一退院僧差有髮耳人便聊此奉候不一

盧次梗

足下四賦恒時某几案間私恠騷辨載胥巫沅澗瀾楊馬物故岷峨改色茲長已矣何圖足下河北僖父千秋絕也往者計出獄當抵薊門厓左而待者寧一日哉足下竟舍我而往來邢襄間也以天之靈不我棄也亦得遂善于鱗此子嶽聳於中原僕亦崢嶸於江左后土所命忘其崔嵬切劇上下無復宇宙楚人吳國倫淮南宗臣吳人徐中行故南海梁有譽章昧特起偃蹇羣雄獨吾二人者相慕說輩上君子遂成

名公翰藻

卷三

三九

兢兢握節之日昵友耳戒出母問訊盧生胥靡也其於助君浮薄名不淺於乎次梗足下吾自拾人間遺失物何預諸少年事耶按部過濬當疾飛騎載來並組北首斗酒之後揚枻風雅身與足下旗鼓相當勉旃自愛茲僕已抵恒陽額命邑大夫致不腆之幣筆札者四五人受足下所草賦及諸詩歌從郵中附來母見避也

又

騎而追我道傍莽蒼河梁間色也夕與茂秦長揖不

作足下縫綬故知奇人難再耳下衡河飽帆張風鳴
柳瀉流不旬日而抵燕大足暢懷為足下成五詩可
自翫也母輕令時人見之知當復南南殊饒山水恨
乏我輩人耳勉旃自愛不多及

彭孔嘉

勿勿避兵吳城未展勢今不謂蕪詞得挑足下中贈
繾綣遂逾風交雖形接未數而神晤獨深拜北行一
章行李增色乍入樊鞅數苦公私牽迫不得一致尺
牘之問足下亦間者濶焉每念足下時憮然自失也

名公翰藁

卷三

三

吳子輩佻銳誇揚易相繩集李密未見秦王時態故
不少足下與仲蔚獨持氣格不落彼度內良用珍賞
如黃生奕奕風調過廼翁多矣別作渠遂與足下並
稱寧不拍手醉桃花塢哉寇盜無已僕政坐奔走恐
不長見足下幸自愛眠食外薄物至可收

黃淳甫

僮回啓篋則柑香襲人以一遺仲蔚一自供至今鼻
端拂拂有天際真人想蔬菜色真如藍田綠王嚙之
令冰液流齒牙酒腸自滌真大快也恨乏曹子桓手

筆形容之使二妙沈帶耳歲暮劇有山陰棹興未出
門而盡又不及子猷矣

謝茂秦

鄒慶士張武部來再得足下詩復從問起居曳裾自
若尚平之累都畢不每念足下食指多何以詩飽世
貞比治刀筆多暇即耽耽柱後惠文能撓我一觴一
咏為也于鱗婦言足下騎而追送且百里綵袍戀戀
猶故人執獨不能如不佞作罷官歌相遺耳願聖少
歌行鏗錚大非足下家也幸規之為深湛之思乎其
名公翰藁

卷三

三

荅王貢士文祿

世貞東南之鄙人也日者先君子大故不能即從地
下以為千古之人子厚自奉諱來鑿垣塞允曼謝世
路雖二三故人訊問時閒更用自安而執事獨不鄙
患之書重見推假謂為長卿子雲復出足下豈有所
過聽耶僕不才束髮時氣豪腸肥妄命管翰輕為撰
著竟不聞古作者藩域而狂聲已幾碎人齒鐸間余

髮今種種矣母能為矣足下幸勿過聽也書到後公
除甫畢為鄉里項領所苦已稍間悉數之益自愉快
不謂足下知有僕謂僕知有足下也藝草雄麗奔逸
古歌行其在建安下大層上乎文出入莊荀淮南諸
家其猶頗視唐宋乎裨官家言談名理其表裏伊洛
乎談經濟陸賈班固之流乎以足下才若此奈何不
令擁簪筆承明石渠之間抗論國是不則亦駕雙鯢
汎五鵠用口舌立功萬里外而猶齟齬旅進退於公
車之門意世必有任其責者足下何怪足下又欲輯
名公翰藻

明諸先生文辭為一代言甚盛心也至謂僕為叙則
非僕所敢任僕嘗私有所許其畧國初諸公承元習
一變也其才雄其學博其失冗而易東里再變之稍
有則矣旨則淺質則薄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
蹈而使人厭勉之諸公四變而六朝其情辭麗矣其
失靡而浮晉江諸公又變之為歐曾近實矣其失衍
而卑故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焉傷稱輔臺閣之體東
里開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
學之逃新建造基晉江毘陵藻稅六朝之華昌穀示

委勉之汎瀾如是而已於乎假足下即不薄此言而
姑留之聞者得無掩耳而走乎業與足下數百里隔
能命一舟見訪彼此揚圪必有當者又郵作尺六十
卷談藝四卷記朝事兩種種各廿卷爾時盡出之以
佐足下舞劍之樂足下為何如

與殷無美

近於月下登天池山出小語叩者宿已冒雨聽泉聲
還訪袁儀部偕二三名勝徜徉虎丘張氏園時有少
年佐酒亂轍念少足下一人耳然聞足下於南翔社

會中作風流魁其樂尤甚當不復念我袁生更自夷
然孔嘉稍健能劇飲喜以報足下莫公速持一画投
詩於轅門欲藉此為南遊計其人足下所素悉且貧
甚幸少有以慰藉之足下得無笑僕復作徐汝寧乎

答王百谷

昨小僕此行時謂足下已叢矣乃聞朱門有好絃者
方自恨失之而足下書至肝膈累昏及啟所為先君
子諫辭奏之松栢間悲風颼然如和偉元之慟僕足
下歸當百拜以謝也承示倦游之思及所得半偈齊

中物大士想亦為動色矣何況僕乎元老軍公書來相勸駕不免令舍弟一出答其意如僕半殘之軀留置丘壑間異日可以見先人地下耳別示云云足下誠愛我然所謂刺刺者似未解人意僕不出乃可忌耳魔波旬急佛涅槃盤粗似得之且足下方壯僕安能偃然耶此語可發一笑第勿令人聞也

吳子充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束裝去走北嶽度居庸上谷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賓上坐甚奇也屬戎警多調集材官車騎鉦鼓連道戈甲憂札謂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投筆而策萬里勳不則亦采雄勝之覽成鏡歌張大皇度山人何家寥也豈謂僕不足教猶有秘耶度茲時已抵家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桂醕棖蟹從一鄉老先生談子長之壯遊口津津聳臂助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聽耳謝茂秦集完將發吾與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也

王彥華

名不翰藻

卷三十一

五

再得足下書見念良至諸為秀發故多致語右轄王公時相與讚嘆舒金屑玉文章之彥無如足下者往時杯酒豪逸奇氣口不相異攻瑕傾堅各出其短二三友人濶步庸視彬彬一時僕之不才寅緣罪人以事見望淺中之輩便謂奇貨可居媒孽百出頓盡一網雖伏跡海岱遜名刀筆亦復胡顏與衣冠之士揖遜哉時以牽懷家庭舉武藩谷生手之志抑鬱未宣故且併日鉛塹濡首經籍躑躅仕隱之間以待不常即使增忌人之口類損密戚之懽心亦所不顧耳承足下書歌再往燕中僕深所未解今薦紳先生搖手而諱文章百運七矣此道為甚足下才氣磊塊豈能伏調與時抑揚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哉尚書尺寸地不容一亂昌可慨也悠悠之談至云此子移色於我可謂檣榆之測黃鵠腐鼠之譏鵲鵲非唯不識僕且不識亂昌矣邇來諸家少所涉獵獨不得足下全集以此快快千萬毋吝

又

別後數辱足下損書及詩見誨良至曾因便風布其

區區將無洪喬浮沉之慮否仲蔚書來云足下必欲壯游得非曩者陵陽之璞未遭楚法耶長安貴人齒齕我輩詩書之禁等於刳殺足下蛾眉便娟何以藏人睚眦間哉青齊風物亦不甚惡足下如杖策而來脫粟對飯揚摧風雅麓畢舊懷然後奉一歛既使奚奴御而太嶽之奠登天門觀日出亦大奇也足下果有意乎急欲須全集一覽幸即寄示

答顧季狂

從游客得足下所為螳談讀之如食勺藥快美甚已

弟公翰謹

卷三十一

手七

吳淦足下所刻諸體詩則三鷺七姐馨自留窾咽間矣毋論足下少趨青蓮即已脫吳體便自朗朗超著所願足下更深惟之而已世貞比好酒如昨而更懶甚拈据刀筆讀書不能至乙夜思枕矣獨喜時時為詩輒有奇語不知從何所來也足下能東乎當治一室稷下之里相待也有于鱗高枕可訪耳

陸象孫

秋時自海上歸中表來謁者持足下書知復作吏部選人適坐刀笔冗多不盡所欲報久之從郵中得

嘉善除目甚善以足下名屈教授諸生非所待也雖

然嘉善乃去家不二百里旅米菱芡鰕菜醬酒之饒足以佐著述無苦即不佞所聞於先朝如胡仲伸聶大年桑民懌王應龍五六君子咸號博雅工文辭然其人林固不能高足下足下春容寂寥縱力所施標赤幟廣文宮中不亦大快耶青州使君日啖麥麵飪飪箕踞看雲門積雪致不減野人也恨無可與語者未免探簾箱中陳故人耳聞文氏子亦於嘉湖間作官審耳得足下相游從也呵凍附此不悉珍重千萬

弟公翰謹

卷三十一

手七

張幼于

向者僕避兵吳中雅已傳足下少而多長者之游竊相聞足下未遂見也然行卷內則再覩鳳毛矣始僕守尚書郎殊久不自量思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即刀筆半之弗果不佞身今把三尋鐵矛人也足下何過聽而辱之言足下詩故饒才情輕俊流易覽之韓如也渥注之蹄寧但千里而已哉竟足下就騁於茂苑武丘之墟乃多矣無所事僕矣

又

昨迫家人命南還告先壠因治猷畝之美為桂王
計過吳門得與足下相聞也亡何而有燕中之耗且
扶服北上矣業以置犬馬之食于夜臺傷不謂尚在
人世復與足下相聞也自中樞來即無論名姓見厭
人齒頰間亦自厭之矣而獨足下惓惓然慰問而且
遺之歌詩也楚然而來也其為空谷之足音耶夫士
居平慷慨杯酒間自謂不後人卒而蠅集已卒而歟
散此何可勝數哉僕不為詩久矣則豈惟方寸贖贖
于垣之耳荆棘生焉為足下不自持聊倚一章如念
名公翰墨

卷三

主

之當秘之也足下才甚高語甚秀調甚雅僕復有獻
者深沈之思而已又七言起韻多傷出宋人伎
倆唐無是也

方生

足下多游臨濟間臨濟實宏蘊也或多隱淪獨行托
跡迹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十年名家
猶令淮陰少年聞力惜哉

荅陸汝陳

昨戚兄來齋致足下手教及諸詩殊多鏗鏘之致家

伯父高年病後賴足下清談忻以送日聞欲壯游燕
中羽書旁午桂玉未易且諸貴囑需以文章為疫恐
足下致孤白於炎洲累酪奴於信父雖極清瑯不與
好會僕切慮之向者偶以著述相勉陸師粗及婦生
非欲雌黃令哲有所上下也足下不察以為僕見婦
文不多輒便誣詆使僕啣後生輕薄之愧吳中閨闈
詩書人人大將豈令阿蒙得置一喙然於私心少所
降服足下既以悠之不宣默矣震澤以前存而弗論
足下遠不見楊儀部祝京兆徐廸功近不見黃勉之

名公翰墨

卷三

早

王履吉袁永之皇甫伯仲即不亦咸彬彬有聲哉然
或曼衍而綿力或迫詰而艱思或清微而類促或鋪
綴而無經或蹈襲而鮮致或率意而乏情或閑麗而
近弱所見唯有陸浚明差強人耳陸之叙事頗亦典
則往往未極而盡當是才短婦生筆力小竟勝之而
規格旁離操縱唯意單辭甚工遠副不足每得其文
讀之未竟輒解隨解輒竭若欲舍至法於辭中吐餘
勁于言外雖復累車殆難其選僕不恨足下稱歸文
恨足下不見李于鱗文耳于鱗生平胸中無唐以後

書停滯古始無往不造至於叙致宛轉窮極苦心然僕猶以為顧陸張王之肖物神色態度了無小憾比之化工尚隔一塵海內故自有人足下未悉耳昔有問王北中即謝僕射優劣桓公臨歆答復停曰卿好傳人語不能復語卿僕偶然之談足下得無示人乎

又

速荷戕教叙致寒暄兼及歲切別乖所示鏗然之音卧讀就起塵思披濯向聞足下頗料田園日涉成趣高枕短屐謂是平生寄懷載賦投筆之章嗣覽衆龍

名公翰藻

卷三

早

之語始悟英氣懔然尚在眉間如近日孫太初輩非忘世者也僕受委危陋筋力散懶待罪以來頗少高足之念雖未謝紼穀時同芟荷暇抽往哲遺言麗若窺見下筆忽遠亦漸自厭之矣足下戒僕抑滿示虛又廣僕以何李張陸之業斯誠憂我竊慮未悉也憶曩弱冠之歲狂氣漫溢醉後白眼見憎禮法足下所親私亦壯其襟吐世變觸目日更消阻瓦缶土質中實惻然未滿何抑固虛奚示北地信陽素所膾炙有志未及至於張陸乃是卿之鉅望著書館閣鳴國家

之威際僕寒蟬饑蟻吸露伏稿候至而聲何敢擬也仲蔚清令素欽鄙懷茲詞翰兩絕始信嗽玉銜珠尚多待賈孔彩汗血無假窮荒如足下與之皆翩翩錚錚后出之彥時乏林宗子將之藻遂爾淪落幸致聲自愛

又

承手翰遠存陸沉兵戈不忘故人若此新詩數章輒輒亡論裁格直是致中語故不易拈賊蓋深矣足下山田恒瘠且與人共之曷不舍去束劍而游京師耶

名公翰藻

卷三

四

吾與李鉅鹿並驅中原左師舍之未定較血所先東吳燕蘆中乃復有仲蔚吾韓彭也此子固小窳邊幅玄致與語間奪烟霞景色足下時相與下上甚善陸象孫大憨生日事揮灑要供宗吳撫掌之資耳厥子不遠奄逝因當小勝之世貞往者為傳其遺稿聊以識汗血今奉去足下就覽也羽檄洵南北莽然都無復乾土行雲鬱術授書自失別構韻言不奇足下亮之

答陸鳴羽秀才

坐梅花下吹簫笛汝陳狂叫舉白足下湛如也私怪
風骨整整不謂季野乃爾累帛披豁瀟灑之懷又語
奇倒宋人尺牘三詩見贈接款深矣惜僕陋不足當
之耳亡論他郡吾吳中伯虎益死桃花塢履吉竟一
太學生近日長沙相公憐歸生稱百倍老子當文柄
求之不得俞仲蔚博士家言不成去學耕象孫垂白
需次耳僕每悵悵歎其少逢形穢微職視為贅疣何
圖眼底復見足下也鵬搏九萬非六月息不可老驥
伏櫪志在千里足下幸勉旃僕所馳之性受束登朝

名公翰墨

卷五

三

驅握刀筆一行作吏長亂素懷且主上自管三尺他
日守職無狀未卜稅駕仰羨足下意政如足下也別
綴非曰成語聊答來美陸君遺作未集割剝足下附
以所藏殊堪不劇雖乏穆馭之効觀其汗血耳許誅
章尤見終始交誼謹俟增入俗冗據案草復不既所
含容面悉

與楊應尾

吾與尊君肝膈相委燕市赴義為老親徬徨不得游
蹤地下蘭若須眉一再見夢生氣凜然行部郡城欲

取道過吊世網洵洵捉鼻忍息慚愧人世豈唯山陽
聞笛之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宜勉思令德砥礪誼
行而翁邁邁舍志長逝待後人發之嫂抱影弔獨以
日為歲棄而翁就二子勉旃自愛薄俸廿金可贖十
一烹隻鷄絮酒以酹餘治嫂菜糜吾不敢煩郡縣不
能多耳

與龔克憇

公非于鱗集所謂龔克憇者耶則不佞之獲神交
久矣公以尊夫人之戚來告且請誌而書則語語于

名公翰墨

卷五

四

鱗也不佞安敢辭所介于陸生者竟未至也即無陸
生不佞安敢辭來幣却附使完壁併文上乞收入于
鱗已矣稱為其友者不佞庶幾一見焉未果何日臨
楮使人歎慨深

與魏允中

僕雖以遷歸乞休沐假浮沈里社酒人中心甚苦之
忽得足下手書及二律六絕句令人灑然自遠詩篇
托寄清逸時時感慨書語宏放瑰拔悲憤用壯讀之
再三愈增國士之重葉公好龍畏其真者世眼習習

併以廢之。且下之。不過知固其所也。然至獵賓薦歌。鹿鳴射策。金馬翱翔。紫庭得少。刀圭藥便。足翰望無。侯八公輩道引也。且下過期。僕出鉉之業。僕已決意杜門。從天公乞殘日。作蠹魚萬卷中。於願畢矣。太行雖險。益車誠重了。不相涉。且下勿恠其癖也。春日漸永。母令隙虛。勉旃勉旃。

又

得手書及扇頭二詩。感繫磊砢。令人目爽。亦如數遂髮立矣。家弟又亟言足下才可。一日千里也。且謂令名公翰墨。米字

呈

脫穎少年。目不知典籍。其稍慕為古文者。則又離時業。遠獨足下。並秀於骨。而饒於藻。即皮相者。亦終不能再舍也。然則足下竟何負吾。亦何負吾眼。驚人之鳴。第少遲歲月耳。小兒風氣日上。差散人懷。擬掃燕中郎旦夕。造請覲師。資之益。僕謂足下亦宜借此一拓耳。目少商竹素之業可也。已作書毛使君。令具傳矣。外不腆書幣。將敬扇頭一詩。聊見區區不悉。

答李駒

于侍御處得手書。知近况。為慰所喻。專公集如錦。帝

賦嘗鼎一臠。亦足稱味。且元亮閒情。侶無損其高致也。唯尺牘有應。剛削者無妨。割愛耳。聞子與刻之。閨中亦小有裁訂。幸少徐之。何如。搢紳先生於尊公詩。無異薛文。則如蔡丘盟。不無一二心背者。而猥以代興。推我。雖然。誰復能與桓文爭盛哉。僕忽忽馬曹。乃有鄭裏之役。祿秩日優。愧此初服。興念逝者。寧無潸中河山之歎。過安德當走一介相聞。先此附報。不一。

答吳瑞穀

得足下書。累千言。大要以僕與于鱗伯玉鼎立。而三

米字

呈

乃江東羸其二。又事與明卿輩為之左提右挈。以晚中原而中原獨于鱗為不競。唯是一二詞家之論。亦不有之。僕殊愧汗。不敢當也。始僕為有韻之言。願才不能高于鱗。而辱于鱗。收之鴈行。已與伯玉互見其文。車伯玉精司馬班左氏。僕不能如其潔。而伯玉又辱收而韻。頡頏之大約。僕於詩大曆而後者。闕入十之一。文雜貞元者。二十之一。六朝者。百之一。願所以不敢遽大遜。兩君子者。竊自謂於意無所不達。於境無所不究。不至作驪嘶咽。因問次且半途耳。雖然。中原得

于鱗自是以豪何能多寡也足下所致刻集僕驟讀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僕鮮所不見以為今人今人不宜有也足下盡削去鉛澤藻飾而出其骨體天質以角世之浮靡者即不能得一二少年名聲吾知其後必傳矣勉旃自愛于鱗云吳下閹閹詩書超乘而出是為難耳此語極有致即家握靈蛇人抱崑山交賈聲賈以馳四方其果當於足下心者誰耶足下書詞所謂陳子何許人未見其文有便幸一錄示當暑服散作報不一

名公翰墨卷三十一

中

張見父

嚮者足下偕長公枉駕時足下雖嘿嘿不竟吐而長公已微言欲致束脩之敬漫不曉何謂既足下行而典謂以刺見則稱門生矣即欲追刺返足下不果既而使者以書至臺臺數百言過自折節下此於顏涿聚高縣子石索盧叅之流而欲通於僕門牆之籍固足下不自滿假至意第僕少陋躡科名不能久事經術以從博士遊畏鄭孟好為之譏而避河汾抗顏之愧即小有結撰亦以自錐削而已居恒自謂不能吐

玄一語亦不須僕芭一人以故二三友生有脩贊而自通者立卻之不應晚乃更授足下殊禮也且與足下交久矣即謂僕一日長有正平爾汝故事可按也無已置僕於三之下五之上乎異日折簡見命揚摧不敢不盡其愚也七言二律宏壯有致平卒僅以一章相報無訝其少巨羅不反擬徒捧白波時如接公瑾耳不腆篋篋同於贈縞并祈麾納

名公翰墨卷三十一

中

國朝名公翰墨卷三十一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二

王世貞

寄用晦

徐子與

余德甫

答屠長卿

復用晦

答汪司馬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二

答王明輔

寄德甫

答詹侍御

答王玄甫

答徐長孺

與吳峻伯

與凌以棟

與華孟達評兩生往復書

與屠長卿

陸與繩

李本寧

答敬美弟

答胡元瑞

復助甫

答周起部

寄吳明卿

答曹子貞

答吳明卿

答殷無美

答張太學

與凌稚哲

與凌玄旻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三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王世貞

寄用晦

日坐余園泉石間意若有豫車使者則故蒼頭至矣
啓械得足下書悲憤感慨都不忍讀三詩妙語溢出
至萬古風流文苑借五湖春色主恩私此是瑯琊汗
後偈足下何從得之嗟乎僕人間一長物耳世自用
之世自棄之於僕尚無與而乃勞足下方寸間五嶽
也別冊如發波斯裝環珞奪目即小有微點無損連
城宗良每見必長咄咄逼人諸王孫賴足下先驅騎
嘶縱騁無復蹇態豫章異時風流不減鄴下矣報言
促辛未能厭來願想當盡見之也所喻果有中散駕
此間一鉢亦足藏神龍不妨彌月布衣飲茅忍白雲
不肯封丹房為偷兒窺伺耳家弟作吏知亦不惡而
頗抱子猷之興徐卿至足下相與挽之何如明卿斥
似不出政府意但非所急也蒙指貺佛經呪三十卷
一箴函而知為長陵時物二沈諸君筆後尾果爾若

其精絕殆似芥子之納須彌固不可思議也却往古
王通冠一丹成可替而就鶴背也二詩各書一扇其
湖袖土布比於季子之縞又竹一貞元顧定之筆及
諸傳詩少助高齋寓目不一

陸興繩

承見許卸辭出獻吉上第何敢望獻吉比之時人或
小有致耳至所謂持論間詭鄒魯不佞誠有之生平
只於皮髮上窺一二譬之行脚僧從講師坐下拾殘
語既不曉求合得報書之又不得割愛自今當洗心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三

二

以受鍼砭矣別論云云深切肺腑至愛華亭公所論
固是但弟頗知求退之涉干進陳辯之來多口以故
付之默默至於心跡在覆盆有不能自白者不能不
賴生平故人耳虞仲翔云天下有一人知我者死不
恨今有吾丈又有肖甫及石拱辰足死矣亦何必揚
廷而後謂之白也肖甫甫拜中山節即有太夫人之
訃委頓抹服踰山越江甚為慮之功名小事耳日會
黃羽淵及曉上人諄諄致尊意以節飲為屬便欲覆
盆毀壽而為余州園梅花所阻奈何望前到雲間談

及當掀簾一大笑也

徐子興

方宴坐焚香念足下而使者將手教與貺儀種種至
矣知已抵洪都任嫂及侍姬俱安穩為慰德甫尚屏
跡耶即十載分袂聞足下到當履及於堂皇安忍濡
滯也用晦尋當濡首諸王孫爭自媚不得則相妬小
遲之亦佳耳今年久熱至前月晦始解舟園泉石花
竹來近人而為文字之役所苦未暇時應之此段碌
碌幾與簿書無大異僕恒謂山栖是勝事稍一營戀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三

三

則亦市朝書畫賞鑒是雅事小一貪癡則亦商賈杯
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雅事一為俗
子所繞則亦苦海吾與足下皆多生業障未即易擺
脫奈何奈何近得明卿書意殊廊落其守為吾州楊
仁甫極相推挹同守則張羽王也乃約以今月望後
訪我海上計必道洪都與二三兄弟轟飲也家弟以
前月入京不免折腰更三五日計可免矣

李本寧

山中無復世緣雖故人時時夢寐而關途阻脩何由

一通訊問乃飛鴻宛然尺素係之別緒數百字皆肝
膈語且被我以復陶食我以紅鹽口體之間無非雅
貺旅蘆中頓爾神王矣關中學使京口無兩此其才
卑卑滿百何敢望一于鱗第其覽識中竅汲引功深
于鱗高簡龍門自擬物情軒輊故不盡誣也以公秀
傑之才小斟酌其間便足光掩曠昔僕比待罪隣壤
目得竊窺秦風之雄但於時業稍覺粗曠又乏師友
淵源公欲取江左清華之氣衆之甚善甚善家弟齋
捧還力欲乞休尼之不可今已杜門王山道中第聞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四

兩臺意不合或未能賦遂初耳助甫磊砢有氣甫別
我向王門開覺額燕突突除目乃馮君任當是以才
舉且新宰公即署交也宜行達矣知太公時少達然
以尊甫日左右之蘭王森繞夷猶其間何恙不已嫂
近遷長安計六日勝容廼公健在佳兒時至自來母
為助長也僕於九月舉一孫杯勺益自迫焚香烹茗
展法書名畫信步花竹間調赤白鸚鵡俯碧欄施食
朱魚甚適間為責文逼人暫苦如博士弟子完日課
此外皆疲即王國也公欲援助甫例索四律貧不能

當咸陽縣僅以其丰書扇頭供一哭不具

余德甫

得足下書感慨用壯幾不可讀二詩一字一淚第使
僕息心小警急置之篋笥它日作一字一珠觀耳舍
弟初信但云足下有外服今始知為後母大恭人也
天乎何以有此始者竊於官不能奉一生芻以叩首
先大夫今又戀戀五畝不能買一斛糧作吊客與足
下携手匡廬之頂抑何億也區區叨忝已踰分今幸
而遂初服快於馳擔優游杜門賢於補劑矣學酒食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五

翰墨本生人趣日見燒不休更成苦海如何如何念
足下於文士中軍為高行而陵陽之璞今尚未有割
者明卿遂削籍子與僅以長者得免然尚在囁嚅間
伯玉與家弟尤更籍籍然此亦常理常情無足怪者
用晦似欲輕裝訪我奔圍足下能方舟乎審爾伏惟
斗酒主人所不乏也子與尚在廣陵年踰耳順而買
花不已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足下便間徐風之扇頭
一畫不能爾來美聊見情耳餘不具

答敬美弟

得吾茅書具審已履南康任匡廬在屋上鼯鼯在屋
下深秋紅葉窮冬白雪嵯峨蕭瑟不可名狀真仕境
之儂都息心之妙軌也既吏牘稀簡民俗淳朴粗可
跌宕文史從容翰墨以順應之何必懂懂丘壑承所
評騭吾詩文二端之業大都士龍之好兄而詞藻豔
數要非清河所可幾及中間持論往往破的如所謂
離觀則邈若無聞輟泊則天然一色字險者韻必妥
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君為預設又所為大能使
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靈遠能使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二

六

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雖言大
非吾所敢當要之自結撰以來未有造微極深至此
者記吾守尚書即時稍一搦管得致語沾沾與吳下
昌穀差肩足矣何敢望獻吉然至讀獻吉文心則已
疑之又一時馳好若晉江毘陵二三君子有作每讀
竟輒不快者決日以是盡點世嗜劇心古則詞壇之
盟歷下牛耳當時亦未敢以齊楚之賦而歌代興也
天不愛年苟有所就庶幾二三子之末不怠忘於世
足矣若乃標赤幟挾玄珠必致之境期之千古何期

定論近出友于於其身親見之豈不快哉世無真才
才乏通方二語灼然惜不能浮三百太白賞此耳所
喻本寧近觀其文筆矯矯吾茅宜厚集堅壖避其焚
舟濟河若於詩則以偏師待之而已其他固未暇勞
齒頰也與胡郎論已前當刻置集末文未墜地必有
賞音者曰附答大致云

答屠長卿

始家弟歸自都下津津道所新知盡豪賢文士也而
獨稱屠長卿者尤瑰奇不倫既沈嘉則一言之而此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二

七

間有曹生杰於行卷一再見長卿詩而言之僕自念
且老矣幸尚得當生安能縮地成傾蓋之故而亡何
使者至矣啟械讀之累數千言舌為燥而不忍乙且
畏其盡也雕龍繪辭碧鷄宏辨鞭霆掣電擬金拊石
一掃千里前無留行即使莊生談天季子論人尤且
捧盟盤而讓牛耳以其它哉足下雖雅言二李先生
而其許不佞獨至念不佞獨切甚謂不佞辭有于鱗
有獻吉有往哲而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所以極玄
斯言也豈不佞所敢當然不敢以不佞故而掩足下

之鑒也文章大觀奇正離合瑰麗爾雅險壯溫夷何
所不有此數言者執事所獨造精理之言也平生事
苦垂魚自况出奇問道終屬偏師子雲十六字獄案
也然其為太玄法言則然諸賦及上單于入朝疏不
盡爾也于鱗居恒謂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擬議以成其變化為文章之極則余則以日新之與
變化皆所以融其富有擬議者也間欲與于鱗及之
至吻瑟縮而止不意得絕響於足下也至足下稍有
疑於僕夫足下豈惟僕疑也將僕子歲也夫僕之病
名公翰藻 卷三

姓字稱集似小未宜也或寓別號或齊名稱稿何如
扇頭一詩不足當旗鼓第區區冀助之費倘不以人
廢也方困客數就草數起而使促報甚迫不一

荅胡元瑞

一郵卒自西南來者得足下書累帙累數百千言
見懷五言十律讀却集七言二律它雜詩三卷生不
觀鉅麗之觀久矣何幸於足下見之而又身當之耶
始者見家弟與曹甥子念稱足下已又見殷無美稱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于鱗外鮮所
畏顧獨畏足下與李本寧耳本寧文章峭峻而指奇
新能出人表足下洪放奔逸若飛黃躡景頃刻千里
而步驟操縱有度不至負轡決之累詩格調高秀聲
響宏朗而入字入事皆古雅家弟畏之固當即令僕
整幟而遇前茅不亦三舍哉而自庚午辱與本寧之
尊人方伯公游其明年辱與本寧通其又二年癸酉
辱與足下尊人少參公游其又明年辱與本寧游而
於足下尚未有通也誠不意足下之過知僕若是足
下謂詩文騷賦雖用本相通而體裁區別獨造有之

兼詣則鮮又謂精思者隘而簡於尼博識者濫而滯於筆薦古則廢今魏今則遠古斯語也誠學士之鴻裁而執林之匠斧也亡論目前且下執是以程昔之人而且難之顧獨過舉以歸僕則豈僕所敢當哉記僕初游燕中僅踰冠與于鱗輩偕和時妄意一策名和苑不至終作吳地白眼兒且矣既稍有知識私心所慕好雖不能如執事所謂志畧近之而中間三十年來幾起數躋官中刀筆十之三家門宗戚大小十之六幽憂病苦又時錯之加以不幸負邈籍之好膏

名公翰藁

卷三十一

十

油之器多奪而奉杯勺以故不獲盡究其力於學生平所撰述既不能自裁割彙為一帙偶失數卷徬徨廢寢適郎中有餘棹以不携家有餘俸稍為鋟鏤置之家塾用倘遺失而已不謂露其醜於足下而足下復好之也以足下才雖過於稱僕而哲於論學乃爾僕尚何所道勉旃深造自得而已才駢則禦之以格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揚則沉之使實節但則澹之使和非謂足下所少而進之進僕所偶得者而已本寧前有一信至答之極齒養行將錄一通寄彼也詩不

能盡和聊成二律四絕少爾來美廣文先生彭稚備者故是足下同盟計日相與上下張令以惠文彈治調氏豪彼中士論云何有便指示為幸

復用晦

張生至得二書其一附姚山人其一附張者足下始而為我喜既而為我不平春榮秋悴頃刻在足下方寸間僕却似觀局人耳馳擔御井灌園讀書差足送日無故而尺一呼之又無故而白藹遂之譬如夢中了不知其所以也僕自庚申而後食息起居事事愧

名公翰藁

卷三十一

十一

心寧獨出處弟子平無聲色奇衰之好與所謂居間伏謁者然彼偶不中窾耳况吉夫每以續史見屬覺事大未敢擔承兩歲出沒無所得五十之年倏已過四如何如何子與不祿且無子昨入雲一哭之至作十日病亦曾為料理其墓事第登其堂獨未得足下及德甫一言以為恠即其子亦恠之今始知足下將有謀步之屬幸毋緩也目前寧有汎愛親仁若子與者潘中丞能厚足下而不克薦德甫亦是世法中常理家弟計已在省得時周旋足下欲重勸富化帖

問之張生云是舊泉刺耳如顧舍人勒閣帖尚不能
佳章再計之間來思得諸宗室於文字尺牘姑以字
行而別取一字如徵明之為徵仲者如何有一信章
即付家弟可也手瘡口授侍人筆不一

復助甫

自昨冬附使者致謝後不能再一通問訊雖曳尾途
中未嘗不作天際故人想第金庭玉闕相去萬里冥
鴻之翼猶且難之而足下念我間關一介六月長途
流金鑠石不辭暍死喘息間啟械發行李恍若清風
名公翰藁 卷三十一

十三

之投懷也齒頰餘生豈堪復與諸少年並進而橫為
造物者所弄以有此補旋復見憎章未為冶城輕薄
抑揄耳林居之日吾不與易跌宕詞翰差不落莫亦
不願足下相憐也虜酋西牧正與足下所部相關磨
墨盾鼻飛組係單于頭固男子事然遠公有云願檀
越安穩彼亦無它老人厭事語然不敢不為兄告也
秋霖再旬一望巨浸饘粥之產白如甌脫計無所復
之方賴麴生以解磊塊厚損奉即付酒家可得百詠
却取白葡萄佐之耳子與一夕奄逝幾作君教之饒

家弟為經紀其喪始得端僕粗復經紀其家且以七
尺碑報泉下也家弟所領驛傳得道還滕王閣望西
山雨然失匡廬主人以此恨恨趙侍御乃能於跡外
相念耶章為致聲餘情具別命不一

答汪司馬

汪山人禹人來得手教知強粥讀禮不以滅性為老
伯父憂第仲君復有內戚誰為治溫米者可念也貞
疎懶日積色根已斷弟不能却酒肉以此尚遠津梁
耳子與殘客乍退少作燒者唯遠書日進督責父通
名公翰藁 卷三十一

十三

甚苦所謂自貽伊戚如何如何今天下以公一言為
赤幟然元禮謾謾人尚未敢有狎也禹人髮短矣而
心甚長句不得眼篇不得尾當令曹子念商之業已
為作序第不知能使我舌覆鼻否汪惟一遂欲以身
代徐氏子乞墓文似非體俟詠至當令具狀與幣拜
門下以祈不朽也家弟在豫事頗習吏今年吳中大
水吾州僅有乾地然是一島夷耳完國賦外遂無以
為百口笑公或未肯信也禹人去附此不一

答周起部

自納節歸於今三年矣既畏作燕中書而執事又時有使命不能寃鱗羽所嚮故間者濶焉而執事再辱慰存乃至以出處拳拳為念何執事之篤舊故好行誼也僕固下中人耳世以雕虫之技而過稱之已而苛責之皆非也家有園池圖籍之類酒漿脯醢不乏雖用送日每一小間芒刺中起此不能與人言之家衆內外絕不習聲伎默默以死耳而妄以東山之樂加我良可歎也前得留尹報即馳一介上書闕下冀返初服以明心跡而去人狡故泄之見尼政府亡

名公翰墨

卷三十二

十五

何而南牀之白簡上矣執事所喻云云安敢有忿世心然胡能不長往也江南七郡根本之地一旦漚為巨浸民且魚鱉執事素精天官家言丁丑封事僕所心伏第不知此水與此星相應否分野不相聞否自此可遂拜否盡室危巢不知所之頃伏金匱一指道耳白蒿蕭蕭伏日所需敢不拜賜拙集一部又新刻二種如命附覽年來跌宕以此中第據眼莫不能棒也審已在道征車觸暑珍重珍重

荅王明輔

兩日從先隴歸追感徃痛忽忽如不欲生得足下教翰飛墜如暫脫熱沙中受四禪天甘露洒恨隨得隨失此境不能久駐泊耳所謂頭陀能會祖意者得非胡楚玉乎鳩摩羅什有云淤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問淤泥可也又謂一先輩面若桃李云云此恐亦是延年却病法未證形神俱妙理又謂俯仰人倫心精便爾流逸此大難哉斷之下自當於輕重難易間擇之耳吾鄉王元馭宗伯第二女辟穀已五載矣每入定輒二十餘日而顏色愈敷粹生僅能辨字忽通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三

十五

解兩歲尤精玄理常云教本無二學人自岐之僕以為此宿世人也教門耆宿其始本從衣食計入何由得理吾儕雖似得理恐涉見解如僕根器為七情所損此時日償少年時諸業債不能何暇計將來也一歎一嘆與繩司空歸後再相聞尚未及面當以足下書寄之足下欲質與繩以士大夫持論高當事誤之故當由所持未是耳王新建掀揭之業尚自性質中出濟以數歷成此作用恐非大本達道也人材區以別矣毋論背朱趙陸二公當賈平章地亦未必能支

持蒙古也與繩計不首肯即言即下當發一哂家
弟微棘後有奏計之後豚兒此試絕可望而卷落老
廣文手不得一批字今但督令母冷膏油而已子與
政為兒子計併其父失之與家弟經紀其遺事樹七
尺碑少報泉下周公瑕無子而存俞仲蔚有子而殘
董侍郎性嚴細令人不堪遂成宇宙間一歎咤皆足
下所執及耶爾附報玄甫佳士也即不登公車於藝
林中主漢幟矣初冬強飯自愛

寄吳明卿

名公翰藻 卷三

十六

前有一札附楊使君人去計已達矣弟自仲冬生辰
念及先大夫見棄之歲忽忽意不欲生者數日而不
能語人自是一切世味皆灰冷歲除後忽有所證遂
斷房室屏服玩日或一肉或茹素酒損十之七八更
半歲後可作有髮頭陀矣而筆硯間風障重未能即
盡捐家人生事產出入了不挂意而鄉里甯酢亦未
即謝盡却豈亦老人十扣之二也楊使君快士也每
述足下不置口且盛欲刻大集云足下以少騷賦故
尼之夫騷賦何關壯夫事楊除目亦只在旦夕恐不

能完此段佳話如何足下東游之興何似昨聞汪司
馬亦欲來此而竟未果符繻久已絕附客舟往返又
恐盜憎行殆殆無所不難也家弟入覲病發請告為
小間遂為所物色見尼江湖間殊少氣色除目霰下
而羽王尚蕭條鮎魚上竹竿可發一歎呂相公遂不
起少即果移家不能不累足下將牢也楊驥行倉卒
不盡所吐亮之亮之

寄德甫

名公翰藻 卷三

十七

家弟歸自覲得足下既書宛然如奉顏色又亟稱足
下林居閨門養性偶一入城如威鳳棲園相驚指以
為希有之瑞亦何必減李元禮陶元亮自手鱗長逝
忽已十載當時雖爾惋痛亦不至神傷以此子業就
足死故也雲中眾子與還轍忽忽自失念人生有盡
行且及之每為人作誌銘投筆長嘆丈夫何至與地
下結緣也春來忽若有警於一切無名造作種種悉
擬放下似亦得五六分力矣念足下澹泊成性素自
近之輒用此味分獻不雷肯領畧否近作數章在用
晦處足下可取觀偶目病而能書者少故也亦覺微

露消息念之念之餘不具

答曹子貞

嚮者不腆之文不足以爲賢者重蓋至於今有餘慙焉而使者至將書手感而讀之則疊疊數百言推謝飾獎靡所不顯即僕慙而重之矣叩使者謂執事尚健飯日讀書弄筆墨不衰令人嘖嘖僕自逾知非之歲數凡四屈指而始知悔覺一切憂怒從喜樂生毀從譽生失意從得意生所讀書一字不得用所撰述文業一子無可傳欲棄之蓋獻歲而後能決今已作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十二

頭陀全真行遲矣是故於執事書而重有慙也然至得執事詩而輒和之其以爲尚有可傳也即其不可傳耶其世法耶其非世法耶執事姑一覽而用覆瓿可也嘉則流寓松陵大槩依青浦君方沾沾稅文未敢以此告雅貺種種烟霞色味謹拜嘉并有不腆將臆鑒存爲荷

答詹侍御

向者讀公之大疏以爲批鱗犯顏古遺直也既而聞公之出處則令人有振衣千仞想然慶雲威鳳可望

而不可即意鄙陋辱長者先之明月投懷和風披襟酒德既洽遂忘爾我至於揚扈風雅綜覈名實雖越情物表而不睽方內桂檝縹緲漸入虛無乃微音致語猶泠泠在耳間也方別後念乏聞便不獲追謝并承動定而使者以手教至矣拙集如小乘僧經論滿車猶滯外道得良師指示幸矣何敢上勞證明麋鹿之性久安長林自顧腰領皆非世物匠石須巨材以爲明堂梁棟用干霄如執事尚在睥睨外而况不肖耶見飾之辭良非下衷所云倦游抵家杜門謝事日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十三

讀佛書事孰有大於此者願自此以後勿助勿忘而已雅貺種種大食一器尤米汁所便珍謝珍謝

答吳明卿

楊大夫使回得足下一札承問善病狀連苦無歲蝗蝻繼虐剪棘構室而材不繼費文自給時復筆枯兩地數千里何事事相同若此弟乃能盡洗一切耳目口體之好兒子十二三即付以田舍圖籍僮奴子厄酒告之曰若輩能杜門不犯三尺足矣其它長賦踐更任爾力大小吾不復與也旦夕披一衲携佛道書

數卷入小蘭若矣雪山冰井記惜不於瘡鬼作熱時
得之當令五內頓爽今者青女漸近一請冷氣侵骨
不免呼功裘耳楊大夫久不還想當鬱鬱漸不及足
下梓集事羽王西征注辭甚脩而宦轉躋蹙奈何然
亦不可盡歸之命也秋氣漸涼強飯自愛

答黃玄甫

不腆之文以不能奉揚常侍君徽行之十一為懼何
自乃勞千里命使縻文之絲與古刻名標駢貺也周
禮擬筭之高山之橋吾將老是卿哉常侍君以衣衣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三

我以觴觴我惠更涯矣王方伯先生亞稱兄時義之
朕以為當與古文辭並驅讀之信然我里有荆石宗
伯具五色眼聊以相質今附去所批斥足為良王之
攻僕桑榆之日以文事故不落窠臼不堪徵迫欲於
水中建一避債臺想足下讀至此為一鼓掌也今年
家弟作計吏北行當聚首邸亢二三君子寄聲勉旃
外拙詩書扇頭將意并有所報於常侍君幸致之不
悉

答殷無美

昨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
許者時垂訪海上甚感足下道君典新築所謂伊人
宛在水中央令人洒然如夢醒記僕副山東憲時故
吳中丞峻伯為學憲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
宦轍不必中土即滇蜀閩廣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
物輩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
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
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息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
貯書籍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餽一小室具茶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三

竈滿釜兼畜少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
即呼酒數行醉輒假息息傷維兩鯖艇艇客有問奇
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
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更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
叫呼竟日了不顧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
俗客僕謂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即是也眾大噱笑
而罷峻伯謝貴州節婦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
園林山地之屬然在都市中自貴游以至田父野孺
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君典一詣便爾革聞其垂

索恐不能究僕語中境且朝望甫殷寧容於東山坐
肅耶前送足下詩方醉極偶成即以書扇不復能記
何語後檢出始知疊用韻真倒翮孩兒也已改押矣
今再書一扇呈覽倘寄君典亦佳餘不贅

荅徐長孺

嚮足下見過以僕案頭有佛書偶一讀之乃是塵勞
海中覓小駐泊處耳而遂舉諸耆宿法語見詢欲令
為足下剖大事公案是佛弟子於火焰獄問調達覺
清淨境也可哉一槩耳足下謂龐居士一切空諸所
名不辭藻

卷三十一

三

有為欄柄竊意足下方為有所苦故本無所有何以
空為然却自有不空者在故名真空不然則頑空也
又復舉大慧師謂思量較計不得將心待悟不得是
句亦刻非句亦刻為問覺此語似專為足下設足下
既有所苦而欲空之却汲汲然思量較計將心待悟
不刻是不刻非終日於是非中求出是非此又病也
古先生成佛後尚為摩耶夫人切利天說法足下尊
慈見表證醫藥奉侍當憂則憂當勞則勞其它眷屬
亦只以應盡之分處之便是大道舉手動足著衣喫

飯本無深理只於不涉攀緣思想亦道也足下苦於
此體究又增一番葛藤矣巾衫繚履原不曾繫束足
下心何妨參禪念佛亦豈必坐公衙判案牘入出兜
鑿劍戟中方下地獄種子火宅生蓮花變清涼境曰
日惡風吹墜羅刹鬼國只在一念間耳僕本毫髮無
所得昔人云不辭為公道盡恐公他日怨我偶疲口
授侍史辭不能次亮之亮之

荅張太學

伏承教累畱具見足下慕道之篤且生平留意於
名不辭藻

卷三十一

三

內外大丹家言所得不淺淺也敬羨敬羨第欲以此
轉達墨陽師則所未敢貞不肖辱師真度引然尚未
獲預聞存持大要間閱經典小有疑難叩證未蒙一
荅第畧引之使之自思自悟而已今足下出平日耳
目之緒所謂傍門二乘以求決於清虛自然之靈真
竊恐不能得其一噫嘻也九轉之說蓋自古記之內
可以出凡度世外可以拯貧起死然中古而後天地
之氣薄而砂汞藥物之類俱駁烈而不中煉其人往
往不能保固元神勤備功行而僅以一貪生好利之

心為之是故以秦皇漢武之強力舉天下寘於三尺
之鼎而黃金卒不可成大藥卒不可就今其授者不
為盜則殺人而受者不毀家則捐命且下不覩韓退
之集及洪景廬所記乎採取之說亦自漢武時始盛
其所謂彭祖經玄素論者皆後人附會以迎合人主
之淫心而已參同悟真雖稍露其指而至於薛紫賢
輩始精微而復張大之夫大道之要不過曰順之則
為男為女逆之則為仙為佛而已若紫賢輩所謂精
微者則自泥丸而下直抵於女子之弦而後為順取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三

女子之弦氣逆溯而上以入於泥丸而育於丹田而
後為逆所謂張大者得之僅頃刻其大若黍珠而十
月結胎九年靜養之後可以朝真謁帝役使萬靈後
天地而不老夫敲竹引龜不能則必煉已以待敵未
見敵而先入彼家矣一採而不遇則他採再採而不
遇則又它採未獲勝而又流入彼家矣是二端者母
論其不易成即成而清虛靈真之府可使財色之徒
錯列於其內哉且下所引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
物是陽精與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之

二言也此非鍾呂之言乃薛紫賢輩倡彼家者之言
也謂男子自有漏而後即無先天然則鍾呂王馬諸
真是皆近五十有妻子者何以不言採取也夫黃庭
靈寶道君之第一經也道德太上老君之第一經也
其言曰真人在已莫問隣何處遠索求姻緣又曰致
虛極守靜篤專氣致柔如嬰兒而已執事不於二聖
經之求而徒致惑於參同悟真之微言致信於托假
鍾呂之勦說何也夫薛紫賢者二氏之罪人也故曰
真人醉言曰我是雷霆宰判官弟子于紫賢何事其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三

又再傳而陳上陽諸君則盡取而弁髦之矣足下但
決之此心覓之此身其於二宗之說不必問也足下
三十年堅固仙也僕初地蕝心人也今驟而以狂語
報竊以為足下非笑則詈僕姑據所見而幸一識而
存之

與吳峻伯

念與足下握手時也冰雪固後先矣招提一榻雲門
一杖春時藹然謂非有數存耶僕固以內奇其事足
下書來言之則又奇矣吳松蒼雪間固吾與足下擅

之也二十後僕將有事於海上還日計足下馬首
西矣烹葵蕨脫粟濁醪為野人之具足下甘之否
作請正足下尚有刻石之便能一附之乎軍字韻險
而穩切足可被之茲山矣

又

昨泛高苑行水回得足下來信母任喜慰掃門久矣
何西軌之遲遲也于鱗拂衣令僕兩臂欲生翼夢魂
落大湖尊鱸間既以服之又不分其無賴也罷官歌
拂衣行吾二人倡和頗極豪致須足下來出之爾

名公翰藻

卷三二

主

又

方有雅事欲足下了之且許我日中矣決漏仆表而
不至不憂太白罰乎

與凌稚哲

不佞自束髮來即聞尊大夫公之賢與執事之能嗣
美也而未獲奉下風茲者竊被比壤之化私心自幸
以萬一得接龍光乃華存舛鴻臚來携詩卷見托不
揣獻其幣布退恒自愧悔恐蹈於未同之譴而華絨
珍幣介使遽馳曲存獎借使復以郵緘之言塵尊大

夫公名集後登執事過聽於存舛抑亦有歌筵之嗜
乎尊大夫尺牘駸駸在貞觀前中間稍作蘇長公語
然非涪老所及也自恨不文不能有所掄揚孤君子
純念耳尊大夫兩書與手與語及不肖二三兄弟拳
拳焉古稱神交得無近之乎其衿帶二門合為一途
尤足透化胡破邪闢真大善知識未知何日得操一
鉢叩門相傾倒耳使促未竟所懷諸容面盡不一

又

新歲方杜門塞兌求識以前綺語障并謝一切世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主

以故雖至親厚相知如吾丈不敢亟通問而使者至
則承手書大貺中間申契濶道襟期悅若奉穆如之
風於樓膝者萬姓類語成遂為三千年指掌圖若江
左王謝中原崔盧李鄭之賢者亦將感恩地下矣以
貞之不肖獲受執事愛而王父先考拜榮施焉其何
以為報辱諭欲得拙言賀印川公印老之念僕與執
事均也僕直敢新露其醜第奏河計則漕之藩臬水
曹見厲矣稱六袞則陽羨之吳君見厲矣僕語既有
盡而印老亦且狎視之如何敢布腹心唯執事賜察

馬初夏未暄加餐自愛

又

僕支離自放待朽之質誤見采於造物者獲伏一茅
室中朝夕禮摩偈以識綺語而何敢復言文第以五
月公家季子自遠來而門者辭之至不能具一茗盃
故於陸楚生便作數語相慰藉而乃至起公方寸故
人想縻縈名籍佳官種種勤存即公為誼得矣不虞
折深山道士福也公於世味一切如嚼蠟而獨典籍
之嗜愈篤要自天壤間奇人第百步之外不免便覺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三

與凌以棟

幾接足下之步訊而未有識也乃於春仲始識之若
公瑾醅醖矣既許為草史記纂序忽忽忘之使者以
手教至方醒屬有人事之累不獲刻精其辭第所以
為足下意良有在矣昨成得盟臨館一排律未及寄

次公容嗣上不倘

又

仲夏辱公枉駕而應門漫拒遂成題鳳以故於陸生
便致其不自安而公不以為罪遠廬教存副以隆貺
愧感如何世人好言太史公而於班氏遂成鹵莽譬
之習書者歸右軍而忽忘大令不知父子家法縱有
小乖不能以寸公此書行所謂班氏朽骨得蒙榮造
矣第往往令小鳥拋糞佛頭恐成蛇足願已相許旬
後可令人見取也二書及佳筆謹拜嘉餘儀附上幸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三

與凌玄晏

昨從匆匆中叙嘆逝乃足下加灾於木矣今復欲序
薄曉書何足下之偏嗜也自春秋重辭命二千餘年
矣至唐季始不振而足下獨發之夫豈惟祖武蓋有
少卿子長之遺焉楊稱足下善病時時在湯藥間來
教青鬃未霜紅顏將土何摧挫至此也嗇精寡思佐
以參朮上則有二親後則有千秋勉旃自愛不佞鷄
肋一官恐得辜知己勉為楚遊度一潦指即謀拂衣

耳舟次小暇當為命筆茲先具謝不悉

又

昨承示歎逝錄始讀滔父行狀而黯然曰玄雨死淩已無人哉既讀足下所筆行畧哀而悲喜可知也有玄旻玄雨不死矣淩尚有人矣昔所謂文生於情是惟足下情生於文則在觀者僕當為序屬歲暮饒他責勉爾塞白久不作六朝語殊自愧其不似也尋足下書來盛有所推許以僕與于鱗足嗣北地則歎歎愧汗下矣北地鹵莽功在復古于鱗深造力取斥今名公翰藻

卷五

手

乃僕不能斟酌其間大要從機發耳當僕世餘頗耐檢閱成騷賦十餘章前後擬古樂府數百又後數年而極意志傳叙記之類不規規作者間以離合得之瓦缶土鼓聊以自娛耳不謂其遂入世人耳也足下志慕邃古而文筆奇崛思永力勁又足發之昔衛夫人見右軍書退而淹涕子敬少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管不得謂况自成家僕之視足下母乃類是乎北面之說與所擬孫郎帳下兒非僕敢當也中郎景脩則庶已無忝厥好刮目以候衿裾耳九月泛太湖遊洞

庭兩山得記一首詩三十四首并于鱗集博乙夜之覽不棄為幸

與華孟達評兩生往復書

足下念我至矣第每得一信則文日益多又益奇且工也所致左氏謀間及兩生往復書病中強讀之不厭人文之嗜古篤矣毋論謀間出左氏卒卒罕尺語亦左氏也仲達謂其敷言似于雲母論不見敷言即卒卒罕尺語亦子雲也乃至作還殷誦洛語於寒暄訊問亦幾乎牛刀割矣柰之何不使握如椽筆效丹

卷五

主

墨旌夏也仲達才本高俊語時出以法故讓耳大江以南操觚之士僕必識之而以問足下問得百一應耳以及人文及仲達則百問而百不應噫嘻我知我知之不佞披倡於天下垂三十年而今乃信諸所以得名者非吾所得意者也大丈夫貴心賞耳雖然亦願有以效三君子夫日月星辰其垂象亘萬古而長新者元氣布也黃河之流歷萬里東注海而不屈者元氣貫也不有孟子莊周戰國策司馬子長是廣乎玉雖貴僕願三君子化工之葉木也不願三君子

玉工之葉玉也仲達書中往往有好仙語意欣然若有會但不宜誤讀抱朴子悟真篇落漢武黃金竈溫柔鄉弄耳僕過中秋即入團焦奎壁四周如袤夏甫惠生五車一字不得用兒曹甫踰髫即令受產以此尚愧龐公歸田四歲間所為文辭得四十卷只堪覆甑耳

與屠長卿

學士方苦河魚檢索得宋人山水花鳥兩巨冊相與披閱甫竟而足下詩卷至盡讀之稱快不已一日而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三

三

獲兩鉅麗觀學士遂忘如區成一大笑此何必減陳琳頭風微也學士謂足下晨理十萬家訟賦數百函牘如劉南昌夜然青藜紬七畧如劉中壘何物白駒假足下春容篇什也上不虞真宰嫉下不虞丹元君如訴乎僕謂不然春萌夏敷必須東君發舒一徧然後秋水涸天根見不爾於萬寶告成時能無更吐穎萼也足下雕績滿眼中亭亭初日芙蓉雖極精思出之自然異時采風當入蕊珠宮樂府何虞也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二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三

宗臣

報張範中

報梁公實

報姜使君二首

報何侍御二首

報袁四子隆

報解應儒

報陸長庚

報李伯章

報高子明

報徐養浩

報顧二丈

報許性之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三

報劉一丈

報孫子升

報陸長庚

報陸子和

報鄉中父老

報元美

報明卿

報子鱗

報元美

報肖甫

報姜使君

報吳峻伯

報張助甫

報子與

報李子藩

報李于鱗

報吳醫學峻伯

報顏使君

報子與

報周憲長

報唐子晉

報舒惟弘

報潘子欽

報管明府

報王司馬

報黎惟敬

報元美

報查太常

報汪水部

報諸吏部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三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宗臣

報張範中

客冬維楫湖干則劉生苕然奉書還報兼之佳梓三種辱之時迫霜雪日夜走遂未有復茲且復書中所采當時諸大貴人語意自甚厚嗟乎僕何人哉曷下乃以為可語則亦不敢鑰口僭布區區夫聖人未嘗專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同嗟左馬曹劉李

杜者流相繼颺起即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慕蕪李何再聞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觀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羣心快之且鳳麟之為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於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責其已用於世則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已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已用而不及牛馬也即婦人孺子而咲之文選者鳳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為不足讀是謂鳳麟之不能畊駕而鄙之者也非忌則

愚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為天下重也而乃誚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為奔走奴僕乎甚哉諸貴人之言之疵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於世乎適足取笑而自點耳聊取足下所教我者以復足下足下其亟釋然酬人之言毋為諸貴人所惑而且以惑人也有便再托報音

報梁公實

去夏與足下握別寺上心旌共往凡兩得途中手牘名公翰藻卷三十三

二

把誦沾衣足下別去一月又為別元美元美既去僕病十月上書幸主上恩賜得就醫故國今高枕草廬已暮春矣憶昔並馬長安鳴珂授簡一時驛壇直追漢魏真千載奇觀也嘉會不常盛圖難再謝以春歸子以夏去元美與僕相繼出都獨于鱗子與明卿落落京邑海內豪傑能復幾人一歲之間萍分雲散良可念也于鱗五馬之請當在暮秋而子與上疏分曹留中不報豈惟聚散多端岐途偃蹇彼此固且甘之矣足下本以烟霞之徒得遂初服採芝鍊石何

所不成矢為文詞益復凌虛駕空不可羈絀僕常言人世祇有二道上焉者乘青雲弄紫霞而次則宏詞麗句照耀今古名並日月莫得而掩焉足下將無兩得之耶僕之為心足下所知謝客岩居不敢自棄于斯道以負知己近日採藥深山遇異人授以大還之術意將文詞之業大就然後嘯履而從焉山中偶值貴鄉人附此往訊用申前盟茂秦南來則僕有浪游五岳之興羅浮雖遠幸為我選石相待也臨風招悵不知所云

名公翰藻卷三十三

三

報姜使君

侍燕彌日豁我精神輒飄然有凌雲氣視世之束纓桔冕顛顛其形者星淵矣重使夜臨奉教增悚我公期我於風塵之外復講人世縹緲文何故哉瞻儀拜命以稱君意若塗役則羣公有貺命矣復受茲直將安置之乎輒因使者反報其感愛與受鈞也

又

公之德在郵郵之真居帖食者俱公賜也公且不忍贊其孟疏斗醪僕鄉之鄙人也自竊章服從士大夫

游魯未綵髮以報父老子弟乃儼然而受其數金何
安也則遂反報命于下執事以不敢重已之過以毋
負我公不忍以孟疏斗醪累民之心不意我公過於
用情切申前命奉諭數過愧汗沾衣終受則負鄙志
終辭則大負公既而思之與其負公寧負鄙志於是
東鄉再拜而受之尚思終遂鄙志則公必有以許我
矣

報何侍御

世道日趨士節愈墮縉紳先生高冠華舄乘良刺肥
名公翰藻 卷三三

雍容雲霄坐期鼎鼐其視國家利害大計若罔聞知
不當其事者委之分有所拘即當其事者又委之勢
有所制惟取夫不切利害之端已閱身家之策者稍
稍補綴便已赫然稱才雄視流輩矣足下獨為國家
思千萬年長遠之圖即又毅以身任此豈與前者同
軫並騷哉鄉讀大疏令我飛揚孤楫北來會憲旄西
驚雄心鬱抱披拂已遺登高作賦索緒揮毫閣中魁
神至今琤然動色誠百年嘉勝矣展別東行夜抵夏
津形神困頓僕馮顛顛行路之難令人興嗟高卧兩

晨方得束帶正擬命筆謾理鄙語以待將命將命乃
今晨叩門至矣起奉華牘展閱數過深用慰喜次于
面侍也使去附致耿耿無謝宿援

又

野利辱駕再挹清揚高閣停危長空飛翰珠垂玉爍
霞亂雲流真可並峙江山永標日月而僕以疎狂羈
旅僭陪盛游深愧雕虫尤欣附驥更辱深傾意氣大
擴鄙矇海內相知鮮見匹儔矣握別山門念車馬有
勞色恨不得以身當之邑吏西歸傳命相訊悵然用
名公翰藻 卷三三

五

慰又辱重使馳翰遠問寒寔啓函涉句厚念累紙握
以周環益增悚結僕別後即讀黃帝岐伯諸書命老
醫選方蒼頭煉术今幸次第成劑矣昨從山僧至藏
經殿盡發其藏佛經讀之篇目浩蕩意氣深邈耳目
外朕心志內灼忽悟浮生如寄真空可依形骸為絀
聲利為桎何時拂衣長往窺此禪關來諭謂讀檀經
有悟兩心如契誠有味乎其言也數日專理芝石遂
罷吟咏無以復命有愧高旨別諭感情受教兩不敢
忘使旋謹申鄙款以致謝於下執事至於賓筵再叨

重以敬釀則來諭所謂感在言外者也僕已卜望日
戒輶北鄉深謝慰留泰岱在南遙切瞻念

報袁四子隆

負瘵江干故人辱再訊之別時特使珍品無以華絹
情鈞推食義切解衣感結在心罔有捐替足下種續
典述淵停霞爛耀華炳采即可長奮扶搖竊快平生
以效鼓舞僕一抵薊門塵埃盈抱青山舊業徒切夢
想故人何以教之

報解應儒

名公翰藁 卷三十三

六

林棲窳窳辱故人時一放艇為我破之長嘯雄談颯
然丘壑兩擾庖人情文楚楚此其感受豈專厄豆哉
握別而北一瞬經春江山悠闊遙然流想春來雄譔
銷金鏗玉布華舒采一耀萬里矣寸楮致謝詞短緒
長壯翔有期不任延結

報陸長庚

溪上結廬幽棲咫尺頻辱進艇叩我石門對落花之
續紛坐明月以嘆息玄言獨契華藻時抽取寸心
便擬千古秋夜深談河山頃隔一水盈盈竟阻握手

是造物忌之矣既渡淮稍得謝客乃索簾中佳序疎
意而讀焉一讀十起頓足長嘆自束髮內交茫茫日
遠足下以數語紀綴往迹恍然昔驩意氣不殊容鬢
漸改因之傷念及讀洲上語則又灑然快心足慰離
索矣一抵燕便作案牘中人羣吏環趨如對魍魎百
苦攻人飢骨欲痛此狀不能縷報恐百花樵客聞而
笑之吳下龍卧滄江雲深霧遠丹絰在握白日難欺
間以其餘綜緝昔采俾左馬曹杜相顧失色吾人之
上計也頃者春水漸深魚鰕可網足下箕踞相嚼散
髮長吟亦有一念以及遠人乎奈何其已妬也俾婦
寸楮申謝時散客燒燭目且病命吏書之

報李伯章

名公翰藁 卷三十三

七

返耕湖上得時時從足下游明月携卮寒花指珮酒
酣作賦四壁琳琅風雨咲談中夜攘臂薜蘿搖颯鷗
鷺驚呼此人生之極曠也幽思方殷離歌忽起足下
念我召一二同志為別草堂太夫人手調羹而食之
贈言二章慷慨莽愴如河梁語即千載一情也孟城
枉別乃百里特駕此情真與江流比遠鄙人將涓滴

而藏之雨雪渡淮離情慘黯長路驅馳獻春始得問
舍躍馬投刺束帶理牘外煩中快孤坐含嗟洲上百
花繽紛春色胡為乎來哉鴻鴈未稀尺書難緘乃辱
飛翰雲墜握之嘆息足下偉才淵識湛于奩華高步
藝林以快天下耳秋風得意何俟筮決乎鄙人將抗
首矯足以待

報高子明

卧病江干頗得故人来訊雨中連榻花下飛觴進艇
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飡天河

卷三十三

八

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之屢侍賓筵大
援侍子臨別夜召酣洽萬端至於遠別淮陰踟躕中
路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故人之情曷有窮已渡淮而
壯忽接飛翰一慰舟中稍燕輒取二十絕倚席歌之
翩翩乎若乘浮雲而上征袍明月以遠遊擬采古昔
蓋唐太白者流也王子有語躑躅不敢前一出萬象
驚其語殆足下者一抵薊門便折腰從吏然時從王
吳二生尋深松茂林而樂之恍對百花春色四顧同
心渺烏千里輒自傷念足下時過洲前懷人望遠為

情如何幸為我寄謝薜蘿當不久相負也足下抱朱
鳳之文懷白雪之才自當高翔寥宇以快天下浦上
烟霞不得久弄矣俾婦口授代謝故園春深江山懸
隔梅花有使莫靳報音

報徐養浩

握別俯仰芳草搖綠春華如此客思何堪憶昨歸樵
幸從足下朝夕花前解佩湖上停橈弄月放歌採蓮
高醉晴雲微鳥漁笛滄浪華句一垂江山共峙高樓
兩召危豆如雲瑤琴獨遺山水在聽釣之足下之情

卷三十三

九

稠渥矣循已雖堪寸心如結足下高才精思卓絕羣
品朝華夕秀紹粉几席恨道遠不能披拂之江上桂
枝秋風獨把逸籍餘馨以蘇病肺俾婦寸楮代謝束
帶草艸不既所含北羽如林莫惜一言報我

報顧二丈

歸且累暮未得乘月蕩桡訪足下武陵溪上恐桃花
流水相與笑之乃足下不棄其鄙時來問渡煮鮮酌
醑停危待月酒酣耳熱箕踞放歌至於白雪彈菴清
燈對榻款談深語寸心相照矣別時扇履之惠手足

知情歲上華篇雲流霞燦時一披拂差解相思一別
俯仰修焉春暮冗缺裁報忽接遠書把讀千周祇增
嘆息雄文一帙尤見不棄至意卒其三車驚采絕艷
悚人耳目才既疏邈理復精純藝家如林恐望颺而
遁矣扶搖萬里為足下決之佇承佳音以助鼓舞倅
歸尺牘代謝束帶草勒不既所抱

報許性之

零霜握別修已殘春歲序殷流離心超忽憶昨滄洲
聚首風雨停庖語話雄談千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頃遠言念昔游茫然興嘆祖筵一酌情共盃深載錫
之言金聲滿楮孤舟遠情彼此同之矣春波正深笑
渠漸綠足下鄉所擬賦可得據聞乎延結延結

報劉一丈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
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
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
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
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

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
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
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
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
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請明日來即明
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即起盥櫛走馬抵
門而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
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
而與言曰已柰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
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
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
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
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則五
六揖始出二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三阻
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
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
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
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

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自歲時伏膺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福哉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曰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報孫子升

名公翰藻 卷三

十三

鄉者卧病湖干故人念我兩進艇而辱訊之握手坐笑渠館中停危譚昔便宛然如執經侍遊時也一行作吏便日與案牘為伍已逾寒暑且不得間裁一書南謝故人即故人不責僕僕之渴飢何解易邵生來儼然持華贖貽之僕驚起握讀厚念盈楮既歡然喜已黯然內銷也蓋離別誠難矣且下負異才久詘蓬蒿中大抱英雄之恨決意天人無逾茲秋者獨把桂枝飄飄天路恨不令僕見之乃投竿秉樞穰穰飯又僕于足下內卜無疑也邵生趨歸急屬微病遂猝

裁往報訢承消息心目共南僕已為足下覓長安酒樓買胡奴勒馬俟矣

報陸長庚

暮春一為緘報便又深秋望足下片楮心目斷絕豈忘之或遂棄之也家大人嘗報六月大雨至使鸞鷁棲我笑渠館中則足下南墅當不能拒波浪侵几矣細君諸郎君豈安水居即水中拾一二穗穰歲計何時大為足下稱苦足下既苦窮乃為君又竟長逝又何也往歲僕走別禹君則禹君尚挾刺訪客僕意既能挾刺訪客又安有病即病巨慮也不謂遂已夏中方對客殮聞之輒棄殮泣數行下此君負奇使氣口期期又好文致其詞此俱可書足下宜書書成報我當不使此君遂泯也其孤孀抱影何時為命足下及伯章諸君負高義當後已而先之檢笥中得精直二金以追遠不能買隻鷄斗酒而哭之足下其為我遺諸其孤時夜直省中秉燭書此朋好星疎存沒聞念投竿長歎不能為心想足下同之耳

報陸子和

暮春題尺疏遣奴婦謝曰何子培書來則報太夫人
沒江南足下已匍匐往江南治喪歸也是日為足下
頓足起仰天長歎潛然泣數行下夫足下負才久屈
時人翕奮以快一戰而又以太夫人之故奪之且太
夫人三十年勤苦以成子才中道棄去又令尊君日
坐邸舍中咄咄悲也僕誠私心痛之僕又聞之古聖
人慮賢者過情嚴防之曰毀不滅性足下束髮讀禮
豈不觀於此言且足下一身已論繫閔至重即太夫
人所不瞑於地下者猶日夜急也足下其善自愛足
下儼然衰絰而廬悲悽之燕時召二三子與之采擷
千古絳緯羣藻勒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同好則
所報太夫人者固遠也古稱斷機截髮者豈必以簪
紱期子哉况簪紱又足下有也沈訓術歸儲布一言
以致區區緒長詞簡臨風悵結

報鄉中父老

家大人憑恃諸父老之寵靈而以並著稱則既以受
貶矣乃長者不棄其舊而又儼然辱之以言登之摺
宇星辰並麗也則豈惟家大人賴之其自臣以下皆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三

十四

五

拜長者之賜舍弟以報書來乃在歲之十月而臣是
時方陪諸大夫末議計吏省中嚴不得接家人語今
年春二月休沐歸邸始得把書始悉長者所為錫言
於家大人狀也則命侍子焚香南鄉再拜而謝之仍
遣一介以申於下執事其不能上壽長者之前以效
其區區亦惟長者諒焉

報元美

使來再辱書言言泪也是夜與徐生把讀吳生邸舍
中又讀二生書默然相照已乃命酒酒酣起舞且歌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三

十五

且泣索筆賦詩各得一章以報足下乃更相與大醉
而去吳生自請日過我兩生酤肴飡盡子與即不謫
且得並吳生南獨僕抱憤孤棲日對豺豹忍之不堪
避之不能其視晝宵永於春秋矣足下去三子覲楚
囚且重愁交錯其心不得見三子一語大為足下稱
苦願不若僕心其也見贈一章慘淡難讀咏懷羣什
奇鬱悲慨並軫離騷我輩遊此險畏願於斯道深矣
二子將南足下又遠蜂目頻覲娥眉難毀蘿薜厪念
冠冕成仇踴躍四顧我勞如何使歸口授往報郵書

容惜頻頻

報明卿

子與行倚病題數字往報投筆淚灑不知所云及使歸奉七日手書啓封點淚至不能卒讀足下以郊行不見僕為恨豈知僕常是時乃憤憤不知足下去也足下去尚得子與一二晤言今子與又去矣孤坐而悲萬念並起躍馬出署竟復何之或有美饌名醞藏之誰待鬱抱日起孰為宣之驚人佳句其誰誦而歌焉俯仰傷懷寸心萬折既而自解借使僕與二三子名公翰藻

卷三十三

十六

報于鱗

使者來讀十二體詩怒髮指冠兩君何得乃爾是夜命楚姬奉危屢櫛章章綴之星辰亂落題曰獨酌卒不使兩生獨擅千載也元美遺僕書謂僕當決漳河灌襄國欣然有當於鄙心太行久為足下所苦今西而秦則二華更復生愁日者地坼山裂黃河人立得非足下消息先傳乎僕當為足下賦太行二華兩篇以報之恐風雷起與中驚恐使者使者且留先馳一騎往報足下當展覲來梓則欲遲足下西湖之上能為我迂轡乎采消之辱吾已命楚姬佩之願何以報名公翰藻

卷三十三

十七

蔡夫人也

報元美

僕聞古者有遠行則其與游咸有贈貽以結永好足下被綉擁旄提兵千里其為故人光寵甚厚不可三贈夫足下所贊戎者故齊地也其俗僇悍猾賊推埋作奸羣邪藪澤譚王道者病之足下往矣得以憲章從事取象於物惟易性為能觸邪故贈君易衣一龍夫群邪所自邪也亦自上之約束為之不束之而遽收之是謂不教而殺非聖謨所貴君子之束人也必

先自束其身故贈君腰帶一束自束束人矣猶有不
若者則付之三尺以彰國威以著足下之明信故贈
君古劍一口明有射獵幽有魑魅無不廢之矣此數
物者不足以當足下顧於鄙人之心抱區區焉敢再拜
以獻足下唯足下圖之

報肖甫

鄉携二三子游足下至驩也足下而去實勞我心春
中王徐各使吳且罷為從事以南長安中遂不能出
片語矣憶足下登武夷羅浮南窺大海吊梁生之廬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三

十八文

而綴其遺文以歸時時快之不意足下乃奉尊君諱
返蜀也則吾數人者鈞窮途矣足下讀禮之暇上綜
千古采其英華時復濯錦江之波登巫峽之巔揖杜
甫草堂而俯仰焉則與二三子飲燕市中何殊也王
生近還齊憲視戎事徐卿留滯江南而明卿雖謫乃
能日抱白鹿卧獨使僕偃蹇時氣鬱鬱賴行將拂衣
長往南游吳楚西窺巴蜀訪足下之廬為十日之飲
足下其飾危而待焉使者歸因授一言以報道遠情
長臨楮軫結

報姜使君

往歲韋奉千旄足下觴我西湖之上一日論心便足
千古使僕耳目駭嘆如登崑崙閭風從羣仙遊也舍
嘆而北未幾即聞拂衣僕往從無繇日增太息每與
縉紳先生談人倫之高致必首足下至於吾黨猶數
數焉自王道陵夷士風日隳世之學士大夫命視簪
組仇遇泉石一聞足下之風不笑其迂輒議其狂然
未嘗不瞿然驚赧然愧也則足下所為拂衣高蹈雖
若忽然于天下之蒼生其足以愧夫沉溺于富貴而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二

十九文

不知返者功偉矣功偉矣昔潛恥折腰五斗賦歸去
來詞萬古嗟誦焉即足下所為文辭歌詩何莫非歸
去辭也則潛以來足下一人而已嘗欲為足下賦繼
潛之篇第以身遊塵中乃作塵外語是以展筆心愧
握翰屢投又以佳稿三帙金石同渝恐托非其人
有
所遺悞日月云邁遂至於今願所耿耿于足下者未
嘗一日去念也貴鄉人來輒問起居咸云足下謝客
高卧經歲閉門僕則以為足下將上采千古旁綜百
家玄草時抽丹書日握俯仰宇宙何所不得哉鄙人

慙負足下不能先時掛冠今遂為閭吏矣鄙人不難
長往獨心大江以南名山大川賢人隱士神仙靈異
皆生平神遊未觀者亦欲假此以醉宿抱行當泛西
湖登會稽窺禹穴入天台鴈蕩以及武夷順江而下
則先訪足下之廬因與足下尋匡廬之白鹿撫洞庭
之蒼梧南泛瀟湘西窺巫峽然後傍帝子之高閣訪
彭澤之故壚結廬而隱以畢愚志胡不可也足下其
有以許我乎今當發舟而南因緘數語托萬考功轉
訊情長詞簡不盡區區臨楮無任悵結

名公翰墨

卷二十三

二十三

報吳峻伯

自王吳諸子去國耳目久廢得足下再至為我起之
握手以來無間日夕停杯展翰投筆高歌金石琳瑯
紛然四座奇句險語驚絕今古萬象爭趨三才失色
風雅以還鮮見其傳矣造物忌甚鄙夫當之故人憐
我時時召我為別僊寥流落之人無所比數然而神
遊八極心雄千古此足下所知即使重之放逐愈益
助我長往耳將發之夕寸心欲裂展筆數千韻皆從
涕洟中來他人讀之靡不悲絕况我兩人哉花下傳

觴便成萬里含凄東馳滿目搖落回睇金莖白雲障
之數日即聞東魯之命輒為慰喜非一學稼便足為
足下重得假此聚首廣陵天目之間殊一大快耳刻
下解纜吏歸投數語往謝足下既出助甫益孤其將
謂何祈為斯道自慶臨楮於邑

報張助甫

嚮者從二三子游以為大快矣不謂又得足下山陵
數語便足千古握手以來胡霜朔雪青山白雲日日
候我几席一呼不至則怒目而叱咤之俾之亂趨倒

名公翰墨

卷二十三

二十三

走蓋自風人以來上下數千年所未親紀者今日之
別蓋造化忌之矣武夷之命下雖不得足下日談之
知足下日日念我也紫荊握別遂隔河山言念懽悰
徒有悲歎鄙人紫霞念切紅塵計疎歸請家君倘遂
五岳之志則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灶在焉朝握黃庭
暮餐綠雪足下能早還初服則僕將遣白龍而候之
浮世終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况草木
同腐壯士恥之故人知我當不訝其言之迂也使歸
尺楮往報不盡區區世路風塵強飯自愛

報子與

華陽一眺千古失色白雲迷人風雨珮搖山靈見妬
遂令分袂別後即稅駕白露洲上兩朔旦下既去無
可措語惟明月高雲青楓白雁勸我開樽耳至采石
得懷白十歌使白起而聽之未敢戢心黃雀也蕪湖
遇鳴野山人鳴野山人極道旦下其人風采談笑殊
可人意酒間互綴二章贈之此生狂生乃膽落矣道
新安登暈額萬峰亂挿大快耳目出嚴陵為嚴陵一
賦今且至武夷矣不得與旦下尋九曲而醉焉柰何
名公翰藻卷三十三

壬子

報李子藩

暮春握別便迫歲殘日月如馳良可軫慨秋抄渡江
訪華陽登采石望謝眺之青山睇嚴陵之釣臺既而
入延平眺武夷則諸高人之遺跡在焉便欲掃石餐
霞聞茅結宇長住白雲畢此玄業北望同心渺在萬
里滿目江山秋生嘆恨小吏回旦下幸然以華續珍

既辱遺之開函涉句黯然心折且備聞陳情之舉豈
以山公雅度亦慕中散哉旦下跡繫纓冕心在烟霞
不特僕知之即天下之人信之矣茲請未遂豈羅浮
武夷之間猶有宿業未洗也載披名篇章章驚嘆腥
膾烏鶯痛哉言乎鴟夷魯連之懷彼此同之矣感興
三章寄心高遠末章古健詞不渝心歌律諸什則並
雲流霞布至所謂冥心卧崑丘寤照觀無始誠有悚
乎其言也所幸若大人見諒苦不以纓冕束其子有
間即欲掛冠近則華陽遠則雁蕩雖不能著書立言
藏之名山以待後世至於枕席白雲几杖明月歌淮
南之桂叢佩湘江之蘭蕙則猶愈於逐逐折腰向人
而不知止者也知足下之蓄此念久矣寡廊之期幸
毋相負

名公翰藻卷三十三

壬子

報李子鱗

自鄙人去之閩閩去秦萬里已論尺跡難題即有夢
思亦荒荒汶汶迷不識二華峰嶂也日覩仕牘知有
代旦下者乃旦下遂謝病去則投牘而起嘆息彌日
僕固有去志聞旦下去即起還內誠婦理裝會島冠

急日夜負戈逐寇不得請然此心已落海岱間矣
下歸携王郎登日觀坐天門東窺滄渤南眺闕楚悵
仙人之后期憐逐臣之未返則蕭然有風雨之心哉
明卿日卧白鹿不大落莫子與視郡戎馬者半矣鄙
人明春幸不罷即亦上書自罷三四月間定得與足
下握手長嘯醉蔡夫人酒耳向所贈足下二華之篇
不可讀則已可讀則足下何能忘情於武夷哉太夫
人公于亡恙謹再拜以問

報吳晉學峻伯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三

王孟云

自與足下握別紫薇而南也日遲足下廣陵消息斷
絕乃遂赴子與華陽之約然未嘗不談足下高雅至
惆悵罷酒也足下停車泰岱觀周孔之故墟采管晏
之遺事且得近携王李遠睇蓬渤壯游哉鄙人以往
歲十月入關即歷山海之後夏中負矢抱關凡兩越
月不休衙矣今且護蒼梧軍三千以歸足下視鄙人
何人哉而今乃若是鄙人即非亡情人世者願覩此
五斗寔不勝其身稍過計吏之期則題尺疏上求
明主乞湖上扁舟以去二三子其坐日觀之峰待我

相與大醉十日作千百佳語因之短節五岳不返矣
足下以為斯事何如折腰奉懷數言聊以代面

報顏使君

夜月聯舟秋雲登閣寸心獨結片語相雕金石有銷
此誼難泯矣足下奇氣疎郎鄙人何幸得以挹其光
采而欣艷之而足下視我又骨肉而加焉則何報哉
玉華一別冒暑西馳古驛夜蛩孤笳兼發四顧寂寞
誰與為歡是時足下已捨舟劍江之濱飲馬金陵之
渚矣奈之何其已如也今已幸過清流羣酋頗戢再
五日抵汀月朔還轅矣屯署竹空可無斗酒待我乎
報子與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三

王孟云

自足下出關日忡忡忡忡不能一日釋足下意獨恹
之不知足下乃奉尊公諱痛哭歸越也書來把讀一
泪盈裾矣諸大夫靡不喟然興嘆即臺史且亟亟言
斯人去是汀之厄也尊公何恙何竟不起太夫人得
已過痛乎是皆助足下悲也第尊公八十餘老矣又
得被章服游里中數著不愈焚麻松丘我足下可無
恨足下杖而讀禮上奉太夫人高年以其餘振采千

古卒成大業是又報尊公地下無已時也僕擬春暮拂衣闕雁蕩訪天台解笈天目之墟濯手蒼雲之上展謁尊公之墓上壽太夫人於堂而因與足下探禹穴歷西湖弔閭閻之舊宮采種蠶之遺事斯僕之上願也足下其掃徑而待之頃以職事從臺史行部駐節延平日飲顏公之廬未嘗不談足下至款飲罷酒也不腆之奠敢聞左右唯足下疆為太夫人加殮臨楮於邑

報周憲長

名公新集 卷三十三

廿六

別後凡三拜華牘則默然悵情哉春中事辟之驚颺迅發而江山草木靡不改色者及其定也則江者自江山者自山草者自草木者自木颺不得終持之矣公之遭之亦公之未定之天也及其定也公者自公文章政事峻峭雅度誰得而終揜之也公之擢粵也胥江公命僕言綉錯而函之自歲暮淹留至今矣蓋以戎故公其諒焉對言文思當亦駿發恨道遠不得讀而快之公當何日出山所馳情於左右者如饑如渴也唯惠然有教言

報唐子晉

往者卧疴疇隴辱故人進艇來訊披車暨教俯仰在念理穢問道載辱錫言奇品殊采遠情充溢僕將口接心藏歲月同積矣一別舊廬冬春改序霞石易拋風埃難洗言念同心喟焉傷嘆足下手握璫玖衆注華流行為天下大觀而觀者稱快席藉輝艷同志者可諒也仵歸草勒申謝長安日近北翔有期佇承德音以慰饑渴

報舒惟弘

名公新集 卷三十三

七

中宵握別頓隔河山芳草生春愁心共發兩秋歸卧數辱故人之私賓席屢叨停盃款洽別造再侍把袂踟躕十年束髮之情轉加動蕩矣既渡淮孤舟稍燕輒取贈言讀之雅思高才統用太息間從箱底索得鄙稿載觀故人獎語喟然長嗟僕生平雕慮勤心厚擬薄售未嘗不痛知已之難今乃復有知僕如足下者筆花所及舊思頓驚即僕之自知何加焉第借譽太隆見來時過又復含慙矣足下高才絕識卓立羣流向來雄譔未得披拂心每恨之咫尺扶搖宇內驚

觀文采流播僕得竊觀而許焉當不讓足下之知僕也
也併歸寸楮代謝江山無極悵矣神馳別時重談行
當緘報

報潘子欽

湖上幽棲辱足下孤槎問渡坐把卮酒而樂之白雪
放歌青燈作賦雲深鼓角霜落蕪葭期語一出夜色
難收矣展別贈車尤驚偉麗七言排者唐集稀觀何
足下之多士博度如此乎嘆息彌襟感悚益功併歸
寸楮代謝秋江天遠停看朔奮以快鄙私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三

壬

報管明府

山中幸供芻秣別家時又以遠命辱之且景馬塵中缺
然訊報乃又辱使命遂使愧汗浹衣矣吳越連寇頃
且揮戟江門大江南北騷然震恐幸恃旄干猶足捍
攝不爾者危也海宇多故方賴一二豪杰援拯即不
寧其家而蒼生恃焉故大賢之所耳也使去口授布
謝于下執事

報王司馬

臣之辱愛於明公者勤矣即抱區區不敢輒有以及

節鉞誠懼之也乃明公不棄其愚又使使以書辱之

而重之名醞臣也仰辱明公之寵命敢不祇承謹止
鄉再拜而受之仍以分飲于二三子之同志者以昭
明公之賜明公開府北塞累挫大虜俾之投戈棄騎
而走勲名駿茂麟閣其先臣竊家大人世講之餘亦
何幸遙分光華而快焉大兄大夫名德絕采卓冠人
倫不以臣為不肖而收之二三子之後而辱與之游
此義金石罔列矣使者北騎敬具一言以謝明公臨
楮皇懼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三

壬

報黎惟敬

鄙人之聞足下於二三子心甚也一見足下蘭若便
令灑然再醉二三子即中則一日千載矣我二三兄
第一朝舍我而去之即又不能留足下是天之欲廢
我手足耳目也又何言哉又何言哉方足下東時鄙
人憤憤伏枕遂不能有效芻秣二君並舟而南嘶
孟嘯譚文是樂事昨已誠舍弟遲三君湖上倘不過
我洲前大醉者恐桃花流水相與咲之草草布悰願
言自愛君歸羅浮其伐木結廬以待鄙人鄙人將携

足下拾芙蓉以觀滄海耳

報元美

夏中蓬萊之使既歸則子與召我有華陽之役相與
高醉白雲中凡三四日各得詩二十餘章蓋自貞白
先生以來稱奇觀矣每一停盃放歌何嘗不念足下
及李吳二生也既別子與即展謁家大人於金陵稅
駕白鷺洲者兩朔燕磯牛首雨花諸臺時以斗酒臨
之天風北來念足下方飲馬東海耳九日始得整輿
向閩采石懷李青山憶謝望齊雲登釣臺十月入武
名公翰藁 卷三十三

圭

夷夢足下握手謹贈覺而悲之一視吏事便亟亟折
腰生平意氣蕭瑟都盡每不自堪輒欲掛冠去閩去
齊幾六七千里亡論握手即欲一書何可得哉昨有
齋周替儲 重書者自稱足下之使進問亦稍能言
之謹附尺牘往訊斷事君來謁尚憶足下與我談之
此即我兩人郵也使去急不得作于鱗書足下為我
致聲何可負我二華不酬也開府公小札幸托之健
兒

報查太常

僕之南也即去我公萬里且暑寒而易衣矣顧公

之著於鄙心猶一日也日對唐公即對我公而我
之書來輒目召而竊觀之未嘗不齒我而骨肉我也
則公之於僕乃亦不一日忘哉僕自入閩日困戎事
檣蓐關山餐沐風霧蓋未決旬休衙也以此耳目手
足靡不被病髮亦稍稍短矣偃蹇不自得輒欲裂纓
走公何惜片語而不使麋鹿之性得望豐草而嬉乎
昨讀越書知令姪高列因嘆公家之德澤長也二公
子試燕關當更得意恨不得燕書讀之徐使君徃致

名公翰藁

卷三十三

圭

區區北望軫結

報汪水部

別而南再授衣矣北睇金莖白雲芒芒念諸故人並
馬鳴珂聯席抽藻何啻壺嶠也萬里之外日睹戎戟
都沐閩山無之風露漸成病子矣子與入燕羣公聚
首故人亦有遊心乎草草附訊道遙緒長臨風悵惘

報諸吏部

客冬奉報讀便宛然從公游也願此萬里之外又黯
然增結矣夔龍並列榮問日新宇內賴之何問僕者

入關以來櫛沐風露且時時負戟矣天上知已曾有
遐心乎歲事漸搖落附訊起居唯為蒼生加愛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三

三十二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三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四

徐中行

與凌藻泉 二首

與楊虹澗

與張履素

與崔繼泉

與慎山泉

與衛厓

與趙汝泉

與吳霽寰

與李翼軒

與戚南塘

與汪伯玉

上徐存齋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四

與馬松里

與王元美 二首

與王敬美

與楊見泉

與張肖甫

啓方聰泉

奉朱象岡

奉李于鱗

報李于美

柬張東沙

方弘靜

與江荊石

與陳方伯

復石巖叔祖

吳國倫

與吳峻伯 二首

與王元美 四首

與張東沙

與金省吾

余曰德

與凌稚哲

薛天華

與吳峻伯

張佳胤

與顧玄言

簡張幼子

簡王百穀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四

工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四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徐中行

與凌濤泉

奉違甚久日擬以高第內擢握手有日矣豈謂猶三年淹也承賢似遠臨得拜華牘曠若復面至知愛之雅溢于文墨敢不稱鮑叔哉弟媿微末未能游揚清譽以報稱知己私衷日夕耿耿耳然未有才如安仁而久居河陽者良時在茲惟足下勗之僕尸素馬曹雖切希心毫素而荏苒縉塵竟成濩落如文舉德祖方自望澤又安敢擬正平第所不忘於夙昔之好惟可與故人共言之耳僕茲幸祗役江北庶幾假道奉敘心曲猶未諗得果否亮之

又

自長安違閣殆踰一紀去歲一晤願渚既不獲從容展叙已再會蒼城復倉卒言旋積懷夙好竟未披瀝每憶章臺少年之游寧可復乎聞兄文與鹿門諸公結社峴山近續坦上諸老之盟遠追太白五隱之勝

誠山林之美談而鄙心所欣豔者也僕雖不佞寧不願為執鞭乎僕前歲仲秋嘗徧歷荊谿玉潭善卷諸勝杯酒徜徉足堪遺世及薄游大梁雪中經少林陟嵩山摩娑漢封三柏讀漢唐諸碑出入烟霞更多奇致而友人李滄溟嘗登太華頂每與僕談其奇絕雄冠宇內不覺神揚氣王願拂衣從之今幸解郡此願可畢然竊念兄丈超解玄悟夙有餐霞馭風之想願比縱向禽五岳之事未審高懷以為何如况仙郎雄飛青雲而諸婚嫁已畢兄丈復何難焉適舊交吳海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二

植

門先生自武夷謁吳明卿來談慢亭樵川之奇大醉三日欽慕大雅且荷夙誼願詣龍門附此申款海門固能詩有俠氣亦可與神遊名山者也惟不惜延納幸甚五游之興倘如惠然并望訂期以慰延佇咫尺清光不任悵惘近稿一帋附見鄙懷幸知已有以教之

與楊虹澗

恭承賢侯降嶽之辰幸遇聖主改元之日春王登極名世應期此寔千秋有道之期而萬姓無疆之慶

也不肖等歌風益部久傳樂職之詩擊壤堯衢願擬華封之祝第矜伏稿次趨壽域而次且踴躍棠陰瞻台顏於咫尺敬令稚子代祝堦墀伏冀鑒存不勝欣忭

與張履素

橫海一晤忽復三年亡論先慈窀穸之役足下眷然素車白馬欲亟臨之即足下自青瑣出補外臺嶺表遠去數千里不肖寧不欲把臂苦水之上相勞苦哉弟不肖既坐病臥不聞還期而足下尋迫王程無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三

植

須臾間兩顧不遂願已無可奈何而惠翰相遺乃過自引抑若是豈謂三十知已猶未達於張范之情耶然讀手教疊疊恩哀萬至即素車馳策又何以踰之獨念風波遠別不獲追送河梁少叙平生為耿耿耳遠去禁近昔賢所歎惟是象魏一新莊士嚮用賜環之期當不遠耳足下寧薄淮揚耶良時在茲千萬善愛風便不惜報音

與崔繼泉

去夏不肖孤待補公車辱門下軫念哀憐之而眷恤

款洽特為薦至飲戢高誼至今炯炯照肝膽也不意
天廢之人竟嬰酷罰鉅痛深悔恨不即死第緣不肖
孤尚乏糞土之息乃強食苟活然病骨僂然髮白欲
盡非復當年故吾矣未審異日更得奉教門下否明
公清華令望待次禁近久矣即當叙遷八座增重巖
廊乃復屈重外臺何也抑欲試蕭公三輔耶貴治二
役以送安吾翁過敝廬恭聞門下為代汝南幸甚第
不肖不得同時趨事門下為恨然不肖夙昔過愆仰
藉長者一洗之又鄙人之奇幸也徃待罪下屬時嘗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四

與慎山泉

不肖罪逆餘累重辱長者垂恤遠枉惠吊即南洲高
誼何加焉至蓬蒿三徑家徒四壁正所謂寂寂寥寥
楊子居耳世方見嘲而兄丈獨加心賞何哉然屏繁
華而嗜恬寂固自兄丈平生也敢不仰附於同好之

末耶向慕名園山池之勝如五城十二樓第金禮未
可出俟小祥之後當棹一葦奉聆清言竟日一解積
悵也

與衡厓

為別九載所懷萬端奈人事錯迕至今不能通一字
問然每南望武夷西瞻衡岳感念今昔未嘗不黯然
沾衣也嗟夫足下與子相及不肖孤固各產五岳間
人也乃一日從游景附雲合良亦奇矣不意玉華一
別孤既茹荼還吳子相復韶年長徃而足下尋蹇帷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五

絕域長逝者既合併無期即足下叅商萬里夢魂莫
至人事乖迕極矣乃九載不通一字每一念至又安
得不黯然沾衣哉頃舍親莫君願不肖孤葉次得奉
手翰一紙何翅蛩然之音比悉山中臥起祝融峰下
縱探岫嶠秘藏興至酒酣洒翰千仞傲睨一世邈如
也即不肖恒絕餘寬如就見顏色延津之上解頤
矣至仙郎躡踵青雲飛揚莫測足下即驥伏岩壑復
何恨詎似不肖孤怙恃並失既終痛無窮又乏糞土
之息以托圖書俛仰河山不能不感歎耳將奈之何

孤即服釋之日當永謝塵鞅裹糧躡蹻遠訪足下尋
五岳之約追向禽之縱以慰平生耳他復何道哉近
藁一紙往當面談又先慈志一幅奉覽遂乞佳誄俾
幽懿潛芳揚烈天壤庶解千秋之痛耳惟知已留念
吳管二十頭聊供墨池揮洒并賜存之哀瞽無次統
析亮警風便敬候報音

與趙汝泉

往習高義服膺飢渴及承乏名邦獲一奉顏色雖儼
然喪次不獲燕語然一被藜藿入茅茨環堵蕭然有

名公翰藁

卷三十四

六

巖穴處士之風即若揖原憲仲蔚於千秋之上者蓋
欣欣然願為執鞭也及不肖孤以蹇拙罷去又辱大
雅眷然垂卹寵以高文且謂不肖之獎引後學庶幾
漢文翁晉顧邵之儔鄙人則何敢當然執事意氣指
許則竊附國士之知焉而夙夜耿耿不敢有負於門
下也恭聞開府荊州固紀郢之故都而江漢之重鎮
也令尹子文與孫叔敖之遺風在焉今復得德禮長
者寵靈之澄清之氣將不崇朝而被於三楚矣與子
文不千古競爽哉弟不肖嬰先慈之痛爾足藁次未

緣拭目佳政適窮交吳海門先生遠詣門下輒附寄
縷縷吳君詞翰蚤譽儒林而家貧困甚然節介凜凜
有古俠者風海內諸名公無不憐且壯之而吳君欽
慕高雅特甚乃屬為紹介於長者之側如此吳君才
雖未如仲宣太白然其識荆依對之念深矣使君公
暇倘置酒飲客於仲宣樓授簡吳君當不減昔賢風
流也門下以為何如愁病不盡願言海門能面悉之
翹首千里不勝馳戀

與吳霽寰

名公翰藁

卷三十四

七

七月既望嘗奉約從者為峴首之會未審達否嗣後
從子木所得高篇把酒向秋風讀之聲振林木浮雲
不流抑何奇耶已復聞華亭馮侍御以婚嫁事會足
下吾上僕意斯時必晤顏色矣逮入郡則消息杳然
徘徊信宿悵然維行矣追憶夙昔燕市授簡飛觴或
累日夜今咫尺不得一語得非造物小兒作妬耶乃
若泰岱雖稱雄鉅元美與足下同時寵靈之此山何
善緣得之耶僕殊不吝海岱間連得二豪也僕竊願
肉泰山酒東海蹴日觀使西倒決黃河令二足下不

得會語為快耳如何如何僕南去僅一武夷不免為
片綬束人即欲時時晤子相恐未能也馳想又何能
已校文之暇必多游覽佳章幸時時惠寄以慰遐想
河山南北竟沮面別引領天目重自黯然行矣自愛

與李翼軒

抵舍從門下顧君入閩從貴座主翁先生所得手教
師友之厚矣乃懷念不佞尤戀戀不休以結年禁
近之臣而薦意人倫世講之誼若是即古所稱粹然
鞠躬長者何加焉比誦書詞咄咄逼舊史氏每一發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八

函喜動顏色昔人願共阿戎談豈瀾語乎六月抵閩
值廣寇之警拮据兵食至廢洗沐萬里生還復要寇
警豈非數哉藉庇且寧然閩濱大海而鄰嶺南蜺蜺
虎豹之所窟穴非一大創之則何以封鯨觀而建銅
標乎惟是貴里開府劉公入境銳意扼非此寇當不
足平耳不佞故倦游及復操羊皮袴操馬箠於行間
得非為操觚者一撫掌不腆手侑械幸笑而置之

與戚南塘

不佞從昔署吾友于鱗今司馬伯玉習大將軍甚悉

不佞即落落寧可以當吾世而先明公乎久之不佞
謁除于鱗入賀載游燕市中而貺命遽辱則猶不佞
之願結驪於明公也平生幸甚無何浮湘徙滇去轅
門萬里比涉洱海渡蘭津登點蒼山絕頂南眺銅標
慨馬援開疆之績西望大渡想孔明深入之勞東瞰
昆明壯博望鑿空之畧壯瞻燕然姑衍則公登壇勒
銘處也不佞蓋旦夕神揚焉今夏入閩而寇警適至
郭內雖幸無虞而濱海千里不無事矣設弟守公舟
師條約鉅至是耶往歲遼薊之間迄無寧日最後疆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九

南

胡款塞咸懷不測之憂乃令旃裘震警而九邊晏如
則明公藩輔展翰先之也漢武時樓船下越驃騎蹂
胡赫赫盛矣然直各効其長耳願安得如公身兼南
北之寄而所至輒効者乎二三兄弟往往推重千古
豈虛也哉不佞才質庸下髮且種種老矣學文既以
無成治兵復背所集方圖以閩事請而使命重動不
任感慚敢因以請閩海雖明公之賜履在焉況不佞
辱在石交者乎幸賈餘勇為授英焉則八閩遺老受
賜弘矣豈惟不佞承之中興在茲千萬善愛以副倚

重

與汪伯玉

自冬徂春凡四拜表言頓首幸甚言者先入深次膏
盲自來必死幸矣乃竟得免非明公之賜而誰賜哉
不佞自惟下愚弱植上之無息壤之盟自結主上外
之無金張之援列在肺腑內之無魯史之行取信當
世直一時人耳微明公之力其何以自免乎不佞束
髮受書落落窮巷輒不自量願比蹤秉介之士溝壑
自甘何有何亡付之談笑乃今顛毛種種艱險阻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十一 枯

盡知之矣寧復沾沾一雞肋乎願不肖辱在詞盟不
肖之身即吾二三兄弟之身一被指目如同盟何如
天下後世何幸而知已一洒之即死且不朽矣寧獨
以一鵬故耶然退而深惟幸不可再幾不可失第聞
尚有鄰警職在行間而臬僚遷去且盡不佞方承乏
諸道俟高秋解嚴群公畢至便當挂冠武夷冒然代
山中居守耳明公謂何元美且至于麟後二三兄弟
代興中朝千古一快獨不佞向隅海濱當不免河山
之感耳竇秦人便謹布肝鬲率爾不備惟知已亮覽

幸甚

上徐存齋師相

曩中行武昌時仰瞻鼎翰垂答正海寇之子操戈時
也中原仗義之士方欲鳴鼓攻之門下願置之不校
而眷然於畸人之淪落扼腕不已蓋不啻劉越石之
於盧諶也高誼耿耿豈非千古一慨哉尋徙滇池則
又去門牆萬里矣雞肋何物寇國何親矧遲暮未子
之身乎欲迴車者屢矣而同好書來謂金馬點蒼域
外之勝在焉如大教所云乃鼃勉抵任間一登太華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十一 中

見西北浮雲往來吳會鬱紆久之而吳閨紫氣奕奕
如昔乃稍自寬解耳然中懷依依無頃更不在五湖
之東九峰之南也夏生來得拜台翰悉起居及承書
中慰藉之旨扇頭寫懷之篇欣然若暫侍几筵也第
觸事興懷則感歎繼之矣門下脫躡萬戶排衣五湖
寧有意人間耶然不免如夏生云云正謂鴻鵠已翔
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不亦大笑哉頃聞座客
常滿而飲量益寬不肖豔慕殊切非久當挂冠作彭
宣後堂客矣不腆聊供饌具惟尊慈命之翹首三江

不任馳戀

與馬松里

瀕行辱惠翰殊荷眷然之雅入郢久苦塵鞅遂闕起居吳海門來拜藻翰高篇把酒披誦颯如雄風起於大別漢陽間也愉快可言鶴樓鵲洲信是楚中要會始至樓已灰盡而洲沒大水中且日困薄牒麴生墨卿幾被禁錮無聊久之亡何樓起巋然壓江而水落洲出芳艸晴川風帆江樹遠近掩映創一登臨便有千古之盛第未有崔生驚人之句報答仙靈為愧耳

名公翰墨

卷三十四

三

中

高光州固是社中高賢不意長逝驚悼久之追憶夙昔湖山御李之游又憮然自失矣不佞輒繫踰年華思益切秋風興動便當掛帆東還往明公西湖社中老矣又安能戀戀一難肋乎此可為知己道難與他人言也冗甚不獲宣展鄙稿一帙聊代面談非敢為報也惟一笑擲之諸惟善愛以慰蒼生之望幸甚

與王元美

去秋武昌得昆仲請急報錯愕久之顧是時已驅車入滇不及馳問僅附書汪生為候耳自辰沅夜郎絕

無南耗抵滇會張虛江始知太夫人竟捐養不起矣

天乎傷哉往不肖免先慈喪後于鱗促昆仲就聘起兼携不肖方舟而北也不肖方幸喜兩家太夫人在堂兩太夫人亦沾沾幸喜兩家有賢子殫冠相慶也不意二歲中並嬰奇禍于鱗母子繼逝痛恨著心已莫可解詎謂昆仲復罹此荼毒也天乎傷哉吾黨二十年間骨肉朋友之難迭至屢遭如綫餘生即不肖摧裂且盡矣况昆仲萬死一生之身乎第私恨不肖難肋絕域既未能驚策濟南如范式之於張敏復不能束芻雲間如孺子之於林宗交誼謂何昆仲謂何直有愧死痛死耳如何如何適張虛江公還敬附致不腆絮炙敬上太夫人几下少伸猶子至情伏惟哀矜並示葬期當嗣具一言申奠也

又

頃奉報後聞病悸且劇既不得偕吳子抵灣子相復疾作不可語而足下則遠在邊城竟恐不獲一語別也懷故舊佳益此種種悶極矣忽拜手書并長篇讀之五內即爽然快也夫彼夫之計若此而足下

名公翰墨

卷三十四

三

南

思益以奇俠益以甚且將鞭日月蹴崑崙即造物固
莫能如足下何而況彼哉之子乎第推弟僕最後不
能無恨然固無足怪者吾黨遭此即先後甚甘之但
於世道相関不小私計始亦憤懣久之至誦長歌即
若驂鸞鳳登闔闔弭節三山而神游八極賦聽鈞天
廣樂之奏其樂無比俯睨此輩何啻蟻酬蠅過曾不
足以當吾眉睫即脩短勿論況其他乎足下此物愉
快千古豈曰廣成哉長於廣成多矣彼蒼即苦足下
固已晚矣雖然吾黨寧可一日失足下哉僕在桑梓
猶切目下即拂衣五湖非足下又何樂也僕今行矣
僕目魚陽真如鏤割足下幸思谷永富良飯善愛

與王敬美

信至讀和李并白雪樓詩翩然歷下生語也青雲並
秀白雪雙高于鱗豈私足下哉吾黨氣色益復橫絕
即五湖為酒南斗為卮醉我千日猶少也扁舟之興
春來殊劇弟體中為服食所誤俟小佳清明展掃後
便當如約必不令西湖獻朝東湖滕誨也第慮山靈
有此善緣否荅明卿二首附覽方改舊作畢盡錄煩

名公翰藁

卷三十四

古

植

二難商畧以俟千古庶勿如子相遺恨九原也病不
多及

與楊見泉

確山夜別行復三載居嘗念夙昔共事為日雖淺而
意氣相許有踰平生不意奇薄竟被播遷病臥山中
訊問久闊然每南望金陵未嘗不泠然神往也留曹
清暇休沐之餘與哲弟聯轡雁行周游燕磯牛首之
間飛觴授簡跋峻探幽翩翩塵埃之表即謂之仙隱
可也回視長安驅馬灰沙中日夕僕僕不休者又烏
得此樂哉秋高氣爽便當掉扁舟奉晤於雨花靈谷
間也力疾為候不盡願言

與張肖甫

梁園為別忽復四載自足下守蒲僅一二訊及不佞
罷居南北曠絕即一字不達矣嗟乎嗟乎僕與足下
亦寥闊至此耶頃避暑先隴之旁在顧渚山下有清
泉盤石脩竹茂林箕踞在歌便足千古然每念僕與
足下及明卿聚首大梁貢院中時晝則席地酣宴夜
則連榻歌呼狂態窮愁披豁殆盡及平臺載酒近追

名公翰藁

卷三十四

五

李何之高蹤蘇湖泛舟遠想子由之逸致翩翩足樂也撫今追昔又爽然自失矣足下亦同此念否耶足下久苦手板今擁麾一面亡論四體稍展即扶搖而上蓋自今伊始矣幸自勉旃潁川故漢汝陰地表宏之釣臺畢卓之魚池在焉又聞西湖天下勝絕想在陳州蘇湖之上名賢所經風景自別造物獨無意耶僕自惟寒薄已無復他望而王元美兄弟數人念僕貧窶勸僕一出然中懷萬端竟不能決此惟知已可為深計耳別後篇翰亮自盈篋便中不惜寄示

名公翰藁

卷三十四

六

啓方聽泉

僕至不肖叨附青雲之末則既有私於寵光矣及詢其齒又同而旅居則又同巷也因緣比密杯酒殷勤豈不稱幸甚哉然仰承兄丈意氣指許道誼切劘則又出於形迹之外真可謂相知以心者矣然自燕市一別今忽十易伏膺感念今昔憮然自失兄丈固亦同之耶恭承借重筠州聲稱籍甚喜忤久之夫筠固繁劇囂訟之鄉曩值閭越寇起軍興徵發益多事矣而兄丈以謙材練識誠心清望填撫之故四境晏如

而頌聲交沸乃知豪傑之士當衝劇而益奇非常之器遇盤錯而適利也即他日肩重荷鉅而繫社稷之望者不在是也僕自惟疎慙不達當世之務被播以來已儼終臥一丘而老母及親知相勸乃強顏復出殊愧知己奈何茲值謝明府之便敬承起居鹵率無次統祈道雅原亮極盼匡嶽不任神往

奉朱象岡

丁巳再晤山堂後中更家難及往來閩越燕梁之間忽忽八載然每念足下高才藻思沈鬱千古未嘗不

名公翰藁

卷三十四

七

從斗牛間望垂雲之翼也頃燕市中漫寓一書心賞畧未宣悉今伏誦尺牘見懷及由先生詩與三志文並環瑋奇壯依氣翩翩成一家言蓋已摩霄絕海不啻稱垂雲矣吾黨外復得足下海嶽益增氣也甚幸

奉李于鱗

前月為服食所誤幾遊岱宗幸而復起然偃臥一室四顧寂寥懷念知己正自無耐忽奉尺書喜動顏色及憑几讀見懷二章玄致超絕實獲鄙心才一把玩軒輊舉若蜉蝣塵埃之表者即枚生七發寧足喻哉

辱深計賤子出處以慰老母此自骨肉至誼敢不服膺某自山居以來卒業足下及元美所著飛揚特甚及檢點舊稿十九當刪况弱植綿薄一沙塵塗便難兼詣且年已四十有八及今不圖悔無及矣夙心謂何知已謂何因竊歎此謫造物似有微指即老母亦謂兒得附驥李王即沒齒慕藹無恨矣坐是發憤之念益薦用世之心遂踈此因足下深意未忍言之而俟某自筮耳念足下聞此言必為擊節倘更貺一長歌如吳生跳梁此兒二行以縱史之不勝大願自

名公翰藻

卷十四

木

退官後識覺小進疾病中又添一悟境乃益知造物指不淺矣奉報二章寄題二章并病中諸稿統上覽裁又恐病中以迷為悟爾老母今年七十有七擬乞雄文為壽容具狀專使奉請秋仲操舟詣領痛飲十日當勝清淵舟中時也諸惟良食自愛

報李于美

徐次得足下濂翰高篇恍若從武當天柱峰而下也喜可言耶昔者滄浪之遊足下夫自豪華不佞亦何嘗忘之願一別滇池相去萬里秋還闌越會有兵車

問聞闊焉然猶謂足下方與伯兄共被臥臥龍岡俟時弁起耳不謂已賜履赤縣從輦下諸君游也忽得足下書及詩即從天柱峰而下愉快何以過之耶至不佞下里之音曾不如孺子之誦仰視高篇相去遠甚乃過承引滿賦詩從吏稱賞此自友于溺愛至此耳不佞豈敢當哉便擬賦一言奉訓而行役為勞始俟弛擔圖之耳一介問館先此附謝良覲在即統俟面布之不具

東張東沙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九

往中行伏讀翁游兩莊記及諸詞客游從之盛私心艷慕之不啻天上五城十二樓也為掃除之役寔忻欣焉願張司馬望重當代安得一登龍門乎比拜鼎翰不以疎賤鄙夷而降尊就卑獎借引掖備極優渥之旨感結盛誼不勝神揚恨不即問奇芝園之側也及夏孟祗役武昌襄漢耆舊誦說開府遺愛登臨餘興即嶽時湘靈至今憑藉光寵而雄風白雪當夏交作則猶可想見翁之文章驚絕也弟恨生晚不獲一當記室衙門為恨爾適貴郡冲宇督學以貢事被累

暫還俟命將謁門下敬附承起居并以近稿請裁惟
長者憐而教之鞅掌簿牒殊乏銓次統與慈貸炎暑
更祈加慎衿衣以慰蒼生之望翹首四明曷任依依
方弘靜

與江荆石

萬里之行青雲足下令德壯猷海內拭目况在鄉土
沐愛尤厚者乎班史傳循吏不及令邑者普賢嘗以
為譏兄之理高安固超越一時不知西漢時有此否
即有之恐班亦不能遺也雖然宦成易名高難繼
名公翰藻卷三十四 主

與陳方伯

伏承翰教藹若既觀感佩德誼中心藏之憶初釋褐
即與時忤固已甘伏丘壑今倦游寔久寧復嬰情簪
紱耶聞報殊以為宜雖舍中亦素悉鄙意老母倚門

日望得代頗無悶也毀譽較之得喪差輕耳而君子
或有所不能望者夫名固中人之所竟亦造物之所靳
也人不知亦已焉耳設真相知耶或有聞流言而不
信者然則不足計也審矣獨念奉職無狀謬戾寔滋
論者之云迺由自取省懼不暇敢人是尤乎辱明公
相期蓋非徒驪黃之間者輒妄布其愚焉章率悚慄
伏惟台照不宣

復石巖叔祖

更其來備道起居消息伏聞羣姦伏罪小民沾化政
令無梗起還不日無任欣慰又得邇日申文一冊捧
誦懋慕不能已已伏惟吾翁醇大之學研極文典公
明之政摘發慙惡慷慨之氣違俗追古剛毅之節勇
退難進誠宜載筆蘭臺為王喉舌先後風議糾謬繩
愆斯其稱也而乃厄於卑位因彼羣小絆驥足於微
繯蓄巨縷於尺水時論咨嗟當路稱惜思欲致之通
達之衢汪洋之淵環視而未發者眾矣若然則其越
都歷塊而鼓垂天之翼固不遠也雖然竊嘗聞之矣
君子之仕以行其志達其道也不以位之崇卑祿之

重薄事之勞逸也是故不擇地而安之忠之盛也不
易民而化之政之善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古之大
賢嘗欲得一邑而試之以為德澤易加而王道可舉
誠心為之必有兩濟未聞有小其位而不屑其職者
也以吾翁之明於此辨之久矣豈以入其心邪但枳
棘芝蘭昔人所歎鷹鷂鸞鳳哲士慎擇居身之珍硤
硤易缺理人之要優優多容故江海納汙為百川下
大人含弘以首庶物况推移隨時屈伸在道物性難
齊人心莫測人人提耳誨有不及家家置喙諍有不
白必欲律以古道直躬而行竊以為難矣食清游濁
不惠不夷古之哲人所以寡怨而遠害也昔漢宣之
世以嚴致平潁川之治獨云去其太甚而已龔老尸
位無乃曠職而循良之政卓然稱首吾翁以趙張神
明何如黃君邪且瘳狗反噬蜂螫可畏驚鳥將擊必
伏其形事固然也五日京兆能斃小醜非遇明主何
以展其志乎昔在仲尼文武並用夾谷之會則兵菜
夷始攝相事而兩觀之誅三都之墮視若枯朽非不
勇也然猶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薄責於人

而惡惡必緩當成周之隆以君陳之賢繼周公之職
孰敢橫行越志弗若于政者然猶丁寧其戒曰有忍
乃濟有容乃大罔念疾于頑而從容以和嗟乎於是
而知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聖人之所以一天下
之情者其要可知也今德未大成時異中古無攝相
之權非東郊之任而彼羣醜實絲有徒不徒色藏禍
心不協為梗而已也至乃冠履不忒紀綱盡弛有苗
秀粟秬之勢鼠牙雀角之強而持衡其間者涇渭之
辨未能盡明山川之險不可忖度當斯之際流言載
路宗黨寒心所賴吾翁正直通乎神明忠信孚于上
下洗垢無疵吹毛不玷玄珠墜水拭之愈明黃金遭
焚鍊之愈精天鑑甚昭人心同快矜彼狂狡自速其
辜縲此善良不肅而治異鉄船而渡海瞻鵬鶚之橫
秋此志士盡瘁以報知己仁人勵行以廣令譽之時
也若乃摧抑壯心眷言初服歸田之請懇懇於上官
菽水之勤戀戀於終夕悲獨處之無聊憤往事之為
辱竊以為過矣夫君子不能無謗貴其善處謗也彼
犯我者既正其刑則我無瑕矣又何咎焉祿養以道

非不善也。為養而仕者有之矣。孝在顯名。養志奈何。獨以溫清為禮乎。古之道不得其官。不安其位。故三公不易為鍾。何加譬諸塞翁之馬。孟生之觀東郭之履。有釋負之樂。而無弃肋之惜也。今則冢宰有典禮。嚴毅之奏監司。有才識志行之許。藩臬有高士古道之歎。讀申文者。激零渾之憤。聞去位者。為同車之言。是吾翁道不可謂不行。遇不可謂不幸也。古之君子。居下位而得此于上者。亦難矣。况今之世乎。竊嘗伏念先世種德。累勳族稱。蕃大然世以貴。雄不恃文史。名公翰藻。卷三十四。王。

肯堂公高才下位。豫菴公勤學不達。達先元兄執經庭授。妙悟教言。文追周漢。不屑近代。年未弱冠。度越羣俊。邦君造門。臺司下榻。巍科拾芥。衆猶遲之。有志無命。百不一試。至今長老言之傷心。嗚呼。豈天不佑敝族。遏佚其休光歟。獨幸吾翁宏才博學。為時所推。為志正行久而不息。雖在璞之寶。難售而連城之價愈高。乃於困鬱之餘。卒致雲霄之路。發軔引始。良辰在茲。桐鄉之績。豈待燕山而勒名。密令之賢。何必雲臺而垂烈。百里之間。可為政矣。伏惟降志小鮮。留心

默掌。悟荆棘之並生。攬鳴鳳之高韻。休江海之虛受。法覆載之弘度。務容忍之速猷。戒恚疾之已甚。從穎川之寬平。鑒京兆之嚴察。德政盡其在。已毀譽置其。在人。哀矜以單朋。茲撫字以慰黎庶。則人非魑魅。明時之譽。終收德迷風雷。昔賢之烈。不遠小大。胥仰如日月之更福。祿方來如川流之至。使竹帛不磨。宗親有賴。此亦君子所以廣孝行志之大節也。何必東山不起。北窓獨臥。忘毛子之捧檄。效黃生之拂枕。然後為得者哉。狂瞽之言。無任愚誠。瞻望萬里。敢以為獻。名公翰藻。卷三十四。王。

伏惟吾翁不弃其妾而擇焉。幸甚幸甚。

吳國倫

與吳峻伯

僕以後生聞風興起。竊有蕪構。敢窺大家十年之前讀公所作。恨不多見。然徑寸之珠。已可照乘。龜餘之桐。五音備焉。謝生者。論公之詩。小有未究于鱗元美。則捧腹視謝生。而謂公一變以今。細玩來紙。颯颯大雅之音。于鱗元美知言哉。謝生少瞽一目也。大都公之負資既厚。取材復博。而縱橫變態。不落筌蹄。茲所

冥悟也心服心服東郡立談一息千古別後遂得七
言一律五言二律並以近作滿書別幅祇欲求教不
知自暴穢形公既心許萬一不為僕吝也何如車駕
還濟南幸於鱗一致鄙意元美書已受行篋矣

又

昔者國倫遭夫子於魯之境上夫子握其手而與之
言瀕史千秋海岱為移又所投贈諸篇大非人間語
即是縞帶紵衣之遇豈復豪於此哉第國倫微介太
過耳已在睢陽得手書坐下吏奔走稽誤裁荅嗣聞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主六

南游於楚國倫楚人竟又不能走一使稱賀國倫薄
德哉然每飯不敢忘海岱間意也頃量移入建州得
與公家季氏夷猶郡邸久不見夫子見季氏即見夫
子矣夫子歟歷中外二十五年肆今朝政一清方
得受知主上中丞之命聞者快心國倫與建州楊
大夫相對竊歎主上聖明簡用非偶天下正人君
子自此可以彈冠生色由前二十五年者豈非有
所不為耶是時國倫已稍遷守撫陽計當別季氏以
去悵念夫子益當何如

與王元美

舟中日持諸篇與黎生繫節飲也盱眙然矣長安
一片地曩所與諸子剖心折肝涕泣相視遂致風雨
不測羣曜無光今足下猶不畏西北天易傾且復縱
橫塞上使雪滿祈連雲日不得吐耶竊以為過矣足
下慎之哉發潞河七日始抵直沽可更數日得握手
李使君也偶因郵使便醉中寓一言報足下併以舟
中所得數語往為贈文云何望蚤示

又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主七

蕭寺之別可當千古竭來世事愈出愈奇吾屬得免
鼎俎則望外矣豈復敢論天下事耶兩臺逐客不下
三四十人聞弟已與浮躁少雪皇甫規之恥孫濬夏
棧黃謙皆出死門矣僕從此漸遠足下不任含悽佳
集可先賜一部萬萬勿遺子與前日之事大自折心
今亦使江南矣將來二三兄弟恐終不免聞艾老亦
為荐于鱗則于麟何可不掛冠也二詩悲婉讀之淚
下昨宗徐兩生來慰我得此助一大醉子與約與僕
並舟而南於臨清取會于鱗僕行時更欲過薊門一

謁老師幸先達之母使我強顏也前小价奉瀆者僕為妻氏所苦併望留意不盡不盡

又

僮還得報書又得姜使者書哀疲之詞不能克讀長跪而悲曰天乎天乎足下胡至此極也其誰尸之莫可問矣用是念足下益甚願足下抑畏天命強起飲食安太夫人心即毀瘁傷生於地下亡補且未聞古之人皆以死為孝也念之念之僕游梁又一年尋常操文法鮮有尺寸之益間得中巖君小語他事斐然

名公翰墨

卷三十四

夫

足音入汴則有西亭主人博雅可近乃其持論未平而於風人之旨終不甚究也北海馮君以少叅至頗脩舊雅其論僕所為詩謂舊者大豪而近作有棘子成之矯足下當以是命僕豈馮君不知言哉于麟八絕有便寄至當和之數日前曾遣一使至濟南未回頗聞于鱗近時稍稍結束見客獨朱丞罕見其面然中丞逢人輒高于鱗雅致必欲首荐之蓬蒿之人遇此固亦奇矣姜別駕新所稱豈弟君子也弟與居甚驩其政聲殊不在諸大夫之後足下不忘故賤國倫

敢自處以薄乎昨已遣人劈家云幼兒多病不克起至邸中懇慰慰藉無從熊使去便函附此言懷

又

往歲八月僕以給由過家遂欲長往計病骨稍息得買舟入吳門一哭老司馬公便卜居攜李與元美子與只尺相老已建州報至猶以寇亂無象少行意入春竟為十口所迫赴建州未一月復有此行八年流人得量移為守吏即置之兵革之衝然命也夏秋間屬尤溪亡命東發而汀賊數萬西應之四境告急視

名公翰墨

卷三十四

夫

燕城者不啻如壘如矣日從健兒唱籌偵侯久之猶賴足下之靈禍不及境而止獨孱軀稍為瘴侵臥閭一月始能起垂堂異時得復見足下亦天幸也有懷元美雖顛沛流離不能忘病時夢我于鱗元美訪僕山中悲喜如畫醉後各出囊珠見贈之有大而美者小而美者僕欲留其美而以不美者還二大夫笑曰汝安得盡弃此吾珠政謂非明卿不能兼收擇之耳枕息初平歎言未逮夢如有踐二大夫遺稿其屬國倫乎子相集將為選刻未就煩足下一鑑去留之

更賜一序則子相庶幾不死矣千萬千萬子與此謫
不知所云曩在汝寧見其髮白過半矣嗣息寥寥詩
名未定為子與計不當更憂貧也如何如何前月欲
遣一介往訊念長兒失母又抱牘候按部使過頃方
息肩得所寄李使一書真如至自天上感甚慰甚茲
專役馳素帛庭下為叩加餐臨發不勝軫結

與張東沙

國倫後進生無所因緣得及道德之門而廁北海之
席每以為恨然自弱冠至今游于學士大夫知閣下

名公翰墨

卷二十四

手

負王佐才而又淹貫六籍精善諸體海內作者鮮不
願為執鞭國倫蓋心師之久矣芝園衆妙有非時日
所易窺竊嘗擬之琬琰為心蘭蕙澤手筆握霞標箋
鳴兩粟以故叩之中宮商詠之泣鬼神殆藝林之極
界學海之大宗也豈逐日之步所能追負山之力所
可任耶又國倫在中秘時嘗見閣下疏抹商中丞上
櫻龍鱗下猊虎尾聞者莫不髮上指冠即商中丞無
幸而楚人頌閣下大義至今無朝夕朱勅劉陶不得
專美矣國倫負俗無奇容有不肖之名聞於閣下者

皆過也辱閣下誤信而采之以為可與言嗟乎此希
世之邁也荆璞見剖騏驥增價幸矣然使無連城之
光而乏千里之力不為玉尹牧師累乎楊別駕與賢
從來兩奉教言極感嘉惠國倫遠處裔土與夷為儕
豺虎據途鯨鯢跋浪書生不知大畧廓清無期蓋寢
食兵革間未老而衰矣用是舊業荒落一無可陳願
萬里寓懷恩同門內脩詞好醜不復自知敢以水質
於閣下幸閣下繩墨之如有天幸則買舟甬東從閣
下登明山以望海固至望也

名公翰墨

卷二十四

手

與金省吾

某伏在田間野性日癖挹書洗藥以外一無所營客
有口脗人間事則掩耳而走耳乃獨從鄉里後進生
得明公起居蓋詳至稱文章司命品鑑提衡如剖璞
披砂捷如轉丸厲矢不易如分星置鼎不測如相馬
擾龍此非取諸神譏而遵何術能然哉其竊為之吐
舌矣即三年不敢修咫尺之問於典謁豈其忘情徒
為覓輩引嫌故爾削牘屢廢願明公不遺疎遠既勅
有司見存又因兒輩致訊即兒輩失教每試輒叨前

列眇眇剪拂用情亦何恩也含意未酬一握難偶私
心耿耿為甚頃知試事已竣且計榮命將臨過此則
音驛愈疎瞻望何及乃敢布言愚款敬候台尊伏惟
裁察不勝幸甚

余曰德

與凌稚哲

海內數君子如明公稱大雅烏不佞德神交有年矣
乃者天幸昇明侯來敝邑而因幸明公枉以尺牘副
之大梓一代理人文既詳且核德敬承之不啻琬琰不

名公翰墨

卷五十四

圭

佞既席明侯宇下而日讀明公之所為賜不謂不天
幸矣明公解綬秉述作于丘林明侯製錦擅黼黻于
當世惟茲盛美並萃名閥信德厚流光迭隆更紹顧
不偉歟德老朽人處謬辱獎誨不勝慙慙即一二故
艸不馴不文何可為獻倘假之年願俟他日奉報不
敏以久伏巖中未偶使者期也稽延積歲之罪惟原
亮之不具

薛天華

與吳峻伯

華初叨第時則仰慕翁大賢淵懿久矣願位今疎逃

無由因緣侍者之後領緒論而託光輝然區區飢怒
之私於焉彌積茲見某行李過節鉞境內乃辱微慈
惠曲垂教誨斯豈道德之重位望之隆所苟加於一
介之士與未嘗知遇者之子弟乎既捧誦台教謂相
公曾枉齒及夫以華虛薄學未聞道文不適用不審
相公何緣見存乃真之賢者之末而欲用之於文學
之地斯豈有以不肖名行過譽於相公鈞衡之側未
暇深求而聽之謬乃翁大賢亦不及細察而信之深
也今世市道交既久所名神交者不宜復加於不肖
然即不肖者幸得之願寧敢不重自淬勵以苟負大
賢之知哉許茗山集序偶出私見率妄之罪未知所
逃伏惟道慈不遺時賜教督以訂頑昧瞻系清光情
神飛越悚仄悚仄

張佳胤

與顧玄言

大江之南山川幽奇發為人文亡論古昔即今時登
壇建幟提輶抽毫顯庸者振藻士林其巖穴棲遷之

流無不窮載籍而發天籟泱泱乎東海之風也僕弱
冠時結客燕肆希心此物已乃放逐墮鄉弄捐舊業
頃領大方之役則文牘填委意興衰減然於境以內
高人未嘗不博求名德將有所待以修晤言之適承
使者貽我四詩並及國雅益見巖穴名流用情斯文
以揚一代文明之音意甚善矣往得俞氏百家集雖
稱廣收已勤而汰揚未力讀足下所為書可謂精核
而又使僕以巴人下里之曲夾雜其間將無貽俞氏
之轍乎使去具謝美意貽紙惶恐

名公翰墨

卷三十四

書

簡張幼于

河橋奉候未蒙見過近于踰垣相避矣南都公署頗
覺岑寂乃辱惠然一顧深慰平生太學所校二義能
視我乎不謂大將材猶然受一校要約也

簡王百穀

僕平生於吳中兩有所好則洞庭與百穀之奇也往
以吏道拘迫既不能躡蹻而臨洞庭則又安能以公
門辱高軒哉擬今春當修訊事僕且三上書解組衣
布衣然後期百穀為洞庭之會庶幾酬所好也而何

謂事不諧至此哉錢山人故知我者錢山人圖長江
相贈而又辱高言僕持此可誇青城君矣獨所謂百
穀洞庭二奇奈何未之見耶即刻長發未能和歌俟
前路圖之不盡

名公翰墨

卷三十四

書

國朝名公翰墨卷三十四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五

張佳胤

報洪山人

與孟得之

與王河汀叅議

復羅月巖考功

謝朱僉憲送酒

謝洪方洲侍郎

上王南岷總憲

與李于鱗

與朱元意

與鐵推官

上高閣老

與張澣東中丞

與張內山

與陳萊峯道長

與趙汝泉中丞

與黎惟敬

復王鑑川中丞

與林邦陽

荅助甫

與俞虛江總兵

賀陳松谷相公

荅何肖山

寄楊虞坡太宰

上趙相公

與張內山憲副

復茅鹿門

與陳蘇山憲副

與李漸菴太僕

與王仲山

與曾確齋中丞

與吳定泉憲副

簡向侍御

與吳明卿提學

與曾以三中丞

與范中吾叅政

與徐中丞

與王元美敬美

與朱廣文

與余祭酒

與朱泰菴憲副

與趙寧宇憲副

與王元美大理

與陳五岳提學

與劉子玄

與戚將軍

與劉中丞惟南

與董李村中丞

與錢蕙山郎中

卽郵寄劉子真

寄濟南李千里秀才

與余沈兩翰林

與汪伯玉侍郎

復徐相公

與茅鹿門

復友人論詩

與李棠軒太史

寄御史大夫王南岷

與龔侍御

與周霽川方伯

與向明臺侍御

與甘棠甫憲副

復戚太保南塘

與山陰王元峰

與朱明虹太守

與饒文塘僉憲

與陳我渡廷尉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五

張佳胤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與黎惟敬

發京時形影參商含涕却手執手綸觴以醉制情自
棲陳蔡逾歲量移河中亦復二霜曾未緘書邈如秦
越同袍之士乖阻若斯此風何可聞也緣覩時禁束
濕指極纖毫流羽傷弓驚避曲木誠不敢操方寸之
言媒孤寒之疑爾別來萬事傷心朋輩零落僅得明
名公翰藻卷三十五

卿稍稍振顯願攢眉烽燧亦何望永嘉高致我僕踈
放素習足下知之不謂苦裁劇郡文牘填委牛馬應
人夙昔岸幘廣坐舉杯相乾之態竢然一無所售假
令嵇陶復作僕以何面孔向之令弟公輔之器宜入
承明胡為藩伯不厭人望喜足下移官清暇便得陸
沉金馬不知俯仰高臺秋雲莽互傷無和歌之客能
不戀戀荆高輩乎僕不審起居為日已久華以相聞
僕留滯首陽班毛種種聞家山猿鶴日夜哀怨昔所
氏位不欲過六百石向子願了昏嫁事僕願學二子

報洪山人

去矣闊抱纏結未布萬一晤語何時益增感歎不宣
足下糠粃流俗霞舉青冥僕托交驩周旋帝里三載
之間物我兩忘投逾膠漆亦信白首從遊餐露金莖
已矣豈知小臣不法上千陰陽一麾中原吏卒為伍
追感却寺眷然臨岐高雲搖落美人千里我懷何如
遂自己裁別來日月不廢片言未報訛傳足下揚帆
甌越常恨絕國之無從也邇有京隸趨蒲將奉雲翰
空谷留音胡為來哉所貺聲詩實為閒麗東綃僊史
名公翰藻卷三十五

相結同心並得問訊起居無恙聊以自解獨念旅
久淹舊遊飄散儻僕徙官能命駕乎僕致尚未改最
是薄牘疲神班毛種種已復委頓青城赤城吾與子
俱有丹竈在馬百年生計何言寂寞也縷懷難既清
觀乃申章足下念之

與孟得之

已未春秒任山解携追念流光六易寒暑別來人事
興懷舊遊寥落仲木奄逝宗祀無主造物弄人可為
永嘆足下學過半豹氣厭元龍置之紫庭必將垂光

紅纓並采琬琰經生一第在足下視之猶折枝也乃
挾策十遊不逢伯樂反令勦說席俗之徒累然焉
宿儒而上之事關氣運於足下無與也僕少不自量
嘗讀書觀古人奇偉之節私心慕之往年棲遲即署
結客登臺悲歌易水之側將謂陸沉金馬寄傲千秋
何期垣耳孔多貴人側目一麾中原顧影懷疑咎在
自致於物何尤僕典蒲郡冉冉三霜每登中條瞻望
大陸雲不來涕馬何從一日同野明府將奉翰貺
美人十里好我甚殷且得訊省起居盼響同聲為慰
名公翰藁 卷五

不淺同野公高材雅望仰之十年蒞邑久廢得此神
君新聲燁然光藟鄰壤媿僕接引無能唯咏伐檀質
成之章使魏民和而頌之是區區耳久疎裁復抱罪
滋深時方行役蒞城謹托毫素少布積衷此後幸有
錢使往來望勿遐心

復王鑑川中丞

城南言別客思依依每一臨高則嵩雲闌樹景景在
目使者西還遠拜台翰並及佳茗煮以龍門之漿坐
對中條之月清香颯然寒生郡閣時無儔侶轉覺蕭

索月前示及佳稿行坐相携讀之不置五言古列之
十九首亦復何別七言古格調高岑間或出李杜奇
正兵而攻之五言律不求險語沉融瀟遠酷似右丞
七言律雄渾悲壯擬以少陵又作高岑劉錢之調蓋
緣胷中盤據諸人故筆下吞甲吐乙不可擬捉某何
人也妄肆窺天重辱尊委不敢不吐露淺見其蒼然
之色淵然之學公苦心數十年某信不能草率遽言
之也原稿已留作楷式中間評品點染字句不空但
恐一返不來統俟良覲出而觀之或者公拊掌大笑
名公翰藁 卷五

以某能窺其一班也長公習舉子業甚合轍主司安
得舍此良璧次公奇瑋之材不意督學使者僅進之
諸生鄙懷嘗鞅鞅不樂然麟角鳳毛以次登顯此福
澤延長寧非慶門盛事哉日前使去未敢脩復者緣
餞別俚言初未脫稿故不宜以空書走瀆近因行役
諸邑署中公餘亂道十絕巴人下里之曲何當晤雅
音也並錄近作一冊專求斤削不宣

與王河汀參議

中年一奉微言是使蓬蔭咸施者而一日俯仰快哉

其懷也嗣後穎人兩至貽我瑤札佐之腆貺又得聞車騎返華下錦衣省覲生人之樂何以易此某本豎儒如駢拇無益世用柄事者授以鈞劇况承絕德之後豈不欲自策而抵掌優益耶然材情長短不可強恐識者目我為孝父愚妄爾唯是馮藉寵靈竊以寡過足矣南轅計何日想與鸞花作伴使去並具不腆少代觴歌仍不自量賦詩一章以厚行李

與林邦陽

僕結交豆下十六年遊於形骸之外稱同袍也昨歲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僕起自賡罪與足下共事中原深有得朋之慶適傳邸報見足下左官鑊鉞為鈍無復論矣古奇男子垂不朽者俱自坎壈中來苟浮沉流俗便卿相終愿夫耳况我輩目營四海心據千古即不華要退而壠畝問事業何限僕不為足下恚知足下自當蕭蕭只此路可畏我僕同繡衣使者行部計首夏乃還穎不以走陳蔡觴足下而歌送之且相與上絃歌之臺叢睞抱也今遣騎亭往訊言不宣心足下歸羅浮選一石以要我何如

復羅月巖考功

率酉天變黜罰不良某幸聞過蒙賴薄譴載負除書拜達君父旋亦辭謁左右陳播參商之懷時足下養病謝客未遂晤言廼命僕夫理策長往忽接珍貺載示雲緘語涌腹心字皆手澤蒼然戀戀之私喟然咄咄之氣厚矣厚矣某自守下吏棲伏陳梁聞足下遭罹家艱某厚在故吏且稱知己豈不欲將奉束芻少洩哀痛廼羈旅遠臣抱影省疚方斤逐京邑不敢輒有聞問緣慎孤踪殊涉簡懶死罪死罪某別顏色且

名公翰藻

卷五

六

五年常恐奉職無狀一旦竄伏草野使血衷停鬱無以自白謹不避嚴重布諸執事某嘗聞無鹽之女抱貞獨行媒妁不顧短於容也荆山之璞蘊美含靈匠氏所棄惑於迹也故士有脩於幽獨毀於形影加片隻之詞貽白首之恥是何異按形迹而毀本實哉某歷覽載記見古奇傑駢馳之士往往累行無以自明徒令人拊膺頓足氣塞千載之下諒云訛為為之孰令聽之悲哉悲哉某西極豎儒少不矜重譬之駢拇無關於用自庚戌擇褐佩印白馬遭會曠度畧分投

蘭儔黨何多獨蒙優渥一時使者累章先後交薦闕廷當日儒紳之林燕趙之間莫不知有滑吏皆賴餘波引潤金諾吹噓所致然也敢誰欺哉繼後守職方視草多暇坐署中好覽當世奏記講求輿圖邊圉之畧出則抱筆硯乘款段間造一二交遊扣領墳典或形為詩歌叢明情志亦可以白首為郎矣不意甌宰太宰執於獨聽毅然草疏移我禮樂之司切惟太宰統百官均四海臧否進退唯天子得以主之其本孤寒微賤無天下之望卿相左右曾無根柢甌宰不擇名公翰藻 卷五

下素察拙直不能依靡贈言諄懇永希自愛父母生我鮑子知我其敢忘明惠耶某嘗觀古人如屈賈二子一不得志輒抱悲憤竟作汨羅之鬼難返長沙之寬每痛之非之夫烈士不違時而毀性君子不履險以尤人身者榮辱之寄也情者萬物之天也何大何小其天各足此蒙叟逍遙之談深獲我心也已某昔位宛丘者逾一年守蒲坂者逾二年未嘗作世俗不堪之容重違先師素位之誠去秋移職汴都提兵類水玄冬受勅視事江淮又念此調怯重二十餘年不以輕授一日為某破格曾何德能而徼異遇無乃心跡昭宣當塗察所以去國之故而決西江之水活此波臣也耶況生逢明世陽德方長足下天縱人倫懸衡萬類某於斯時不能披竭犬馬少資涓滴則足下夙昔愛我望我謂何而甘隴末路如此已也時行卻肥上指顧匡廬浮雲在目美人千里奮翼無能方謀伸紙馳情忽報德音先及敬薦舊好略罪投懷聊述區區嫌於長舌但監車之足久困壠坂一遇伯樂安得無悲若足下柄事材館某又宜遵承清禁屏息外

服矣極恃知遇狂發寡倫正欲肆石父之愚以顯上相之度挾王生之兵以高長者之名耳千萬亮察死罪死罪其頓首

答助甫

銅陽讌罷杳若晨參豈不懷人岐路堪悲矣不肖去冬始奉璽書遵乎舊京二陵風雨龍氣氤氳荆塗淮泗之間爰有英雄遺烈羽客高蹤佳麗鴻都鑄豐流亞惜哉才謝班左索然腐毫負茲奇遊地靈切齒何如助甫吹笛岳陽射蛟湘浦決洞庭以灌厄斬班簞名公翰蕭卷三五

九

而為捷使汨羅掩獨醒之名湘靈有再鼓之瑟但恐流連僊館交驅牧羊則不肖何從扣橘樹而傳尺書也不肖視事以來穎如蘧舍一年之間旅食無賴忽抵赤牘投戕瓊瑤展采命觴吹第放歌不覺銅陽故態耿耿成虹迺知達者摘詞清音獨遠明卿蔽於大觀窺乎一班遂進眼匡二語非知言也適來聞命不肖復作南中之行碧雞何靈空持漢節徒使絕裔振踪中原萬里心豈木石能不念德哉蒼茫秋色淮楚愁予肅輒有期願言珍愛不備

謝朱僉憲送酒

倦客日夕思金陵春政自無賴二尊何來累罍在目即閉戶登樓頻螳蜋川一吸幾盡擊節醉歌大呼朱生不置此何異文園令得金莖漿也僕今日乘舟浴湯泉明日宿太華頂上必期仙舫來不來當遣海若揚大颶吹十大塵擁足下案牘令足下不得省簿書急期會也晤言在即旨不多及

與俞虛江總兵

生慕將軍之名廿年矣往守賊方時好講疆圉之事名公翰蕭卷三五

十

私恨無因緣以質諸將軍後忤當塗斥出州縣益無因緣以聞將軍也今幸遊西廣遇將軍佩印蒼梧之野似若天假之奇迺將軍復建牙而東桂江傾蓋數語亦甚草草然容詞氣鬼得覩而信其與夙所慕者同又何必同堂同席沾沾壘壘而凌為快哉別後即賦詩一章無便以寄東賊撫剿竟歸何策如其諒推置之誠縛面而來平可刻日不則募士習戰雖釜魚難逃未免煩日月爾近日行部南寧遠厚使者將來輸貺我旅倥傯應鼎暇豫如此並得覽佳刻與征西

賊狀按圖指掌遂欲平吞又恐徵書尋下不審西人之福分何如爾佳刻既富債者取回荅甚迫不及遍讀畧觀前後題詞殊寂寞不稱安能發明勳烈也生不長於文詞而氣槩好慕古今豪傑俟將軍膚功告成當草一記與山海並壯將軍信之否檢行笥中無物報將軍謹以扇帕佐函惶恐惶恐

謝洪方洲侍郎

伏惟明公稟上哲之資備聖賢之學行足以經世而勵俗言足以明道而行遠某竊慕休風廿年於茲矣名不翰藻

卷五

十一

自念賦質凡下無豪傑自興之勇生長窮邑終鮮師承徒與經生伏習時尚弱冠釋褐湯自高步又喜交海內輕雋之士相騁才力於文藝之場沉溺苦海無所援而際其實者數年繼為禮官朝夕與亡友楊朋石遊言論投契意氣相許然時重趨承殊未敢章明其跡以媒多口後朋石出憲某蒙譴斥懲創往愆稍有明乃又從事簿書驅馳州縣無所因緣承侍明公之門以裁正其失往年攝戎穎上值明公督賦南臺私幸得奉奔走儀憲耿光及節鉞甫臨某又徙官

南中矣後數月於南中得邸報見明公不遺庸陋置名薦書之上竊惟古之知人也莫不辯之於功言之等驗之以德采之載試於耳目而後信於心志若某也服官穎上之日淺曾未効犬馬之勞而脩尺寸之業况所謂功言德采者絕未嘗有即有一二明公亦當疑於耳目之所未試而阻於心志之所難信乃決然無所疑阻騰章天子之庭豈謂某果賢乎哉夫偶合一事而稱之曰賢人情之大凡無所試而稱之曰賢此必証往驗來超乎常情之表某必屬其方來使名不翰藻

卷五

十二

明公之言信於天下誠區區圖報之血衷也然亦何敢望明公之我知耶恭審明公晉位大卿上毗廟謨下執天憲際會昌熙君相倚重吾道大行誠千載而一時自此秉鈞持衡賴於明公者不淺某雖賤末猶能推言勲德傳述文章退而與西土之士服守師說亦平生偉業也某比年歷官遯方回首中原杳如異域無力遣使一通慶問知明公望於某者不在尺牘之末故其踪跡稍疎亦清嚴之不宜輒瀆外吏自守之分當如此爾僚友譚僉憲素辱明公之愛茲行必

請謁門下知明公必垂遠念乃敢勦狀百拜授之若
某瘴鄉水土之不宜家人痼病之多變此寒溫私語
不當叙於長者之前或恐下問所及譚君能口受也
臨紙喋喋伏唯鑒亮

賀陳松谷相公

某以頑鈍無立之資幸生而附相公鄉曲之末徒以
草句下藝極蒙寵知仰見盛德納汙將欲市及朽骨
以屬卿黨後求之駿顧某非其人也伏惟相公自晉
官詹繼登師席應當今五百載名世之期續吾鄉四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五

主

十年元相之業明良一德斯道顯行即如往歲表章
往烈搜錄耆遺吾鄉存歿葆貞之士獨多於他省使
梁益之間綸詔輝映此皆仰仗相公上毗國論下秉
人衡某竊謂相公之生雖降神於岷瀆非得相公以
道德文章光重兩朝則岷瀆亦索然無聞已矣今夏
得報復當長公先生掄魁甲榜拔儒玉堂世澤相承
蟬聯無極稽諸載籍韋丞呂相先後並芳然求其際
會熙皞左右明聖恐未有若相公之盛也德門多慶
薄海同歡况某厚厠賢館之末舍親高內翰曾寄書

簡述相公垂念之雅豈敢踈候自取多愆緣比年歷
官滇粵僻處遐陬且西土之人遠越瘴鄉水土違宜
有病交作家口變故旅况無聊兼以無力遣使遂失
慶會實非敢遲遲也茲遇進表官入京便謹勦狀恭
候外具不腆之儀極知菲縻仰知相公不以為罪而
萬里大馬之私亦藉此將恭敬爾伏惟鑒察死罪幸
甚

上王南岷總憲

某本鄉里末學蒙拙無能往年備兵潁川叨列督治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五

十四

之下初無善狀仰承任使猥辱曠愛矜愚濫與薦草
司銓者取重然諾不謂某為廢譴餘鳧一視滇學再
參粵藩此皆藉賴引拔榮逾華衮某惟日夕矢心期
自樹植以報明公不報之施實犬馬血秉也恭惟明
公岷瀆英靈伊傳流亞明良邁會千載一時甲子以
來三年之間矯枉畧過士習矜重幾於成風伏自明
公秉憲內臺總持綱紀又與太宰楊公同心輔政獎
進本實搜錄耆遺滿歲以還學術反正風俗改觀使
善類有倚爭相磨濯一切空虛盜名之術無所因緣

則明公培植元氣以贊堯舜之化誠非不補某學無
所窺材不適用居常見學習未明不無世教之感不
知生人之道發明于孔孟闡述于程朱中正直截經
傳具在近世賢智之過收視冥心師承張陸流風鼓
動高自標題非伏明公主持教化則虛名欺世如殷
淵源輩者恐不終無此某竊幸明公扶世之功永賴
無極當今薦紳之士徒以忠清勤亮頌明德者良亦
淺矣某夙遭知遇又躬逢簡晉元僚公子先生榮陟
華省德門多福禮應脩慶不宜自取踈慢緣年來兩
名公翰藻 卷三五 十五

荅何肖山

門下信河東之秀某願為執鞭者有年章得聯班右
輔風義潤被又日增而月盛往者械札以千典謁無
非達所未將豈敢踵世俗交際徒費往復然者廼勞
使者臨辱教言且過為許可而儀物又極腆重他辭

既不宜托竟何以報稱愧之深矣黃生時義誠善
非得採陽之遇幾作凡品豚兒輩伏習此業即寄之
使院中以宣猶子之愛蓮石佳韻翩翩開元之語而
逸氣過之大書道勁飄灑欲掩虞學士每歎材氣天
授舉手啓齒無不駕代某愚直不能善諛人如門下
制作恥受命者又何可與言哉門下不以某為至愚
而特賜大教某雖未嘗窺作者之林而蒲阪南滇亦
往往發為巴人下里之曲切欲錄呈郅正願時趨中
山謁賀中丞原稿未之携也自入粵多病迨今未大
名公翰藻 卷三五 十六

與李于鱗

惟足下振中興之運僕方釋褐始學為文詞而蚤見
許可者莫如僕十餘年絕方寸之言似無與於平生
者亦莫如僕則何也自足下歸耕厯下後僕以罪斥
出馬牢間數年稍起為藩臬大夫非滇則粵足履所
窮遍及遐裔所以寓目者誠奇賤軀為瘴癘委頓者
僅餘喘息在也自分中原日月不可再見而海岱之

間有異人焉此生其何如哉不謂徃秋移我魏鎮適于鱗超為汴臺使得報喜非以微名故也尋抵魏于鱗先免座去矣任後即謀使者去冬以戍邊今春以迎送各院使君一行作吏便不如意類此耳僕代元美事可謂奇頃又見元美乞骸疏恐不得遂初永耳吾黨昔所為好者次革損斥而當時學士亦相用為諱已而張陸之學盛行談空說靜者輒據貴顯及此輩不效而足下與元美始稍稍起斯文未老非天意哉獨子與明卿留滯可歎僕自揣才氣不欲居吳徐

名公翰藁

卷三

七

二子後緣瘴病侵淫心神衰短一有涉目寄心之事輒病三年未閣慶筆研入魏間萌獵心檢笥中僅得數語舊有懷于鱗詩稿在使院中容錄寄時隨御史澶澗望齊魯甚近謹遣使將奉束芻往奠太夫人之靈杼情為疏不暇又詞惟高明亮之

寄楊虞坡太宰

業臺拜別淚滿車塵原命甲士介導仙里旋蒙謹歸遂阻音耗屈指安車畫行當在花朝前後惟明公一別卿并垂二十年間巷後生爭求識面且序屬青陽

羣芳在目不惟使父老子弟得遂瞻依即河汾條華增采不淺矣自明公去國來舊德次第解組廷論糾紛如訟回想徃昔國是不搖聲色俱泯如此氣象何可多見故海內之人日夕望明公如渴也惟明公德出天成神本嶽降勲在盟府望繫蒼生今日功成請老脫然無累且形神健盛餐飯愈加河山勝槩可供几杖世之遺榮者不謂無人然或迫於衰病之相仍限於嘯歌之無地如明公者倘極全美自綠野以還千載僅見也但世事漸多人望益歸竊恐渭水釣磯

名公翰藁

卷五

六

不得竟逐明公之願爾本菴在汴日有相聞近寄考卷評品精明誠一時之選介菴在京每有公便往還輒得脩問獨於明公處久失省候殊負罪愆謹此顯使並具鄙言遠代下私伏惟鑒亮不宣

與朱元意

足下三上皇帝書始得謝事情材潔已之道可謂兩盡聞足下同王郡守聯帆而下蓬窓讌笑頗不寂寞但恐難為解携耳僕美足下此行無異當時同足下在金馬山下羨何振卿獨弟未便引決從尚子去然

第終非功名中人乃復覩顏畏路意在希封典生報
慈親堂上耳此言非鮑子那可聞也半月前遣候錦
帆清源竟無消息返今再走騎使代別大名去清源
僅逾百里制不得越境私交情其如何海內良朋次
第高舉江河滿地寸心難言聊作歌發吾二人之情
何暇較音調之工不工也足下歸矣勿以烟霞自尊
鄙薄故人僕抱風雲氣吏而隱者也惟彼此嗣音毋
相忘

上趙相公

第公翰藻

卷五

十九

獨時人旋伏承台諭敢不知重惟相公抱伊周之具
當堯舜之朝知無不行言無不盡至誠至忠可質天
地在相公自信其可為在天下必信相公之得為數
月以來接見即報乃又有不然者可見人心之難測
時事之難行居嘗拊膺長歎益信孔孟之不能如意
豈盡在哀定宣惠諸君也屢讀相公歸田疏詞旨懇
倒去志甚堅遙想相公在朝中立無倚然中間處時
接物之機使伊周孔孟復生必有權焉以濟之初非
所以為混俗同塵也相公高明天縱超悟如神某辱

相公知憂輒敢肆蕩蕩之言者蓋相公之身安危所
繫此身既安方可以言天下之事矣某職絆封疆政
府嚴重不敢數有省問自千輕襲顧犬馬血衷蒿藿
之日久矣故不避死罪謹馳車疏奉候伏惟台鑒無
他

與鐵推官

雲陽一會可謂奇矣願匆匆為別未盡縷談歎也何
如生以閏月代事地方錢穀甲兵色色繁錯雖不敢
自怠心力但未審異日者能勝任否也執事高才雅

第公翰藻

卷五

手

德昨者一見可決生馳驅仕路最久每見為司理者
率喜好形人短以自見其長好入人罪以求合於上
雖一時聲譽藉甚久則畢露而自敗矣何也短人者
人亦短之罪人者人亦罪之此皆淺露者所為望執
事見定守力寧收斂毋表著寧過厚毋過刻生於執
事非泛交者比知執事美器也而猶喋喋如此聊以
自盡區區已爾偶值叙州高節推入蜀便草草布候
並陳心腹之論惟亮其無他幸甚

與張內山憲副

南中晤言之適可謂情投膠漆者矣居嘗靜思海內
好友如公可再得哉別後抵役西粵殊方瘴癘幾登
鬼錄隨帶家僮喪亡畧盡業已技牒棄官復為元洲
督撫假以資捧之役追於半塗遂繫仕籍竊食至今
也居粵時薦讀公構讒之報令此心怏怏者旬日追
憶昔年滇酋黨亂岌岌殆哉公首倡大義躬擐甲胄
已而諸孽授首再造西南如此勞烈直追武侯遠陋
靖遠滇之士民口碑未泯李中溪三記蓋實錄也豈
謂銅柱既標蒼意蒙謫呂司馬賞僅銀幣壁山與公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五 主

相繼報罷昔年入京楊太宰詢滇中事生反復論說
功大賞輕無以勸任事之臣楊公默然者久之顏君
輕信何物輒騰飛語彼人交驩黜園清議醜之果敗
事去矣訛謂天道無知公中傷而還長公大魁天下
生時官玉闕與諸僚讌集一得捷音不覺拍案頓足
大呼僚友曰此天報內山哉願絕役萬里無從慶問
歎何可言生庸愚公所習見江南重寄謬屬匪人以
閏月代事地方入吳謁兩泉先生始知公送仙眷於
京口何生來暮不得一晤吐此積抱也方謀載候忽

枉使者將奉手教並惠多儀情文腴渥何以當之何
以報之謹勒狀具謝明德容當專使省候不宣

上高閣老

皖事賴老相公主持綱紀斯振地方幸甚惟老相公
負命世之才當熙明之運握髮吐哺咸誦元聖再出
如某者西極豎儒孤寒自立曾未敢上千典謁只尺
音容不知老相公謬聽何語遂加引拔一歲之間三
遷無已竊惟江南重地注措最難諸凡可竭犬馬者
敢憂其勞惟是華亭相公憂疑太甚某初被命時人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五

主

士相危及某具瀆承示舊日所貽華亭公書稿三復
其詞光明正大皎若天日自闕將軍報曹一書之後
千載無聞也柰何承望之輩反不信老相公已形之
言而謬揣老相公未有之意甲傳乙受日甚月增遂
使刁風大熾讒言密起深文羅致使一代元老偷生
無地此豈老相公意哉即觀近日批駁劉御史之疏
老相公之心可以白於天下後世矣某受老相公知
遇最隆若華亭相公益庸戍知貢舉先生耳某非敢
忘門下恩特以老相公方欲平治天下豈不欲一夫

各得所哉某近以語蔡兵憲渠猶然若有所未領者是老相公之心及為人所掩矣某近時見松江人乘機而訟者每告不下數百擇其重情者問叢招解某親鞠之率皆誣挾無賴一一治之此非為徐公蓋為風俗耳某敢於信老相公之心者前有私書後有明旨倘徐氏有不法事某敢撓三尺以負任使哉某無任待罪俟命之至

復茅鹿門

十九年饑渴之抱所必欲面而不謂此者之遇也此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者之遇天高氣清玉光芝宇胡為來哉主人當市牛酒治遽舍琴留十日修平原之樂廼明公家慶戒心而某復亦招客他所母論操豚肩杯茗相勞須臾即欲效尋常交遊懷刺報禮且不能矣署中片語情神躍如彼此所欲吐者雖不能盡然亦不必盡當令別後兩有所念而後再晤可應適也又念明公西遊時疲半容船寒山鍾送而獨不令某一聞豈俗吏者不可語耶某近日講求水利躬履江海東巡海虞而使者遠至手書懇懇詩冊精工中間見貽二章泱泱大

風某嘗病令之作每岐詩與文而偏之又嘆才之果難如明公者可謂兼美而並出之矣未盡欲盡之意前已言之略布心腹以授使者惟鑒亮幸甚

與張許東中丞

弟發吳時不知操江無候代例遂逡巡途中及聞車騎渡江則弟惟仰屋而歎及人回得兄滁陽苦荻書始知伯母仙逝曾不數日一待永訣知伯母念遊子而兄哀痛可想已然自古賢大夫勞於王事不遑將母而其賢母亦拳拳勉子以供事如鵠羽陟岵之詠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慈孝忠義何所不至而兄今日似之亦可無憾矣獨弟不得生拜伯母於堂歿不得酌酒於柩左豈所謂通家子哉弟於冬月念四日始入院每經北臺則愴然不樂又安知令生可首聚否也介使將具薄奠校淚為文雖鄙言無倫而情則真實望兄以告伯母之靈見范張交情也禮戒滅性兄之身係社稷也珍重幸甚

與陳蘇山憲副

吾文學識才氣固嶽澤江漢之所委和不佞章句豎

儒而得附聲光為楠中人可謂厚幸矣然自足下解
趙使者歸不佞亦譴逐下吏浮湛數年稍遭藩臬為
大夫不南走滇粵則北走玉門矣即欲通尺素何從
耶曩不佞視學六詔時瀾滄一從事奉手教至不及
報書會有他徙今春履任金陵謁傳中丞詢起居萬
福而言老夫好學無厭不佞入吳後即裁書以托傳
公使者不謂傳公此行矣五嶽次公才本天授而又
世其家學不佞往年抵役燕市推老夫所愛者而愛
之又得竊觀其文詞粹然一家言也其時京山富順
名公翰藻

卷五

王

與張內山

自附書鏡水後又覺踈濶然左右之思何嘗一日相
忘也羈人歲暮政復無聊使者持珍賜種種載讀教
劄念我何深昔者洞庭之約豈美遨遊所謂會稽之
野山水名都東吳撮土安能欣灑高賢某將托山靈
移文期與門下為十日之飲而來諭云云未免牽情
孺少竊恐尚平反脣於千古之上矣某自入留都旦
夕應酬無暇拈筆祝壽之章擬對青春取萬曆之元
以祈遐筭是區區之私也承示太史長公疏草報中
並未之見一峯之後百載寥寥而今日長公遭際熙
明較一峯所值遠矣義方懿訓於是見之鏡水陸沉
下吏方幸儀封可托不意中阻今采山中丞則鏡水
同門友某惟順風而呼響更疾矣幸以鄙意致之使
者草草具復且謝不盡

名公翰藻

卷三

王

與李漸菴太僕

自車騎駐琅瑯之野而應酬左右亦既勞止旬日之
間先後奉手札者三而儀物種種過於腴渥何長者
用情獨厚不佞如此五臺入京首言滁署堪吏者之
隱而又得知已朝夕以明身心之學乃五臺則慮門

下旦夕有新命而不佞復愿五臺不能久淹騎省問
然雙龍合璧自是天地神物即今承寵亦必共翔青
雲之上而白首膠漆矣如不佞庸方一無所賴獨幸
執鞭大賢之末視封萬戶侯孰得哉竊自慰藉矣五
臺吾京中文接止得共談二丙夜再欲乘便一語不
審如意否使者旋草草為復且謝明德不宣

與陳萊峯道長

此者聽天子命而屬臺下稱滄水使者以代東狩之
禮則不佞其喜不知所自来遂操豚肩斗酒以羞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五

五

執事固私情亦成典矣十之日自嘉定乘一舸從風
雨而東入吳淞以校將軍之師則使者儼然臨於其
途飲食珍腴水陸錯出不佞某是用稽首拜賜以飽
明惠載誦教言獎與太過似非迷津之人所望於指
南者矣又聞前茅欲東以敬所出淝水而不果則江
海士庶瞻企屬車無已時矣在不佞某又何如為心
我今歲藉庇海上或可苟免計巡雲間後即由廣德
微寧而還於白下領教可期不敢縷及使旋草草具
謝而懷抱則隨紫氣往來鍾阜矣

與王仲山

仰門下行誼數十年其流傳妙墨在海以內者每得
竊而觀之嘗自念生同時而未獲鞭弭以從其謂之
何忽承公子繼山先生走使白下將奉名筆其山水
之幽奇若移峨嵋崑崙諸山而崛起豪素之上再讀
所為大筆鏗然古聲意超物表某近上書陳乞未有
所遂乃懸大筆齋閣中又何異置身喬嶷之里也近
太宰楊公寄公所繪五賢圖屬某附謝明德此其意
不敢不相聞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五

五

與趙汝泉中丞

許時不奉書左右望楚雲悠悠無賴偶使者至門貽
我簡刻與子畏令親書甚慰友朋之懷弟竊觀兩公
出者策勲鼎彝處者垂名紀載古云汝穎多奇士今
乃信然弟治江左無尺寸效豈惟弟不效以往諸君
子疊疊去矣慈親衰病念家山甚切為子者奉職既
無狀又安可不導板輿賦閒居乎門下知我潑偶一
談之兩兒庸愚非不儼然在弟子列蓋虎皮羊質何
能厚主司一盼而伯父沾沾念之何耶使旋削牘具

復且謝不宣

與曾確菴中丞

兩日前一家僅回裁數語具候且謝彭理問所奉書刻云他不敢纒纒陳也間兄翁坐虎帳中運籌獨勞且將督大帥於蠻雲瘴谷之間櫛沐風雨食飲星月九重耳目徹於遐裔異日者必能書在盟府而逃矣西土二三子弟耕鑿井廬妻子相守日皦皦以鷄黍愉快又安知有所謂大制府者晝夜聽刁斗伴猿鳥者乎聞兵餉大治旦夕席捲九絲更望令軍中止俾名公翰藻

卷三五

手九

與吳定泉憲副

猶記去春時削牘以付萬大夫使者至於今杳然道里誠遠即鴻雁不能習習來也昨歲詔舉巖穴之士私計必首以足下應明命矣而讀兩臺使所薦書又何足下案案也心頗異之然足下讀書談道大自有

致正不須此只當事者不能察舉所知羞為獻納臣耳不佞竊食江左冉冉二霜海以內稱繁而口語難調者孰有過三吳哉不佞日兢兢若捧孟履冰而平無尺寸之效且奉板輿在即舍中慈顏每感額思歸乃上書乞身田間復不得遂擬明春再舉巴山之陽字水之陰躑鴟耶筒色色可老又何慕哉伯翁知健飯仙即頭角隆隆起矣不佞五男子今秋一人獲覩棘闈餘食餅果足矣貴鄉鐵博士歸草草奉書所不盡者俟再便布之

名公翰藻

卷三五

手

卹卹寄劉子真

客中山時遣使迎車騎河上計必偕長公行僕遂遲回孔道間期二龍也及長公至則言次公尚留山中令人愀然亦時時舉杯目長公曰二弟不逐兄豈有不可別者耶更復大笑長公酣歌連榻者三晝夜登叢臺值大雪秉燭語輒鷄鳴可謂傾倒矣廿九日設祖如關有七男子善學楚漢英雄又呼肆中屠沽少年射鵲躍馬是時僕與長公氣蓋平原令卹卹兒女環觀者如堵至今趙之博徒漿家多歸長公使平原

主人門下無食客奈何送別長公後留待車騎數日
又不至初四日驛子報治河中丞代事遂馬首東矣
大抵却郎古俠客場也僕與長公既作如是事又令
次公復豪其間恐叢臺淫水摧竭欲蓋且使趙勝毛
遂虞卿觸龍之名從此銷歇今日不得遇次公理與
數固然也聞次公脩髯而降體儼然偉丈夫奇文邃
學更復不羣頃得讀長公時義大能改絃僕亦出所
見抵之亦頗有振發處兄弟制科古有眉山今汝南
矣時發却郎城書代意並遣二騎使隨行李冗懷如
名公翰墨卷五十五
何可盡

簡向侍御

慕風裁日久竟不得一奉光塵曩鄉人馬元岡者嘗
司園遼左亟口誦臺下才德為今日第一流馬卿故
端士素重然諾業已解組為山水中人而不忘嚮往
如此其心豈有為哉以此益慕臺下深矣頃聞簡命
代狩於大江之南不佞得執鞭弭以從無問六郡士庶
庶欣欣色動即不佞素願見者喜又先於六郡士庶
矣近奉命案皖城諸逆囚罪狀次于姑孰之野聞馳

馬尚欲盡行里中計程當道姑蘇而主人乃不及與
除還館以迓旌麾如禮何謹介使具蔬水奉羞從者
惟是家庭事畢肅駕西征此六郡士庶所為饑渴者
寄濟南李千里秀才

僕從先大夫遊甚驩也僕自左官後踟躕瘴癘之鄉
者數年遂與先大夫間踈濶已而代元美為大名
始得起居無何而僕陽李伯承以先大夫之訃來告
不覺痛之次於心也聞訃不旬日又從我天山之下
至關萬里何從一誅先大夫之柩耶之官東吳每得
名公翰墨卷五十五
王

會王氏二龍時作竹林悲正欲托便相聞適哀
憲行乃具不腆少代生芻之意並挽詩四章皆所為
者煩千里陳於先大夫之靈而歌郢言一過以聞於
地下元美刻集成而屬余序尚未就俟完而付之梓
以寄

與吳明卿提學

昔與明卿浹密中原可謂愉快已而明卿入武夷不
佞走雷首也此十年以往事中間惟舉舍人奉明卿
燕市書者一若不佞無一字之報有故也往甲子冬

執憲類上曲周王使君言卽武大夫旦夕上計當出
爾境內不佞介使誠書幣逆于滁陽竟返至今書在
笥中無何徙滇再徙粵能經瘴癘僅僕喪亡略盡僅
與妻子存是天不欲絕吾祀也在蒼梧牀蓐聞明卿
再調病中驚起歌風雨西窓之詩不知涕之何從後
有客自長安來言與明卿飲於他人所酒不入居四
座談時事談文字甚謹明卿默然俛首且也日牧履
緼袍跨一欵段行市中類樵少文者不佞聞而嘆曰
明卿處世之計窮矣然能此官必達豈意卧高涼閣
名公翰藻 卷五

中又三年比遷更以鯨鯢嘗明卿武備也不佞自粵
移魏代元美自魏移張掖再移晉又代元美奇矣屬
者江南之役又在元美宇下豈不益奇不佞仲春始
入吳奉版輿舍中喜慈親良食每會元美弟兄念明
卿未嘗去口忽得貴陽之報彈冠而慶貴陽彈丸裔
土二三子僅能具青衿何足為明卿喜追憶吾弟兄
稱同袍者半登鬼錄存者復偃蹇得明卿典文學之
賦此黨與王氣也不佞視事會皖城告變時問罪於
皖行經池陽方聽畫錦音耗謀及尺素忽報使者在

戶外未暇開城先問明卿二毛何狀容體意况如昔
日不使者具報明卿母恙幸甚幸甚乃發封讀所寄
墨本樂府甚精絕豈非窮而後工惟詩稱不佞太過
不敢聞也又聞往冬賊火燬掠里居此無異乙丑救
邑為妖賊陷沒先人之廬化作烽火不佞平生所購
圖籍即二三弟兄所贈答者俱無隻字在世間蜀道
險阻歸何容易至今灰心藏書是故耳明卿棲息無
所安得便有他念且携家度五溪雲山即黔俗瘠陋
且藉公餼作食邑徐而圖之耳不佞甘心遷吏矣今
名公翰藻 卷五

日之事出自不意吳語難調前十五使君而叙遷者
僅三又何有於鄙夫先手着已在胷中决不令後生
輩描畫辱吾黨也子與容漢久矣主爵者何以待之
儻以漢士付子與則子淵長卿豈不稱西南兩使者
我亦欲遠力問起居使者言除書限近恐車騎先走
桃源道上矣乃濡刺附使者並檢舊詩內左右見不
佞未嘗一日忘明卿明卿別十餘年止二詩吾不知
之矣

與余沈兩翰林

往年執憲右輔去天尺五得濡刺以干典謁亦嘗奉
教言津津母論文藻即神情飛射似收某於可語之
列居嘗誦高義無窮未有以報已而徙天山下又徙
太原徒事車塵將問不給屬者節鎮之役濫及鄙人
竊謂江左巨區即得疆幹通敏之士猶懼無以辦此
如某者孱夫也蚤山之憂其將免乎亦知門下有所
游揚謬得大寄不則為藩臬大夫時積愆若旱魔之
不遺餘力而一旦儼然至是哉誠感之矣其如懼何
惟是不棄肯好指示迷方使某奉若蒼龜而令後至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五

者亦藉口某且能之何有於我則門下之風動士心
為賜不少矣洪山人者滯關以東久矣何故而忘其
弱旅客燕市者乎知門下好山人敢以問其蹤跡
與曾以三中丞

日月若流而海內之窮交者幾人自明公進太僕也
弟遠處和連山下迄秋陳臬于晉席未煖江南命下
矣弟以慈親越在田里間八年於外省覲未遂遂兼
程西至江陵登陸過鄧都僅能懷刺高門而返向里
中僅十日即奉版輿共舟東下以閏月代事于時值

皖城軍變專待撫臣一疏遂具草畫夜書發一切交
遊未暇聞問即如明公稱同袍者亦不及致蓋有待
也已而得明公開府之報令人盱衡踴躍喜不自支
非徒沾沾為一衣冠喜也惟天子不忘西土之人而
功德在蜀父老者孰與明公故必得明公拊循其民
人即今蜀之旄倪家製竹馬伏於江山之左右者何
可勝數如是則弟之喜不先於諸父老子弟我弟誠
陋今日之役似不量力四月陽羨吳錄事奉魏牘上
姑蘇之臺高言逸氣震蕩具區獨與弟大過非所願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五

於知己者陽翁伯丈何為拂衣又念社稷之業明公
可托翁伯即優游帝里徐順天和令明公畢志竹帛
是一道也弟時行部池陽案皖罪人旦夕具刑書以
聞禮不敢越境望冠履以盡編氓之分謹戒使將具
不腆為賀別作近體二章真巴曲樞於鄧雪前也伏
惟教之幸甚

與汪伯玉侍郎

此者展掃孝昌幸賴祖宗墳墓無恙不能走武昌北
嚮稽首長者為先人謝四世之德不孝之罪大矣迺

使者辱臨敕邑况勞甚腆至今未有毫毛之報非敢忘明惠也業已檄縣官值伺畫錦之期傳遽而聞頃問罪於皖投策青陽則言車騎十日前返於黃山之麓矣竊恨戒道遲暮不能負弩前驅正切省咎何為長者用情過厚篚將既盛矣似不薄鄙人而貽臭味之好佳刻炳烺不但借益於王充之典已也入吳甫月王元美兄弟來會時時口明公不置且言車騎還朝約為吳門十日之飲不佞當冀除其室伏候道左豈惟竊諸君子妙論而民間疾苦之願有指南者實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於明公汲汲焉李于鱗集刻成元美請序想有以應之皖獄具更以勘報水利事甚急且還吳了之並以報元美也介使持不腆以脩慶問惟麾置之所欲言者知有日矣不多談

與范中吾參政

咄咄恠事哉我范大夫之蒙詒於黃口也不佞往度函谷日聞闕以西父老子弟誦說大夫文而才守凜凜三年如一日也其最大功德繕城治兵平賊訟奮武繅林之衆至今聞以西擊壤帖席伊誰之賜哉彼

主壽者已不能計功而趨拜之且擇疲即者授大夫十道使印何累累而必以疲即當之哉又豈知今日並疲即奪之恠事哉恠事哉嘗謂親莫親於母子曾參殺人母且信之又何言踈遠臣吾詩以明其意大夫固安之矣大夫自達者子若孫各抱風雲之氣所未究於功名者終有以托之惟是共謝甘諸君子左圍右史一觴一詠從茲老馬未為不可但恐蒲輪鶴書交映金川之上幸勿忘蒼生而口實犧牛文龜之說也曾以三開府西南吾鄉士庶之遭知諸君子彈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冠而慶偶便布起居並詩一章見故人之懷子大夫知之

復徐相公

某昔官滇中一申省候嗣此歷遊絕塞起居無從矣某本西南豎儒不嫻於吏事自辛酉蒙譴待命下僚永甘溝中之斷已而相公執政留神淹棄秉銓者仰體德意不謂匪人亦與齒類之末從以移遷藩臬稱大夫焉既逾分矣如江南開府之吏提衡十一州縱橫數千里租賦所供居天下半即用疆幹才德之士

猶懼不效乃謬屬庸愚誠所謂以資負山矣地方一切治體膏焉無知抵任後即擬遣候台增並請至教緣旦夕欲守汛海壩因而匍匐門下布此血衷乃承使者先施台翰薰惠多儀拜嘉長者之賜榮寵萬端謹勒卑疏敬授使者以復明命容當樞衣門下謝此濶畧之狀冀垂亮幸甚

與徐中丞

自門下埋輪都亭之日郡縣吏蒙一諾者則不啻于黃金千時門下信某最深不知古人稱遇國士者何

名公翰墨

卷三十五

狀如某之微寵靈至矣竊名即署者數年大半家食至辛酉應變議起播遷下吏門下開府薊門而不敢承筐篚迄門下繫貫城而不能奉起居勢與迹宜然也今天子念門下功臣而聽几杖山水間數年某不南走滇粵則北走王門即欲問動止無從也何言托書郵耶此有天幸不謂匪人濫膺江左之寄今春入吳正擬介使適當問罪皖城行次池陽瞻宇下甚通乃明命嚴切旦夕替郡大夫具刑書以聞然詢道履萬福慰浣多矣謹函只尺之書鳴謝十餘年未報之

德其民間諸所疾苦願受成於門下者伏惟惠此德音不宣

與茅鹿門

某下里人也釋褐而令白馬之津徒以少年盛氣妄自私心學步效顰強作解事中間銜檠什焉而九繼明公執憲臨也以精博雄材品裁羣吏某於其時如小巫見大巫便欲神氣盡矣廼弘度矜愚取長於寸吹噓剪拂不遺餘力各院使者不必問滑政之成與否有丘山之諾在焉則雖不信某能不信明公哉自

名公翰墨

卷三十五

平

明公購說歸也某拙於趨時自謂薦書盈庭知音易得已而陸沉四載始陟計吏後有憐之者一徙職方再徙繕部然終無以釋柄臣之意竟斥譴去矣越數年稍超為藩臬吏亦聞明公橫被口舌願某素不能說靜談空攀結貴盛少出大馬以致大誼尚得為國士之報乎惟明公豪傑之資天所縱出文章德業軼古絕今曾不得畢盡志願令人抱英雄之嘆然制倭策之用於浙中平夷之勲銘於廣右則明公所為不朽之事者自在也某厚知遇最深往無一字相關者

平生宦輟大半西北間或南還非滇則粵矣某本罪
廢餘生徊翔兩省僭稱大夫已無他望矣不謂江左
重寄誤及匪人任淺即擬遣訊並脩問於宗伯董公
會皖城軍變往來江上擒索諸因五月廿七日始返
於吳方抱濕病忽承使者將奉前後二札書幣種種
豈惟不責無禮且先施焉浞泉長者之德之盛如此
感之愧之載讀嘉刻古今之作並臻妙境明公今之
韓愈也來教索鄙律自粵中深瘴大病之後棄捐舊
業况本不能為者如明公必欲觀之以驗進益曩時
名公翰藁

卷三十五

五

間作一二語俟秋涼筆之以求剴削應天使者提衡
十一郡自巡行之典廢而疾苦難聞某意欲舉之前
已巡池太二郡矣詢道里微寧竣事當出廣德經吳
興折而松江吳淞等地則匍匐門牆似有期矣盛儀
且不報容當布之先具單疏敬授來使以復明命所
欲吐者面盡不宣

與王元美敬美

案羅皖郡吏議屢更留滯江城蹉跎日月比歸適繡
衣使者至肅酢甫定海上材官以訊畢來告遂無因

言東邁前書所云正慮此耳聞二兄大治山亭
勝掩金谷冀除三徑供具百壺豈惟足下切故人之
思在地主尤當乘山陰之興不謂人事巧違大庾初
願梁大理奉手翰至幽期華阻思極而怨嘗恐伐木
道喪替過宜然至讀魏其語背汗交流范巨卿吾之
師也彼武安勢交者曾何足云弟自歸署中初病瀉
已又病瘡比歲服習北土一行渡江便覺卑僂近多
閉門赤脚不履東望海天二龍在下情其奈何哀詔
將臨未暇言行部事近奉重書屬以河渠已下所司
名公翰藁

卷三十五

五

勘議卑當躬視之計在服除後與二兄為布衣之飲
於時名園秋色較炎伏何如也別製奠軸初擬臨哭
伯母靈前者顧日月漸遠似屬無禮乃介使將具不
腆先代奠私俟行貴郡更焚鷄束芻盡通家子意也
不宣

復友人論詩

日者猥蒙不棄投贈篇章屢日讀之仰見學力闊深
音格高雅且發自性情止乎義理庶幾驚心動魄一
字千金矣願某識謝商賜安可言詩而執事閑暇下

及豈不惜齒牙餘論而欲引進後學耶幸甚幸甚日
來切擬廢和竟為應廟所奪尚俟異日也但其幼而
顧蒙長乏師承釋褐以還僅於簿牘之暇涉獵典籍
或有一得又未敢語人誠懼贅說之欺世也茲者三
復來教許隲古今叢明宗旨可謂見高萬古獨取玄
殊絕不隨場悲喜信蓋世英雄也某惟詩者持也古
人亦云持人性情三百之蔽義歸無邪而已夫人稟
七情有觸斯發對境詠志天籟自鳴故玄鳥雲門大
唐南風以至衢巷諸諺文取辭達曷嘗他求哉柰何
名公翰藻 卷十五

聖

王澤珍竭風人輟采元朔黃初古質猶存自茲以降
風雅凌遲如來教所云逞能賈名之徒自矜意匠無
所取裁鏤心鳥跡之中纖辭魚網之上風雲月露剪
綵雕龍扣之性情奚啻千里至如六朝初唐雖稱靡
麗然於詩人比興之義尚千百而什一也迄乎趙宋
儒者輩出力黜詞章甚至誦詈太過此又諸君子之
失也及觀河南新安之詩是豈學究所能為哉本朝
未嘗乏才而有過尊宋儒之弊近世楊用脩譬之應
聲亟可謂中其膏肓但道德文章至近代一厄談性

命者崇尚金谿之學而倡為六經註脚之語結交空
談以蔽拙於不可窮詰之地而且自立門戶矜許為
儒夫本朝以道學名者無如河津新會餘姚江浦高
陵諸君子之諸君子者其言語具在豈如近世空言
者耶某末學無知浞來不敢以此語告人懼贅說之
不信而獨聒於門下者以門下玄覽千古或以某粗
有一班之見也某數有讀書尚友之志而汨沒風塵
功名可欲也而所欲有甚於此故屢求退且里中
耆碩又有如執事者可朝夕而就正之救廬薄田可
名公翰藻 卷十五

聖

以殺風雨供饘粥足矣而又求田問舍一鄙夫也是
非執事所以望我也而來論拳拳勸駕某不敢聞命
匆劇漫言畧布心腹以謝高義少俟新涼當匍匐門
牆以聆諸論不宣

與朱廣文

以公之才之德一仕楚而稱令尹僕謂公車徵拜卓
魯必不能舍公他往也後來左官出自意外僕於他
省一聞音耗浹此不復論天下事矣繼知公改臨安
博士彼郡故漢南文獻又私喜公之道可南及僕抵

山中以起居問吳秀才始知公居廬在里方欲圖候
左右忽枉使者問遺甚厚載讀來教則自居以謙而
譽僕且過僕庸人也承乏至此且慈親高年今已望
八即富貴可欲撥諸七十一子不遜改之禮僕悖戾
久矣歸來巴嶽之萸白雲千里巴水之曲芳草二舟
半生漁樵色色可老又何羨於人世來書猶存勸駕
雅意僕感德誠深願出處已自裁矣聞公既終禪旦
夕謁選必出敕邑僕謝客成癖而獨不能避敬掃榻
以俟開尊川岳之間當令峴首漢水復在几席上也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五

聖主

率爾附謝有懷統期異日不宣

與李棠軒太史

不佞濫竽江左受命之日豈不自量奎力哉願不佞
平生浮湛中外所謂州有九沙其八獨以不見江南
為恨爾已而長江巨浸計稍得窮討不佞又何敢不
審才之無當而覲顏竊位為哉往時投効之情實出
血衷而人之諒不諒何知也不佞以立秋之夕解鞍
故里吾家季鷹先得我心養親之暇墮戶讀書而敕
邑有巴嶽者負郭之南巴川者繞城之腹以漁以樵

誠無羨於人世乃足下義甚高才在雲霄曾不忘草
莽之賤人長憤雄奇大幣腴縻至所為慰勞而引譽
者六般般焉矣擬明春約彙甫中吾諸君子為三峨
之遊只不審二君能裹糧從不也歸田後讀書時多
搦管時少足下以卷扇下命誠無以應之聊檢舊作
數章引笑

與余祭酒

不佞望靡屨於白下傾蓋而語合人皆異之不知以
神內交于是下者有年矣願不佞自棄明時日抱烟
霞之癖以足下山斗何不可為皈依而必徑徑自信
於一丘一壑者不佞豈不誠庸衆人哉移句曲之日
玄黃盈于筐篚翰藻流于紙素都門祖帳縵然讌語
之間而不知日之既晏夫苟鍾阜可移長江可竭則
同心之言庶幾其有盡乎代事渡江於睢陽道上得
聞國師之命盱衡擊節疲以繼日由此平章門下為
帝師臣而岷嶽之野有一人焉鼓腹擊壤以費何有
之歎則不佞之受賜者多矣不佞歸來當秋夕吾家
季鷹千古同情慈親一見家園夙病如脫不佞得日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五

聖主

饒江漁以佐薪水暇則墮戶讀書勿忘舊業異日山中或有一言可采必當獻之左右敢勒書一省報詩二章托舍親紹介門牆如金玉爾音即以付之不然投書渚去秣陵城只尺耳惟尊亮不宣

寄御史大夫王南岷

去秋一拜公于綠野之堂歸來墮戶山中息交自全遂於門下缺候某本粗淺下士誤蒙薦達致身今日每念厚恩未報終同草木已矣惟公三朝舊德安危所繫此聞時政稍類積薪如公者尚淹蒲輪恐非所

名公翰藁

卷五

四七

以培元氣而溢人望也在公視之皆一切泡影顧四海屬意於公者如是耳某奉母之暇明農課子時或習靜似得收攝之驗恨山川阻脩不能時奉几杖一經陶鑄也某今夏起家南鄉即上乞章未蒙見允而當路移文督行甚屬顧慈親高年進退狼狽某素愚拙不敢蹈近世矯名者以退為進之轍擬來春車騎之任以荅當路不棄雅情俟任後徐而圖歸某恭為門下士不敢不陳血衷也因便布候惟鑒原率語幸甚

與朱泰菴憲副

此從御史大夫吳公所而聞有虔州之使還署削牘以奏記室自疑突札必盛矚下無禮之怒厚君子仁明而謂不佞質勝其文復械書千里之外慰存甚厚夫得明公一言之諾即重於千金已何更承實籓哉不佞出而無當於世業已草乞骨狀內筒中如知我者希便上表以守我貴之道矣初夏時廟議欲以江移浙而假不佞虔州之節會膠河罷役無以安徐司空也則徐竟浙而前議塞矣明公文武才也虔鎮彈丸耳稍損萬一之猷即可稱伯安先生復起矣又况朝廷所汲汲於明公者有社稷之寄即使者旋屬不佞病瘡少差乃據榻口授書童錄為啓以謝別具不腆誠秋毫也烏能報德惟鑒存有光

與龔侍御

始明公起諸生間則里中士無不推轂明公以為淵雲之復生已而明公釋褐綰章廬陵也其治行異等大江以西咸謂明公今日之龔少卿矣某竊附桑梓之末未嘗不信岷瀆之委和實惟明公當之願某官

名公翰藁

卷五

四八

轍每與明公左生平所欲為執鞭弭以從者徒瞻企
高山北斗已耳恭惟明公簪筆殿中執白簡以伸天
紀豈惟卿之人勳勳有氣色即內外百執事有不稱
說朝廷得明公以為重哉此者王汝文中丞人來則
奉遠札藹然乎情爛然乎語至所為引譽之過又似
非知已者愧之愧之某本部人也無當於世用往年
請告山中奉母明農聊以卒歲不謂去春起家再乞
不報竟作勉出遂名小草今春始抵役南都每會汝
文中丞則中丞未嘗不誦廬陵之績而且謂明公高
名公翰藁 卷五

與趙寧宇憲副

生幸而與明公生同鄉同鄉之中又幸而生同郡則
生於明公亦既有緣矣乃生先數歲而叨仕籍遂不
得一奉取光然明公汶上神明之譽臺中正直之風
則生得於耳者甚熟以此益慕明公無已時夫明公

抱安攘之畧西北急則明公西北東南急則明公東
南年來海陸之間神謨駿烈在二廣則韓襄毅在吾
卿則余肅敏其人矣此歲蜀中衣冠之氣索然非明
公誰與歸哉南署幽清江山佳麗以吏為隱似不減
吾廬也廣中近有羅旁之役則明公獨勞此肘腋之
患誠當除之但生曾經其江見彼中箐巖溪峻較之
別巢為甚明公自有石畫之見區區犬羊旦夕遊釜
中矣偶便率爾為候以通數年景仰之懷所謂未同
者又不論矣惟高明鑒之

名公翰藁 卷五

與周霽川方伯

自前茅指天雄生得奉讌語嗣此則書郵無從至所
為景仰風義覽仕籍則歎踪跡之靡常逢秦人則省
體中之安好其所不能源源于左右者惟是尺一之
書耳生本鄙人無當于用幸賴南署清適事務簡稀
經卷茶鐺瀟然不異田居時也古所謂吏隱陸沉者
其然乎其然乎惟明公譽望隆起行且褒舉異典以
奉臨軒之問台垣衡地虛左久矣近者中邦比士惟
門下得人甚盛惠及賢書何異登中嶽而窺河洛之

文則明公所持以報天子者厚矣吾友明卿又得參佐紫微之府朝夕論道計文大是官中快事樂可知已使者旋草率具復病懷不多及心原幸甚

與王元美大理

前有使人以一札付長公上記室矣弟病瘡勿藥矣以過飲再作今秋宛轉牀蓐間計杜門謝客且六十日一切不問戶外事前見足下量移平北又見奪奉之旨弟心稍動知當軸無成心小人往往望君子之腹即弟當時安慶事是已昨睹王汝文中丞來問

名公翰藁

卷五

五

病榻間對語忽及足下此為白簡所擊不覺驚坐而起顛倒自失吾黨伏足下立赤幟今若此弟之齒寒矣即刻介使奉聞但不知所列云何再四托汝文索之今得而讀一過殊謬舛可笑足下居卿兢兢名檢所指好女諸說斯人豈不畏鬼神耶若疏中反復大要責足下忘親而仕此又謬甚夫以足下至孝間闕萬死為伯翁伏闕白見冤狀天子卹之而還其官當時陷害伯翁則嚴氏父子天子又已殛之是君家之仇則嚴氏也即人子守不共天而戴之義僅可施諸

嚴氏若老死而不食有明之祿是仇受恩之君父矣其理是耶非耶足下自起家無頃刻忘山林誠不煩今日之論但足下今之鳳麟用人者其能舍諸弟又憶七月時其人過語彙托以助甫而談及足下其人稱述不容口且欲紹介於弟而為其二人請文於足下弟諾之此言猶熟而忽作此事何厚貌乃爾弟恐此中必有風指者不然不至中變之速如此也足下有辭疏且俟旨可也病懷不多盡

與向明臺侍御

名公翰藁

卷五

五

生夙有夫幸得附青驄之尾以共事于江南其為發覆而振厲者惟明公是賴自明公念太夫人而移疾歸也遂失師承諸所注措不能伏厭羣心甲戌之春蒙罪以去獨謂當時言者專以查安慶賄生而偉勉此何以逃日月之明哉然此往事勿論已生躬耕畝山之下日食蹲鴟堪以自老不謂去春起家再乞不省而當事貽書其大指謂生既不能自明其心今人為明其心矣而胡可自晦之生乃一馬二僮以今春抵任又幸未嘗虐用其民而猶得見江東父老也

惟明公還朝及代狩楚也生越在山谷不能以曰父之名上記室至金陵日索武昌魚以傳尺素卒不可得忽承飛翰走自千里之外鶴然乎情爛然乎語明公誠長者矣生何能報之恭審大典告成楚材入穀楚人言是歲楠中皆知名之士若所謂第一人者生亦耳之熟矣人士談者又服明公之至公有他人所不能者則明公亦自鎮如泰山即此而占明公異日柱石國家者豈在古人後哉賢書妙絕想多出鉅手生讀他省且六七在楚錄下風矣不佞不佞生陸港

與陳五岳提學

不肖以去鵬濫中山之節竊幸風氣甚善可奉板輿與俱業已發白下而西指劍門不意薄德延禍先慈中道聞訃袒被以歸歸甫浹旬屬珮兒以佐貢赴臺試不肖方在哀痛且嫌疑可速遂不敢奉只尺之書者心固耿耿在也苦次荒迷忽報使翰辱臨厚真名誅寵及九原感泣何如承示諸刻既富其佳題詞諸

與甘棠甫憲副

家不忝玄晏而李伯承者乃此面劉韋甚至引足下而繼其統非惟不知公且不知開元以上人矣當今脩詞之士質有其文濟南文不勝詩大倉以全收之蓋世之雄也伯承所將者衛尉長樂之兵曾未入淮陰轅門宜其以使氣雋語隱然病二子也使氣雋語誠有之故二子短處而長者安可及哉元美四部稿刻於鄖不多示人意在示後世耳不肖僅得一部如尊意亟欲覽之取命書史錄之不然大拜在即別索亦本更善也哀經不能匍匐臺下為謝

吾面孔顧三甫于役山都不肖與遂盡矣古人云州
有九涉其八不肖誠有之而獨不得見江樓此王右
軍所以為江山之嘆也不肖本為老親屢車乞身絕
無當世之望前歲起家再疏不省於時先慈健飯且
替行甚勵不得已卑騎一出決疑移官後即上書去
笑不謂中山之報甫至先慈訃音六復相聞袒被西
歸恨不即死三月抵廬梧樓如見風木生悲夏中查
尹過吊而不肖訊起居萬福擬作一字相聞竟以哀
迷不果禮壞之時疏節乃爾遠勞使翰並及真既陳

名公翰華

卷五十五

五十五

告先靈光重存物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則不肖將
無籍足下之我信而慰親地下耶拙作父負即無替
書不肖且固寄之謹如命一一錄去鶴樓崔咏自覺
形穢但恐點辱飛薨耳夷陵王汝文甚推曩足下譙
會未嘗去口且云令王生而在燕安能令足下丘園
也汝文謂徵書必不久彼故選人諒非虛語即足下
無美於人世而人其舍諸先慈以今膺安厝卜地塋
兆日無寧器僅存皮骨耳塋先慈後不肖業已廬於
巴嶽山中便當侶猶鶴老矣聞嗣公甚頽發足慰通

家之懷豚兒被儒服者三可望者一然尚乳臭未釋
龍豬而何勞伯父計念之深也閨中美髯公梓其作
不審究否近見王元美四部稿一百八十餘卷著述
之盛本朝一人彼欲總抱歷代之長不無夾雜之憾
甚哉立言之難也近作不能盡錄衆冊紙不佳且乏
管城君聊以隸穎滌之便似張飛提鈍刀也使旋草
裁謝別具不腆畧見區區惟垂內幸甚

與劉子玄

名公翰華

卷五十五

五十五

西極懷人凄其欲絕已而足下不遠數千里介使慰
存此巨卿隔歲之心期束帛綈香指資馳酌此南州
高士之雅道名誅華軸聲聲成楚此宋大夫放招之
鴻章尺牘千言摘藻通懷此子桓簡吳之創記雄心
大節慷慨相許此蕭貢陣結之久要嗟乎子玄友朋
道喪於今振之每與親故傳宣令德不覺神王既而
循省今昔又點然內阻不知涕之滂淫下矣不肖孤
奉諱以還勉襄大事塊處廬居冥心塞兌閤于旄則
鑿坏遇吉禮則屏跡日灌宰木期其可供以和哀響
於風雨之夕也獨結習未忘不厭教帚居恒形影一

室作老蠹魚三食殘編倦則散歷園池來窺魚鳥雙
眼難青能無足下之思乎詢福使口起居詳悉大自
慰籍又喜足下能運圓機以收物情歛鋒鐸以銷側
目令雌黃卷舌日月當天而足下所稱趙張其人者
並能藻鑑人羣折節名德此其人目中必有珠者誠
不意河朔俗父東吳振蘆中而有斯人也不肖孤以
孟夏十六日薦禪事於先廟追念未禪時猶能浞泉
麻以儼然慈顏今禪矣悠悠之恨不與天終哉伏審
女弟猶子婚嫁俱畢經理獨勞始信當戶之難又聞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五

五十五

衍衢二姪頭角嶽嶽此阮家仲容子具弟可以死矣
來書謂衍即學不勝貌恐是晚成如其晚成承藉更
大足下姑待之不肖孤往年購得外氏園地數百弓
比始屋廬之青峯四塞綠水前滌盡舫石梁疎篁雜
卉難望輞川之幽奇頗陋平泉之豪侈比令福兒一
歌使溪山草木色色飛動嗟乎子玄遠矣誰與共之
長安貴人數數遺書疆場之節似欲再假妄博樊英
之虛名恐成謝安之小草萬一簡書臨辱其何以解
如在中土或携家一行終不令兩姬並驅而糟糠居

守也諸兒皆預省試儻一得偶當鞭策浚於父上黃
金臺作小英雄豈非奇事哉願不敢必耳書來知萬
相公徐子與並登鬼錄王元美再列彈文小兒弄人
徃徃如此元美無所不可獨高徐二廟並作若教之
鬼情何以堪也甫移官河外不得其絲來書云有鎮
五郡消息吾黨未運尚存碩果福兒自大家韵致山
間寂寞無以待之已取鴟鴞即筒數石留俟秋風偶
值帥侍御北行險遠之程不得不附郵情逐薄矣蜀
地無一物堪答來美別具殊惡而曝獻則忠也書及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五

五十五

紙尾而留中所欲吐者如萬派泉湫澎湃爭發願緒多
而反說之無從起也俟之俟之

復戚太保南塘

某通籍三十餘年浮湛牛馬走中耳生於車前接於
趾所謂州有九而涉不但八也願卒不得奉御須臾
非恠事哉然不得嚮明公面幸竊讀所著之書不得
聰明公言幸竊聽東南人代碑之口某徃以吳郡王
元美坐弁山堂中抵掌談天下士則稱明公今韓白
也某謂韓白少文何以望明公而祭征虜羊斟平足

下僂得之元美以為知言矣某自丙子冬奉先太恭
人之諱憂慶山中自今不復當明公於吾世去秋起
家謬假宣節宣故轅門右墜也地不踰彈丸而當單
于者五六惟是明公以先聲奪氣以不戰屈人亭鄣
列千金湯成神應乎雷電君相推轂幾旬清寧匈奴
即懷鳥獸心而左顧右盼無敢得志夫東有所畏而
後西有所懷其誠不習西此事永藉寵靈得待罪疆
場以竊旦夕之祿明公之餘也先是抵鎮時恨不即
奉尺書以通幕下草草械幣殊不成享書發而內訟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與戚將軍

此者行役南山遮障諸要則登火焰絕嶺東盡孤竹
西盡漁陽拍顧山河如繡如錯因憶元戎開府在馬
又安得挾寸翼以奉清塵陳說十餘年願見之懷董
董徘徊蒼翠幸有山靈知此心也封城既隔日月忽

沅方切瞻依使者臨辱載奉手書精神並往貽來內
典帙不盈尺而真諦罔遺從此行坐相隨聊託小果
麾下之津梁不佞何多乎不一

與山陰王元峯

追憶丁丑仲春時生袒被而奔先慈之訃經行僅關
右顧河中盈盈一水耳顧幽壑哀毀求死未得之人
而又何暇具尺素相聞也廬居以還僻處山邑勉強
襄事遂結廬隱左茅屋白雲世事簡稀緇黃者沅間
一相談始信真如從前差別而一切詞章舊障新次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廢矣薦禪後本不欲出初有秦命業已草疏繼得上
谷之報鎖鑰重地舉而授之則生亦人倫中人也又
安敢自便青山耶遂以車騎往蒲富之間有間道焉
徑趨而北不得踰河以奉玄論是又一差別矣抵上
谷日坐腥膻羊馬中與胡兒語刺刺不了割之不威
柔之不德又賴平時微聞忍士之教頓覺忘境也近
有蒲人來者首訊起居萬福慰藉何如知賢王年來
精進將無意於度人耶謹差官將具不腆少代候私
惟鑒存幸甚

與劉中丞惟南

去臘起家過郡得接道範不謂兄方抱至痛凡弟所
欲與門下脩平原之歡亦復索然矣行時辱大脫解
纜以渡之便馳謝既節何可言仲春抵役白下歸思
勃勃復移光祿而當路者意似不薄徊翔冷局藉吏
為隱山川佳麗頗不負吾古人陸沉於金馬第且效
之兄乃里中一偉人即無論勞烈於南北平生處心
累德洞然如青天白日彼蒼於目前且未投珠此旦
夕之慮也望兄寬然自覽造化之機急則逆順則成

卷之五

六

莊生所云玄珠者惟隱象得之此其理可求也在前
郡中稍聞兄頗溺於箕神之筆此神對席起論或有
可采若奉之而得福不惟神有所吝恐無是理也且
禱祠紛紛亦疲神耗財之大端惟兄裁之南中逢諸
老無不稱兄安懷之烈不宜奪於讒口而社稷重任
必欲兄肩之此皆兄身外物所不欲談者而弟聞之
則有同胞之喜故爾馳聞又見海內猶有不聲噴者
在也塞理菴回草草附候並謝夙憂不宣

與朱明虹太守

墊江一奉竿牘後日從大江而東無能托西飛之羽

甄節甚矣忽承使翰臨辱侑及腆儀明公之相加愈
重而生報明公者何薄也生本安於畎畝無復當世
之望辭之不得勉強一行幸昔日未嘗虐用其民猶
能見江東父老子弟臚臣尚懼負乘也此又以光祿
屬之豈醫國者以牛溲馬勃亦可不廢耶聞省庸材
藉吏而隱便長子孫甚宜藏拙但恐執秩者竟欲驅
馳疆場間生故無當也遠聞春早明公一禱而謝蜀
之耄倪庇賴明公者望之若慶雲潤之若甘雨何脩
第不辭

卷之五

六

與董李村中丞

前歲送人從關中回一札以謝自後入山愈深蜀稱
西南之微而牧邑又蜀之東偏既非郵驛孔道又鮮
薦紳問訊一切世事真隔異域直至去冬偶得一報
始聞蕪湖之事駭異而仰屋者屢日夫以長兄銳意

弟公翰藥卷五

五

江防規畫詳整一時文武將吏最稱肅清况蕪湖素
鮮城池商旅輻輳其盜之掠帑則有司不謹之故何
至奪一中丞而且令兵憲編氓我弟近聞當事者
自悔當時之太甚其意不過欲風示四海而以成疲
戶不閉之俗吁求治太急矣今兄返初服未為不
久所謂當時之悔者曾未聞一降除目此弟所不解
者兄曠度大觀洛中多山水之遊曾何羨於人世只
廟堂所以處大臣者棄之不啻草管殊為世道慨耳
弟山居年餘招結酒人以蔽廬薄田分付諸兒輪嘗
弟公翰藥卷五

甘膳之奉自號酒閑之叟一劫世味視若泡影所不
能忘情者海內二三兄弟耳不謂去春起家弟豈不
自量猶欲漆指滙誠再乞淺不得請而一二當塗督
行且厲上賴慈親健飯亦復促裝遂携二僕以往今
春入白下舊遊凋謝不覺為之感歎棲遲間局藉吏
為隱南都之江山無恙弟之意興不減獨不得兄把
手銜盃遂覺索然矣弟惟杜門焚香讀靜者語自稱
髮僧聊以自適傳聞當塗意似不薄如循資而徊翔
於寺署之間暫可藏拙若再假開府之節弟當圖漁

樵之計矣歸時必當過洛與兄為十日布衣之飲又
恐兄此時就徵車耳蹇郡丞權守平陽必經貴郡草
草布候所欲吐者何能卒卒盡陳也

與蹇文塘僉憲

去騰起家過郡過辱寵延感愧與俱弟以仲春抵役
白下守臚臣無何復承光祿之乏散曹閒適深與庸
劣相當日惟閉戶焚香讀靜者語因而自號曰髮僧
每遇方外之交謂弟稱名宜矣仲公徊翔皖郡以長
子孫凡在親識無不拊膺令權平陽乃知主爵者原
弟公翰藥卷五

五

少芥蒂而昔日之談今且冰消盡矣中原三大郡平
陽首稱此亦兄所素知者不意仲公兩登巡守之庭
皆老丈折腰之地豈所謂父不得而子耶屈指兄嫂
齊眉而及者弟不能從諸長者前壽聊擬一詩付祝
史歌之以侑兄嫂三進酒也別有家報煩兄多方覓
便寄擲豚兒官况卿思旨不多及知仲公能口也不
盡

與錢蕪山郎中

二龍東歸海上益令心神與之搖搖獨左右矣再入

舊京風土又似初習兼衙齋卑濕體中亦復多病賴
冷曹可以卧而守也使者西來奉手翰並悉萬福甚
慰貽我玉粒爛然充庭寒官暴富恐成福過即老丈
念弟周至而弟將何以承之近覩除目紛如雨下而
所以待弟者殊類積薪儻非老丈挽西江之水幾何
不饑欲死耶由是誦高義益深矣聞宅上樓臺池館
色色鼎新安得一把手道濶緒我使回草草具復且
謝

與陳我渡廷尉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五

五

弟以甲戌中人語歸以查負山本自不勝而對客則
稍稍借兄為口實使聞之者謂鉅材如陳公且不免
又何言某也惟兄栖遲既久弟雖起家南卿則又無
氣力為兄效毫髮之私重重湜相知者仰屋浩歎已
耳弟在丙子冬濫領中山之役旋奔先慈之訃母幾
得聞兄起薊鎮乃知當塗意自不薄而弟哀苦中亦
復興彈冠之喜夫一官何能為我弟兄重輕只令天
理昭明不見棄於明時足矣弟以四月薦禪於先廟
種樹灌園為桑榆計偶以姻家冷戶曹人來奉兄廣

陵書字字肝膽何異把臂丹陽時也但儀物腆盛大
助買山之資感重感重吾黨之氣未王而知厚若與
印川兄翁者駸駸乎八座之右弟即銓伏草莽志願
畢矣近有報三秦之耗行止未自決豚兒輩有一二
可望者來諭言印川子與長公並是國器二三兄弟
之後儻得再稱世講豈非奇事哉但恐豚兒無緣耳
冷君去不能一物以答來美容侯抵關時專使盡區
區也濶懷萬斛草率不多及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五

五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五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六

陳栢

報楊虞坡司馬 二首 報王方湖巡撫 二首

報吳南野侍郎 報游可齋巡撫

報李嵩渚 二首 報襄殿下

報徐太室荊州 報吳霽寰學憲

報邵蘭臯 報游行野衡州

報匡南王孫 報余德甫憲使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六

報汪司馬 五首 報表弟傅司徒 二首

報張鳳磐學士 報羅野亭巡撫

報楊後峯 報王少治比部

報劉五泉中丞 報李五華方伯

報趙汝泉中丞 報方金湖司馬

報王元美廷尉 報吳明卿

報李君寵 報徐子與憲使 五首

報陳于詔憲副 報陳仁甫宮贊

報李本寧修撰 報瀑泉王孫

報郭篤周憲使 報郭次甫山人

報鄭鄒山學憲 報朱秉器太守

報歐茂野憲使

黃甲

與阮按察 與東冶

與阮按察 與劉白厓中丞

與平山 與鳳墩 四首

與東冶 與錢蕪山

與胡劬西司成 與東冶 步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六

與諸廣文 與李舜庸秀才

與楊道南 與立月林

答孫京兆 與李舜庸 二首

與楊道南 與立京兆

與楊虛游 與王奉常董廷尉

與董廷尉 示三子

簡嵒岫 寄長生

寄友人 簡李巽川憲部

與魏村 與許奉常

與丘考部

與阮按察

與吳曹州

與葉侍郎

與石城

與丘考功

與王運長

與丘選部觀頤

與楊魏村

與計部劉少貞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

三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六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陳栢

報楊虞坡司馬

差官顧捧新勅齋之轅門遙知到日適翁榮任之期
且以見 聖明宰執之意慎重若此殊恩異數近代
所無蓋翁純忠夙望簡在帝心倚如長城而一時興
論咸謂衛霍不足儔韓范不足侔也定有風猷坐測
勝算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非今日事耶不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又

歲序更新北諭台履萬福沙塲春色自昔北建章稍
遲而翁旗鼓所動莫非陽春之澤玉闕揚柳或不減
于廣寧城頭也昔人有言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
生半在門敢為翁頌之連日薊遼宣府俱有警報涼
安龍門知可安枕獨遼左薊陽不能不煩東顧之憂
也惟翁加餐以慰簡注

報王方湖巡撫

叨補省中竊聞重望久矣頃復承乏職方檢遺牘訪故吏則知公之流風今猶耿耿也比諭借重保釐八閩海倭山寇日所屢念獨其事體病根已深所望于徵調者特治其標耳至于潛消禍本以愛養元氣此雖病者亦不自知惟在國手以意消息之爾屢奉大疏悉利害之原倣偷惰之習所以為閩人圖者殫竭心力秦越人不是過也閩中將材極為寥落一遇推補搜括甚難更念曲加培植俾足一時之用風汛方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殷仰祈妙畫以靖海氛臨楮無任悵切

又

旬日之內三奉教札且楓亭之捷斬獲頗多此雖幸植土兵之力然與疾討賊非公之朴忠何以有此曩者皆謂調兵無益由今觀之亦在乎取之者何如耳但邇來時事最為浮議所苦一倡而羣和之市有虎魯參殺人聽者不察也公已得請歸卧山中一切榮辱知不介意第海波方揚東南之人尚無息肩之期浣花溪上亦難久卧也惟公加愛以慰蒼生之望

報吳南野侍郎

自門下西歸邊圉日多事當途諸老無不扼腕思門下更欲借重說者謂弋人徒慕于冥鴻腐鼠祇嚇乎鴛鴦門下高蹈遠矣寧能屈首風塵使刀筆之吏再弄文墨耶不肖以為門下寸心忠于許國况抱將相之弘猷又值朔南之交警東山之臥在門下肯自穩手柏通籍甚遲諸所未習承乏劇曹迂拙違時昔人所謂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益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門下何如以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報游可齋巡撫

昆明點蒼其山水之勝麗于中原而門下高牙大纛振乎無外遠人視之如驚輦轂此其設施易易耳况門下風猷赫赫真可策勲絕域者乎遠損音問無讀來疏區畫詳盡大都滇南遐在萬里四面環夷即有匪茹治之以不治者也假令穰苴尚在能有出于門

下之經略乎倭奴夷虜之報無日無之門下有御戎
上策願惠教焉昔人謂于將莫邪水斷陸剗無所不
利故也臨風南發不勝翹跂

報李嵩渚

日者長公行曾以不腆之儀附致記室恨不相從于
景廵堂上一奉卮酒為壽耳長公才高定應後舉門
下肯以祿養望之手頃辱來札誨諭周詳究奉面談
緬懷門下冥栖汴上潛心墳素四十年矣且遍索遺
書直欲會百氏而折衷焉昔獻吉擅名于北地仲默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四

早

振藻于申陽門下同奮河洛鼎足中原號稱三才第
願佳集早傳俾海內後生有矜式爾栢留滯冀北不
獲侍筆硯以託名游夏之列方用為歎况時事多艱
流光易邁不省能效尺寸無負門下髫年期許否也
燭兒驅馬莫門自以得親就門下如見李何欣然願
效執鞭之役辱賜大篇堅子何以承之便中勒狀奉
謝統希尊照萬萬

又

屢荷手書情詞諄切無之自壽雄作讀之愉快不殺

辱愛已久敢不勉強屬和願引商刻羽調高難和耳
頃承乏職方脩焉期月官事鞅掌祇供奔走簿書之
役老母在堂時切南顧明歲倘得外補便可拂衣漢
上平生山澤魚鳥之樂頗類嵇康一行作吏此事便
廢寓形宇內復幾時何不委心任去留靖節之言謂
我矣嵩少烟雲吹臺風露當奉几杖一果夙緣門下
何如以替教之倥偬中卒爾展候惟門下垂察

報襄殿下

叨承欽命道出南國已荷尊酒之綢繆更蒙書貺之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五

風

交錯清惠重乎連城雅意深于湘水雖河間好文淮
南下士無以過也使還占謝意不宣展

報徐太室荊州

門下在同榜中溫然如玉又高調翩翩承顏接詞沾
溉良多自謂就正有道之日長且遠矣詎意當途借
重出牧荊州在楚上游為宇內名郡而興學造士如
兩漢循良得專其柄門下試以緒論誘掖多士宁看
江漢駸駸魯矣昔人識韓者比封于萬戶登樓者
雅慕子仲宣門下其無之耶乘便布悃南望同心眇

馬天末

報吳霽寰學憲

往歲戊子曾叨出令糾先生之門追隨省中辱執事
通家之愛倍于曹偶阿咸風度何其肖吾嗣宗也前
具書于蘭江使者想達記室執事命世人豪早司文
鐸又在齊魯之邦齊魯于文學乃其天性今振德于
宗工彬彬盛矣回泗洙之正脉杜稷下之游談真千
載一時乎行時曾賦太山高奉別杖履倘臨必有雄
作以光山靈鄙人傾耳俟之敝鄉江子行率爾裁問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六

不能宣備

報邵蘭皋

往歲北游辱公衡雪餞之河梁天涯回首歲序屢更
追憶當年侍公偕計恍如昨日今石樓白湖俱已物
化弟復奔走風塵頭鬢為白五十之年倏焉過二忝
竊兵曹職掌輿圖南北羽書紛然而至上之不能運
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下之不能取尊官厚祿以
為宗族交游光寵恩與門下日坐水濱以娛暮景此
念真耿耿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之增於邑耳達

人歸省老母卒卒附此絨巾一頂明角帶一圍奉上
記室不省潘生之髮沈郎之腰還如在昔否書去神
去不知所云

報游行野衡州

忝竊同榜叨侍光儀多所沾溉方擬日承教益詎意
借重出牧吾楚人自衡陽來者輒頌新政殊令人景
慕祝融岫嶺本宇內名勝而門下以雄才臨之佇見
衡雲若為再開遠則文定南軒之澤近則念菴甘泉
之論訪清獻之故居詢鄴侯之遺架太守風流豈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七

報匡南王孫

往觀子建斐聲鄴下乃令吾家孔璋亦獲延譽每誦
西園諸作輒孜孜羨焉詎意千載復遘門下振藻詞
壇虎視當代僕以江漢時人雖托跡郢中聊効操觚
祇鳴鳴自適爾敢云引商刻羽如昔人所稱寡和者
耶惶汗惶汗人自洪都來輒承手教幾欲泛舟東趨

彭蠡得遂就正無覓匡廬之勝塵俗相羈終成孤想
且今歲江漢為虐日坐卑濕中殊無好懷况吉夫學
使貽書謂頻得與公及德甫酬倡愈令人飛越綠髮
易更紅顏漸解老冉冉至矣冗刻一冊乃門生兒子
輩強為貽笑者中有奉懷二首覽之可當一面不吝
批教無任懸念

報余德甫憲使

一自解携十年不奉顏面陳山人歸後又年餘不領
教札同榜兄弟知厚幾人詎意風波遂成萍散每深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六
夜靜思不覺攘袂曩子與在楚時通尺牘足解勞結
今滇南萬里矣順甫雖隔一江通問亦稀翹首匡廬
知精舍在下輒有停雲之思然長江遐阻徒動夢寐
人生天地騁驥過隙自顧樹立老而無成足下雖非
少壯然橫蕭藝林高視百代信無愧于作者矣黃經
歷人歸聊布候私天風正順惠我好音

報汪司馬

往歲借重出牧襄陽迄今遺愛與峴山漢水相為深
長閩中經略俾海波不揚豐功偉烈並樹三山乃復

暫息山中殊切興望昨聞熊轡問俗鄖鄉襄人何幸
復見光儀也兕觥久荷陶鑄必欲置之秦漢之域第
渠誣劣深負知己叨領劇郡猶覺蚤負更念不彼時
督誨之每念近日作者雄博推王元美律細推李于
鱗無而有之者寔惟明公獨奈何為勲業所掩明公
又何惜紙價不使海內後起之士一快觀其完璧耶
相昔時勿壯頗常含咀脩焉疲颯矣拙稿數章幸大
雅斤正之異日或免覆瓿也

又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六
遠辱翰使輝映水濱厚服尊睨榮施其弘近得高唐
四紀讀之逸調妙句炎絕煥景雖禁林一嚮然豪思
翩翩知非從人間來也顧安得全帙一莊誦之以滌
塵襟乎栢自罷歸間與漢陰花鳥時相朝嚮愧無一
得門下乃云白雪滿牀過矣過矣謹具江閣二選呈
上門下倘賜片言則冠玉在前燕石掩瑕矣世舍門
下誰為吾之子期哉沔中苦大水何異倒懸頃賴余
觀察稍稍蘇息它如築堤蠲租更煩門下一軫念也
歲暮多冗報謝不恭死罪死罪

又

伏自旌麾移鎮全楚惠政川流風裁雷動當與衡岳
爭高河漢比長矣况復北斗之重名弁髦仰其餘韻
南樓之雅況叅佐承其下風豈直價重李膺豪擬庾
亮已耶項承溫詔特入本兵宁聽嘉猷即運籌於帷
幄行看奇策定決勝於邊疆文武吉甫今昔比隆栢
往叨僚案幸屬編氓遙瞻細柳之風久沐甘棠之澤
緣以病軀未能走謁謹遣一力代致寸私倘荷不腆
之存實感無涯之慶矣

名公翰藻

卷三六

十

報表弟傅司徒

僕與吾弟少日連床中歲並轡挾冊楚城獻賦燕闕
雄論翩翩驚傳鐵馬多情耿耿坐落銀河中間離別
之悰繾綣之好姑已勿論伏自庚申言歸澤畔迨於
甲子徙居城中室既相隣時復多暇每一聚首輒為
論心六合亭中風浴軒內肩輿頻過趾屐相仍或坐
危檣箕踞以待月或開小牖披豁而借山把酒高歌
臨流長嘯豈直使魚鳥退聽花萼增輝而已哉弟兄
渾忘于爾我童僕亦略於形骸前已無伍後將誰儼

頃奉溫詔特起吾弟雙劍頓分孤舟遙發誠牽別袂
已默然而銷魂遙望行旌更欣焉而會意南園孤鶴
肯遺之以移文北闕鸛鸞即觀之而就列早為霖雨
庶慰望於蒼生仍語烟霞更相期於皓首吾弟且追
尚父之立業鄙人當効伏生之傳經矣頻惠德音方
解勞結

又

別來岑寂近復病眩南園咫尺一月未過兩方花鳥
將謂司馬壯遊無忌恠者何物老翁寡閑若此視柴

名公翰藻

卷三六

十一

桑之日涉丈人之抱甕有餘愧矣往中諸子稍稍歌
詠得如曩昔惟不獲與吾弟共酌社酒為戀戀耳前
于華誕得占一詩天佑明德保乂王家自爾遐齡惠
來犀掌光潤錯落謹于賤日一傾芳醕俟仙翁它日
取道故里同開盛會不知許我以何年也兒熒遠依
知蒙注念南望金陵惟有神往

報張鳳磐學士

僕承乏職方時走大司馬楊公宅上觀明公光範而
明公傾蓋如故納諸金蘭之末春容大篇寐寐短章

窺其一二風塵退逐請益不遑至今恨恨每念明公
詞賦如平子博雅如茂先至行履矜然可為世程海
內以為薛文清而後指不多屈行登中鉉羽翼大猷
此虞周之隆旦奭之勲也僕自庚申免歸日就荒落
豈惟負司馬公即明公知愛有愧色焉近得司馬公
書勉僕再出收之末路而明公復置之齒牙間僕雖
疲驚能不知感激思奮但近日以來縱心於域外用
拙於閑居力耕薄田足供朝夕江漢倘溢親理漁釣
夏汭小園春稅鬻蔬歲非大山可以無饑性不飲酒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六

十一

而里中高陽之徒時相浮白客醉而興無盡少年偕
計多藏往籍取其所好時加披翫間為詩律不計工
拙天假之年如是止耳幸謝明公旦夕秉軸俾邊塞
晏然得歌詠太平足矣昔人有言一跌不自保萬全
安可持况僕之么麼乎恃明公雅故不覺喋喋也燭
兒黔淺叨出門下有生殊遇也明公時鞭策之僕不
勝大願

報羅野庭巡撫

吾兄聲華籍籍三十年人皆遠才屬之久當寄以兩

鎮鞭笞奴不知忌者何人徘徊藩服數載然清望
在蜀江流並永即借重保釐亦循資之轉耳雪中一
騎遠自夜郎瓊瑤滿紙雅贖盈筐兄之愛我何異當
年徐生書來備道垂青迥出尋常雖兄素性洞朗能
使下寮仰德然屋烏之愛所及尤多楚中元氣盡歸
洞庭一湖礪菴泰東接跡而起兄復繼之鼎立宇內
然二公勲業赫赫尚抱他憾吾兄芝蘭滿前萬事尤
足手添丁報戶長此都門笑語也倘老蚌生珠願彼
此傾耳而聽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六

十一

報楊後峰

昔在庚寅豪遊建業况逢七夕曾與公等高歌天衢
酒酣賦咏不惟金陵人士歛衽以避而當時牛女且
退聽於一水間矣歲月易得四十流光倏爾彈指回
憶壯遊如昨日事戊戌高第後聞公勲業巍巍郁郁
舍親石樓嘗道高誼每手佳製意未嘗不在兩花燕
磯也弟自庚戌繆竊虛名承乏職方會貴邑解春宇
曾詢起居沉迷簿書未及裁候歸卧江皋輒有美人
之思頃詢費徐二河泊知公道履萬福晚得佳兒曷

脉欣慰一燈對酒十人同此佳句也今存者惟公與弟餘落落如晨星矣言之不鳴咽耶姑孰青山旭夕在望既無仲長之疾又畢向平之累遨遊名山行叩公精廬矣不知公以為何如

報王少治比部

僕與門下號稱素交十餘年來不面顏色適有天章枉顧敝廬乍見恍如夢寐深談憶乎往昔斗酒相勞夜半乃罷信賓主之頓忘而故舊之嘉賞也復承大篇麗藻則子安書法則逸少方之宗工歛手以避顧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十四

報劉五泉中丞

往者蕭生北上造次一書無話契濶而長者不彼後進操筆為長牘疊疊數百言獎借過甚至許以作者令人顏汗天縱長者發祥帝里文章勲業風動遐邇昔舍親內方公每津津高雅道公家父子伯仲無論郢上即海內希遺年來歸田神遊千古杜門高卧望

者比于登龍長者所謂逃靜者乃所以養德也栢維不敏終身誦之主上求舊意在豐沛故人尚父之勲伏生之經門下請擇于斯二者徐生頗精命理謂長者脩齡二十年後不肖當獻江鶴南飛之曲與之語足解頤也

報李五華方伯

別來山中不面吾兄即歲月頓忘之矣尚賴微音可以寫心然野人興况魚鳥烟霞不敢比數于冠裳之列也雖吾兄榮歸未及遣候而使者先之莊誦來教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十五

終焉復始比諗賢郎榮登制科他時相業此其選也小兒贈詩有經將談虎觀名已重龍門語正不虛耳矧吾兄名位駿駸日起暫借撫綏入司樞筦椅梓同朝恭膺清秩又浮生快事也憶吾三人同起郢上伯宗化為異物而不肖遜于荒野喜王陽之登朝悲子皮之永逝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病痔伏枕對使占授不備

報趙汝泉中丞

奉違台範修焉廿載明公存念舊雅尚憶高坡巷中

文酒之會頃者輶軒西巡漢上僕以病足未遂參謁
更枉駿駢下賁草廬握手話心古誼宛然至經紀沔
事如倚頓治生無微不至且略去威嚴問民疾苦白
叟黃童喜色相告咸謂自東橋顧公而後屢見明公
一人耳曉發漢津不遑追送昌勝取耿及慕抵候館
又勞秉燭宣示長箋猶諄諄及沔事捧示郡守及父
老輩無不涕下者懷崇勿剪望峴而淚何期今日見
南園之遺耶別去馳思秋水無葭何從馳邇謹專一
力代布謝私蕪稿一冊奉塵記室伏祈垂照不宣

名公翰素

卷三六

去

報方金湖司馬

往游都門辱明公推愛交深蘭蕙誼切松蘿殷殷厚
也嗣後家園相望一江時奉大雅咳唾之音今節鉞
萬里矣弘略壯猷奮揚絕域竟使匈奴不敢南牧恐
魏尚李牧以來無此奇勲豈惟振大漢之天聲固將
攄往古之宿憤何山為燕然何人為班生勒片石而
重千古乎僕老矣聞明公勲華真為一快舍親謝子
宗道明公高誼不以存亡易念當于古人中求之于
其行車車布惻餘惟為社稷珍重

報王元美廷尉

逮辱翰貺下問山房憶二十年前與明公為長安之
游宛在目前別來相思為勞前孟孺走謁值田家作
苦往來阡陌未遑通候非自絕于大雅程生或能口
道也鄒中勲烈輝映後先奇文雅調遍鐫厓石太和
山色託之不朽後之脩詞者幾于閣筆矣次公符卿
去冬承惠借山亭之作至今夜光照我草堂安得明
公抽毫使雙壁並耀耶佇望佇望覽春雪樓之刻
雄詞寡和即一時參佐寧有此興當與庾公並稱不
淺也率爾奉和娛母效顰公得艱然而哈手南中倘
會肖甫兄幸為弟道懷私即看簡命北道有期秣陵
花鳥恐無緣借題品也使還謹此申謝惟台照不宣

名公翰素

卷三六

去

報吳明卿

歲月易得別長遠矣每憶吾黨燕市高歌何減鄴下
而季重虎視藝林意氣翩翩致足樂也分携以來足
下剖符閩南而弟高卧漢上無論知己之晤恐一札
相通終焉已矣詎謂燭見過承汲引讀倡和雄篇頓
令煩襟爽然如洗雙劍風烟一尊雨雪此意輕千古

矣惠來燕窩一撮未足以當老饒一咽聞之捧腹懸
計海南又復改歲將有文柄之司前見陪報已為鬱
鬱留滯若此豈狂奴多故態耶抑詩篇側人目耶近
與里中後生探討百氏放歌烟水聊以自適每手大
作便自畏却子美細于晚節達夫工于暮年我思古
人古人何可及也方景陵遷高州別駕真得王祥矣
慕足下高誼附片字候之嶺梅可折衡鴈難逢遙望
高涼無任馳邇

報李君寵

名公翰素

卷三十六

太

早

上元別足下忽見朱明矣左人來得足下新詩咄咄
逼杜今夏熱甚袒眠江閣尚覺煩蒸南園咫尺未窺
無以表弟住鷄頭湖上而足下高卧于蘆花潭水之
間郭南日永誰為倡酬昔蘇子瞻得李方耕于桐人
中經涉四方欲求其似邈不可得又念方叔飄然布
衣足下少而締交垂老不變非吾之方耕耶幸命扁
舟一慰離索也近淮中諸君子寄壽鮑軸華冊幾滿
敝廬中有吳生敏道者廣陵人獨寄一卷其八絕皆
唐語僕已和之足下齋中誦焉其卷虛左待足下揮

毫也

報徐子與憲使

別足下忽忽一紀矣緬懷足下力倡風雅與元美于
鱗輩翱翔藝圃近作日富真多論之有龍鳳五音之
有笙竽也况宦轍所歷種種遺愛徘徊吳楚尚厠外
大夫之列此遵何說哉嗟乎處世固難才而處世尤
難投人夜光鮮不按劍從古然矣武昌雖僻左亦曩
時鼎立之地况鶴樓遺趾尚堪品題修復大觀屬之
偉人足下得無意乎兒燭書來道長安雅會無聞于
名公翰素

卷三十六

十九

又

辱足下手翰翩翩且追向者勝游不減建安七子此
自偉長所迹高致云爾僕返山中思與里中後生蒐
涉六籍稍稍揚榷會居諸易邁竟成孤想耳家在水
鄉歲屢不登尚有百口之累彼宦游之子又以薄祿
賜之不置未免經紀即操筆嗚嗚終落下里昨誦惟

篇爽然自失初擬乘秋維舟夏口一奉光範面受鍼
砭第病瘥之人懶于束帶况武昌冠裳會集躬揖之
禮日廢任實之情轉篤恐不諒者必以為簡此念屢
起又復中止昔人所謂山禽野鹿快長林而志豐草
性使然耳足下見約高情當心感之蕭生凌遠淪落
可念第有一日之雅幸足下手援之俾復故物感不
獨在生也

又

蕭生歸得手翰讀之灑灑然如促膝語也從蕭生得
名公翰藻

卷十六

干云

詢起居為言日勤吐握諸生無不頌徐公者足下高
誼使人傾慕獨玄髮改素案牘苦人聞之鬱々九日
緣表弟病足不能登高太守何公枉過江閣醉把紫
萸輒娓娓口足下定與諸公相約洪山寺中追落帽
之懽及發書果爾西望沔水念我更勞何得同心若
此莊誦新篇詞意懷惋若得江山之助者彼元白雖
強不能稱雄異代矣頃聞施藥市中豈亦臯翁遺愛
耶楚人又無不頌徐公者陰德所及會生佳兒須作
錦襴俟之不知吳姬誰足以當之博足下一鼓掌

何宜山丈履任相與定洽沔中病苦累歲被水惟隄
防為要不省趙汝泉公何時入沔會間幸先道之臨
紙惘惘

又

鶴樓重建規制宏偉此足下豪舉也定有雄篇一揚
厲之日暮烟波遙對鄉關可令崔顥獨虎視異代耶
然余兩人者又不獲凭闌劇醉一呼禰生真堪使江
流嗚咽也屢奉教札日寘之案頭每一展讀卒然相
親歡然道故矣獨草堂佳製未荷搦管豈南金大呂
未易示人耶抑真簿書多冗耶佇望佇望近作數首
錄呈以見野况瓦缶在側或可扣黃鐘矣

又

使自齊安衝雪遠走伏承佳貺豈以寒廬尚有偃卧
如袁安者思周之耶周之亦可受也及剖羊書則土
窓茆屋春色駘蕩矣邇來積雪遠望瑤華益增馳想
每深夜呼酒四坐皎然詠左思招隱詩憶足下在武
昌城下便欲造門其興何減王猷乃郎官一湖可作
剡溪之曲矣足下行部何時所乞草堂詩可吮凍成

之惜王龍鱗甲飛到滄浪江上也

報陳于詔憲副

公家卧雲樓在閬山山頭耶當與拾遺讀書臺並峙
千古誦足下新詩才融氣渾感遇諸篇不是過也錦
山秀麗何異吾家有兩子昂耶專教乃云同年官業
不達第多詞人因憶子相公實伯宗順甫今為異物
子與明卿周旋藩臬子良晦伯德甫原漢高卧林丘
肖甫振羽於東吳足下高視于川北一時之盛海內
寡傳不敏何人亦參諸豪乎惶汗惶汗日暮懷人竟
成孤想惟望足下早出保釐吾楚相見尚有日也臨
紙含情

報陳仁甫宮贊

高博士來辱明公手翰又承大作見壽時方炎暑懸
之草堂冷冷白雪飛四壁矣兒燭無似兩附嘉會燕
邱從游久而並驩時與沈子靜楊懋功李惟寅結社
翩翩風流至今可想也明公予告故里而小兒復西
游巴蜀近見潼川道中有和明公之作區區父子何
意一時並得吾家驚坐語耶珍感珍感吾楚相業自

文正公而後有茶陵荊州真足為楚重明公宰相才
行將司衮矣便中渾汗草草附謝章翰軒早北以慰
當安寧勿之召

報李本寧脩撰

伏承遠札情懷惓惓為不遺衰朽真稱隻字重於南金
至謂文章之業父子並茂足下愧然矣僕少於百家
亦曾涉獵中歲服官此事便廢解組歸來老冉冉至
矣前辱所贈諸篇球琳錯落耀目駭心即近代作者
難於脩詞矣豈真夢筆頭生花如公家太白至光焰
萬丈耶元甫子及不及啟煩足下道意拙草附上惟
足下便中惠教

報瀑泉王孫

遠辱壽圖再錫雄篇同心念我何殷也杜陵爭雄朝
川競爽希世之筆鄙人軫之自程益孺歸閩問頗寂
書來知渠往閩中攬武夷窺壺公亦壯遊矣入夏苦
熱規無好懷尊堂壽車俟秋涼圖之鳴謝不恭知我
者亮焉

報郭萬周憲使

往在夔門頻荷翰教巫峽瀼西之間未嘗不神游也
暇日曾取明公蒞夔志誦之高古雄博追蹤還固康武
功喬耀州應避舍矣僕最愛者若秋興八首且出集
句非肖羅羣籍神融諸子安能有此使他人為之尚
有鑿痕也近日作者如明公可謂潛心大業矣頃聞
榮任未及遣賀殊覺惶悚願辱覲蹟遠施高情藹然
溢于言表何時東下武昌載酒鸚鵡洲邊與明公一
長嘯耶拙刺二冊墨草數章奉上記室以當一面

報郭次甫山人

名公翰藎

卷三十六

七

足下隱焦山幾年矣孝然之後焦山寥寥得足下而
名益彰仲子守淮曾結招隱亭以處足下又得王敬
美倡和八公鬚眉儼然東海矣仲子過庭又鯁鯁道
雅致不減林宗鄙心嚮往焉前程生益孺以隱亭詩
梓為浮淮三絕奉呈下一笑近辱華札若與足下素
交者承惠唐子畏一圖又得佳贄南極老人光我戶
庭足下有祝融岫嶠之興定放我于滄浪赤辟之間
明春果游章如約示知然東來紫氣鄙人先占之矣

報鄭鄒山學憲

往歲賤日詩筒酒竿遠自夜郎結綠懸黎光我草茅
憶司馬署中徘徊一堂明公方優游乎文藝之園馳
驚乎仁義之塗弘博精覈前無古人而惓惓于不佞
納之知交豈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耶風塵一別二
十餘年比論文與再借持衡既使百蠻浸淫鄒魯之
化又令三晉重見陶唐之風主上之知遇明公之
報荅兩無負耳僕行能無算甘心兵經崦嵫期迫惟
望明公端委廟堂保釐吾楚或有班荆之日乎舍親
謝參軍行謹此奉候起居惟門下少加盼睐則不佞
有榮施矣

名公翰藎

卷三十六

七

報朱秉器太守

往小兒守淮公在金陵結為文社任山南參軍至時
誦高誼不休僕雖未效執鞭之役于左右而心照神
交久託乎末契矣伏承遣使遠自巴江手書二律賁
及衡門其墨妙詞華俊逸流麗可凌鍾王而軼李杜
矣近觀蜀中諸公薦剡輒首明公以為三川循吏之
冠羔羊偉節琴鶴清風得之曹觀察者最真文章政
事如明公者何其矯矯著聲耶職方題稿肖甫兄以

為黃梁未熟語也明公序而傳之其雄文溢美雖非
委瑣者敢當而借譽於大方似相信之深者何俟子
雲于異代耶感謝感謝有懷種種臨楮莫罄惟高明
垂察

報歐茂野憲使

前辱枉駕躬吊長見林木含悽河流呜咽至取奠章
讀之一字一涕當于古人中求之別後聞仙輅長發
矣滇南萬里自丈夫意氣視之固卧榻前耳新安任
山甫為滇中別駕文學高士也前曾奉託昨聞長兄
名公翰藻卷三六
之計迂道荊州衝雪來弔明公高誼上薄范張而此
子多情庶幾于嵇呂者明公垂青更為我謝之

黃甲

與阮按察

跌坐窮陰使青皇寐寐笑人忽奏高篇更遣願不覺
陽春盡前瑤華觸目辟之貧子悅金僕今且眈眈一
富矣且三復句中即如禪心穩定枯蓬葦枯字愛絕
較之禪心已作沾泥絮又何讓焉公可謂游心物外
矣

與東治

方憐懷王忽睹擲金髻髻美人來矣令人沉憂頓忘
即而句中誦句凍梅開矣翅情至且冷然與造化並
工矣

與阮按察

昔顏淵氏有言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噫乃
書生擬聖門博不之貴幾誤矣夫孔子入周訪柱下
史始受易彖當其時博矣可遂焉乃萍實商羊專車
之骨肅慎之矢舉婦之聖人之多識噫然則聖人之
名公翰藻卷三六

五七

博或非後世之所云博也僕生晚席門竅啟風齒者
博竊睹夫畢方盜械兩面長臂實沉臺台海鳧石鼓
與夫移名之問鼯鼠之對又愕然櫻想卒恐才智終
下也到于今年事適盡亦復灰耳殆王筠之所謂平
生意好都盡昔孔子病商瞿卜日中孔子曰取書來
比至日中噫嗟乎此聖人也僕今且赧汗淫淫下矣
夫文之博者任之烏獲秦武王與孟詵擊鼎不任絕
脉而死顧僕何以異此爾日載酒文園竊微問奇故
實詎叨倒屣使僕終讌論文僕亦不敢揣姑効謏說

以悅公誠不意以書簾見問使僕家前卒難以自諱
夫王仲任著論八十五篇今具勒寰中僕駭望子耳
且未之異乃昔者蔡邕秘之遂為談助王朗受之卒
稱才進然則修詞擯藻玄覽獨往之士又安可以所
挾持者窺狀之也雖然管輅云善易者不言易也噫
使僕善易豈言易邪今僕誠不過鏤冰畫脂楚楚然
且出說鈴之下者僻之蹄涔之微匪測溟渤之鉅籟
野之吹罔解鈞天之奏藩籬之鷄豈借凌雲之翼何
則其所挾持者甚眇矣今誠不可終避是遣書簾姑
名公翰藻卷三十六

與劉白屋中丞

僕不才志匪後人韻鮮諧俗雖切鵬圖竟踈鴉藻今
且傷情貝錦亟返窮石矣所念麇麟未竟鼠璞未分
徒惻惻與夢中相戾殊為有道惡焉歲內得奉鴻劉
簪履之私益然可握今僕且心載之矣旅欲專走一
省光霽少展潤積乃僕自棄翅以來糊口奔走弛情

衆芋一旦鑄休蓬蒿滿徑未甌非故稍加經葺遂涉
絳糾又席門薄戲絲蘿雀鼠變出人之外今瓊瑣
具萬湖書中以此疎脩過不可湔矣仰唯門下老榜
故人峻誼風尚或垂亮及此門下名高斗嶽望懋鼎
常僕摧藏下士誠仰止與日俱馳計少選之頃卜綸
音且當立召公矣僕今且得間謁問伏惟公愈益珍
近為社稷加重焉

與平山

屬小東悉僕肝膈把筆觀縷快快甚豈僕不才昧
于欲速哉譬之盆中之草木雨露以滋之風日以暄
之主人移植愛護曲盡其法然後可以責其榮發也
茂也否則兩日未經盆中之草木頃且萎然而稿矣
不肖種又何以異是使今日之為師者講論甚殷提
撕甚切即主人移植愛護曲盡其法縱他日不榮發
不望茂咎將有歸矣否則主人之意未周太半聽其
自生自長此必天然之草木無俟于人力者非可以
盆中之草木槩視之也僕不揣復有此說極知慙甚
竊恐移植愛護之心似亦人世父子之心之所同也

故不獨僕一人已耳况僕憐此草木尤甚焉今既托之非常之主人矣必得當而後可

與鳳墩

僕與門下心期久矣昨所訂弗過玄度之思期以便展耳忽得還示顧不覺使人喟然生慨愴然增想昔徐晦之於楊憑白敏中之於賀拔甚一則簿功名之際一則堅患難之岐到于今猶足以風人而使之興起彼李夷簡王起輩自是人耳追慕僕遠豈更人手今門下曲狗物隱又卒保歲寒之盟僕敢不下拜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幸

以謝不及少選秋將僕且沂流獨櫂期以遂今日披雲之思茲且尚未敢必焉

又

花吐芳園酒深遙夕雖雨風時會未展汗漫之遊而奇情心語沃澤遷延較之麗日高懸羣英索照足用攀躋情繁眺覽故不以此易彼也故人誼重乃造物者亦復假此僕今且口濡心惟賴公抬携當不減西園清夜矣即百世下可想已屬有蕪言儻攀紀事唯公幸授玉焉

又

比奉還示若獲金篦昔人云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較公語若合券契然今者僕且鑒井自慨一銷九障矣獨念怒移水中蟹自非槁灰誰無竊發當是時故不免為山鬼伎倆所動耳不知無上菩提作何了心之證甲子藁一帙為公解願間有不必錄者姑存以詒後人耳唯公嚴加竄指決旬之間僕且冀返茲帙一探公藻琢焉

又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幸

連宵月霽頗觸幽思遙憶故人恍如天上雖嘗對月何似君前清冷之才溥博之照瓊瑤之姿月固不減於公公自是差勝耳既來情溫清寒月下擬圖引滿盟超松栢味比芝蘭顧不啻對影成三而已使還抒抱未周想叨玉鑑

與東冶

茶食眇物凡固弗納豈兄以僕為不忠謀耶僕報甚矣夫昔閔仲糾人給之肝則辟之去人遺之蒜則委之煩彼其心或以其人未信耳乃如僕昔也契共金

蘭今也老同松菊夫亦何所未信而兄忽此拒也僕
心餘藏滯斯其故難言矣幸勿若閨仲姁然僕冷且
卜知我者之果有以知我也

與錢無山

公枉僕輒劇譚淹晷使僕矇鄙頓銷大抵公議論瞬
息今古根極理要鑿上乎命世之撰以茲僕心醉焉
僕性慙少許可乃自是非常人耳僕蓬蒿長暇高軒
幸肯臨况僕自今且曷開徑矣蕪蕪四卷舊鏤揚邸
頃緣赤臬當塗匿未敢出今遣為公捧腹乃僕不自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主

與胡劒西司成

忽叨稠臆并拜瓊編豈謂蒼顏詎勞青睞光翰鄧雪
誼倍陶雲愧絕雙金感盈三徑

與東冶

衆榆萎暮麟風雍容足娛丘壑方羨兄為里中所鮮
奈何造化小兒亦復夢夢埋玉樹于上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雖然東門吳故不近情卜子夏亦非達者兩

否也唯兄勿過損且加餐飯矧瑤林瓊樹今且森森
矣乃造物殊不薄兄也姑遣豚兒馳帛并述唁私少
選期造榻幸勿譴非情

與諸廣文

僕性慙渥叨文澤如飲醇醪顧煩寵招愈益心醉矣
所念讌聚期以情勝且可頻繼蓋自昔人敦之詰朝
之集頃市一魚啐酒垂晚炊脫粟飯庶沐真率情乃
如罌塵中繁縟夥簋簠靡飾願悉屏去僕自今且覘六
丈人信我僕亦攀教有餘晷不則僕當容使賦賦坐
不終讌翻是六丈人以文勝逐僕矣專走敬控所蓄
伏惟有道一察僕慙焉

與李舜庸秀才

兩棲芝宇諗吾兄風期遠甚使僕洒然自失僕委塊
衡茅顧彌歲所竊限相見之晚獨幸雖殷需有餘
晷矣蕪蕪三種大都燕石匹耳幸吾兄不瓦礫之棄
輒復遣溷少選尚期盡積中所有并為吾兄一檢口
焉

與楊道南

兄委形無色界一塵不染病從何來而乃復遠涉使人有離別之感焉日來得醫未僕謂吾兄廣開甘露悉度羣品鍼砭未施膏肓頓起賢莫如兄脫有割皮解肌滌腸滌臟名聞諸侯又安用訪焉兄歸矣兄玄覽狼石冥搜瘞鶴其他若峻節焦先薄技張祐想當一一收取藥籠計茲行亦訪之弘矣來何時也來何時也薄遣陋甚少充從者採芝之費僕衰矣百況如昨天公憤憤也

與丘月林

名公翰藁

卷三十六

五

弟朽生坐銷衰境兄此別嗣當南來恐未必得弟肯白居易留別佛光和尚勞師送我下山行此別何人識此情我已七旬師九十當知後會在他生弟每誦之愴然兄別我期尚賒屬詢之從者乃期僅僅迫甚耳奈可給我兄於弟更復幾別忍忽湯去兄嶄絕官不官弟無復贊獨念齊魯較畱中故不減千里弟苦弗能往兄儻未必來奈可使相思空逐逐付他生也弟又謂今生未卜即他生愈謬矣今夕弟薄挈村酒一壺園蔬一盂期與兄譚萬萬勿過拒我知有前期

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兄亦解此不

答孫京兆

午睡方醒使者奉函適至剖之顧不覺雲霞錯映錦繡交垂使僕嚅之不獲握之有餘髣髴夢破葉宮神遊瓊島當是時僕猿鶴生情松筠變色矣使者返抒賢未周緣僕山居無寶駟奉夜光故當會心靡暇矣此謝

與李舜庸

名公翰藁

卷三十六

五

僕與世聲牙人也徒負居諸深慚月旦空言獨步竟坐陳人今且泚譎交徧室中矣乃君里中之嶽之茹人羣驚驚物表琮璜全可使礪石可使畫而尤不屬聽焉則其人可想見也已大段赤繩前定故不可強耳况當數矣敢不渝焉

又

文與觸暑而返僕甚願獨未諗日當何向僕山堂顧湫湫率恐罷市丘壑無踰鄙生何則主人性孤甚門草竟合席塵故滿嗒然一無色界耳非丘壑何乎朝

來已令舍中兒脩孺子榻矣幸旋車屬我一藉省煩人焉

與楊道南

春光如錯綺又當所歡遠來迄不獲倒屣則其人之况可卜已薄遣一壺想豚兒解供杯酌唐人句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顧此際人景宛然當不翅与兄握對它瑣瑣具豚兒腹中

與丘京兆

小魚僅尺顧非槎頭恐當邾莒持以啖公姑取首時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壬子

母乃亦遼東白豕乎

與楊虛游

廿五日小摘園蔬竟煩軒從將聆閭指并寫幽悰况小山叢桂未許春歸想玉人高獨必諧星聚

與王奉常董廷尉

今夏孟四日薄盥鶴觴敢煩風轄愧蓬蒿雖無海內文章佇簪裾尚有山中流石儻叨看竹之歡竊附班荆之重

與董廷尉

舉燭一壺酣卧矣乃詩筒猥及開函月曙不翅隋珠儻叨一幅為草堂光且輝煌速哀夢魂賸賸抒報未周恐稽使者

示三子

凡人臨大事立大功決大議凡一切是非毀譽失得利害繫乎身者勿膠乎心若造物者之鑄形因乎物不因乎我庶幾其所樹當不凡斯蓋以靜馭動聖學之玄軌不則惑感然若貧子聞寶藏耳目失常手足鮮措顧安能盡吾寶也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膠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壬子

之罪也施之文其曷以異是彼佛氏作大覺王名無上乘舉天地六合人世而夢幻塵芥贅疣之何耶正唯空此障耳昔者魏武亦善用兵者史氏稱武曾不過曰對陣安閑如不欲戰噫若武其善戰耶謂武不知學非也今爾曹當作文凡一切失得利害若天魔妄想悉斬去以理為經若太虛無名以辭為緯若日月風雲山河草木鶯飛魚躍水寒火熱若王良善御不必中不必不中庶當小敵不則僕僕然局局然凌遠滋甚窺管益難何以文為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

流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噫此蓋非一日績學所可溥而驟語者

簡居味

赤日中恐涉穢穢姑遣已唱示感公腹上柳若何讀此幾可搔背琳檄愈風甫詩驅瘡弟少此不當知公今且捧腹矣

寄長生

兒學亦解博所乏者驚飛魚躍行雲流水之趣耳騁之錦然之經之緯各臻其妙以杼軸風定也稍涉揣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六

五

摩絲而焚之寸而割之則傷錦必矣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是已兒自今姑脫略小文策之高字若長江大河千里一瀉則吾意上之雲漢昭回下之山川掩映皆兒吹噓矣三郎跼蹐故稍放乃權奇未著致遠甚疎則朝禮未之習也此之謂有胃而無心馬當泛駕人止輕才使兒日就銜勒而馴習之步驟馳騁咸歸御體靡越周行則雖一日當千里吾宗大宛兒奚翅云小成寒鄉賤庖技止耳食恐不可語大鼎所需而時復一驚亦自少佳僕渠知調和五味若芳酸

甘和枌蘭鹹辛先後中宜多寡適均則雖不必皆可於口較蜚吻差遠矣渠善食姑以此喻

寄友人

蘇暴廢堽麓詩人以刺初回過旬災豐穰是防昔者旦興興周而疑作何參佐漢而嫌起然旦卒能挽輿共輔何卒能推參入代大都幾潛蟻壤累終魚爛自非哲才恒置嘆焉今僕姑未暇縷數昔之人云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又曰忍過事堪喜又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六

五

衆人所惡故幾於遁又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吾兄人當冬日志切淵水今海內金玉之若出一口奈何不省故蹈此障乎且夫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為僇矣是故簡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聞取賢於賈復殷鑒在前昔之人嗁嗁矣兄何見而不然耶故曰君子能受纖纖之小嫌故無變聞之大訟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僕風性亢簡寤此差晚今追罰鮮速矣凡與兄言奚翅惡石皆卓識也昔荀彧與傳嘏

夏侯玄善嘗調蝦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
我識臧我耳僕所云蓋指此也凡僕對菲靡遺管蒯
周棄一察剪狂或裨滄泰便當即啓捐卧榻出坐署
堂置杯酒交驩平勃頓忘宿昔若此高風淳德且加
人萬萬矣黑風吹船飄落鬼國是在善知識一轉圓
耳故曰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矜奮侵陵者毀塞
之險途唯吾兄一擇焉僕老榜故人脫不言恐卒無
言及之者何則導諛者悅之媒規者憎之招也

簡李巽川憲部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甲

漢句不雨頗增渴思姑擬詰旦小挈蔬盤遠攀鸞嶺
雖乏玄冰想同慈月念不才久疎人境章大雅肯重
幽期儻叨臨况僕且奉鼎飯之娛沐採葵之厚矣

與魏村

金山屏跡願宜落羽疎才仙藻頻交足卜泣簪峻誼
豈云遠茲耆德蓋欲避此翬塵今者放舟有日握手
未期不有細論曷展積懷林間之榻幸有托於陳君
花外之車當復徵於揚子跡嫌折簡愛恃綈袍唯不
繫以同人是所望於舊雨否則祇循故實靡亮素心

是君啟虛車而僕言投水矣方心未改幸勿詫其小
丈夫尺牘湯投敢以聞於下執事

與許奉常

甲不才駢聯自鑒一落羽孤生耳宜分墮甌顧忍鷄
肋殊為長者惡焉昨飄零歲晚始復前楹黃楊厄閏
白水空嗟徒覩翹關未能反璞千里羈孤之意可想
見已旅得豚兒家報仰叨門下垂盼迥出塵表豈唯
寵切絲蘿自是情偏疵賤書箋數語辭簡誼嚴當得
百世不磨祇恐弱駒凡種澡箭徒加定非千里顧不
能不於尊公或失望耳僕今且增慙矣履端來又得
門下手教捧誦未竟而繾綣之私骨肉之誼已盎然
滿前即僕未至傳者未真門下用情至此自非愛出
忘形心期茲久亦安得有此僕今且感屬難言矣僕
抱瘵淮壖日與淮源侍御晤處尚未之官价還肅此
申候并暴懸忱仰惟門下人地並高譽隆中外片詞
之重逾琛寶無論微命方來即今獨樂東山瞬息盈
順求之海內碩流高事繁祉若公者鮮公及矣唯門
下愈自珍迺是僕竊一言之過也

與丘考部

僕此行無異老馬伏櫪雖志在千里而市駿空嗟縶牽滋甚畢竟終取蹶耳比來渥叨台澤澡鬚頻加深感不以駑駘相待當是千載伯樂獨懼權奇未著神駿未聞顧不能不於相馬者或失稱耳朝來有感芻秣不自意聞風而嘶逐塵而奔矣雖俛首往副鹽車而長鳴豈無故意伏唯垂情牛皂靡墜翦拂茲馬且幸千里可期矣汗濡奔蹏思傷轅下百唯故人或揣衣號之所未諭也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聖

與阮按察

僕今者無異食蓼之蟲又如蠶作繭吐絲以自纏屬此枝官但坐銷穀損耳乃門下謁書及遠有從雲堡藻句交私不遺蹄履令人詭握終朝顧不覺紙勞字故矣荒飽之暇敢贅輦側無因咨覲庶暴孤情

與吳曹州

客邸飄零奇情雙亮退隨塵壒幸剖愁紛深唯吾兄標品甚高故當一時絕賞不虛也輟軒發後弟寐寐愈不禁甚况與故人別又屬天之涯苟未免有情亦

復誰能遣此蹉跎歲晚始伏前櫪百端交集今亦不

復縷憶春中匆匆渡江來顧茲蟻蝨為糊口計乃如

四方志鮮矣旦夕且過返窮石顧非淺於憤世自是

便於鑒井不則辟之蠶作繭吐絲以自纏奚裨也昔

之人有言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今者弟不才是誠

固結於此使來得秦遠劉是悉此甚乃如治中衡

繁困瘁大都外案下轄其相去苦不差遠天生賢者

特其施置自判耳以今曹方較即不為兄幸當由曹

之福也歲往人言蚤聆喧雜弟堅爾不料且曹遠不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聖

遠遣聞又非所樂聞是恩負也夫臧穀之失得楚凡

之存亡到于今不博一夢幻耳勿恤可也大抵亂龍

蟠於深淵則虺蜴無以爭穴王樹隱於空谷則灌莽

無以爭壤所貴達人宜自解脫鄧按察相遭入夜不

揣為泰山增石渠頗器兄諸春已偕抵治所東省風

土視南中故當相方唯兄眠食自慶涉意有劇不當

顧少須臾忍之弟頃來頗覺進此

與葉侍郎

疇曩南中朝夕參對兄才岼逼人而心次爽朗僕竊

謂海內人物當不是過遂定深交到于今十稔戚戚然彷彿如昨跡其時雖遭讒被斥命也芝蘭之契膠漆之私顧死生不渝即始終失得姑勿論也兄知不兄同不客歲知兄營菟淮壖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憾不縮地交歡所幸幾蠶枝官又伏前櫺計奔走道便故當常常榻下乃伶俜荏苒竟闕初想其懸渴可知已淮人來具奉還示知兄眠食無恙又知玄圃初開窮極水石乃獨樂攸遂惜不與故人談耳僕頃心事付之槁灰今齒逾四十又五尚爾鰥老宦况可想已

李公翰藻 卷三十六

所念峻坂鹽車終非所適魚羹短褐亦足苟安昔之人有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又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今僕之病不幸誠類於此深惟蹇僻不合時宜自可丘山尚堪牧豕不則玄高不從操瑟或殊徒坐銷穀糲耳奚裨也兄前書乃詫以高世不即許可豈亦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朝來搦管屬便問兄乃貴休持函適至同聲相應似或使然交情可卜已又諗如君兩有萌孽烟樓雙驛亦不差晚僕所切切於兄亦獨少此耳它無足貴也珍儀下及安能報李雪酒

久書聊示折梅凌遠中縷縷戚休或口述百唯故人簡多御節雄飲順時加愛僕且不悉云

與石城

家信至屬公手教亦至捧讀未竟令人沈憂頓忘僕患坐智窮公顧以為理障辭則相左而意彌篤矣武林佳藁情致故自濯濯故當前無古人即門下不以命僕僕且竊太史氏附驥之意並垂弗朽敢曠責耶獨念嫫母不宜狎粧稍需塗澤當得出見耳初度四首亦復高韻少選且期學步補所缺然斷不擬闡筆

李公翰藻 卷三十六

諱短僕近草寔繁大都排愁破涕中語淺舛若便并索為公解頤

與丘考功

昔柳子厚氏曰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蘇和仲氏曰垂老初聞道平生誤信書然則書殆弗足信邪噫可以觀世矣頃僕以城府不修輒鱗甲是犯信誤也尚覩纖燕坐俟凡楚今者且無異食蓼之蟲矣夏首鴻來得門下手劄曾不數言而意寄獨遠知門下念僕不寔耳竣察典大是無前門下望顧不籍此陰而

此舉恆甚其譽彌光矣至于今尚爾不待何也亦復無前唯門下卒品之辟之古敦異鼎垂久彌重家吏還稍暴瀾濶駿明一言向不以為鮮唯門下甄納焉

與王運長

僕嘗謂文以會意為上而后藻之以辭竊念僕席門竊啟牖中窺日亦復徒能言耳今舊作一部顧嘗得之太廓先生而未能盡得焉者亦昔之人輪扁之喻云持以貽冢器示學之自焉

與丘選部觀頤

舊小齋錄

卷三十六

中

嫫母本陋又值促粧則益嗤其醜今者僕之文誠類於是雖然效顰之巧終於天然自別雖不促猶是也望卒教之使不終列東施則幸矣

與楊魏村

物情棄疵賤世議逐衰興如兄高誼今安有劉孝標名在絕交論可無作矣惠來醴粟數有愛命縱使懷慙不敢固遜感茲物候且曷薦之先考驗封公當是仁者之賜即百世下有良史氏出搜兄懿行必將曰友誼衰久矣楊大夫能不薄故人此或其一端也僕

固無能為報矣

與計部劉少貞

僕少嗜孟郊言至頌湘絃怨云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狂飈怒秋林曲直同一枯未嘗不掩卷太息到于今年侵事往每一頌及顧未嘗不淚下雷襟又嘗慨昧者何知狂飈何心則夫蘭與直當是無怨設不曰昧而曰哲不曰狂而曰恒顧乃鋤及於蘭枯及於直抑又何也豈蘭與直顧不合時宜抑狂與昧迄無所辨擇溷濁濁若造物者使之然僕每念及此顧未嘗不痛心扼腕寤寐不能釋往南中丁巳歲僕以

舊小齋錄

卷三十一

中

擣惡痛不蘭不直又暱嫫嫫事荷鋤以俟積怒以待久矣到于今標臆自責囊誠不獨在彼乃門下抱幽眈之資負挺直之秀又昕夕人所佩視較之邈不相接者自別乃忽復罹此網僕抱病山中暗風吹雨掩燈起坐不覺淚下雷襟夫婦人懦夫以泣著憂姦人以泣自信僕之淚非此類亦非獨為門下竊念狂昧所摧剥當是無怨今不狂不昧何也天下事可知矣使賈誼復生迄不知渠痛哭何止僕之淚以此也雖

然夫君子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怨天者不明
 怨人者無志蓋自晉記之矣唯門下寬遺故當以勿
 出為上乘矣夫 公勿出不惟已所難言亦人所
 難必僕自為與門下出與趣哉顧門下見今勿僕見
 多且稍長一也門下有先公遺田可備朝夕僕家徒
 壁立二也門下齒差長於僕僕尚可奔走下僚三也
 此僕所以不得不出顧與門下異趣耳唯門下審圖
 之南中與門下不朝夕會僕心獨嚮往乃門下不妄
 語交人不外飾蓋粹然有道君子僕誠不多見今乃
 與門下長腰隔矣茲生有緣不知把握何所唯故人
 萬萬且眠食自愛也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六

史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六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七

凌約言

簡棟塘陳大叅

簡宋石樓

簡吳南陵

簡門生

簡吳南立

簡門生

答鹿門茅祠部

簡著溪顧司寇

簡栢泉胡督學

簡蒙山陳節推

簡南坦劉司空

簡射陂朱祠部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七

簡九山高比部

簡吳三原遷客

簡溪岡徐郡侯

上渠翁李閣老

簡春泉何都諫

再報渠翁

簡初泉劉儀部

簡張臨溪憲長

簡潯陽董學士

問竹里翁

簡鹿門

簡陳雲窩

簡魯奇峯

簡李村董節推

簡對溪楊省元

簡銀臺張石川

簡都峯周司諫

簡中石呂太僕

上古冲李太宰

簡聚菴部侍御

簡臧生可大

簡南丘

再寄坦翁

與玉崖余侍郎

簡少巖傳方伯

簡鄧士李斗南

荅楊安吾督運

簡崔篁洲

簡渠軒陳憲副

簡陽華章中丞

簡濟西党少府

簡柱野趙太僕

簡璠川汪憲副

簡璉川施青州

簡秦文橋戶曹

簡石里張比部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七

二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七

門人 盧舜治 選

男迪知 校

凌約言

簡棟塘陳大叅

言自結髮時即知陳都水騎雲弄月自稱為天目山翁傾心積念常懸星漢瞻望遼絕聞謁無由先君子嘗云吾友黨最著者蓋有七人焉坦翁之高太白之放谿亭真純菁陽英邁雅如西弁莊如康山而於門名公翰藻卷三十七

一

下更鳩美而歎譽之今太白菁陽諸公相繼捐逝而坦翁與門下獨如鸞鳳連翅飛立天柱峰以為昭代之羽儀近見徐迪功新倩籍為唐伯虎文衡山諸先生作佳傳以圖不朽言無迪功才不能秉筆觀縷紀先君子一時交游之盛而清風緬邈又不能入山問道以紉佩芳蘭是燕石不知玄圃澤鯉不遊漲海也徒黯黯長夜中耳楚雲渭樹思實無窮屬者偶至貴邑乃得納履於秋山攢翠之下譬之涉蓬瀛崑閬而拭目儼裳也及至出山尚蕩漾神遊遙望花源欲復

從之而未可得猥辱尊翰貺以多儀且錄示先君子
遺文使知激昂礪礪以窺制作之門真大惠也媿以
多病淪伏雖不敢自弃於藝林而獻書不報孟堅之
意亦疲矣讀班叔皮王命論諸篇未嘗不慨然增歎
門下以泉石高懷落筆便為菁藻而令嗣才雄氣壯
又欲興西京之作者也謹獻襍稿十七首以祈斤正
巴人不知白雪輒抵掌而談可笑

簡宋石樓

昔邯鄲才人嫁為所養卒婦僕無邯鄲才又不屑為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七

廝養婦將欲對鏡画眉學步邯鄲乎則又麝幌闌珊
衛娘髮薄不勝膏沐懶對鏡画眉矣誦古鏡菱花暗
愁眉柳葉頰之句不能無感也君繁華麗色可謂才
人妓無雙矣亦歛容緘怨未入深宮中何歟楊升菴
謂美人命薄恨常濃豈君亦未免耶然西施負豔色
自無久微之理天河夜轉銀浦流雲嗣當佩玉鳴鸞
捧玉皇於殿閣不必江城啼竹素女含頰辜負百年
春色也僕昔性車筑孰甚苦婦途幸利涉不聞阻風
曲自謂可以陽陽陶陶矣及返舍裘徑就荒室人徧

責徐生謂寧逢猛虎鬪莫聞兒女啼歎此當為真語
矣適遺一泉書詞亦咄咄不溫崑山玉碎鳳凰叫尚
有韓退之之故態自今後放浪形骸興落江山且舉杯
耳龍川子赴官不遠君高才又以年誼有屬文贈別
否秋月圓時非君過我即我訪公對酒河梁頽然一
醉不可少也

簡吳南陵

僕始與南陵同隸校官而垂二十年乃得日陪文馬
平生固多不偶其大不偶孰過於是使僕自童冠時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七

即睚我南陵兄南陵兄夷夷猶猶匪棘匪徐必能鍼
砭我性氣當無今日膏肓之疾曩時接晤頗聆玄論
豈無一日譬諸暫逢盧扁而已天憐我久病同邸者
掉臂去而盧扁獨留得以日加鍼砭歸途幸利涉與
二吳季子攬幽冀之勝慕鄒魯之風遊彭城過呂梁
浮淮達泗其意嘖嘖如也忽不知病之去已非盧扁
之功乎從沛國別袂渡江南下喜聞吳歆曲歸來閉
戶臨卽黑貂裘離披幾碎人謂我劒氣尚紫然蛟胎
皮老蒺藜又刺恐不能入吳潭斬龍子矣丈夫鉅美

豈專在能覓封侯水滿清江花滿山故園風物依然
自在吾循除玩弄明月振纓漱濯冷泉誰道山林便
較輸鍾鼎且文衡山蔡林屋之才終身不與計吏偕
黃勉之僅僅得一舉又卒困頓客死王履吉綽有駿
聲以孝廉捐館張文東少與薦劄物故後寥落特甚
約言不斐於數時彥何如者今日多病潦倒且學班
姬漫將團扇暫徘徊耳吾何敢深銜恤哉三十年病
魔久已射卻然非賴三折肱之良醫亦未能一刀斬
斷也吾兄藥石之言又不知肯時賜否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七

四

簡門生

約言獻楚不售復抱舊業歸吳驅車三千餘里出山
百五十日旅思焚焚羈懷惻惻而媿以病相如當之
譬如弱羽求飛輕舸欲濟有識者肯許之否憶昔少
年時熟臥不知曉放言不知倦亦嘗味腴塞芳思樹
勲名於萬一讀太平獻策未嘗不撫劍自雄而潦倒
江湖垂二十年多為華陀弟子所苦狗監無緣孰奏
子虛孟嘗不遇貧缺誰彈雖非邯鄲才人又不屑為
廝養婦萬種幽悰言何能悉知己如君可俯照而得

也獨惟唐人詩云金貂有時須換酒玉麈但搖莫計
錢可謂善識盈虛者矣況乎節物風光不相久待桑
田碧海須臾易改縱不留蒼龍闕下然白鶴山頭孰
能阻我往來所謂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牀
書雖以此嘲我亦可也足下以為何如

簡吳南丘

某駭甚欲負病覓官千里畢竟疲形蹈險但多見滾
滾馬頭塵耳又不能以交牀自隨豈塲屋冒子中不
用三古字邪一笑一笑使遇鍾老於飛吟亭則金丹
一粒可以長嘯洞天矣何乃自苦如此落鳧歸來唯
與簑笠為侶更無素心人相與往來以數晨夕蒼蘚
盈堦草荒滿徑舍外小園雖可日涉亦無芋栗可收
少陵非鄰角巾誰對田嘗不遇貧缺誰彈只落得閉
門閑坐捫蝨自如把釣竿時一舒卷睡起啜苦茗一
盞散髮蓬頭獨步綠楊灣而牛背笛聲兩兩來聞興
至則吟小詩或朗誦莊騷文一兩段自適而已君多
道氣襟懷又復曠達小坡頭角競相雄長洋洋之樂
無窮矣聞左翁不能若也久別率此脩問

簡門生

余讀杜陵詠鷗詩而知余之類浦鷗不及海鷗也浦鷗不顧風雪凌厲卻思翻玉羽點春苗為求食之計海鷗曠逸清影翛然不為泥滓所點染僕舊歲負病遠行真與浦鷗相類不為海鷗所竊笑者幾希矣自渡江歸來深識此意近將學農圃家風求漁樵樂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論節數時飯後便偃臥松牕竹榻間覺來自起煎茶啜茗隨意誦周易國風左氏傳雜騷太史公書及時鄭少谷薛君采楊升菴名公翰墨卷三十一

詩興至則獨步田疇看新苗競長吟竹枝詞一二絕或放歌行四五十韻諷詠自適而已若此者皆求與海鷗為侶浦鷗又笑我為迂矣昔許由讓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人之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往往類此僕非伯牙也而君之視僕則過於鍾子期何時與君共醉竹根更彈廣陵一曲何如聞督學者秋將至君有俊才又復耽學諒在廬前不居王後也一笑

答廣門茅祠部

薛詩云病因閑自療春與醉相宜僕抱久疴非春酒不適暇時魔亦稍遜唯治劒裝輒跳出為崇令人神情慘黯憚行若往戍然非造化小兒故相困乎不然一佔俾之業習之數十年何不能中一第也追憶舟過下邳時逢除夕萬戶烟花滿船笙鼓而我獨惺惺徹曙又氣弱不能作歌只口念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聊用自傷若同袍友則掉臂去矣臨風惆悵獨不見玄冥子抗志林臥乘化入無窮乎兄書來為我興詫在都下亦得大人君子相惜田光不必刎頭矣名公翰墨卷三十一

唐四傑俱異才唯華陰楊炯僅為盈川令昌黎公文似子長不能中博學宏詞古人且然亦何有於僕僕今學陶令折腰終有日婆娑五柳但今日既往河陽又不可一意栽花以自縱放方束詩籤調琴徽冀椒邑知有改令只嫌嵇康散宕又無山公相知惠徵我仁兄含香南署或肯一引手勸駕耳碧海青天收疫心鳳皇臺近真怪宋玉招魂也山中春草聊寄相思

簡筭溪顧司寇

昔顧東橋為司寇邊華泉為司徒一時同赴南都薛

考功贈行詩曰邊頤文章伯聲名三十年價高雙白
壁調逸兩朱絃公詞名雅似東橋其著人代紀要選
刺唐詩抄將襲舊六為七文恐非東橋所有若精諳
歷法尤天下稱絕塵也携手同仇必有如華泉者相
與盤桓飛閣曲讌城隅以撫景長吟遊子眇沉天末
尚未及珥筆作誦如薛子之贈言也昨辱惠音并錄
楊東里集中賜老堂記一篇見寄可謂貺我百朋矣
昔我高祖賢先曾以剛直謫均後大臣薦其可相

宣廟作招隱歌召還入見力辭大任請老當寧嘉歎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七

八

稱為疏廣者再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遺之以御史
大夫乘傳歸其事載東里所撰墓碑今得此記益信
不但家當寶藏抑亦可備史氏之闕遺也敢不再拜
即日白門悠悠綠湖澹澹蒼珮一振響長衢夾岸紅荷
爭來獻笑詩謂置酒春湖滿題詩錦字連公其有烏
龍門雖峻驥尾曾緣夢想清微僻彼向陽翹矣附訊
南鴻不悉

簡式泉胡督學

約言過滁陽偶與翠栢仙翁相遇於清泠泉翁不鄙

凡骨輒吹碧玉簫以相結近少麻姑書信遙望彩霞
羨往如何聞旌陽君功行歷歷在人間戰鬪入山自
是神仙故事秋來虜騎繹騷海內謀智忠勇之臣先
後徵召從者數陳邊略計畫少雙邊徼之士延頸舉
踵喁喁然想望風采矣佇觀拜命薊臺坐籌勝算則
馘逆胡以累鼓血醜虜以染鐔特煩洞賓一劍耳玉
皇詔下旦夕將出洞天矣請令廝臺治行李何如

簡蒙山陳節推

約言久冒風塵眷言南顧仰視妙才流聲峻朗可謂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七

九

上凌青雲霓下臨萬仞谷矣向曾瞻挹清揚不覺喜
逢牙曠車過邑西更得冒陟高階徐聽雋論媿乏椅
桐未得傾枝以俟鸞驚孔璋興逸別去復貽新詩讀
之真穆然灑清風也信陽何仲默今復有遺音矣步
兵醉後不敢以巴曲為嫌願從茂陰下携手躊躇且
賡盤城來韻也玉人超脫不敢復計形骸耳

簡南坦劉司空

嘗覽楊升菴後神樓曲知朱射陂曾作於前蓋詞人
慕翁之高而互相描寫其風致也翁襟抱超軼人境

其神妙似難巨測詞翰俱道逸晚年尤筆空一世海
內豈無峨峨鉅老然而蕭然仙隱者無雙聞文衡山
為翁画神樓不知異日得一觀否翁平生不輕可一
人撰先君墓銘獨云相彼溪練洵無一塵至以完人
許焉先君其含笑於地下矣高人隱山中又荐承世
雅春樹暮雲懷馳千里先集已命梓急剪襜褕以
獻拙文亦附一小冊致之居貞別館以鳧企鶴投石
博珠璧如善士遇南海大士愈變化愈知禮拜終亦
現出真相但佛界遙隔尚未嘗五十三參也簡往佇

名公翰素

卷三十七

十

增嬌笑

簡射陂朱祠部

外建安言詩外二王言書即善長蕭者不被以采蓮
之曲尚非飄飄仙吹也公詩流麗思邈凌雲書又翩
翩若驚鴻得子敬揮羊裙風致天河在袖明月抱懷
郵浦烟霞爛焉重炳天上白玉樓成遲公乘紫鸞而
上濡采以禿龍蛻也峴石湖陰猶恍對百花春色黃
鶴服崔鐵門思永長裾為桎孤坐含嗟頗恨一水盈
盈鵲不能結橋以需夕會山公若戒輶北嚮或便道

枉檝習池花迎客旆鸚佐主觴解珮追歡停杯飛翰
不但病肺可蘇南譙十二峰頭春華一朝增矣馬
走方輿翹翹相對未能停舟燕磯訪仙幘於鳳皇臺
上柳條藤蔓漫繫離情梅花有使幸勿射南來鴈也

簡九山高比部

太學論交白門把袂荏苒十有七年君為乘槎客逍
遙曳履於夫容闕下僕則吏道拘迫肌骨欲痛班匠
不顧撫景沾襟嘗讀詩至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
未嘗不喟焉傷念也江城佛日頗遠仙署猥辱枉驂

名公翰素

卷三十七

十一

殷勤道舊坐對忘疲青雲故人負蕙心蘭思者非
足下更誰見焉閑憇僧房偶翻貝葉因知真室可依
聲華為繡窺此禪關雖紅塵拂面不足損吾真趣也
陽明欲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亦內典
中偈語足下講陽明之學者佇聆玄論豁我神情

簡吳竺原遷客

曩侍翡翠裾不覺恐悚避席已竊識翩翩清時之彦
矣嗣承芳訊貴及星燦嘉賤淑貺荐臨雲蒸華穀更
感清廟珪璋不弃梧臺並石近矣玄草可祛幽蘊遙

聽湘曲寶慕仙音近日暫浴香泉雖鳳樓似難為校而抗翮凌霄在在岡稱千仞矣若肯與河陽潘令賡調以詠疎花飛觴以陶嘉月當不異永叔之在滁陽僕雖無似不自慚陽春之難和也但惜美人隔浦解佩無從此時秋風颯至誦蕭瑟含風蟬噪度雲雁之句又不覺黯然銷魂矣邇聞賜環有使振珂有期欲復從登踐高臺以舒夢想之懷不知肯假寵於滯客仍携手如昔游否臨風不任悵注

簡溪岡徐郡侯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七

主

屬者多節過椒承問及桑梓之邦生謂名山環郡方寸為清且境偏門無蹄轍只須了公文於湖上以篇詠佐琴壺也公喜抗旌因遣駛步二人送公上任還承賤教反荷齒存未及時倭深入湖疆刁斗告急公不煩客兵密檄土著豪壯士五百人輕舟伏勁弩射走於菱湖北鄙傳所謂折衝尊俎者非耶聞新督府兵氣甚銳毳帳難淹震澤更加底定矣公無反脣怪前言為華說也昔山簡作郡每到習家池翫賞何遜在揚州亦盤桓官閣以詠梅花公政暇苟無四方之

虞請如前人故事乘閒出遊留題於峴山池上生歸時吟諷周環猶見公於南樵傾蓋之日也遙望心飛臨書軋軋不具

上渠翁李閣老

竊惟宰相之尊自孤卿八座以下雖欲頓首伏謁而未敢遽通門者其卑至於縣令小吏仰望黃閣真若九天固不敢輕褻問候以自罹踰越之誅然士之出於門下者使懼踰越之誅而銜恩私悃沮焉而不敢自通是自絕於長者而其罪抑又浮矣某不肖幸識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七

主

相公於長安邸第猥承不鄙贈以麗文而鍾王法書烟光至今炫目庚子歲復從留都叨侍佳燕且辱車駕況臨是某之於相公亦可附於門下士之末矣不幸沉疴相負不能綴行石陛以瞻清蹕之光舊歲謬領邑符亦嘗拜望光威以謝負教之罪自入椒來膏肓之病益深而謁見之階愈遠窮途步兵遙望天都真不勝其戀戀也用敢薰沐拜書畧致問安微懇但恐踰越之誅終不能以自逭耳拙稿一冊附呈秘館書記以祈教正敬希之詞致之雲霄冀甚懼甚伏唯

賜垂覽而加閑焉

簡春泉何都諫

首夏辱教言垂及深荷記存天上碧桃水邊夫容根
帶迥絕非足下趣味超脫江壩小吏敢輒攀附時序
荏苒聞問無從遙知黃門都長資望已深側席推賢
拜相在即此海內所屬望匪直為年藉光也不肖多
病潦倒自嘲為五斗米折腰雖沒生犬馬之懷時因
北風而興應然久滯公車老困執戟古人猶且不免
我輩無似又何階得入承明以自效濡毫之末技耶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古

再報渠翁

伏慙猥劣自幸嘗出門下得藏墨妙盈冊見者侈談
以為奇實但窮途小吏視黃閣奚啻天上本無通問
之階念昔叨荷末光若靡蕪得被春日夢寐關心似
不敢以卑賤自絕而周公吐握之風又自玉堂時著
聞海內用敢惶恐具荅托故人修問而宰相之度如

江如河果辱不遺枯朽枉賜雲牋又以嘉幣垂貺自
昔王公大人肯爾爾者亦少敢再拜稽首對拂洪休
而草茅書笥中亦不覺時時發光怪也近日復讀詔
書抄報仰歎廟堂翊贊之勛直與造化同茂又况台
履彌康宸寵彌渥山河帶礪日月升恒雖周公之盛
何以加茲某不肖竊自比東樓思婦腸斷玉關天寒
剪冷不復知有寄衣曲矣又何意織成錦字效蕙娘
之上獻哉燕鴈南來不敢勞雲霄之賜問也因覲吏
之便少佈謝悰遙望金莖不勝軫結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圭

簡初泉劉儀部

某平生慕空同子之文源流於西漢陽明子之學宏
廣於江門其聲名爲天下冠儼山老人嘗為著南征
賦恨余生晚不及與之同遊以沾句其盛也若使其
人尚在卽終身執此面之禮亦何愛焉漫遊南譙嘗
屬意訪求天下之名賢聞公起家西蜀其大雅卓爾
不羣頗以豪傑自待而天下亦願為之執鞭乃今舍
香南署計可以面覲其人某竊高下風之行輒欲投
袂而起卽日踵門以拜望於賓從之末但美人隔盈

盈一水無鴻雁為信使無夫容為媒勞雖欲解玉佩以贈之又孰與為謁耶況天下慣以資格論士而某不幸有曝鰓之困雖三十年夢寐王李而未嘗得一表見於世恐足下眇鄙之視某為雞鵲也未相忘於形骸之外而遽欲敷推論心以自附於締交贈縞之誼不亦失之驟乎偶幸南玄咸子與公為金石交嘗為某游揚華閭而從吏願為我先是既有介紹之緣傾蓋之階而不思紉蘭蓀以為佩非所以傾心豪傑而抑亦自整其初服也季札聘諸國必推擇其有英名公翰素

卷十七

七

稱者以相暱好蘇子由不見韓大尉自謂未盡天下之大觀某平生既有不及見前人之恨而今日與公或蹉跎不面縱有名山川入目不過為闕觀矣季札似不逮也於子由何敢讓乎用遣蒼雁頽經少布尺書以期請見於下執事

簡張臨谿憲長

僕少與公遊至騁也碧湖萍散蒼弁雲分幾七八年不相握手熊太僕從長安來言與公一傾蓋即問遼海之蹤林使君為道公念我口刺刺不休也邯鄲托

曲於李奇士季儼論於嗣宗僕未嘗有一語敢屬望於公公乃長相憶不置耶郵吏報公將過邑日遲前驅且命從事張祖筵於百花洲上征軺戾止輒相與把酒道舊取鴻飛連陸三章倚席而歌之飄飄然若遇美門於崑崙之巔不覺追爾而笑也即日公持大中丞節鉞來督兩淮戎事鄙人蒲伏轅門公無厲色故相恐哉昭代稱賢宰職前有塞楊後有王劉公抱宰相器為清時振揚風采建樹功猷史臣載筆必書為聖天子名臣其意氣慷慨不負結髮相期矣

名公翰素

卷十七

七

故人席藉光寵即長為步兵執戟亦何恤焉

簡潯陽董學士

李太白為翰林供奉明皇貴妃親為調羹不過以華詞麗句一時傾動金闥耳公搖珮於鳳皇池上陽春一曲和者皆難殿上承袍宮中賜扇既已充榮庭階矣而經綸大手在玉堂中聲望藉甚偶病臂在告宸旒至降色召中使而問焉此豈但一調羹之寵耶唐詞臣曾上千秋金鏡錄芳華青蘭公風猷綽著天下翹首不敢以謫仙之詞專望公也僕始謫不才明主

弃多病故人疎之句常為興感邇來漫讀檀經不覺
爽然有悟矣但美人遙在日邊而引領天末媿未能
贈以明珠又不覺攪涕而衷衷耳裁花多暇常彙先
集而卒為鳥想董太史之文與馬太史竟相上下
披蓀摘華有道者視為枝葉而不知語帶烟霞從古
恨少吾鄉有名筆而不為先君子乞一佳傳非所以
好文而昭德也用敢徵鴻臚再拜致勤於下執事
唯不賜鄙而辱教之碧雲秋色行將昭灼而侵人矣

問竹里翁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九

多病未遑請告然青山白雲日日候吾几席聞張公
洞有丹竈在焉吾將遣白龍為先驅而徐當長往其
間朝握黃庭暮餐綠雪庶幾哉遂余志也浮世絲華
即使白頭於此亦何佳況千里風埃中想我竹翁棲
茅屋數椽看破書幾卷桃花流水夾岸相娛倚杖高
歌舉杯自適漫號小全天其善自狀哉其善自狀哉
昔孫太初來遊湖中醉題竹上曰太白山人袖西余
山而去翁舍傍有碧筠三萬惜無太白可題南坦翁
太白流也相逢一笑萬竹生風若為翁題竹其墨痕

當尚在乎遲東歸之日吾將往觀之矣陶淵明負士
詠陳子昂脩竹篇又當書以贈翁鄉思眇然遙羨遙
羨

簡鹿門

白下高情種種在臆自蘭舟言邁仰望雲鴻我心之
勞儻何若裂向缺致牋謂兄征騷將已駐臨西廣適
逢雁信知仙履尚戀故園未及祖帳郊外夫宣風遐
服固不待金門詞客然丈夫壯遊不辭萬里雖宣尼
父亦東西南北人耳矧江山之勝高軒經過皆入品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九

題亦可增滿詩囊旦夕內召掌制刻成瑤編一二百
卷亦不朽之盛事也願即命駕

簡陳雲窩

君為越士冠而漫寓於熊門下從遊者方舊集也
春裾常浮翠靄而慧星垂帶北斗為鵲雖嘗刺經綴
文亦不為鉛槧所羈縻鴛鴦童時相侑酒醉復謳歌
扇而婆娑焉樂矣樂矣題柱郎豈久為臨邛令客耶
春朝無吏事故且掃逕烹茶以思聞嘉響西園梅花
三樹暗香浮動只待玉人來賞也

簡魯奇峯

東望和陽思郭中有二美焉而雙星隔水明月滿庭
長笛倚樓恍若聞武陵曲也昨承垂簾頗愜永懷再
辱過遊復同盧子夫容池館孔鸞若聯翅相翔雖席
間無劇曲以侑客觴然純紅可賽大白可浮計須十
日留連也若足下先持斗酒幸觴我於百鷗洲上

簡李村董節推

某靴繫淮南逢人默默偶接綺譚少得解顏而笑遂
若有一日之雅寄懷二詩高以評日媿何敢當尚須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七

主

挈瓶磨韻少酬妍唱於冰壺館也內召第一喜銓府
技知奇儔仙旆歲時即日陪遊禁苑長孺尚病不能
蕭帳以祖於途而征軺臨發又復緘書贈別驛猶活
佛升天尚垂情於落水羅漢此亦廣大慈悲不落根
塵矣三生何緣三生何幸敢再拜附謝

簡對溪楊省元

德祖風猷華陰聲價聞服有素非不夢想清塵而聞
吳路隔會面無由都下雖隨計末又無憂修為媒得
度明河以歡星會聞拜江東文學掾輒一笑號於衆

曰八閩楊子漢宮才人也尚然抱琵琶出塞我輩遠

城烏縣又何恙乎青萍一翳園土誰辨雄雌詞壇有
定品難道鮑參軍便不及庾開府也長歎陸離平原
君終延上客若能駕青虬駢白螭飄然長嘯於崑崙
頂上世必目之為神仙流矣湖人來備道足下高風
翩翩而不薄博士之職西河門下命絳紗弟子為書
記而尊酒論文人亦信之若著蔡非有深抱遠觀亦
何以致然哉媿留滯花封未能汎秋風一棹以返故
鄉與足下徜徉峴山碧浪之間以寄一時之笑傲耳
若公翰墨

卷三十七

主

簡銀臺張石川

石川子將赴琅琊與了空道人遇於板丘笑曰西湖
善卷吾之家園也吾將北顧黃河轉謁武夷君復走
赤城然後返道人壯其行與之擊筑而歌焉蓋古之
善遊而轍迹遍海內者莫如太史公向子平輩不足
多也苟有烟霞之興彼婚嫁瑣瑣又奚待于畢哉太
白山人登泰山絕頂散髮發狂叫甚取于南屏山中

周用賓訪道入山弃官不顧近日黃勉之號五岳山人蓋有志也豈若石川予之好遊乘雲母舟縱其所適而未嘗一反顧耶人謂斯遊似迂未知大觀者也石川子產自蘇門而結社於峴山鄧公為作生誌而劉南坦與之書鄧公不知何許人而坦老之筆則可為墨寶矣別後附問因書此以當贈篇

簡郁峰周司諫

先生為當世骨鯁之臣名若泰山海內慕先生久矣而僕亦慕中人也接先生風采其冲和閒曠之度備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圭

然若春鷗朗然若秋旻非有道之士能然哉汲長孺抗直而慙似猶不及先生也僕留先生喻信宿仰止亦若泰山一僧隨先生貌甚侵又不叩鉢先生與之坐或侍飯焉豈所謂軒轅彌明者非耶昔陽明先生彈十常侍其徒謂杖之不死赴江流不死投荒萬里亦不死疑以為神先生在犴狴七年後又三年假使先生不知道必悻悻如鄒陽上書或伊鬱不自聊則不能脫桎梏矣豈亦有神呵護其間彼三木囊頭之苦又焉知其為久哉然陽明主斯道之盟自謂於真

行始悟先生茹荼十年其所得於羹里之囚者恐大非流輩所可及也辱還南坦友竹卷惠賜翰音聊答寸緘因以為頌

簡巾石呂太僕

昔西河夫子自擬仲尼而其徒皆唐之名卿公在詞垣門下循牆而問者其履綦之滿復踰西河豈慕子雲之博而以奇字相詢哉以公少從甘泉子遊而其宗出自江門即所講皆崇實論故人士負笈以從其桃李之蔥蒨可挹也昨過南樵書院周都峰適來同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圭

講而悉尔溫竿與為人環聽蓋如堵矣但竊疑氣清質濁之說太為分別氣固不能無濁而質亦或有清也若加揚抑於其間似恐未安且公近苦病痰是日論亦太多雖咳唾皆珠璣而痰亦津津吐矣夫言揚為太多言則損氣此養生之大凡也易不云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況大道如路人能履道則坦坦自能措足豈必假論說以闡揚或者蔓衍其詞則反滋多岐之感亦將何所折衷哉薛文清謂默者養德養身之本劉南坦亦謂道學不在多言只在人

倫日用之間行之實與不實而已公以實學為儒宗不善諧世風以取高位今日出司問事斯亦不變塞之驗也豈與空談者比哉不佞辱公深瞻望公以無言為教專事遠養特攝元神亦於斯道之盟有賴也其不勝係戀之至

上古冲李太宰

昔司馬相公再自洛中入為宰相今我相公恭承聖眷特賜召延以典天曹道路歡迎俊賢翹首固天下昇平之會也其禪於國家甚盛某自家食時見南

名公翰墨

卷于十

書

坦劉公論天下鉅望必以相公為冠然某竊伏草野亦何繇一見偉人不過盱眙然慕也昨麾蓋道經餘陽某以江壩小吏再拜伏謁於館舍之墀相公不加叱出更辱下堂賜問謬稱至再某未嘗詣都亭奏記相公亦何自而垂青哉世方泥格弃才不中宏詞科雖英雄猶土木也相公不以鰥鰥見鄙豈求才之心甚急遂謂斷弛之士或有汨沒於風塵者耶而某或非其人也相公至京師一見閔午塘即辱問及且加譽為人才遍海內相公於一介獨眷眷欲加齒錄斯

真千載一逢恐非再世所能答也某不勝荷戴謹附午塘布謝兼詢台候不宣

簡聚菴郭侍御

竊聞知遇之難蓋自古記之矣明公按節滁陽其孤標立於千仞而鯁峭霜凝矣少吏尚猶變色其實不佞輒於衆屬中猥承顏色豈謬加接引使其得沐髮以晞陽耶不然某酷嗜篇章而明公享談經濟不知何從而齒及也謝眺謂潢汚之水願朝宗而每竭焉塞之乘希沃若而中疲某固亦有然者且申報儀馬

名公翰墨

卷于七

圭

羨餘頗嫌達衆其議和陽厥租更與州刺史相矛盾也非明公之朗鑒振揚於上某雖欲展衆錯事以呈一介之技亦誰從知之而可以自表見耶不然風塵傲吏又未免回首河山而甘心付骨也是某於明公因鐘期之善聽而得以鼓琴明公於某亦如平原君之好士使毛遂得處雖囊矣不意歸艤遽聞在疚譬猶墜雨離雲秋蒂去樹阜壤搖落不能不惆悵而嗚咽也雖欲效蓬心於秋實亦不知何日何地使某更扶藪哉謹此肅吏馳手附布悃私某不任犬馬之誠

簡咸生可大

昔羊舌下泣之仁邱后宅之德劉孝標以為美談
先公捐館龍谿殷勤執紼而念菴亦時時書寄來蘭
岑松與可以追惠莊之風矣彼到溉又何足云君多
才好學不墮家聲羅王不足憂也荆川昨有詩寄都
峰亦辱枉臨暇時更與諸公遊以登龍門之坂庶他
日克結前脩可以慰交游之雅矣君家園僕久不至
此時牡丹盛開又不知春色向誰驕也一笑

簡南丘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三

夢寬旅次據榻興懷別思離情逢時搔首承千里緘
書贈余雙鯉多感故人戀戀光景易過渺若風烟蹤
跡不同真如萍梗中間浮沉只看我自家意思近觀
一工侍新報益知金貂七貴不過一本玉壺外一番
邯鄲夢也莊生齊物論真十分妙悟老子退步法得
一切圓機至如六祖之談尤喚醒沉醉魔祟為之退
舍此意如何昂村靜夫來賤耳值火鳴相逢不得痛
飲辜負朗月疎花追數與公闊日荏苒奚啻三冬他
年若送女登堂二公定為座上客酒半促席共陳風

好亦不枉二十年忘形之交春正聞北土倘得歸茅
屋當載酒以餞於途更與殷勤唱渭城也方坐拘攣
綏漫為放論以答延陵不自知故態之復見矣一笑

再寄坦齋

江介散吏客歲辱仙翁仙札讀之若聞蓬島之奇操
觚之士詞采矯曼則有矣烏有蕭灑出塵無一字混
同凡語仙乎仙乎若廬山下再遇雲房疑是翁矣坦
上神樓漂上行窩到處俱為仙界仙凡不同骨態自
別嘗得翁書將百幅客至出覽嘖嘖皆以為仙然仙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七

風飄飄常隔雲山千里人雖欲振衣從之弗可得也
石川翁過椒云將訪承仙塵聊附飛鴻再抒心素仰
高切中又懼濡毫近放何時得到洞天盡請遊仙之
詞榮施梨棗庶綴文者得以點示靈丹換更凡骨真
大幸矣真大快矣書去神去不勝企佇

簡玉崖余侍郎

滁陽浪跡喜得瞻奉仙翁披清颺於淨宇望朗月於
高旻而冲和夷粹之象可使人蕩瑕滌氣楚騷所云
思美人兮心煩寃竊謂生之傾想無那則同之也而

今茲浮蹤復投漢汚懷蘭蓀之佩應慰觀思問桃李
之牆又言邇止第承乏後卒無休澣之暇不但未通
門候而亦闕於所仰然時誦東山不起如蒼生不覺
延頸舉踵冀天書復下紫泥矧海邦大寇未弭借筋
而籌長筭料於雲石洞天業已熟計其宜矣麾鉞往
而田岑靖翁肯如陽明故事與東土一定難乎汚陂
沮洳歲屢大侵吏苦責逋官愁缺役嘗作沲潛大水
歌十首讀之可為酸鼻也萬里悲秋漫嘗作客百年
多病獨自登臺賴有應城翁在望或可載酒相過一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先

望楚山青耳不然是空戴南冠學楚囚矣客抱不可
嘲乎神馳六漠幸續招魂

簡少巖傳方伯

入汚後幾欲寄言於浮雲而簾葭彌望不得因歸島
以致詞仙鷁西還辱公傾蓋如平生公先燕我我亦
鼎公殷勤洽好可稱知己衰流驟溢城不浸者三版
公倚堞興嘆塞門障水民得稍避公之賜也僕何力
之有焉汚已敝極弦不更不調由有瘠肥賦反側置
僕前編役創於湖田什之半亦酌盈濟虛之意耳公

家田藉俱在編中公不以為過更復謝揚益知任事
者之不避讒而亦為桑梓商蘇醒之策耳即此服公
有宰相器識旦夕大柄用斷以公心論天下士尚肯
徇一己以遺大體也耶僕浮蹤不離藥室頗與子美
勛業頗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相似然文未宜遊豈
在能躋華要覽大薄之芳蒞塞長洲之宿莽吾將蕩
志而愉樂也惜吾不及古人吾誰與玩此芳草耳東
帶草勒不盡所懷

簡鄧士李斗南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先

余入楚愛其山川之勝頗欲歷覽以快我壯懷而文
符如兩催吏如絃雖攝承以來稍亦刃解然絕無佳
思醉後欲顛非高陽酒徒富春釣侶余誰與相歡也
偶逢子於蕭寺標青似竹已目逆而送之矣嗣又館
我觴我出名卷以示我始知子握靈蛇之珠嘗游吳
適越盡友蘇臺詞客乃翩翩帝鄉之佳公子也余將
求友於子子何重見取於余耶太史公好遊名山與
蜀人司馬長卿吳人吾丘壽王雅相契合子有四方
之志是遊人也於詩人而騷為非其素乎即辰秋岸

澄陰火晃溽露落英可蹇飛泉可挹余與子汎洞庭
窺九嶷登黃鶴樓以賡唐人之韻上滕王閣以尋帝
子之蹤假使得遂斯遊雖明日挂冠余將浩然長往
矣聞從者先治雲裝蓋其趣甚於余也舍之焉從子
如膏車我當御軾

答安吾楊督運

時方溽暑忽辱雷速敢不拜嘉因喻夏月炎蒸下界
並愁火劫而蓬萊羽客方且吸飲沆瀣不自知其為
暑也然逍遙塵外之思不以末路蒼黃獨馳不顧遇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十一

符水可施特垂手焉非迎契釜真緬隆物始者可常
望於青冥耶不肖於君侯髮髯見之上羨曠懷殆振
衣珠閣霏霏無氣翳者乎天仙之詞稍露芳烈發幽
披翫華采爛然龍女見之當織成紅錦字仙人聽之
定吹入紫簫篇也何時遂采藥之願邀謁東海望見
雲輶當欣然從之以侍仙侶君侯招搖在雲端諒非
以凡骨為嫌不賜我瓊玉漿也一笑江湘偶阻瞻戀
肝肝

簡崔望洲

追數見日忘卻何年縱不遠定在庚戌前矣三十年
老季通迢迢闊別怪不得江淹作賦也嘗歎幻景浮
浮真同蕉鹿人生結果不異網蛛雖千里之駿未遑
一騁然龍媒蹀躞人自垂青亦不必向風嘶也洲上
疎篁萬竿庭前名花百本淨几明牕漢琴鄴硯蕤綠
洋吹紫簫而左氏孟堅右軍子美四友常不相離此
標此趣恐亦造化所慳君不見衡山四絕天獨靳其
餘乎別繼覆餗譬如桓玄據座今不可強殷仲文輩
可嗤也東西合併故物不失吾子承緒之功足多惜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十一

哉大郎惜哉大郎何彼圓靈播弄其不測也中年哭
子三胤呱呱阿翁拮据不容勉穀遺休緒俾崔業中
興願吾子之日孳孳矣多病故人因病就官以官添
病弁山茗水日想故園冬末倘得歸草堂下榻或不
遠也碌碌塵容一年為狀又霜露之疾常藉苦何間
可夢太史公不朽之命謬矣謬矣使者告遽聊且占
復問葛蘇畫并謝

簡葉軒陳憲副

吳楚兩俠客相逢未及爭樗蒲一擲而楚客伏枕吳

客遂無虛左之迎雖千金買宴誰與膝席為壽因裹飯臨門不覺撫劒歌呼也作者如山眼前大雅未知誰是翰來稱下里之詞頗能起病嗟余豈枚叔及哉會須揮毫振臂作七發八首以投藥室使高漸離擊筑歌之或可稍愈頭風耳使君有仙氣旦夕或遇賣藥翁不三日便大笑出門吾與爾化影相俱鞭雙飛龍以遊八極不但若二客之任俠也又豈能留滯宛丘咄咄然長太息哉一笑

簡陽華章中丞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三

竊聞聽白雪之音則東野可嗤觀綠水之節則巴人益鄙我公奮鸞龍之文篇章一出衆議歸高雖阮應之儔未逮蓋擅大雅之望於明時者而走實庸流才能無筭願以帚詞見知謂可窺西京之園猥賜顏色謬與抽揚每見必披文觀話暖然垂冬日之溫雖楊脩投木於臨淄陳琳假寵於東阿無以過也豈褒采一介眴昧成飾遂使西江斗水得沾及東海之波臣耶撫臆論報固宜朝夕奉轡以慰吾私而岐路西東顧龍門而不見去德滋永佩德滋深雖服義徒擁而

蓮心真効自不勝其懷懷也側聞開府勛陽以大中丞節鉞鎮綏南楚茂庸赫奕遠肅邇懷殆所謂宣由庚而垂詠可以觀厥成矣沔土孤臣繫若拘囚既不能躬挿鷄翹以參龜亂之謀又未緣奉筆兔園以充記室之役瞻台星於三垣仰斗文於七曜倘使溝壑未填行如柳宗元撰為雅詩以為裴晉公頌彼區區懷人之思其又奚足云也謹此肅吏上賀伏惟鑒照不宣

簡濟西党少府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一

三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今所遇濟西党子豈其人哉党子燕士也負壯氣困迹淮海之孺嘗橫劒以揖荆卿署秦城戰走賊兵一時總參弗及也彼所謂簿書者乃使君兀兀窮哉余亦跖施之士人稱為傲吏十年不得立朝論事則我不如君論文則君不如我初逢吟笑輒辱虛左以迎是後我過君舟君適我館客中暱好甚至竟夕然檀以奉塵麾采石十旬雖寒月口每出冰都忘其故自來歎知己之難斯可謂忘形傾倒矣不意事將竣而幕府檄來遽相別袂追思曩

好不覺沾襟他夜月明應共持杯相憶也但箋筒頻寄則音塵不遐聊采蘭贈君君不知曾折梅否

簡柱野趙太僕

自古風塵能驅傲吏然傲吏豈樂風塵哉乾坤去住頗難不遇魏公子不為河上公此酒狂步兵愁咄咄也王勃小豎子耳譏籍效竈之哭豈能測涯淡哉信哉知音之難廣陵散不再聞矣公與不佞同計偕漫爾風塵相逢撫余背笑曰腰間青虹不得試壯士何堪漫將詩賦伴漁樵君詩得無意乎余聞大喜是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七

五

波遂夢遊天目其歸叩之興誰得原之且公聲名重天下文昌與采雖星月避光晶也願重取步兵之陋抑何過耶于是歎公之知我也深雖田光劍頭未足酬知己也公昨過廬陽又來問疾於官舍是公不以風塵待人亦不以風塵自待公豈風塵士哉余見公襟度灑落不作冠裳態蓋蓬海中烟霞客也某不勝羨往敢輒布聞兼謝

簡瑤川汪憲副

生平好俠漫與博徒者游腰間雖懸七首非田生相

譽亦未嘗輕謁燕丹邇年謬入仕籍亦既三為傲吏

矣風塵羈宦論心頗少湖海文章握手皆非又未嘗

不悲歌擊劍復思過夷門以訪侯生將從之以終老

也客途何幸遇大雅於中原隼旗熊軾自斧使下車

四子將講德以宣風藻其望益憑憑起也而願使長

孺之慙日委蛇以趨侍其間自慚燕石混廁璵璠仰

附崢嶸漸傾孤抱不意篇章小技見采於圖書之府

一垂顧盼咳唾成恩繾綣同車久成莫逆其贈吳鉤

而公亦有縞帶之贈投不吝鑒固不但延平之劍合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七

五

美及嘉命既臨憲旌再揭留君不住不覺懷其憶昔祖道時梨園輩心知婉孌彈出雙栖禽以寫中腸雖肉骨膠附既析不能無忘而肝膽相俱或終作同心結耳以故西望采虹尚未免引領沾衣也用敢肅吏奉候文憑一紙附納不悉

簡璉川施青州

久別青州君青州君近況何如詩不到盛唐拈毫必不肯置飲雖無筭恐亦不滿三百杯嘗笑風韻如鴟夷詩名不著襟懷如五柳美酒須沾君可謂蕪斯二

者矣古今惟李太白好酒人稱為詩豪君自謂意氣頗相似若更得杜甫在座與之廣和爾勸開口大笑不亦盡東南之美哉杜甫只在眼前但尚嫌隔千里耳一笑寄來七言律百首已為君作叙命梓廬陽王雅宜白雀集張月鹿刺於松郡名更彰彰著也雖明月美珠假使藏諸合浦亦不能照星芒矣君不見子雲玄草人竟作覆瓿看耶俟刺成亦裝百帙相送此日思君不見更為銷魂雨中荒夢聊托鴻傳碧浪玉簫峴山鐵笛不半載行與君同君須洗盞僕亦將鼓鉢也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七

三

簡秦文橋戶曹

昔歲兄蒞武康此邑民廩而訟不譁與河陽栽花何異旌旆到郡辱寓小樓惜宦游荆南弗及奉觴以陪讌笑日者兄以部使駐節維楊弟偶謁臺官得面把酒正逢三月論交却憶十年席間吹竹彈絲鬪臬射覆但歌將進酒不問夜何其白眼相呼真可方河朔飲也蒼芒宇宙如是者更得幾番兄不知曾念及否兄英英粲粲如文王美犀而虹洲君又為長公蟬聯

奕世可使二陸奉轡兩宋扶輿矣況小坡甚穎行復振其後乎某潦倒無似笑如執戟翁留滯周南然震澤煙波不勝回首又誰能禁予之弗歸哉風便附問草草

簡石里張比部

某在滁承睽嘗遵渚以送君矣望几几之舄未嘗不歎其信好而投沙也今博望仙槎徘徊以訪河源然後乘崑崙而上翩翩青瑣雖復賜環如曩時其所以眩羊腸羈鵬鳥而刻刻於厥心者亦既寤歌多日矣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七

三

君紉蕙佩芷其薜蘿而芳美人將涉江以采而叢棘之蠅尚不免營營止也況崇蘭萎於枯丘人更視為蔓草矣又孰從掇其馥耶人生如馳電進不能翊明時躋臚仕退則捐軒裳竄巖穴賦閒居以自適耳昔班孟堅作答賓戲東方朔亦有答客難無非陸沉金馬假此以忤其幽抱也不佞既有退志又何必喋喋解嘲如二公之所道哉君諒不以為迂附此奉問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七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八

凌約言

簡璉川

簡雙石葛司馬

簡西吳張內翰

簡徐晴川別駕論詩

簡友人論文

簡紀明齋

簡董學士

簡臧堯山

簡何山費少府

寄費安吾乞花

答埭溪莫刺史

簡棟塘翁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八

簡龍灣徐比部

簡印川潘侍御

示長男迪知

簡筠谿沈別駕

簡唐學諭

簡潘西余

簡范憲長

謝白石蔡司空

簡閔石林

答孫鳳岡

賀震川歸邑侯

賀屏麓范殿撰

簡潯陽宗伯

簡槐亭

簡山泉慎侍御

簡龍灣

簡栢泉胡太宰

簡冲庵沈中翰



目錄終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十八

簡畫溪姚方伯

簡孫屏石

簡義河李常州

簡北川陸司馬

簡一泉高刺史

答潯翁

簡崔丈

簡嚴丈

示季男稚隆

簡崔支川論養生

簡吳朝卿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八

門人 盧舜治 選

男迪知 校

凌約言

簡璉川

吾湖山水清遠其靈秀所鍾奕為人文近時科甲浸盛而綴詞之士亦蔚然雲興然以予所觀則正德嘉靖之間而朋游彬彬最著也予為君畧言之嚴谿亭真醇夷粹為士林領袖同袍掘掘者常敬避不敢並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徐慎

席宦游十年囊羞澁無一錢歸來仍居茅屋其生平殆無一縑磳也非遽養有道之君子能然哉施青陽弘博而文矯矯有雲霄之志門下弟子從之遊其授經如馬融問奇如子雲叩之則洞晰無隱使簪筆詞垣豈在王漢陂諸公下哉惜登仕遽墮不及流譽于當世耳邵康山端顯無情容其議論獨持風軌嘗見陳御史紹云同年中輕儇好諛者見邵即卷舌不縱言其為人嚴憚若此陳西弁宣朗而嫺雅精尚書兼通律呂嘗為髦士行冠禮作賓其容抑抑念三祝之

詞聲響清亮人皆傾耳余時觀禮頗羨之施西亭以才藻知名蒞官能勅閣寺破廣賊間居則觴咏於泉石間陳棟塘茹瓊吐芳不樂仕而請告恬然嘉遜者垂三十年臧損齋伏闕爭禮廷撲之楚道路所憐幸南若疏陳與議東江之貶名重一時是時又有劉南坦龍西溪孫太初遊寓吳興而先君亦操詩鉢翩翩握手於其間斯皆前輩風流可謂百年文獻矣吳門徐昌穀為唐伯虎七人作新脩集以傳于世君夙慕諸君子不知暇日肯為作佳傳否某不斐用敢述其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二

大都以從吏君筆不然亦可備郡志之采擇也

簡雙石葛司馬

嘗聞易傳有雲龍風虎之訓蓋謂豪傑之在天下未嘗不待時而奮也然士非豪傑則已若果有豪傑之實則雖一接遇之頃而襟抱從可覘知譬如龍泉其晶光寂寂衝天世固訝其非常物也彼謂塵埃中執識宰相其人與言之陋不亦可竊笑乎明公前客廬丘不知者以為一逐臣耳僕邂逅南樵見明公風采意氣恢恢有混合宇宙之意而茹玄戰耀人未易測

其際涯南玄子蓋亟稱之僕亦知為天下士矣昔人謂王猛為三秦豪傑明公之在聖世其才望何止猛哉聞宣大殲虜之勲立百年漢懾於邊亦非猛所嘗有也今日晉陟本兵則鶴裳玉帶之賜豈尚遠耶某無似向荷明公厚睞嗣後復辱惠音似非一傾蓋者可比小兒叨屬工曹尤宜謁見以謝夙昔之雅今已後矣不罪

簡西吳張內翰

屬承弭節椒丘望嶽嶙峋循墻俯偃僭陟西階已荷名公翰素

卷三十八

五

為謙之度矣不意陳轄許投穆醴叨設豈但平臺畫接更陪別館春遊飲德餐和萬情蓋無算矣青郊悵別白露軫懷忽辱垂翰兼賜麗文一篇大指謂文人能達于治僕不腆敢當斯稱太史視草黃麻警經白虎左腴漢篇名檀西崑非張說未堪同駕又何取河陽之寸技耶詩有之雖有絲枲無弃菅蒯況青萍長價于薛門燭火借光於圓景是為馬走之一幸也榮榮三台天邊望重行羨帶圍綰王袍采粧麟拜相不逾旦夕矣極目天涯不勝瞻注

簡徐晴川別駕論詩

彭城之會非談詩無以破寂非君無與談詩詩之道廣矣君談詩輒言三謝三謝固六朝之選也李白詩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玄暉又曰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咏歌獨慚康樂白且推之則其詩可知矣但就中論其傑然者非康樂乎其外不有陸平原乎又不有鮑參軍乎白詩宗鮑康樂出自陸平原平原出自曹子建詩至子建可以續風雅矣高廷禮謂六朝太靡漢魏太質初唐音未知諧唯盛唐渾厚和平為詩家正法其言固無訾議余則謂初學必先看選詩而歸宗漢魏則自然文質得中可以入禪家上乘何也古詩莫出於建安而蘇李贈答枚乘十九首尤為五言之祖若專以盛唐為主未免尋委而失其原也至於近體則初唐為創製之宗質而不俚華而不豔其渾淪敦厚之意尤足觀法近時嗜古者謂初唐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渾涵生意勃勃大厯以後未免鋤而治之矣故專取貞觀至開元間律體題曰初唐詩而古詩不與焉誠以律詩當

名公翰素

卷三十八

四

於初唐求之古詩又當於漢魏求之也昔人論初唐
曰使曹劉降體未知孰勝則開元天寶諸公可知矣
斯其知言者哉且初唐之美不但近體為然雖七言
古詩亦須以此為傳鉢也如王勃秋夜長臨高臺盧
照隣長安古意駱賓王行路難李嶠洛陰行沈佺期
古歌宋之問明河篇其抑揚轉換蕙情流麗讀之使
神魂飛動斯不為辭壇之絕唱耶人但知李杜歌行
為極豪蓋於初唐未嘗深味其音也然則盛唐不足
學乎曰非然也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
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
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其聲調最
遠品格最高余亦三復其詩非敢外也若中唐以降
雕章縟采刺象繪情多浮靡膚露之辭失古者歌咏
之意詘而不取誠所宜耳傳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
又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學詩者可不審所上哉人
若能定其所趨而矩度不隨人變化則雖六朝之華
綺中唐之清婉吾皆泛濫以獵其腴固亦無不可也
君不知以為然否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五十一

簡友人論文

夫作文之法陸士衡文賦盡矣劉勰文心雕龍徐昌
殺談藝錄闡閎探微其矩矱更爛焉可親也然據其
論敘皆以光飾風態為上恐其流或傷於文暇日讀
文選愛其豐勻靚麗如美姝艷披金翹故形冶態及
觀秦皇帝嶧山諸碑漢三王錫封典冊然後知文有
上乘彼六朝綺靡之餘又何觀焉嘗語門生輩謂文
章莫如六經如易所謂龍戰于野載鬼一車句何奇
也詩所謂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詞何藻也武成諸篇豈平淮碑可擬檀弓樂記豈禮
書樂書可侔故倚相所讀胥臣所聞不可尚已近古
而閎麗者其秦乎其漢之西京乎世稱韓柳歐蘇為
四大家若進而求之則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
鉅公具有成書其文更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揚
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
謠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肆不可
羈而自中于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遘奇布列
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六十一

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餘則屈宋
騷詞賈誼司馬相如楊雄劉向方為傑然者耳其王
褒范曄崔駰蔡邕之流抑其次也明興逮弘德間文
始復古若空同李子則藐焉寡儔其敘事如左史而
氣魄渾雄非康何可比李滄溟詩謂本朝以來推大
雅無如北地李夢陽余固以為是也今之業舉者知
有蘇耳韓耳不知博古名家其科場文更為雋永讀
者泛濫百家而善悟其用虛稽實紆徐縱開變化之
態時文猶古文也若不得其意而徒詞之徇又如優
布公翰藻卷三十八

人之學孫叔敖適以來明者之一噓而已

簡紀明齋

僕酒肆藏身人無知者漫遇季真來會於譙痛飲劇
談留宿別去喜在風塵中與安期生交棗遊也兄
從長安還寄詩練豈不忘一日之雅乎聞兄寓太史
公僊館館內瑤編三萬雖可汎覽縱觀左傳約而腴
曲而溫如美人步步踏金蓮司馬遷漢史豪壯疎宕
如神僊飄飄空六合二書不可一日去手近時編刺
李空同敘事取其近西漢薛西原古詩取其近晉魏

楊升菴華燭諸篇取其近初唐間命治書蒼頭置諸
几上可也兄若問故人踪跡此時方在彭城與山石
為伍耳多病維摩尚能擷芳漱潤如前所云乎然旅
館蕭條亦覺意思長進頗欲掃卻枝葉直趨本根近
方悟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本來原無一物又何以形
骸為梧聲華為蝶哉趺跏一坐頗瑩心神八萬魔君
不覺一朝退去矣微足下無以發吾之迂談寓言述
感十九首正是舊魔錄往博兄一笑非所以獻太史
公也

布公翰藻卷三十八

簡董學士

自食萍以來公往往慨然相惜寓書當塗輒謂凌閔
齊名而雲飛泥沉鉅眼似宜加盼僕未嘗屬望於公
而公不棄遺乃若此豈以少附朋遊而病獨流落若
將引手使班匠得少顧耶馮驩長歎未登孟嘗之門
明允浣牋欲獻歐陽之館遙望天邊不覺夢魂飛越
但明河相隔烏鵲無橋此夕月光如練只獨坐三更
笑看斗牛星耳嘗覽古詩十九首其中有云振衣千
仞岡濯足萬里流又云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每

歎古來英少茂異之士志凌蒼兕誰不希心上驚哉
然以薛荔為瑱則憚舉趾而緣木因夫容為媒則憚
褰裳而濡足此所以重即神芝弃即腐菌倬詘不相
猶而或以數奇與歎也且相如題柱而終泯沒於琴
臺子雲草玄而竟徘徊於執戟應劉遇不植之知而
不得處朕肱之佐王楊為詞賦之傑而未嘗與鸛鷺
之班迨今李何起文苑之衰而陞伏於外僚康楊占
鼎甲之選而弃捐於盛際若是者固諸賢之所遭而
亦其才未渾合道有異同故不能並驅於夔契之駕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八 九

楊李復生不與公並席而坐乎昔梁孝王時有鄒枚
諸游侶而曹子桓在鄴宮亦以阮瑀為書記某淪伏
江壩如木石扁諸幽閣風埃疾走每歎飛蓬迺值明
德好客忘疲開門下採舩之士連榻設茵以供華札
之役僕嘗辱知於公而公所惜者似以僕稍能持寸
翰耳鄒枚未逮敢望同遊而元瑜書記之任或者可
推轂乎攀附青雲失吾輩少竊怪長沙不遇恐未免
歸咎於仲舒也便羽附訊語涉疎狂不罪
別棹來過欲掃留客亭以奉清塵而過歸不果兄燕
賞華堂亦聞對賓以頌有客舉觴以咏露斯西望碧
巖哀疚中豈勝瞻戀公負俊才又揚清望譬如秋水
夫容其蔥蒨鮮潔人人知愛盛時出補明牧不但人
物蔚然如何遜蜚聲於官閣也松郡廼澤國上游而
倭嘗深入其創殘良可鑒也年來雖收組練然萬全
勝算亦嘗借箸以籌於未然吳淞江一帶重防獨不
可流英盼乎某虛薄恥乏時用今可漫賦閑居矣而
寢疴易老髯已刁騷方擬揮壓詩魔又未能推敲一

字以將渭城之別陸士衡贈顧彥先謂形影曠不接
所托聲與音我思所欽離分似久聊因西北雲以承
良訊尚計祖餞言懷當在抗旌東往之途也

簡何山費少府

向乏翔便不得采瓊盞以相贈問公返荆湘即欲刺
投戶者而久病初愈少履未強尚凭欄悵望焉耳人
生易過一別已十二年當時朋輩屈指無多乃知眼
底奔忙皆夢半夢迷蝴蝶也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
浮名好是閑此詩真屢誦不厭載陽時嘗過歸雲菴

名公翰墨

卷五十八

士

見公別業環繞羣峰今悠然徜徉其間放牛五十頭
種黍三百畝竹下彈棋松間把盞畢吏部不如矣弟
將從之以終老此生何願談禪最癖阮籍作吏偏慵
亦烏往而非性也先此敬陳闊日少致鄙懷俟荷花
盛開計當載酒於碧浪湖中與公為盡日之飲花甲
將周云何而不樂也一笑

寄費安吾乞花

病中不能近筆硯又不喜彈棊射覆兒輩結一亭亦
繞關植卉而春光明媚之時尚無花枝可折又何以

相娛也唐人謂杜曲花無賴因憶公家園亭之勝丹
葩翠萼百卉俱腓不但蘭盈九畹魏未能杖藜相造
欲乞數本移植庭前親自汲池澆灌散步凭闌亦可
凝眸賞適俟花香入座當延君披寫清襟漫作看花
行舉杯奉勸決不過時忘飲使一片花飛城郭春也
歲前兩枉文鷗俱失款亦多似維摩所苦春來又未
能出遊縱公家有姚黃魏紫亦徒自枝癢耳又何以
摘芳而愛馥也適有惠寶珠山茶者一枝紅豔殊可
人意而公家直吾湖杜曲也用作乞花帖遺上勿使
栽花園叟相嘆一笑

名公翰墨

卷五十八

士

答埭溪莫刺史

嘗覽蔡林屋還還詩羨翁秉肫履朴為詞流所重而
先君子偕計都門亦猥承多譽往往把袂相歡翁在
吾黨為耆舊長者今年已望八而面顏豐沃無老態
疲曳之態匹馬登塗瞬息可經百里亦蓬山中一長
眉仙長矣屬者惠徵朋牒過沈謁陳俱瞻奉仙杖而
山溜垂桴又盡聆空谷之音雖仰熙丹崖俯蒸綠水
不若附此遐蹤也自自告遽又不及瞻望雲居若芽

松萼勝如折梅相寄而待翰抒情詞含紆鬱豈高蹈
多年囊亦有羞澁之嗟耶原憲貧不甚其名已滅杜
子美容秦川取橡栗以給詩腸益寬世間賈豎方重
黃金食霞客直視為長物耳翁和陶公貧士咏亦足
自娛天下豈有餓死詩人耶翰薪買粟敢不如命附
使還答草草

簡棟塘翁

竊論淳古之風秀朗之氣山中常得六分太初醉題
竹間去太白山人袖西余山而去劉司空卜築坦上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八

主

門前有萬山橫疊蒼屏楊升菴為賦後神樓曲蓋賞
其趣也瑰奇豪曠之士其雅意亦在山中安吉頗饒
名山而天目又為諸山之冠此有人焉稅駕以謝塵
鞅而結廬於甫田大壑之間絕壁過雲門開錦繡疎
松隔水座聽笙簧又不特山溜泠泠而琴書可潤也
非翁其孰當之翁才十倍太丘而又得吾嶠中山水
之助老不持杖騎白鹿遊遨蘭薄間與松喬彈棋石
上幾不知身世已是秦時而論若懸河一咳唾皆成
玉屑真可槌碎黃鶴樓顛倒鸚鵡洲飄飄焉作第一

洞天仙長也其性癖亦懶曳長裾愧婚嫁未舉不能
通遊五岳而入山訪道先投袂以謁蓬壺惠微波及
之愛僕承束帶相揖登堂開筵侑樂把盞道舊且出
諸鉅公芳札彙類裝成佳卷書法適美而詞致亦爛
然可觀唐詩盛於開元而谿亭南坦太白菁陽康山
西弁先君子翩翩皆吳興一時之文獻也百年故物
藏諸名山佇看紫芝茁然生九莖矣別翁出山乘桴
逝淶以挹翠岫丹巖之勝業已越數旬矣而倚樓登
塔神往覓馳壺壺憶仙家風味即辰牡丹開遍飛燕
成巢遐想我翁寄情於翰墨林檎藻於竹素園而母
氏不朽之詞亦既命絳人陳玄展翰濡毫以慰樹背
之思矣仍恐定關謝客未敢數叩仙僮以累白雲之
梯用敢肅伴馳請翁平時倚馬稱捷倘不加竄易而
投我以瓊瑤敢不拜翁之明惠

簡龍灣徐比部

夫巴謠不類於陽春荆璆元殊於卞璞其病質更亦
偏心惰念已拜後塵荷荷徐兄固鴻翔鳳翥而與世
罕所儔也雖附計偕之翼其得投歡而綴好乎冥契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八

主

假緣盍簪偶志多念曩昔與足下携手言懷開襟對
酒間或互裁章斐獨振才英而贈蘭忘筌若覩余以
金石盟也不意參商異驪女牛隔水某低首開勒驤
裹服箱足下雖曳裾紫陌亦不見飄組清曹但名滿
藝林嚶鳴相應與吳人王元美齊人李于鱗楚人吳
明卿等六人白苧抽懷青李臨帖並壓聯鑣鎔金
吐玉使李何徐蘇不得擅采於厥先樂哉斯乎三才
若為失色也日者吳山人來過尊堂惠辱寄言且約
余有同遊五岳之興可謂不我遐弃矣余不當再拜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八

五

昂

謝哉余觀太史遷產於龍門其於河山以北詳矣乃
南遊江淮歷岷漢沅湘返於齊魯道彭梁以歸又西
使巴蜀南畧節旆昆明輟迹幾遍洋洋哉獨雄於文
後世卒無有如其筆者斯亦得諸壯遊不少也今足
下珥節吳丘方將睎髮武夷之頂濯纓彭蠡之波飛
觴蘭亭探奇禹穴然後沉吟六籍隱括一家壯哉子
與其警乎負遷之志耶余病矣余老矣恐不能從然
摘花興羨看竹紆思西望懷登樓之賦東睎高挂劍
之蹤未嘗不翹首頓足竊欲尾之而未敢報也峴山

當戶碧浪臨城獨不可一追芳躅共結幽期如南坦
諸昔賢之香社乎比及初春朝日照林夕月暎閣河
水連漪與雲光迤邐若此時汎舟心清神娛亦可相
羊忘反也足下肯狂呼作歌余亦和舷而和矣臨風
悵然嗣知增結

簡印川藩侍御

公見眷良不翅高情真屬天雲無抱濟世之才嘉聞
瓊望內臺推為第一鶴鳴九臯猶載厥聲况英英繡
斧有不播名上京者乎東廣北畿宣風已久嗣將進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八

六

昂

復中台褒然為鵷行之冠斯為不負平生也憶昔嘗
從公遊修日朗月携手逍遙妍談娛心佳弄睦耳清
宵夢想千里馳情僕未嘗請告然已閑憩秋園不復
再問津梁矣竹花漠漠桐葉離離可棲可食此外何
為但佳人遐遠蘭室無容常駕言陟阜以望所思詩
不云乎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蓋其詞欲親之也公絳
綰正馳紫陌又馬得即奉其光塵耶我心嬋媛紆軫
無已

示長男迪知

嘗讀陶淵明歸去來詞其襟懷曠逸翱翔若仙令人
有飛出宇宙之意真百代高士也我雖不及淵明而
江湖浪跡未嘗不極目鄉關趙桂野知我狂態謂君
不樂此官莫若挂冠而去乃為深相知者向在廬陽
時曾謁巡臺請老馬穎谷苦不容辭稟撫臺乞休李
克齋枉劄溫留以此遲回束帶非我志也幸陞南署
又以憂歸已決意不復出矣釋服後朋知戚黨屢來
勸駕且曰公顏未老公氣尚強青雲故人時方柄用
公曷為不出我笑而不荅昔山巨源掌銓勸稽叔夜

名公翰藻

卷三八

七

入仕叔夜至遺書絕交我反低頭向雲中客乞一官
耶我有暴鯁之困雖綴竹春仗與少年作隊已自覲
顏且奔走風塵卒無休沐之暇更以顏色媚人萬
般可醜浮世功名縱使挨到白頭亦何佳趣豈若漆
園吏逍遙開散以自適耶況五湖烟月風景滿前荏
苒流光漸周花甲過時不樂誰復留待文衡山詩云
石湖東畔橫塘路多少山花待我開峴山碧浪皆吾
春遊佳境也我日在淨因齋中焚香靜坐坐久入定
雖泰山崩前吾不知也又焉知有他手清修頗涉迂

闌然留意攝生亦或可以延年懶性成癖非公謁只
好閉門雖間一遊盤亦不出柴桑舊里人將呼為桑
芋翁便以黃金帶送我我亦長嘯而不顧矣汝書來
勸弗再往深合我意附寄董蘭亦見此公尚有不忌
之意耳數千里相隔只願汝努力王事孫輩復紹箕
裘是即我之為官也

簡筠谿沈別駕

閑居耽寂把柴門深鎖任從梁燕飛去飛回只有二
鶴學舞庭中與兒曹拍手相嬉耳公有好郎君連步
名公翰藻

卷三八

上八

青雲降日適二雋北還奉觴上壽蘭玉滿前世間更
復有蟠桃會否老泉生軼轍天下文章事業盡在公
門公只消放情山水遍遊三十六洞天或者羨門安
期相逢於紫霞峰頂未可知也湖邊桃花夾岸迎我
客棹此時不汎載酒船辜負鶯聲百轉矣我將騎白
鹿作道場樵長公肯携鳩杖俟我於伏虎亭乎一笑

簡唐學諭

曰野借青陽振鐸青陽賴白野傳鉢絳帳飄搖臯比
穩帖漫抽三十年緒餘如南郭先生昂首伸眉以闢

揚玄秘而門下僉僉拱聽者日不下數百人花開芳
辰月朗良夕時與同好學僚登高眺遠飲酒賦詩而
詞如倒峽論若懸河間襍恢諧以相娛笑遇四時佳
節餽遺接踵若先師釋菜蒞昨又復盈庖東坡以春
夢橫經朝廣文餘亦勦之不置不知吟散邑博反勝
有司驅風塵而憂邊墜也遷官返棹王母近百歲方
赴會蟠桃其仙逝可以節哀庭前諸鳳麟戲綵奉觴
嶙峋玉立朋從來訪又列坐傳觴開襟話舊其樂何
如人生不隆弘美不揚清暉雖當途蟬冕未免為義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九

所尤公曳儒裾則踈朗無機有北海之高蹤公處師
模則開明無隱延西河之雅譽歸而請老其美其暉
可謂清暉茂縉璘矣其結攝生窩於堂右玄真子幽
居頗與白玉蟾鄰並將獨釣寒江不復聽金門漏矣
何日與公誦招隱之篇歌遊仙之什且登道場諸峰
絕頂飄然大笑使雲海蕩吾胷襟也流光易去計即
定期以請

簡潘西余

高人山居且不說登高眺遠門留野鹿食散山雞其

蕭閑清曠洵無一塵但鸞鶴仙蹤白雲久難留住海
山使者又將挂劍出山朋知如孔稚圭應移以北山
丈也首夏期謁因都騎南征不果嗣聞返旆業已拂
刺函矣而梅雨牽留遲杲日則暑又炎蒸主翁必杜
門岸幘調冰水以相娛似不宜觸熱款門取詩人褊
褊之嘲也計待秋旻明河朗月輕簾鮮綺此日拄杖
穿林携壺藉艸真可清嘯長吟客不須杏花之約定
趁時相訪與公登雲錦樓撫掌劇談盡一宵別去人
生幾回得開口一笑山色如黛况與潘孟陽持杯邀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十

矚其樂如何此盟不敢寒也先馳介少承芳訊

簡范憲長

承惠潮錄無拜台翰知三作乃名筆所誤即展卷披
誦孟義明確雅豈而王道著明真迥出無雙前論風
風乎大雅之音詞多本色而秀傑之氣自然煥發如
飛泉噴薄與空霄共相氤氲後序議論宏闊而詞氣
慷慨壯浪其鋒不可抑遏與戰國策所載蘇秦說趙
肅侯太史公敘漢世得人諸論傳可以爭長雄矣然
又不落言詮其七裏皆自由機杼乃我翁超然獨得

之文也敬服西湖六橋之勝夢寐中常覺神遊況翁
不棄而招之乎疎懶因循尚未暇往謁以仰副高情
視子長遍遊名山之興不容無媿也使還聊謝記存
且評誦高篇如桓譚稱為絕倫以竊附知音一笑

謝白石蔡司空

士或懷瑾握瑜而陞伏無以自見又陟華躋要而文
采不足自宣獨羨白翁弱冠登朝履台踐斗致身截
薛且才與道合風猷令問深入作者之域珠暉玉綯
高辭遐驚中郎此非鄉土私評也某無似冀承清誨

名山翰藁

卷三十八

主

而老更耽寐趺跏如打坐僧耳邊風雷總不聞知雖
旌旄往來雲上媿不能扶杖追隨山中枯叟疎懶成
癖堪笑堪憐公不加薄責睠存至再原生脛在計當
匍匐以登宣父之門而杏花尚寒春悅未展仰望星
橋踟躕搔首謹遣豚兒叩首堦墀謝長者不賜弃捐
之誼旦夕前驅出祖容饒高閣以附嵩岳之誦近讀
樞筦新集業又承咳唾之音矣永懷不禁殊為開適

簡閑石林

相隔止一橋春杙時可往還仲長園中非釣侶不輕

勢手春蕙秋莢歲月相尋鄰無朱老可談花前月下
羨公洵美且仁更惜鍾儀憔悴思欲常從之遊而不
可得近聞伯樂至又不知孤竹老馬可以識途想安
之也此日暑氣方萌未敢叩門驚夢少待金風吹我
荷衣便蓑須彌提杖及如來佛子相與談說禪機以
賞夫容修竹之趣若與豪不但暑飲先期肯岸憤一
臨適有善琵琶者無晚崑山新拍亦可於綠荷亭畔
一大噓也莫相拒曰吾且高臥北窓下作羲皇上人

答孫鳳岡

名公翰藁

卷三十八

主

老不近筆硯日與溪山相拱揖猥辱翰及蕪拜詩箋
展誦爛然知孫逖仍有後身獵心復動幾不知劍斬
詩魔可笑少遲抄秋朗月玲瓏冀獲晤言之適清詞
灑藻芳醕傾醑亦不讓賞心晤矣但恐有髮頭陀或
未能追隨談麈耳近作三首錄似雅韻尚未及甬也
賀震川歸邑侯

兄丈負天下鉅望業已有年春日賜對鳳池始發胸
中之硯礪聞者快之若張龍翁尚相從者必綰華詞
垣紀讚皇圖帝業之盛以昭垂不朽豈非清時一大

美乎願復以吏事相煩竊幸湖山勝入品題故暫作
栽花客耳旦夕內拜便為香案前頭仙吏也某多病
潦倒不能獻三賦以自見今已弃官學道與蒲團作
伴金粟如來是後身或可以自嘲矣一笑流浙在河
歲除將逼未能拏舟上訪謹命兒肅幣走賀他日俟
弭節郡城計當載酒碧湖以陪登眺不盡

賀屏麓范殿撰

春仗不儀花鷲前驟自古以狀元為極榮才如蘇長
公當時猶名落第二而公獨哀然占鼎甲之選湖人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圭子

士俱嘖嘖豔之蒼弁諸攢峰碧湖諸巨浸亦覺香霧
氤氳雲光百疊其浮靄至今可掬嗣聞仙鷁畫還杏
花真紅逾十里菁山可為雲龍山青鳥走馬之識深
為奇中矣昨見公應制策真寫出華端五線近時奪
錦標者俱退讓三舍又見公與人尺牘字句道古因
歎服大雅不羣非夙契左國屈馬諸編其嫻於文采
何能遽到西京肆今舒翹挾藻當以古文詞震動海
內與康德涵揚用修先後相炳蔚旦夕入鳳閣如淳
安商榷鴻業如高陵呂向識公最材行將丕嗣前休

以揚無競之烈不但若賈安宅僅以並頭蓬花流傳
於掌故也其衰朽無似業與漁樵作伴未及扶僊登
拜閑居覽夫容鏡故事常怪湖中四百年間寂寞聞
賴公一大振殊為鄉土增貴重計當匍匐款門為吾
湖稱賀不敢以老自絕兒輩舊辱不遺況攀附青雲
乃太史公所許旦日趨叩謁者願出翰苑緒餘少承
點鐵之秘其曲愛孰甚南望宮袍竊懷瞻企

簡潯陽宗伯

司馬暫歸洛上謝傳未出東山頗宜登臨勝踐飛觴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圭子

灑翰以舒物外逍遙之趣老生渴慕玄文佇聽郢曲
常擬乘月放舟訪仙裾於武陵溪上而霰雪絲劇桃
源塞路冠纓垂首魍魎成魔況時方猜忌鸚鵡前噤
不敢言詩不云乎豈不夙夜畏行多露春光漸媚晤
對未緣感日月之不停把梅花而太息阮籍咏懷何
時造請竊慕昔賢駕虬駢騎高馳不顧僕隸其不薄
灌夫計待上已芳辰載酒維舟偕陪遊騎春風衣袂
或可披拂於杜若洲也麻姑信少月滿空庭悵望潯
江不勝極目

簡槐庭

歲除命山僮少致糕果短帖濡墨三四行不意悞投鄰家可笑君高談傾座去冬亦與嘉石之冤殊為惋恨僕素鑰口今時更不可言徒耿耿耳三十年老娘倒綳卻孩兒且只得蓬累而行陰霾之後必有朗霽趙邠卿豈長作厄屯歌耶履端已三日歲華方新百嘉漸豐三吳俠少方闢雞走馬燒燈擊鞠以劇賞芳辰吾輩來日苦少去日苦多酒杯茶鼎幽抱可寬不必逢人輒歎把浮世事真于中也隔面僅十里何時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五

到客館一談

簡山泉慎侍御

夜月聯舟秋雲登閣憶別已更鴻燕羣公結社峴山獨公不至問知近往天台豈慕劉阮因為雁蕩之遊乎若為鼠牙勞甚矣古人以洛陽名園卜天下盛衰公家園亭最勝此仲長統樂志之所非清時不能有也春朝百花盛開正好遊盤咏賞今翠微深鎖遊客不來因知時亦太異不然主人最好看花何遽舍而

他之哉老聃退步法列子杜德機可謂善觀化者鬼

魅跳梁眇視不顧久之亦將避匿矣芳辰不醉如此困何諒日涉以成趣也故人將造公得無斗酒待乎降辰已近嘉禾老梨園前番稱捷仍召樂賓只怕空梁落燕泥耳一笑

簡龍灣

夫蟬連發蔭伯仲鐫聲其所昉蓋亦漸矣唐大曆時詞流並起風騷有鄰天下號為十才子由是懷鉛之臣綴文之士一時才華相望者雖意製未并而聯珠唱玉其名交馳於藝苑英靈屈伸寔關文昌之運否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五

則翰墨顛顛未敢以郁郁稱也明興初沿舊則嗣衍新葩迨弘德則奇氣鬱勃漢篇唐什標創於空同蔚興於大復天下稱為何李而康楊邊薛時復滋蔓建業有顧華玉劉元瑞陳魯南王欽佩號江東四傑姑蘇有唐伯虎楊君謙徐昌穀祝希哲文徵仲號吳門五儒斯皆蘊海藻之秀握泰岳之奇以珊瑚間木難以琅玕列玉盤可謂添光千里上揖百代者矣嘉靖崇儒人爭與采先時屠文升袁永之唐應德王道思陳約之白貞夫任少海王紹甫號為八才肆令籍綜

關里辭陞鴻都公與宗子相王元美李于鱗梁公實
吳明卿謝山人號為七子近見宗子相集真經刺繡
穀王元美擬古詩自叙驅馳江薛李于麟古樂府亦
逼近晉宋而公所寄五詩更質而綺不落晚唐浮豔
體夫詩自建安貞觀以來磨韻搜章誰不欲波瀾謫
詭刺峭嶙峋使李杜那堪數曹劉不足陳乎李皆刊
精竭慮從史而不克其施諸言也則蓄縮耗矣非其
淵朗之資斧藻之德亦烏能陵轡前修峻絕後塵適
追大雅柄焉與三代同風哉公獨與清時詞客興文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七

韓韓聲溢皇州志意縱橫互攀日月使大曆才名不
得專美於唐真為吾湖立一大赤幟也余非子友何
以強步追隨然過逢下榻離別沾襟亦庶幾好合纏
綿矣河廣無梁山高難陟又況余歸子出萍跡常睽
雖明月軫懷亦不過長相憶遙相望耳去冬公以憂
歸即擬馳平病怯春寒稍俟日暄便謀舟楫上已覘
社佇望一臨不但心結可舒而石上立談池邊坐酌
或可更催詩鉢也幸命黃頭郎治艇

簡栢泉胡太宰

約言不佞喜得御公于滁而公憐片技亦暱惠施以
忝莊氏是時公方霧隱然玉賓淵涵蔚矣其文僉謂
雲興則矯猶龍也肆今掌銓馭官峻膺嘉冊天階如
拭而王褒頌矣乃辱計存存貺台函以催北赴似欲
甄收驚蹇使得少踟足於金河也其縈戀之情何厚
乎夫鐘期之與伯牙知音不偶有推轂之雅而弗往
承之抑豈固拂人情哉進退之節行止之宜固余素
所燭也童心嗜篇翰而低首簿書茹辛舍抑稍陟署
曹而不免於啜憎之口復裹衣冠以沉苦海非達觀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七

所屑也且麋鹿之性苦耽山藪之趣蒲柳之質豈堪
鞅掌之勞况舊痾病心年來髮種種縞矣近學養生
方閉目坐忘以遊神玄奧之域縱使寵以美階亦弗
能脫離黃庭以奪我食霞之興也昔稽康雅不喜仕
其貽山巨源書謂其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斯言過矣巢由稷契各適其性志不欲出則善辭之
又何至詬言以絕交也公不啻巨源而下走亦非康
匹然而放言不慚者惠公之知我耳某死罪死罪

簡中菴沈中翰

君無負郭田百頃而意氣踈朗高宏傑嘗謂有豪士
風生平喜談唐四傑詩史漢二家文自為諸生時李
克齋固以狀頭許矣不意困躋奇薄無風雲之便君
與溫古渠為筆研友溫雖物故亦得中高第而君竟
落落不偶誰謂科目能盡得天下之豪雋邪白首入
承明幸以應制擢為中翰亦能毫末見文章矣此官
何大復嘗為而君亦大復流也不稍可仰首伸眉與
翰苑諸英閣中諸老慷慨一論文哉文衡山以辟薦
待詔金馬門其詩云五更幾促長安馬百轉初聞上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五九

簡画溪姚方伯

向歲陪登峴頂得盡聞火記之秘勝如淮南八公石
上相逢山癯耽坐蒲團未及往謁醉白之堂而春雁
信稀亦覺久踈承訊然羅浮山前桃花溪上竟往神

遊未嘗不思附瀛踪也旬日來伏氣甚蒸手中白團
不足禦暑更羨仙家吸飲沆瀣其雲髮蕭蕭不知其
為暑也公如羨門兮岸幘清嘯于避暑樓真看煙境
有金仙但經綸老手東山豈宜多臥而旌陽君功行
亦往往先播人間旦夕有總紀之召擁旄持節恐當
即出洞天言雖不斐應遺以此山文也社中燕作附
奉詞壇少博吟餘一笑

簡孫屏石

旬日前伏氣甚蒸夜尤揮汗不帖席非白鷺洲前紫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五九

駝峰側恐不能避暑也薛西原苦熱行頗訝火山湯
谷自謂毒熱不可當公獨高臥北窓下竹影入簾蕉
陰當戶脩脩然一不受暑暇復泛舟於芙蓉別渚搖
扇於薛荔名園陶潛作羲皇上人公更作十洲仙客
但嫌推敲一字或時在月下叩門不免有浪仙吟狀
然詩成鬼泣春到花愁其趣非酒人可有逍遙物外
真不使鶯塵入紫霞也道人雖耽住室菴望彌臺千
尺夢中嘗覺神遊此時更愁火劫欲借神仙白石林
又恐遺祿穢之朝復逡巡而中止耳別後三疊來韻

俱不能描寫春遊只因太白詩豪崔宗之不能賡和
吳姬已老乃敢效西子之頰耶連宵風雨枕簟稍涼
公於岸幘時永懷寫與詩帖滿前更望投珠賜教是
又贈我美瓊瑤也面晤不遠聊此占候

簡義河李常州

向曾刺西比壤聞賢聲斤斤最著楚之邦寡雙也而
無介與通無間與謁或因宦游不相值頗恨蹉跎不
及而然明公光範業嘗竊觀予京師時方給事殿東
廊其頎而鶴立尚在望也不意波及之愛今得惠徽

名公翰藻

壬

於晉陵極慰平時斗仰之懷蕪牘殊不文大法眼眇
鄙之擘而覆侯氏之執非過也乃辱猥加詮敘曲賜
獎借是不啻醜媼而佩以明玉之璫樊帚而飾以纖
阿之綺也其所耀侈於竹素者既已恭承嘉惠矣復
憐朽薄知無佳况又遺以投矢金碧之壺倘健七箸
以飽嬉自幸輒呼容婆娑而奮臂競一賭贏固佚老
振衰之助也約言年踰六計不能復出柴桑無由叩
闔展謝古人言千里晤對豈所謂五內銘鐫者其在
茲乎其在茲乎山樵何敢忘焉風便附裁寸楮臨緘

頌首臨發頌首

簡北川陸司馬

昔武安侯臨况魏其魏其多市牛酒躬灑掃治具以
犒從者某卑譙非魏其比公高譽渺小武安乃辱枉
駕草堂又不及魏其所以款武安者惠恃葭莩之雅
或不深加督過耳夫名勅晉鍾功刊衛鼎者以其樹
立不朽也陽明用兵如神其俘斬洊頭諸寨已為平
藩平蠻張本讀公大征贈言真與陽明先後璘珣其
勲爛焉雖平淮之碑蕪然之銘可爭烈矣願為讒者

名公翰藻

壬

所沮亦與當時陽明事體相類然不假此緣公方依
日月之光故人亦何從陪杖屨也邇聞高臥山莊泰
訂魏伯陽郭景純諸編以深自用晦而不知謝傳聲
名殊為海內所屬望旦夕賜召則祖帳城闌行又
賦崧高以為贈也聊布謝臆敬因執事以聞

簡一泉高刺史

君不待楚邑視篆齊邦其懸魚芳問靡訾靡違齊楚
且交頌矣不意歸艤返溯舊篳寂寥豈豸冠峻威嘆
陶子不折腰耶不折腰而賦歸乃所以見陶子矣五

柳扶疎更不惜脫巾灑酒日與高陽之徒尋壑經丘
以高蹈風塵之外其放情舒眸方將神遊八極視當
途子之鞅掌可以超然適也道人性似鳩偏而弃官
學道正坐此病然閉門千息到濛濛遺照之時其趣
亦未易語人也懷君未面俟面日再盡闊襟

答潯翁

牡丹庭院高懷許客常來而歲時冉冉懶殘投寂未
緣散襟對奕以慰過從春草漸腓方爾懷人牢落晨
興忽拜台翰諭以旬日前業微隱泥草堂生家簷樹
名公翰藁 卷三八 圭
時亦喜有鵲聲不意大行有詔鼎湖龍逝故老徬徨
遂使爐香遂歇而茶杯亦覆豈野人牆角疎梅未得
遽承碧山學士之咏耶客掃徑清除更遲覓旌下駐
也哭臨有期計奉會在即謹對使占復不備

簡崔文

劉坦翁年近九十雪中嘗走馬為戲神氣超越驚衆
蓋從山林靜養中來老我年纔八八白玉蟾馬自然
皆於此年成道今登山則腳力不強登塔則心神多
惕縱學道成丹若使騎白鶴凌空恐尚瞻顧而未敢

前也一笑一笑看來人心在養入身亦在養商開丘
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豈真有神術乎以其忘水火也
人能持靜鉢入定關把眼前萬境俱忘而此中如如
不動則一點靈光常住絳宮丈六金身久久亦常留
世界矣仙骨非凡談何容易究竟玄機其道亦易簡
耳兒曹入場忽傳小者病不終事塵根易動此正魔
君設難以試我不知邯鄲一夢雲房公先已點破我
雖不及雲房將不得為塞翁乎淮南子精神訓首言
輕萬物則神無累輕則自忘此人間一粒靈丹也司
馬子微之論不誣矣
圭

簡嚴丈

君自北回山人病不知君之回自北也君又先問山
人山人雖脩問又後於君以此知君之愛山人而山
人多失禮於君也然古人稱知己者不在投報投報
亦不論先後要使心親而千里相晤對耳况山人方
學坐忘忘則凡天地間皆忘也而遺彼遺此固有所
不免者君豈以此薄山人耶山人唯不能忘故三昧
業火釀出病來方將念念求忘欲掩鏡臺而未能也

君豈以此謂山人耶詩不云乎書去神亦去兀然空
一身此神交也君與山人之謂也一笑

示李男稚隆

士之明經起家者從鄉荐始抱經以試而望其得荐
者士之情也試者之心與試者父母之心其情均也
試事竣而謂父母之心不深望者豈其情乎望既拂
而謂父母之心能釋然者亦豈其情乎通塞在天伸
屈有命父亦雅能安之而母之心未知其如父否也
試者之心未知其如父乎如母乎否也亦未知其知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八

奎

父之或安于父母之或不安于父否也人言稚隆卷
已入選失其卷之三而不果荐信有之命也只消不
愠如其父耳焉知終不得荐無因以慰母乎適兩見
試錄黃與唐華三子皆翩翩博物之佳公子也子能
紹父以取高第天下號為文章家矣老我愧無家學
然秘書啓緒中丞振烈惠徵先公之休爾兄亦蚤已
通籍矣爾雖隸業有年不乘時表見而勉圖功名以
自效是過佚前人光也雖父心其能慰乎王儉謂鄧
禹落落矣人此固少年狂態也過時不舉其為王鄧

所笑者更浮矣夫曾子不能無三至之疑若等再驟
而無以灑之真謂奇薄無風雲之便豈亦偏泥時格
專攻初試而于蘭臺石室之秘未免有遺聞邪且揭
拾括貼不若抒中以綴大食人之餒餘不若操刀以
自割其腴也知易簡之說則斲其根而花葉自蒨旒
矣又聞汝厭心于南欲改北以求試是猶趙見逐而
復走韓魏者也倘不遇而奪釜焉于塗又將誰往乎
張舌尚在和璧誠真計其常理似可收捷于南闈不
必舍而之他也若謂長安可貨近之赴北者有誰禦

名公翰墨

卷三十八

奎

取其易乎是徒增道路之勞他日雖憑軾結綯無益
也願勉旃無多疑父瘡已愈即今母又病瘡其望歸
之心亦不減於望捷也但未知何日得請告于司成
公耳

簡崔支川論養生

獨坐丹房蕭然無事烹茶一壺燒香一炷看達摩面
壁圖垂簾少頃不覺心淨神清氣柔息定濛濛然如
混沌境界意者揖達摩與之共槎西見麻姑也天其
假我淨緣未可知乎昔東坡居士問法于子由子由

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維有思而無所思乎夫無思之思如龜毛兔角又所謂但滅動心不滅照心但疑室心不疑住心也如此則心無所着而火不炎上火不炎上則下降而從其妃離為火火必有所麗而水其妃也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玄膺若鼻涕而不鹹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人在母腹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其本根也汞龍出於火鉛虎出於水融成一片產出黃芽上下鵲橋必歸於根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曰堅達於四肢浹於肌膚而曰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金剛不壞而長生之術在是矣內丹不既成乎若必欲口訣吾謂於無為中稍有為焉或謂守中黃或謂調真息或謂轉法輪或謂通任督二脈皆未見直捷而得其真也唯蒸臍養海然後水中火發洞賓謂神光直下水晶宮此乃教外別傳一句也海底燈明則尾閭自熱天機一動氣從下滾上自然撞破三關由重樓下歸丹田而

刀圭化為黍米矣黍米成珠乃神仙大還妙劑昔黃藥翁要三千貫文即此九也然行持打坐必以子午為期平人多以子時腎氣發生午時心液下降故特行功不知法乾坤之妙舉腎氣即是子時降心液即是午時也況火種相續然後丹鼎常溫如如不動綿綿若存方是周天火候也若以少頃之功遽求百年之算譬猶疾疫彌年而欲以一九消之其可得乎但此般口訣還屬有為一意打磨猶未免着相恐非天道自然之妙也吾故於東坡之言深有契焉嘗讀思無邪齋銘有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非我獨也正思無邪齋贊有曰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兩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吾愛其言與聖道頗合而深有裨於養生八百丹經似不如此銘此贊故為盡述之也

簡吳朝卿

嘗於文刺中見吳子昨顧草堂廼真見吳子今又以佳藻相遺盡見吳子矣病夫何幸詰朝無雨當執談塵訪吳子與吳子步綠楊灣看新燕翩翩野鳬岸岸以求友於吳子也稿二奉覽

名公翰藻

卷三十八

五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八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九

盧柟

答王鳳洲郎中

與陳一泉外翰

上郝南峯吏部

與陳龍泉大理

上吳少槐吏部

與耿忠菴進士

上晁春陵內翰

與孟龍川

與王鳳洲郎中

與申涇野

再上李東崗

名公翰藻目錄卷三十九

宋鑒

與凌藻泉

石璽

與凌藻泉

吳時來

與凌稚哲

與王百穀

姜寶

與張幼于

與王百穀

於惟一



與凌稚哲

劉堯晦

奉張東沙

與司馭李孝甫

與金省吾

張九一

與吳霽寰 二首

與屠長卿

與王敬美

秦塗

與金省吾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九

程廷策

簡游中丞

簡張令尹

簡陳使君

簡金福山

吳道直

與張東沙

陳紹

答項歐東

柳東伯

簡張幼于

陳錫

與凌稚哲

伍令

與張東沙

施篤臣

與凌稚哲

胡直

與張東沙

鄭旻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九

與金省吾 二首

自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九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盧柟

荅王鳳洲郎中

七月初七日日本縣遣使捧檄齋牛酒腆禮并翰教遺
柟家柟唯皇風既遠光氣載竭箕頽之後世絕幽響
故雖兩漢玄纁蒼壁時加丘壑而大名之士往往負
揭取訥後世易曰束帛交交資於丘園丘園之美何
可易也柟槁砮之餘已蒙大君子渥澤復起為人今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十一

又施曠代之典於胥靡之民叨天之秩竊地之懿回
惶中惑實益厚類比又讀執事所喻鸞龍奮鬣五綵
炫爛飄飄然若凌風御虛絕無纖縻回視寰中纖縻
語真若竊帝壤以堙洪水幾何不償且潰也執事通
天人之英操宗匠之器與李于鱗宗子相諸公雄據
虎視持獵中原即今揚馬應劉接軫橫騫未嘗不喪
精奪氣偃伏旗鼓也柟方巷舌脅息攏投不暇若執
事云云何敢僭預獨所懇者柟素嘗歷諸郡邑多誣
枉如柟文綴不可反者甚多執事術上命察冤抑

拯救焚溺於斯人獨無加意乎哉記曰附從輕赦從
重唯執事念之鄙作詩賦謹裝六冊呈上拙文數卷
未及繕完容嗣班文幕適聞旌旆告速而柟又有秣
陵之行故耳秋霽方採藜藿併食偃卧無俟多談柟
又頓首頓首

與陳一泉外翰

柟聞往年執事受職走馬來濬縣時縣主尊重廉隅
豪習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乘輜軿見執事之
任既數日始戒官僚從事屬典禮進賀踰年柟或曰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二

執事春秋祭饗會食入公門於園牆窺視則縣主肅
而入拱而出周旋委蛇賓主輕重之儀罔敢墜逸與
前所聞者大異竊獨不知何為而然也既而濬士大
夫有所存問於柟者私道執事盛德恭愛仁賢道隆
而思謙行顯而體備宏外而惠中有所叩則因為之
鳴以盡其節溫乎如玉鎮乎如金萃乎如芙蓉澹乎
如秋水泛於澹澄霽而無所淆濁也曩昔縣主之所
以盡禮於執事者謂非出是乎哉暨柟詣御史臺對
黻內黃見執事往來每伏謁道左執事忘其為因以

鞭撻之曰母執事之聲音顏色始得接見尤進乎圜
牆之所窺識者而前士大夫所稱譽果足以得其似
也當是時有能脫去桎梏加我以冠履法服令之得
為人其體使能誦伸坐立其手足使能持行其耳目
使能視聽其禮貌使能揖遜避其口使能道古今
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憑軒而聽
之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僇之民為世猶斥雖欲自
進已見逐於君子門牆矣柵又焉敢復振金鐵亢明
刑揚其惡臭塵觸於執事之迹哉雖然嘗聞聖人樂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殉死智士不廢時以立功所
謂樂天而知命者道德備於己險夷之來非我所致
凡利害升沉通塞之故舉弗問焉則周公居東孔子
圍陳其人也所謂守義以殉死者不幸而禍變加我
者或是與雖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
以順受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於義則止爾若苟息
之死節孫豹之守難彼誠深乎是者也所謂不廢
時以立功者畧小嫌以自汙蔽器以待時而用其道
於天下者也畧小嫌以自汙者所失者一節而所全

者大分也蔽器以待時者權也而用其道於天下者
垂大名於天地洪濟萬物而大行斯世者也昔子犯
之負戈管仲囚檻而顯齊者非與夫柵以育昧墮死
刑誠見黜於周公孔子者若荀息叔孫豹則為其君
引節今柵緣讐坐誣而罹之極刑即殉死其所守者
何義哉獨柵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再見疑
於太守張公使有解倒縣者得沒其齒終其愚則柵
頭為伯臣執鞭夫豈無膚寸之功以謝天下哉今特
囚拘牢狴去冠飾而聯紲之其體非復能誦伸坐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視聽其禮貌非
復能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
帝王之跡假令執事致之堂陛賜之跪使出話言不
過頽然一囚而已又安能決胃臆開口一辭為君子
應對哉夫柵淹獄數年心思輟輟每傳鐘鼓及獄卒
喧呼警報則便悸怖久之始能定日間與囚徒雜處
或勉強一笑不過亂愁苦忘兒女思爾非有所謂樂
然後笑者也使憂能傷人則吾豈可以延歲月不死
哉此年來桎梏無晝夜或為文賦腹藁成則請於司

圓氏解刑而後書已則復刑以故多鄙俗無足觀然猶不以為恥而獻之官府亦欲司命者知柎頗涎事於斯免榜笞云爾夫虎豹惡獸君子忘其虎豹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柎充職異於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為君子之所寢和謹錄舊所為文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三十首託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宿敬上執事倘忘其克腐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月之光而賜之以不死之惠俾柎求士大夫所稱與親多盛德而叩其鴻音則夫圉墻之所見內黃之所得者愧然而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五

失矣柎父母五年不葬而二子一女死閨門茂絕無所統繼濟之士大夫固能言之今不敢贅唯執事垂察

上郝南峯吏部

柎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食昂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變閔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接咎而取徵也夫德肖朝菌形類蟄蛰生如植槁梧亡若覆死灰然獨靡延長頭

極號呼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億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拯死亡者哉柎聞荆楚連城之壁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劍屈產騶騄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廐以養之累踵曳跼購千金而視矣茲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目而視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菁草草履無然下伍積居龍之漸也今柎本蓬澤枯槁之士矣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梁肉不適盾繩樞瓦缶長大子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六

孫閭巷不聞金玉之聲勲業之貴擁貂輸粟魚軒揚眉間論視猶土梗草苴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于百世之下以竊慕于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露士乖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街王不售置吾家體用不通焉於是手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接卜筮之計遂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為宋族先寵夫然淺張目而劍戟森企是

而梁父時市井都逐之中一陷穿網羅之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然等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車甫適越雖端黻冕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駭矚頓走反目而不覩訪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柎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釁挾撮壤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狐狸之掩靡不憂柎一死者矣况夫潢汙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樂笑於周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笑惡於大方也夫柎罪戾如此其大適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七

遭傭奴之變而其家益無賴圖致之死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賴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賞一年乃復皇網掩其翮周網縈其膚申索繫其足垣鼠不避齧其髮髭柎聞市廛之音商販歌嘆愈於釣天之樂薄解束縛稍置散地踴躍僂俯愈於帝庭之美出檻域寢苦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晨至而晡進試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駝之羹赭衣短褲不掩脛胫畧備燥濕愈於魯縞之繪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地雖太史公詬辱繫室王嘉惕於法伍李固斃身蕃

缺塗毒金鐵倪首垂涎嗔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以踰此柎聞蛟龍失雲雨則更鱗波濤殞骨泥沙士嬰禍羅則毀身亡名折節殉死今柎形辱志降長謝洙泗則聖賢之逐客覽清聖之鑒則鷗鳬之餘肉何地而不可委乎而柎含垢忍耻延一夕之命苟活溷壤溺血之中不能蚤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微鄉里之惡者是非禍覲微幸而利大於孀生耳竊懷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之行故敢冒死上陳碩執事憫載聰察其至柎聞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八

輕於鴻毛用之趨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讐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構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定子馮之居子推汙世主之量高不賞之節燔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於前駟馬不能捷之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柎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柎寘身園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敝廬未幾而黃池之萑作黑山之賊舉挾垣破屋戕先人而火其

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柎孤立無兄弟犬稚甫九歲即亡次子三歲亦死寡妻孤女孑然在室族人攘利變易不測竊恐柎舟不可為誓陳人之膝或加於我盧虞子矣柎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秦而相甯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豈竊世主權利富貴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乘時奮志行義達道樹勲業為不朽爾矣柎自稚齒學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古人效駑鈍之姿蹇步鉛割

恢廊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世俗之惡拯缺水火雪淹滯之冤以成憤抑之志柎即白骨復生載覆盆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與陳龍泉大理
柎聞物有異類而同情者故覺牛穀豺猛虎負隅麋鹿走挺柎竊以為禽獸之性怵於死不過惡中傷血肉惜毛羽骨角而外不知事夫人則不然特秀萬物善智慧悅親戚交遊急耳目四肢之愛臨不諱之期陳取冠履故物羅列諸兒女妻妾滿前執手喟語

不過於二三禁吏之手與羣僕鳴鳴相悲咽而已又
安得諸兒女妻妾滿前執手屬後事哉且行獄幽虛
之地一夫辜死則暴之數日始出落髮髭變肌膚巨
鼠如狼噉其面目甚則羣嘯抉腹吸其腸胃脂膏相
靡於垣牆之間是不得惜毛羽骨角如禽獸矣今柙
待死何以免於是竊聞禮君子決獄有赦重附輕之
義思柙骨肉無見笑於牛虎糜鹿則執事之賜焉唯
留意幸察

上吳少槐吏部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士六

楚頃襄王好畋獵焚蠶御人脛州侯夏侯請從磔焚
楚王曰已卒飼之虞人之餽莊辛見楚王曰臣聞大
王獵焚蠶御人脛也有之乎王曰有之曰王之焚說
與於王之御人王曰御人貴夫王不賜之磔也已甚
矣而復與之餽此王率獸食人也楚王曰先生之言
諄寡人奉先王社稷雖不肖豈敢比於率獸而食人
日者焚將烹寡人已令虞焚深宮深宮不逢不若誑
廷之厲不敢為妖祥此焚之桃塗者也它日焚在朝
暴容邪佞之徒不至持戟宿衛之士日事高寢此焚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士六

之太阿犀甲堅城方池者也又它日焚出郢超黔中
過夏州還獵蒼梧之野軼熊虎驅豹裂腦血鮮于巖
谷之間窮軀殫幹之獸東走齊青丘境上此焚之磔
盧矰繳藥銛陷穽之利也夫焚倘三能寡人弗恤從
貴人之請是磔三能也寡人何新於虞人之餽莊辛
曰善王之已也存焚三能夫柙蠶僕人之脛讐家曰
矯殺之厚誣之死執政不肯深原論曰抵罪此焚之
將磔也甚矣夫負死罪待磔誠不足惜竊悲夫先人
累露二子就亡盧氏之鬼將乞食於誰之原乎執事
誠已柙死編名司里保副之間讐服犯教之民如驅
豺狼柙且為鄉里桃塗焚矣若不獲命願賜徒配遠
放焉虞都會監門持戟禁呵國之姦細柙殆亦為要
路太阿犀甲堅城方池焚矣抑亦微惠太公之世得
賜流竄荒裔乎抗旌西夏還戍漁陽礪劍飲馬長城
之窟使旃裘引弓之民不敢南向牧馬柙將亦為國
之磔盧矰繳藥銛陷穽之利焚矣夫執事憫柙一死
聽命以圖事三效此豈獨焚焚被顯惠蒙福澤於頃
襄王哉

與耿忠菴進士

孟冬十六日臺人某來揖司園氏曰汝為我語盧柟
屬者進士耿公過濬諏訪而寃狀曲垂愍痛諸所云
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狗馬文辭早晚消
息得原報柟愚聞此伏地叩頭泣血下曰柟不肖弗
遵師訓蹈履乖妄鬼神恫怒橫被譴厲疾首園門抱
不測之誅為名教所不齒者於茲八年今耿公乘驛
傳未遑稅鞅遽賜問一因抑不知柟以何日緣得見
幸如此然柟知有所感矣請敬陳之夫天地萬物交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十一

錯冰火相薄精氣感通象類流動各以名應故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感於物而動
故形於聲夫感通固神化之能妙用符契之機也獨
無觀於會稽之山夏后氏之穴焉爾乎鑿窪哈呀寥
乎其深虛也不知夫地氣至則洩靈稊出雲霧變化
虬蟠盤旋如車蓋旗幟盡幻怪於山谷之間嚮之靜
淵者轉而劃然軼蕩也夫夏后氏之穴其感之微者
也因是知豐山有九鐘焉邈縣曠漠偶乎其塊獨也
不知夫霜降氣凝森闐雷觸天然自鳴於大荒之野

朝遊乎元礪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於師曠之
耳夫豐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丘有魋鳥
焉秋深蟄箭口向宿不知春社既臨儵然竊果惡入
華屋少出於珍奇花木之間冷然而乘清風飄搖乎
太清雖有碧盧矰繳之施弋人將弗加乎其上矣夫
沙丘魋鳥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燕臣鄒衍縶頸繫
獄頸乎其刀鋸之髡鼎鑊之戕也不知夫昭王感吁
霜之事按劍解顏尊為上客享之推運五德談天地
四海九州之蘊吹陰谷之律使五穀繁殖夜為虜書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十四

為甯夫燕臣鄒衍其感之最著然尚遠遠而難言也
因是知今日之事柟嘗受誣大辟伏金索貫三木與
盜賊妃伍惘乎自今為天地大僇也不知夫耿公方
受命南還揭旌黎侯之圖而威馳乎燕趙之外觸臭
類存寬僭令柟違去塗炭存先祖祀畢少壯之志雪
一劍之恥然後仆質橫分以身首謝士夫即柟瞑目
而耿公之德已塞乎天壤矣夫柟因居九幽之地有
內死之心無外望圖生之意臺人云云蓋耿公感之
以天也而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也夫積誠中竭則

著之言辭言辭之不足則據之以為文孔子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謹以荒疏并舊作四賦十冊敬上伏
唯高明垂覽焉

上鼎春陵內翰

前五月內節判馮公來署濟寧之三日臨獄閱囚出
明公所示手書文采巨麗懇惻過甚皎乎如春陽溫
乎如挾纊既枯之骨勃然復興此誠造化生育萬物
之私非世俗偶然一得之效也柟愚不勝愴恨伏念
五六日抵於旬月精爽淪喪恍恍如失東望稽顙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圭

無涯涘竊唯載在古昔賢豪之士顯於側陋若侯生
見碩於夷門馮讓蒙任於薛卽毛遂脫穎於趙連薛
公納眷於旅次是皆感會風雲遭際世運適見龍之
時而受知於大人者也繼茲以往世道交喪玄纁蒼
璧之儀加於世曹丹書赤訓之章不出侯門陳平之
卷絕長者之車韓康之廬乏束帛之箋過此而言取
士於管庫魚鹽之間者吾未之見也矧夫弗潔之囚
三木囊頭長錮犴獄者哉夫虎豹之皮人取其文而
戒畏其兇犀象之骨人愛其材而或惡其穢是非虎

豹之罪皮與骨固足以厚人之疑也柟以傭奴故致
晉師三豕之疑涉樂正夔一足之誤陷法象之地倘
榜楚之厚彈周勃之金嘔條候之血纒蠱生於肘腋
胼垢長於肌膚縣衣如鷄結髮如繭節屆暮秋獄草
委歎仰視鴻鴈嗷嗷南翔思欲振義和之轡頓六龍
之首折若華於陽渚躡倒景於崦嵫天路永遐喟言
莫昇神往形留我勞如何昔嵇康以忤權而臨刑蔡
邕以浩嘆而當僇陸機以膺譖而致命彌衡以抗俗
而膏鉞此數君子者功成行著生則縣名於霄漢死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六

則垂芳於竹帛長逝瞑目夫復何恨哉若柟讀書幾
三十年叨光於禮樂之域獵芳於詞翰之林上不能
效駑蹇之力於當代下不能立清脩之譽於鄉閭徒
以曾參殺人之謬與盜跖聯頸而死嗟乎人生至此
能不悲哉顧念形影寔知克穢柟竊自分當為世所
棄又安敢蓄不訾之懷望大君子收恤明公道塞二
儀光照四海奎璧之章格于上下鸞龍之文奮乎遠
邇將使徐陳奉轡應劉扶轂屈原擁篲於前子雲擔
簞於後此足以徵明公天挺之聰顯 昭代人交之

盛矣 今上注意翰藻明公制作實回 聖眷雖漢
儒白虎石渠之遇蔑以踰此夫盛德顯佐巍巍如彼
令聞廣譽赫赫如此然猶投人夜光微福囚虜慰寃
寃於梧丘解貳負於石室垂八息於幽垣示昭曠於
天下孟嘗平原信陵諸君號稱下士未易幾此枿感
恩無地敬敷委曲臨昏投涕痛深心骨唯不惜惟蓋
終惠犬馬益幸

與孟龍川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自銷漆以用而割樗櫟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七

材以癰腫不適用而壽竊嘗笑此語為不閑世故墮
四體偶槁木土石能言誤斯世而已及觀夏商末主
殺龍逢囚箕子劓王子比干飲三賢者視死如往明
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不割也未嘗假以癰腫不
適用而壽則信乎周言果為過論也夫龍逢箕子比
干樂然而死者其道誠有所重故生而不用爾冀
使苟於殺身無閑綱常倫理之道此與匹夫匹婦自
縊於溝壑同彼三賢者尚肯銷其明割其用潰其癰
瘻徒適用而弗壽和然則周之言或有可取歟今有

人薦高第職在司諫或監察御史給事中官犯顏直
諫膏身鉞鉞與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則亦何恨於
死也若乃讀書行道身未荷人之祿手無析人之圭
徒以讐者文綴矯誣對冤抑負明刑與一切盜賊奸
宄無賴之徒同斃抑安得不有感於莊周云僕繫獄
事本末執事悉倘而我盧氏仕濟世世業農無公卿
朝士大夫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肯援手者而僕
亦不敢出私怨言分定故也假若趙盾受械狐偃當
僂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充伍子產季良并孫豹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大

石磻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視之彼數君子者能無
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怨者疏之也戚之故民
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故怨而有所不屑也冀若是
分定故而已矣今世大人君子有能興哀於不報之
地僕得末減遠徒邊塞汚胡虜血刃死為國殤雖未
能從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此之徒死固牆無分毫
效力當代者不亦速乎哉私念至是前莊周所謂愛
其明惜其用守癰瘻無用而竊壽者僕誠無取焉執
事以為何如屬者聞執事於王四府耿進士前極稱

僕見証狀又出所作四賦塵上此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特去滕王閣圖乃正德間山東馬生手所摹者尤工緻其畫額記中語率僕寓言執事一一詳之始見不知其肯為僕一雪涕否也令器朔平華平俱才識高邁恨不能相見語唯執事善教不枉其材幸甚

與王鳳洲郎中

柵負質大馬不能操執有所自立中風狂走傾跌豁險釁疹所積卒與柵會往年謝逸人四溟狀柵冤誣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元

明公哀其侗愚為柵白請上官謁出垂死之齒既又為之詩以誌喜音節愷亮寄情悽惋真可以借金石感鬼神令人讀之嘔噓心腎流涕垂血無已也柵承此北嚮叩頭不勝悅恨竊謂柵刑僇小人未嘗接侍君子顏範而荷眷如此獨以往時狂狴森密無由裁報中心愴熱忽忽彌年今始脫刑網伏跡茅茨將飭固陋之愚欵則辭塞而瀆聽鉗口是尚甚非仰荅鴻鈞播物之義故敢畧陳微悃唯高明採察柵家世農畝無王侯卿相之貴鈔雪燭薰灼之勢繩樞瓦缶長

大子孫獨柵顯蒙廁諸生講席曾不能以此時對揚三策上輔明主又不能資藉風儒鑒視已之毫髮恣睢傲物獲罪上下斯已自分投趾豺虎矣庚子歲備奴狗盜本家排塌嚴牆撲死時賢不察寘柵極刑囊首鉗足囚鞠幽室惡吏好貨撈楚毒至吞聲飲血苟活於溺溷之中者十二年焉夫柵始之以嫚教之罪繼之以殞軀之禍濬之父兄信雖仁賢見柵如是固已視為醜類之肉而柵豈望全其首領復拜祖宗之墳墓乎明府五臺陸公蒞政之初篤察寃冤抑為柵平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手

反窮辭極力於臺憲之際然後氣霧再廓天日迭見嗟乎時既逝矣鬼既漸矣忽焉來復此何世矣兩恨二親並暴三子同喪終天永訣弗克臨窆出獄之日託跡間廕仰穴繆傍徨四壁臨日頽影悄然傷冤焚焚之思勞積曷已昔楊子幼既貶斥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彼特以荒淫自娛良未極夫此爾歲凶瀝邑猶甚柵妻女八口親舂糠糲拾鳬茆草根以供煮炊夫穀理所不能過者雖大聖亦不克免仲尼天縱至其變也厄於陳蔡刈柵齒齠之末夫復何所云竊

又恬於利勢每讀烏保猗頓傳見其賤市貴販逐倍
萬之利輒汗流被面貴人之門恥為曳裾蓬箔煙窗
舉目言笑非唯世之老耨耨亦喪世矣縉紳先生見
柵如是哀其窮時時存恤而柵亦逡巡惶惑不敢出
見諺曰焚其蒿芟其尾伊誰之恥斯柵之謂也抑予
又將何所怨懟柵鄙穢誼不敢以此言進者仰惟明
公嘗出柵水火負戴之私切於夢寐其處已行事恒
若慄越惟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公知人之明惓惓
之衷冒死上聞外錄所作文賦詩共三卷隨褚呈覽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王 三

與申洹野

伯樂適燕燕王請見曰燕雖小固冀北天下之馬薮
也寡人有馬願先生相之伯樂曰若燕王名聞人捧
上乘以見馬肥而茁潤黃金白璧之光流於月題伯
樂曰奴馬飾之爾明日捧中乘以見庶鞭策絕兩街
介脫騰躍而趨蓋左右也伯樂曰駟馬不可御爾又
明日捧下乘以見深溺膠其腹并汁液其髮骨象陵
嶺進之如有疑也退之如有思也僥而噴仰而鳴若

有所言而不能也伯樂改容變色一舉而三失走見
王曰臣相馬三日一不中法今見王之下乘夫下乘
固天下馬也而王斥之外廐母乃枯之皮毛而不能
索馬於牝牡玄黃之外乎燕王曰謹謝客寡人弗識
也夫今天下之士華言善服者居上乘奔利擣要者
居中乘言秉行成上微君相之遇下見困於草苴泥
塗見惡於鄉里者居下乘足下於貧賤之士則延之
於閭賓為上客賜之坐及之話言足下胡不枯之皮
毛獨能索士於下乘哉予相士之伯樂矣

再上李東崗

柵聞魯使人於宋踰梁父之險捫纖葛陟鴻崖俄而
力屈絕援墜大壑中三年饑茹松柏之葉而渴飲霜
露吸夜氣風雨之所激射虺蛇之所吮齧山精魑魅
之所揉捽難苦殊狀其瀕於死者數四矣然其人極
聲號呼求救於途旅往來者然皆聞之去而弗顧也
間有顧者不過攀危木踐滑苔側身俯首瞻視嘿然
駭慄輒引去不探然卒未知其人死與否也明年魯
人伐宋攻其城公輸子載脩具輶輶器械往過之而

其人猶存活力疾疢之不已公輸子垂長綆千仞下飛槽雲梯以致之其不及崖畔而康居者尋常尺寸之間爾然微經中絕愈益墮其人幾死夫然後知命之窮極理數之未至終自悲憤至死而無所仰矣柎曷昔不遵師訓陋寡聞道順行徑趨傾跌殞仆沉居園墻之中食惡糗糒飲蜚毒之水金鐵鉗其脛蟲蚤蠹其膚冤厲嘯呼之鬼振於夢寐震暈哭而望救於世者於茲五年矣然亦有聞之弗顧者有顧之嘿然駭慄引去者竟未見其能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三

往年執事自諫垣臨治大名柎竊私心喜之曰李公位隆德盛道光而化晉行獨而思淵浩然之氣塞宇天地執造化之契而施再育之恩者此其人矣於是仰首長鳴極其聲而號呼之時御史胡公行罷執事慨然與張公吳公鳴其冤而抗救之益力雖公輸之救魯使不過若是恩也向使胡公少有察焉天隱之意出柎幽谷濟之崖畔以杆執事一夫不獲之憂抑亦何損於政而乃隳柎淵壑踣躓彌年雖與泉望至竊恐公輸厭聞而長往弗顧令柎陳屍坑谷喂野鼠

鷓鴣宗祀滅絕妻妾改醮則先人之柩誰能此顛隗視覆以一杯之土哉夫柎罪文始末執事已悉今不敢贅但張果實柎傭人彼家排牆撲死遍體傷痕夫豈柎一人一手所致佐見俱悉苟訊及之其情立見矣今刑部駁章覆勘坐此齟齬乃張公復令潯縣勘問夫積獄既久若使下官奉承刑部風旨羅織成獄是猶重閉金墉而固之以鍵又安知死所哉伏唯執事聞公輸之仁哀墜壑之難接之長綆飛槽雲梯以慰柎極聲嗥呼之望庶使墜者不死葬二親之柩全妻妾之節長育胤嗣以成執事興滅繼絕之惠柎少長一日畢盡志願執事所賜豈有涯涘哉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三

宋鑒

與凌藻泉

僕幸廁兄年末今兄展驥環滁行且臺諫柄用獨茅今春又復敗北南還柎何柎何且庚戌之春別兄以來寒暑數易不能一面昔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况今過之悵戀之情如何可言僕生長閩闌無闊闊門祔之蔭又早失母氏鞠于大父母憐恤見驕且性

多拘匍匐艱苦以故情于世務即弱冠之年猶襁褓之日也乃欲責之終軍奏對賈誼登朝之事斯亦難矣齊王融年二十四而未侯乃嘆曰鄧禹落漠笑人嗟乎人苦不自知顧僕何人敢懷斯慮潦倒垂及壯年始獲鄉薦與兄同榜榮踰分外遂萌僥倖之心謂青雲之上可以立至乃今五上南宮往返數萬里年過不惑髮已種種猶爾落落人後上之不能軀身樹德以挾曾史之情其次不能委質策名以紹夔龍之業其次不能岩栖穴處以振巢由之風隨時俯仰無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五十五

所短長無惑乎師友見絕親戚寡助時俗所斥而士林不列也亦由不獲細行老不曉事懶慢相成年力俱逝草木同腐可預知矣凡今之人唯錢而已而僕素貧薄家無置錫又以庸惰之質不善治生陶朱公屢散復集既鮮其術石季倫百道營生復迷其方往年繼母背棄尋又祖母祖父傾逝力營三宅先君尚在淺殯兆域簡陋蒸嘗缺失蓋不特妻妾號寒于燠歲子女啼饑于豐年也人每勸之長官達吏閭白通事竊宵燭之末光冀王肇之餘潤柰何僕之狂慙類

正平輕佻同德祖山禽野鹿不受羈紲非獨不可馴狎抑且動輒抵觸故屏迹公門謝絕利途非能之而不欲乃欲之而不能也又性喜詩歌見古人之四聲八韻妄肆譏評謬言體要寓目含毫即事吮墨忘其醜惡直寫胸臆意興所到輒廢寢食亦猶反舌鳴春懸肆陰秋各言其志匪曰異撰豈敢以辭翰為勲績著述稱君子哉夫所尚在此則所棄在彼聲歌既習則帖括必踈操瑟齊門投璞楚國是宜孟明之三戰三北若此也僑居徒屋不出郡城郡城昔稱清遠今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五十五

乃殊俗險情贅行之徒額瞬目語之態以僕之行處之譬諸語凝冰于夏蟲枘方椎于圓鑿其不倫明矣間有一二友生又落落散處出無以遊入無以俱良時美景誰與鼎酢濁酒一壺殘書數卷破屋冷窗凝坐終日或水邊林下散髮行吟媿花柳之芳妍羨魚鳥之潛躍形滯神飛獨行忘返天賜懸解偏喜鼾睡首方就枕鼻息鉤鉤潛天潛地之時百憂不能改萬慮不足營矣妻子見僕若此目為痴狂亦不甚惜今歲滿擬以資格謁選或令長或貳倖以竊升斗之祿

江荆石何春泉謂僕老于年不老于事未可臨民僕
亦自介迂僻之性施之官方所謂操刀而割傷人必
多數年之沒傲與歲俱衰懣與氣共弱從事簡緩之
末庶幾銷譴省咎不貽深厚大詬于先人也或者見
僕不選妄想忖度以僕覲制科第乎僕之業術既
如彼僕之年歲又若此馮唐老而顏驕配乃欲策勲
天府馳譽皇家其諸齊騫駘之步于騏驥之駿等嫺
姆之態于南威之妍者矣聊曰通問敢肆扞格時乘
風便母吝金玉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辛巳

石璽

與凌藻泉

門下秀鍾蒼雪才駕運雄褒然禁署之臣允矣明堂
之器文章無力造化制人駉驥足於亨衢誠牛刀於
繁縣迺抱琴而泣事時開閣以延賢何幸猥庸劉蒙
休時衙門寂寂忽枉雲箋春日遲遲大張綺席賓非
入幕得親退食之居心切探奇直抵車玄之室懸魚
簷下游絲鳴鳥多情放鶴亭前老檜踈篁弄影鍾鼓
既設穀挾帷馨秩秩多儀厭厭盡日接雄論似懸河

倒峽殊覺鳬搖承暉類若朗月和風不知心醉腹充
飢量莫勝大斗之浮耳聽鹿鳴深負周行之采賢哉
主也竊有愧於二難何以報之當敬銘諸五內而已
肅倅申謝無任瞻依

吳時來

與凌稚哲

追惟武林瞻侍又倏忽數年矣道義之情何能旦忘
恨以疎僻未能奉咫尺之書於左右豈人情哉所恃
門下能察區區形骸外也僕處山中耽古成癖客有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壬巳

來言史記評林者萃金石之秘玄挾今古之正歲每
憾無由觀之既聞門下家本夫太史公作書歲名山
俟來世知我今之太史者舍門下而誰茲特馳使晉
候動履并懇二冊一以自廣一以貽兒輩倘獲竊其
餘嚮則門下之教我渥矣斗山在望不盡依承

與王百穀

都中匆匆一二語兩辱詩章之贈手之口之風致宛
然一一稱是足下固多作者若足下豈不鷹揚獨步
耶鄙人舊有敝帚之好既而觀射於橫槎之浦其一

人則神閑氣定命矢若舍而其去若馳焉其一人則左抽右拔若舉千鈞之難而射六中則退而思其如此難也即中非善手也遂乃棄去之矣今讀足下詩不覺樂美感動竇劄生花夜來望斗牛間氣神物終當會合雙飛惟足下努力草草附此復殊不盡吾私足下有屋上烏生當執此烏不令飛去

姜寶

與張幼子

大雨連朝正爾懷念忽枉手書開緘讀之并讀別緘

名士翰藻

卷五十九

李元信

詩冊清思高情種種執事在交遊中可謂絕類拔羣獨步不允矣感佩感佩僕日來惟寄興於一壑托此為終焉執事者尚乘新涼過之當於小池上水竹間奉迓一吐世外語期以合契論心如是而已執事即應公車之求繼文山先生待詔金馬如范宮諭所執云得無以山中人為潦倒乎

又

每勞芳訊接手書若奉面談感謝感謝僕方從事玄門家公方探究精微蘊奧似不同術然執事依懷參

同為四聖像賁僕亦嘗讀易自謂於宋儒之說別有發明寧非所謂道合而心同者與閑閑却掃彼此偶同則比來興味又以能竊比高蹤為慰也九月初倘果惠然爾時黃花正開出三張紗集相與互歌東籬自是我山中一適已事於此真可忘世若兩犬子鷄肋之馳逐其得失姑聽之耳使還附此草草幸亮

與王百穀

別來不覺再更冬矣每懷高雅時用馳念使至接手書若奉面談恭審起居知道履清勝為慰第聞江田

名士翰藻

卷五十九

李元信

為漲清所傷欲寬襟頭無識者此譬之兄丈之才方在璞未售乃連城高價則方有待也柳州為其友人以火賀僕今賀執事也以水得無近似之乎願屈意作舉子業清俗眼皆相宜即穗蓂豐年矣張友誠園士愧未能更出格待之茲歸得與執事者相切磨當見崑山雙壁並充貢天府也草草未悉所言

於惟一

與凌稚哲

別吾丈七易伏膺矣不意萍梗飄零卒無一會晤之

便殊有想望耳幸酉京考方在人飲座上聞兄亦與有名不覺竊詫不卒久之人之功名升沉遲速固自有數以吾丈之間雅脩潔乃亦蒙蒞菲之謫真使人短氣夫艱難倘嘗君子所以成德而達材如吾丈之高明加以數年之閱歷其胸中必有過人者恨不瞻望其容色聽受其議論而曰就正其所自得也惟一作郡無善狀壬戌之歲考殿移官乘間歸覲老母承歡救廬甫百日遂抱終天之戚豈非惡逆深重神為之譴耶幸不自滅已及免老逢世道清明不自揣度

名公翰澤

卷三十九

主

即謂可以翦其志願不謀於朋友不露於妻子遂驅車而行方抵齊魯之墟聞報補廣信徑趨清源買舟而南偶遇救鄉逸士鄭虛舟坐談吾丈盛美縷縷不絕令人益動瞻戀之懷乘便附承動靜諸勿勿不備

劉堯誨

奉張東沙

堯誨後學每喜聞天下長者舊嘗讀芝園集諷詠千百言雖不盡解而神交於鑑湖禹穴若得而尚羊于其上也覺而後遠不勝惘然既游南京嘗從高賢之

後索談名品數東南之彥乃獨委心於下風何令人企慕至此顧明翁以遂閒遜美矣而彈鋏之士尚微寵於嚴壇操觚之流每乞露於玄圃明翁方且托漁釣而逃之空濶之外而求者猶疑於迴邇往來之間其將得乎匪佞匪僕待罪海邦朞月矣恥姓名微薄不敢僭通於門牆然年來懷古景行願望見尤切忽承明問齒及荒慵華牘清裁幸已竊嘗芳潤矣三飯之而不能釋口乃知明翁之滋味我也固將藉此以寄不朽榮幸可言賢郎得同事一方諸凡荷賴實

名公翰澤

卷三十九

主

多即無來教已心識而別目之也李子旋浙促促具復不恭容當專啓馳候統祈慈鑑不宣

與司馭李孝甫

與公初遇於南雍於今凡三遇公矣三十年之間聚散升沉一切可喜可戚之狀自今觀之舉為陳迹况此會又在於窮海五千里之外故人知己足跡不到之地乃一見而遽言別來者之情近於厚而去者之遽又疑於薄倏焉又將俱陳之也固素何且公將入內與聞人上客交臂而議於世我尚虛身於危鎮之

中而受察于時悲歡之事自不可同然知公之不能棄我也別後定有可以長敕我者予日望之若有故人相問則曰此狂老之態不改且告之曰將欲逃于世不足交也外無囑足帛寄思齋幽明諒不隔也更望為戒告之餘不一

與金省吾

衡署幸承清論良疲微言可為究竟所不能自慰者唯以忽謾別去而良會難再耳過家即治行而南幸及代期乃即蒞鎮于梧又東行海上殊未煖席而僕

名公翰墨

卷三九

三

僕若何別後文從即渡湖移帳巴陵由此邇荆河而上則轉楚都便矣賓興得士唯門下為獨賢第不知楚人士有能稚飭而稱蘇湖之門者耶若揚言馳藝以幸於有司或比之黑鴈然要之所可尺寸者此耳某業知有猶興者六惟門下不但以言教也匪佞茲因小孫超試束楚附之書以代面承惟此衷臆不能授之以達回其去也而又重我悠悠可若何伏惟照察是荷

張九一

與吳霽寰

京師一今手忽隔歲矣日月不居朋遊成濶言念故人山川間之不佞每思昔聚首時於吳淞宗子相馬應圖於越淂足下而晉則不佞也不佞以樗散濫追諸子後學律如鳴蛙作字如點鴉諸子不以不佞為不肖而收之齒牙中畫則携手夜則同被每一花一木一杯一菜不相值則懸懸未已也胡霜燕雪海月遶雲旦暮候吾三人左右一不至則怒目以叱之而一時意氣千古動色碣石失其堅易水失其深矣詎

名公翰墨

卷三九

三

意良朋難聚良會難期風塵傾洞瓦解星散子相入閨遠今萬里應圖歸吳烽燧間隔足下復入齊竟無尺楮之通不佞獨以迂疎日事奔馳每念舊遊淂下如雨覓馬狂嘶歷數千家卒無可投竟與盡歸來索余枕如不及愛而不見如此心何況子相在閨有子與伴足下在齊有元美于鱗二子往來不佞獨以荒荒一旅處茲塵市柰之何哉近淂于鱗詩讀之音中金石味如沆瀣其古歌已比肩魏漢而律詩往往皆天仙之辭玩繹終日如持琅玕游玄圃領鈞天奏也

復往元美一書褒美過情謂自足下得之不佞自思
平昔無寸長可錄之下何誤知愛哉元美海內人傑
詩文直追漢唐俯視塵輩不啻羣蟻乃厚過獎如此
不佞恐無以副有愧公知人之明耳見時當代不佞
謝之足下入齊已一載太山東海必在胷中而佳作
不以見遺何也幸一示以慰渴望

又

僕頃素孱弱又怯炎暑抱病伏枕閉門謝客正昏睡
間得佳章披讀三過起坐朗吟音中金石叩歌雪調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王孟

駭人心目頓覺寒生草堂潤動琴書而僕之沉痾十
去八九好奇者每曰飲沆瀣酌甘露僕以為無以易
此矣僕生平狂肆百凡不入念獨刻意聲律然同志
者甚少惟峻伯傾蓋如故及別後則頃刻不能置以
峻伯之知我也夫古之挾藝抱奇之士足跡徧海宇
輒以知己之難為嘆何者名敵則相掩位敵則相凌
女並寵者妬崔並枝者啖勢則然也僕以子子一羈
人處茲利名馳逐之場知我者皆遠去季世之士面
則譽盛德而道鴻名惟恐不及背則笑迂疎而詆狂

放恒以聽者不詳為慮老杜云斲手為雲覆手兩僕
猶以為狀未盡也峻伯以為何如

與屠長卿

九一歸自武威蓋邂逅孫以德吳文仲二君云二君
皆稱門下天下士也又述所為詩賦古體本黃初而
近體愈大厝壽夢之鼎含影之劍觀者罔不易視聽
矣九一結髮論交幾遍海內然澤廩而蒙彫虎之文
尸鳩而附鷦明之羽比比也若如門下寔所罕遇夫
王超不識离局參軍譚詠聊隅以門下例之奚但逕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王孟

王孟

度九一竊讀傳記方向奏于太液而雞賓之鐵躍以
為此無情者耳何以故夫鍾之應山月之流星事有
必至理有固然傳云譬諸草木臭味同也故季札之
義方執子藏孔融之奇通家元禮則九一也又安敢
以未同為解而自外于上足昔漆園嘆當世不可莊
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九一于門下固當世可語
而不必俟其後者謹布腹心併侑以秦復陶

與王敬美

一祗役河西六載於武威奉乏下手書一張披一竿

二并一領池陽詩扇一足下於一至再矣猥以越在
邊疆無從覓羽雖魯侯元美長兄而足下又大江以
西以酒泉健兒尋吳楚何異驅越鳥入胡也坐此絕
音耗足下以一為非人執一於世締稍能割獨知已
不忘耳足下且入閨一歲杪得代受署日夕與本寧
望紫氣西度也足下安世之樂不輕而江東步兵不
以千載名易一杯酒者聞授仙真秘訣遂皆絕去必
如此而後登大羅則酒星織女誰繫之天也供足下
逆旅一餐云一病幾不支時方能粥伏枕不盡欲言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手

唯足下亮之

秦淦

與金省吾

頃從下陳於楚中眺鸚洲想俊才之曠逸登王筍崇
節士之精忠此瞻峴首邇矧子之遺風東望黃岡誦
坡翁之秀句岳陽則文正之記為烈南樓則庾公之
興不淺而九疑赤壁則虞舜之遺弓與公瑾之戰壘
存焉今欲追隨左右以詠以觴續前人之襟遊極
迨之懽娛而不可復得矣能無悵然濱叢蒙餞錫

隆感切心膂已於三月間赴豫章之任惟是仰德之
私一日而九迴也謹遣使代申謝悰臨楮曷勝瞻戀
程廷策

簡游中丞

侍教數日便足千古歸來從太乙生游夜禮紫垣四
輔度接長庚燁燁生色頃而景宿乘之太乙生謂季
冬當勞太史占奏也又日者筮云是月有大人東游
與隱侯會兩人者為此狂言得公與兒札蓋爽然自
失矣敢請于公幸留意無忽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手

簡張令尹

不接使君顏色日月頗遠頃具寸楮奉候興居願寸
心搖搖于左右者未嘗頃刻不之也入夏以來雨暘
時若杭穗遍野獲此有秋黃童白叟含哺鼓腹酣歌
邑大夫之德非淺淺比矣山居伏覩使君手編七論
日與父老子弟羣聚而傳說之其間勸諭懲戒纖悉
備載真父母之心哉仁人之言利溥于下邑視諸松
蘿紋水比深而埒峻矣矧鄙人叨沐有素知之何其
深幸耶茲因園果新熟上獻野人芹曝之敬惟使君

納焉

簡陳使君

頃從諸大夫後得一當顏色別來不謂便至夏初瞻望台臺咫尺踈邈鄙人索居而坐馳聲歎之側恍焉覲矣坐中對客誦郡邑德政無不嘖嘖陳使君陳使君者忽枉瑤函獎借隆重祗奉周旋不任悚感兒輩初事句讀未勝薪水明公過聽而重期之藉以勉旃庶幾長進安能虛大君子與可耶使者兼持重問為竟綽換鄙人籍天子之寵靈以有貤封微明公之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五

簡金福山

大惠以完鉅典豈惟鄙生之感其自先大夫以下俱寵嘉之矣信歸勒狀致謝于下執事臨楮皇懼

吳道直

與張東沙

丁卯西郊之別癸酉始付一音海上仙人真弱水隔

也憶昔承乏大邦某方水利翁必教之興某方盜害

翁必教之除不肖未嘗不以師式事翁翁亦未嘗不以善人視不肖年來往來於東土西湖之間遨遊於嵩高大河之上每遇頌及翁者道誼骨肉之雅未嘗不侈為美談也但念翁著作滿金滕平生精力垂照千古今春秋高矣思慮營營得無為身心累乎昔楚王問道於僧僧終日默默王曰何為不誦經曰出息不著萬緣入息不落陰界流轉是經百千萬億湖心書屋市廛大隱謝心目之勞怡神湛性以為千齡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四

卜不亦善乎邇者仰辱天葩綺幣來自海濱敢不三肅拜命茲謹薄將告虔千里鴻毛伏惟尊鑒莞存幸甚

陳綰

答項甌東公

竊聞士伸於知己者而屈於不知己者夫所謂伸於知己者豈誠以私意為標榜哉顧其破形迹洞虛衷獨持正氣以相激昂亘生死不相背負者也此道遁去已廖廓於當今之世矣不意先兄乃得之於門下

嘗念先兄在韶心苦而政拙志確而行方徒跼禱雪以致疾病蒞官三禩沒而不有其歲一錢其亦可謂生無玷於官箴死無媿於泉壤者所賴公道在人詔之冠裳氓隸罔不感思遺愛而一二僚屬猶或哆其愛憎之口卒莫有定其衡者綰忍終致恨沒無以慰長逝者之寃矣今者獲遇明公按節嶺表廼與督學張公蒐剔遐陬諮輿議使先兄向存未泯之善得以披豁陳其梗槩雖置之尸祝或為過叨而平生心事無晦曖不白之恨則所謂梧丘之寃且甘心於灰首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王

者矣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此非所謂伸於知己者云耶夫先兄寵榮無巨憑恃矣雖有生子之雅死而無知無復德我之感矣而明公屹立顛波抗顏風紀獨以公義發其幽光綰敢為世道謝非祗為先兄謝也綰自束髮以來少知趣向即嘗慕下風之行矣乃今目擊遐舉益信門下襟期風致高出古人之上且氣以折而不挫才以百練而愈精其猷為措注當不止於肅死友澤枯酪而已也伏願明公推此大公至仁之心磅礴富內物無不遂其分使生得以觀盛

美而竊沐光其何幸如之南望無緣縮地掘趨臨楮不勝悚企之至

柳東伯

簡張幼于

蘇子瞻云良時嘉月即中秋又云何地無月何處無竹栢影但無我輩閒適耳况中秋月色如此與公通宵宴酣念我訟庭有優曇禪榻之味昔臨卽令宴司馬相如引為重客未必當此良夜也新詩一章賢於甘露施乃多矣未日之招統容造悉并期王刺史同

名公翰藻 卷三十九

王

席為望

陳錫

與凌稚哲

錫衰飄林莽中忽接飛翰追昔念今并及家常多故讀之終摺令人神馳色變不覺頓足墮涕浥滿襟袖也四海之交具稱兄弟錫與吾丈及二三同鄉投情契分昕夕靡違聯鑣入署則切劇話言折簡持杯則傾倒情懷一旦風零雨散梗泛波流已不勝耿耿矣又况罹此鞠凶變故相繼其何以堪耶敬惟高堂

不尊福履已彌於鶴算悖違或迫於龜齡人子痛心
稍可自解彼鵲雛養嗣何緣敗去丹穴驟虛何事即
腹量丈斯時信無聊矣又未知商瞿後尚有幾人樂
羊內與誰主之此聞者所以不能不為之墮涕也弟
內人接故不復御羞所幸諸脈各能躡躅京中所舉
小豚亦藉於士亦呼為父矣今秋比試彼此或可來
會省城庶所謂二十年恍如隔世別見一壺天耶河
清難俟履及於隍劍及寢門之外矣前又有聞丈登
天祿充棟汗牛磐石年丈嘗得之願今肩者不任莫
名公翰藻

卷三九

四十五

慰馳慕弟亦山課水功小集數種缺奉意同擬在行
時罄此兩衷也下忱尚難縷悉統惟留念
伍令

與張東沙

自達道範更幾星霜大雅著述煥有海宇間獲披觀
益增感慨私念大治弘開曾勞鼓鑄而濩落不中其
謂之何夙夜策勵幸收晚績矧以職事得瞻闕里而
觀宮牆扣拔自甘者倚數於十二樓之列喜慰可知
第以門弟而禮之大賓師因為地方重命使而處之

踰今非令所能安者蔡覽之勝獲飲候鯖河伯之量
擴之海若喜慰又可知也坐羈簿書未緣載謝東事
將竣獲戾士民苦不自知近欲稍去蓂莠以殖嘉穀
而狐鼠之索未免城社之礙憎茲之口或緣以起義
命自安亦不知所忌避也師其何以教之

施萬臣

與凌稚哲

沽津一別倏爾數載風雨連牀之思何日而不耿懷
耶老丈向彼中傷弟始聞不覺驚訝隨即為公喜而
名公翰藻

卷三九

四十六

翻然悟也蓋葦食豆羹得失尚有定數况功名出處
間以公之大雅不羣忽然遭此甚不平輿論此弟之
所以驚訝者然塞翁失馬焉知非得福古來達人君
子往往蹶而起屈而伸若昌黎子瞻輩乃得垂芳百
世亦蒼蠅點壁愈湮而愈光故也弟之翻然為公喜
豈無臆見耶久淹帝鄉股肱之郡諒不久當內召矣
弟疎庸守拙甚不宜時雖叨轉繕司而外奔廬溝之
役近疲城堞云云碌碌朝夕無一可名狀為公言者
辱遠輸嘉賜極感速誼使旋草草奉復不盡所言

胡直

與張東沙

直謫陋章泛結髮出大賢人之門今忽忽近白首矣
往在句曲締瞻環瑋樞衣秦淮之濱撰杖雷平之館
獲奉矩誨匪一朝夕茅學識侯邑才非王粲叨徒問
字之末繆蒙倒履之榮仰負師門媿惕多矣緬惟明
公夙挺雋上之才實抱傳姬之志霖雨舟楫天下渴
仰久矣獨卷跡東山蒨景林麓安石不出如蒼生何
此有識所為含嗟奚獨在門之士已乎然舊德勳
名公翰藁

卷三十九

四十五

鄭旻

與金省吾

某嶺表孤陋文質無所庋日乃負乘鄂渚計攝齊函
丈奚河伯之眇海若也顧復承師資以發覆幸莫甚
焉既至值弭節下帷循重華張樂之地不敢中竿牘
涸清嚴遠承翰貺燦然雲錦落陋几也榮寵何能為

喻恭諗榮戟旋有日仰止將快然得見矣敬附使奏
記一披風枕葵藿竊効區區伏乞台慈賜存

又

頃祇後值文符之節不及操拔篲侍門進求教言也
迺恭承大翰命之教迪疊疊益以十朋之錫甚感德
渥情摯然愧無夷門之奇唯動爰居人養之鷺云時
奉復草率失虔增汗惶者久之途聞卸報承明德簡
在聖心行即召置左右啓沃輔德矣尚稍遷叅知滇
藩竊知朝廷欲翁大遠遊博觀裕遠猷為相業重且

名公翰藁

卷三十九

四十五

厥壤子長長卿曾建節者須德星增輝而遠有耀也
乃楚材戀戀若離終身所依歸是則既解之矣曰滇
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楚莊王苗裔曾王馬入滇道
所經皆楚之外徼也茲省翁春風時雨餘澤惠之
遐邇一體閭閻如洙泗間不尤彰德懷乎夫豈以遠
近離合介蒂靈臺也目馳負擔恭候台駕有所奔命
恐遲簡書望鄂渚恐榮戟蒞鄂而樓船于邁邇徒莫
及也敬抒微悃輕瀆記室伏乞台照鑒原無任仰往
之至

國朝名公翰藁卷三十九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

曾省吾

寄大司馬二華譚公

答松谷陳老先生 寄良弼趙中丞

又寄趙中丞 答肖甫張中丞 二首

答梓谷黃光祿 答內江趙相國

答少司馬汪伯玉 答大司寇王鑑川先生

寄李太史元甫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

謝內江趙相國 與王元美中丞

與劉文學 謝南充陳相國

寄趙良弼中丞 答杜吏部

寄少司馬汪伯玉 寄甘征甫憲副

寄楊夢鏡督撫 寄大司寇王西石

寄張肖甫中丞 答張肖甫中丞

寄甘彙甫 寄桂林呂相國

寄江陵張相國 答劉平川中丞

寄朱希桂方伯 寄少宰楊夢山先生

望雲

答大洲趙老先生 報南充陳相國

答凌稚哲縉部 三首 與劉將軍 二首

顏鯨

與凌稚哲 二首

胡定

與凌稚哲 與金子魯 三首

與凌稚哲

勞堪

與凌稚哲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

沈啓原

與錢淑湖 二首 與吳川樓

與許敬菴 與吳書蓮

與孟光仲錫 答項仲孺

答錢三孺 東曹東川

與王熙仲 答秦舜峯

與李翼軒 與王會泉

與陸孟光 與沈境宇

與李翼軒 與王百穀 二首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曾省吾

寄大司馬二華譚公

征蠻大役既循舊日之石畫復奉今日之壯猷遂幸而成功功德蜀人者愈遠而愈盛省吾不肖因緣附驥尾而千里矣比以搜索未盡不敢輒具功疏不意伏庇渠魁無一人得脫者而山都之地為之一空雖童子可徒研行其膏腴之田不止十萬畝但未經丈

名公翰藻

卷四十

一

量且難多報窮民願受一廛者紛紛具告而劉帥又能力任為善後之圖當時若以被勅罷去安得此功而稱之以此見秋毫皆擔荷所及非佞也不肖竊以西南夷每稱漢兵其如我何而今者都蠻一平諸夷膽喪劉帥雖百勝於平日恐此功非平日可擬惟破格鼓舞之使益加奮發圖惟善後庶塞垣諸將觀感而興者當益衆矣不肖白面書生徒藉而免瘴曠之罪萬萬無足言而其他文武將吏如跡中所陳者則願容加之意不肖有餘榮矣弱軀向為羽書驚恐今

成骨立不能吐感謝之懷統惟尊亮

荅松谷陳老先生

向以戎事鞅掌久缺起居之問乃私心未嘗不瞻望為勞屬者征蠻大役非謗劣所敢庶幾徒以竊聞緒論謂蠻罪宜征第恐旦夕不辦耳不肖蓋已取決于警欵中蓋不以為不宜所慮不慎於是省吾竭不肖之才立致慎而勉為之乃亦安敢計利鈍屬有天倖仰藉國家威靈廟堂籌策與二三文武將士之力遂已險寨盡破酋首悉擒歷三時而舉之亦足為六縣人鬼復不世之讐矣若乃驚懼父老勞苦子弟艱難為狀斯鄙心所回首轉增戰惕者安得屬翁之鼎翰而過賜譽焉至謂遺募不無可虞取漢家酒泉張掖燉煌及五代定西戎為教此之發蹤指示即蜀中萬年之安寧能外之頃塞旗幟敵者一時功耳省吾雖不敏能無始終奉揚大惠以慰此西土之民所喜厭田上上環以漢夷四塞其中內地民爭欲得而耕之將搜索區畫既備數年間或當成聚可變夷為夏斯翁賜矣尚容次第請裁焉

名公翰藻

卷四十

二

寄良弼趙中丞

蜀中六月間大雨如注累晝夜不休江水漲甚又聞關中雨亦大如此則漢水亦必漲江漢並漲而入楚楚為輕矣民何以堪之天未肯棄諸跡之民預以全楚付門下幸甚幸甚楚水國也有常患而無常策司命者每每議賑賑之誠善矣顧多不能遍又受災者未必賑受賑者未必災誠過往日趙荊州其人乎即何患焉外此獨有請蠲租為急耳漢水大則敝郡必災丙寅秋敝廬幾至漂瓦家君架梁而處者匝旬母名公衡漢

卷四

三

氏早渡木罌而出弟今固甚念之也家君叨封咨已至矣雖掛冠而隱乃速荷朝廷褒寵近荷公祖旌揚即復九遷五鼎詎足比榮哉第征蠻事勉為勾當稍稍有次第兩月中已盡撤其藩籬此時徑搗巢穴或秋盡可望蕩平矣所幸被擄逃出者無慮數千百人其勢已不能自固仰仗洪庇似屬天亡之秋但目下亦苦山陰雨大不便措手耳知厪尊念因及之至於賤體骨瘦甚矣顛毛益少昨五月病廿餘日以憂勞中中以暑濕脾瀉不止今

雖痊可而元氣未復少年志氣謂何今遂有此態乎回首枉用精神徒悵悵增恨耳

又

從軍沈相去粗露耿耿數日來誦所專遠騰月間書迴環把玩不能去手其語平蠻旨妙而詞雄不啻自口出傳諸其人弟所藉不朽者不在是耶乃其事安敢比鬼方淮蔡而為力不易誠有如厪尊慮者矣顧天下事成功非難遭時難設非

新天子神明與相君斷國是而受之策又二三文武

名公衡漢

卷四

四

將吏感時奮發戮力而同心如弟者空無能聊小丈夫耳乃能劇九絲之壘哉故曰非其時聖哲馳騁而不足遇其時庸夫高枕而有餘今時固易然所尤幸甚者福星照楚弟既恃以寬望雲之思而二十年來自以辱知鮑封廩廩然常懼其負之也即今日偶僥天偉敢忘所自弟蜀之父老子弟屢遭兵役當此糜獎之餘方亟圖安集而莫得其道頃疏求蠲恤未審得如願否牛酒大饗門下用意款薦亦至是茲以須賜旋役有功者莫不知不肖弟蒙一體之愛而驚願

感嘆以為今世希有也此當何以為報

荅肖甫張中丞

祇役後兩奉藻翰前有子通義後有子麟集集中
敘出大手及草書齊山九華詩二篇投贈四篇并希
世奇物東壁所珍者弟何從取數若此其多岷山錦
水之靈時露光恠如駭如妬如讓如爭是長公貽我
非分之獲也雖然非我幾不能當時下不量長有事
於都蠻長公不云乎多少刀州作夢者獨君堪續武
侯碑雖不能續心切嚮往焉願平定似有機要使不
名公翰藻 卷四十 五

又

弟羈在叙南四月矣蠻不悔過近已破其所謂凌霄
城者而餘寨以漸成破竹之勢此方之民庶幾其有
瘳乎此非弟之能劉帥收乘榆之力也弟此役在長
公當之即可談笑底定而弟則艱苦萬狀矣舊日皮

骨可知復重以此益消瘦病因稍稍有次第便當抗
疏待報鼓檝東歸矣少年狂心頗欲為國家樹尺寸
以自見今精力若此每以為嘆若長公飄飄然若神
仙中人功成而後身退不晚也今非其時幸且見讓

荅梓谷黃光祿

叙瀘間罹都蠻荼毒久矣然一隅病耳去仙邑遠甚
今舉大衆臨之有道者得無鄙訑多事乎何從知赤
子假息待命謂將出諸水火耶此仁人之言哉苟可
忍一物失所即痛癢何關矧其病病矣不止一隅幸
名公翰藻 卷四 六

荅內江趙相國

蜀藩稱賢王舊矣近左右頗夤緣為奸利橫甚而王
固莫之知三四大夫意以為不按奏橫且滋甚非蜀
藩之利也不佞徒以王富於春秋天資仁厚庶幾改
易觀聽誠足用為善因稍稍警悟其左右忍未即發

乃茲奉華牘果見王之足用為善也借令其左右者
早知向往若此不佞何用怒焉以為王憂抑于是見
不佞過矣太上以德撫民而況天子之宗親乎幸
因使者語王強飯自慶益好善忘勢以正是國人俾
令聞長世不佞將轉為王賀所謂其安易持其未兆
易謀也草草占復詞不宣心

荅少司馬汪伯玉

僕不識西粵張生司馬儼然以書來其人足重矣乃
張生謂司馬以趙石遇之也扣其中徐觀其詩悲夫
名公翰藻

卷十

七

張生窮彼謂自辱名公卿知窮乃益甚僕笑曰汝不
能使人不知汝當奈何誠私心憐之令替職幣者以
歲獻因之報命所不備者張生或具道之也

荅大司寇王鑑川先生

來教云不亮者尚思諉禍而甘心嗟乎以閣下才略
威望與夫忠肝義膽豈惟一時人心所欽服即高
廟神靈且歆庇在天矣彼嘵嘵者何為哉獨是人輕
貴重若省吾者乃頗足懼耳嘗竊辟之貧家蠶婦殷
勤機杼之間其勞力苦心固所自甘而富人閨秀綽

約高坐持所製而長短美惡之甚且唾裂焉彼獨終
身閨秀乎他日嫁人或亦為貧家蠶婦始乃見其難
矣雖然彼命皆上宮美人何從望其悔心哉聊與閣
下博一噱耳

寄李太史元甫

使來得所為應陳守平蠻碑文哉文哉求之近代稱雄
藝苑者頗嘗得窺見其梗槩若茲文者蓋鮮矣辟之
於兵其軒轅氏戰於涿鹿之野乎騰天湧泉橫裂四
出然自是太古堂堂氣象不事斗怒擊刺以為聲自
名公翰藻

卷四

八

所向無前矣或曰何如淮西余曰樊道么麼寇耳何
可比元濟顧文則韓李何殊焉乃韓作在強仕後公
之夙成即弱冠已登壇若此豈不難哉豈不難哉既
自幸又自媿獨恐事不逮文將為知言之累耳

謝內江趙相國

伏以聽雨褒關宿有圯上老人之約聚星文曲重聆
枉下太史之言瞻此微功投之大雅意運斤而文不
加點神定墨而機若轉丸原夫樊道沉淪久切推溝
之痛故今蠻塵掃蕩遂興淨土之歌敢云知道知兵

信是天生天殺清風穆穆尹吉甫未足為奇白雪霏霏楚大夫焉能屬和銘來不必登周鼎報將何處覓隋珠但當凌井參磨石九城筆陣使夜郎鬼哭且必同江漢流聲八極詞鋒今日逐魂搖

與王元美中丞

往奉溫荅并近製諸帙迴環把讀墨渝紙故矣部下
有下生能持拱壁不佞何敢讓焉竊念客有歌郢者
國中寡和千古寡寡待明公於此日粵昔龍飛又
豐鄣之貽也而紀詠缺然豈非世廟神靈有意明

名公翰藻

卷四

九

公之來乎

與劉文學

潤別以來輒復一載索居院舍何以為懷歲裡承枉
過家尊人誼甚高歸而望西陵江潯有蜀國斷絃之
聲因長風送孤舟泝東流而過十二巫峰也愴然為
我流涕者非兄耶哀詞感途人矣左豬右羊雜樹酒
束帛而陳之也不已過乎抑余非尋常伉儷情也閨
中益友難可復得年來兀兀不獨曠夫蓋曠官甚矣
又不得即歸養老父母此心若狂故久不申謝歎如

之何茲草草代面若累積之懷惟高明亮之而已

謝南充陳相國

頃自中山來讀翁平蠻碑驚忤之餘輒一函附謝殊
莫罄感幸之悰嗣是雖病冗侵尋日抱以迴環諷繹
遂肯竊謂當其時不佞暨二三文武将吏雖戴罪行
間小有壁畫比既卒業即欲稍稍追憶已散湯不可
紀矣安得辱掌故者旁搜曲採如彼不遺而翁乃總
制清衷運其心極含毫而風雨爭飛落紙而蛟龍互
變信著作之極軌上臣之鴻構矣遠者不論國家

名公翰藻

卷四

十

二百餘年東征西伐代有膚功貞石雄文不少槩見
有如山都小役令異日者不佞與其事已矣高文懸
諸日月披讀燦然如指諸掌必曰松翁相國當世著
龜又桑梓之邦也其所稱獎若此誰謂斯事本無足
齒哉語有之非附青雲烏能施於後世不佞於是乎
為不朽矣又頗聞穆廟初年蜀使者以山都上變
翁從閣中撫膺嘆曰此夷不滅叙南且無噍類矣安
得一佳巡撫往任之今茲纚纚論之不休也有以夫
有以夫春明伏惟鈞候萬福

寄趙良弼中丞

楚人厚偉沐浴膏澤者三年所矣熊車所至振紀維
風興利除害問耄耄而存孤獨至勞苦天子以殷
中丞借其重而召之天下士莫不以為遲而楚人則
惟恐一日而離衽席然獨且奈何報至卧輒之私情
終不能勝夫彈冠之公慶弟忝莫逆為最厚進而竊
榮於朝退而分光於野豈不誠厚偉哉若乃遊子
叱馭於九折之坂二老林居藉通家高厚之德以自
適於所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此後何可再得是以入
名公翰藻 卷四十 十二

荅杜吏部

蕭爾小寇騷屑張皇 國家寧須此瑣瑣為名哉意
者老成人所不為也以故竣役而有餘慚乃諸鄉衮
維桑之情辟諸同室關而櫻冠交口相慶亦既長文
短詠飛巫雲而溢錦水矣然多不佞之功而期以報故
其慚益甚乃何幸得大手筆而稱之曰在酬主不
在謀身在安百姓不在希功利而歸之曰是精誠者

一毫無所為之心也嗟乎人臣豈以有功為貴哉特
不可無是心耳不佞嘗奉教于先生長者之側矣今
不意忝為明公所知藉使一旦先朝露亦何所復恨
第朝廷所為大賚者甚厚既已陞座無被於前茲又
濫推兵貳竟何辭於身之謀而功利之希者耶

寄少司馬汪伯玉

客有吳生西遊持副墨為賦讀之非今世之書而檀
莊左馬之書乃其神理過之矣豈所謂觀其會通擬
議以成變化者哉蜀郡諸生如卿雲輩不作久矣顧

名公翰藻

卷四十

十三

時時若魂吟魄動於琴臺墨池之上者豈非觀光恠
精靈驚返人世哉僕抱其書避藏不暇固雖與長者
懸隔萬里外未嘗不從之遊而望見清光赫赫也又
邸報中見蔭典貤令從子高誼哉人亦有言不復古
文安復古道于今見古文又見古道盛矣

寄甘征甫憲副

辰參相望謂一見可慰飢渴矣迨既別乃更甚焉以
膠投漆中誰能離別此古人豈欺我哉一入錦官歲
事旁午未幾遂脾病雖勉強肅酢而歸心甚劇緣二

老無他丁男遠別非便遂輟板輿來矣悵望中得聞
問一快又詩及老再續河橋之音手墨翩翩溢於函
軸未論詞翰雙絕願其情何厚之至也感激之私略
見和篇然百不得一倘即日上 璽書而歸手與門
下響答江漢之間令中原有起色其事業亦壯哉草
授李使報謝春有餘寒唾咳自愛

寄楊夢鏡督撫

朵夷為 國家根本隱憂由來久矣欲投鼠而忌器
每每閉目搖首莫誰何誠所係於 社稷安危者不
名公翰藻 卷四 十一

細也公家先世大有功於漢廷四代五公盛矣積而
千數百年後又得公羽翼 大明 聖主冲鈔海內
想望神靈而遂有此東征奇績震動天壤間彼勒燕
圖麟詎足專美哉惟是炳幾先而過不逞若迅雷驚
霆者其道安在自是藩籬益固貢市益堅中興武功
為第一矣即 聖主褒賚駢錫赫然三命嗣此寧有
涯哉 國家無疆之休非漢可比公家異日滾滾公
侯視德祖而上亦何足多紳帶之倫罔不鼓掌贊嘆
若弟等附驥則尤愉快倍之也

寄大司寇王西石

貢扇官去草草奉候計久塵記室矣茲者省吾有萬
不得已之情哀求 君父具在揭中緣家父母向來
多病兩年中發作不常今年母氏尤甚一切醫藥家
老自問自供苦哉有一男子緩急無賴不如無子矣
是以省吾聞報疾首痛心若蹈湯火且恐不得為人
矣又何能為官乎伏望憐老父素蒙垂愛與省吾忝
辱國士之知款曲一言於閣部倘得慨然速賜矜放
即不肖他日填溝壑免作不孝之鬼所為叩結而論
名公翰藻 卷四 十四

寄張肖甫中丞

九日思我良朋欲遣候會諸大夫有贈篇讀之長公
筆也於是意氣激發顏色怱怱累日夕不能遣焉蓋
欲謝之無從也竊念高文必傳于後世無疑獨奈何
稱借太過既上苴泡影乎一切而獨歸之於性命且
曰恒歛之遠以辱孔氏之徒而近無乎金谿東越將
期之而至於足則弟也勉之矣若謂其能也其母乃
名言之累乎至又原本曾大父於中何其厚也他

日抱此文遊地下幸甚尚何敢問武侯忠定哉此之
未謝而遽使且至錦波溢而巫雲翔孟難乎其名狀
矣頌之與敘也以同室視鄉隣宜有道仁人屢言之
而不足要非弟所敢承若棠詠雪調別唱凱歌種
發作忽如奏鈞天而又張之乎洞庭之野使人神爽
飛越俯仰狂顧而舞蹈不休也相如淵雲之不作久
矣彼有能而不能古今人豈少讓哉且此固長公之
餘夫非性命之精為之而就為之哉玄珠在袖又引
我從罔象而探之弟誠郢人乎長公非匠石與立不
名公翰藻 卷中 十五

答張肖甫中丞

將命至發函中紙應接不遑古頌近言長歌短詠軸
不足則書以冊冊不足則書以卷卷又不足而華箋
統扇繼之充庭耀案奪目眩心辟諸婁子拾七寶珠
又如道暘而沃以清冷之泉其為把玩愉快不可得
而名也顧其義則自先曾王父家中丞而下逮不佞

母論長公擅著作之能為難矣此其薦誼若飲食也
晚近世可多得乎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訓之無
徒報六何以但當與漢濱父老海內冠裳共侈其威
耳

寄甘彙甫

渴思得良訊如望金莖露也第道遠勤將命者多勞
耳因悉體履之詳及奉琅函數帙慰甚慰甚粗扇不
宜輕瀆客卿然既以為寶且出入懷袖當坐下風也
綜金錯玉誤乃益奇重惠家尊倍增忻荷四景天成

名公翰藻 卷中

十六

誰撮其勝昔永和曲水飲禊幾人書記不磨右軍是
託門下其安得而辭諸細君貞疾聽命在天辱念慙
慙良深篆戢附言報謝未罄所懷

寄桂林呂相國

竊念虞廷賓貢本藉賢襄周室脩攘寔資夾輔謀斷
默成於密勿便宜遠假於疆場致積寇之馘俘七旬
而舉據險寨以扼拊六邑皆安方捷書飛奏 彤庭
而恩綽遽傳秘閣敘微勞于狗馬優以崇階續弱息
以箕裘養之胃監望非素及思自誰覃自分益効乎

消埃曷能仰翦乎鉤鐫第古今任事固難於謀始而尤懼於鮮終聖賢憂人固取其已能而尤慮其未至惟當收不復反之績更願垂不遐遺之仁庶虜貢夷賓在一隅不累於全盛而膠殘去殺將百年可冀其久矣

寄江陵張相國

萬曆三年正輔相有成之日五月三日當宗臣初度之辰扇長風而華裔交歡臨大夏而明良胥豫恭惟閣下提挈形氣扶一人有道之長葆齋精神合萬名公翰藻

卷四

十七

國太和之盛物方長養律中雜賓邇南薰而欣聞喜起之聲依北極而快睹椿萱之茂功在赤社遐齡共行無疆德被蒼生元命永躋難老省吾雖乾繫西土未酌西池之觴擬桃獻東方用申東海之祝敬憑青鳥緘致錦箋莫悉下棕統希尊鑒

答劉平川中丞

都蠻負焚道一隅非能為益部四境災也偶藉官僚畢力幸而卒業方以震驚糜敵是懼安得辱長者之言而頌之讀其詞跌宕嗟若將鳴劍而馳九絲之

坂豈長者吞胡之氣未試萬一而稍露鋒刃于此乎傳示無窮非但要一時虛譽而已花幣過腆渠未敢當謹附將命者旌謝

寄朱浹桂方伯

離索之情姑未敢道惟是門下居廬久矣宜吊而未吊春來見冢嗣計偕宜慶而未慶即自恃寸心勞結非曰忘之母乃小人文過乎從軍畢生持華牘投戎懼其冒也未付報音乃今真奈何不佞疎劣無比數門下所明知因緣教庇濫領巴蜀重寄頃幸而卒業名公翰藻

卷四

六

於征蠻辟之爬搔靡疥無俟材能乃所蒙于國家者至優渥矣以故福過災生延及已室方酸楚中獲接情翰破顏而感且幸焉已復媿甚至于熱中也而門下方以殊絕人物譽我好而不知其惡抑至是哉愴冗聊往布謝臨楮悵然

寄少宰楊夢山先生

前進古器辱雅愛數語宜何以銘佩之近日殘蠶之疏計必挂尊念乃其利害之實莫逃于大司馬可問而知也假息遊魂陸續自當就馘急之如蛇鼠然老

林墨箚不見天日彼蒙死竄入其中雖有兵力亦安
所施然本之零星不多故也多則勢必出劫前日之
加兵大剿是已此其說長省吾所以不復具疏者蓋
但欲勾幹實事以求無媿而不與風聞者斤斤然爭
口舌也但苦山妻病絕而賤體素弱亦病九折之
坂古人所遭迴而不敢進蓋竊有槩於鄙心聊為門
下一露之耳

荅大洲趙老先生

間者缺候每從吏民中問起居足慰也二舉子過我
各公翰藻

卷四

十九

因得厚情函更出刈稻和陶篇并讀之如奉杖履古
大臣明農其適如此樂樂翁可並論哉省吾不量有
事於都蠻以震驚父老子弟甚歛頷恐滋難圖後
乃益甚猥尋芥柯猶未効一割誠不欲苟旦夕塞責
云爾倘竟能洩民庶之怨如翁指乎何幸微厚庇焉
報南充陳相國

竊念承乏大邦區區勾當之役已辱衣章勒之貞珉
常思小人分薄盜竊虛名終無所底以為閣下辱乃
茲復速期以管葛而迄取鈞陽青城華容三老以期

之曰可必為社稷臣嗟乎此豈不佞之所敢當哉
是用感刺於心懼形於色誠自度力不能副將終以
辱名言也雖然不敢不勉其心勉之而力或不能副
之天下後世亦必相亮曰是陳相國所嘗以社稷
之臣期之者而其力不能副也亦沒齒有餘榮矣

荅凌稚楷年兄

往燕邸中亦嘗獲聞問知吾兄近况苦矣而茲又知
辛嫂之逝則益苦向未有以奉慰踈薄如何讀情翰
不勝悵悵第斯亦造物不齊之常理所貴達人大觀
名公翰藻

卷四

二十

水火不入于心耳其當奈何評林之刻學士大夫爭
願得而珍之真令一時紙貴而纂又雙美矣願今始
得觀之兄于子長非千載知己之最深者乎何用心
之勤乃爾不朽之業良亦在茲矣服之羨之弟樸檄
材也所忝竊逾分夙慕金陵幸一遊覽佳麗可扁舟
西邁矣平生念兄至篤倘能命駕一晤為別乎固所
甚願惟兄圖之使旋草此布謝不盡惟原亮臨風無
任悵然

又

頃辱使翰之臨卒附報每披讀評纂以擬心神
舉酒酌之不覺解頤直眉衡矣又以間稍稍探牛首
燕磯之勝思我同袍近在咫尺安得千里命駕一從
遊而大快焉未審兄振衣天目濯足玉湖曾亦念及
不佞弟否茲遣力布候略見企慕之懷蘊結不宣仰
惟委照幸甚

又

初別南中意未嘗不望蒼弁綠苔而馳蓋可以期兄
一晤不獲也今長安風塵中肯復含濠梁之樂乎弟
名公翰藁

卷四

三

且欲歸休與抱甕灌園者伍後會寧有期耶以是增
悄悵耳即厚德音灑灑洋洋念我惓切把誦迴環恍
然如面載觀統譜之賜吾兄遊心述作意何勤焉且
得人代要領自同年以及諸縉紳中見者聞者疇不
驚服爭快觀焉承索一言以旌盛盛因之附名不朽
固所至願但非特胸臆糾結且已为大家題撰又安
取不文之詞續貂以是退縮不能應教矣良歎良歎
冗病中草此奉謝并復惟兄原亮嗣此再著墨書俾
第常得逸於玆玩幸甚餘冀強食自愛以迓天庥慰

遐想臨風無任依然

與劉將軍

聞將軍匹馬走長寧壯哉即凌宵旦夕破不俟占卜
矣始以片紙擒阿苟今以匹馬破凌宵孰謂劉將軍
勇而少謀哉此功成韋星馳見報即思第二妙着付
奢兵踰是以俟

又

昔烏夷構亂吳越閩廣之間騷然不寧得一名將東
征南伐江海波澄屹若長城之倚者稱將軍之功盈
名公翰藁

卷四

三

耳者不謂厚倖忝巴蜀之役茲茲蠻民業已偕戈旋
而殫壓之當得共事比力以報主上鄙人有重賴
焉雖然將軍奚有於蠻民哉辟之于將莫耶以辱試
豺豕必不勞餘力第未知蠻民能早自為計以追天
誅否也以將軍威名震疊戎心非在今日其必畢誅
殫慮求以平定安輯之且恐朝廷別有推轂於將
軍能無了此而後朝食乎軍務勞苦又遠念鄙人感
慰感慰面晤有期詞不多及

顏鯨

興凌稚哲

舟次承惠教雖剋刻挹注有限亦獲謝數年潤雅矣
適賜風笙閣簡抄時天色昏黑舟中因暑未讀此張
燈讀之則皆我年伯大手筆也未能悉讀信手掀翻
數篇如簡戚南玄紀明齋范屏麓張臨溪諸篇迢迢
絕塵飄飄有御風騎氣神遊八極眇視萬物之態而
沉摯古雅慨壯又若太古鐘鼎之文鴻蒙渾沌之象
年伯所養若此而遇止如是是謂明德不啻於世其
後必有達人宜天生年兄以光大家學於未艾也公
名公翰藻 卷四下 主

美亭卷

又

宦途遭際若春水行舟有瞬息借便風而致千里者
有閤淺近沙雖懷度世之心竟悵焉以阻者有滿江
濁浪檣傾楫頽長年不及施巧求濟彼岸而不得返
不若寧沙之為安便者事狀種種何能曲齊要之無
忤性根故吾猶在身甘農圃尚友義皇則失亦勿恤
退亦何妨惜昔並遊都下極承老大推誠誤愛矢明

歲寒宜力清時永以為好不期吾丈以執方任真致
遭忌嫉垂雲排空之翼欲羽以歸正人寥落世路何
辜殊可三嘆若弟庸陋末品負譴引咎固分之宜兄
尚如此弟又何足道哉竊伏丘壑却掃杜門即懸懸
郵表如老大亦久不奉書矣偶值明南王兄獲聞台
候世澤浸淫芝蘭逸室遺編滿架文章自娛益見兄
丈之高不可企及且知門祚崢嶸鳳羽行當再振以
克家學尤為可喜王友係舍親文行經術慈庠現奇
之士幸推凌接引嚆旌之

名公翰藻 卷四下

胡定

興凌稚哲

僕邀備官大邦徵惠盟好數辱德音甚勤今者以縉
紳先生故人不罪之故蒙冒幸從官念當速離戀戀
奈何枉書問之存辱謹拜雅編因使若以篋幣返辟
惟左右幸原間者嘗馳牋因縣道布款款不審當微
左右未也三年頻頻無因觀顏色鮮淺造次懷緒難
殫西江萬里雲鵬緬邈陪書默然不宣

與金子魯

門下斌斌人倫之表楚故僻陋適時漸靡諸生沉溺不知所裁天幸微國之寵靈而門下儼然一日操牛耳而盟之士今宜知所嚮方遵於古矣江漢甚幸西望夏口鄉縣綿邈念無由扶服門下為邦人士賀不勝頽頽謹頓首馳牋記室一抒悃款殊鹵玷大邦日廩廩懼不任臧伏惟門下垂意幸教不宣

又

輜軒幸歷荆郢三歲所里人士得品題甄陶之浸浸於古斯昔人所稱韓荊州之遇也萬戶侯安足道哉不敢佞不敢倭惟是某之菲薄而玷大邦無狀以稱塞蓋兢焉惟門下教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

十五

又

楚人簌簌不學而為四方下天有意潤色之乎而門下儼然幸臨教之成人小子彬彬嚮方詩人所稱譽髦斯士者耶不佞不倭鄉在奔走無因奉教門下延首武昌夏口之間令人邑邑謹拜書起居門下幸為國調娛加飯不宣

與凌稚哲

兄弟離居頽頽二十年日月如流雲疇緬邇常恐餘生終成契濶不意今者幸玷大邦辱先德音覽之編藻遂矚石室慰甚平生謹拜占受使者謝教卷卷旋且起居門下矣拙稿請教

勞堪

與凌稚哲

往溫臬符幸承顏色願時有薄劇不獲假樽俎一奉緒論嗣持刺候聞者乃道徒翹然若水間矣抱歎到今微緣隨牒名藩再睹文獻圻疆所分隔不能式高賢之廬直指中丞旌戟相代部事紛拏亦缺起居忽拜翰教及嘉編之貺感鏤誼愛立言名世昔稱不朽其與碌碌浮踪湯無尺寸樹者當霄壤也何勝羨仰附使先致謝詞諸容續具

沈啟原

與錢泚湖

絲都門南走霸上兩程耳解裝再閱月尚未能函方尺之楮通訊節下此其跡似甚疎然而宿昔臭味之雅無日不依依襟帶間策騎過從時有孤興顧勢不

能耳旅邸落莫飛墜翰音銀銀道誼之愛令人感結
昔人謂逃蓬蘽者聞足音跼然則喜此非直足音已
也客中聞之字不愉快哉頃會舍親棄日葵于路河
道中道吾丈相念之殷檢誦曠所惠書指若顙一夫
交固有貌親而衷不者乃吾丈之愛不佞則衷更掩
貌矣不佞自別吾丈垂七八載顙種種華矣而依然
故吾殊負至教此行隨俗益浪亦非素心曉懷故山
惟有白雲知己耳小兒穉齒淺學倖倖一舉實為非
分昨戰北後即還矣過辱垂存謝謝長君之變良用

名公翰藻

卷四

七

痛心記與小兒同庚生英英玉樹何遽摧殘如此豈
鳳麟奇瑞不可押而秦耶然聞次君更佳而孫枝亦
吐芬絲絲瓜瓞鐘祥未艾此又不佞所渴望而未敢
方也齷齪需次絕無好懷適相人者方生見過云辱
舊與將投節下附承起居鄭正見壺丘所謂衡氣地
文者其測識與不未可知至如越人而蒙文冕竊恐
其喋嗟而見笑久矣幸有以訊之而更為吹噓之固
涕袍之情也

又

曩從廬倅屢拜教劇尋附報絨未諗達否歲初會新
舊臺交代趨走近兩月久闊情懷緬懷舊雨時復曉
然乃門下亦不遺同好惠此中章念我一何厚也濟
東有靈巖西則釣突並緝奇一方昨簡中似三致意
知門下未嘗寓曠徒夢游耳宜其津津有味之不釋也
弟曁時即侍先子游齊辱交茲泉也久今又有天章
得繼宿緣乃日齷齪浮湛薄牒間俗狀滿前殊乏佳
抱絕不復知有登覽事昔柳子謂辱而愚之今得無
辱而俗之乎高人晰士何當乘風一臨為山水重也

名公翰藻

卷四

七

竚立以俟檀州之推抑主爵者閱其積薪湯爾齒及
然非弟所敢覬也弟本庸陋無它材能與門下別喪
十年栖栖故步不能越尺寸而門下秉節三輔文武
為憲不日且建牙矣才不才固各有當哉詢賢公子
日就岐嶷藍玉曾繼種不犬子昨送弟嬭入齊過歸
矣併謝垂念

與吳川樓

今薦紳學士大夫稱部署海內文事者往往推轂中
原七子則門下實兼鉞焉某自入仕版以來願執鞭

珥之役久矣恨未有路往歲祇役公車不自意得從
紉履之末私心竊喜都門相候率立馬投謁以為常
而僕獨以候辭兩直指之故幸與門下周旋累日辱
不鄙謏勞披心接引傾蓋之遇宛若素交迺知門下
不獨以文章命世而醇德古道尤皦然蠅蠅之外冠
冕楚材名不虛矣茲且入關道出節下北望夷門無
緣假翼造請深用悵悵謹託雕慕胡子代申鄙懷僕
本迂疎無穩生之賢而有不堪之累昨歲跨馬塞足
積疾日深自外尺寸可以自見獨念關中古今形

名公翰藻

卷四

三十九

勝願得一結軫其間故復不量進止蹶躓而西行將
涉岐豐之舊疆攬太華之秀色委蛇棧閣褒斜之間
以職事受筴於鄭且謁瑯琊公而問業焉然後躡武
當浮漢沔遵鄂渚珥棹東吳虛往實歸以償始願儻
什得一乎因風布私語不宣悃悃無任詹戀

與許敬菴

滁上偶值可謂奇逢歲晏嚴程風雪載道倉皇揮手
未能吐契濶之萬一夫以相與之甚謹而相晤之甚
踈乃相別則又甚易此風人所以興慨于參商也待

次公車幾及半載五月間始獲承乏東藩齊魯古聖
賢之鄉又髫時隨侍先子所遊之地履其城猶肅然
想見其人自顧凡庸半生淪廢上之未能景行乎前
哲次之不能仰承乎先志東望岱嶽西望尼丘近在
几席皆未得一躡僑而長謠翹首南顧長淮間之其
人如玉愛而不見乃日追逐鴈鷺行詣臺府磬折而
入盤辟而出是行何志哉遐想老夫委蛇仙署吏隱
名區既鮮簿牒之勞又無將迎之累專精一慮究竟
指歸種種新得當有日異而月不同者便中不靳頻

名公翰藻

卷四

三十九

惠德音標示一二以慰離索雖日溷風塵中而疇昔
臭味之雅固在也

與吳青蓮

憶壬申歲重陽之晤高襟玄賞不減龍山其明年僕
以兒子計偕因將之北征而草堂遂虛又明年僕補
官東秦自是往返燕齊間殆無黔突而故人音問亦
遂寥寥幾絕矣念之邑邑適叨轉閤右休沐呈中偶
會張子儀道足下拳拳雅睇且得聞起居狀甚悉大
都生計不益於前而豪達不損於舊即鹿門谷口之

流美讓焉又聞郎君至孝先意承志不呂貧故廢色
養而內勦尤能善體其意佳孫英妙不凡皆膝前樂
事五鼎不足多矣竊為足下慰僕年來齒髮頃改幸
及足下健之箸相與咲傲林壑間而日遂循未能也
得無使草堂移文乎今薦紳談海內名勝往往首秦
蜀僕曩在川中下巫峽攬汶峩昨遊東魯再登太岱
躋日觀吊秦皇漢武封處固謂奇壯茲行且升終南
太華三矣畢此便須謝去歸而對足下劇談游情而
因呂逸青於山靈足下其許我耶旦日戒行不得躬
名公翰藻 卷四
三

與孟光仲錫

得書問知老祖母暨尊堂各履福為慰此中大小賴
庇無恙第日馳逐風塵簿牒間思得偕賢昆玉燕笑
存石草堂觀二奕爭道楸枰聲鏗然從傍歎呼為樂
眇不可耳印章大佳佩之便欲謝去聞南使者符入
汶峩泰華深處芳潤不足居也聞仲錫肘後已熟須
精通軒岐素難又須旁攬多試方不落時師案白能

之乎

答項仲孺

午夜乘舴艋携歌者載月扣門鳴鑼伐鼓驚破主人
蝶夢此興良不惡孰謂眼前無王猷哉戴安道堅卧
不起浩歌言旋此與興盡而返者何異仲氏業欲張
大其說以當七發想具述之矣此論道體日佳屢欲
走候偶入城數日錄錄無頃吏間道奉教劄無示白
雪之唱不覺御風冷然壯哉神游不必足躡江天閣
也南至左右當偕洞簫客相過併持榻銘請正未悉
名公翰藻 卷四
三

答錢三孺

幽窗短榻促膝然鑪相與上下論議品賞今古商榷
稅文此真生平樂事第至親相知往來常事乃勞張
設盛歎真率之會恐不如是也別後偕洞簫君屏跡
荒壠三四宵風雪釀寒樹間濤聲呌號調刁自遠而
至枕簟如撼令人毛髮皆立對此境界劇有孤興適
家弟過餉遂成鄙言一章敬以似教蓋不敢私其所
遭也

東曹東川

蟄啓坯矣而寒威甚於嚴冬六霰尚霏霏也安取韶
光哉聞築隄捍水邑大夫借重門下董其成功為一
方禦災預惠此古鄉師遂師以地得民者事異時汗
邪滿車史白不足多矣章甚若僕嬾嫻不能從門下
執畚插之役而安享其利如桑梓何數日前以避客
放舟汾沅間作僧房信宿雅有幽興仙林咫尺未得
相期汗漫之游知非高人所與也風日稍和擬邀道
駕同過王羽君別館共談委蛻之術何如

與王熙仲

名公翰藻

卷四

三

蓋長君之別不佞歸也在文湖舟中時適有吊唁之
舉相與歎悼今昔感存念亡語咨咨也孰謂旬日之
間遂見悼於人哉初聞訃驚惶不已以為道路訛言
既而休還手教箋忽忽如夢遂傳以示弟輩併舉家
老稚莫不愕眙咨嗟甚有泫然者以其相依之久頓
成永隔也即擬趨赴一哭而春來病足僮蹇幾成廢
人以故不能遠出謹遣童子賁生芻蕘奠几筵侑以
鄙俚二章同諸公輓詞共為一冊目曰擬招以竊附
楚些之後嗟嗟長君其尚能誦所賦詩命童子倚而

歌之以進觴乎又能出袖中參差鳴鳴與歌聲相唯
諾手簫乎簫乎得無與人俱亡乎嗟嗟長君謝高堂
岳白之歡割大被友于之愛自非木石安能為情宜
足下之悲惻倍常也長君故多材執即不永年無損
於長君薦紳文士當必有過而式其閭者所以為九
原不朽計是在足下足下其圖之倘哀悼稍紓幸過
我草堂劇談宿昔當為足下解牢愁也

答秦舜峯

名公翰藻

卷四

三

首夏東歸道出錦里于時行者赴家急於馳轡遂不
及叩關一謁辱枉顧河澨且厘館人授餐極感受雅
抵舍以來累足杜門日與藥石為伍冠蓋之交一切
謝絕故于左右亦遂疏節乃損辱書况尉藉勤惻尤
非泛馬寒暄長語啻哉何淡第詳繹尊指似有山公
之所望于嵇生者此則非鄙人之所得聞也鄙人之
賢不及嵇生而嬾嫻過之其所不堪者殆不止七然
則聖明之世安事若而人者亦安能復覩顏在事為
聖世一贅疣乎時方尚貌恭而黜木樛如鄙人則木
彊之尤者支離其形骯髒其骨拱揖拜起皆所不勝

而尚欲寘之周旋磨折之間執事以為宜乎否耶倘未即填溝壑竊自附灌園負薪者流拭目二三知己翱翔霄漢策勲樹業則山中故人有餘榮矣敢他覲哉小兒濫叨作養恐名實未副執事於分誼為通家於顏行為先達何以教之承雅念併附謝

與李翼軒

主上以明公禁林重望不宜久恩以吏事簡擢為秦中弟子師甚稱竊以謂此未足為明公賀也明公懿懋雋材海內寡二謂宜召置密勿啓沃經緯次之綏

名公翰藁

秦四

五

揚執文苑裁今古以成不朽之大業中外蓋喁喁焉一弟子師足以煩明公哉然釋簿牒之勞柄文衡之任繇此師國師天下咸於茲行階之矣原風荷雅瞻茲章忝綴同署之末寅案之誼眎昔益親始親除書即擬走狀門下以抒抃躍之私屬陪直指行部東西驚馳遂稽載遣謹以間奉薦尺牘并謝不敏若迺瞻炙景輝以慰生平斗仰容嗣請命

與王會泉

旅造不虞溷擾冰厨殊不自安夜來酩酊登舟遂不

及叩閣謝別為悵九秋三五此宵最良披襟席地命酒當歌不覺故態復出亦恃高懷雅愛相忘于形骸外耳揮手而東徒倚蓬窓觀榜人擊汰長烟皓月與波光上下如入冰壺較室恨不留遏雲歌邀飛鳬鳥憑虛而登閭風之臺也瞿山人脩謁附此并致謝悰山人所欲請者昨已面告想能為之所矣不悉

與陸孟光

比得訊悉抵京之期尉甚此行不惟承歡膝下母子團圓而故鄉親舊聚首天涯亦大快事前門風景何

名公翰藁

卷四

五

遠不長溪若也南冠可謝椎髻可仍即邊風吹骨能益君髮之焦耶一孫復一孫舉得失相當無足為賀差勝倉公所云耳擬春間乘便一詣公車省覓孫輩病癩相仍自度終不能膏秣從事已矣勿復道也居常誦揚子幼酒後耳熱仰天俯缶之句輒抵掌欲狂借故山尋大地可棲息日飯脫粟一升飲白墮數杯可徜徉終老左圖右史明光淨甃可供耳目娛玩舍此樂事種種更欲累一朽骨局促效顰下駒足下以為能乎不此可與知者道難為他人言也

與沈鏡宇

在山之晤一似宿期豈天閔我兩人之睽離而故奇其逢也范張鷟殆不足多也自入秦關荏苒閱歲乃漢中又僻在西南賓客過從甚渺即欲寄寸牘了不可得况彼此心神亦非寸牘所能竟故雖有便翔任其往來燕可奈何亦知千里而談不恃知問為踈密耳乃吾丈果不見擯惠我尺一投我佳篇瞻念之懷溢于絨素置之案頭時復披誦蘭芬玉采英英照人不知范張在當時曾以此相詒否也來教借馮顏

名公翰墨

卷四

五

及二疏為喻真可謂緩頰令人不覺失笑馮顏吏第稱白首為郎其歲數莫若疏家父子則年皆八九十餘然仕僅太子傳今薦紳中年未及艾身都卿相者何限即吾丈最稱淹滯然今歲四十有五耳已儼然清華之秩視風塵俗吏不啻霄壤遐想二疏諸公當吾文時且未得待詔安望符璽郎今吾丈之年甫及其半自此蜚燕騰蹕不數歲立登師保矣比及二疏時當歷中書數考胡以云株守也若弟之拙劣顛毛種種久宜引避而猶不知止真所謂勞馬戀棧豆

其為二老所胡盧久矣小兒伏庇叨舉南宮殊出非分追思念年前事又別是一番景態第不知風致得如吾輩否早晚想頻奉顏色倘推通家餘慶幸以兒子畜之而教誨之固所望於故舊不遺者

與李翼軒

僕疎懶成癖與世寡諧久無意於仕進頃復益以多病弊癯焉智與髮俱短矣即無此舉旦莫亦當引退幸茲乘間更復何待六月之息以俟搏扶僕學鳩耳分願不過搶榆敢與垂天之翼較風力耶休矣承尉

名公翰墨

卷四

五

諭感切感切兒子不敏倘有便風時賜教督之固後進之仰也

與王百谷

吳中故以文雄海內近代作者翩翩輩出執事獨登壇焉僕私心景附有日矣間者家弟家兒又嘗辱倒屣之愛即僕未得侍几丈領筆札之役其所神予而指授者猶之乎親炙也故不敢以推鄙自外竊有請焉家山草堂昔蒙執事幸臨履綦宛在茲圖記其顛委念非名家操筆無以示來者敢因瞿山人為介涸

煩記室脫許惠之片言豈惟泉石之光其自先君子而下實拜執事之賜

又

歲晏遠辱寄問兼詩刻之惠蓬藿中得聞登然之音喜可知也穀日業已駕舟指吳閭作燈節遊擬造玄亭披領緒教石尤見阻不至而復望屠門而大嚼孰與嘗鼎一臠之為快哉側聞抗旌北上江東歲星便應婆娑金馬間不獨漢廷公卿爭重王先生異時聞有奏子虛甘泉賦者必王先生矣病嬾未能躬詣勸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王九

駕謹託隱伯王君代展鄙念荒園中近闢一室為菟

裘計擬顏之為與間堂欲丐椽筆隸書以光泉石敢徵惠於典記者幸勿謂溝中之斷不足以辱青黃也

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一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一

王世懋

復吳明卿

復徐子與

答張助甫

復王沂陽

答周明府

與華學士

復汪中丞

與王百穀

寄徐子與

寄吳明卿

上朱司空

復王崑崙

名公翰藻目錄卷四十一

寄李于鱗

答張肖甫

答李憲訓

答戚將軍

與程子虛

答戚將軍

答徐子與

與蔡雲衢

答吳明卿

與陸五臺

答俞仲蔚

與王賜谷

薦黃玄甫

答胡平陽

遺伯兄元美

與周交山

與王賜谷

與吳明卿

與方景武

答臧將軍

答楊止庵尚寶

與黎惟敬

答王荊門中丞

答徐嘉定

與劉徐二方伯

與程信吾父母

與詹進士

上王荊門

上曾確庵侍郎

上陸五臺廷尉

上潘邵川開府

與蔡計部

與敖尚溟侍御

復郭樂泉憲副

復沈少林太史

答馮脩吾憲長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一

二

復張春宇右伯

復李鰲峯尚書

與王百谷

寄俞仲蔚

寄梁伯龍

與馮修吾憲長

上王稚川年伯

與凌稚哲 三首

與屠長卿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一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王世懋

復吳明卿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一

初聞足下量移建州謂當下閭闔過我而南延遲久之不至知已從楚中道矣邵武之報殊慰人心不圖世人更憐足下一二故人相繼歸卧足下遂為碩果大是奇事聞中散甚正爾相憶忽辱遠使慰我好音蹇而發械殊未得相知之言令人於邑山公勸嵇延祖僕每痛恨此舉足下亦復爾耶僕少寡宦情今日所苦正坐方寸間耳假令僕非先君之故自以興盡拂衣顧不樂而忘死乎家有薄田奉慈之外得與家兄分甘而食散廬不止容膝林壑足供歲時性又能飲復大好之子與卧雪上詩筒往來時復一把袂湖山間驩飲累日于鱗大喜僕詩特相假借至謂當與明卿並驅中原即不敢任亦自沾沾每一書來岱宗在目陽阿盈耳得此君一言相印可解僕何事更美人間耶中散絕交逸少告墓非好相難苦正謂非笑

拒不能豁時人意耳老母幸無恙辱分俸壽之恙足
下故人之誼甚感僕兄弟亦受佳貺野人抄方物為
荅柰何足下他日歸老須就攜李卜築計往來天目
金閭間大快事也甚為足下願之懷贈二詩并別作
錄上覽裁餘惟自愛不具

又

足下守樵陽久且聲籍甚何以無黃帝之耗微聞憐
才者以督學薦比復為吠聲所止子與一出即蒙屢
遷二甫俱在臬地世人於我輩亦未敢魚肉盡或是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二

造物者局促不能容其跳浪耳助甫二言云詞賦無
今古垂名半逐臣可謂名語舊遊星散過從半是酒
人仲蔚任近不無文通才盡之誚布衣間居然雄長
則有沈郎嘉則者其人亦慕說足下因為武夷之游
其才致縱橫意態磊砢足下行自見之非向者吳生
流也吳生乃亦知感恩昨於子與所見之已有家矣
僕生涯多在酒船所有篇什時於夢間得之家兄尚
嘆其好飲真可謂好母念嗣宗淵明不但意遠頗亦
才至劉伶閉關平生一著酒德頌不足道也昨以一

危送嘉則輒復陶然晨起沃其面強告之行因附數
言往致興居見時定出二歌亦堪博太守一醉也別
久幸自愛期一把臂不盡

復徐子與

不佞從秋氣至則已踴躍索裝為訪足下計矣不幸
為瘡鬼所侮日初作劇今乃稍起牀第間行耳即不
能風牽率家兄奈何吾輩事事坎坷惟是一二故人
歲時尋一好會天復靳之何哉忽得足下相邀書奮
然飛氣填胸咽問不知作何計足下領二大郡歸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三

篋中蕭然至賣山以償僕兄弟何窮也假令僕兄弟
當食息之羨有以奉老親者豈忍令足下至此也承
動履亦復違佳然足下棲名山謝世氣足可定志何
但養病獨不佞處塵寰中對俗客日不暇給賴卧病
得少休休復何益居每自恨丈夫業已謝絕富貴杜
門共古人語耳何至又以不用之軀受人間不急驅
使耶然卒無可奈何此真命耳讀足下諸近體乃真
有雲霞氣哉蓋自愧遠甚也石湖歌歸即草草就久
不得健步致之足下恐不可無此于鱗古樂府遂出

今人間當勝十九首政恐世人不解亦不必世人解也書久輒作眩遂不能悉章諒之

答張助甫

向於楊大名所附往二詩久不得報意謂有洪喬浮沉之事不謂足下乃為河伯所苦聞之高聳毛骨也書來得輒贈諸篇即一字一淚猶不能盡感慨之懷遍讀新詩擊節數過律隨年老信然信然足下政於邑左還不知司封時得此等話不執政者之於足下不無助矣久任長沙計宣室之召不遠迂道吳門得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四

一把袂為幸至乃高蹈之言或是雅懷竊謂於事未宜足下二尊人恐亦未便相許僕兄弟落魄至此尚不擬受憐于人業已自脫羈鞅往往豪舉酣飲六博時作里中少年之態足下所誇政自內所不足恐不煩偏師相待耳今弟新詩漸逼足下兩家兄弟翱翔此道絕是一時盛事愧僕才稍劣瀾廁其間惟應努力自附而已使者督發日為詩酒二債見逼勉成數語并答令弟一章持覽嗣音韋母靳郢削也苦劇不盡

復王沂陽

僕父子兄弟俱蒙恩忝備朝賢不幸負抗俗之累投權姦忌諱中以危法竟被魚肉既已抱蓼莪之痛不復比數為人則有杜門寢苦期之沒身而已蹤跡奇苦為士大夫所羞道即不自量願以文藝自娛亦不願世人知也奕友劉生從家來過則持足下書至并道其為人僕兄弟且喜且恠便惡而發械讀之累千百言不得休大要以僕兄弟為可語者推獎過分至忘其年德而下之足下豈過聽劉君或別有聞見耶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虞仲翔三國名士也遭讒斥且死曰死當以青蠅為吊容使天下有一人知我者足以不恨僕之遇足下實知己矣以仲翔所不能得者僕何幸乃得之足下哉既以奇足下又竊自慰也劉君又時時述足下酒酣悲歌輒起攘袂椎髻雙髻舞長劍飛動若神翩翩有仁祖鸛鵒之風聞之歎息想見其為人恨不即置之坐上耳足下又以雄詩文若干卷及諸稗官家見示每暇披之爛若製錦快若建瓴即未識其人生手襟懷略是矣僕於是愈奇足下何氣雄而量虛文之

高而問之下也明興以來蔚然稱文章家三慮百十
足下又欲褒而集之取其良焉甚盛舉也僕不才與
家兄商略家庭之間亦頗得一二然未敢以許足下
何則人各異見文各異方趣合則糠粃為珍意離則
琳琅見賤古今通弊也今足下舉一人之見群天下
不齊之文欲使人人稱心亦已難矣長卿淵雲之文
覆名而讀之是非蜂起况一時耳目之間哉大丈夫
故當信之於心耳必欲以服人者吾非所能也久不
荅言實苦無便才下筆復被世故填咽勿勿無詞懼
名公翰藻 卷中一 六

為長者所笑幸亮之

又

僕生而好譁遇事輒不能忍向見先生盛自稱述於
世間能事欲攬無餘因緣作戲敢以忙字相贈事已
都忘不謂足下尚存之口實也朗誦雄篇為一忙字
衍得多許文則瞻矣美矣雖然試扣雅致當以僕言
謀乎為得手謀也則足下為無可辨之譁而僕為不
足辨之人得也則足下當以閒自革維摩不言始入
不二法門今為多語又添一重公案以忙救忙足下

之忙何時而已乎且聖賢固有忙有閒忙是虛迹閒
是真心今足下槩而忙之以傳於一已之真忙恐非
所以養性而體道也本欲聘其華辯恐僕亦入忙境
略為足下解脫數語便向北牕伸脚坐矣外小詩為
相訪不值者第粗寫情不能工也又聞足下欲得舊
書楷并附後幸檢入之

荅周明府

僕天地之畸人也自被家難來塊伏閭井間萬事灰
燼惟是一二故人不能頓絕塵從家兄為謠歌相和
名公翰藻 卷中一 七

而和分不敢齒於世之達者即世有賢士大夫亦無
從便識之也故人子與使者忽介中州之役來出索
中稱真陽周明府所與僕兄弟書在焉踞讀之類以
僕為知詩若古稱二陸三張之流引而廁之諸兄弟
之間甚媿甚駭明興以來作者無慮數百家至僕生
平所服膺者蓋博學稱楊君用脩雅調稱李君子鮮
耳楊雖不及見讀其書是古左史鄭僑之匹李與家
兄並馳二三交游則僕所親觀也明府既體受太史
又慕好李吳諸君欲盡人間所長謂其人襟識當

何如而從王生結襪耶生何幸得之亦何德堪之也
又讀太霞諸篇知明府飄飄有凌雲意哉而厘厘令
宰一邑私心恨之然王喬王棺葛洪丹井昔人所謂
仙令非耶即明府當之何憾焉明府若就此舉神理
絲絲決與文章並垂不朽矣承委題太霞洞天輒不
自量率爾有作并所為專贈一章盡錄二扇為明府
一笑非敢自畢其技欲明府知其人易與耳昔賢巧
於用短僕誠反之矣明府治真陽真陽在汝鄧間古
聚星之地其人若蔡子尼江應元輩今復可得不言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典華學士

伏惟學士清臣之長七十懸車之老某以後進小夫
獲見顏色為榮多矣何圖屈體下接優洽過分始至
之夕賓禮大備既而張宴華林之館携榼臨春之閣
穿曲房下清榻三雅既陳庶鮮適薦初筵始徹九華

代照金支懸不夜之輝玉樹發長春之豔觴醴無美
朱顏再酤固以目眩神愉飽德飲醇者矣至乃絕甘
變膳投野人之好徹樂止歌從匹夫之守假以咲談
寬之日夕斯又體下之委致娛賓之極意也竊自省
循何德堪此實以藉家兄桃李之私託兒女葭莩之
愛推屋及烏殊增顏汗謹賦酌德之章知必貽咲大
方亦情見乎詞鑒其區區而已賢郎仲季觸目琳瑯
并希致言不盡

復汪中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九

不佞束髮以來則已習于鱗文私心竊慕好之以為
當今可南北並駕即萬萬無鼎立理至歸田時乃聞
有汪襄陽得其數言讀之輒大歎服安所得其人哉
已又辱周旋于家兄赤牘之珎實所經悲即小言短
辭靡不造雅當其快意若爾朱榮將八千兵破葛榮
百萬眾基置瓦散頃刻立辦兄弟杯酒間時復擊節
此自夙衷所慕同之巷議不謂家兄遠洩之明公之
側也聞信至忽拜大賜以區區奇苦之縱無素所介
紹之迹一旦辱鉅卿而加之膝生死骨肉感深矣願

重自貶削謂不佞非知言者未敢然也不佞於詩乃似略解獨為文恨腕弱不能然至雅俗之間小能辨之憶弱冠時世譽于鱗為不可句者輒咲曰于鱗字字武超古人世人自不解古人語耳奈何謂于鱗不可解也家人頗徵其言謂爾非私于鱗語今不佞乃獨私明公哉安乎神君之喻非倫乃不佞何敢當焉方今朝賢結舌此道能昌言立赤幟獨明公耳不佞幸獲從家兄林莽之間無所顧藉稍竊自娛而于鱗見之謂與明公共馳嘗自謂得此君一言相印可解今更辱明公之知則向所稱鼎立者已盡遨遊其間即不佞老死林莽亦賢于閭巷之士名湮滅而不稱者矣賢季病不任仕故有第五之風若不佞者寧足為人弟而明公以相諷耶幸以不佞言寬其志當不下枚生七發也伏承大寇就縛東南民命藉惠良多豎子不曉兵事竊謂明公破敵正用作文法耳頗欲為凱歌相紀迫冬吾劇未敢輒就倉卒報言不知所裁

又

不佞兄弟塊伏間井濶於朝籍之登降偶縉紳者過而謂曰若知汪中丞事乎已被飛語聞上矣驚惋彌日傾耳後命知廟議終惜公而不能甚奪於言者之口竟以調論嗟手人惡雋異自昔而然明公以絕世之才建戡亂之績天下側目而待釐也久矣第以為連城之壁不虞其摘瑕不圖止棘之蠅竟點白黑也昨見威將軍言於邑甚至欲自引而去即將士解體可知假令明公遂卧丘壑縱其摧擊猶足傲然不廢千古之色而令世事一至於此淹然莫救大可憂耳昔者游夏左史親炙聖師二司馬氏文華千載不聞以其口語預為濫洛之罪人也而今之作者必欲使矢士結舌鞭箠束縛以從我於閭巷兒女之談自非卓然俊士鮮不就于貪餌則國家金石之音將遂中絕僕雖賤士不能不懷杞人之憂承海波不揚代者有人矣計明公方遂息肩之樂適返初服不佞兄弟大欲買舟相慰幸一接顏色緣先覿未寧慙白在望終以遠遊為戒引領遐瞻奮飛莫從一介之僕馭謹以通謁者為不佞代致興居放歌一章蕪穢無足經

覽然區區不平之懷盡在是矣惟公矜其愚狂而進焉草次不盡所陳

又

聞信至再得明公書所以獎借不佞愈益厚矣即無論節鉞之重先於匹夫明公自願雕龍之任人間可四我乃者琳瑯珠璣斛致而橐藏之矣僕何人斯獲此之麗士仲知已古人所以願為之死也雖復剖心以酬所天寧足為喻名士無多以僕不羈之意慙所推下向者實短氣於大巫僕家夤甫便以阿平相付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五

在明公事業寧待僕為重而惜惜若此百世之下當令人想見盛德耳族人從事信返已承大府回祿之倣豈造化妬完不欲即使全編行世耶雖在兵間計多有大手筆僕獲嗣音幸不遺相示足使盲者起視酌德一章將無以率爾見哂平海歌擬為數絕使者督發未敢率辦也以明公見顧重令其略可傳述耳再辱重幣業已布衣不能佩賜奈何縷蕭之悰百不一致

與王百穀

足下食四腮鱸味定佳不歸棹經敝城計必償風謠掃門焚香敬族大德不謂竟杳前期昨接教言欣若會面知延遲之念彼此同之以僕為報南門之役足下殆未悉僕耶僕侍家兄疾所不得已則一至貴城始緣訟事後以華氏從女之喪非涉苦海即蹈情境何緣得侍清言於禪室哉足下宗清淨之旨不妄過人僕故能諒之奈何復委罪牲畜此不足難僕但恐強致井丹復云須君侯甘旨耳一咲一咲公瑕文歸倉卒裁復不一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寄徐子與

汪選部人歸曾附片語相答比曹水部來復承足下動定謂當有相聞語竟候不至豈正值開府時公事督促去耶一行作吏便復如此即僕為散吏尚然何況足下楚中政聲藉甚然久不遷殊非始望世人好以虛言安置我輩家兄書來時為足下詫歎又云有廣刻福建少叅相報者已竟杳然此小人乃知有足下不當勝持銓者耶可為一咲東南海水騰沸田禾悉敗而風雨連日夜迄今彌汎濫貴郡已成巨浸家

兄力為郡民請命慮開府稍緩事即首疏陳之足下
視此景象當有賜租理否僕比者雖稍與政理而俗
務填委苦無餘力肆意千古之業時念足下愧之公
瑕雖在此會值表考功上計日夕傾槩與公瑕稀見
面已論倡和也今日雨中偶得須臾暇為瞽王生催
取尺牘扶病強起拂箋和墨欣然如對故人覺情思
頓爽此輩不過假我為符傳耳然吾得一相聞亦無
不可所恃藥餌自詫絕効然僕酷非所須於足下或
當得力近作酬應亦有一二忙迫不及書覽幸諒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寄吳明卿

曩足下過家時曾書抵家兄會其已之天雄而僕方
治行入舟鄰里相送醉中代荅不知竟作何語將無
唐突甚念甚愧高州乃在海外又廣東寇警日聞深
以為足下憂先是廣人為僕言高州遠寇意稍釋比
得楚中耗言足下已之任久乃益自慰世人愛足下
才者大不平斯舉然亦有攘臂而怒於僕之前者不
能如子與受人之好然以足下之才又政理章章如
是不逢彼怒何以致此則又何恠焉子厚永州子瞻

僂耳文人遠斥何代無之二君子乃得力於文章而
名益重足下韋探奇攬幽於嶺表成一家言即天
意主恩所待於足下者甚不薄僕將為忌不為惜
矣僕就散白門頗稱吏隱始至之日讀書懷古亦時
有詣近則公私多故酬應稍苦藉風雨為暫假得一
伏枕而王生復催遣相聞念故人萬里外得致片語
輒復欣然策病而書覺體中愉快也王生故足下所
重非僕當紹介者第以為致書郵且知僕待之不薄
耳家兄分省湖州政績籍甚不審曾相聞否諸懷舊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縷不盡言

上朱司空

某誤被洗濯竊祿留都每有干進之懼不敢輒通問
京師其素所自執也然名公鉅卿信知己之誼下交
賤迹至一至再惜不知荅即齊年並輩所不敢為昏
童傲夫亦不至此而某獨慙然於長者之側即巧置
喙吻何能自解先是使者忽擲大教踞膝奏讀已遂
盟沐裁為報言刺期領取久而不至詢之索考功氏
則云已領書比轅矣相與惋歎懼獲罪戾然已無可

奈何未幾鄭比部歸戴荷嗣音益深鄭重感則涕生
慙亦汗發謀於考功會其上計有日輒附片言冀達
肝膈不意觸暑艱行又復淹阻自顧終鮮交遊非考
功誰為達者妄意始終涵納遂留至今某溝壑餘生
無以自適寓懷篇什如候虫鳴於秋草何地無之獨
如我翁以豫章之材而蔭植微卉以瀛海之度而吐
納洵流教不擇類施不望報此在於今實罕倫比而
絕無僅有之事又獨猥及下走古人所謂重知己之
感即此是矣又何必揚之仕路登之要津然後稱知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十六

復王崑崙

范符卿使來得吾崑崙書真如玄圃仙人飛下紫泥
金籙湯視謂非世人語味之故沆瀣玉液耳足下尚
記吾醉中語以為樂不知次公醒而狂者也第五之
名不減驃騎一郎官足為僕重耶而足下謂為翱翔

青雲殊不意足下向視我黃壤也足下又謂僕多貴
游僕不敢云長卿慟世竊亦慕東方之浮沉知我者
稀方自責不暇耳習懶不時慰故人嗜酒多遺忘失
實乃誠有之然於足下何敢忘之酒外直謂足下野
鶴孤雲無蹤可覓今得片帑便足慰平生矣白下山
水雅勝今人多懷古之興政不必北望燕臺襟山帶
江已足自舒其逸恨不携足下同之令我狂奴態復
發也符卿我筆研故人然世網中波臣各以套子語
相向不能不為狂客所笑聞渠襟懷襟襟昔然足下勿
助之狂也多多為道鄙意不具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十七

寄李于鱗

久不聞尊問謂當需次還耳昨忽覩邸報中州觀察
乃屬他人不知竟處先生何所方自疑詫而僞人從
家兄地來始知有太夫人大變傷哉先生奉太夫人
命強出乃太夫人竟不能相待也某輩從家兄得交
於先生未一登堂拜母今已矣此心怛悼何可言第
為冗吏日逐塵網方圖歸為先君襄事先遣家累心
茫然無緒而行者又迫以期業不能久留倉卒止附

真幣乃不能出一言計先生異日請銘時儕輩必有
操觚而興者僕得挂名詞章之末尚有日也率爾代
面不知所云

荅張肖甫

僕居常扼腕衆口謂操觚者豈辦作吏見足下繼踵
家兄領天雄節稍稍為向來文人吐氣昨從鄴下順
邯鄲北下中山中間多足下所部間詢開府何狀乃
小吏亦能道之德政洋洋欲踰王長公矣則又大喜
過望單車游子簡書是畏即不能迂道相過為平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六

十日飲然伊人之懷已目斷濁漳間矣入都遇王膳
部首致足下書知故人遇我厚重以懽然快若覩面
郎官政令不能出一室之外欲遣一力走謝足下泊
中山太守分力不及正與新魏守言欲附尺牘於廝
養恐累太守啓折渠言此地多貝魏人易達耳何意
逡巡間復為足下先之也披函發紙穆如清風至耀
我以奇刻照我以明鏡感佩何言僕雖名清曹案牘
之苦比於錢穀間與梁舍人輩唱酬忽忽無多暇挾
吾二三兄弟貴遂為諸君縲相重然如候虫鳴於早

秋猶多斷響未足動足下聽也黎惟敬乃獲與足下
周旋此人意興不可多得今便屬我輩矣家兄乞休
未允已為改限足下遲念良苦然昨書來知老母患
脾瘕未愈即僕方寸已亂旦暮圖歸渠安能舍而遽
出乎念言至此萬事灰心淚浸濡筆端下矣恍忽不
知所裁勿罪

荅李憲副

億弱冠時邂逅我翁於吳明卿館舍別來恍近廿載
自分溝瀆餘生望絕清塵不意復挂名人口得從朝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九

賢後也散直歸休忽覩晉使在門捧致尊棊荆璞乍
剖爛然盈前目眩神越罔知所措公家故有奇寶瑚
璣清廟顧盼箕裘誇絕海宇何乃聆候虫於草際目
罷驚於輒下屈體劉班之業過情機雲之譽故知盛
德無損謙光第令承之者不重有慚色耶家兄備臬
三晉以得侍長者為幸願景桑榆躑躅不前短疏乞
休竟不得請業已勉為寬限而家信昨至聞老親患
劇之耗即僕方寸難主旦暮圖歸恐彼便無發理然
我翁延遲之情自是真至即不奉教者當不令浮沉

雅意耳臨楮促發神情惘然不罄所懷

答戚將軍

烟家凌開府歸道都門得習大將軍起居狀且云行
遣人相問也為郎貧不能具僮人遠候幕府薊門風
烟但有遙矚軍吏衝炎忽授瑤械踞發快讀忻若對
面知大將軍於僕分故不淺也叙致縷縷數百言即
無論與博麗爾學士大夫退舍乃其感慨纏綿披胃
裂肝不足喻也僕向從先大夫勞苦兵間熟邊人情
狀至大將軍所以用兵之意與生平耿介之懷又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辛

管窺一斑之見以茲領意似獨深至所謂難與俗人
言者僕恒嘆漢高帝捐數萬金與陳平恣其出入事
成之後不令御史劾冒破不者陳君死已償矣胡開
府平倭諸功政亦逢濁世藉主權乃頗得之假令當
清時一措置論議百沸乍倭乍賢安所展辭僕向者
憂邊事如此乃今輦轂下憂彌甚耳大將軍身為萬
里長城又親乘障增築險峻珠累絮補良亦勞矣所
謂據目前之憂非大將軍本伯也家兄以老母病不
得請稍逡巡屬有簡書之畏僕趣之疾行計日抵三

晉矣僕此行都無關係碌碌徒人後奉朝籍而已念
無以報塞萬一而徒棄老母不養獨身旅食指秋期
為歸此小臣旅退之常願大將軍勿以為意也方先
生無恙否記室翩翩致足樂也為我一遣之不盡

與程子虛

僕受孱弱之性不喜合聲譽偶緣二三君子屋烏之
耳生平不敢加色于人而人亦未有故賤之者以足
下千里之才雲卿為介獻琛執帛以藉重于我伯氏
之文也不佞敢望雁行而禮諸公惟是我伯氏之有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壬

介弟而豈難一刺以相加遺者足下既一刺是靳而
子弟畜之將使僕召而趨前為足下行酒耶我是以
逃于比隣庶其曰我則無禮而改容以謝乎足下之
不終惠則命也補正平千載狂士懷刺湯滅而無所
投然不曰大兒文舉小兒德祖則嘗兩用之矣足下
乃竟一刺耶士節不可不厲僕與足下皆士也何得
云養病而傲士以劉玄德之雄姿文舉請救則為色
喜曰孔北海亦知人間有劉備耶其過望如此至與
客論則欲卧人於百尺樓下何則知與不知也足下

不惟不知僕乃至不知僕兄有弟狂踰補生而欲使僕下樓延客僕復何顏見燕趙慷慨之士乎越石父有言士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假令足下傲然不屑蟻蝶視僕則有名行其志終不相明矣今足下先我以尺牘寵我以新詩親刻銅章而賜之似非復不知僕者夫知我而如此故不如不知請為足下竟其說夫先之以無禮繼之以不謝其為兄者備主人之禮延之矣僕猶油油然而出與偕以為日光牛背上耳此以持庸豎販夫則可然僕望於足下者曰彼且為名士以文義來相賞夫何待我至於此極也則僕之待足下猶厚也今足下尚自貴布衣而責僕以貴公子者之事不知今日所爭果貴人之氣乎將布衣之業乎蓋聞備禮而緯疾失在馬融不在高生所以投書謝絕生氣凜凜僕才不逮李長足下當不減高生設有斯愆亟效皇甫雁門追挽而謝過矣交際以禮曲直有歸足下安得以此而擬僕也誦足下二詩獎借過分氣溫而厚僕寧敢外之哉願今且與足下交非直其道不可輒復囂然自鳴以重干於左右者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足下其母謂僕護前遂過猶有貴心以加於布衣也幸與雲卿觀之撫掌咲狂奴態他日挾輕舸過雲卿與足下浮大白相呼為金石交不難矣詩筒少須時奉報不一

荅戚將軍

向聞君侯入山採芝剉為酒鎔大勝事也云當損餉王生意所津津得一餐耳何乃舉三所愛而盡捐之冗曹郎哉此章三秀僕今遂得九秀燁燁玄采沆瀣將之商山老人昔以療饑未若今為酒人用也登拜神悚已分適涯至乃享以新書配以珍品副以藁帛寵餼茲多消受彌難身非名士何得擁裘帛而口異方之味讀道經而手玄芝之杯凡所以潤飾五官充澤四壁皆君侯賜也心銘顏汗何言可喻家兄聚首甫爾旋有遠離昨送潞河言還復為吏道所窘竟日遯夕卒卒靡間屬材官告行倉皇未有以應且飲德深重誼不可以筐篚下質復累介者出省張燭手發空函為謝即官即乏騶徒當遣僮奴步負踵扣并賦玄芝篇上記室一囑耳德芳不盡所陳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答徐子與

使者行正似隔日事耳不謂已達閩中復得故人嗣
青鄭重綿至魚損惠織成過厚且感且媿弟本燕市
酒人酷不愛涉世情為弟弟親知聊復強作解事人
今韋家兄以九卿入都物情既歸弟便一切推付差
得高枕所苦酒食詩文餘波見及日作逋客竟與朱
博張湯了當公事滋味無別每一思之匿笑不禁天
曹夫是華要苦海亦復不少弟浮沉祠官略足藏拙
邛畧容是吾師也足下以不得此為吾望至推附百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與蔡雲衢

世慙之獲從公游晚乃心猶願一借留蘭省以永我
矜式顧當事者之難學臣而急三晉也則適以公往
倉卒上東門祖張歸實皇皇失所眎焉然僕不云乎
吾省之外利也而世方以外為公屈公行且內矣則
吾黨之翹首而望于矜式未晚也晉使至發函而誦
教札縷縷餘致矣又披裘而觀約束何洋洋多治具

哉公之有大造於三晉士也亦惟是吾黨之席為光
榮韋勉旃將拭目而考祥焉獻歲發春黜幽伊邇公
餘馥在省不佞輩咸冀伏庇免為保民以終大惠屬
使行輒爾附布謝私勞劣不備陳

答吳明卿

往吳大衆行以足下同僚且同鄉也附以二詩并致
近况謂當速達何意尚在浮沉間而猥勞足下嗣音
足下往來梁宋間良苦乃某為天子尚璽幸養拙
無事宜先故人問訊而每坐後時罪甚大足下不謂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罪而賜之教則為德甚厚計蔡藩君不終付之江流
即某奉教時足下亦諒是子非樂飲食耳足下自謂
執掌極矣何乃口授道旁使者書都雅類爾令某擁
被終日而不得一言乎此豈為案牘間人也英雄欺
人不可盡信即某日懷刺東西街歸而具楮墨為人
奴亦何嘗不仙吏足下也某通籍幾廿載正得作牛
後為蘇秦所笑勢不能即引去局踏首尾懼以為先
人辱耳縱得自閑何暇為二三兄弟地中外各自勉
旃但求進退差可觀不為俗吏揶揄足矣官之崇卑

命也要之此世終不足久溷吾輩于鱗倡此道來欲
卅載誰登卿貳而家中丞猥先得之其憂當更大無
足疑者足下奈何設不知為問耶念與足下別面孔
不可識認茫然都無晤理忽承入朝之耗秋以為期
待此已異以日為歲子與頃公言當來今似不果足
下當無似之令人展轉潯暑至不可耐一二布衣過
從與之針罷而書郵督促不休輒命筆疾書都不及
刪累字已論辭理佳稿先稍卒業亦不暇贊一辭矣
蔣祠郎歐博士容道之不盡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壬午

與陸五臺

某於我翁三世通家當時修為盛事乃鄙意猶視為
粗迹所相與響注為後來事者誠未已也自令弟年
兄之變歷載踰一矣日夜悲思流涕迄今耿耿如在
所以不即相唁者實欲歸而奔哭之也業已不能即
往則為哀夢不倫之辭遠致其哀乃僚采中有必要
同舉者已而又不果遂巡至此乃復承老年伯之計
此心愈悲而內負慙愈甚矣初謂令弟已不可見幸
我翁簡召廷尉某得朝夕侍教庶幾如見令弟奈何

復有斯阻豈某不德寡緣終棄於大人君子之門耶
老年伯享有眉壽我翁適以內召過家得視含玉此
大德居士之報也獨念令弟為人徧體索摘斷無分
毫不壽之理乃竟以勞瘁卒官人道荼毒於斯為甚
豈西方大士略無主張將禪門去來不以脩短為意
耶知我翁精深內典不便生退轉心其小人奪我良
友不能無望於世尊也公舉老年伯真章乃復翁見
命歛分而文公見委不揣遂冒為之殊不能道萬一
之情外祭令弟文禮係出私衷乞付令姪致之几筵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壬午

答俞仲蔚

不佞不奉顏色忽復三載人生幾何良朋長濶每得
一書未發城先喜眠食無恙已乃數過詞旨尋校字
蹟便若紫芝眉宇燁燁向人不佞雖叨轉聞局而時
事孔棘首尾踟躕種種寒心積薪尚可束濕奈何唯

有荒表一着終當解脫鵬冠荷衣坐足下斗室中何
雷諸天廣坐此期匪遠稍歷寒暑可得足下善飯
以待足下出世已久而博念一二故人若老於宦途
端委無比豈是情至語別耳家兄葬伉未有入理子
與初有入賀之耗踊躍待之以同產喪不行復失此
會快悵何言今中外官俱壅滯而藩臬稍易轉動子
與宦情不薄前路尚有一二程也詩逋文債動盈箱
簾念此苦海蓋棺乃已或有棄妻子入名山庶幾可
免以足下卜之雖人才不敢相望其於世緣不淺一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三九

與王賜谷

每接信教有賤必家杼無言不脫俗僕昔與嵒味中
丞往復洞見底裏必復如是若使人人盡然賤民幾
不知有素梓禮矣吏道多迫公能不為摯縛植秋英
數種於官舍招游子來歸共賞世網森嚴婆娑後時
每愧公斯言未嘗不撫髀而歎也幸以樛材藏拙
閒局差得理諷嘽之業禁斷交規然自守賴裕卿
過從談執為日而寒士不得有其蓬華公又時相鈞

致遂有窮冬南轅之役深恐一日墮公羅中奪我良
友為之惓然茲行云從江上竟返永嘉第與公相聞
耳然恐未能惓然也東南國計民力恃有公在無所
令不佞置喙至家私事又不當以涸公唯一從子粗
有才致而少不更事公幸時時督教之勿令通賓客
也謂裕卿行不可無訊輒附數言可露板以聞者至
手狀草率無民禮公能諒之朱在明失意歸沙渚孤
蘆中難生活公在鎮可耳後當奈何

荅胡平陽

僕居常扼腕先達謂文士無當於一切之用比聖明
總核吏治褒賞良二千石而公與陳玉封皆以海內
名家在選足為我道生色玉封僕故爾汝交也獨恨
未得當公乃山人康裕卿雅能道之上計時甚願一
見清光而公又以幣先裁然竟不得奉湏臾之懽門
狀紛拏取領閣隸兩面孔相向長安市間故作脉脉
狀蓋塵鞅類爾即授簡裕卿亦從輪蹄酒食取隙應
付事已思之未嘗不自悔孟浪也知公本懷亦有未
盡狼辱千里外先之德音都不作世人語幾於字字

珠玉矣于鱗集得公翻梓便足遍海內豈唯家家有
帳中之秘將于鱗有靈銜德地中矣家兄故喜著書
鄒中無事益得恣其冥搜公幸少待之不日當有四
部瓊觀行世如僕才既遜若人又苦應俗大類賁文
為活者雖復盈麓覆瓿之餘寧足以累高賢苗三晉
之木耶無已當候 大祀慶成後享其散筵貽公一
資撫掌耳筆記委非家兄存苟僕所在收而秦火之
公幸毋露其短茲先上太和稿及僕舊刻洞庭三山
詩記共得二冊聊塞白萬分一耳手狀倉卒裁謝

名不顯薄

卷四十一

手

薦黃玄甫

明公門下世有黃生廷綬者晉之太原人少負奇氣
多讀古書自司馬子長班孟堅而後視義如也尤邃
於莊荀呂覽淮南諸家之言庚午秋試家兄在晉識
而拔之與計偕焉旋被家難贈燈六載寢苦以來下
帷彌篤聞大司成且舉育才實典羅致海內之英負
笈遠至以僕通家舊人執贄請見即之氣愿而肅叩
之言訥而堅間示所作好古博雅之風又多橫溢辭
氣之外譬諸屈產之乘已遇伯樂稍脫鹽車矣今日

之遇明公是其登臺鳩首之日也夫上以實風下以
實應竊意此主可充隄始一日千里將在斯矣願明
公之加銜勒馬豈鍾期之聽虞其失聽或和氏之寶
亦藉先容實有所懷不能自匿謹白如右

遺伯兄元美

世懋以丙子歲六月受四部稿於鄒邸奔走終歲卒
業舟車間未遑窺作者之奧也在昔士龍獻許於平
原君子無譏焉竊不自揆略摭所見倘汙我者以為
阿好則有斯集在夫角力者力有大小角藝者藝有

名不顯薄

卷四十一

手

精疎所以皦然易辨者何在旅勝旅負耳書畫稍涉
印證便自難於執力然有跡可尋具眼自見至乃文
章之業寸心千古雕虫自工刻鵠忘鴈匠鑄既自殊
途評騭又甚恒論雌雄今古於斯實難若區區之見
猶謂匪然改以世無真才才乏通方即以吾兄言之
弁州一集足藏數賢即忌才者可謂文章小道不可
謂才遜古人由斯而言寧無定價益繆悠之談至乎
人才極矣以是古非今之口值朝賢暮佞之身幸則
藏拙于筆端不幸則毀成脬角所以戒 明三百年

來堂堂大業而必謂聖庭絕從拍撫隔塵遠則董相之賢不信於款固近則文成之誚尚卑於羅李良可歎也詩道拓基於北地極深於濟南然而採蓄之途尚狹游矯之神未充無此二家登乎彼岬古唯陳思子美今則吾兄庶幾吾兄境雖神詎然亦學以年邵白雲之什雖經刪改未離矜莊逮乎懽獄三輔建節青土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効矣變化見矣擊節賞勝每恨古人無此快句然謂稍遜古十九首意者亦坐斯歟居憂以後縱心觸象取材愈博演教彌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三

四

或鬼篆蛇文冥搜六合之外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之間離觀則邈若無閑湊泊則天然一色大都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為預設此真秣林之絕技律家之玄造也甚或直指故陳纖辭間作淮陰用兵多多益善瞿曇拈拍頭頭是道然弟臆陳則謂周行所示末流宜慎何者起比丘無飯鉢之能効羅什而有室也所以鄭襄諸篇特寡游戲簡善謹以示娛弘大雅而垂訓意在茲乎騷賦同源長短各擅作者無幾成章斯達即使美不遜於古人長足

掩手末世况文質麗爾彬彬具足者哉樂府一出必使于鱗匿響明卿窺影宏篇與句故是苦心極力之言齊梁小調當與六言並觀前無敵手世眼不解服膺青蓮異時分道並馳未可知也文章之妙尤不易言自宋迄明可謂無文而吾兄獨收二李之都長上接西京之宗旨紀事持論各臻妙境出沒變幻殊非一途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庖丁解牛輪扁斲輪莊生喻道吾以論文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三

四

唯諸小論稍質於歐蘇而微弱於韓柳尚未當家故毋足傷其大也弟與胡郎元瑞論古今文人互有唯黃至於吾兄無可瑕摘妄謂具美之中稍露巧骨似于古人滔滔莽莽渾渾厚厚質直之意少殊然作文至此正亦何須莽直胡郎咲而不荅元瑞又為弟言古人文章大家無關博洽至專門內譜尚多譌漏而君家中丞於博洽中特擅精覈此在古人尤以為難弟頗賞其能言抑亦可為薦論矣昔玄德短氣於伯符衛焜揮涕於逸少弟豈敢謂來者之無人終自信真才

之難再耳與集神來不知所裁倘獲首肯毋以示人如其未安請俟來論

與周友山

始吾讀莊氏書而疑也已又讀郭子玄註而益以疑中年乃得林希逸口義旁引直解豁然似中其窳縻以為天下之實在吾笥珎而罷之有年今吾子發吾笥祛吾罷迫而奪之以供貴人之玩吾歸而依然若逆旅之人喪其資斧也不得已始就夫郭氏註而讀焉口不再過妙義迭送快然會心不知夫手之舞而名不翰藻卷四十一

與王賜谷

每家報至輒道我翁念不佞至不去口舉邦之民潤澤大德舉家之人親就大德獨游子遠去來梓常自踈外而我翁最以留情深不自意得此乃知大千世

界品級何啻萬重我翁自是佛地位中人何必求人投地悲感不佞自客歲陪巡徂寒入暑始獲以閒返其逆旅之巢中間無論奔馳凍餒之苦單居湫廢之戚即無日不眠虎窟對付藜棘天啟愚衷冥心玄指知毀譽為淪墮欲根悟喜戚為沉冥鬼趣百境皆適妙義時生雖一念勇退之心亦不令靈臺着染以茲夙痾都捐眠食無礙南康雖酷貧薄湖山天景亦是敝邦所無近構一虛閣於小樓之上南送則落星浸於巨滙風帆入吾眉睫北眺則五老巉巖蒼翠若來撲人漢陽峰近在右肘雨後瀑布泉匹練直下隱隱若聞雷聲我翁藝蘭若於齊閣就園池於辟疆美則美矣此謂以人勝耳聞此天際真想當無興寥廓之思耶

與吳明卿

足下兩寄我中州錄於其時豈不猶沾沾文學戶也未幾何而枉後訟言汙之矣銓部毅然以為中律矣嗟吾明卿何以至此負海內名幾卅載晚收且及柄用即不自愛寧至以苞苴面孔向人誠被惡言無所

自白不猶曰文人無行固然吾鄉里兒且當一屈三尺哉此殆不可解即足下今亦恐在夢中也曩不佞聞中州士有不快於足下者曾微言之而家兄語尤切足下置若不聞乃家兄以是策足下敗行且及不佞夫不佞又安從繕綴今唯有一去免彈射差強足下耳雖然有業根在人且得以其間勦之亦未必居然有以勝也顧恐足下未達至人之指而猥以世俗自恨深入怨鄉動成尤障如此則戈戟交於骨髓陷穽設於牀第憂方大爾足下能冥心玄同然而息乎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三十一

則吾願携手而入於建德之國是使子與隔塵而望矣向猶記足下語不佞云尔故大點即不吾輩人無不靡然謂佳者當是時足下之戶外屨無量也一出春明門向之譽誠於足下前者改而快詈於仇人之側矣足下回思公卿下車時是真境否則今日之羣嗜肌肉亦當作窮相看也德甫故有深情醉誦寄足下詩嗚嗚欲絕不佞亦輒效顰差自放曠然於足下風人之怨猶是助百而解一也不佞客歲銜炎萬里今遂困劣最苦復入京城竟以充使命也順受而歸

萬折不往念此地尚與足下近此時尚堪博一還往不甘日馬首東矣以茲力疾驅冗作此相聞異日即有閒身殊少便力當奈何足下卜居無他計否寄載賈人舟順流而訪我於勾吳亦一策也長郎君復不利且聞溺幾喪有是乎不佞婦家居復得一雄今便有五男兒更苦其多比篇章稍富歸田後欲求足下一論之以為愉快強飯自愛無多道

與方景武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三十一

昔人謂奔走空皮骨僕今且併皮骨盡矣扶曳而償夙緣塵慙歎段間足下何從物色之而慰以鑑然之響豈不謂灑酒陳詩猶故王生乎哉不知其精已銷亡也足下記室翩翩孔璋元瑜諒其久要出塞入塞之聲洋洋伊梁上矣從軍信樂倘坐上淵淵漁陽搥發海孺荔枝鄉亦復一入想不僕本如王子猷訪戴舟興盡便當返况乃極事瑛還丘園便得請老足下乃盛為弘獎欲振其罷委寧是知已之言所治雖在匡廬下湖山之勝不乏無奈俗吏之辱山靈何有一二篇什多苦不獲命展而作尚未付梓先在京

師為友人露其醜遂得三集今以寄足下一撫掌併以遺大將軍知其不當軍中壯士一笳曲也使者來三日冗迫苦不就遣僅偷寸晷走筆疾書為報故當寥落不倫幸毋笑之諸惟風雅自愛

荅戚將軍

奔命二載鞅掌萬狀即所願執鞭如鈴閑時賜之言茫然思之猶在蕉鹿境也塵債未盡復有茲行扶曳禮拜備諸苦惱煎門烟樹每一延矚未嘗不思營平之烈然不敢一通藩吏姓名正懼僕僕之為記室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也乃竟不能自匿而辱材官儼然臨之開函發笥耳傾桑林之響目眩盈庭之寶雖積疾若蘇而五內震蕩覺方寸間更有所益置日惟以不能厚對為愧則可奈何秋高馬肥大將軍綰轂飛孤之口桴鼓寐然天子坐明堂群臣奉觴上壽江藩病吏亦得忝舞於衽席之上云誰之賜則豈惟一絨之惠是歟昔蕭生不顧補郡張尹思入京城彼誠自有所負欲效之於丹衣也以僕之庸繆而獲紆金紫即墮越弗荷之懼寧復一毫為望惟是蒲柳早衰恐一旦先狗馬填溝

經以為知己辱則欲以骸骨為請大將軍得無縲紲之耶過辱慰藉聊及斯旨倥傯極矣不復縷陳

荅楊止庵尚寶

不佞於有道別八年矣清風素節每於梅花月下思之若見顏色待罪賢邦半載日夜扶病奔命弗遑脩步謁之敬昔陳蕃未下車而訪孺子其人如玉門下何忝昔賢乃不佞自量非蕃甘為俗吏有足悲者海暑中過信州問隆中僅隔一水竟以簡書之急瞻望而行門下德過康桑此邦之人愚於畏壘幾不知有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禮賢之事故每發端於當事者真以動其縞衣之好非欲緣此求通於故人也且下何從便得之而屈羊裘之高以伸綈袍之戀耶玄黃實篚華袞盈紉登拜魂搖謂若從天而降也不佞浮沉十載自悔失計屢欲引疾內為家弟見持外為墓司所策不得已停卧懷玉移文哀請而進退維谷事尚有難料者蹤跡庸陋懼以盜賊餘財污人故匿而不敢自通今門下既不遐棄似謂尚可與言者不佞何敢自外不一陳固陋於賢者之前哉頃惠嘉補珍味一一祇領感幣暨

効非歸人所敢蒙請辭使旋先此附謝統俟歸計稍定專候興居不既

與黎惟敬

別來又將及暮頓有許大陵谷然如某者百方求退之人苦挽而不遂萬口排訕之日或推而僅存此何祥也今則苦陰豪詠邈若山河簿領爰書動如椽史鬚髮垂素腰背圓熟似有味乎其吏之者又何祥也雖然某之為少參比之黎先生則誠早貴矣黎先生染鬚眉步天祿石渠開初晨而入盡末而出亦豈大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聖

樂之會是緣不得割耳今乃使東吳王郎子蚤謝挫犄擊鮮飲醇坐弁山園中伸脚作洛生詠天得無恹之手鄙陽酷暑正當其候以陪按部者襍穢欲死數矣會聞有家人入京者來但通問書渠豈為足下未然其所知者足下與歐博士耳隻身來無篋中可為黎先生壽者偶得新刻二本割俸金一星函之以獻為外吏貧乃爾竟與內閣少參何殊一嘆

荅王竹溪憲副

頃饋人持明公一刺至即不佞已謂格外恩業手狀

付之陳謝矣何則材官踵至重以繾綣之辭駢蕃之錫益自震蕩明公方乘障塞當鎖鑰之寄豈以一江藩遠吏出途而厘之慮心惟是故人之弟有事茲土而若為觀其兄者乃於教旨中悉之想見其為人溫然友道也乃不佞則何以堪盈盈一水塞蒙在思歸見家兄首述高誼相為瞻矚而已厚席既不可卻又未敢以橐中長物累諸使者登拜為慚統俟異日專謝外拙集二部附覽為戎暇一噴飯率爾不備

荅王荆門中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聖

僮還接大教披示肝膈思踰肉骨伏枕感泣恨未能獲中片言之酬乃材官踵至瑤翰載頒區區木桃之私既弗獲投而大中丞有賜子民又謂奉教拜嘉可幸無罪小人之腹但知飽飲竟不解所以報塞則可奈何明公拳拳接引豈以不佞有薄外之心天日可矢假令不佞上不愧人言下不嬰風疾即戮力窮荒以酬世恩如薺甘之矣今者身病妻危扶曳斷割以奉簡書恐終無日夕淹仰荅鴻旨即明公有意援手無奈匹夫薄祿相何用是再陳知己之前明國士之

感不以窮達去就易意也力疾裁謝不任懇惻之至

荅徐嘉定

不佞入都時則門下已銜百里命行矣而吾鄉交口為不佞道吾鄰壤之得賢父母也蓋不佞歸而日願一接賢者之光輝坐病冗略無停晷脂車造請而反轅者數矣辱露冕儼然而臨之則又以拜掃失遂今日愈迫而冗彌甚顧勢不能往將圖以一介之使代而門下使幣又復先之旌獎慙慙温然如見顏色甚感又重自愧也不佞待罪貴省甫半載幸蒙積於士民未深及今可止將扶病至境移文兩臺乞休耳殊不足酬厚望奈何冗次率爾附使以謝尚容專候不備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里三

與劉徐二方伯

昨小役還拜領教翰云有公移弟茫然未曉所以晨起則信使踵至特傾撫臺督促之文色如死灰手足靡措然此是前發者移文續呈情事甚懇安知仁者不以動心惟焚香虔禱以俟後信而已弟緣歸計已定世務去懷以故賤體不甚狼狽第昔北轅之日上

自臺省僚長下至官屬吏民誰不知其決去抱病京途此心彌篤妻子諒其誠心莫相勸阻兒女皆幼所託在婦婦病復危別時握手曰忍死以待君毋久淹也此雖私情而恨恨有足悲者弟今復戀難肋頓食前言揚揚冠服於堂皇之上外何顏以見士民內何言以復妻子吾丈獨不憐及至此耶惟是國家大事一退休蟻命牽累兩臺暨吾二犬縈縈懷抱僕僕道路實用不安於心神思昏擾哀訴失次統祈鑒而宥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里三

與程信吾父母

不佞往從京邸接見容範歸而為諸邑人賀曰吾民得賢父母矣問何以知曰即之氣愿而肅是以知其行已有恥也近之禮恭而正是以知其愛人以德也叩之言簡而真是以知其敦政有經也今者端潔仁恕之聲遍於口碑書來頌者如出一轍孰謂我昆民難感而區區一隙之明亦竊自負為不妄矣本擬嗣候興居苦奔命無暇會家累至具述過崑時我父母他出又遣賜厚儀倍有私感人還率爾為候舍親錢

太學德微尤感禮遇知出薄分併此附謝不宣

與詹進士

不佞待罪名邦樂與士大夫之賢者燕婉講求乃苦
寡寡偶時一叩高蹤對者湯以百里之寄應都未
悉為讀禮之晨也惟是唁慰之儀缺焉於今乃辱公
儼然先施之禮動以令姪寵以華辭重自挹損而威
推邦君大夫之敬於不佞顧不佞何足以堪然自是
知公動止之中禮矣其辭曰賜賀非所敢當敬返諸
將命者若別儀則已勉拜嘉第令顏彌加厚耳使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先此裁謝即日將有事於貴邑容圖面罄不備

上王荊門

比旌節還朝猥賜別教下走時方謝病不能已於知
已之感僭恃風愛輒附惡札四帛每一思之未嘗不
自醜狂奴態也停玉山一月哀懇兩臺竟為中丞公
敦迫躑躅羖羊上慚明臺國士之恩下失區區匹夫
之守然業已就賊不敢復懷二心日夜竭其不肖以
希一割之用狗馬之病幸瘳賴不即填溝壑倘獲畢
此任遠於罪愆以毋貽知已羞則平生之願夫復何

求重念不才無阮籍執慎之旨而有虞翻踈節之累

積其風釁以干衆怒即明公昌歎之偏嗜豈能調於

鑠金之衆口此不才所以畏繒繳而思冥冥也明公

夷跂之論幾成倒置今但感恩於然灰肉骨之地豈

敢有望於輿論哉非明公之前斯言亦不敢二出也

獨坐地嚴江介未吏猶恃故人唐突忝捧死罪死罪

上曾確庵侍郎

罪人自分跼伏閭井永絕當世賢豪長者之緣不圖
捧檄之辰復蒙國士之遇於明公也行時聞三老有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意出餞循牆亟遁非敢以歸心自絕於知已深懼以

不祥之人重為知已累也亡何而得羅君露章乃心

有忤忤知明公之當用見諒耳孱病之軀即擬乞骸

重為家兄迫遣至境移文哀請竟弗獲信所守也勉

就職且將及暮守巡近責繁重而不佞又素憎于吏

道日夜惴惴焉救過不暇上之不能通帛書于國門

一鳴國士之感下之不能發微吟於草際以畢童子

之技日復一日恐遂沉淪俗吏以負所天計惟有得

請杜門還理風業庶幾可望於敗棟朽株蒸出芝菌

如柳子厚所云云萬一明公能憐而曲遂之否行部
鄱陽簿書紛糾倉卒頗候不能罄所欲言

上陸五臺廷尉

前過嘉禾與家兄別惡抱嘔卧聞我翁且至竟不能
回棹奉晤蓋爾時猶是確然一布衣也比竟為家兄
所愚移文境上哀請弗獲見憐而星變斥幽萬知無
瓦全之理又特為當道所保持於是尋病迂繇之軀
始不為世懋有矣家兄又傳尊示極感大德弘濟敢
不佩承待罪三郡日夕皇皇幸未有顯過大儼然無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四六

異才奇勛可用報塞而公事外一切人間往來之禮
與素負詩酒之癖盡付損除上不能為進取之計下
不能遂匹夫之私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我翁將復
以悲令弟者而悲故人弟矣辭如小知見檀越沾沾
欲作辟支小乘而如來必欲引之大慧正覺併其漏
因盡失竊自比於牛馬得沐華陽桃林之恩死且不
朽惟我翁留意焉臨楮無任瞻係馳神之至

上潘印川開府

世懋無似重為家兄所愚悔不即家上疏比至境上

夙恃恩私僣塞請乞重蒙敦迫勉就臆疎狂積累
既已久汚人齒牙而旬宣近事又未有毫髮分大
臣憂者既而琬琰過談哀據人上恩護曲解備極周
旋非我翁素篤故舊何以留其秩而復假其名然非
山斗望隆亦安能拔人於泥滓之中而矚然自信也
今世之喻喻此此於世懋既已付之輿論痛自懲而
不敢望乃於衆惡必察之君子亦湯然若浮雲之自
去來而無概於其心則其人黑白不大了了天下益
將歸是於衆惡而獻非於偏護矣以是日夜圖國士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四六

之艱不敢對妻子自弛而其所謂報又不敢在於問
遺頃述之間計惟有盡瘁盡力以毋貽知己之羞而
已蓋自小孤之別迄今絕筆不為一戰惟博覽審思
以為地方計而答於兩臺之前今聽使行部在饒勉
力支持似有條理得滿一考以次量移然後乘隙言
歸種竹養魚掃徑烹茗候我翁玄圭告成手一壺葉
拜迎於閭閻若霄之間志願畢矣即今河伯安流萬
艘雲集未審明歲之事若何計荒度已有成筭伏希
略示大指以慰佇挹之懷茲專一介奉謝所有織成

俱出家抒非敢效薦人故套伏希鑒存幸甚

與蔡計部

伏惟金虎半節望舒始圓仙郎權務多暇江干饒致
循度樓之故基理胡床之清詠致足樂也不佞鍵索
而從馳使屬二月餘矣幸返故巢僅餘皮骨聞江州
使者投函而去謹披清風若覩明月拜脫歡喜重以
慚恧在昔詞人賦月隔千里而猶共矧江州一水間
我雖不獲侍杯酒燕閒之私乃精爽旁皇矣倉卒聊
致賀枕山城窮寂無能仰酬萬一伏冀仁明鑒而存
焉不具

卷四十一

哭已

與教南溟侍御

伏承霜旌代狩八閩休沐貴里鄙人不能先一介之
使走候境上又不能身携酒脯一造里門徒屈指畫
繡之辰憑尺一之竿牘脩不腆之筐篚庶幾一道姓
名以當戶外未獲即幣儉窘幅跡近濡緩而區區積
忱猶冀仁者之俯鑒而慰存之也追憶京邸過辱衆
梓推愛禮貺駢蕃既而歸途瀛莫之間更叨臺貺銜
感鏤心匪朝伊夕自愧所以報稱至淺渺也諸所願

罄之懷都付楮生以達而恐不能一如何如何手狀
無任馳繫之至

復郭樂泉憲副

昨遣人專持數醵為候計未達而尊教遠須珍貺羅
列不知所云披函踞讀乃知為家兄除目也兄弟手
足也而弟與吾丈異姓兄弟也則弟為家兄喜而吾
丈又為弟喜似無不可第迂拙之性日以一官為桎
梏又敢以已所不欲而強為家兄豔得之耶弟自饒
奉別言還每恠雀巢燈花日夜耳目間此何祥也比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哭已

家兄報至乃歎造化之俗如斯而吾丈今以筐篚下
貽大雅亦復爾耶謹拜受二幣以伸骨肉例外之情
折儀不敢復蒙微見區區之守而已萬萬諒而宥之
第畢志此任無復他適之理今幸望實俱淺猶得奉
教周旋惟慮吾丈一旦騰躍失我憑依奈何以此卜
第之量移哉似非知己之言也偶值諸冗憤憤裁復
無次

復沈少林太史

門下以績學多才聞當世一旦魁大廷入天祿海內

士輻湊景合而世懋時世之賤臣也扶病從群吏入
覲龍鍾偃蹇非有通籍之素於門下乃辱策馬重關
傾檻蕭寺握手若平生惟自謂此生國士之感已踰
此矣曩者玄象示異羣議紛紜僕於斯時萬分當黜
幽之數誠不自意瓦全而太史優閒貴客有槩乎中
引疾高卧若威鳳翔翔雲上下視江外波臣何啻蜚
蚋薄書俗吏日不暇給無能先一介候敬亭之高蹤
顧辱不遺而先施之教拜賜歡喜重以顏汗時方從
驄馬使訊爰書卒卒無暇而書郵亦坐他役遷延迄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十一

答馮脩吾憲長

前人四敝同年郭樂老託上起居之敬不佞恐以空
函上賁往復止令家僮持賤刺奉納記室家信返不
惟樂老即獲報音而重煩孟公珍牘狼及不佞叙致
爾雅寄情縷繆遂使未瞻露冕之民若厠素交朗然
珠玉之前映不佞何脩而得此又不知何道可以仰
酬且喜且愧莫知所云池陽接壤江州張助甫易任

不至重煩我公祖遙攝威惠流聞不佞且拜賜焉獨
聞故里灾祲萑苻生心殊用杞憂所恃我公祖肩鑑
而衽席之耳家兄未免暫應 朝命山園無主不佞
且歸而代之灑掃候元戎小隊於浣花溪上當不遠
矣倉卒奉謝縷縷不敢具陳

復張春宇右伯

行傳至井田蓋使者始自九江來也豐貺羅列充溢
耳目驚恠何從而來披函認讀雅教聯翩乃知我翁
格外獎與至此登拜神悚莫知所措我翁文武異材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十一

海內屬目行省序遷詎是郝公翰音之愧而重自貶
挹以伸童子雕虫之技豈非所謂三命益共將降大
任者當如是耶世懋才非當於執苑僅緣家好如鄭
康成婢學作雅詞耳而我翁遠相推許極而引之作
者之列憐才意重善善過長固是我翁盛德之事智
者以人為鑑即此可自得師世懋愚人也過聽長者
言倘爾矜詡以有顛越毋乃我翁驕之過耶同僚持
贈承乏舉觴以為故事則可必如翁言比於古人不
朽之盛事則海內自有具眼能別珷玞何足為長者

毛髮重也車中晨夜馳憊疾甚伏枕遂不能興強起
握筆裁謝諸唯鑒諒不備

復李蟠峰尚書

凡境內有名公鉅卿封疆吏宜時造而問政矧以我
年伯之清德重望世懋之通家誼故我乃竟坐俗吏
鞅掌不能趨入通德里門私心所日夜負愧者也昨
以故人徐左伯之變冒罪奔哭淹留於此扶病酬酢
不遑脩子弟之敬於門下頓辱我年伯儼然先施之
禮每一接大教如行名山喬嶽忽被以和風甘雨想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七

見前輩長者之風至於存念先大夫時有西州之感
震動心膂輒為長慟彌日假令世懋得奉顏色此生
利見之懷委婉焉至更當何似左伯仁厚誠如尊論
我年伯片言之憫九原歆之矣家事經紀差有次第
但胤絕家貧旅櫬蕭然賴三事大夫獲返其骨耳冗
病不能以辭裁謝至玆貺則一一拜嘉矣統惟鑒原
不具

與王百穀

往與足下別政謂停一日便可得請草草都不作悁

脰想無事為潘中丞見迫躑躅到今將席一量移返

我菟裘橫被新命跬步桎梏不得已且復棲遲沙世
漸深疲於吏道精氣內虧形觀外敝每一覽鏡鬚髯
皤然雖人理必至恠其驅使先期未嘗不擲鏡而歎
也半偈庵主人深日花闌茗椀枯坐已便是極樂世
界况乃攄葩吐藻時弄天花寧能與爰書獄吏較絮
長短耶會是風流夙債未盡小有紛紛剎那間一照
盡矣足下慎毋誤認此境生嗔於牛背上俗子也家
兄本已得為閒人世緣未絕被人牽作官人令出又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七

被人呼作牛馬令歸要知出是虛華寧須認雪作實
倘能勘破從此更得受用足下以為何如鞅掌之人
時於夢中作金閨小集醒無以為寄偷交承之隙課
得一小詩官貧不足分俸積俸而蓄數陶半載一遣
僮奴還大自不幸足下憐其意而存之

寄俞仲蔚

今海內游士得足下一帛書便似有千金萃白裝入
公門揚揚無畏色即不得書而來見必自通吾仲蔚
客也不然則以所致它人書轉牒而至足下何以得

此聲於楚越間我雅謂徵君通隱名重好游揚天下士而素善徐方伯及不佞兄弟也今方伯已矣獨不佞官茲土又轉入豫章方伯殘客尚時時面向我然此輩雅善負人出假足下為重游得所欲歸不能持寸綵為徵君壽子與客死無後居平故人稀在者慟哭而經紀其喪僅一不佞及門人稱不負者獨郭造卿耳人不易知足下科名宜慎兩與母後滋此輩舌端也知足下雖復沉冥四方文字酬應良苦不識能於小暇時特作一書相慰存令王先生得之

名不勒藻

卷中一

五

戒游客千金重耳前後致一膳碗至否今更有數磁為逸人清供攢盒可餉兩客正德窰案頭泉石用之適已離南康不忍辭瀑布之勝一宿開先寺乘清興念足下作此相聞蓋不佞雖苦為吏獨於廬山得少佳趣稍俸作開先二室庶幾不盡染俗吏風新詩及紀刻成當再寄游山記殊不能盡此山勝也聊足資足下一卧游耳信筆不盡所欲言

寄梁伯龍

別足下兩換歲書矣八尺龐軀一尺銀鬚猶能偃偃

潤飾作老風流態否僕苦吏事積勞作劇娛生之興都盡廢獨足下啟我以匡君之靈授我靈威文人書肩輿中恒手不置五老之外三疊之間洞或鹿鳴潭或龍卧有暇即游有借即游幾得十之六七信仙都鬼谷非人間境也足下昔游既自無多即梁氏紀亦何能盡缺陷世界時愁思歸之人賴此陶寫今復奪之令往賣菜市中生活何好而不歸足下能悉其苦衷乎昨與匡山作別猶一宿開先冒雨入簡寂觀捐俸作臺亭初成情殷不能釋四詩酬其靈異匡先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陸居士萬一念我然每念此山亦復不能忘足下頃寄吳下諸名士一詩足下共之又以俸金燒數磁併分貺焉紀事易一新者附往愧無副本為子錢幸毋罪

與馮備吾隱長

縣官既急吾三吳杰子而以衽席勞我翁胡不久界之而復急之於楚也當新命下會不佞與辱除書而奔命量移之頃計弗便脩賀於桑梓俟雙旌過楚顯使往候乃吳間來知兩臺公祖徇諸父老之請強留

哀永信宿以俟代者甚幸甚幸不佞束髮而慕高風
迄今始為州民尚以未親德範為恨倘縣官終惠三
郡而我翁以中丞節填撫之不佞獲乞歸而偕二三
父老拜於戟門則不佞與二三父老之幸也即不可
而假重江右不佞從僚長後日以職事稱末屬於臺
外亦云幸天其不終負不佞之望歟必居一于此矣
業已赴任章江舟中假須臾稱起居伏惟台慈鑒而
存之萬荷

上王稚川年伯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十六

伏惟我老年伯文章直道高絕等倫中經塵翳若寶
鏡磨而益瑩在 朝廷則清廟之遺珎卧山林則歸
然魯靈光殿也世懋昔為博士弟子屬我老手伯晉
貳成均無緣抱病請急雖弗獲承絳帳之教而名固
已掛弟子行矣矧重以先君之思家兄及門之雅種
種深誼即日候凡杖之側寧足為異禮而疎絕邂逅
幾且三年矣尚得稱人子弟執所以惡阻而至於斯
羝羊畏途滑其中者多也世懋昔罹家難放言自廢
毀梨剝棠不意復為天網所羅麋鹿不忌故丘日有

荒表之請前至貴省身如懸旌而復驅之北上自分
此行萬無來理移文境上重為潘中丞所羈遂復覲
顏就列以謂倉皇之蹤未獲親見長者難以卑辭坐
潤也次且改歲則量移之命下矣豫章城去通德里
彌近昔孔融尚能式康成之門懋獨不能如泰山守
北而稱弟子乎願必埃而伸契濶則曠日之愆彌甚
敢願一力泥首代問眠食且謝不敏之罪伏惟大丘
之門必無棄材幸叱而入之曷勝感忭之至

與凌稚哲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十七

向假重晉陵風流遂播旁郡不佞兄弟幸以野人候
虫之業得奉顏色何圖寒暑甫離陵谷頓異明公鍛
翮顧令下走溷跡世網近望青荇邈若河山矣頃緣
先慈背捐兄弟累然塊苦稍循故態辱我公遠遣生
芻不勝存沒之感披函發械琳瑯爛然盈目把翫彌
日欣若面晤昨正增脩尺牘尊大君閣集碎金與于
鱗並簡登選公復振前轡可謂代不乏賢矣初謂公
讀禮之日僕同斯艱不謂公同抱掌珠之痛辱諭良
用助愴朝棹霽水夕抵金閭南州之榻秋以為期不

任延遲恨恨無復多言

又

不佞善病恒在夏秋之間即小飲必病病輒不任扶
以足下大雅筐篚遠過尚不能支牀一出望顏色自
非悖乱何宜若此病已曳杖每一念之汗流浹背也
昨從家兄汎震澤登包山歸稍自健舉圖畢足下遠
訪之意而使者已環坐促之矣先是家兄道足下欲
得僕輓章而尊教乃謂須誅不敢重違以益前日之
舉大不易辦而坐客守之浮白相續不得須臾輒為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辛八

又

不佞頃不幸復墮塵網奔走南北幾令皮骨與其意
氣都盡再引疾不果所圖竊聞明公高卧枕林鉛槧
流播私心豔之以為天解明公之授令得垂不朽之
業也多病愚玄汗人牙頰遂獲以間行然而倦境隨

之素業盡矣閉門偷息一切不關操觚弄紙艱如上

坂此猶困於餽釘見清醕而攢眉畏彼梟聲併黃鸝
而掩耳者也明公不棄舊好欣還故吾遠遺芳訊惠
以新編羅衰容于明鑑驅病腕以楮筆應門驚呼起
我床第慙巾拭目稿心若沃神觀頓返斯之為惠寧
啻如枚叟之有起色孔璋之愈頭風而已氏族混淆
厥來已舊漢唐迄今代不乏博雅君子而澄品寡寡
為闕匪細間嘗涉獵國史有志未能明公是編博採
冥搜牢籠百代囊括萬家足稱不朽矣首篇二種尤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辛九

與屠長鄉

使來得前後手札及蠟箋紈扇諸詩觸目琳瑯使人
應接不暇長卿才真不似徙人間來也四懷詩便為
後來不朽事奈何令病子亦得與之中間寄托深懷
超詣玄致故非摘賞能盡欽佩但有顏汗而已僕詩

不堪為門下都養惟五言律為流輩絕許平生惟亦
 自負適讀扇頭詩一往絕塵反顧無色矣如青蘿生
 大佛黃葉滿空房又燭冷分湖月石氣剝松根葉响
 寒獨過風高曙鼓沉又水涸搞烟碧枯楊吟浙浙獨
 鳥下荒荒老樹影俱瘦幽花冷自香沙上捨殘葦喘
 邊卧矮來諸句皆唐人妙境也舊縣篇旨何殊元道
 州使在位者皆如門下用心東南菜色可回矣驟寒
 擁衾書齋念憶蓋行田間良苦幸為斯道斯民自愛
 僕比懶甚遂無一語可酬奈何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李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一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二

丁士美

與李司馬

劉一儒

與金省吾

錢藻

與金省吾

陳紹登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二

與王百穀

二首

韓邦憲

與童子鳴

二首

秦嘉楫

上龐惺庵御史

上鄧東里給諫

上趙汝泉大叅

復周田張吏部

與醉石朱太學

上雅齋胡中丞

與居商谷

復顏侍御冲宇

與甬洲姜比部

與馮萬峯山人

與凌稚哲 三首

與凌稚明

申時行

上董涇翁老師 二首

王錫爵

與屠長卿

余有丁

與李賓市

與張東沙 二首

與金省吾 三首

王篆

名公翰藁 目錄卷四十一

與凌稚哲

王休

與馬具泉

與袁了凡

答葉日葵

答黎鷺汀

答卓月坡

東王暘谷

東王鳳洲 二首

東王荆石

與王百穀

與凌繹泉 三首

王叔杲

東凌繹泉

范應期

與張幼于

許國

與阮元西

與江山人

歸有光

上徐閣老

上萬侍郎

上王都御史

上趙閣老

答俞仲蔚

上王中丞

與潘子實

答周孺允

名公翰藁 目錄卷四十二

顧養謙

與屠長卿

盧漸

與張東沙

王元賓

與金省吾

丘齊雲

與金省吾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二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丁士美

與李司馬

往歲島夷肆逆毒流淮海慘不忍聞幸聖明起舊
我翁壯猷整旅累戰而盡殲之迄今遺安數載膚功
赫赫光照淮揚塗人能稱述之也何能護何能護近
迴掩滅寇之崇勲析縞軍之銖費蓋徂目前之寧謐
聞疇昔之艱危無足怪也翁承主上眷倚之隆繫
名公翰藻卷四十二

劉一儒

與金省吾

海內人士推仰宿德隆望所在同聲若不肖竊被教
緒為日久矣視羣情寧啻什伯哉向來世路睽違缺
焉瞻對耿耿私抱固且十年於茲往在陪京曾一寓
候仙里會鄉人中道次且未緣達於掌記嗣之入都
方圖武林之便不幸先大夫訃且至矣踈缺之罪其

何可云頃者宸衷特簡再提文印以嘉惠楚邦豈

直膠庠之士仰藉範型德教所旁流楷式縉紳作新
風教固人人所佩而願承也在不肖又何如側聞台
車蒞止擬申積愆又念草土名氏未可遽辱清嚴以
此方在逡巡耳詎意尊慈稔注不遠數百里特屢從
吏臨而賻之逆施至情拜之悚愧且也視事伊始大
政方叢乃即不念鄙人含感更非言語可述使旋肅
此以謝明德未盡之悃與其未將之敬即容專上之
惟台亮焉

名公翰藻卷四十二

錢藻

與金省吾

某幸追隨踰月日侍罄欵之教竊見門下俊偉光大
私心嚮往以為士林之碩彥藝圃之鴻儒也門下亦
復不弃道傍之石取之攻玉吾兩人意氣脈脈投洽
人莫之測識矣方依星斗忽自離羣去黃鵠而望海
嶠從此一在湘江之北一在庾嶺之南白露有懷言
秣無從奈何不軫結哉初計得專馳為別適持斧使
者有處決事據案如麻濡毫頻輟茲以十八理楫長

發趣裝倥傯勢不得有遣辱翁為念遠使見送至損
數月之奉為客子囊中裝把讀教劉真切萬萬恒情
感激驪驪淚雙落也情宜隨使報謝而征夫在途未
能謹附緘布衷丈夫道義相期要之白首滄海可竭
此義難銷兩恃明月在天兩地共照耿耿不既

陳紹登

與王百穀

僕十年鞅掌一旦息肩碧水丹山青門白社此生真
樂自覺有餘其飄瓦虛舟翻雲覆雨俱付之酒杯中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

唐

矣道出金閨知家父母懸望已久歸思若飛不遑繫
纜還舍淫雨彌月坐詠愁霖愛厚如足下祗往來於
懷耳前偶從茂宰飲歸時中夜聞玉趾及門深媿鳳
題有缺燕笑厥明亟趨吳郎所則肯簾白舫又已去
菱江劍浦之間矣歎負方深願承瑤翰兼拜珍儀雅
誼高情佩服無已僕遠游之興劇第當移居之冗
足下若肯過我草堂容烹武夷新茶挑燈對榻共談
三三六六之勝何如少陵詩云論文或不媿重肯款
柴扉敬誦此以復

又

齋舫何時自潤州回耶延間邂逅正可吐一二契闊
之語會主人當明發不欲以酒困之含意未申因自
別去公亦邈然返棹不復再款柴扉寧有所督過耶
前楊梅熟時公誇我因而拈我今洞庭千萬顆又累
累若懸金矣俗子塵勞每欲出門便多牽綰徒令橘
中叟笑人耳山童買花去便遣上起居

韓邦憲

與童子鳴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四

前見寄長篇逼真少陵詠懷之作已與元瑞共賞之
茲讀二律清絕超凡與百穀同扇可稱二絕出入懷
中如與兩君面談也諸惠儀皆清品但僕叨守封疆
不能鞠躬亟餽賢者而敢受賜乎輒付賢兄珊回報
計足下必不久滯杖履於外以阻願見私衷也冗中
據案草草不盡

又

昨夢天台僧案列胡麻飯余盡吸之登霞光閣清思
逼人覺而塵瀾如故矣一笑

秦嘉楫

上龐惺菴御史

昨閱邸報知陟崇階自君侯視之雖若已久而不佞
為門下士則私竊慶忭多矣小介從京師回遠辱還
答開函伏讀具見慰諭綢繆之至意懷感之餘涕如
綆下僕被口語中傷皆掀髯鼓掌觀笑而下之石惟
君侯獨力爭之強雖一齊不能勝衆楚而批難解絃
古人無以遠過嘗觀孔文舉之救盛孝章非不力也
孝章卒困於孫氏之手則孝章之不幸耳于文舉知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已之德永無負於幽冥至今讀其遺書孰不高其義
而壯其節也歲月不居僕蒞鄧以來忽忽半載諸大
府念僕平昔居官能竭忠盡慮多有任使僕亦不敢
局於遷人常調以苟延歲月頗著尺寸之效于茲疆
不意積功無幾 新命誕膺若非君侯力爭於曩時
則僕豈能速化於今日是文舉不得擅絕世之名而
孝章不至抱後時之憾矣遣力致賀兼布謝私惟高
明鑒亮焉

上鄧東里給諫

昨寓新野草率上記想徹玄覽此後久不聞問苦無
便耳懷念思衷每對令親李學博未嘗不挂之齒頰
也歲杪接邸報知足下擢大令弟轉理官竊謂士君
子欲行其道從近小者易達憶昔與足下居臺省臬
司時康濟心猷固嘗形於章疏政令之間然動多牽
滯豈能使惠澤亟沛於閭閻惟有司職最親民上下
聯屬脈絡貫通朝恤其飢寒夕可使其飽煖朝憫其
窮厄夕可使其阜安即僕視鄧象甫五旬仰理訟獄
百餘事汰省里甲三千餘金茲赴汝也父老皆唏噓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六

流涕載道攀留此非其明效大驗耶伏願各勵初心
共圖循跡如千里之馬暫伏鹽車一遇知者終當還
絕足於康莊矣因風寄訊神與俱馳幸惠德音用慰
孤寂

上趙汝泉大叅

清源一別歲月若流奈宦轍殊岐升沉異遇想念徒
勤末由瞻近悵望何如昔人稱良吏之盛獨歸于漢
夫漢何以得此以太守為吏民之本二千石有治理
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閔內侯公卿缺

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激勸之者誠有遺矣 今
天子御極當海內百辟述職之初二公獨以良二千
石增秩所以風厲諸郡國者將自公焉儀刑匪惟古
意復見於 朝廷而公當以所表躋公卿如執券取
責也匪佞匪倖賤子承乏大邦雖不敢不自竭犬馬
之力但志有為而知之者希功垂成而孽之者至平
生罹此患故多淪落不偶未當永謝簪紱避影山林
以釋怨忌之口而猶強顏末路若老嫗復傳脂粉倚
門獻笑希寵於少年子弟徒取汗赤見者必唾詈而
名公翰墨 卷五十一 七

寓教 復周田張吏部

某不類本無足齒幸登仕籍不敢舉平生所學者委
之通衢矢心淬厲期自樹立冀少表見于清時耳詎
意年穉異好徒動齊門之悲玉石雖未竟抱荆人之
泣淪落風塵命則然也又復奚尤茲承乏大邦甘心

任怨任勞不敢局於遷人之常調自惟吾舌尚在世
豈終無子期哉但碌碌從人之後動多掣肘以故交
游中雖故所雅善者每自疎外追想鄭莊風采當愧
汗竟趾矣蒙存錄陳人華緘腴况爛然盈几感浣感
浣且教旨愉揚過情非不佞之所宜居足下毋迺自
道乎咄嗟哉世路嶮崎危機叵測以足下之才望而
亦屢遭顛蹶則視去其僕如九牛之一毛又何足
為輕重也使者告旋附遺繁詞聊布情素伏惟慎重
眠食用佇詒徵不勝上願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一

與醉石朱太學

中流手風煙各別頃令枯寂之踪蕭然若老衲之
駕孤航也悵悵悵悵悵悵自惟腹中無恙不意三尸日
潛伏窺伺稍得隱微輒藉記以讒於帝彼雖濫受饗
矣其如人縱不夭死亦惟謫過與安得帝鑒其徂怒
而強之以殄其類則不必河東先生之罵而讒夫昌
者必鮮也足下時傷於虎亦同有念否此行從朱涇
易一小舟越度嘉禾舊治頗喜簡靜至姑蘇以下每
日揮汗如雨應接不暇秋暑方熾此身若在桎梏雖

北固有靈亦請迴俗戒之靡及矣七夕抵雲陽為李村公強留一日極口遊揚此君彼已預得其循績深以僕言為匪佞云有啓具達見間更道鄙意然仁賢如此君芳聲籍甚自足以獲上而采榮豈區區蟬翼之微言能為邑侯鄭重哉津送信還上記占謝感賢伯仲之高雅非筆墨能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不旦夕諷詠以毋忘盛德

上雅齋胡中丞

某林泉避影厄窮委命付之無可奈何矣所可藉在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九

者惟海內兄弟即兄弟中如閣下誼薄古人指難一二屈也聞榮戟行春日掃門拂几以遲從事庶得聆玄論且也面致感悰豈意駐節吳江忽爾旋駕令人延望茫然若失去秋風雨釀成歲侵森來民生凋劫流離死亡者不可數計更希二麥之熟猶可少延殘息而靈雨滂沱浹旬徹晝夜不息他郡縣僕不可知即敝邑東西二鄉被水汜濫已成之麥紅腐難食方萌之花禾或沒於青草或浮於白波縱令水退而復種則已後時矣去災在秋計畝猶十得二三今并此

而無之將何以卒歲且時下米價騰踊斗粟百錢貸則富室亦空質則囊無長物萬姓嗷嗷叫閭闔而無所非坐以待斃寧為盜以緩須臾之母死耳民生如此國脉何賴若欲議舉賑濟則素無儲積困廩久虐民滌釜待炊何時得下咽也伏乞閣下先行大戒通諭寬恤之意以安插其心志亟為題請破例蠲免如病瘵之夫大命近止而飲以參苓哺以糜粥存者十當八九矣夫兩無不測斯地無不荒當事者必欲銖銖而別之兩而較之身既不能遍及胥吏之流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十

與居商谷

陸古塘至海上邇到手書并玄覽閣圖數函仲紙把玩再四不忍去左右因知足下近况困於貧病且以親老不能給菽水之歡令人扼腕浩歎願足下益勵清修甘心苦澹立德立言垂之不朽此今日事也昔

屈平抱忠貞而放逐乃欲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
菊之落英集芰荷以為衣製芙蓉以為裳其服食芳
潔儼然不染於滓垢士君子不幸而處困窮當以平
為法則浩歌長嘯與魚鳥共樂矣僕比諸薦紳先生
窮阨獨甚頗秉素節一切紛華世締皆等之浮雲自
覺有真樂處此意可與識者道故對足下一及之愚
忠堂前山石近得高寺改疊已異昔觀此子胥中亦
有立壑一經點綴便不落俗恨不與足下共攀躋耳
白粲二石少助饕餮雖緇衣之義亦庶幾蔡明遠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士

南

否足下來帖則追踪顏魯公矣草草上記不悉餘懷
容嗣布

復顏侍御冲字

襟海先生蒞海上辱惠教札副以吊儀存歿之感豈
可言喻足下堅臥丘樊高談玄理於世法漠不相涉
可謂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矣長安諸貴客日坐政事
堂劬勞鞅掌欲徐徐而寐于于而寤而未易得不佞
與足下優游偃仰於長松脩竹之下未必非造物假
我輩一段閒緣也僕於先人兆域東偏構草堂數椽

灌園畝餘種竹萬箇栽木千章信宿於此亦足自適
一切紛紜擾擾雄成慕士於蜂窠蛾垤中俱付之夢
泡矣莊生所謂縣解吾其殆庶乎風便奏記離懷耿
切辰下沍寒行矣自愛

與甬洲姜比部

春初次公通寓手書臨問動渠感念記存何能已已
伏諗道候清勝殊惻縣注僕夏秋之交病復侵尋罷
困甚矣無足為道每念昔年與足下聚首金臺論心
白下自是人生好光景而今永弃丘樊灰心皓首豈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士

北

能無書空之歎但驟駒若隙世幻如偶達人閱視以
色為空惟當慎寒暄勤藥餌擊壤歌太平令眼觀基
局此今日事也願與足下勉之裁書叙心惟踐長自
愛

與馬萬峰山人

昨訪足下於禪林入超悟堂達三僧話無生便飄然
有離俗脫塵之想恨不得與足下揮麈一談也覺蒼
上人少而慧儘可與語足下得此不下大願寥寥矣
願其常覺則常清淨出苦海而登彼岸無難也望為

僕致意少間幸過海上當下一榻與足下作十日飲身不知入醉鄉使無功為我兩人執鞭此白

與凌稚哲

積疴初起遍中接華絨嘉惠拜尊公大夫所撰愚忠堂詩捧誦三四過如聞足音不覺蹙然喜而病亦霍然已矣感幸感幸恭惟履端以來陽德方亨善類綏祉殊深慶慰僕每閒居無事念公才智卓詭究厥所施直可奮跡雲霄今遭讒被斥雖不能垂功竹帛而立德立言居不朽之二事亦大丈夫所托以永終譽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三

主

者况進則為卿為相退則為漁為樵人生宇宙間何遇不可若坐對白日徒咄咄書空作怪字者恐非達人大觀矣僕吏隱於此既無朝貴之援又乏鄉曲之譽惟與蒲柳同朽敢向桃李爭妍每欲拂衣求去恐上無以慰老親之懷下無以樹尺寸之效故猶腆顏竊祿耳公亦亮之否耶使旋勒此謝復千萬為親為道自愛倘遇便羽幸復惠好音

又

不佞僻居海角株守繩樞鉅敞邑大夫士或月餘一

見甚至不相往來况海內之奇豪益如管窺天矣梅雨煎旬枯坐小堂寂如老衲消人忽報使者捧華函至空谷聞音能不蹙然喜乎且惠我明鏡鑑貌如對丰神照心若見肝膽古人謂千里而談藉此清輝相暎矣不佞稚魯人也而性好典籍汨無一事未嘗不焚香披卷然過目輒忘聊取一時涉獵亦自愉快耳足下望我雄章綺句以垂示於人愧不是當行家也况足下咳吐珠璣時出新刻派傳寰宇人得之以開心胸廣知慧者矣限更何假于聾瞽之觀聽哉念存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三

十四

又

越山吳水相去幾何而聞問之音久曠於記室是僕離索之罪也忽枉教函文采巨麗慰諭綢繆荷記存之誼非薄劣之所宜蒙感戢感戢僕閑時不良裹足長林日與鹿豕為伍不復為人世所錄矣如足下云云無乃獎借之過情乎且年來華顛豁齒漸入衰境

于華硯之緣尤為踈間足下寄情翰墨游思竹素媿
媿以著述為山中勛業縉紳間亦指不多屈乃望僕
以希踪盛美是嬖母而效顰西子何妍醜之不類也
來命不忍孤漫於酒甕上得覆紙三四翻手錄以塞
責望一覽而擲之若謬廁于諸鉅公之末匪徒形穢
且貽木災耳足下愛我甚慎勿使人呼我為傖父也
信還具報不悉伏惟原亮

與凌雅明

曩辱所委陳人遠厓教兒領誦之餘感愧交集每慨
名公翰藁

卷四十一

五

世道澆漓人情寒煥鮮不以盛衰遷念遐邇易交此
翟公所以有書門之歎也惟兄獨垂青於淪落是誠
火後琮璜霜餘松檜特立于風靡波瀾之中者矣涉
秋至今病冗侵尋久稽裁荅恒于中夕不寐興懷雅
誼徒發浩歎而已未緣晤聚臨楮悵然伏惟順時珍
攝不宣

申時行

上董涇翁老師

仰惟鶴美日升鴻禧天錫七十挾于國更歷三暮八

千歲為秋行躋萬壽神明有相吾黨咸欣竊聞昌熙
有道之朝乃生純德不二之老出為世用若祥麟

瑞鳳之儀于明廷退而里居如大呂黃鍾之藏于清
廟縉紳仰其風采鄉邦率其典刑人稱達尊帝社

元吉昔所聞者今乃見之伏惟老師道德積躬文章
名世忠結人主之知而不盡行其志身任天下之

重而不見容于時歟其精華纂于壽考碧瞳玄髮望
而疑其山澤之癯熊經鳥申默而契乎神僊之術登

山躡屐不假扶筇對客命觴常聞繼炬援筆萬言而
名公翰藁

卷四十一

六

不經思揮塵累日而無倦容翩然若少壯之年晬乎
有嬰兒之色知精神獨王于內而體力無變于初其
為壽徵可以理決此朝野所共稱慕而在門牆尤
切懽忭者也茲屬澄秋恭逢重旦星暉南極瞻紫氣
之常浮雲臥東山知蒼生之共祝祇緣系竊未遂握
螭曳組垂紳敢忘受恩之所自稱鵬進履其如上壽
之無徒聊具蕪緘敬修芹悃尚祈台照不任瞻馳謹
啓

又

前遣家僮南去日望報音久而不来私心竊恠其晚以故寤寐之際恍忽不寧而賤妻係念尤深見夢尤惡至決之龜卜禱之神明無故倉皇頗自疑畏然猶好語相慰謂為無傷以老師福澤無涯吉祥咸集即寒門淺薄小子屯邇而蔭庇有餘憑依斯在無用過為不然之慮自懷不祥之疑也此者家僮還報口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七

天之天絕賢婦又何其慘也慟何可言慟何可言夫以老師淳德完祉推其餘可以燕及鄉閭而况門庭之內以令孫愛之柔姿淑性極其量可以安享福祿而况始筭之年何至遭此鞠凶溢焉早萎靜言思之則無乃行薄德之所招而小子薄命之所致歟行至愚不肖無寸長可以樹身無片善可以裕後而躡躑蹒跚願虛冒寵榮福過則災生罪多則殃至致令佳婦卒然夭傷非行薄德而誰招之也小兒愚蠢微賤恬賴生成居有美衣媮食之安出有明師良友之助而

閨闈令淑琴瑟和諧遭際既已殊常受享尤為過分故昨歲遭疾瀕危而安幸保其身遂及其室非小子薄命而誰致之也抱此二痛何如為情乃尤有大不安者老師以康寧壽考之年正順養恬愉之日惟當以吉祥善事娛暢心神安可使骨肉若情感傷懷抱乃茲實寒家之豐孽而至于干涸德門本卑幼之冤愆而顧以仰煩慈念有口難以懺悔有身莫能報稱如何如何顧行之于老師分雖師弟情則父子固非沈然姻婭之私而小兒在館為壻在膝為孫亦非尋常諸倩之比所怙恃者方切所依歸者正殷老師台體安則愚父子之心安老師哀思少釋則愚父子亦可以自釋無以浮漚累違觀之智無以委蛇于性命之和以則惓惓之至願也伏承台教開慰諄切敬當服膺感激之私蓄竹難布其區區微悃亦望垂神采納焉臨楮歉歉不任瞻邇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七

王錫爵

與屠長卿

僕生平慕足下高義如饑愁不能一請見既見又不

能攝衽投轄脩賓主之禮儀之顛謬爾爾迺足下儼然盛辭幣辱之重以長篇標借滋為忝矣足下今之楊子雲吳干莪硯所須荆山之玉而截之而竟以肉誠此真不肖等朋友之過然觀雅志已自能甘之禪家謂以事鍊心求最上一乘今行見其效已僅踰伏寡聞不能通知世務仰佐思慮之萬一承問道於盲但有愧悚屬從家親省墓因函裁謝不復覲縷諸惟幸諒

余有丁

名公翰墨 卷四十五

又六

與李賓甫

之白下白下人無當也惟有崇臺絕巘為六朝時所遺者尚可作賓主故嘗小舁挈榼油然獨坐相與酬酢之或假宿或即返無論時時而少間則據梧藉草微微有所吟咏而最暇科頭箕踞於埤竹宮柳之間嗒然自適已此之為吏真足稱隱獨有故人在故里者不可得見而共晤笑為樂也蓋脉脉想念不置焉足下近趣况何若篇什何若諒已積笥矣恨又無能得一韻誦之足下間甚何當命一舟過建業來與鄙

人一傾倒也從棲霞寺歸而小僕促裝將行因勒此為訊併作起居狀而感謝之私不暇著云尚容嗣布

與張東沙

不聆老先生緒論者忽忽三禩達心障塞祛釋無繇及取老先生所制作者一披誦之則琳瑯在目曠若發矇亦復何遠只尺也丁自客歲謁歸竊欲杜掃屏跡婆娑稅林一窺作者之圃而玩惕歲時兀無所得比抵都下則公私埤益日夕靡遑母能紬繹聞見剽拾弁餘以歸固陋乃於春杪以病陳跡猶將畢志前名公翰墨 卷四十五 又七
修以副曠昔而世網未離非獲所請自夏徂秋又罹陰陽失調自不必填委溝壑矣而竊有天幸迄今得甦然視昔苟存日就疲憊恐終負明教為慙耳頃者天灾流行物患疢癘主上側席求賢命所司各舉所知以共圖理化而老先生負海內之望先天下之憂龍臥蓋久其如蒼生何哉綸綍予旌旦夕且下行將當軸處中以霖霖震寓我邁之思都人是慰矧綴梓里之末而風荷聲光者乎李遇齊便伏枕口占草草裁候語不能罄

又

丹石來得捧老先生芳札所為獎借甚備兼辱榮施過映珍幣屏庑不一而足令人衣被溫慈漸濡渥澤莫能已已至授簡於下命作文序下也其曷敢當以老先生所條次名公宗匠所櫛灑而欲弁諸是首非鴻筆之士嫻於高文大筆者無能措一辭而猥及鄙劣將使龍鸞之文雜諸狸貍固自知其不類而聞命悚息拱手輟翰忽忽無以復焉惟是長者之役少不敢辭或當削牘就正立草并上以承光誨之末則惟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又

與金省吾

昨道武林而慰足下也足下乃斬然在衰絰之中而僕且行亟故卒卒不及與足下一敘款悃至今益念之矣既不以僕為無文而辱先太夫人之役僕也何敢以無文為辭抵白下奈為冠裳所束縛錄錄塵土中不遑搦管即將搦管而伸帑又嗒然據梧而稿矣

坐是久稽尊命致屢使者走千里來索即淹侵者數日草草誤上殊不足以揚勵內德可以傳之永永為不朽也媿且益甚焉足下讀禮之餘為太夫人卜宅兆其必板陟沿洄而領畧山水臭味乎僕官當不久冀得反初服問足下以處所或肯為僕一一陳說其地也使旋方之國學冗中草草不盡所言

又

酉歲謁太夫人几筵時得望見顏色方囿中不及一撓繪結既南徒冉冉塵踪兼之憂戚頻仍疾交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又

作方寸替亂百慮參差不遑馳尺一之書奉起居狀惟有嚮往致佇為勞然亦不諗足下已從吉而北也忽枉手教更荷貺施厚意雅情溢於緘笥百里若面四體知恩矣足下此行翩翩天路不獨以斯文主盟區夏而樹天下士為皇國禎賢者事人以人功至渥也僕且請告踰伏草野窺觀足下所樹勲烈擊壤以歌太平足矣古人曰力惡不出于已不必為已僕固日夜注望之修途伊始朔風正勵行矣自愛不盡所言

又

客歲足下北上輒蒙書儀之貺僕時臥病卒卒附荅
媿不能詳執事置身日月之邊而僕跼伏蓬藿與世
相越自惟名姓不當通於薦紳先生矣而執事不我
遐遺頒手教兼之厚幣璀璨旅庭空谷中真楚然足
音矣其為慰藉又何可言執事持文衡司化軸于楚
中夫楚稱多才舊矣滬塞之內夢澤之間高坡層山
梗楠杞梓往往而有執事標之採之以充明堂之棟
路寢之楹執事所為大有造於國家也語曰上臣事
名公翰藻卷四十二

授統祈炤登

王蒙

與凌稚哲

惟足下誰昔權稅荆關而以清白流譽乃今歸來雲
石研摩前脩而以文章擅世此皆不朽之業也謂不
足甚都哉海內人士相傳槐府有史記新刻其評識
蓋出自家世淵源不共之秘僕私心豔而慕之良殷
夫談楚壁而滑於崑后以無卞和之目也稱詒樂而

二于鄭衛以無后夔之耳也嘉龍門氏之百三十篇
而熒于齊梁以無獨造之學也僕啓款鮮聞雖志竊
誦法古昔而實離歧於所往蒙足下遠錫希珍兼損
手翰參以學古之門戶別其末流之蹊徑俾僕發醢
鷄之覆而開有蓬之心于足下有厚賴也殊時少掠
一字之益能忘所基耶僕承乏留基比壤名郡雖景
懷彌薦然未有只尺之牘以効寒溫願辱存記惠
施寵逮感戴之念安可言狀盛佇旋敬勒鄙衷聊陳
菲幣付謝外新刻數種上塵開翫統惟念慈鑒存臨
名公翰藻卷四十二

楮不任跋贈

王倅

與馬具泉

老父邇來雖是龍鍾然賦詩誦古猶未自委衰頹第
近置釣舟二三知己促膝歌吟雁湖長溪之上逐浪
隨風飛觴下釣上侍老親下携幼孫如此陶陶亦可
以老我於林泉更復有他念耶出處進退各自有時
各自有見入山兩年懶散成性視冠裳籠束若覺煩
惱吾文他日便道歸吳門野服葛巾奉迂道左猶得

持尊於虎丘支硎諸名山一談舊話亦樂事也容我耶拒我耶

與袁了凡

千將莫邪人非不知為神品也光芒射人太甚肉目視之始而駭繼而忌終而三歎且置之豫章達士豈以售之遲速膺心哉驚駘下乘得隨衆馳驟康莊而騏驎顧獨非為不特伯樂氏執鞭錯愕而已不佞與足下論交有素出處遲速若共之太才難遇今昔比比初若抗腕然人品文章因是而重於朝野間則所

名公翰藻

卷四主

主

答葉日葵

數年林臥與漁父牧豎為羣寒蟬蟬鳥喉舌僅存自永無能奮翮鼓翅雖齊年於吾文而齒髮漸凋少時躍馬揮戈之氣今摧剝殆盡披綠簑釣五湖一椽三畝可老我餘生矣親友促駕者固迫僕但付之一笑耳

答黎鷺汀

先生才宏萬斛響振五羊即洛陽少年咸噴噴歸服

黎先生自謂揮戈一戰當拔趙旗鄙人附通家末光與及門士日引領焉非佞也何意龍門黥額復抱壁而歸滿道太息者豈止區區輩哉然和璧三獻由來豪傑多坎坷匣中利七礫礫有光樓蘭自應屈項授首目今長安得意馬蹄人亦昔年操瑟未售者香餌在釣頭趁禹門巨浪一投之東海鰲何慮不到手耶百家六籍願先生日沉酣亡易志焉至傳檄紆綬此循資事豈當寧所以待異才哉天祿石渠校書受秘

名公翰藻

卷四主

主

答卓月坡

日峰世丈至惠我佳刻開襟披對如入萬花深谷中令人不暇接目自媿面牆不能拾佩一枝徒擊掌三歎耳每思不肖性懶質愚自幼失學不文見高人懸

河倒決口吻流香者汗流芒刺今年漸衰遲資益額
鈍駑駘蹇步觀騏驎駢止屈項垂首而已文星聚
於德門伯仲叔季俱錦心繡口瑞藤奇葩不論凡品
燁然稱海內大方矣瑤編一字一句直入唐人室奧
古名家與今時七才子豈能軒輊哉百里相距無能
執硯觀光為童蒙弟子少窺大潤中半勺自不俗骨
原乏靈根豈能入此不二法門為頭陀衲子竊一粒
金丹耶

東王賜谷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香

門下養重東山而願惓惓以不肖出處為念夫廼以
弟家尚寒素力猶壯強選當覲顏一出了此殘局如
往年所諭未可泊船云云耶弟數載入山中已作浪
蕩子三年遠別齒髮漸漸非故吾矣日來有所感發
靜坐掩扉為却病延年計輕肥五馬讓青髯後生為
之蓋蓋自適願將陶陶樂此餘生矣自不錫蜥何以
競虬龍鵠鷄不敢與鵬鵠爭後先也知愛如丈同心
肝隔敢作套語相飾聽耶常思吾丈濟世宏才投艱
理劇何所不宜當宁拊脾眷念方切不當便安林壑

此日夕所懸懸者春中擬完數歲宿逋促膝精齋一
訂進退命使者掃山中一室容我野人借榻經年不
必問主人出與否也

東王鳳洲

山中野人日掩扉藥食起臥俱相半以病魔也自外
無他慕未民秉彝皈依有道數百里相距一歲兩叩
關人視之若為頻此心日願侍左右自以為極踈春
中一來自媿受教無地未聞密旨反沃瓊漿醉心哉
望不棄小子愚無知惠我好音以起沉迷雖不能如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香

洪爐點雪一粒金丹當奉為持身舍利他時得列在
末班弟子行何幸也心經一卷不傳之秘生苦欲畫
之奉以香火此誠於華楮中求道為得道者所笑然
不登堂與外望藩籬其痴即可鄙矣章生門下士也
不靳輕授試與一彷彿之百朋之遺子孫世世為珙
璧也容九頃以謝

又

昨入山得叅二丈何意有此奇遇自愧庸劣凡胎既
無道根又乏靈骨徒勤瞻戀空手歸耳歸而依依耿

耿自歎虛生大塊間他年不過與艸木同朽名公天授神機並登不二古今盛事萃在一方立德立言立功在門下固備之今又若為第二層矣景星慶雲之度無能竊其洞微而龍章鳳藻之文素欲拾其毛甲二先人有遺行鄉黨頗稱之太史曾題其墓近郡志亦列其名不揣圖求一傳以垂不朽此不孝揚親之夙私雖似踰僭但求一揮金玉便可為子孫世世珍矣

東王荆石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昨奉謁歸來肌骨似健心神欲飛自今血肉不能附雲從龍然飢渴瞻依不甘為庸奴色相若肯垂憐王孫灑我一勺出我苦海是普濟中澤又渥矣

與王百穀

王先生屢惠好音是為作前驅也入山野憤寧不欲回頭一受鞭策耶但鳥之林魚之水性自不可強此生此足斷不復上長安道作峭嶮態為有識者所嗤足下叅大士歸對吾輩有髮僧應講些無生話是達也絮刀刀復伸舊說一任口吐蓮花只洗耳不聞命

矣且王生非好麴蘖興到時不辭飲主人量短恠酒者視之似為浪若云戀此而倦遊則眼前執簿書者日嘗傾數斗此何妨于出處耶床頭所畜幾何何地無此君更須早出使此身常作客胡為日耿耿愁無杖頭哉昨東律以養生則對疵金石也當銘座右

東陵繹泉

鄙人過貴里未嘗不傳食於伯仲傾倒而後返曩承見顧拂袖即行此何忍耶不通音問者又一更裘葛昨令姪來得接手教併聞起居僕月來以灼艾養火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五

科跣杜門新月擬以扁舟登虎丘啜清泉公家昆玉有此興否耶人生大塊誠如過隙白駒既不能磊磊見樹不欲耿耿為屋下郎素有跨鶴之志恨乏杖頭之貲耳若得附仙舟今我一餐則不必於裹糧矣何如何如季公新增史記纂便中乞一部閱之他日當鼎以別書次公豈鼓做得幾斛肯惠一瓶否昔年餘香尚在口此皆不傷廉惠故敢請之於知己勿云王生貪也

又

不晤叔度者又兩易星霜矣伯仲高誼何日不往來
禹臆數十里相距若去天涯野人養病杜門與世事
交際甚疎日來大火雷天斗室如甌無計以避惟有
赤脚層冰之想無益耳烏得登遠閣來薰風入冰壺
烹巨鮮一領玄秘慰我渴衷耶前月令姪來手書佳
茗惠及不忘牛下感何如之新纂尺牘欲齎生一附
名於驥末何盛心也名公繡口錦心咳唾皆珠璣鄙
人學乏本源才非揮霍即日常應荅膚淺庸談特魚
目耳豈敢罔耶重方嚴命客歲贊兵東粵有一二短
名公翰墨

卷四十二

天

劉渾笥中無已當檢錄呈上以求改教自必不當
灾木也力疾先此謝覆

又

不佞少也愚今也懶失學不文內無錦腸外無綵筆
隨事荅肅不過阿蒙口耳庸談詎能入採擇充敝帚
耶隋珠卞璧逸凡盈庭碩於枯壑中拾瓦礫以備數
夜光魚目徒自溷耳贊軍露稿日應數條不敢虛盛
意併呈然無一字可錄幸置之勿為木灾也霓川已
為轉致當索之以上

王叔果

東凌繹泉

曩門下借麾毘陵果幸得一聆警款別後每憶高標
未繇繼見及出守魏博而門下之駿譽芳猷魏之人
士猶津津能頌之竊恨未暮不獲締賓恭之末乃門
下且遭讒歸臥矣騏驥伏鹽蟻眉生妬自古傷之知
不足嬰門下懷也伏聞林居甚暢究討典墳留心撰
述古稱立言不朽視炫目浮榮何異電光哉果濫役
勾吳五年於茲驚劣不堪負重僕僕日莫能給清光
名公翰墨

卷四十二

走

在望尺素未申徒有馳遡茲專役奉候并有所請吏
冗卒卒不悉所言統惟俯垂照鑒

范應期

與張幼于

掩扉山中百慮灰稿寔以多病逼衰揣分知止非敢
舉簷蔽面求避元規之塵以冀終南之捷也執事下
帷發憤臥閣著書即今海內士人無不知有張仲子
者亦足徵宏遠矣豈必一筆為多哉別去忽忽二年
時切注想秋來兩感暴症僵臥四閱月纔一出門偶

過舍親所念使者函書遠訊情見乎辭新裁舊染座
客噴噴豔羨拜賜之侈重逾車馬之餽矣來使迫于
反命草略附謝膚力漸充擬赴胡原荆梁溪之約披
襟道懷當以春半花滿為期執事其待我于石湖之
上諸惟函炤不具

許國

與阮元西

伏讀翰教公移及佳刻種種為丈欣幸又竊自慚也
老年伯心事行誼宦蹟鄉評輿情不謀而同國議不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壬

久而定向之汶汶亦足自白丈之孝思庶乎少伸故
為之幸弟忝通家子昔聞浮議既未能助微力今觀
盛典又不能贊一詞得無慚乎然義動兩鄉廟食百
世軒綏或可以偶圖俎豆不可以俸致生前之譽問
猶易歿後之謳歌實難纂國史者固將特采司風教
者豈復生疑丈亦可以無慮矣偕計在邇良晤有期
不盡

與江山人

國浪迹宛陵遂成疎遯生平雅愛負公良多頃豎子

持尺牘來乃知公之眷注固不減曩昔也感激何如
汪南明公年四十其昆弟不知國之不能屬之受簡
以為觴祝國雖謬竊虛聲然于此藝未窺蹊徑遽使
執斤班倕之門誠汗顏悚息換指而莫知所措也頃
不期有眴瞽之疾心常怔怔忡忡以故屏圖史指筆
硯稍稍與釋子談空者旬日矣知公愛我且善南明

公故敢以汪氏書幣若事狀轉謁之足下足下幸無
辭也且南明公高誼公知之特深計非公言無足以
當南明公者國故知公必且自為之言矣猶屑屑以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壬

市

他辭請者以公之宏鉅如懸河酌之不竭又知南明
公之深必且樂道之而不厭也八閩故人林澗數設
以國言之而不當彼中士大夫得指為口實吾鄉作
者必以國見輕辱且及公矣公得無意乎長者負孺
子而見賓客其孺子不能應對則長者代之應對非
真愛孺子深也謂人且以家法觀焉願公無忘孺子
之愛令閩中得觀之則國與有勞幸矣惟公諒察

歸有光

上徐閣老

其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某庚子之歲舉於南郡而所試之文乃得達于左右願稱賞之不置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為寵某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于野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某之塞拙蔽賢無復自振以為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一

三

芝

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為子之不遇不足憂即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某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某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優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為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為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

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馬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而漢風俗治體統較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後內枯稿之士已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猶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某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聞人者獨於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一

三

矣使輩不自別於其間固非輩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某數慕輩者故不量其不能如輩而欲學輩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哀彙成編索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為贊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

上萬侍郎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通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某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

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某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
不逮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為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
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
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誅如此
良可惻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
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
知而信之時人以某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
生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為甄別已有
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
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
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
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
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為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
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
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其垂老
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
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

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荅
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
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荐樊英等以為一日朝會見諸
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
為時惜之某願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荐而番番良
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為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
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某今已摧殘
至此夫上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
之功業不足為其稍歟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五

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某之久誼於科試得一第
為州縣吏以為逾今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
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
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
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
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
愛其明修身潔行白首為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
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
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

數百人見警而關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關下許之不足憐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為準其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為請先人敕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

某聞天下之人材其為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三

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今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為伯樂卞和矣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

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為裕也某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為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某而加顧自此閣下為郡二千石數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其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某以為為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人為司徒某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三

府第深嚴某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某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某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某不能不惓惓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某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謹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願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而

某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荐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敗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承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歷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為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成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某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願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

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某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某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為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蓋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願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某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

上趙閣老

某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恍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

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荐達為恨然某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絕出而他時為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某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為明公之所垂紀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某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慨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願無由一見以為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

名公翰藁

卷五

平

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為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某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某之所歎恨也既而為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為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邁其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某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某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

程迨從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為荐有感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荐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荐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外偶知於數十年前其不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荐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為百世之下士之不過而聞明公之於某如此

名公翰藁

卷四

聖

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某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為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某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

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某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為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職顧不惟勞效不得上聞而乃令掩蔽沒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為循良者以為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譽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簿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

名公翰墨

卷五

聖

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經師柳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誣寡淺者自升崇竒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為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為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傳說回幹元化昭揭日月

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某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畧為明公陳之非為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龍瞽之人者亦非某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已而誦於不知已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

答俞仲尉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淨嗟乎賢甫則既知之矣豈待於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啞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公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於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於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為文章纒纒然觀美矜炫於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相舟綠水之篇彼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為人道之常而作者為之憂傷悲怨憤反復歎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為千

名公翰墨

卷五

聖

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於此故欲與足下顯其
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略知今世之人亦有出於栢舟
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戮罪倫反道敗德而天下之公
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漸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
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就屠
剔剗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於後世之榮名者要之
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則為撫謙僕何望
焉

上王中丞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七

前歲自吳興還即求解任其為疵賤淺鮮於進退比
數於當世士大夫真如所謂江湖之雀勃解之鳥曹
何足以多少豈宜辱聞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
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某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
錮於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為大愚而有負於
明公矣顧前所為書言語麓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
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劔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
跪讀不勝感歎今世王公大人之於貧賤之士與之
相答應如響者少矣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某之為書

者亦遂不愧於古人真足以為有激於天下也某敬
受誨言勉自策勵於五月內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
司之所宜為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
能知其疾苦且今邢之馬政頗便於民而令實能辦
之郡不過以文移為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為擾
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
以無事為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願官舍迫隘
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度曲枵為架亦
可度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間終日可以
閑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禄免於罪戾以
去為幸甚大敬此候謝無任惶恐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五

與潘子實

頃到山中登萬峰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
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語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
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於泣下科舉之學驅
一世於利祿之中而今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故已極
士方濡首沒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為之事榮
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

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動懷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為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屢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弃僕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四

明必有以警憤憤者無惜教我幸甚幸甚

荅周孺允

昨奔喪過城下即還不及造謝生平迂闊常以古人自期亡者雖一婦人相知極深二十年同共艱苦辛勤至矣白雲明月常有世外之趣若芒慈母桓少君之比乃又其寵者也遙遙世路便不見斯人自以為有鍾子期之悲又非特伉儷之情耳連日讀禮知先生於此不薄嘷嘷者自不曉耳向寄疏偈何足稱於儒者之側特欲足下知我無聊之極如此使來草草

附謝數十年相與不自意狼狽至此捧教歎歎而已
顧養謙

與屠長卿

僕往歲家居則嘗聞足下名名海內及晤沈嘉則則談足下益詳知足下天下才世不可多遘見遘見之而不得即遘見相與傾倒其平生往往惜才於千百世之上何為哉蓋心晤足下久不啻握手接慇懃之歡矣都門之晤並在倉皇中殊草草片言相投肺腑悉露不復矜態色設城府雄飲竟夜各出狂態若曰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四

吾兩三人者可去形骸一吾汝見其真素無妨作嬰兒狀即牛鳴馬嘶何所不可明相得歡也當是時也不曰一日千秋乎平旦馬首南北茫然自喪足下之穎上在吾鄉僕則孑然一身間關萬里而赴滇越一就羈縛便為俗吏回首往事亦一日千秋道里脩曠音問阻絕獨有翩翩神馳耳每行遊山水間見孤峰插天秀色飛動飛瀑穿雲奇葩暎日恍然見足下顏色矣頃以賁捧之役過海上故廬則聞足下治穎上穎上既已治乃更難足下青浦青浦即又治無難者

其狀大率簡古肩鉅重若鴻毛非一切俯仰意旨促
辦巧給獵時名者所可窺其藩籬即有譽足下者直
皮膚耳夫安能知足下哉白狼青浦相望第一水隔
而不得追隨杖履海雲紅樹結我愁思正坐小冗且
迫迫束裝而使翰翩翩來自海上雄詞浩歌讀之令
人神遊四表精驚八極若乃五嶽之要大是宿願他
年不踐不丈夫子而母徒為紙筆空談也與足下盟
無寒盟讀胡原荆志真得太史公家法而銘足以銘
原荆不朽嗟嗟不朽哉原荆矣復何憾焉第中間稱
布公翰藻

卷中

四

一臂臂御史則當時酒中兒戲不足侈為美談而滇
南碎案伏薦事益絕無影響人言之訛一至於此願
足下勿聽之所惠蘭暉堂集殊博雅足徵足下家學
然僕嘗從陳思進所得讀長卿集則何不以長卿集
見示而獨蘭暉堂是遺殊望之望之冗奪草率具此
附使者去且謝足下之縣縣我也十月自都下還將
吊原荆於梁溪遂東遊委江底幾得走吳淞江上晤
足下一傾倒故不復走一力僕以六月十二日抵廬
北發在七月三日

盧漸

與張東沙

漸奉違台範瞻戀彌切追惟少小擲管即蒙老翁異
知提誨之勤獎借之過已非朝夕不謂庠庠所及厚
幸至此感荷感荷但一行作吏束縛簿書俗况塵心
與日俱長兼之諧世寡術表著無能貽門下之羞願
辱不我鄙夷教訓肫懇媿感交集已而家兄傳示我
命之諭遂使一切浮慮稍稍銷落漸雖不才居常自
處不敢自底於不類然不善俯仰誠亦有之此行尚
名公翰藻

卷中

五

南

未知稅駕之所不知老翁何以終教恭諗邇來福履
逐東山之高而摘華實英無安石之聲妓擅鑑湖之
美而勵世表俗非賀監之黃冠至於文苑之集成尤
為不世之典不朽之業真古今一偉人也甚仰甚仰
家君幸時賜慰勞倘得少來湖山之風月何幸如之
人便草率附申候敬殊漸欠虔無任悚息之至
王元賓

與金省吾

弟自為郢吏時喧言傳足下執楚學憲而楚士咸沾

沾喜皆收名定價於足下已而足下果來時弟雖去
郢固知楚士不失望也邇來省會之試楚士斐然異
等楚固多材而裁成興起者則非洞庭雲夢所得有
也雲蒸龍變固有所會哉弟以跛蹇偏領關西之郡
關中故事素易長吏體卑而勢輕雖稱郡猶不得當
他省一縣也又况有挾平日周旋之私而中行畜我
乎觀田多鬱鬱不幸又值天倫之變行圖解印綬去
而真定復以乘傳劾之乃得以微罪行固所願矣王
尹持足下書至開函宛然良覲也然誦至燕市夜月
名公翰墨 卷四十五

丘齊雲

與金省吾

卜鄰京邑居然同胞此厚幸也而龍劒燭天 帝心
簡在湯沐邑士藉以甄陶蓋漢室豐沛之義而明公
仰承德意儼然而臨之僕從此連矣別去復五年所

僕叨守潮海上萬里何由一悉此衷哉不謂楚士多
幸 聖天子猶以君治之僕竊聞之輕車而就道者
布政之洪休也竹馬而借寇者懷德之私忱也明公
再臨并州士人再侍函杖有不意解而心醉者則古
亦無承蜩者矣今 上之必借明公者豈其微哉僕
之所以起居明公且有所白于下執事者如此

名公翰墨 卷四十五

幸

國朝明公翰墨

西十二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三

陳文燭

報曾以三提學

與李君寵

答王引瞻內翰

與范伯楨司業

報王元美按察

報李元甫修撰

報淮父老

報淮縉紳

報淮諸生

報司直任少海

與凌稚哲二首

與明卿吳先生

名公翰藻目錄卷四十三

報李本寧編修

報汪伯玉中丞

報文博士

報張助甫吏部

答周公瑕

沈位

與茅鹿門

與李仰洲

與朱柱峯

與蔣生

上徐存翁

答陳敬所

張一桂

答江念所

沈一貫

與屠長卿

與張東沙三首

與金省吾二首

李維楨

與王敬美三首

與金子魯三首

張位

與金省吾

陳于陞

與陳五嶽

名公翰藻目錄卷四十三

李順

與凌稚哲

張惲

與張幼于

劉紹恤

與同官列侯

與魏少卿

與趙桂陽

簡喬壽齋

報童巽山二首

報周明行

報陳五嶽

報童巽山二首

報嚴文學

奉劉魯翁先生

與馮縕和 二首

報錢緒山

報陳一軒

報汪春渠

報何莘野

與蔣山溪

與李文巖

與崔暘谷

與周雲臯

與朗上人

報翁太華

報田子藝

報陳振唐

與屠長卿

與田子藝

答方游初

名公翰墨 目錄卷四十三

三

與金省吾

金學魯

與凌稚哲 二首

朱孟震

報李宛平

劉鉉

與金省吾

劉伯燮

與金省吾 二首

周良臣

與王百穀

馮時雨

與王百穀

黃洪憲

與董澍翁宗伯

名公翰墨 目錄卷四十三

四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三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陳文燭

報曾以三督學

僕寡陋疎狂之子也方在髫年屈首誦書聞足下燁起郢中十餘年後幸附班行足下不衆人交我也曾於雪夜出喜雪諸篇引滿浮白命僕和歌欣然大噱懷袖示人稱不容口若謂能郢曲者愛我哉忘其過也是時愉愉交驩在左右者何限乃砥礪全交果真名公翰藻卷四十三

當足下心乎僕驚無能自解讀尊翰跡垂於不署心密於同堂累千言不休始爽然自失矣足下校文闕西臨岐語我曰鄉里貴人甚知子竊為子幸嗟乎使僕果知于貴人也孰若聲稱於執事來書云海內交游無如陳郎別我又言僕深自結束與世人立門戶趨逕途炫功名者大異即今僕自狀詎人無如足下狀我真者知己願甚於自知乎感刻感刻每從關西人詢足下皆言曾氏品藻最神考課尤速士經許可大半登第獎崇行誼欲還之古夫關西士聞天下舊

矣今何言周秦無論漢唐視弘德時大異語曰雷可穿石統可斷幹其愈趨而下者漸靡故也計兩復古在乎以漸而已若慕鄉舉里選之名而采有司博士之口是惑也古人窮經而學實實而行敦先輩曰不復古人安有古道可謂知言惟足下可語耳讀所寄周將軍功畧心竊壯之尚文身經百戰得罪故相足稱韓白假令故相在則疏錄將軍功如沈給事者恐終干非所後先帝釋而出之業已藉故相家實遷足下曰悲夫非允帝本意也然哉然哉刻布之名公翰藻卷四十三

意尚思如將軍出非但文辭之古也子長敘功於李廣孟堅紀勲於充國何讓焉僕又時憶足下志弘神爽凡山川峿廊邊疆要害黔黎疾苦將相故實靡不留意旦夕保釐當樹奇勲僕何敢望足下萬一別來謹守三尺兀兀自全每刑書堆案公期執掌厥然不耐少暇便臥閉門結束過於往日簡背於禮嬾成於慢昔人不可而况於今且在仕乎兼聞郢河之間水溢千里南接洞庭民苦萬態懷淚思歸而家大人特灌園所得為旅費止僕勿歸又時事驚心腸日九迴

憶此身寧甘太倉之粒無如處堂之雀不可泛烟
水去洞庭乎此意重違足下蔡邕石經幸足下圖寄
不然移文太華諱文學掌故矜之不置也

與李君寵

人來得足下所寓書感佩無已區區兒時知有足下
足下味道之腴摛文之藻與家大人齊名即奉大對
贊鴻猷真如拾芥耳歲月冉冉使足下竟不一試家
大人不得荐足下嘗以為恨第今日相從和歌烟水
固奇事也某觀昔之賢豪一不得志悲鳴長呼以洩
其氣或鼓刀或擊筑或佯狂又或失明或病脚或喑
啞或腐刑貧且病矣幸托文辭皆能自見足下類是
乎然數年來水蕩其廬火焚其書并發孤憤者泯滅
其間足下重困矣某又謂昔之羈繫催阻文有脫落
終顯於殘山剩水斷碑遺牘化窮其人而不能扼
其言則愈困愈工俾足下將盡洩耳見懷諸篇果稱
妙絕與有唐作者相為上下細玩來札知足下目尚
病苦千書幸以平生作口授令郎錄而投我當為傳
布世有憐才必知其人願足下勉旃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三

加

答王引瞻內翰

前使持輪對客失答又承惠佳稿綠豚兒議聘丘氏
丘女偶喪數日之內情悰慘楚不遑報謝罪積罪積
弟在里中欽仰足下頃對晤頗適雅談娛心有踰肉
骨莊誦高篇經旬乃罷如赤壁一賦足破千古之誤
蓋赤壁在嘉魚西石頭口河南烏林磯周公瑾焚曹
水軍處也蘇公謫黃以赤鼻當之獨其賦瑰瑋江派
並峙今足下賦其真處照耀三才暉麗萬有翩翩乎
南國之音而楚騷之雋也至觀近體如與袁履善陳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心叔孫必繁諸作清宛閒適三公大雅必心賞之五
言古尤妙指事造形窮情寫物精詣漢魏時似明遠
文通昔鍾嶸作詩品有言曰專用比興意深而詞
躋專用賦體意浮而文散惟酌用三意使味者無
極聞者動心詩之至也足下得其至矣弟少好誦古
人詩追比不前近司刑書茲事久廢文尤不嫻昨偶
有壽謝君之作尊教謂入馬班堂與汗愧欲絕竊觀
司馬遷振古之才也又世掌漢史又得左氏國語世
本戰國策收緝其文又所見聞如孟嘗平原荊軻蘇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四

加

政義至高核而收之又復為萬里游且云余如某處
某為余言與某之子孫善則美惡不虛者故敘述事
理形容意態大則浩渺細則骯髒真如造化範物生
氣爽然班氏謂其馳騁上下斯以動矣孟堅有讓心
奈何責後世 本朝學士長者數十家有如優孟像
叔敖尚令楚王左右不能別者餘則里婦之顰嬰兒
之舞不相肖矣今歸僕以稟命之全而超邁之速私
心何敢安足下私覽大雅校書天祿講藝石渠異時
復古昔言動之記肆生平著作之精駕較司馬固一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五

中

快也且友朋道廢論文希闊大都多揚摧所長未彈
射所短二者兼之庶有裨益燭疎陋寡與人也竊於
門下厚望焉前稿想有副本之不釋未敢還記室
近日新作請過一讀喋喋無論惟高明裁之

與范伯楨司業

金陵淮陰相去步武而足下與不佞號莫逆交大江
一線雙魚易達乃經年來屢致項生書又投沉未卜
也何以為情足下英聲懋實宇內欽仰衿帶之士濡
澤敏化但嗣王開閣召入內廷此旦夕事不佞羈束

行列牘案嬰纏乃知絕交之書頭責之文無奇之歎
歸去之辭昔人大不得已也不哀鳴足下將誰語耶
楊生來謹此布候楊生有美質而又名御史子望門
下培植之

報王元美按察

不佞往年長安交驩次公即欲致尺素於明公以慰
平生仰止之私未幾浮淮自幸得遂所請而奔走下
吏簿牒填委卒卒無須臾之間乃私心曷嘗一日不
明公左右哉明公才瞻學博籠蓋千古操文章之柄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六

加

彰往訓來功非眇小其所品論有人不能自鳴而獨
當其心者如獻吉用修世所稱博物君子也明公多
其力於復古饒於著作以為冠絕一代至持論短而
間傷于易旁搜遠而或遺諸近此則造化亦有所吝
而瑜瑕自不相掩語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是定二
先生之言者明公一人而已不佞束髮時讀秦漢以
上諸書妄意于古作者之場每讀明公雄作欣然願
為之執鞭近與沈子嘉則談及謂明公高峻如恒華
汪洋如江海而憐才好士意氣懃懃懃引掖獨至

海內才穎之士藉此以立名者不可勝道當時如勉之愈光諸君亦賴二先生有以成之細流益深土壤益高是明公之用心也咫尺明公而不相就正恐幾枉此生矣敬檢拙作錄呈清覽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過耳

報李元甫修撰

往別足下曾寓書西蜀浮淮過采石感昔人遇奇又水月雙清惟足下與本家似之因吐一語萬里遙遙無由致之乃足下亦有雄作在懷袖中何其同也家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七

市

兄感高誼深於骨肉又新調翩翩益我也不佞聞先輩言本朝實錄簡冊頗多傳布希少夫子長孟堅巍然成書乃仲豫彥伯之徒所為二紀光溢大漢儒者著論所闕非小足下搜金匱石室之藏效摩研編削之職而又值列聖代天之會東觀日錄富矣富矣可能推墨草示江淮散吏耶雲飛泥沉天際邈矣幸惠德音以解牢落

報淮父老

數年來若水若疾痛乃身無能救藥治無善狀荷明

天子恩遷官西蜀回首若等遮留胡以慰之代者且至賢良倍我十百深為愉快還書報若等操筆泣然

報淮縉紳

三年荷教真淺長淮獨公等文酒之約私衷未罄止因疲困閑閣思過今速去巴蜀何從故人游乎行時高軒遠送難別不佞父老以再來今游淮無期矣何從見黔黎而乎每南顧揮涕沾襟耳邵使君真長者不佞道公等皆賢且厚語及舊政稍效于文之忠幸借鼎言傳示閭巷慰向來挽車之情臨紙依依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八

芝

報淮諸生

不佞平生好弄文墨淮當孔道民多疾苦此事便廢即與諸君談屢十之一二耳幸遷西蜀官則文墨矣而所與又新知并州故人腸日九迴也語曰釣泥在甄鎔金在冶士以模成敢不勉旃所願諸君早奮明時以慰離索之私書去神去不知所云

報司直任少海

走少年讀足下所上肅皇帝書自比于臯陶陳謨之意而其言又得俞允忠肝義膽披歷且盡足下亦

謂魚水投合近古罕邁未幾削籍還山中矣走殊訝之嗣讀足下張愈光詩序其言雄渾有力在先秦兩漢之間竊謂足下與楊用修先生皆博學有名而同一沉淪走又訝之近讀足下春坊所上及論交諸書不覺悲憤為足下沾衣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上官之徒何代無之此在足下大觀當付一笑耳走又聞廟堂往有起足下者一二荇紳言足下春秋高矣走昨見足下玄髮未改英英如壯夫天祿石渠之間何可少足下也乃知申公之對伏生之間不用於漢假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九

令在今日更寥寒矣竊怪肅皇帝知足下所言之忠而不得其身安于朝廷之上又足下平生節氣自負海內可相死之友足下自言三五人使在顯位恨不並致于阿衡誠然誠然此皆素交於足下者而不肖又未接殷勤之歡于左右傾心向往二十年于茲即三五人中添一豎子耳不幸奔播困窮同于足下昨與多生論足下為昭代名品聽者唯唯何能重足下也別來兩獲手書如見顏色有數百年世講之訂且足下之不能黨權附勢與權勢人之欲薙如蕭

茅天下後世必有以知之者語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若足下之文章必傳豈伊人所能阻耶嵩和拙草承足下高文中言稱雄執死者財一兩人又在瞿峽夜郎間窮而後工又何怪足下不大用也至言不穀可與古人對壘決勝敗汗愧汗愧前過嘉州望峨眉有深雪春和必登足下能偕往乎歲晚多冗報書無倫惟足下照察

與凌稚哲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十

往令先公刺吾郡也與家君子為文字交不穀時為諸生一日謁令先公曾出示孫太初劉元瑞二公書翰所望於不穀者甚厚此意藏之赤牕二十年餘矣每聞明公兄弟脩竹素之業以承世美海內名家不過再傳止耳有如中丞博士令先君與明公兄弟翔翔書囿者乎方別駕來辱明公手教兼賜佳刻至讀令先公與家君子尺牘文采翩翩家君幸健乃令先公墓有宿草言之飲泣耳不穀奔走畏塗十有六年陶私景有言頭顱可知不如早去即日抽簪遊天台雁蕩訪明公兄弟一醉鳳笙閣上為快意也

又

不佞倚廬六七月矣使者輕千里而以明公吊儀致之先君莊誦來翰至不忍竟次公又云兩大人相邁蒿里恨不佞與公家兄弟往還翰墨而大人不及見也鹿門茅憲使曾叙鄙作百年知己也先君葬事在壬午之春賤體倘不支離則苦水雪溪有叩門而談玄者非陳生耶見茅使君先道之張叅伯有會時幸道懷私不佞痛苦無力報故人書矣

與明卿吳先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士

前

都亭晤教兩越朱明勞心懣懣幾不可支追憶知愛尚髫年耳雀隕速壯忽過廿載中間損辱嘉命至風猷厪一叅對即請益萬端無緣展其衷素耳方擬圖便致其音息而使者遠臨發函伸紙情致宛切不為長者吐弃如此感刻感刻聞海借寇倏焉三載口治行者喁喁如一蓋門下抱董賈班馬之才而清修惠施駢諸龔黃卓魯宜衆譽之磴磴也昨永昌周生刻詩一帙乃門下已未諸作某讀之快心不覺下拜王元美藝苑卮言中品門下五言律專至而有餘某謂

諸體種種妙境豈惟絕塵于今日蓋前代屢見也某上書幸見收復官西署至令門下喜某觀主上今日坐政刑措訟廷間寂尚圖効其區區又觀古人如執戟寓情於客難中郎表裏於釋誨孟堅答賓之戲子雲解人之嘲雖足自明意常墨墨然有慕也某薄而不為門下乃望我銳意博綜藏名著述以成大家得此一助惟門下云爾也古稱知己豈衆人等耶家大人拂衣漢上一二知交勉其再出昨報書于不肖曰我無恙願汝善事明主即老于農無憾矣然放舟烟水斗酒自勞仰天歌咏託于毫素他日稍彙次乞門下評序之庶稱快耳

報李本寧編修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士

之

虛心委積握手談衷為日久矣足下憫其區區至不能別瑤華寵錫千言不休臨岐參辰之感平時膠漆之投我思古人指不再屈客冬履淮久不聞問每思足下振羽金門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良風何嘗不歎而足下音書之惠投我者三展玩數過涕流覆面不佞疎庸足下所知頃當淮之衝人事鞅掌文

移盈席絕墨羈束頗覺不堪今視事漸久稍得與民
蘇息私心亦頗耐之乃知作苦之事田家所宜又怪
嚴助厥承明而出守陳子康在南陽而思入京師二
人所見何刺謬也足下傍通多可職掌文翰躬親
聖上春風鼎盛可能以明興二百餘年之事倣古虞
夏之文華載籍而傳後世乎曾以三文章有奇氣入
關後當益奇足下得良朋矣

報江伯玉中丞

往年于陳公望處接明公華翰讀之殊慰怵怛又于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三

中

李于鱗處盡見明公平生所為文章莊誦而手錄之
于鱗論海內作者推轂明公今于鱗已矣言猶在耳
而不知不佞于明公久傾心焉近借重保釐吾楚而
家大人感明公往道念舊意良厚也昨得周公瑕書
將往赴明公之約雄風白雪猶有存者正賴明公為
之宣暢耳不佞理淮縣一善狀回思習池之晤此時
少年氣盛亦欲藏著述于名山垂勲名于竹帛今明
公之不朽偉矣而不佞毫髮無有每念明公國士之
遇未嘗不發汗沾衣也

報文博士

尊公徵仲墨妙重海內乃淮亦名瀆無公家隻字在
金石私心怪之即昔人婆羅樹碑亦不存尤可恨也
偶得鄙作二記乞足下大書固異代之李邕也淮靈
必為之呵護不佞藉之不朽矣

報張助甫吏部

不佞少見足下高伯宗詩序文氣高古在先秦兩漢
間傾心已久嗣後又見足下楚游諸詩若與洞庭同
其浩渺恨無緣通于足下也今海內號多才即中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古

數子可屈指耳至天才秀越如足下者又不一二見
頃辱足下俯念同聲先施華牘其見懷二作不忍去
手恨僂舟浮淮未及一追徒令小山八公之徒嘲吾
西人耳嗣會次甫無從俱道足下文雅風流前無古
人嵩山二室踪跡必游從此與足下定交結果真之
約矣

荅周公瑕

浣花草亭碑得足下名筆增西南奇事先有陳子兼
書杜律四碣足下以片石並重子美有知何厚幸也

不穀時手五千言又得足下書益莊誦無厭伯陽曰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足下進我哉感
輕壁馬也致足下書者乃休寧蘇生不穀在渝州課
士遂未敢見私心悵結聞其人往來青城間終必相
見見當厚遇之次子而足下耳杜與言士林高品不
佞莫逆交足下重舊游哉吾兩人嘖嘖服之不穀周
旋七蜀將三年矣經游峨眉諸勝無一好語答之緣
苦校博士業瘵火時作又從人俯仰且多慢弛之闕
有好盡之累可久處士人邪禽向之好百倍同儕足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下卽當求我於五宗山谷間矣魯望竟修文地下有
袁生集甚奇公瑕顧所忠其人乎收其遺草可也淳
父神交頗深近見王元美所作黃集序可慰九原足
下寄示一編萬萬

沈位

與茅鹿門

某無似追憶如居門下時年尚少聞公上下古今私
心竊獨喜然方牽制章句求合於有司之所謂文章
而於公之議論若周鼎漢鼎可玩而不可食及今謝

去舉業可以服公之遺教而年過四十幸不即髮白
耳而精神已疲即公日夜指示猶懼不進況去記室
之遠又若此也今世談文者必曰史記談詩者必曰
杜少陵至其案上所置則曰今之五子也問其故則
又曰今之五子李何之徒而李何又史記杜少陵之
徒也是猶指世俗之僧謂張無垢而無垢為達磨轉
相悖之寧有既哉此無他蓋當為舉業時則習為平
淡之語以幾有司及其為古文率又務反其向時所
為而獵取夫言詞奇詭者以駭當世此其務奇詭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心與夫習平淡之心一也烏覩所謂文章之與者哉
今天憫文喪之久畀公獨深公宜擇可與語者不倦
而教之不然一齊衆楚孟氏之所以憂也東海某君
敝同年侍御王洪洲壻也覽公制作舊矣而以未嘗
識其人為恨侍御兄以某為紹介使某君親承議論
之餘以附門下士之後夫世方突梯彼獨抗驪此其
志不小他日能發公之文若侯芭之在雄李翱皇甫
湜之在愈蘇軾曾鞏之在歐陽子而秦少游張文潛
陳師道之徒之在蘇曾必其此人也足以為公賀矣

近日佳作不吝一示使某不廢法程至望至望

與李仰洲

弟無似然有天幸既得兄為同年交又得同事於御史府中見兄之容則足以消鄙吝聽兄之語則足以開蔽蒙竊自幸弟之得於兄者多矣每見習豫南兄稱兄治行卓犖大得士民之心幸甚幸甚蓋兄之才如吳鉤魚腸火化水淬已久一旦出之而陸斬犀兕水截鴻鵠遇之即破當之即靡此理固然無足怪也凡在同志皆為兄喜况弟更素有愛於兄者乎弟年名公翰藻卷四十五 七

與朱桂峯

弟與兄何等交也自令弟南歸迄今不能通一字於記室亦不知起居竟何似至元夕始得寄高別駕書知兄道履迪吉忻慰忻慰出處進退自有命限所謂命者又非星家所稱引故桃李春華而菊梅冬秀彼亦有命存乎間不可得而後先之者也以兄之才號為大雅凡在同志無不推轂今驥足偶蹙而使奔走

奮迅之氣頓爾索然忘菊梅之後華傷伯樂之不顧弟竊不能無憾矣弟至庸劣荷兄不遺慇懃誨語出於形骸之外非如世之泛然所謂同年而已者故願兄遽養以俟時不必為無益之戚戚也老年伯之還雖不得盡試其學然有子如兄猶足以自解兄如以老年伯解綬為念老年伯又以兄未第為憂殊與老莊之旨異矣

與蔣生

僕中吳之鄙人也謬竊時聲而足下不察亦隨聲以名公翰藻卷四十五 八

為可與賜之禮而降其辭色忘其不肖而虛其心以聽問之意亦動矣僕何敢當僕往來苦雪之間側聞令先大夫之為人誠漢世所謂長者嘗欲挹其餘光而不可得乃今得與足下交游而上下其議論僕之幸也雖然足下不以僕為鄙而甘心於弟子之列僕亦不以足下為貴游而傲然以為之師是猶古之道也古之道其可行于今乎足下如有意於僕莫若務實其氣而精其思其於道不遠矣

上徐存翁

某聞司馬公之入相也舉朝之臣皆曰相司馬矣閭巷婦人小子聞之皆曰朝廷相司馬矣逮而至于窮廬逐水之鄉侏言左袵之輩聞之亦皆曰中國相司馬矣夫士相與悅於朝民相與忭於野而四夷相與慶於邊場方是時其門生故吏豈無自幸之心哉亦能無幸吾相享天下之譽哉而公顧何以得此蓋熙寧間天下多故公口不談新法者且數年德望之信於人者日深及其一朝執政而天下翕然尊之如秋水赴壑無一人異同者其勢然也今我翁之為相亦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元

若是矣雅重而發之以厚正直而容之以寬德被生民量色天下上為天子之所倚信下為百執事之所推服而四夷君長之所畏懷故自執政以來世路清夷士民樂業百官奉法而至於郡縣之小吏莫不淬勵以自效於下風而求免吾相之憂此其功業之宏偉聲名之赫燁譬如富貴之車服儀從人皆知其宜然而非僥倖於一時者也古之君子能坐制天下而收其成功者未始不本於寬厚若翁之德之量某何足以窺其幾微之萬一然先伯父辱翁為同年交

最厚某是以得入侍以燕閒之間而聽其議論之末則某之所以窺翁者意或在此蓋翁之德望與司馬同而量則過之朝野之大蠻夷之衆與夫門生故吏所以私相自幸且幸翁有以享天下之譽於無窮者亦甚於當時之願司馬而某亦幸者之一人也某荆楚賤士固不可以言高獨念自幸之私無以上達是以恣其說而無所忌伏惟翁少垂察焉

答陳誠所

去歲奉別顏色懷仰之私何日忘之近接手書知道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壬

體迪吉清譽日隆甚為吾道光寵恍如挹清風而聆至論也古今言治吏者莫如漢漢二百餘年之間莫如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之徒及今考其治行大抵皆尚嚴肅獨黃霸稍以寬和名然至種殖畜養靡不究意道旁烏盜之食亦具知其起居而不能匿以毫髮則所謂循吏者豈一切苟且為煦煦默默之政而已哉竊聞兄之治郵勵神淬志以求民瘼質之兄所自言者益信甚盛心也雖然亦嘗有以琴之說為兄告者乎琴之將御也弛之固不成聲而張之太急亦

有繫促之可畏故於急張之時而稍寬之則聲調而足聽弟意今之從政者亦然兄如不以狂瞽而採擇焉則今文學之英皆將援筆而次兄於漢君子之後矣

張一桂

答江念所

生歟啓無所比數徒以叨附粉榆遂得從里中諸長老游乃里中諸長老時時稱高誼不容口即私竊嚮往久矣客歲承乏澤宮之役與二三君子操鉛槧抵名公翰藻

卷四十二

主一

事校繕一夕越崢年兄持佳卷見示雄篇麗藻璀璨奪目則沾沾然為越崢慶及登榜始知門下則又益沾沾然為吾鄉慶雖謬以同事當贊一辭顧蠡測管窺莫罄盛美譬之卞和得璧孫陽得駿業有定評即使庸人置百喙於其側亦何能為重輕哉乃辱雅諭惓惓稱引太過夫貪天之功昔賢所誚矧生謏謏其何敢當若大千里好音尉薦周至踰涯之愛則固已銘諸衷曲矣使旋肅此奉復附摠鄙悰門下儼然憂服中諸凡不敢多贅統祈照察臨緘豈勝瞻邇

沈一貫

與屠長卿

寂寞人外無水恒沉忽枉瑤緘使空谷跽耳足下虔承國紀道宣皇澤邑子嗇夫咸除狙獪易沴為和化危為豐厥猷暢茂咸興頌聲往者劇縣能吏率不時遷而今淹終三年嘉績播聞未有後命成功之難也如是雖然主上即不求才能吏而官之求才能吏而官之執事之外少二三矣語曰影從表瑞從德顧執事益勤明德焉夫祥麟珍羽世不常有苟得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主一

一班則世咤之以寶矧靈心偉手天寶界子琬琰不足珍綺繡不足麗可自堙珍進則龍見退保蜺蟠終不令此汗損可耳僕慘怛塞亟與世參商有西山之立足以自老執事方極霄漢往不須他談無已則俟赤松之日一相過焉語多情絲不次幸亮

與張東沙

數奉教言反覆尋省紙敝墨渝終不去手非但謂高文典論性所獨嗜良以賤子顓愚無智况在親寡之地一無所檢懼輒墮落藉以此時儆于心庶若師保

之臨耳世事如奕倏忽變化雖有智者不能逆其將來殊可畏念或者振古如斯僕歷事淺見此遂以為惟耶抑今然而古未必然也仰想東山逍遙益增延結矣屬林友婦敬勒短啓奉候起居伏惟為道珍攝無任馳往之至

又

比者包鳴臣余君房及令親王錦衣來三辱手教愧如奉顏範令人益增想慕賈本閑劣初無三餘之積頃在風塵中奔走謝候非其所好世態人情又從而名公翰墨

卷四十三

三

蕭索之二毛頓見神思太減極知作者之事非草草所就持此綿薄將安用之惜也羈束無緣一追几杖求質所疑也備員史館所職者盡兵曹事居後論前聞見淺薄諸館閣之故實臣僚之章疏雖未湮亡而微暖情狀百不一存滅否褒奪無所措手此古人所以貴典刑與老成人也攬門下白草番之捷既壯勳略之盛矣至於疏掾商公甘觸逆鱗而不忌縮不測而不懼此豈非烈丈夫所難哉甚盛甚盛使吾同鄉從後得張目盱衡其間持以夸曜諸瑣瑣者有光多

又

矣門下儻能垂念有以教督其所不至尤大願也願少川便量此申候鄉國鉅望伏惟珍攝不任惓惓比屢從仲君訊台履元吉欣慰不任碌碌竊官雖清散亦鮮暇餘久稽啓候深用愧念迺承雲翰遠錫誦之一字一歎世波江海交態雲雨自古記之然不虞一至此也初鄉里人有竊言其事者意甚惡焉以為口議無端安得此理外之事而稱之乃後稍稍信矣嗟夫嗟夫吏以鷹鷂毛擊為良則龔黃愚卓魯賤矣名公翰墨

卷四十三

高

大臣者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貌者也吏得凌誅若是可不謂大駭乎雖然燒蘭焚壘彌發其馨揭鼓考鐘彌發其聲此何足以戕翁適足以見翁之厚願無與鬼較牛馬論力也繹思來論所謂噴有繁言者極知翁蓋善容顧有危慮未釋然自古亂朱奪雅之計能出勸倉卒之間而不能行於論定事白之後絲斯以談無足患也伏惟寧神慎衛以迓洪庥無任瞻邇之至

與金省吾

自丈秉節都門執袂言別嗣後不能一望台光矣即尺素猶滯可勝瞻係而丈以憂歸弟亦旋受先大夫廬兩地傷心青問遂眇長安昔游如夢如寐百年離合能幾何哉恭聞大振文德楚多士蠅興將與鄒魯齊風訢訢如也甚盛甚盛回視堅儒墨守儒林無能効一長于海內天淵矣因舍親歸州守謹勒短狀奉候雲樹蒼莽跂望百感

又

弟與吾丈游十年所被愛最深講郭甚密其所以傾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五

心仰重者非獨以私好蓋吾丈誠志士也世俗之好不以滑其胸中襟以為近道以為知己眷眷依比于骨肉有以也自僕還朝且數月矣而孱病困其支體即春和日煦而氣鬱蒸常汗永日塊處獨宜枕簟耳坐此於長安故人多所稀闊况足下萬里外哉而足下乃從萬里外憶記不肖愛我愛我今僕益浸浸汗媿也聞汾潁蒙百問百缺而辱遠教益無以承人還潦草獨可覆瓿耳足下寧無重罪不肖哉早晚侍足下陞楯間茲不多悉幸照亮焉

李維楨

與王敬美

使者去四月而不返又嘗託胡中丞勸駕亦復無耗進退維谷以日為歲初六日二吏來不啻空谷之聞足音喜可知也足下仙才神解重以千載不常之遇且圖萬劫不亡之事吾曹齷齪奈何舉腐鼠相邀然此行未必便為魔障况蓮花處汙泥固不滓也來諭云七尺之軀豈堪供憂讒畏譏之用不佞妄謂於讒讒中能無憂無畏方是菩提境界曇陽先師既接引足下足下寧不接引衆生乎即日疲於津梁把柄在手天室任鳥飛耳再遣人奉迎於河洛間整拂藤蒲具陳花水足下其速臨之幸甚

又

孤婦而哀可知也又益之以病蓋八十日而後能述先君子之行事所佚漏多矣足下倘以是為家戶所有也不足表耶昔在藍田使使乞哀足下既有成言今食之乎敢昧死以請天才神解如足下者第食頃許便可了此老母諸孤竊日疲望之不敢實能以傷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五

足下之誼足下幸察

又

中元之日遣秦使以先府君墓表請無何聞足下謝病計未能自如已見除目則有代足下者矣而九月使自秦中來奉足下六月延安書又惓惓以先府君為念為之潸然墮涕先書付秦使者憲長公留不還乃今改使如吳物欲得足下表而後求中丞銘不意蹉跎至此葬期迫近足下幸念之足下言先府君應有神道碑碑宜為吾鄉達者孤竊謂士附青雲聲施名公翰墨

卷四十一

主

與金子魯

別七年所矣張比部文起時時過燕邸中未嘗不稱

說明公念我厚也而不得走掌大簿號相問勞無何

沿牒入隴冉冉至今日道路為家佔俾作障故人知

已惟從落月停雲延慕光采耳楚不腆士解師明公

董振策之而嚮風者喁喁四起夫器人於文字間甲

乙雌黃不爽毫末固明公緒事至于心口微眇月旦

陽秋若燭照衡平使伸者忘德抑者靡怨則明公所

挾持加人數等矣楨屬在暗聽竊以為法程頗不免

似栢之恨乃知地未天授無取効顰學少耳薄獵盡

始歸又為微逕所苦乘閒奉起居狀闊悰如縷言未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三

主

竟恐所希財譽

又

春初小有奏記度公車按部無間可投頃奉家嚴牒示知已達左右矣維楚有材公實用之天子論薦賢之功當蒙上賞楨服事比及二年過與實積當從吏議講斷儀尊其在此時乎使視兩弱弟并候綦履臨書乾乾不具

又

使婦奉牋教讀之厚見周稱大非謗劣所宜蒙冒至

於筐篚餽牽之賜又令人有尺往尋來之慚矣極弟
幸薦鄉書自非大造陶鎔何能有此其為感誦世
子孫傳之匪直今茲也惟是楨弟兄五人薄德累愆
取數過多天道惡盈致我王父捐養留其有餘將以
貽後之人且皆爭螢觸之名奔走遠近無一躬効舍
殮者即濯髮數其罪而僂之何及哉時方計學使不
佞固五日京兆也得予袂歸撫棺一號實所至願項
使君還裁書報况壹鬱無所復言

張位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先

與金省吾

伏聞門下楚鐸之振聲猷赫奕教浹士宇而且高標
偉節動為世楷知已平生快慰之私當何如蕭春元
來承遠翰記存感謝且二生能誦動定甚悲弟雅席
謬承修逾半載殊媿模範無當大都教弛士渝一切
轉移竟涉文具惟是上之所施遇有閑係或稍風動
令士質可進者多讀古今書其日不憚情面牆聊塞
教責云爾此外空言之貽行檢之采祗增偽耳亮大
雅設施更有妙處不吝久變之餘以惠南國尤幸尤

幸

陳于陞

與陳五嶽

僕往在輦下從稠衆中望見顏色又時時把玩大雅
之釋直嘗鼎一臠耳昨冬郊亭幸稍駐于旄備聆仁
謠雖握手片刻而明公揚扆諸家斟酌百代若辨黑
白數一二逮今魂識深論可念也比得嵩和漢陰集
讀之篇什閑富並刮抉流習直契本宗洋洋乎公之
於斯執深矣夫詩執也壯夫以為鏤冰無足濟務學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三

士見調雕蟲病其溺心僕竊以為庸論也公體絕人
之才修當世之業誠不顯以斯執鳴者然省誦華牘
所欲引不佞而登之壇坫之上意殷殷甚厚願以所
見略一質之夫詩道至精妙廣博更僕未易陳也先
輩鈞隱挾微推類極變詳哉其言之矣僕竊以為聲
詩之流如江河日下而不返也然而其體各有專其
技各有至不辨其體不習其技而能格于詩道者誣
也夫體也者詩之則如四古七言古律絕之類是已
或以典質或以麗婉或以跌宕或以密縝或以沉渾

或以柔澹猶之金石鐫泮木革闢綬各有所主而不可易置者也技也者工乎體者也品識互意意製各精猶之李廣用寬程不識用嚴王將軍用衆謝中郎用寡各有兩偏長而獨勝者也漢魏間士富材積氣充力完故體立而技斯至焉軌近世風流彌繁雖有裹奇負特之士刻意鑄辭悉其技以述師其體而未必工也工矣或僅得其一體而不能全也此詩之大凡也夫四言始于三百篇名雖經也實則詩也萬世祖之卽鴻鵠房中而降有本性情通諷諭如斯者乎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主

詩之別為騷楚大夫屈平擅其宗宋玉景差之徒相與附離之惜誓而降可與之齊足並騎乎五言始乎漢十九首蘇李之篇詞旨渾噩真漢作也或謂後人依托為之則建安黃初而下國腕縮多矣然七子者寄文于質骨力近漢二陸靈運稍入于俳締構之工亦各千載獨步也即唐三百年間有能彷彿之者乎七言長歌昌于唐四傑實始之李杜雄拔岑高悲壯五言律韋柳孟王以冲雅勝七言律少陵專其長王右丞李新卿劉隨州翼之初唐則藻綉修矣七言絕

太白幾于神王少伯翼之元白而下無譏焉夫唐人之所以擅者皆前所未備也使唐以前有此體則漢魏諸子當先為之已造其極唐諸人且退三舍不暇何得儼然登名壇哉夫詩至唐體備矣後之人無復有別開堂牖于其外者矣然則詩可無作乎曰體也者方物也一定不移者也技也者圓神也神有所會臨景構結歷萬古而長新者也明興詩道振古承平而降家修人厲珠玉絃綸斌斌甚矣迺其得失之品亦畧可言七言律濫觴于季迪而波瀾於李何五言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主

高蘇門王夢澤號為平淡五七言崆峒仲默多有奇絕者而薛考功宗何五言古大類靈運徐昌穀宗李亦自成家吾蜀用修天才博學度越諸子春興何城少陵恩譴紀行遠踰北地第諸體或未稱耳大都今代諸君子往往工于律而拙于古何者律近也俗也無論魁壘大匠卽山藪畸閑閨閤并黛往往有隻言片撰可以登堂古則雅道存焉非文質之士誰能幾之此技之所以難全體之不能具兼也有由哉蓋嘗綜古今而論其能出入正變芭裏雅俗稍稱具體者

千餘年間杜少陵李獻吉二人而已然而非其至也誠以獻吉為宗盟輔以仲默之秀雋君采之淵蓄用修之該洽而成其為明詩少陵為主師佐以太白之豪逸盧王之鉅麗右丞之清適而成其為唐然後取裁於六代稟法于二京參變楚騷以澤於風雅而成其為全詩亦庶乎其不朽哉然此未易言也非本諸養則靈根未沃而發之有瘁色非博諸學則格力未充而衍之有乏思非參諸廊廟則麗澤未弘而鋪之有纖態非極諸山川則神情未舒而寓之有遺景故名公翰墨

卷四十三

三

詩小道也可以窺存可以究識可以致世可以明況由斯以談詩之技畢矣僕雖幼好風釋而才技寡劣曾未足望作者之途偶懷謬見敢以質於明公定未知是否儻有疑異願明公以教我

李頤

與凌稚哲

蘇湖一水相通而形迹落落等知已於秦越焉此豈人情哉俗冗為困日不暇給翁必原其非慢也翁遠絕市塵讀書精舍日所晤對匪聖則賢旁觀勞苦之

吏譬如寥廓之高鴻下視聚羶之螻蟻擾擾者何為祇足以發達人之一笑耳使旋草此奉覆

張偁

與張幼于

偁頃慕門下風雅有日矣顧抱璞養高之士飛屐絕塵之巔而吏人亦逐衡劇只了俗事致積三秋不及一奉顏色僅僅此發時一晤別去昔人論交道合誼敦千古尚友誠非形迹可拘然此衷竟不克融懌耳翩然鴻羽附到德音更辱精墨佳篇之惠感非言罄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三

三

愧駢感生中疲披瑤刻讀之天外珮聲斗間劍氣頓令人神悚而心逸也門下富蓄青年詞林飛將五湖詩聖不終長嘯傲煙霞一代名家當遂壯遊光述作佇看結綬未許投珠把握且有日耳人便草草奉候啓居并謝雲山彌望不任依依

劉紹恤

與同官列侯

不佞魯魯日積瘳及同袍聞見者靡不數而唾之猥蒙諸丈過為優假俯加憫念不獲眷眷真有故人之

思走不木石此情能一日忘哉昨舍隣西子貌其顰
國人皆悅之迺極力效其顰則國人掩口笑焉夫其
掩口而笑也惟有裏足長逝無復與西子隣庶其尚
不至賤且惡也不者吾懼其危矣國人亦不啻笑之
已矣然於西子何尤哉別來踰月抵臨安株守山隅
嫖母又試新粧矣奚足為左右道內名計旦夕下珍
重矣之

與魏少卿

堯峰主人室不過十椽田不滿五畝獨囂囂然於埃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三五

塙外此豈逐聲華而獵台鼎者乎蓋唯恐世之我即
也唯恐世之我即而世復濟其所甚異使其入山日
益深謝令主人媿如所持負何哉天之未喪斯文
也將謝山靈起矣不佞叢謗賈費亡以報稱知已不
當拂袂一往用償衡岳洞庭之盟又以慈親饘粥計
慙謀旦夕儻再不可則亦去之山林亡難者原書業
已致魯先生所索有報章

與趙桂陽

行時候門下者再聞人驛鳥報兄方高臥不欲見客

豈世故尚未能忘情邪宦有巧拙利鈍因之蓋自古
記之矣昔潘安仁讀汲長孺傳歎司馬安四至九卿
良史有巧宦之目而自傷其拙夫安仁諳事倖戚以
佞市寵其非醇雅守拙之士明甚而所言若此不知
當時之所謂巧者又何如也士君子聲價如物價然
楚玉不投禍至三刑齊紫敗素賈可十倍彼其時猶
未定耳逮價值既定則齊楚豈終無辨乎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人生有真樂高官大爵而赫赫而汶汶何
為者哉西楚一撮土不佞願奉兄共圖之亡讓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三五

簡喬壽齋

向者接邸報知兄擢而南夫以兄之資望卽擢當處
以北乃僅南何故耶夫今人之所以左南而右北者
謂北則捷而南則稍稍遲也此可與獵取榮秩者道
耳乃兄豈若人耶南中本國朝興王之域山水佳
麗詞客往往願宦游其間而在兄則又先師故游地
南人思先師不置且幸見兄紫氣浮關西來直繞金
陵如茲者再矣振家聲而續勝遊兄豈以南中為少
哉若某不佞負先師遺訓重為知己羞臨安之放甘

心吏隱矣幸其地僻在山隅稀車馬迹吏人既退可以卒業乞惠先師丘隅集一種以手其澤而睹記之前所有為好事者啓之矣懷切懷切

報童吳山

走不佞坐靡五斗亡尺寸足述有道仁人不唾而茹之幸矣新糶初試肯否未嘗四境之內待哺者何限乃足下輒推以食不佞其將以愧素餐乎惠出公所不忍固違謹珍諸廩人俟慈親至為旦夕饘粥計則不徒美一飽已也草草謝不盡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壬

又

不佞忝茲有土奉群鬼之祀乃先人丘壠宿草任荒幸然有子若此曾不得一展拜於其側孤魂宵宵三千里遙矣疾首思之罪盍可勝言哉適辱長者之惠薦加一豆藉以雪不孝之萬一則其所受益視五斗增價矣收淚以謝不既

報童吳山

明公之鳳翥鷹翔不與凡類羣也亦既有年所矣願不佞何幸猥相攀附延而納諸有道之堂睹聚族之

宏模攬名園之雅麗珍陳水陸酒泛玻璃層樓綺繡飛五伎之霞觴下榻殷勤分一枕之風致燭餘三本月照萬山樂協笙簧劇妍歌舞廳鼠飲河而知足鵲鵲托枝以自安慚負南州欣逢北海此生平之奇觀亦吏隱之勝游也感踰素望帛有餘思試寄短裁用將謝悃

又

不佞以下執事羣博士弟子而登之庠水爾廼勤長者導而前是以不佞故動興居然鄉有先達士人然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壬

又

春日赴谷口之約兩得與長者俱不佞所為醉飽不繫飲食之爾已有味乎仁人之言哉銀燭見本者三玉漏更籌者三脩然若馭風騎氣而不覺其時之為

久也舍第辱長者一盼念之不自忘初擬告謁者乃
行何日中星烏平秋東作將有事於荒蕪之疇揚
帆鼓棹而前且後時矣遂卒不遑旦夕謀也胡又
辱長者追思及之乎老母愴焉游子之悲且散廬東
野先壠在焉命以埽除之役即哽咽不可言老淚潛
潛數行畢下二三日猶是也不佞多方勸解誰其信
之長者逆其情所必致一朝而辱酒饌之惠千山雪
色正寒中饋之婦舉案慈親庶幾哉忘憂解頤也言
謝不盡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三

報周明行

水次相去不滿二千里顧書問即不能時時通乃信
人生聚散宛如飄蓬其東其西惟其所適耳不佞局
趣下吏留滯江邑神日以憊貌日益以稿年未四十
短髮星星散矣極知此物是閑福德若不佞者豈非
薄祿相乎前書委曲之說愛我不淺舉世尚通吾獨
以其方舉世尚密吾獨以其疏其誰與我顧宜有巧
拙自古昔記之不佞寧惡巧而逃之乎其性則拙縱
然乞巧而效尤之終不肖爾無以則有敝廬在魯仲

連曰與其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烏有
味乎其言之哉惟是足下升作者之堂有餘矣第好
奇自是文章一病其理會神疑不假駢驚而自有大
過人者迺所謂奇不必先意主之也且如兵家尚奇
李少卿以五千人為深入計當其矢無虛失轉鬬數
日使其幸而成功可不謂奇哉比其矢盡力竭身親
為虜則瘡痍之故爾藉令以大軍尾其後誰得而困
之吾輩之困於文也類是足下云如之何

報陳五岳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半

往年取道淮陰舟中卒卒一晤對殊未既所欲言退
於小刺中盡之無非望足下大樹赤幟故不計觸時
之誨且逆其掩口一笑不者即弄擲之爾已乃辱識
之于心迄今茲不忘斯言有幸哉惟是足下振起楚
服豈必楚人知之海內以此物自名誰不推轂足下
顧逃云浮淮消亡是誠欺我不謂淮據吳之上游兩
都文物所鱗次足下時取而攬結之此其際與嚆矢
鉛槧度長絜大可同年語耶然則足下所謂消亡殆
化境矣臨安介天目西湖之間藉弟令仙吏居之奚

必遠乞勾漏不佞愧非其人也近作幾種事覽教便
帝示之

報嚴文學

客春次都門再謁足下不值彼其時待罪闕下杜門
謝往來比臨安有命則遂驅車行矣惟是足下淵源
家學賢豪所推轂不佞嚮往又眎恒情倍之謂銓部
須有以處足下乃亦拘拘常格曾不得掌故徒執功
令出入鄉縣間其遭世之難如此然師儒本鉅任亦
復清流高擁講幃羣弟子而談經問難於其前公亦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王

得以據所蓄積將不媿快勝任乎願士習所趨文具
日益飾類多記誦剽竊悅其徑省不自以為襲陋駁
觀海內士大較若斯而已比其出而仕也真如買櫝
還珠空然已有國家亦何利焉公其日端所習俾願
顒向風敦本業而裨實用此為佐 天子道化不輕
矣然則公可以師儒為少哉

奉劉魯翁先生

初秋接魏牘念其實深願其受知遇以來兩領縣牧
五年於此矣上之不能惠和宣序追循良之風下之

不能比周姒姁取鄉曲之譽陸沉簿領於人何所尤
哉獨蒙老師大相矜憫枯朽之株且資培植塞蒿之
足更加策勵冀蕪收於梓人期無負於伯樂第令動
植無知荷茲大造寧不欣欣向榮汗血長鳴乎奈之
何末路愈蹶知已實難脫葉飄風頓纓長往奚不可
者即五斗足戀其如平生何哉縣解真吾師蟬蛻聲
華游神玄晏達者不以彼易此矣三復斯言百結俱
釋乃命之書佐付于工人業已成書猶惻稽命他若
續貂數語自知画鵲未成緣有師言不可違也白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王

在望冀英漸更杖屨之思曷惟已已

與馮縕和

往者客都邑憂讒畏譏驚菟甫定接蜀中報知兄亦
不免於時論愈信乎為吏之難夫有才如兄即所措
置于今日者可知已且如疇昔雅抱諸典故悃悃而
不近名此非獨不佞信之通國之人信之於叢爾小
邑何有迺今以不及論則孰有愈於兄者可為扼腕
浩歎大都為吏之難豈係於吏治間乎難乎其人情
而已蓋州縣之吏上下之所視以為情者也上下之

人視以為情而其人皆賢一不當於其心則喜怒毀譽相因而適至乎其前吏亡完名矣嗟乎何怪乎今日之遭也哉又念兄之博雅好古木強不能下人有漢儒風而漢儒推高等者則必推轂為博士非薄之也將以隆其道而稱其所為學也然則兄可以今茲為少哉人臣之義無不彼此行吾志焉爾已兄其獨往焉

又

往者荊州書至知兄遂取道而西劍閣巫峽之間識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三

使君舟車舊矣雅州士習何如萬里携家一官獨冷藉弟令烝烝嚮風其能食逾十指哉言念及之不勝於悒昨見邸報博士有才堪司牧者所轄列狀以聞將轉聞於主爵大夫此兄恢復故物之秋也一時所遇得其人焉爾乎次老入蜀業已干城吾道矣夢月訪不佞於臨安送之歸書以寄遠其達之遲速耳不可必人世真如轉蓬哉

報錢緒山

先王功德七百年如新乃松楸石馬日就凋殘非

以光昭大烈明公念之不置固其情矣第細民懷土重遷比屋烟火歲以為業不佞屢屢語明公為權宜計亡論久遠即今所有尚足為先王瞻仰地不佞故身閱之業已得卻地延袤深廣悉可指而步也欲為先王刻石其間廢後死者不復有所侵犯此旦夕得為者矣李子出高門自是精物況不佞舊識也簡賢之過不免唯公亮之

報陳一軒

別來倏忽一年所矣舍弟携琴使來乃聞弟泣和氏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四

之璧不佞初亦駭然尋思楊子雲草太玄其文高古精邃後世詞客以為談先彼其時則有識其覆瓿者迺知文章價值論定乃見而取必於一日之遭者非夫也足下其自信之聞之不為阻挫之不為變儻焉審旗鼓而馳中原則知此物有神豈誠誤人乎孟明曹沫之效可攷而知也乃一蹶奚損於足下之名

報汪春渠

浮生臨安兩渡矣宛若旦暮遇之亡足齒數並見華髮十餘莖日冉冉老將至已乃辱長者遺公子致

賀哉不肖自先子背藐焉稱孤此日莫能以五斗
供饘粥養醇酒祝詞寧無風木之悲即杜門謝客一
哭絕倒地何以自贖况敢居然言賀也蕪詞豈誠厭
公意乎篚篚貝結儼然辱而臨之非其當矣敬受書
一部牙笏一持以手公之澤于無窮餘悉託諸使者

報何莘野

客冬陳希聖歸具有報書諒達之記室矣夢月來辱
惠書舍弟來又辱惠書且一口頌高誼不置即疏節
如不佞寧不為之改容乎頃者聞公舟南渡究詰其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星

自則為悵然久之夫以公之博雅好古豈惟不佞米
連即梓里聞人孰有揭旗鼓而先之者乃屢試不一
第甚欲舍所卒業而他圖司命者亦舛矣哉又謂士
君子之際會各以其機古今論才莫若司馬相如賢
者願舉賢良文學則不用不得已入貲為郎藉令非
同邑人楊得意薦聞之即子虛賦帝安知其為誰耶
賦奏而名義高於一時且垂永永則相如不以入貲
之故貶賢公弟往矣同邑中豈無楊得意其人哉前
聞內執事翔鳳之喜曷以其暮然休徵既協麟德不

速始瑛之已爾

與蔣山溪

薊門為別迨忽六年所矣往者取道畿輔要郡聞公
所為理狀以文無害一郡翕然稱平為主爵大夫即
上其卓異內而為侍從臣奚不可者乃復處以佐郡
是持何說哉無亦梓里父老有天幸得借公一年而
同袍若不佞者則所藉寵靈意念又深遠矣位大夫
與二千石均禮有若是膏澤及於民即與五陵裘馬
度長絮大所就孰多耶不佞所憂容薄遊爾他日遇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吳

報李文巖

萬生繇雲夢抵臨安水次不下三千里許一旦而得
足下所貽書切切道交誼不置意念深厚哉回首十
五年前足下業已令問籍甚自我不見誰其舍諸彼
其時亦以萬生為介獲交於足下起家二戴所治經
術魁全楚則先意而期其必然亦其才有所至不佞

不佞一二言為重爾曾何所當於足下心而不欲遽忘乃今十五年後尚留之萬煩間邪春風起矣鳴珂杖策赫然大都中非知已而誰則所藉為寵靈不但里甲末光已也不佞所為治狀亡足述無以則萬生能言之

與崔暘谷

敝邑故禍小一旦得長者儼然辱而臨之亡論士馬糗糈百不一當即如飭厨傳奉樽俎延長者末光且疏節焉不佞之臯豈可知已惟是公遺愛在楚不佞名公翰藻卷四十三

卷四十三

聖

加

與周雲臯

往者人自薊門來奉公所貽不佞書具見情素黃鶴比翼一舉四海即霄漢無相忘非公長者有是乎後以湯進賢應召而北次武林不佞附一書於湯所問公興居彼其時尚不聞有豫章之命侵次有聞則書業已發去久矣其浮其沉未可必也夫豫章豈不都

然一大省會哉公以二千石專城而理何治效不可臻願旦暮奔走之勞不佞所習今茲恐未免也金緋煌煌日與下吏為伍東馳西驟亡論治行異等即所持尺寸牘必復吐哺眎之賢豪者甘心已乎不佞每談及尚覺神色獨變矣時當奏績書於天官氏臺史者下之藩司併取原任上夫夫攷藩司無以復不得已移檄西藩錄舊日荐獎一二語以竣此役倘西大夫不以遷徙弃之寵光片言則公當首事五年縣令頭顱可知藉令辱品題何能干城吾道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聖

中

與朗上人

不奉杖錫亦復三年矣往者聞偕大鶴兄北上遂拜一命而為官此十年前所期不佞與兩兄同也乃兩兄竟得如其言而不佢留滯江干亡尺寸報稱藉令師不之言其如始願何哉願不佢亦安忍終負師師生舊游先兩兄謀為歸計悠悠泉石與師偕而老焉此約當不復爽矣禪室大如斗其為吾掃除之乎旦莫主人來也牟尼上毫光曾虛白否不佢業已二毛加吾數年無端皤然翁矣所為三昧語幸便示之

報翁太華

延平之劍誰合而離少原之簪自貽伊阻物情難豫
人事亦然嚮者仙舟長發良晤未偶日月徂矣能不
依依汝南古稱善地代有聞人貴治雖編小然鳴琴
以理何俟戴星之勞迎刃而解不啻發矟之喻簿書
既暇就業孔多曼倩托迹於吏隱邴生甘心於薄遊
此達者之大觀詰人之偉度也秩之崇卑時之遲速
浮雲天際總歸於亡何有之鄉爾已嚴君矯矯其樂
只且北堂麥壽豈之額次公賦采芹之章適與會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五九

罔非家慶何論千里但可風聞不知踴躍狀當何如
也三釜之養不出家而存焉奚取白首馳驅含哺旦
夕然後為孝敬之將哉思問必傳之書速昇梓人嘉
惠來學序文出遂命禾不得辭第恐硤硤會弁貽君
之羞明珠在傍覺吾形穢倘荷優容付諸一炬不者
笑而置焉可矣秋氣漸深北風其涼珍重珍重

報田子藝

不佞欲從事於足下惡能以幾頃故忘之乎力非驥
也用公服箱汗染成血載馳載驅良足辛楚何論不

獲憇以自珍即欲延頸長鳴行道之人誰其憐之乃
今聽命於九方臯矣藉甚藉甚留青日札乃見完璧
必必傳之書求諸古人唯黃叔度天祿外史文則似
之顧該博綜核不階尺寸都然創立大家叔度不若
也又彼其時處危疑之際率多寓言而足下得開口
讓論天下事其言慷慨可以觀時所繫於史氏者豈
眇小哉夜來卒業刻燭稽記畢而就寢鷄三號矣然
亦卒不成寐有味乎足下之斯文乎所謂恭龍釣鼈
之儔非邪序文如約容錄而就正焉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五

又

百里之內有賢者如足下賁馬辱而臨焉乃令其匹
馬嘶風浩然空谷不得以繫之維之不佞茲役奚啻
白駒之章其在杖之杜乎若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足下之謂也是日也莫山人至自武林蔣子至自餘
杭俞生以試事甫竣留臨安與足下並結而駟驂以
陳文學不佞則六之矣相與賦詩飲酒也不亦茲土
創見哉亡何足下逸去俞生亦復去而不佞又聞小
壻長孺之報繇西蜀萬里來鼻酸耳赤涕其如雨始

願竟以阻格不舉無亦此物有精光鬼神忌之與則足下之鳬翔鳳蕭又何足深怪哉

報陳振唐

往者公在浙中晤於武林者再晤于嘉禾者一握手紆素眷言及之所惜良會未久飄忽分携公遊白下僕滯江千日月遂徂雲泥已判迥孤騫於千里挹雙鯉於崇朝同心之言率非常語嗟嗟不佞拙官誰則憐之疏節曠交情骨近倣然未嘗不腰膝俱顛若牛馬走然即如來論所指近世仕宦嬖姁詭隨鮮克振

名公翰藁

卷四十三

五

起漢士邈矣靡靡晉風心或不然形則近似而動輒忤俗世莫我諧輒張坎壈天寔為之謂之何哉凡冀海內知己不加苛責收孟明之績憤曹沫之盟矯澠池之翼著茂陵之書庶幾玉碎毋為瓦全以寄好同聲託云不朽又恐河清難俟人壽幾何二毛種種見也則此言亦復虛車爾惟是足下才已經世資適達時功見言信焉往不可自遂乃希體於無能之薄伎宣誠其心也哉李生在御意念深遠矣亡論蔡剛候之事尊壽厚祿為取富貴容即錦心繡口文具眉睫

且非其儔何以當生一盼祇謝祇謝

與屠長卿

不佞之嚮往足下有年所矣讀其文因想見其人同聲之誼情有固然即可不傾蓋而故也頃者晤陳文學具述足下似亦有意乎不佞以謂可與于斯文不佞誠不敢任然心竊信之語云千里一士猶然比肩而立言才難也今之作者凌米鹽實無以踰足下以其所醞藉閑深奧衍成一家言而不佞亦不自揣度妄意古始竊惟文以代變大都耳食者言非昭曠之見也不佞信無以當足下問二三知己謬知獎借而足下得士自喜遂以為真嬰其鳴矣求其友聲不佞豈不謂然耶治行荐寵公車經術餘事製錦發硯之喻何足以云足下固有不朽者勉旃自愛

與金省吾

往歲為不肖啓忱惠微于明公門下深懼不得當於萬一猥蒙不鄙惠然辱而命之俾得卒業太學以無失其為士即不佞弟舐犢之愛何以加焉頃聞檄有司帳具行部敝縣以日為期不肖啓惶沾沾自喜辟

名公翰藁

卷四十三

五

之汗血之駒新承鞭策向春風而長嘶以靳伯樂一
頤誠不自安於駕下不佞心竊壯之亟欲道之歸第
大計局期不佞方有事於晉陽或以罪報罷遂蓬累
而與之期非晚也明公倘亦有意于其教之耶惟是
主上右文殊切喬使君以五品而驟致列卿一何超
也况資望如明公寧渠久稽江漢間耶第治行無所
事經生業天歲序更新加飡自愛不具言

答方游初

天目之名以蘇長公之文益盛傳迄今五百餘歲足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下此行其將盡掩前人乎抑且放此老再為若主莫
令其自今汶汶也夫馬謹如約愧不能從祇俟足下
歸來命書佐紙筆道左出所有見示當為之勒石使
此山更增而高也如何如何

金學曾

與凌稚哲

明公視僕豈萬有一當于世用耶則其脫纓冕而投
泉石也譬彼麋鹿一走長林豐草間而不顧返矣歸
來卜築湖濱游情道味悠然澹泊自足本懷惟是希

見盛德消我鄙吝獨於明公繫心不安頃者令弟訪
我蓬華之下挾我山水之間情話彌日風流轉佳願
見清河不見平原時時作天際真人想耳嗣聞令弟
北征倉卒遣力追送未遑一奉起居狀即明公不督
過之已為厚幸乃使者來更拜翰命之辱所垂意于
僕者甚備益令僕踧踖未有處所以僕不肖即人不
言寧無獨知明公何取于僕而過為獎許也非僕所
能承也山中無事晝長如年貪得明公過我少日周
旋便當採蓴烹葵以俟明公不念乎轉盼蘇堤之行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朱孟震

報李宛平

記西山之游於碧雲諸勝與孔昭手足下詩誦之又
酌兵厨春釀陶然嘯咏清風朗月若為之佐其歡洽
今何時矣不佞自燕而蜀又自蜀而秦每彈琴曲輒
憶南薰翻堦紅藥于茲三見則奈何不拊髀而思停
雲而念足下也差人入都蓋倉卒簿書中遽不及馳

一械於典記比歸奉手札得新篇新刻誦之籍令茹
玉井之蓮酌金莖之露奚以易此足下清襟曠度一
日千古區區世俗浮榮寧當置之齒牙間與較分寸
也古墨齋集一二領之此宇宙一奇也蒲城舊亦有
此刻歲久斷裂正德間蜀劉東阜先生束而完之至
今好事者以為口實誠待足下而二矣楊用修云古
碑有神物護持然其斷而弃也不能保之於未毀之
時乃其復完也必假名公勝士然後得還其故固知
足下之功謂與造化尸其柄即神物何與焉不佞入
名公翰藁

卷四十三

五

劉鉉

與金省吾

客冬會城一別迄今年逾半載懷仰之私何能暫忘
鉉之踈拙往往不合時套強欲違衆避嫉以戀薄餼
殊非區區之初心也獨以今之仕者求進未可求退
未能只得甘心作傀儡啼笑任他人矣如何翁丈洞

視千古包羅萬象而智仁動靜以時出之則如來大
慈圓覺本來自在其降魔息障初無伎倆此豈尋常
尼丘所可模倣哉居常竊服亦無絲為一傾倒真切
真切恭聞憲節在岳陽未能縮地以追陪君山洞庭
之遊殊切悵結顙後代布候併有薄將申下從之敬
臨風瞻邇不盡不盡

劉伯燮

與金省吾

歐生行已具啓達不穀伯燮謬事邊徼萬里荒服士

名公翰藁

卷四十三

五

習最下下伯燮更且乏道術不足與諸夷生相長日
以空言博之祇增汗惶仰跂大冶洪爐不動聲色以
意氣感動青衿楚士固拙且野甚者今成就紀律行
且化為神品矣有道長者之作用閑且遠矣哉茲因
王白岳丈行肅此申候白岳丈生平多意氣自負不
妄千人亦不肯以子弟為人千願王公子尤嚮嚮可
不負大造者也

又

滇中曾數上書台座計已塵記室歸來聞諸生奔走

儼然鄭水之上觀光霽矣而為岳陽先得之又聞
旋貴衙計公祖兩衙教命前後楚中亦以資深七載
豈能復為此青衿士留乎入秉樞衡出當開府四海
蒼生均沾施及非誥竊一隅所得私者非佞非佞
仗台庇滇南試事苟且告竣而通計秦中則亦為六
年使者叨陟七閩豈非天幸乎歸來母衰兄痼壯心
灰冷茲不得已勉強就道又苦值禁例之嚴公祖何
以教之顯此奉候諸不盡言

周良臣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三

手

與王百谷

不佞薄游吳越官評在天日所共燭也日所遭豈真
疾風暴雨哉祇為作天子嚴臣時恥為鷹犬里人
欲中之久故越擊自里人出亦自里人止耳撫齒二
使君不與也歸伏洞庭日理漁樵於愚不甚適忽瀏
陽公走使持庚辰夏尊章至反覆數過如在吟壇間
公何戀不肖深且憐彼吏人深邪感激踰骨肉矣公
近日居起何似計從前宇內勝遊已三之二楚在南
服獨恥濡足毋乃不宜其墟不乎然矣然矣時下別

有牽繫聊附一言為謝臨發不禁神馳

馮時雨

與王百谷

曩辱遐念賁及剡箋感慰感慰昨肅蕪札托張邵武
為赤鯉計塵記室舊矣頃足下以包生事再領翰教
乃知前邵武所寄書尚未徹也不佞羈跡海隅星霜
兩易而媿以病相如當之譬之弱羽傳枝安能軒舉
回思少年豪飲忘曉放言忘倦真兩截人哉足下接
藻摘華豈直近代詞林相顧失色即前輩名家亦低
頭讓一籌矣此大江以南靈秀所鍾非晉陵茂苑可
當也不佞落龜支離罕所樹立自來骨相一帶髮頭
陀耳不久當尋立經壑訪僊裾而追談塵也包生試
事已與郡倅面諭之矣秋色平分空庭月滿悵望故
園曷勝極目

黃洪憲

與董海翁宗伯

洪憲推魯豎儒文質無所底徽時厚幸濫廁詞垣每
聞學士先生長者品騰前猷譚當代鉅儒鴻烈靡不

抵掌頌先生，個儻非常。文章學術振耀千古，今綸扉之上，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藉得起先生于東山，相與典潤皇猷。鴻裁國史，不足稱愉快乎此興情。衆望真不啻如泰山北斗，為天下所宗嚮也。鄉末晚進，款啓竄聞，無足當鞭筆使者。而先生篤於粉榆之誼，念肺附之情，屢借吹噓，猥承眄睐，固知長者休容，軼追吐握。而小子何識，何修，終膺寵賸。若此，所謂恩重丘山，義重灰沒矣。頃者率爾北轅，弗及握衣登別，而昂翰瓊儀，儼然辱而睨之。且獎誦溢分，屬望過情，長跼捧讀，名公翰藻。卷四十五
五九

且感且愧，語云：崧高在前，丘陵無色。明公操一代作者之衡，蜚鴻藻，振大雅，冠冕人倫，羽儀世道，培塿蟻蛭，悉敢望泰華之一卷哉。願高山景行，仰止芳躅，以私淑自艾，則區區之夙心，所不敢自棄于長者也。今天子寤寐英哲，訪落猶勤，安車蒲輪，旦夕且至。徒茲塩梅，聖德霖雨，蒼生為社稷，無疆之計，天下幸甚。小子無能為役，惟願竊四壁之光，徼九里之潤，為終身依庇。是所私于先生者耳。台光漸遠，瞻戀彌殷，謹端一介，起居塞淺，不恭無任惶悚。卷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四

俞允文

與凌稚哲

與凌玄旻

與王百穀

上向教授

答李于鱗

寄王龍池

與陸楚生

鄭若庸

報新樂王

與馮少洲

名公翰藻目錄卷四十四

黃姬水

與歐郡博楨伯

與毛禮部青城

與徐子與

與凌玄旻 二首

與瀾石

與王元美

與屠田叔

謝吳門高士扁

答馮午山

與謝茂秦

文嘉

與凌玄旻 二首

陸治



與凌稚明 二首

王穉登

與凌稚哲使君 五首
凌玄昊 四首

與屠長卿 與周觀察相聖

答顧武選道行 與潘方伯

答孔陽 殿下 與李汝耘

與歐國子 與張羽王別駕

與翟德甫 答余君房

與陳觀察 與范司馬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四

答屠田叔 與少玄 殿下

與黎惟敬 與陳光州

與胡江陰 與薛憲副

與張東沙 二首 與王元美伯仲

與李司徒伯仲 與范光祿于公

與邢德州 謝邢使君

與王武定 奉陸海豐尊人

寄大司成姜公 與趙將軍

答朱太傅 與喬比部

與邵戶部 與熊戶部

與李司徒伯仲 與王職方

與李舍人 與王元美

與王敬美 與歐楨伯傳士

與朱在充 與朱在問

與馬鴻臚 與吳中丞

與姜司成 謝姜司成

與黃吉甫 與唐玄卿

奉陸先生 與陳觀察先生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四

答凌使君 寄沈以仁太史

答朱右轄 與陸孝廉

與沈名卿 與范堯卿司馬

與陳司理思進 二首 與周觀察相聖

與費醴使民益 與呂祠部

與張孺穀 與王孫仲秀才

與屠青浦長卿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四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俞兄文

與凌稚哲

兄文衰病無狀沉跡窮閭乃辱甄收委託筆札捐書相遺副以繅籍悚荷無量且聞仲子奇分邁倫妙齡夭折即阮瑀任咸之戚嗟悼當時諒莫痛於今日也而鄙才涸思屬句踈蕪何能鋪綴纏綿以極悽愴之旨第不敢遠違嘉命謹撰誄詞一篇輓詩二首用申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穢良之餘響

與凌玄旻

辱捐書謬相矜許極以為悚僕與于鱗特聲氣相感元美迫近時得以筆劄獻酬要之皆異轍而足下以為三人方執齊轡恐非知言也僕素多病年復顛便欲斥絕人事勢所未能時每邑親舊至昵烏能察其深衷哉元美方今獨擅詞筆足令三都價重若僕困頓老生足下乃復及之百穀輩故加力從吏徒令蓄縮妄起悻心如何如何但承雅意書寫輒幸焉

鄙思述叙佳書殊不自知其不可也且濫領來貺并此申謝不宣

與王百穀

久不晤言緣賤體多致簡畧昨承枉過慙倦之情愧荷無量晚展佳集不覺忘寢如遊大寶之山巖嶂皆金銀也鄙懷湮鬱久矣披賞之餘不勝耳目甚新但整晤便垂此情殊為未滿奈何惟足下雅度當矜察我衰病耳

上向教授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二

此者獲仰觀光貌燕承誨言悼其無成濫加獎掖私心荷適不知所云恭承先生才為世出行履謙冲道緼包含志極通濟辭紛縷而守高棲淡泊以持神推德匡瑕陶鑒庶品於時飛文吐華之士談經味道之賢莫不嘔嘔喁喁稽謀問意某不以此時觀歡愉備末議竭心慮求所謂瞻仰重與之美進退羣班之次而欲捐放於教外含戚而勤卑是何拙惑之甚也竊又歷方古之魁士若子張以鄙家而學於孔子段干木以大駟而學於子夏高何子石之慕也而學於墨

翟索盧參之技也而學於禽滑離四子者戮辱之人也非惟能免於戮辱皆有以顯當年而名後世者得其師也今某固不能參跡于四子而亦無四子之穢德然獨含感動卑外遠盛教之益內包拙惑之羞豈直開闔曉曉排摧禮俗之謂乎綜量攷實靡所折衷以此為謀誠非得已是以私曲煩縕固非筆札所能盡若不假此以自通則雖有慙欬慙慙之愚拜控無路矣敢不陳寫以自解達某竊聞天不一時故能委命相鬲而成萬化士不一行故能遺世獨立而興事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

功其居也淵潛其動也龍變是故古之豪傑之士能不令已失時當其得也若超踰杳冥而躡高衢煌煌乎其言赫赫乎其行翱翔魏闕之上而名滿四海之內生則德澤被生民死則勛業鏤鼎燹光輝灼兩耀舉世所慕希若夫藏彩韜光盤桓壤室不搖暴不詭隨不激昂以為清不矯抗以為危不冒垢以逞頤而志存乎德行不噬意以渝檢而言範乎詩書聲溺乎委巷善止於一軀恬愉而不矜介乎其無所於趨夷險于夷於分之宜泊然無所厚於世而世亦莫之知

及其精宅於載籍貽誨於來世羣賢既遠而曠然獨恃此其究也是二者所由異路而同歸於純軌今某性能頑乏體質偏拘身無特達之節行無推擇之奇昧通人之遠致局曲士之巖棲於是二者而咸無所取則為雖復累稔彌年耽精於藝術摹思於重深而識慙奇分未窮旨的徒懷伎癢終媿前英縱或志慮開拔遺詞過人減口譏彈卓為精正亦欣然便以為得然而知其一之得而未睹一之失也是故智者附權達士因時裸入而禮出者禹不能變裸人之俗錦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四

衣而吹笙者墨翟不能違荆王之所欲吹籟雖善不如野音之適也鼓瑟雖工不如工竿之得也與眾殊技者必孤而難合與時異趨者雖勞而無功今某既無可協之運而技有殊眾之嫌况復疾痼年精氣羸弱而欲舉汗血之士鼓跲相排虛盡日月雖使天假其年至於齒危昏塞瞤然為遺種之老終無一成豈不深可惜哉且某受命非厚小兒裁六歲而兩目失明隨聲辨人動止無據投足向路恒若避柱更步生途怖于履虎形性相離指畫失實是以觸目增感

不能須臾去心但有悲慨耳推之人理已極遂用珍
念剪跡固守其常以俟天道之終有復也豈敢言非
其願萬一有所希望以招穢於塵形哉某又竊念受
教於門下之日已久不能數數候見以發其覆一旦
欲自引去而齋志於泯泯以無聞是誠宜遇而不遇
也計莫有悖於此者故既為書一通而又繕寫舊作
一帙以畢所愚僮辱覽觀而甄裁之則是烏語遘伯
翳而綜聲牛鳴逢葛盧而辨音荆山之璆不離斷趾
即有以垂洪輝而發長譽輪山子之駿一遇寒風贊

名公翰藁

卷四十四

五

君之徒即有以見徵表而貴其能千里也豈不華
謹伏候門下以拜教命之辱無任惶悚之至

答李于鱗

伯龍還知高蹤益遠城府躬耕稼田惟以自給此真
足下所謂田間老諸生耳華衮緼絀當復同歸甚善
甚善僕本以無庸自宜僮蹇即使北跡禽尚是足下
屈已而欲長價於人彌以增悚元美伯仲便聊申長
句奉懷殊不悉此傾渴

寄王龍池

辱去秋七月時手教謬見隆獎副以多儀降尊誘卑
棟荷無量且承軫念重憐其貧夫士之貧居固宜伏
晦致使冒聞益以自愧然溪仁之浹片言過於挾纊
亦奚在于物邪此方見思不置羣口未審何時再拊
瘡痍與沐至化旦夕引領莫喻于懷茲緣內姪梁生
辰魚北遊奉謁榻下謹具短狀并奉懷長句一首玉
環一枚步布遙款伏惟俯賜鑒納不宣

與陸楚生

昨承雅意惓惓感荷何可勝道次日復與張氏兄弟

名公翰藁

卷四十四

六

踏泥行數十里至山陰小澗子豈草黃石闢起常恐
作虎咆哮奔蹶不能歸也澗聲半里便嘈沸耳漫衍
數百丈飛跳白沫長松夾陰快哉此觀也相見為道
之惠茶大佳留面謝

又

此來僊卧每至半午忽聞剝啄及得信至素扇既獲
奉揚清風而丹魚麗美沃以華清尤令精神洒然忻
荷無量謹附狀相復頃頃面謝不悉

鄭若庸

報新樂王

某昨歲客濟上伏聞雅鑒嗣見藻述心竊傾羨思欲一奉末光甚馳心也比以留滯鄴中遂虛所懷不謂謫弘念及寒朽輒蒙軫錄賜以華章兼之賙貺輝照羈旅感激曷勝且詢道履燕閑不輒披咏崇高富貴篤志如此古稱賢王豈多讓哉自念衰朽不得扶策東游海上曳君王之庭寤寐柰何反使附報東望雲天豈勝依戀

與馮少洲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七

清泉幸承風雅極慰平生仰荷汪度涵教深至傾蓋受知抱感當云何也去住匆匆不及少奉周旋悵悵鄙衷尚令未釋不日詣都門別當面疏茲舍親鄒太湖收鄉詩家嘗為海內名公所知以公握騷壇正印不敢不見非有所覬也丹經尊語行當躬賁請教諸惟賜亮

黃姬水

與歐郡惇禎伯

日月幾何忽為徂暑嚶嚶黃鳥實懷同心讀軫中葉

于役之中不廢遊陟許掾才情可以想見若詞之溫麗秀逸則逢人說項斯矣首宿滿畦青苔蝕壁廣文先生擁榻長吟與據梧隱几者同趣其高牙大纛車馬如市符牒如雨厥心皇皇憂患者視公所得何如哉

與毛禮部青城

遠道遣倖辱損華札兼以高藻開緘迴諷如覩顏面緬惟白門睽遠夢想勞結每風晨月夕未嘗不懷衷公也僕於庚申之歲言返舊林椎髻短褐閑影暮數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八

與相往來者非農圃則衲子漁父門無長者之轍寓訊無由遂致絕問心則十載一日萬里比隣耳承諭鼓盆失珠之戚無任駭悼然以竺乾之空蒙莊之達視之咸適咸妄耳何足介哉我公當以此自寬矣僕年逾五十髮白齒墮蒲柳早凋夫復何言然松喬之慕老而彌篤通窳窳石函青華之文頗有所得倘公剖綏山之桃余壁吳胥之麟願以相聞騎羊負局會面當有期耳

與徐子與

自公之宦楚也則思心與楚遠也繼公之宦滇也則思心與滇遠也及公來吳則交謁不值焉悵悵恨恨屈原洞風騷之情抑亦江山之助公之遊楚與滇也當有巨麗之詞與荆巫雲霧蒼山洱海爭雄勝者惠示一二俾少文為屋下遊何如

與凌玄旻

姬水老賤無似戚景泰堅破廬短褐耳心窮饑者非以抗俗也良以丈夫生世不能自致青雲顯名當時斯亦已矣乃復僂躬低眉於富貴之門為知我憐不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九

知者笑不亦大可羞哉故寧身名同蕪與世都絕耳足下博覽敏求環才逸氣一日千里固海內之雋也迺繆加甄識采錄昔人有土灰之癖者非耶授簡之命敢不祗承然僕非士安何敢序三都哉梓成章先寄我殊羞異味函頤厭口耳辱賜綢繆足感衣被之恩佳達隨書上杜太學命跋中丞公洛神賦併納對使草草言不宣備

又

病肺兩月矣不得燒有客自霽上來訊起居知玉體

不豫方切軫念得書殊慰讀歎逝錄玄雨其不死而足下之篤天經若此世之怨角弓者真足媿死矣文曹博可為玩爵服者之鑒邑博不賦淵明之辭吾輩可無穉圭之文哉峴山碧浪叢足有日山靈久遲姑為謝之承惠棲賢玉板一餐銷痛不數金莖之露也感謝感謝

與瀾石

昨海上書至甚慰但龍光在握而冰雲之姿邈不可即為之悵慨適者知與夫從登狼峰觀鯨濤睇日出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十

便欲躡足聞風希髮若木恨不能假翼與俱耳唱和為藻不靳惠教前寄惡札夫從以為贗夫物有真贗如玉真也石贗也玉有贗石無贗僕書石耳何贗之有以為贗者玉視之耳一笑來使鵠立草草不盡

與王元美

穆太公詩課完久矣漫書傳後真續貂也沈畫偶有米顛之癖雖平生愛敬如足下且不能割彼挂千金劍者何人哉余誠小人也然終當以義勝制情矣唯足下需之對使占復

與屠田叔

覽楚騷協韻及讀騷大旨諸篇深契靈均千古之心
匪特苑其鴻裁獵其艷辭而已原悲國人莫之知而
千載之下知原者復得田叔孰謂古人有不同心哉
世人但知讀騷而不知協韻夫協韻者古今人文自
然節奏至於騷雅尤不可無故讀之使人動魄出涕
之感創焉者正以此也田叔獨知之然知田叔者唯
黃生乎序文勉綴塞命兼累之辭真著蠹佛頭矣

謝吳門高士扁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十一

羅

姬水伏跡溝壑沐浴大父母膏澤有日矣但漂泊湮
阨之人自甘蓬蘽之逃媿齒衣冠之列不敢輕謁公
門以覲大君子精光唯安於耕鑿為春風化雨中一
擊壤之民而已伏蒙頒賜多儀祇領之餘省已懷慙
至標以高士之目是以蹄涔而準滄海燭火而垂太
陽汗眩不知所云足瘍不任行履敬遣親弟生負黃
文水齋伏叩首臺下以謝伏乞尊慈珍察宥其狂悖
幸甚

答馬午山

姬水委瑣頑鈍荷蒙甄陶誦先王之言慕聖哲之義
思欲跨騰風雲焜耀竹帛以仰答我公造就之恩然
翼未奮而先鍛足未驟而先蹶雖卑棲驚步之所致
抑亦時之大繆也我公遭明盛之時處卿相之位毘
一人正百官握樞運斗斟酌元氣以惠元元朝野拭目想見太平而浩然拂衣玄髮滄州矣雖清風高節
飛照華裔今聖天子廊帝絃恢皇綱夙夜圖治伊
傳周召未能終處江湖也翹車之招拭目以俟姬水
一遠名範俯仰十五年矣望德馳情寔勞夢寐但溝
壑之人絕意世紛推髻短褐以事園灌門無長者之
轍欲一修候誰因誰極昨歲部侍御以分題命劾鉛
輒為我公壽蕪累之辭僭塵玄覽方將以狂悖獲譴
是懼廼辱遠授榮示無以珍貺祇領悚仄山川阻修
日月迅邁奉晤未期豈勝忉忉倚杖履東遊俾得再
侍精光聆謦欬此生之幸也佇望何如舊作數篇呈
師門改竄草草跋復餘唯順時珍攝不宣

與謝茂秦

吳客來惠我華牘寄我落篇荒落之人遠蒙存錄感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十二

羅

哉無已足下行譽詩名播滿寰宇賢王築臺諸侯走幣誠一世布衣之雄也僕賦景慕藪屏處蓬蒿門無長者之轍所與往還惟常帶枯衲而已僕竊謂人生不能自致青雲則亦已矣安能附青雲之士為哉此僕迂僻之性不敢為通方君子道也

文嘉

與凌玄旻

櫻桃園菊新茶皆時物之佳者忽承寄至遂令寒衙頓然生色璀璨堆盤忘吾之為冷官矣感荷何如尊名公翰藁

卷四十

十三

經閣雖在但蕪穢不治得吾玄旻以教帚掃除之即清涼之界僕亦欲半席幸不吝也一笑一笑

又

童子持翰簡至觀兄手蹟知漸勿藥慰慰但神思昏憊正火息之驗尤可喜也看侍兒煎藥亦是病中一佳景雖不及博塞為歡然視僕輩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晝夜不息不相萬萬耶

陸治

與凌稚明

向枉教時得聞玄論於不佞末事中草草得意處公兩言及之不覺慨然心許欲以所懷鉛刀贈之烈士雖所寶不相當其為相知一也昔者不佞一見王安石道華山圖恍然自喪曰以造化為宗者乃若此形下之跡翦狗耳惜吾耄矣不能行所知也聞者怙終不以為然偶得安道華山四記其中自道神解處與不佞之言甚合符節始知真見曠世亦自相感也公之道我猶我之道安道特愧所造不相及耳微勞何所惜哉命來管生林立且妙能盡其材則不佞所造亦名公翰藁

卷四十

十四

可媿美安道矣其如日月不我與何春芽綠筍誠是佳品固當珍賞但傷惠不自安耳街感街感

又

枉賁後閱志典乃知公門襲世儒宗中丞字畫名垂竹帛衣冠麟鳳豈偶然哉方切忻仰而辱命管生適至臨池林立精健絕倫兼之穀素砥平亮能展其長技但恐主人自喪其質用之不能盡其才耳土膏方忻林間穉子茁長如北他日高蔭涼生疎風籟起我公逸思可想見矣惟是念我老饕使千畝飯在胃

中便當解衣禿兔不足爾高情也客秋創見名菊漫為題句并圖以上不足請教侑絨耳力疾草草

王穉登

與凌稚哲使君

穉登代本田家土著大江之陰後乃遷入郡中既又遷入金昌金昌雖久居長子孫然未始隸赤籍租庸戶丁歲歲輸於毘陵至今身為流士固明公之部民也部民不省粉榆不能一詹郡國大夫之庭若穉登者可謂亡賴甚矣亡賴之名邦人蓋嘗以此見目今

名公翰藁

卷四十四

十五

日思之邦人言是也明公不以為不肖違衆獨察假以吹噓寵以教誨雕雲氣於土壤飾龍文於布素此雖遇士之隆不已矯時之過乎常應物少亡賴後能折節為詩人彼得侍唐主恩私白日殺人都市中莫敢有譏呵者故有天幸以得不敗穉登門戶衰薄身處微賤莫可自衛前無席寵之幸後寡改節之善遂以星誤幾陷五木昨日之事苟非微公之靈即杭上之肉寧割盡矣方今花縣之門嚴於赤陸黃授之吏威如至尊有人於此所為辭賦信有凌雲之思一旦

持綠綺走臨印邑中有為令者能下榻禮而客之耶否耶不門者叱為辱矣明公佐郡無幾何時文采風流善以儒雅飾吏事郡中嘖嘖號稱神君穉登鼠伏他境尚冀河潤九里乃倏忽挂其冠而去令人驚歎無有窮已黃花碧柳何物草樹能令英雄係心也阮藉游東平樂其土風清美遂乞為郡未滿十日即騎馬去况以毘陵劇郡又有亡賴之民如穉登者宜乎公之不可一朝告矣雖然竊聞泥蟠雲升者神龍之靈化因時顯悔者大人之達節張京兆得罪漢室亡

名公翰藁

卷四十四

十六

命草野一聞詔書即起乘赤車為天子擊戎長安中三輔寧謐枹鼓無驚此通人之所慕而俗士之莫測者也桑桑君高則高矣何至於牝牖涼颼遽亡人代穉登甚不滿焉手版腰帶之屬公且命紅拂輩時時理之勿令蟲絲便絡其上耳穉登被國士之遇甚深故忘其微賤無所忌諱直敢布其腹心積病七旬形如土木寶刀繡蝕紫氣不在頭髮下地與木葉俱落存者一絲兩絲勉強作髻如青螺一點得并刀剪去政可作有家閨黎往往為兒女子所留殊不快意家

有一力向彼遠時中道棄去王褒僅約直如故紙今則執畚負薪皆自任之欲致一書於門下莫可得伺之良久始有今便疾病贖贖作狀不謹他日飛蓋過吳門却當以黃冠師奉見載虎丘泉一斛為公治青芻白飯之具以餉徙者不宣

又

秋暑灼人如炮烙五內悉靡沸頃者二三友人以一餘艸載不肖而西渡大江見月出海門其下波濤作水銀色爛射人目不可正視與客單絞岑牟酌江流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七

一斗而酹之不覺肝腸滌清差自媮快耳方苦熱也而被純綿之貺野夫溫廣之質恐不勝此江郎老矣才且盡矣豈復有生花之夢而使君授以絳毫捧之愧作筆札役役病者困頓奉大命之辱當避客出郊走阿蘭若而橫眉半日即黔驢之技畢矣才如穢也者而欲比東里氏之子不勝頓之羞矣力疾惶恐

又

穉登受公恩重啣之十年始一謁公公不賜譙呵乃頓恨得穉登晚也者而煦沫之穉登有餘愧別公還

不半月一蹶如中風今左臂且廢矣右臂偏袒看架裝尚無害造物小兒柰王郎何貶損賤教奇文爛目公不餐赤城霞乎安得字字五色也嘉惠豐崇不敢前却几扶之辱敬聞命矣力疾作記極崖畧惶恐

又

文聳還擬削牘奏門下而病瘍委頓不能撰文去後瘍乃日甚脾肉墳起潰出血者十有九處今雖強弩之末為毒不淺耳承手書憫勞風旨溫美又過加譽於不肖附麗於名人魁士之流讀未罷汗淫淫若曹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七

溪時矣比部公文采風流照耀海內膏馥及人猶能河澗九里輓章見屬人爭綴辭况不肖於明公嘗被國士之遇者哉敢不自奮白揚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第恐不能昔人語耳奈何奈何

又

尺一書成且鋟梓使人間竿牘由此生色公之休明甚盛乃借不肖糠粃其前是白地明光之錦而網罟之也以書致青浦君談公之鴻裂當得其麗藻重此快耳若穉登之妄庸樵少文者安能歲其辭以典

此君鞭弭桑韃哉必也有長者之命在則當如小巫然而公所推轂不肖如書中旨無乃獎飾之已甚非不肖所有不者公直嗜痴也耶嘉惠之辱敢不拜命謁天竺先生還請得造見以木奴三百啖我較其風味何似楊家果也

與凌玄旻

不佞未識足下而業已識足下文其竊萬下風久矣往子庸時時出足下篇牘過不佞竹間諷之琅然響也而笑不佞曰豈不與此人同時哉奈何不相通不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九

佞念已神交足下無所事顏色若孔子夢周公太史公願為齊大夫御此兩人未嘗識姬旦晏嬰面也乃其心豈有間耶竊謂不佞於足下亦如此比得足下書辭旨濯濯如春雲出岫乍紫乍綠卷舒去來無不嘉好信足下之多才也不佞碌碌安庸無所出長於人猥以寡陋之識幸合附麗勉叙足下之文狄裘羔袖以貽足下譏主臣不佞皇恐死矣尊君明公有德於不佞潏不佞無時忘遂一吐之其為足下賞譽者有足下之文非以明公故也茗水清淺可容舳舻一

諸足下足下幸戒門卒客有七首屢憤短後衣嗷嗷楚歌而扣閭者為江東王生其勿拒

又

讀足下詩一言一字如空青水碧皆世外奇寶非尋常珠玉等也還家念足下不去心使手至承起居亡恙天勒國寶鬼神相之甚幸甚幸僕比一疾如中風左肢不仁得汗而解至今尚憤憤也每恨肌骨柔脆不能滿注樓煩弩射南山遺跡徒執三寸弱管塗抹赫蹏與白面生爭衡良足自醜造物者乃將并奪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十

真欲小兒戕矣病廢後極畏客客益衆聞剝破便窺匿牀下令童子持松間巨石枝扉扉幾辟容手容真異人哉政買棹東遊海上從雲中君問蓬萊弱水路遠近求僊人為年藥乃足下書先起沉疴矣覓得丹砂却寄君不敢忘報舊逋奉償瑟賦作正書病未能也少緩之鬱金治嘔血有神驗今輒以餉足下嘉惠敬領得無太侈耶

又

讀足下所為少君履畧不覺吐舌足下信赤汗也僕

才襪線耳不稱足下旨而又見大巫安得吐氣董生
賈生伏生王生與魯兩生之流其稱甚美得必如世
人媿姍足下當自首肯僕頃買織室婦楚腰善病近
歸其母家僕甚亡賴方日多筆劄之事乞者數輩憧
憧吾數僕良苦但時時誦足下文則快賞以為樂足
下才若此其幸自愛

又

舟行不戒於榜人幾折肱矣賤教臨辱奇文楚楚不
咸陳驚座凌君有文哉血疾由躁急乃轉劇粉黛醺
醺其禍本也隋氏明月不宜抵鵲耳作正書簡問類
有物剗削琴賦酒稍緩之鬱金已空篋不敢為君新
大行遂棄臣民率土共悼足下世禪銀艾過密之痛
倍百恒情鑒察不具

與屠長卿

章叔以長卿集至讀之乃欲焚筆研漢武而在當恨
不同時也長卿哉長卿哉雲卿諸君交口談足下不
徒善文又善吏一何多嫵媚耶蔡公家司馬文與贈
別雲卿詩言言明月足下誠恨才太多矣僕頃畢少

兒婚橐中洗如然五岳青霞冉冉芙蓉扶頭矣縣官
月奉五斗不堪飽其孥又減以助雲卿囊數口得無
菜色乎固孟子然如窮鳥口嚙嚙不肯向胡奴索米
屠先生能為謝仁祖無何以策之所與俱來者吳山
人善署書又善刻印請一游揚其聲于生汗血得足
下一顧不勝駭驛耳聞彼中金澤寺甚幽絕大多奇
石足下能容僕其間當一來飽伊蒲之饌若錮之衙
齋維奏車父之琴湮肉相屬僕惟恐其卧

與周觀察相聖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

毛生一函達鈴下將無漫滅耶客從東方來者莫不
嘖嘖談公之鴻伐屠東人使高枕不聞桴鼓之鳴也
則明公豈不吃手長城哉抑竊有私憾疇奪吾寇君
誠不能無望焉明之士以文起者若而人鬱然雲興
霞蔚矣而裨登往歲客明州也久於是而有紆縞之辱
夫其卓朗邈特橫絕高舉一經一緯相如子雲則徵
君沈明臣黃龍翠鳳曠世而有折楊皇華衆耳駭絕
則貢士余寅長林巨藪蒸霧吐雲蒼糾尺蠖往往而
有則邵武令張邦仁寒松秋水皎然澄潔沉鍊清典

有矩有度則記室屠咳含思婉妙吐辭粲美小兒得
祖沾沾自好則山人李生寅此二三君者並東園之
蟬竹箭之良也裨登習知其長不敢不薦之幕下明
公試進之前席授簡揮毫之際必能弘贊石畫仰裨
壯猷蓋結轍倒屣豈獨生逢掖之氣將裨見者自益
其尊明耶

答顧武選道行

他人守一官惴惴若繫車輪而窺井然乃門下視之
與飄瓦等豈不狹士哉若之役僕方衣車絞而苦人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

早

尋司理公若神明幕中安所著此逢掖生遂不敢以
請而文博士驟稱門下之不忘王生也誠深愧之矣
邵生不以僕詩為布鼓而過門下門下亦漫然許可
抑僕不自喻其黔驢邪秣陵佳麗有六代之遺門下
吏隱何減清都其津津於尊鱸也何以故憶與門下
別幾十年所而僕老且僊矣門下昔也白晢而都今
何似不鬚髯如戟乎

與潘方伯

樵豎矍然使孤桐被薪惡足深罪時無中郎疇能識

費下者於是世無焦尾矣然使君得不自悔眉如遠
山乎安能免於入宮邪解組後復何為疏泉枕石何
足事使君以此為藍田虎耳惜僕也善病不獲載醕
醪醉使君歌野鷹來佐其耳羹買一舸奉謁病作不
能渡婁水歸卧齋頭念使君輒誦盈盈一水隔也

答孔陽 殿下

書郵持君侯一函來啓之字糜爛不可讀魚龍之氣
鬱勃蒸棧其上碧也以為洪喬小子亡賴哉後問而
知有自娛之集在光燭澗濤水府恠犀之復燃駭而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

鼎沸石尤仇之而舟遂覆不英魚腹者幸耳於是燎
以松薪燠以旃檀而後目可下也僕病五旬不瘳賴
此解願今章可起君侯之詩豈獨自娛爾乎拙序不
工識者譏其拙之羔矣欲棄之恐趙壁之還支無祈
輩更將有反側者使藏執中而僕序為覆無患矣僕
誠緩命而君侯以東郭為猜不太雷與

與李汝耘

劍裘何時抵家綠袂綠觴以為太夫人壽而足下喜
可知也僕積病踰十旬巫者請禱醫者請藥囂然耳

中僕不一聽而聽簷聲滴中唐之甍急者如伏波蠻
中銅鼓緩者不減遠公山房蓮花漏朝朝暮暮川壑
灌盈而僕亦頓然蘓矣今尚憤憤死即不死但不善
飯耳雨後熱如蒸齋居若甌憶足下棹沙棠載漣一
石挾柔曼二三吏猶九曲之間紅袖而拂白雲者凡
幾也但言病者心忡忡矣

與歐國子

書自客歲枉者問道於盲妄意東方善諧譎以僕不
解答賓戲邪已而程先生以尺一至者果然公之悞
各公翰藻 卷四十四 五 英

欲玄晏我也悞則悞耳而不敢忘國士綴葦穢言聊
以報公公觀其伎倆若此不勝飯之滿案矣雖然請
置之甌上紫鳳天吳之綺而俾裝襲之公豈其嗜痂
而癖至是哉僕四十有三最善病病而骨立積歲不
出戶終枝一藤問白雲路幾何里監門譙止之矣士
賤如此而公且勿厭長安五斗也

與張羽王別駕

往歲一函托王叔使君奉致意公在褒邪邛笮間也
而問譙周揚雲嚴君平司馬長卿之後甚婁乃不知

從者稅駕長干耳何不以尺一招王生從公於石頭
岸邊飲僅一衣帶水而失之悔不可言州別駕官如
彈丸負乃公寔多然彼夥而沉沉者能效別駕公腹
中一字乎無也則公何必歎武昌魚哉今歲僕善病
嗽寒食錫後至今不下牀頃孝甫自真州來得公入
楚信與孝甫共醉齋頭松樹下是日重陽風雨亡賴
乃黃花出籬壁間歲華有致意公折腰督郵小兒前
不勝露霽遂成一篇奉寄差足下解嘲耳

與翟德甫

各公翰藻 卷四十四 五 英

稿然病廢僅有骨支床耳久不聞問以為公記有王
生無乃一函至自談君者抑何繾綣不忘如昨哉僕
老謬亡狀與時牴牾世厭君平君平亦厭世乎岳有
五未游其一州有九終履其四則又何敢托君平也
公比益自豪神理日王都人士無不嚮風慕義爭先
掃門孟公之座湮食相屬顧未知錦衾角枕之傍尚
能置左阿君否買田陽羨故自佳第恐林杏蕭索不
足易裘馬風流北山之文尚煩王生貯思耳

余君房

往來不入寒廬門樹皆稿然已得兩函書文甚休美而更辱風雅之音則又喜過望也三時積病幾不起而連吠聲之狺狺足下聞於原荆所者大都已悉以為馬牛則馬牛耳聳然對羣狙爭無兄與妻孤女否耶僕安得金口而木舌哉木也而驪駒也鵠也而齊盜也僕得浮湛其間顧不幸與君房足下鵠不日浴而白請敬佩乎斯言聞司馬公之計不勝泫然詞壇失是公執牛耳者誰乎東生芻俟之條風至而黃鳥鳴請得以馬策扣西州門與足下相向失聲問坐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十一

中淡下誰多也

與陳觀察

觀察公頃何以學圃五丹之間秋樹如沐翠色滿衣裾矣一部清商樂已教成吹月上花碩不令髡乎盡一石哉樂甚樂甚寒齋梧栝經雨濯濯僕單絃岑牟挾一編箕踞樹下倦則擲去聽秋鶯殘啼泣如老妓歌挑葉半鳴半咽則大愉悅以為不賦江州司馬琵琶筵上聲又何用青衫盡濕為哉公聞之則大噱謂王生不知漢大耳此間有儉父善椰榆人流言抵公

容投鼠而可獨不忌器乎

與范司馬

東海有兩司馬也而賢不肖兒時籍甚耳中矣往識張司馬天矯如神龍顧於明公未有謁也意默然如望蜀蓋中心藏之者又十年而不虞公之臆問亦有王生也何故將無田叔輩顏頰耶田叔之嗜羊棗而私於不肖猶可以溷乃公過矣過矣捧書敬誦字字明月幾欲剖腹不肖之報汝南公甚愧於智氏之國士而僅托於絮漚炙鷄白馬素車之下風此其事魯各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十二

答屠田叔

足下得官如左太冲亦大陸沈哉雖然三都賦草在橐中便覺記室不卑耳奴還言田叔冠側注著單絃衣得一平頭往來官奴城下猶故田叔哉子陽輩誠井蛙千載而下令人捧腹僕漸老家亦甞無他長物惟齋頭青松謾謾有秋江八月聲支離乃似僕計僕

著書成當作龍鱗也足下樓居高幾尺可望見海月
無僕且持胡床箕踞其上白眼視諸卿求田問舍碌
碌黃塵間如蠅螬轉丸不覺絕倒田叔將椰榆王生
何至效元龍伎倆耶齋額等書成無嘉木遂不命屬
氏章叔能言僕近狀僕故不復談

與少玄 殿下

君侯一以身攝二大國此其鴻烈盛美使枚叔馬卿
之徒持筆以陪後乘猶不足奉揚休明乃謏諸么麼
王生不已秦無人乎走城西蘭若攢眉十刻為君侯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主九
撰此序卑之無高論哉不堪覆王家醬餽無示西園
文學使其彈丸我也

與黎惟敬

往歲客星東指不肖方在藥裏間也而不獲一把臂
徒有挹擊東方生陸沉金馬無能免於腹餒乃公官
比四岳飽禁嚮而去稽古之力可謂大讐南還作何
狀狀荔子丹芳梅縞宜其不易進賢冠耳小東林之
間坐客如雲公不憂脫之脫手不肖近舉一孫遂成
翁矣阿翁而折腰督郵小兒之前無已大謬故知勸

索長安者策左甚哉北窓涼颺枕且高矣相去萬里
無能相見安得化為青鳥入公羅浮夢乎臨楮邑邑

與陳光州

別公之日長僕愈老且謬幾欲裁書一問起居坐嬾
輒罷陳倉寶鷄其神每以夜至輝光照暝鳴如墅鷄
墅鷄聞之皆鳴漢高於此作廊時祀以百二牢蓋封
禪書言如此汝南有許子將之月旦乎無皆不及問
公搔首盱衡不能已公昔所居官處皆槎牙然尤未
嘗稍損冰錫之銜况今乃得其體驛地乎惜也樓煩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十

林胡之鏃徒用之射甕身耳沈商城故嶽嶽得麗陳
先生部下甚華商城治狀頗善賴公挈其綱維差可
下牛刀行部之暇亦時時相與盤薄乎異時州刺史
對縣官坐襜帷中如三日新婦令丞輩魚貫折腰其
前則大以為榮俗吏面目可憎如鬼乃公視沈郎直
當耳焚烏烏消此俗態雖然安得王生婆婆其間大
言諸諸小言詹詹俾兩君恍然自失哉原荆死九龍
崕嶺益無色但言短氣

與胡江陰

一長裾刺促兩進賢間嘯傲不諱非使君長者安得
著此狂奴大江洋洋可樂饑又設方丈之食過醉過
飽下山聽譙鼓聲急欲出南郭門已下蕞蕮之鑰且
卧文叔齋頭飯罷送開之襪被吉甫園廬便解維而
東使君勿為日朝相如使偵者知為臨邛重客須稍
閱其蹤耳過金閭檢其橐中如魁然乎請割其半為
青樓美人纏頭不令作暴富兒郎也

與薛憲副

言旋桑梓載瞻流火言念君子我勞如何計別公時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十一

年耳順齒髮未落擊節哀嘯每有壯氣馬援據鞍而
矍鑠廉頗垂白而善飯若使蒲輪下於玉殿黃紙
及乎荊荆尚可捧檄從事佩刀出門秉桓典之馳攬
范滂之轡惜乎數奇一蹶不復命也命也若乃考槃
澗谷蕭然物外變凋顏令玉顏制二毛使青鬢却今
世之務希至人之蹤此綺皓之高蹈沮溺之孤節而
非大夫之所慕遲遲去魯者之所能甘心也三吳下
隰之地昊天降凶春雨淡秋三時不竭白波漂廬魚
鱗入屋湖上諸山蛟龍盡出桑疇廢隴倏焉滄海具

區不能流其惡震澤不能平其澤海門揚子不能泄
其怒閭閻菜色炊煙失青魚蟹盈筐不易握粟憲臣
循哩而畏禍有司恬嬉而莫恤及其被牒行郊即又
吹簫把觴沉湎酣歌指白蒿為黃茂蒼葭為嘉穀猖
狂自恣有同樂禍濱海之民囂然思亂白挺棘矜利
於戈鋌此方切乎憂天彼獨笑其過計嗟乎下民何
辜遭此鞠凶誠恣嗟踟躕不知天地之高厚也秣陵
畿輔之地羣公百寮穆穆在位司論道者負牛喘之
憂搃金穀者嗟民力之竭任言責者懷嬰麟之憂鯁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十一

至於門下雖復解組霞外投笏闕廷然當食三事之
祿紆金紫之賢統偏師之任受一面之寄猶當援舊
臣之業執典聞之誼宣民瘼於皇路播時艱於百揆
一人倡之千人和之白下青雲之士金陵冠佩之客
能無奮臂而起投袂而興飛寸疏於九閭進一言於
冕旒者乎以受國士之遇輒敢忘其愚陋效謬譌之
忠幸不為罪郎君汗血之駒翱翔天衢及此清世吻
吻鹿鳴望之聽之

與張東沙

稗登不意清門遽變天降凶閔老夫人倏焉駭驚奪
此良配使公白頭不偕哀怛摧剝楚毒奈何奈何伏
惟達人大觀彭觴一致上謝莊叟猖狂之歌下免荀
生惑溺之詠毋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觀此茫茫何
益泉下耶損惠教札良荷記存秋懷十二篇篇篇玄
秀枕上讀之若松風瀑布不覺去疾孔璋之檄頭風
下床子美之詩瘡鬼退舍以今觀之匪欺我矣郎君
落落狹士故當是千載人雲柯扶踈雖有節目無傷
珍幹非櫨楠間物也王謝子弟何必盡皆青紫要須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十二

有門風耳大器晚成不在早就政如老将卧藍田強
起典三河俠少年射鵬則輕迅剽疾或反不如諸郎
至於南山有白額挾大黃殪之一發飲羽方是時也
屬之俠少乎屬之老將乎以較彼所得孰為多也
夫良材求用於十年之後良馬求用於十年之前智
者不背時而毀節豪士不違機以徇名朝榮雖妍易
彼夕秀哉稗登惡疾纏綿積踰七旬髮枯齒凋隨風
則僵寶刀無色壯志盡落復何意人間事耶喪妻五
載房帷尚空生有兩男子大者木魯可使荷鋤種薑

南山小者七齡稍有頭角日能強記數行若芝草無
根醴泉無源則此子或堪寄以門戶然恐培塿無松
栢也霜降日短海國多寒高眠加飧以慰海宇瞻望
千萬千萬

又

不奉几杖且久承風猷益壯元臣舊弼天將昇之以
為社稷衛何丹陛白雲之足問哉辱存問之惓惓關
然未報公不忘王生生乃敢忘公耶先處士問閭人
也而行類有道曩者窀穸之事賴王中丞賁之銘頌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十四

者治冢樹一石於隧上以句公之表辭伏惟公麗藻
絕代能不朽人猥在先子不宜以毛褐見遺稗登敢
忍死以請江水潺潺與淚嗚咽白骨可肉在公筆端
皇恐皇恐不宣

與王元美伯仲

與兩君別後送客不能復過真空寺矣見寄朱十六
書亦及不佞意同之也今歲邊聲獺甚 聖天子宵
衣殿上廟堂諸公石畫秘美虜得不深入為寇僅陷
石川一城州刺史不能罵賊死為賊廩以去灤河水

未合時賊偵者二人騎而測其淺深一騎溺一網得之王師隔河不設一鏃竟成漁人之功近聞王台吉馬牙鳴角有窺開隴意所賴社稷靈長當無慮也君家中丞功滿塞垣冤血灑地十年後始白於天下可謂幸哉有子疏草字字嗚咽有三峽流泉聲王家郎如馨中丞公不死矣然妬口刺刺卒未休直為二君織眉耳願益堅東山之志勿令此曹藉為口實也不佞狹中褊心雖重為諸君所規至今氣憤憤不能平下第後便匣劍南歸此間公卿大夫稍有留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五

腐鼠君謂吾縣官亟還其家不然不佞捐數十金募夫徙去以五株楊柳代之母久溷陶公門也

與李司徒伯仲

入舟飽食坐船牕間殊無事凡在京師騎黃馬塵中持策與客慰勞時似稍閑暇漫吟兩篇投贈伯仲亦平平無所高論皆嚼蠟之語耳董先生頭顱班班尚持劍綬不肯還家今復看短後衣馳驅戰地邊風如刀當益其龍鍾也頃聞江東多歲稻稌價賤金昌羨酒色如涼州葡萄十錢足沽一斗計畫青山三尺可易醉飽爛熯何故跋跋走逐人作牛後客耶僕與貴人交皆瑣尾了不可人意惟二君落落無世情故托從事脂車促歸不然僕歸作移文待之矣高麗王家刻何晏易幸覓一部寄齋頭

與范光祿子公

匆匆出長安門不能復詣公別恐益其黷然耳十一日暮泊天津驛門望見海中殘霞光明照數十里似織女杼軸間物欲乘風破浪過其處盡數天田白榆歸入君平肆中卜客星何時犯牛斗令世間兒啞然

驚心足拊掌而朱季逐逐貴遊不肯去坐使支機石入他人手中甚可恨謝光祿最能詩借吟一章嘲之

與邢德州

征憶出都門馬玄黃擗不及前坐數彌日計與君侯為別不遠折下柳絲擲道傍不復相寄今已越朱君樓船下江南孝廉隨秉傳使者行可謂謁附驥尾濟南多經生談鋒如雲僕且以三寸舌待之愧里令平時名未籍甚一旦折五鹿充宗之角滿座皆驚他日亦須令君侯失聲而歎舟中作一詩相投且未即上名公翰藁

卷四十四

五十七

俟毛生不為通便長歌此章排闥入矣

謝邢使君

芳筵爛熳杯竿紛錯疊鼓層笳金奏競發又進優孟叔敖之伎蕩心駘目義和既匿蘭膏夕焚清歌遏雲竹不如肉書生藿腸易以醲臠子大夫之意厚矣至矣地主淹留囊裝未即發明日當同朱季掃蘭若黃金地以待使君五驂騶穉登再拜

與王武定

五馬還都羣公供帳都門車騎如堵墻僕手中但有

一枝燕臺柳愧不能前非忘之也歸過德州為德州君脫其帆不得去又醉僕以麵糲不能拂其拳拳更兩日始行坐上乃無武定君令人忉忉不成歡讀濟南圖經知海豐為使君附庸邑邑丞陸君吳郡人僕內家文人行素愛僕為人潔廉忠信寬然長者其先人嘗剖竹為郡稱清白吏諸郎皆貧無以為家陸君少明經數射策不利既又佩橐鞬從樓船將軍出海有繫夜郎王志為偉臣文章沒其功不上今頭鬢白甚益貧匱無種五株楊柳地強作負弩卑官如鷄肋名公翰藁

卷四十四

五十八

奉陸海豐尊丈

春中接家報迺至公書承記憶不忘又謬加譽於不肖皆非不肖所有公漫然粉飾之耳楊中丞詩篇篇明月乃以魚目投之當笑秦無人矣別兩載不肖且二毛公頭顱可知也廉吏月奉五斛數口不免枵腹奈何過德州作書薦公於王武定托德州君附益之前到濟寧復當口授李觀察二君皆不肖故人稍得

為吾公地然恐下第生言不足重徒持慙也五月盡
黑貂可還家見婦翁便道公書中言聞其家益寡茅
茨屬他人侍兒又死今方寄食於沈郎家老孝廉夫
妻煢煢然念之短氣

寄大司成姜公

朱君借傳符衍樓船如天上餽糧糗糒所至不乏僕
亦竊幸飽食高枕其間微公之靈河潤九里與公別
未踰旬日心忡忡如隔歲何祭酒先生能令人念若
此哉郵程徐徐不過吉行五十有餘力必徘徊待公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三九

未嘗敗窮日也十八日到廣川不即解維夜望天河
客星尚隔數舍廿三日復紆遲東行留書托邢侯奉
報前入濟南魯酒香如鬱金口垂涎不能已先登太
白樓待公來解金龜換一石醉我矣

與趙將軍

聽賢將軍談兵若聚米為山谷虜皆在目中矣黃金
鵠邱君家物君還自取之可豈令他人兒竊入腰間
哉僕輩得為朱公屋上烏故賢將軍推所以愛朱公
者愛僕僕戴之愧之雖然不敢忘朱公也有一書托

戲下為轉投乞載之橐中他日過任城君已建大將
旗鼓出王門開不當復在濟上握手當是時如呼韓
邪款塞無所用僕不然欲勒燕然銘請磨石待王先
生不敢讓

答朱太傅

初十日寄書後見趙將軍得拜公書讀之灑灑黃翁
言譎甚不足憑酒歸商之帖乃為他人獲鹿可惜已
趙將軍籌邊有封狼居胥志又能為太傅公留客其
為旅人積糧設次所以慰藉之良厚然非公即白面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四
生安所得此於趙君故敢占數言謝公不特感趙君
已也

與喬北都

不聞鷄舌之氣且半載無時不有喬公在臆間也今
着黑裘渡淮而市中兒欲以膾下困我乃遂不敢謁
使君雖然僕且病消頽狀枯悴頗似屈大夫江潭時
即欲行亦仆不能前王先生雖懦豈畏淮陰少年哉
舟中望見擊絮媼祠在城闔丸屋三間極厚暗無復
杜鵑山木處廟貌煦煦猶有哀王孫意僕無牀頭金

侯病解當吟一篇投之僕所喜者張萬戶元凱舊在都下時嘗對使君述其人大畧張故儒將有國士門風其腹中書可當十萬水犀甲此聞督餉未至尚屯江壩蚤晚將負弩上謁乞一言薦之開府公幕下有如此裨將軍勿作買魚待之也

與邵戶部

往聞蠻中客言曰南山水如綉甲於中土以為厥產水銀黃金象齒大貝名花異鳥與芙蓉之砂錯金之鏐如是足矣乃不知有公等大雅之士甚悔舊視日名公翰藻卷四十四
南小也不奉含香之論又五十日潯沲晏笑未曾去心廿四日渡淮遇張將軍餘艗托致尺牘張博物洽聞可令經生北面部使者輕萬戶侯如弁髦然幸不惜口吻吹噓之拙詩為公吟成雖醜不敢匿也

與熊戶曹

舟中讀熊先生上 皇帝書有賈生慟哭意非尋常畫省郎也楚多深山大澤公其龍蛇哉別後成一篇奉投莫可得致五月廿四日遇張將軍於淮南附此札在其劔削中張君名將種五車六韜文武並用其

才視僕故當十倍曹丕僕敬問熊先生足下如欲用會稽之竹箭則請從吳君籍而羽之

與李司徒伯仲

五月廿四日渡淮江南黃梅雨連日夜不解舟中上漏下濕削綬皆糜爛欲火交熾識浪不停如是一切衆生漂沒大苦海間安得兩李居士舌上青蓮花度入甘露門哉僕所托寄書者張都尉其人恂恂腹中乃武庫也一佩秦鞬文法吏往往以刀筆束縛之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古今有情者皆為拊膺二公名公翰藻卷四十四
頃豈能獨障面而過

與王職方

他人居畫省者不過僅咀鷄舌使君口中獨有千重翠微此豈今世紛紛青紫之士哉不浣朱鴻臚遊何得交使君蓋深賞魏無知矣僕敬薦一士於門下其人為張將軍元凱讀書有俊才忠信廉潔貪泉不飲向為王中丞檄造樓船千艘未嘗以脂膏自潤今督浙西征輸乃自鬻寶刀治橐中裝此可保其往矣飛黃服鹽車衆人亦皆扼腕况伯樂善相馬者哉

與李舍人

舟中兩見哉生鬼猶未得到家驥尾自不遲當由附
者累之五月廿四日過高郵承鴻臚公傳軾見領僕
病不能偕之入林見阮嗣宗輒懷仲容不能已鴻臚
公如明泉惠風交者心快琳琅珠玉盡在李家矣僕
向為袁公弟子故當世所以彈射之者甚力惟君家
相公獨無所嫌真休休有容者也逢掖生得皇甫君
一頓便氣吞雁門太守僕誠刻之五內不徒在舌間
耳還家別布一函乞君過庭時預達之

名公勸業 卷四十四

聖三 六

與王元美

淮南逢周君得承王先生休問甚善鄉人客都下還
者構僕兩人謂僕持之急又或從貴人坐上詆為吳
中盜魁此僅乏資軒渠而周君意極快快可謂不知
僕者灌將軍使氣凌人欲罵則罵何至作含沙射工
哉平生良惡皆何故躬自蹈之僕縱化為異類亦
須為猿鶴弗為蟲沙也鬱輪袍果無人問君言遂詛
我耶

與王敬美

征憶望都門復去不及致書意惘惘見德州太守瀾
翻讀公詩并其口亦香矣長鈇將還家聞君未即入
秣陵且圖兵醉竹林中異時僕從秦淮湮家姬飲南
宮即在馬上惟有垂涎執搗而歎吳邵武客燕山久
誦其詩故可人欲一識其面乃托疾召王生生止不
前吳知漢大者不應亦有尉他心也君或見之請問
其養病傲士者何故

與歐楨伯博士

青雀行遲不如揚州鶴快恨寡腰纏不能買一隻騎

名公勸業 卷四十四

四古 六

還也病消不可解即有勾漏砂漢仙掌盤中露與壺
公一丸丹皆不及歐公半晌談能已病安得致之見
人家湮食儉奴便思君李記室比復何如余君雙鳬
幾時過廣陵僕曾投書寄足下不到石頭城定不浮
沉矣

與朱在充

南歸渡揚子汲江波一百斛盡濯去衣間洛陽塵快
甚望靖江孤山如美人一痕眉知是朱公種魚處心
已馳於彼矣且當先還見蘓秦小妻不能遽乘長舡

相尋也兩使乎幾時及家曾將僕書否章臺柳已入沙叱利手中僕輩聞之亦失箸足下尚未有消息耶

與朱在問

濟上遇鴻臚家長聶得承足下舟中眠食甚安計此時到家幾一月倚杖門前看江上夕陽山何如閣下馬頭塵足下善自憫勿多下卞和淚也僕行李太單買搗衣石一片壓船頭雖無鬱林五馬此石不愧稱廉矣書劔何時到虎丘寺當報我令沙彌掃香閣相待

名公翰墨

卷四十四

四十五

與馬鴻臚

劉更生作郎十年未得調君將無似之才士輒軻豈獨一馬鴻臚哉舟中讀公詩如一條清水在手中無復有炎赫氣古人稱消暑珠當即是此神物不然出龍領蚌腹間者但聞照車數十乘安得生如此清風舍人見主人翁客如見主人翁令客愧不能當伯玉使人至仲尼家命坐即坐猶嗒嗒歎其為賢以今觀之請退三舍避去

與吳中丞

異時明公作畫眉京兆稱登猶得以游士借階前地捫虱而議今日大中丞開府江上黃鉞朱鉞組練如雪即欲投謁轅門而軍中部曲督候司馬祭酒之屬譙呵譏察過者股慄青衿生懷中三指刺何所自致於旂鼓下哉明公雖未忘平生交介且辟易而去不敢遽犯斧鑕也

與姜司成

裘間京洛塵簌簌滿身未能謁焦先生恐此君揶揄人且須還家易青荷葉衣將船載醇酎數十石散髮讀離騷經作楚臣菟裘聲渡江令水中龍負舷以角而聽焦誠高士能不躍然逐我此時恨無姜公几杖當採芙蓉十束奉寄不肖平時負氣傲誕不能容齷齪生輒坐百尺樓上出白眼光待之屢受世人睚眦不為改見姜公伯仲敦厚弘雅若渾金璞玉而其郎君亦朴茂清儉有石內史執撾數馬尾意十年野狐禪一夕汗下矣

謝姜司成

大司成著錦衣還家二千石以下皆除地郊勞畫舍

去不顧獨載漚涉江二十里與王生飲無論盛饌不勝於東隣殺牛已平水軍艦中熱如伏飢公夜未眠食何如念之念之終欹枕夢石上老人顏貌類雲中君意傲甚指僕謂江東有依人鳥卿是耶愧且醒疑為焦處士汗漚漚下不休悔不固謝姜先生招而令此翁得嗤我

與黃吉甫

傳聞足下罪狀得從末減律白粲耶鬼新耶城旦春耶司寇作耶嗟乎黃生機上之肉任人割耳奈何足下名公翰素

卷四十四

四十七

下政如蝦蟆陵下佳人已嫁為商人妻不肯低眉事商人安得免笞榜哉陶朱公累致千金亦累散之故不及禍足下何獨不能乃沾沾學賈胡剖腹藏明月乎請速投之淵中勿更貽悔還家稍息肩欲與足下為河朔飲脫衣看身上瘡痕先語足下相見時勿作楚囚泣聲使高漸離輩傍睨而笑

與唐玄卿

足下何時還家耶有一第差勝僕堪令細君炊矣吾家姬不肯學蘓秦妻惺顧益持炭爇伏雖遣奴勞郎

郎溪愧之也僕自病不能見故人非謂故人慢僕僕未嘗不出毘陵諸君跨下然聞其射影不休足下三寸舌尚在不為僕解紛何所稱魯連先生哉不如爛去

奉陸先生

河汾先生上隋皇帝書雖不名而其門生房杜輩皆得以師說相天下可謂未喪斯文吾師既塌翅東歸老門人亦別其足咄哉絳帳無色矣師抵家計可及櫻桃穠登四月初三日下潭沱已兩易弦望尚未達

名公翰素

卷四十四

四十八

吳門舟中載愁數百石行故迂緩如此然猶得食楊梅無傷遲也經筵在船聽魚龍往往挾舷睥睨今送納遽無光恠矣

與陳觀察先生

洪都太守幾時離家想不及扇枕王生八行書布之庭下否不見觀察公一載風流定不減前度公莫問馬卿卿病甚不似狗監薦子虛時也園中青垠圩為洗三百箇俟僕良愈當題詩一一滿其上

荅凌使君

以不腆之客來費公之供具甚夥金奏肆夏以侑伊
蒲何但穆生之醴邪魁公新院又割公之橐饒何慮
城之難化哉善山道上遇范史公伯仲要過其家飲
僕且欲東而永州使君總見廻生不復顧尚書期會
待其山陰興盡始得去耳且適園詩題上辱公新境
奈何

寄沈以仁太史

題柱仙郎一入承明廬日給蘭臺札為天子注起
居賢甚矣恨無撲滿贈次卿也王生老且鄙病尪然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四九

衆口刺之骨欲銷世棄君平君平亦棄世乎病起坐
齋頭斜月掛松上娟娟可憐便憶往歲客長安時每
月佳夕出丞相閣召二三溷人擁燕姬走馳道下彈
陌上桑醉甚則起為鵲舞舞佐之禁漏盡馬汗成霜
不肯休金吾緹騎帥司隸校尉之屬相過莫敢誰何
烏鳥自快今方踞躋窮巷中傭書元元以餬其口十
日九饑面色如菜不如吹簫賣漿能令妻子飽死間
者挾一莖芻過天竺山中謁大士乞作翻經道人日
分香積飯半升便可卒歲見苔川風土嘉又欲買十

畝峴山桑既苦無營將謀之貞孺割松陵沮如半頃
歲種蹲鴟千頭咀薑噉蔗皆可飽漚麻結罾捕魚蝦
或可起家作陶朱公不勝自笑見外而求時夜哉對
永州公濯濯如清水懷東床君不能已君既貴矣鄉
人舊知千里奏記問亡恙莫不烏絲銀鈎綠綵方底
封識惟謹猶恐函之空也臨發尚三四開而後敢致
僕漫然一札欹斜黠淡如月中花影淋漓滿薄號足
下得無恠乎馬遷不忘少卿頭有報耳

答朱右轄

名公翰藻

卷十四

辛

一別重逢十五年明公官四岳尊甚不忘舊逢掖生
病輸伏櫪且老而猶惜其驍騰唾壺碎盡矣薇蕨之
供勝於擊鮮不敢以溷官廚與二三衲子坐寒雲中
談河沙如葛藤夜分未罷起映松間佛火題一篇贈
公漸逼長至將還家畢腰膺移舟出關門不更謁謝
恐公投其轄耳永嘉尉李仕穉登中表諸父也小官
作廩吏如塩車馬惜障泥徒增鞭策假明公一顧便
脫峻坂矣

與陸孝廉

損足下之少牢僕與主人政得茅容饌耳謁天竺先生後將遂持一鉢住山中世緣未盡又舍之而西越僧養魚種竹起家若陶朱公貧者亦樹桑衣帛都不知屋上青山作何狀如波斯胡坐寶肆日珊瑚琅玕不知其珍但供傍人嘖嘖大是可惜王居士壇前重有一株松日夕摩挲不能已此輩視龍鱗九里何殊爨下薪令人短氣

與沈召卿

足下烹羊烹魚享客甚盛乃不免仲孺罵坐興索然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五

耳留杭州七日日買小舟如蓮葉與禪侶泛湖中東林西寺鍾梵相屬夜則襆被入雲中宿就佛火而談有無無有津津乎不知月下前峰矣陰廊溪竹於菟隔牆而啼了無恐怖大方伯騶奴偵而邀之如求竄匿不赴若避催租吏然衆莫不笑其憨也鹽越雖無水精桃花及虎形然其賤與吳山土同僧生菜短如野薺作菹為翠黛色噉之快於嚼藕以兩巨觥滿置艤間重踰鬱林郡中石長年輩戰手詆此何為僕願喜沾沾陸生南越歸時裝不能勝此矣

與范堯卿司馬

不勝西州之感白馬素車而事遠游乃為諸君物色得之大冠如箕以相請謁縹緲塵染裾者半矣東壁圖書之府不能一窺重煩公之供具湏肉相屬無亦僉父戎邪愧謝愧謝借觀察之鷄首旦日且西以一詩題扇頭奉別不足充懷袖耳

與陳司理思進

前呵過湖上王生方黑甜耳徒驚白鷺而去明發遂西當勝禹陵惜使君不歸無東道主以費鹽官代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五

盤中水精不堪王生飽耳僕所與偕者周君能繪事異時請以其技見則煩使君之木蘭毋斲

又

夜泊曹江欲題一詩於孝女廟顧其文瓚尾不迨卽郵生叱曉心切切聞鐃吹振林谷則使君之前旌已濟繩之翼不可附赤驥也徒有遐睎過會稽望使君衡齋青靄網緼思納履其間乃繡斧公當過郡郡中皆糜沸使君雖高情薄雲漢亦安得手扳搢頤對客談西山爽氣哉雖然又不敢不望顏色而去請一倒

使君之疑惟命其麾而辭諸閣者亦惟命

與周觀察相聖

明公愛舊民不但及其烏耳游湖頭遂忘返為明州
諸君投其轄蓋又及公之烏也白雲滿袖携之而西
拜公之賜厚矣

與費曉使民益

與陳使君期將以公為禹穴主人今陳君且歸矣柱
後惠文方按部山川草木不寒而霜公亦何暇出梓
中水精享客哉二篇題扇頭奉贈并往齋頌海雲長
名公翰藻

卷四一四

五三

嘯惟公所須噉海錯飽如果然不敢謁大士而歸報
公以佐噴飯

與呂祠部

主人情厚與醕醪等不勝客之易醉歌者音調殊絕
入越初聽第一聲也隔水越王臺雲木蒼然不能賦
鵲鵲飛上之句自愧才盡耳晚度西陵不復就陳使
君飲拙詩如糠粃而欲邀君珠玉得無貪甚乎

與張孺穀

臧足下之橐僅能為歸囊甚愧魯連先生哉七日胃

而渡江烟霧鴻蒙不覩只尺如浮白雲海中天水一
色差足稱常觀篙師持竹竿娘娘刺船行計寒潮不
能及鼂而後知錢唐者蹄涔乎留會稽一日竟不能
游禹陵道傍未可投人肺肝姑淺言之足下所授且
秘之枕中別之明日君房伯翼與陳使君西壩畔邊
飲皆大醉乃獨無足下與田叔坐中為車武子不驩
此行復得一稚章惜遽分袂請投以詩為僕道縉綬
觀察書尾且不及足下徒為強弩之末也俟明年以
尺一繫金僕姑而射之

名公翰藻

卷四一四

五高

與王孫仲秀才

以一榻為周君下足下之愛寧有涯哉壩上之情與
寒雲共靈霽耳冒雨渡錢唐望海門茫然若銀漢漸
遠知已不能不恨此一衣帶也周君孤旅分足下之
盤餐賢伯仲寬然長者當無轅金之憂乎

與屠青浦長卿

往歲僅交足下臂恨晚且匆匆也讀見貽篇什噴噴
驚歎一何破浪哉頃從孺穀所見長卿集乃大錯愕
昨所窺者一斑乎明故多奇士於足下無兩矣安仁

自懷徒河陽河陽獨籍甚異時不當青浦屠君邪割
華亭之半以建青浦於是青浦有雕龍之士若而人
莫不嚮風慕義望足下如渴足下執牛耳而盟之豈
不斐然與章叔同舟惟載剡溪之雪無它長物以一
詩寄贈過吳門請一訪王生廬飯脫粟而去

名公翰藻 卷四十四

圭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四 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五

姚翼

與朱龍城進士

與劉羅川刑部

吳京

簡沈巽洲

簡徐長谷

復荆湘王上舍

簡閔芝山

簡陸春涵

簡陸楚生

謝王鳳洲先生

簡錢弦臺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五

謝凌繹泉

簡潘邱翁

盧舜治

與凌稚哲 二首

復凌以棟

別武林姚江門

與山隣王叟

寄永平仲弟

與莊生

與里中張友生

乞花潘生

陳敬則

與趙心山

與張履素

與吳晉軒

寄張履素 二首

與張月川	與張古冶
與唐龍峯	與張東沙
田藝衡	
上天鄉李冲翁	與談衢州
與李起南	上胡栢泉司馬
黃在宸	
寄宗伯昭先生	
阮自庵	
東兆聖黃十丈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五	二
孫鈞	
報李于美 二首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五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姚翼

與朱龍城進士

寂寞之濱得公中式南宮報不勝躍然喜慰至屢寢食者屢晝夜若此者非為僕官輟入淦以來與公游從燕好異於他友之故而私其得一高第他日衣朱衣垂紫綬聯騎結駟以榮耀當世而間或推其餘以及故人也弟憤於世道衰以文章而追踪古人者往往沉匿下僚或棲遲江海之上不得一縱其所長於金馬玉堂之下即聖君賢相殊勲偉烈之跡以形之紀載而詠之詩歌僕每念之為海內豪傑酸鼻刺心者久矣而今以門下之雄才絕學遲之十有餘歲而後獲躋此階天子臨軒清問必當賜之及第納之館閣而將來國家之史或可望其復見董狐還固之筆廟堂雅頌雖未知其視三百篇之遺響何如而擬之昌黎氏元和聖德之作及柳宗元皇城方城鏡歌古吹諸什或相伯仲為本朝文運私竊欣幸耳獨僕羈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一

旅淦上寡聞鮮見三年間每辱公時時引教方籍以
為師資而乃一旦為有力者所奪自今學有所不通
無從咨訪文章著述無從質正如瞽之無相及六馬
駕大車上大行之阪而無王良造父者為之御俱俛
俛乎其莫之適耳然不敏之資終不敢自棄公以臺
閣之文鳴國家之盛於上而僕處遐陬僻壤間亦稍
稍自鳴其不平與公千里相應和如一管一籥雖不
敢上擬黃鐘大呂之聲而亦自足以成調又如被褐
老人操畚杖藜支離山澤雖與貴公子珠履貂冠狐
裘豹袖者不相等埒而庄農局面庶幾自全賔陋之
本色也不知公其許我乎一咲一咲

與劉羅川刑部

僕生平無他長惟束髮以來既耽好古文辭悞不自
量跋足下村嫗長希邯鄲之步以為非博極諸家不
能折衷其旨而得其深遂自春秋左氏以下及戰國
策士之談漢則馬班劉向唐則韓愈柳宗元宋則歐
陽王蘇氏父子與其同時附麗而興者凡所述作莫
不縱心而屬目焉於諸家之中馬遷昌黎尤所篤好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

顧才弱思澁每一秉筆尾瑣畏陋求古人之嚙遺而
不可得繼又以為太史公之文初亦塞澁其後南上
會稽探禹穴浮沅湘北涉汶泗過鄒魯之墟足跡幾
半天下乃得收攬海內名山大壑振興磅礴之氣而
發之為文然後其肆宏深而惟特恍惚變幻莫可踪
跡輒欣慕之自謂其不善為文蓋由二十年困於庠
序不能脫身滯游如子長故寡聞鮮見而然而或非
其才之罪也幸中歲以來偶以行役水道走天雄軍
由陸以歸既又以貢偕計吏上春官近復謁選銓部
兩走京師觀帝王宮闕之壯麗及金城石郭之險陟
江淮絕河而亂仰觀於嶽徘徊關里之間庶幾若見
先進之禮樂茲又捧檄來豫章渡錢塘望海門之潮
陟富春泛彭蠡其所經行雖未及子長而較之閉門
裹足之夫則亦有間矣然自讀其所為文猶類然故
吾未能稍變豈天之所限人力之所不能浮耶乃今
則既老矣竊伏愧咎丈夫廢世戴天履地既遭時不
偶尼於下位不附當世名公鉅人者顯揚功名垂之
竹帛而又不能自効其愚勒一家之言以遺於世

鳥用此生我乃追思既往既以限於天賦而博綜往古游攬山川皆無益於其文矣惟方壯時嘗得遊荆川唐中丞之門而與之上下其論且自少與鹿門茅憲副為綰帶交而得其砥礪切磋之益中丞公本朝文章宗匠而論當世文壇之士若憲副君亦可屈指而數僕雖未能得二家之肯綮而稍稍窺見為文之槩多出於二公之力每妄有撰述友朋間識者亦往往謂得於二氏者為多始知庸魯如僕則於文章機括之妙固非由天地間山川靈澍之氣可以觸目而悟雖授受之際苟非面相指示亦不易得之於神交向非兩公師友之助則好之雖勤終無補矣然則為今之計惟盡交一世名公以廣師資乃為至術而嘗聞閩中有王遵嚴大叅者與荆川師相為伯仲惜不及一叩其衷而遵嚴業已物故宦轍至茲土乃知有所謂羅川劉公古馬韓之徒而江右文章巨擘也始至即欲一候於門牆而不可遽得既數月乃竊從他所獲見著作一二尤信所聞之不謬始知匡廬彭蠡之秀初發於歐陽半山再發於東里而今於我公又

威露其奇信山川之有益於人文而益自誦其庸魯之甚也昔之面相授受如荆川公者既已辭今世之士而與馬韓諸公者倡和於九京不可復聞其緒論矣復得馬韓之徒如公者幸相去百里而遙則其私心之所向往欲以昔之所以事荆川公者事之而庶幾由此以得遂其生平萬好馬韓之私其意專而願切何可勝道也願以拘於職守不容解脫且自淦達喻必從陸走而儒官無車騎之便又不欲以私務借力於有司以故悠悠朞月所懷未展偶與龍城朱大

吳京

簡沈吳洲

京等不類自垂髫時乃於文刻中讀翁稚文麗藻已切斗山之仰矣長而出入費官挹光霽第貧困奔

走食衣不得納履門下以供執鞭之役抱恨至今嘗
憶丙午歲賤子京幸附翁後塵偕蔡北湖陸水西諸
老捧檄入會城繼後於外兄閔槐津堂上接盃酒殷
勤之雅轉盼已幾三十年遂為陳跡不能不以之興
懷諸老中謝去者幾而存者俱淪落無聞獨翁膺寵
命之榮實跡金紫與翱翔四海者同風夫挾個儻卓
犖之才不及發紆於金馬門而僅震耀於閭里間豈
無故哉五福以康寧居先蒼蒼者不欲翁之掀揭宇
宙以耗其元神故使之與古無憂之聖同其遭而與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六

彭錢老子為伍也健羨健羨賤子等蹇阨既久日切
杜門今值箕裘陵替家運中衰適事與左右相閑故
弗獲已上陳於前也先人自南渡來營家於上臨溪
上相傳數葉運遭陽九產盡蕩然至今鄉人相傳吳
氏官田斑斑可考吾子若孫不絕如錢者寥寥於軋
村錢村長超間而家上臨者隻子單孫而已若夫廢
圯頽垣荒亭破塚猶幸一二遺焉先祖父輩歲時會
集每泫然涕泣而言曰何日子孫得還故土不泯先
世遺風庶幾魂魄不愧矣夫何世相繼者匹夫編戶

之民安能崛起以振之基地一方不無海水桑田之
變矣而所守者僅以立錫有家姓名某者主承祧事
復以之鬻於貴府中傳舍長崔氏濟時嘉靖四十二
年也家姓長嗣早世而遺孤弱齡伶仃不能自活族
人共憫之痛念先世遺澤欲勉存其餽羊膝派銀兩
贖券家姓號浴泉者挾醫術客游幸知左右曾攜其
孤以晉謁具陳此情聞有說人媒孽其間翁乃疑其
賣已故未動惻然之感進說者以家姓某為利謀贖
而復鬻冀重其價殆必不然居嘗念此便泣血椎心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七

長嗣早世亦以痛失其巢憂思愁怨致之也貧人迫
於飢寒贖而復鬻往往有之但此舉事閭閻族共為
主張雖欲挾此復為利媒其可得耶貴府簪纓蟬聯
世德濟美而翁仁厚之風聲施遐邇諒不故爾齟齬
第恐不察進讒者之心未欲樂為俯就故不能不遺
賤兄弟之憂也倘或慨賜垂青使殘丁遺孽得遂故
土之安則世世子孫心銘骨刻者奚啻若薛人之感
田齊而已哉古者重去其鄉故曰去國懷鄉之戚
塚行道者過而覽之尚莫不哀而悽愴矧於子若

孫乎傳曰狐死正丘首不忘本也敬脩寸楮聊布悃私南望臨風不勝哽咽

簡徐長谷

往歲自俞氏山亭幸瞻道宇殊慰生平仰止之私始信一識韓荊州不願封萬戶侯者非虛語也雖切嚮往第為旅客狼籍年華未獲執鞭供弟子役默默感愴仰惟老翁崛起海上一代名流嗜湖山水買田築室詩酒徜徉竟終其老非達觀遠識何以至此里中一小山相傳徐孺子隱居之處名曰孺山昔人謂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自漢迄今廖廓千古未泯其傳此名當與此山始終存亡矣翁孺子之華胄也文章志節無有後先百年後稱翁游息處者不猶此山之傳於今日也耶曩偕崔氏昆季來登龍門勞開瓊筵飛羽觴更與聞玄論奚啻勝讀十年書也歸途捧誦遺刻日夜終篇其詞溫純渾厚邁勁古朴愚以管窺之謂逼真劉子政更有耿耿精光不能磨泯者翁固自有真也文之根道如影隨形古其道者斯古其文出師表出諸葛忠昭陳情表出令伯孝顯斷為不棄

善讀翁之遺刻者豈以章句求之哉嚴寒初至幸珍重不負康濟自家之意是荷

復荊湘王上舍

嘗聞古之論交者無論時之千歲途之萬里以故畜積宏遠樹立非常此輩豪雋堙淪已久不意居今之世而於執事見之執事以妙齡而徧遊河海天下英傑長者靡不網羅眼界如海天矣然猶不遺西吳下邑於蒼雲間接我阿蒙宛矣古人臭味也不佞何幸而獲知當世賢豪如執事者耶風晨月夕每與嘉泉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九

兄道執事襟懷曠達意趣蕭閑真如太阿之在匣者他日出而批大卻斲大觚振落摧枯耳鹿鳴燒尾之宴何足為執事道哉第江山修阻弗克時相促膝上下古今悵恨何可云喻而忽辱華札腆儀來自海天之外對使拜嘉直鐫五內矣自惟山林老拙日侶漁樵豈足為軒輊乎而重勞記存如是也今歲文旆順流東下過我西湖更望再訪阿蒙踪跡窮谷茅廬中傾倒一日夜何如使旋草此附謝餘惟炤宥不既

又

賤子稽散邑輿地志讀呂仙入贈沈東老詩云白酒
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未嘗不詫東老之標
格曠達真猶鳳凰之翔于千仞也東老到今八百年
來天目若水之地靈如故也而鍾靈毓秀如東老者
誰歟不見之吾鄉而求之天下士則吾丈之臭味實
同之也吾丈自荆楚伏劒出門下長江順流而趨白
下遵東南而入錢塘游天目若水邂逅賤子於晟溪
之濱賤子因以知吾丈來游于斯者為收天下之遺
書也人情重去其鄉非為名與利不出千里吾丈數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一

千里跋涉非以名也非以利也而特以收人間未見
之書不知散金幾何而志趣之邁識量之宏不亦猶
鳳凰之翔于千仞也哉賤子樸讖不足數生平所就
就烏者亦僅惟古先賢聖之遺編柰家徒壁立且不
足以謀生苟得一金聊藉以免啼號尚未暇也奚暇
為簡冊謀邪日惟以衰年忽忽杜門高枕里中之交
游且謝矣何幸知愛于數千里外之賢豪豈天哀此
老徒嗜聖賢之遺編也而力不足以購之以故推轂
于博古君子之門則眼界之寬曠何異孤寒子之入

帝都見宮室之壯麗與服之輝光百物之鱗集種種
奇絕而盡其大觀也邪第惜雲壤異途殊劇瞻系而
袍繫之迹無繇奮飛吾丈素有志四方幸復仗劒出
門循天目若水之故踪使賤子得邀車駕於荒簷茅
屋之下則雖家徒壁立而篋中之殘編斷簡亦或數
百卷之僅存可悉出而覽之彼此問難樂意相関亦
足以暢高懷矣未審肯再續疇昔之緣不邪先此貢
諸記室即掃落花以俟臨楮無任悵悵

簡閱芝山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一

嘗讀唐人詩至武功令姚公合縣居十絕喜其有軒
然鴻飛于冥氣象夫官與民最親者莫如今故治理
煩劇者亦莫如今胡姚曠達蕭閒顧如是哉縣居詩
有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又云聽琴知道性採
藥得詩題蓋其襟懷灑落朝弄風月不作俗吏態故
氣象之軒然如此偶憶吾丈風格實似之夫人隱顯
易地而性情即窮達不移嘗見吾丈未釋褐時築讀
書臺恒以水石山花自娛凡百外務絕不挂之齒牙
今居是官也諒亦除苛解曉簡易是圖以收清淨寧

謚之化且近例有司久任為化成玄默非可底績於旦夕間者吾丈三年政成當道以治行第一聞上必轉之彤雲紫閣如持券取寄也他日崇勲偉烈豈武功令所能合及哉茲緣使來便修此少承勳定讀書臺外水石山花無恙并附聞

簡陸春函

京與翁束髮遊可謂金石交也夫何馬首三千里還即仗劍出門渡錢塘宦游南越京顧不能把酒稱賀擊筑以壯行色果愬然一至是哉適我仲弟之厄陽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三

九也不交曉解帶者幾旬仰天椎心淚枯繼血竟至與翁落落如此到今不無快悵我翁負萬里騷囊才固已出槽櫪矣猶未獲騁康莊下長坂然神采風骨之奇自足頡頏群輩矧今銓曹不拘拘于資格而當路之控駕者多孫陽九方之流終當瞬息萬里也詎謂尋丈之區可久淹驥足也執京自惟少年亦妄效閑于輿衛而驚駘次且徒費鞭策遂致頹敗里閭浮沉即沒世無聞家徒壁立而昕夕兄弟相對揚扆千古亦不減地上行儂也廼今為失羣之鶴鶴殘夢之

棠棣則萬事瓦解三論手足傷其軀已半殘矣春初偶過武林南望越山恨不抵蹄振鬣奔走文鴛携手登會稽探禹穴以豁淺狹之襟而人事劇于媚毛徒興浩歎太夫人春秋高喜無恙樂春泉盛年壯氣且以黃岐之術鳴夏初竟作天上客則人生之大凡可卜矣谷永有言萬里之外以身為本勉旃自愛不具

簡陸楚生

不佞貧賤措大浮沉里閭淺拙交知詎意邂逅賢豪於戢溪之濱傾蓋間即如平生歡意氣若有哀憐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三

者詰朝分袂恍然自失者久之拙筆無文移至高齋已為溪花野鳥椰榆矣廼許游揚於弇州公所祈一言先導是鶯鳩而附大鵬翮也門下誼厚矣何敢誼當世詞場飛將海內誰不推轂弇州公一人也不佞三十年私淑矣無從紹介至今頽齡猶未獲一承顏色恨虛此生辱門下驟知即以窮途步兵所悲歌者陳於韓白前當偕清水一杯為洗耳具也即丈夫慷慨扶遙九萬矣下視掄枋者閭而上引之固時有是有是則古人云一絰品題便作佳士者京之謂也自

結髮學鉛槧迄白首而後乃今一奇遇矣一字千金
感重九鼎未填溝壑之餘年皆報兩公之日也自知
不量媿汗津津賤姓名未敢輒通於弇州公所敢祈
布鄙悰一二臨書無任馳邇

謝鳳洲王先生

京錄錄一鰥生也陸沉疇隴間行能無所比自束髮
學對偶讀明公博士家言已知東海王先生矣當此
識荆之頃時勃勃焉而奔走食衣未遑也及明公聳
壑昂霄迺以部使者坐湖堂皇京躍然喜瞻承有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五

隨諸生參謁婉譽乏鄉曲無因至前稠衆中勢隔雲
泥何繇樞衣請質以慰年來葵藿之傾之鄙私也嗣
後嚮徃之誠又十年所老冉冉至矣自量終無能請
纓持戟以效鉛刀一割之用也棄博士習而耽古文
辭凡明公片言隻語靡不錄而珍之四部稿行求而
置之空頭者光恠百出京以為天下文章盡在於是
口不絕吟手不停批者又七八年所則自束髮以及
今每飯意何嘗不在東海哉今不意重辱明公春
容大篇而弁拙刺之首者得無以鄉徃之誠數十年

畜積猶不獲知遇鬼神哀憐而將通之楚生犬之往
來抑或使之也耶不然明公日啖交黎火棗玄漿桂
脯者何以昌菹屈芟薦不嘔吐而麾之且以嘖笑例
文價重於泰山執贄以懇者尚不輕於然諾矧京賤
姓名未通於記室何能輒降以從請也昔李翱見梁
補闕許以拂拭吹噓翱賦感知己之篇龍門之重出
補闕上達甚大篇之表章又百倍於拂拭吹噓京之
區霧無識固不足以窺賦之藩籬而尤不敢以知己
列自附鵬鶚之翮第今明公以高曠玄朗之懷浮漚
世故掩閑悟道立盡萬緣京則昕夕東望海雲舉手
加額鷄卜明公抱一完真蚤成道果為廣成子千五
百歲而不棄為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而西度函谷實
延頸跂足而依依夢思者也茲因凌使便教此稍布
鄙悰并信謝忱率易無狀喧聒神區伏冀函宥臨書
不勝悚仄

簡錢弦臺

數載弗獲耳聲歎目和睟慈如之懷殊不可支徃者
凌存彞游天都賤子修尺一問候并謝雲履金簾之

惠不識達記室否及仙輅過武林賤子為糊口出山
弗克隨諸中表一遂瞻承之願不勝扼腕賤子株守
蓬蒿不問戶外事間值游客自草莽來者刺刺口老
第惠政川流風裁雷動無以羔羊偉節琴鶴清風今
中外薦紳槩稱二千石之良者推轂老弟為獨步不
覺頓足鼓掌夫丈夫才抱非常知遇不世轟烈磊落
慷慨樹立垂竹帛勒鼎彝斯奇男子也我湖山水清
遠仕宦而脩潔白行者後先比比以二千石著聲俎
豆而尸祝之大都蔣恭靜公嚴溪亭公為最今步其
芳躅而禪二公不得獨擅美於百載之前者非老弟
其誰嗣是雲霓山斗之望日隆于朝著而當路游揚
於薦剡間則他年論思黃閣密勿翠華已肇基於今
日矣碧蒼弁寧不為之增色也哉賤子潦倒廢憊
憂戚橫生生年屈首吟喁垂老而家徒壁立且無論
聊可解頤者兄弟自相師友風晨月夕浮白嘯歌洩
洩融于暮年三公不易也詎意為造化小兒所忌
既失在原之樂秋初又罹鼓盆之憂傷我股肱冷我
閨闈蕭然一有髮僧也荒歲比遭幸存殘喘又經此

顛躓墮落坎窞矣何籍為出險之術以了未死之餘
年也耶不自意筆研之緣尚未斷割儕侶輩有哀憐
之交者則不愧我以嫫母而置之空閣青瑣白日勉
效操觚雖下里之曲則足之徒亦可以博豆羹簞食
之惠孝先之腹所藉以免枵烏者僅此耳祇可為知
已道也拙刺不文無人為我藏拙偶流播於鳳洲王
公所王公當世詞場飛將擲管登壇萬夫辟易何足
掛齒于區區襪線才哉迺辱雄篇以弁諸首且賤子
於王公雅無半面之識片言之通而慨然以雕虫之
技而表暴之豈真觀石為玉聆巴謠為陽春哉虞仲
翔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也賤子譽不出鄉
曲而湖之冠蓋誰能為之矜睨者而幸謬知于斯文
盟主如此則雖貧已到骨夫復遺恨感使頻返里中
賤子竟歲出山不及附致寒暄適幸值歲溪修此稍
承動定而纒纒然如促膝語者為契濶甚而梁月與
思也後房有夢蘭之意否得雄當令健足走報賤子
南望而舉手加額為歲秋嚴寒加餐自愛

謝凌繹泉

拙撰下里音耳迺辱瑤篇并諸首可謂冠越客以蟬
冕畫嫫母以蛾眉矣不媿甚矣我篇中追述令先公
之接引也光景宛然曷勝愴感用是徵吾丈之孝思
一舉筆忍不忘也第昌黎之文等之黃鍾大呂者至謂
拙撰稍得其遺響是以蔗言而諛我耳雖然昌黎文
為李漢所敘顧不能行于開元間也遲三百餘年歐
陽子出而闡發其微學者始知其文振八代之衰而
奔走之不替孰謂昌黎之顯晦非李歐之表暴為之
哉拙撰固不足闡昌黎籥籥而佳序之委宛跌宕不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八

讓歐陽子則夫今日之災木也其顯其晦豈不佞所
敢辨耶敬此稍布謝忱并博一咲

簡潘印川

奉違台範忽已八改星曆懷戀高情淪浹心府往者
僊輶從天而下若上里閭父老尚知桑梓增色喜瞻
丰采顧京辱知愛者迺卧疴羈旅不及隨儕類問候
江干今猶扼腕時讀兩河疏喜門下建玄鴻業翊贊
綦隆其光昭史冊間竟與古之敷土奠川者埒真以
國家之本根命脉培植而劑調之匪直以爵秩之榮

為閭井之光已也當今海內薦紳稱奇男子者門下
豈多讓哉京潦倒無似生平飲醇挹芳不敢橫奔失
路自墮汚濁以玷門下頭顱種種矣且貧無衣食資
而猶為蠹書魚侶拙草塗鴉耳朋輩謬以千金視敝
帚付之厠工極知不量敢祈門下一言以先驅好事
者偶傳弇州王公所迺辱其篇章矣第京干王公不
啻如霄壤之隔雅無問閣扶刺之舉特以莛言一二
偶合而表暴之無繇以諒吾生平之槩也自惟總角
論交濫廁門下士之末而木強匏繫之狀幸或受知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九

雄飛雌伏迥別凡仙固多寥濶而心注神馳則四十
年如一日也得不得我鄙夷片言題品裨京得附青雲
之士焉雖非敢望聲施後世而世世子孫觀名筆為
先驅則自不敢以覆瓿視者皆門下之從史也其鵠
諸肝肺也當何如哉里中一孝廉以衰年而衝寒來
謁迺冀綈袍之惠于故知焉耳門下深仁厚誼庇覆
于朋交者固非須賈之流輩可倫而里中孝廉之顛
躓困踣則尤過于范村知門下必翫以垂青而慰藉
于故知者當不心一綈袍也豈特里中孝廉之知感

而已耶謹此達諸記室并承動定時下嚴寒伏惟加餐自愛以膺內召臨書無任悚懼

盧舜治

與凌稚哲

辱示翰藻一編真黃鍾之音太牢之滋味非近時花樣比也甚休甚休今所裁上序一首荒廢凡幾首勉副來命奈何以蕭蒿之質穢此蘭芷芎藭哉倘不棄管蒯幸灑削用之母使侵敗金谷玉津園也一咲

又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二

每于公署匆匆幸與兄接席而語一別後即風驚雨散矣罪罪弟歸田十年舊硯尚存亮管可使視之犹園囊中錢穀也一咲客于人間亦嘗為咫尺之書但不過阿堵中長語耳寥寥不堪無意留稿不然豈以賢大夫之家開琳球之府乃靳一砒石不為獻哉草草希亮

復凌以棟

辱來書云西京書工未竣允雅為品隲而登之梓矣太史公記得無寒寒乎哉冀不敏亦以不得叨一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

評於是書為恨嘗讀太史公自叙其生龍門十歲好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然後適梁楚以歸固知其足跡徧天下然後出其耳目之所矐矐唇吻之所談說以成一家之言非坐而索之無何鄉者故其紀項羽則于鴻門垓下所以擁樊噲泣虞姬者獨得其鳴啞而歎歎紀高帝則于漳中沛上所以斬白帝子狎故老歌兒者獨得其神武而慷慨紀諸侯表能列諸國之形勢如睹之掌握紀貨殖能籌大都之物產如販之市廛田單傳敘其兵以奇勝也儼然一飛鳥神師之韻韻留侯傳敘其計以智勝也飄然一赤松商山之遙曳信陵下士真如蹀躞于夷門孟嘗好客恍若繾綣于韋舍范滂何一寒如之也喜綈袍戀於故人曹參何不治事如之也羨醇酒偏呼於從史淮陰侯之戰拔趙幟立漢幟雅譽其井陘空壁之雄李將軍之射飲虎石騰胡兒盡書其鴈門飛將之勇話田實之過從難于滿觴而膝席揭濯夫之罵座誓於斬頭而穴胃凡此類者

蓋得之神遊發之神奇正如鹿門先生所謂叢之町
云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今之町云司馬子長者
精也髓也此為獨得其解者也雖然古之文章以奇
著者無慮數家莊生南華之文玄而奇也屈原離騷
之文怨而奇也戰國縱橫之文間而奇也太史公史
記之文游而奇也特是以睹古之作者庶可以語於
奇矣反是索之茫如探之冥如尤之乎南其轅而走
鄒嶧北其面而望九疑也鮮不至于眩且惑矣足下
於太史公蓋呈祥麟之遊標威鳳之覽耀太史公之
名公翰藻 卷五 主

別武林姚江門

江門兄以詩字雄吳越中予與兄三十年布衣之交
也曩間兄曾署廣文於維揚豈有意於跨鶴腰纏計
乎江門曰不然即一故姚合也已而兄曾問予之魯
之閩之蜀豈有意於魯之織綺閩海之珊瑚西蜀之
丹青乎予亦曰不然即舊日一盧仝也兩人遂抵掌

大咲坐禪房者談之盡日吾鄉孟東野嘗為溧陽尉
矣邑中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東野
間往來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弗暇顧也予之
為吏豈亦師東野之懶且慢哉竊嘗令於魯矣未幾
躡孔氏之林讀秦漢晉唐諸碑歷杏壇燕居所師弟
子手植松柏諸處悠然洙泗之濱若終焉而不忍去
再登泰山之峯則撫五大夫松依御帳屏攀無字碑
陟封禪臺考李斯篆文飄然冷風於石橋仙掌之上
相將衲衣東指蓬萊碣石而心及其入于閩蜀也慕

名公翰藻

卷五

主

閩之武夷擅天下之勝者濟方舟倚蓬牕遊九曲之
流舟人指點而詔予曰此殆所謂玉女峯三姑石一
線天而數百丈大屏之趾有考亭朱先生讀書臺其
森列於巖壑草木之幽者不可勝道蜀之瞿塘亦擅
天下之勝者濟方舟倚蓬窓遊巫山十二峯之灘舟
人指點而詔予曰此所謂楚襄王宮神女廟屈大夫
祠而數百里殊陟之涯即武夷八陣圖杜子美瀼東
瀼西在焉其雜還于猿狖魑魅之窟宅者不可勝道
茲固予之游于吏者然也兄不聞之樂天乎其罷杭

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一以歸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拆腰菱青板舫以歸罷刑部侍郎時得粟千斛書一車習琵琶絃歌者數人以歸每樂天至池上凡遇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淚之夕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顧予何人也人品非樂天得於所游又不及樂天兄視子將何以終余年也江門復捧腹大咲而詔予曰君素遠於名勢之塗而鍾於山水之契者也李太白夢游天姥作記以志之宗少文結宇衡山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令衆

與山隣王叟

余數月居城市不出戶庭惟俯首讀黃庭經與老氏之書遂以終日竟不知郭外山青林中蕨長偕五叟荷杖操瓢一往來也道場山麓乃吾廬三徑耳時布

穀迎村春雨滿犁牧豎子牽黃犢數羣吹笛上下山均無恙乎長湖一區盪漾雲天扁舟斗笠引一二漁父投餌於蓼花蘆絮之灘白鷗翠羽兩兩而是今無恙乎前岡之上萬枝竹林樓利掩映其中敲古磬坐蒲團有懶殘大顛僧掛衲於逃禪悟空之室無恙乎躡板橋綠灣悠哉茅屋數間挿槿以為籬昔有酒家壚在也今亦無恙乎即旦暮間塵鞅稍息風雨不為讎便當携二三物外之友挑一百杖頭之錢長往於山中或卧黃犢之坡或上漁父之舟或訪僧廬或呼酒人與山靈一傾倒必不甘久久繫楚囚於城市也王叟其扶筇俟之

寄永平仲弟

養庵老弟足下前五年汝兄入於蜀又前五年吾弟入於楚天涯一別倏忽十年真若萍之浮波而風之掃葉也乃今歸老桑梓中揖於堂階之上以為人生一佳遇姜肱共被惠連連床莫云喻矣不意吾弟又裝燕趙之行以希戎馬之績豈患南中所苦而快於一北游哉竊謂孟門太行孰與弁峯天目之岩巖來

乾渾沱孰與若雪具區之清淺瓊表而彎弓者孰與
簑笠而垂竿羯夷而荷戈者孰與櫛櫛而赴谷瓊羊
之味孰與縮項之鰣胡酪之漿孰與漉中之醞習支
離之語孰與聽吳兒浦口之歛睇雕鏤之額孰與看
越女纏頭之舞塞笛長悲于衰草孰與群兒女之爾
嚅征衫盡裂於寒風孰與保妻孥之簪珥且弟素有
大志慕古名將之汎也獨不聞伏波將軍之事乎昔
伏波嘗從南征之役矣當是時斬徵側斬徵貳以軍
功封新息侯不亦樂哉乃爾擊牛醢酒從容謂官屬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王

五

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
取衣食裁足爾乘下澤之車御欵段之馬為郡掾史
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虜未滅時下潦上濕毒
氣薰蒸仰視飛鷲站站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
何可得也夫功至南征非小略也官為列侯非細賞
也而伏波將軍者猶念從弟少游之語起墳墓鄉里
之思况遇今天子有道四方無虞萬無南征之役與
列侯之賞哉矧丘兄之言不劣於從弟而燕趙之區
又不減於交趾尚乃逡巡而留連迴不返直欲如馬

草屨屣還蓬乎嗟乎吾弟所見真大謬不然矣汝兄
雖老諄尚有郭外二頃田床頭千卷書烹鷄一肋釀
酒一壺可以充庶飯醉後鳴鳴可以當歌松下翩翩
可以塞舞而癡童候扉老妻駭除竈上可以與骨肉
而徜徉雖列侯之封犹不足讓也唐人有詩云但愿
在家相對貧莫愿天涯金繞身尺書到闕下愿老弟
即圖還南中毋使汝兄聞玄鴈而生哀觀紫荊而引
涕也如何如何

與莊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王

五

足下嘗恠僕有云年老而嗜書日賓賓然效虞卿以
自遣一何其癖也噫是不知予甚也士人類多癖予
獨癖於書若聰子之言移其癖於好錢命之曰錢癖
移其癖於好田地命之曰地癖子素貧既囊中空無
錢又無洛陽田二頃矣若何而不歸其癖於書也矧
前賢有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空此
病獨未去若真為予設者故予嘗沾沾誦之不則含
飴弄孫曝背向日即鄉丈人以此畢老者爾足下豈
孰是以規我哉惟亮

與里中張友生

客歲言別足下赴計偕足下諄諄為予談之甚長柰
長安道上塵令人可厭遂補黑衣之數以出乃人間
一嘆事也嗟乎海南有陳白沙蓋計偕士也即不肯
就試而講學于江門投老於羅浮顛天下稱其所得
為橫渠老筆周子通書聲施到于今吳人有黃勉之
亦計偕士也即亦不就試最糧踊躑周遊五嶽名山
選長林廬大壑以造一家之言無托不朽是二子者
其為自全計不亦高且遠哉而予今已大悔矣嗟乎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十八

又自惟嵇康與山吏部一書其中有不堪者七而予
所不慣於吏者亦有七為足下陳之野人性不喜朝
參而晏一貴人偶負盛氣以弁髦下吏此一不慣也
木彊寡合之士與吏卒為伍如對魑魅魍魎之流使
公庭晝晦此二不慣也性不喜褻章服危坐且令卑
疵而行熾趨而言比周賓正以求善譽不則目為彊
項吏矣此三不慣也素不便書書不便詐往往飾虛
功執空文以調上弄下此四不慣也不喜詭故不情
翻覆為雲雨乃喋喋然飛語橫口視同行之寮案如

不共之仇讎此五不慣也素不許塵囂臭處而復重
以幾腸械腹惡熖障天此六不慣也心不耐煩即吏
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如以狼牧羊不能取上官所
愉快此七不慣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七患不惟
外難復有內病而予真大悔矣嗟乎僕又自惟束帶
以來故業盡廢上之不得備甘毳朝夕溫清奉觴上
壽以效於老母次之又不得招賢納友率兩男兒攻
紙筆之課近之不得州閭之會與親戚交游歡然以
道故舊遠之不得掃除墓地逐狐兔免穴以安先人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十九

之魂魄四者無一遂乃令質貿然若囚樊籠之鳥處
視襁之蟲爾謂之何哉而今已悔之無及矣昔有蹶
封者好自信田之龜陰自原隰稻梁而反之其友告
之不聽積十年而倉中虛乃悔之既而商于汶上不
善賈償以收人所不爭其友告之不聽又十年而大
困復悔之他日以舶入海歸塘之水往不可復其友
又告之不聽即入于大壑之中復深悔之所謂蹶封
三悔以沒齒予之不能從足下而為陳黃兩先生之
所為即悔一蹶封之所悔哉嗟乎李滄溟有云與君

聊玩人間世明日抽簪未是難俟秋風薦涼江帆憂
木即當投効歸來對我季鷹烹鱸魚暇專美以話拆
腰所不慣也足下以為如何

乞花潘生

潘兄足下兄乃隱於陵而灌園者也自兄之聞斯園
也當邀予看花則予嘗搖羽扇岸角巾以嬉以遊而
所以芟刈而護持之恐兄之未知其術也今曰寒暑
相逼暄晦相交蜂蝶相咋燕雀相鬧村野野豎相與
往來久而不治即蕪穢不佳矣心為之礪爾剪刃執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十一

爾簪帚慎爾區分其有靚粧麗服妖冶炫人者爾其
刈之其有墮風泣露披拂不持者爾其刈之其有猥
蘿黨薜蘿延為施者爾其刈之其有撓紅攏白雜沓
不倫者爾其刈之其有縱根橫莖交加不孫者爾其
刈之其有傾枝夾葉滑梯于時者爾其刈之若是足
矣然予以為淋瀝之不分也汚邪之害公也方正之
受屈也其有氣可以破塵垢雅可以宜衿裾疎可以
暢紆鬱淡可以協交誼挺可以立節趨幽可以借恬
隱秀可以標材格者爾其護之風和日暝色韻交妍

園中之樂不羨人間即司馬先生洛陽有獨樂園可
以庶幾其十二也忘言老夢書囊減多病春催藥圃
成予為灌園人久矣兄試聽之母使為郭橐駝
所笑

陳敬則

與趙心山

久跂高風未緣披晤江湖歲晚乃幸接傾蓋之觀辱
以襟期謀合過相款誨瑤圖瑋帙到因見示殊令人
心目灑然別後感戀不能已每共康衢談及輒飄飄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十一

如坐心遠樓中香濃酒釀笑對紫芝眉宇也真切真
切所委編閱嘉集敢弗效勞第媿無能運水以益河
伯業如命偕加校定三冊嗣乃為病冗終奪未免所
圖誠負罪歟如執事之清裁雅思自足頡頏名輩願
即殺青以俟後世子雲可也數日山中寒甚凍穎如
椎臨楮極草草俟春波漸綠或更有拿舟訪戴耳

與張履素

卅角道誼之交今已雲泥夔隔在弟之寤寐風昔固
不待言而默計中襟雅度如吾兄當亦未遽忘情於

不肖也乃昨者造謁奉言竊惟大孝銜恤方殷不敢
他有所敘祇脉脉叨擾而出江情海思滯滯彌懷切
欲繼見以相傾寫而弟年來疾疢沉綿久卧岑蔚益
復泰成麋鹿之性暫入城郭如就樊檻殊不自堪今
且暑雨敲潏尤不敢為褰幘子矣室邇人遐悵如之
何謹茲馳僕上詢興居不腆果殺少旌候敬伏冀麾
納是荷加餐之祝臨楮悵悵

與吳晉軒

自頃睽遯澗然春秋雖霄冲泥蟠飛止異途每睇南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

雲何嘗不歎伏審官績宣增大肆厥詞至於精深家
養之功業已登日觀而眇天下此夙昔之所預期於
左右者諒為烈士當如是矣翹企翹企承以弟北行
為念自恨菲才淪落至此已分無復可為無之二老
親垂白在堂夕日晨星夢寐驚惕誠不敢遠去左右
以僥倖於未定之天否者毛櫟未捧而溫裾忍絕亦
無以視息于天地間矣僅有時例許於本省附試姑
欲就便為背城借壺之圖其敗其成一聽真宰古謂
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區區鄙懷

如斯而已知己者何以策之瞻奉未期臨楮增戀

寄張履素

客歲兄揚旌而北也第屬有向平之累不及折柳溪
壩以少伸別緒私心恒忖不然乃兄不惟不之罪也
即又以教函還錫且述薛公云云俾毋廢業以為後
圖斯誠休戚隱軫之情出於肺腑非直貶飾以不忌
布衣之交為賢於人而已感刻當何如也緬惟抗迹
瑣閭聲實並起方今天下多故士習媮靡以吾兄素
所蓄積計必有剴切之論日聞於上以轉移注厝於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

其間者顧諸所建白邱報中尚未及睹此由僻處山
隈無緣得聞天上事固未宜昌黎作論時也饒舌饒
舌弟愚不肖不能復自奮立汨汨焉俛仰蓬蒿之下
殊負夙昔為知己者羞獨幸老親賴庇視聽食寢犹
然無恙弟時乃折筍林間釣魴河畔引孫踞進以供
一七之甘退而以其暇時輒復考先王之遺文研六
藝之微旨求以寄宣其精神而聊可不愧於環堵之
內者倦則引觴獨酌鳴琴自娛出而徙倚衡門嘯歌
雲月以與樵響相答和撫時序之悠悠悟盛衰之靡

常于此約守而安處焉以俟夫造物之所以何如我者則庶幾無問之道也恐兄欲知其況湯言及此兄其何以終誨之

又

仲夏速拜瑤緘無承珍貺絀度物固知兄之念我殷矣恨南鴻不過山中無絲一報訊兄所第知兄履首薦章閱其辭咸稱誦不容口既復聞海上奏捷聖天子念督兵諸臣勞勤甚賜之金綺且推封焉而兄得與被恩典也此正論家麻國華即桑梓所沾瓜葛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手書

所託厥亦增重九鼎矣是何夥涉之為沉沉者大丈夫際會宜展信在素所蓄積哉藩參見推未厭興望意當若近年王方湖諸公故事即授節鉞鎮撫一方俾九重無復南顧而慮者否則亦如宗方城例遂以文印畀之今銓曹號遠整能得人吾知此命不後矣敢豫以為兄賀老親春初一病孔劇微福於兄旋復安健然嵒岷在望為之子者正未免懼浮於喜耳弟則陸陸塵紛中僅手一編與眠食共顧老女畫眉即倍加嫵媚恐終不為蹇脩所理如何如何竊聞公餘

著述甚富史漢皆有論斷兄於此世用物私矣植名多矣惟此一端又復占却將使山林散漫問不得意之人如賤子輩其又何所措手耶笑笑因風附候帆復觀鯉以當抵掌向鬱陶時作得拙詩四章併錄呈上書到日額梅應爛燭花矣驛使倘逢韋無惜一枝寄我

與張月川

抱膝山齋時聞伐木豈無他人思兄獨勞蓋古者友三益而重知已求諸儕輩落落罕逢如兄與僕笙等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手書

間讀者固自不能已亦懷耳每朱氏得來輒勸止嘉勝教行德孚良慰馳想茲者乃辱手書見及敘述殷勤且告以不相知者嘗僕溺意古文致妨本業吁嗟乎月川是何愛僕之深也僕自恨才質庸下志意疎散幼荒於嬉長厄於疾以故垂髫入試今髮種種矣而迄無成功泥塗久困固所宜然尚復何說居閒拈弄筆墨時不免有一二應酬文字或觸物撫景宣之成音此如春鳥秋虫鳴聲啁啾莫能自己初不知若何為詩若何為文也而見者乃謬謂之古作噫僕

其能古乎哉且文章雖與時高下而古今不越一理
試觀韓子非古文之宗乎其原道諸篇文從字順
首尾關鍵與今世論格異考亭氏感興之詩一洗
宋習與伯玉爭低昂又未知其於理學諸疏果相妨
否若謂善作者必不能為時文則是能草書者必不
通於楷書能織絛者必不諳於織苧蓋有之矣恐非
人人皆爾也且詩而如盧仝李賀之險怪文而如樊
宗師皇甫湜之艱澁以為工也是其果不宜於場屋
者也不然而風雲月露其詩者其於時製有弗清新
而遠逸矣乎布帛菽粟其文者其於時制有弗明暢
而典則矣乎而又何害于舉業也耶為此言者殆出
於腐儒庸子欲自文其淺陋於斯世者之所云云耳
大雅君子宜所勿取正所謂可為知者道也故僕自
惟屢戰屢北之故特由才劣命蹇平日辛苦讀書誤
欲鉤深獵玄泛求博采瞢不知今世捷徑有所謂裁
剪纂集者又不能剽襲他人之義且改且誦俚值試
日通篇直書及撮拾策論套語窮作富裝以動主
司耳目所以坐致潦倒斷不宜歸咎於古作况僕庸

未嘗能古作也邇適山水驟漲升堂入室乃旬日不
下小樓頗復繙閱時刻勉相模擬因自哂老女臨鏡
畫眉猶爾多態疑未為蹇脩所棄我承兄指教敢
不夙夜輒信筆放言及此蜡月草堂之約屈指以俟
尚須與兄尊酒細論文耳圖之圖之

與張古冶

睽逃先儀倏更歲籥緬惟世講之雅卅角之交道誼
骨肉之愛殊有非尋常朋好可得而喻者乃茲湖海
各天升沉異迹昔為鸛鵲今作參辰每於家庭燕集
輒慨然興歎彼長髯而山立者奚之乎哉則往往為
之矯首遐矚而恨不可即此其懷想又豈區區筆舌
可盡道耶真切真切吾兄宏蓄遠養雅抱壯猷願乃
俛而就此井渫之惻輿情可同然士君子立身行志
要自有在矧持文鐸為一方師表亨塗在前跂足可
至即優游歲月又安往而不自得也更聞皋比乍擁
業已德孚而化行多士咸翕然知所趨向甚感甚休
如弟菲才薄命十試無成渥池之翼終垂荆山之恨
徒積身名潦倒慚負天地貧病交崇吁其奈何獨幸

二老親愈覺健浪得以少供膝下之歡居間聊自閉門展卷以遣旦夕而已失意中百事無緒諸不盡所欲言冬候漸寒伏惟保重

與唐龍峯

去冬王武生還自天台奉到兄所惠手札佛書簡紙種種拜嘉未及開函而王生愀然語曰吁子不聞手吾君侯去矣僕驚愕瞋目問故乃知海上非常之捷交承諛妬之繇暨老翁拂衣之勇辭未畢亟走告家君不覺相對泣下嗟嗟階蘭見鋤市虎增惑蜚鳥未

名公翰藻

卷中五

五

五

盡良弓遽捐此古今勞臣烈士所為鱗鱗然傷心而解體者也時事至此尚何言哉竊惟老翁生平抱負恢特風節較然乃茲與世齟齬龍潛鳳戢而公論彰徹口碑載途歸而偃仰林泉鋪叙墳典諸兄又且駁駁競起以究其未盡之蘊翁方坐而食其報焉往事浮雲固宜無弗豫者獨愚父子感戀昵交倏爾睽隔郵筒莫致音問彌踈晤對無期舊歡如夢每一念及輒自愀怛欲往耳僕于辛酉之夏勉溫故習期奮桑榆之圖亦既拭鉛刀以自雄脂散車而將發柰何瘡

痢交作適丁其期荼毒噂號自分必死以兄之訖餘得保其視息然事已無可為矣誠草存木活慚負天地殆謂不死之死耳又奚足比數于人群哉伏讀華劄殷勤慰藉罄竭情悃真欲引而寘諸知己之列甚感誼也願不肖何脩猥叨期貺祇服來教永矢弗諼末復垂意寒灰望其煖熱僕惟人事靡常河清難俟甯子悲長夜之莫旦曹公拍伏櫪以興思悠悠錄錄正足矜閔而雄飛雌伏有命在天僕亦安能面詰真宰自相哀乞乎特幸二親老愈矍鑠能以薪水自甘

名公翰藻

卷中五

五

五

而前歲得一小孫今已解助我為嬰兒之戲性中真樂差足與外物相乘除耳矣所冀諸兄揚芳濟美立致青雲以副天末故人之望俾少原之簪無忌于夙昔延津之劍俟合于他時是則區區所引領西嚮一日而三禱者也真切真切乘便謹勒狀申候起居

與張東沙

敬則幽介鄙生何足以辱龍門尺寸地竊以先人幸附交於長者而敬則猥屬通家之列也辦香在哀積有歲年故敢再拜以干謁者謂我伯父無寧以不肖

而拒諸至則伯父乃亟賜與進屈尊臨卑溫顏慰籍
燕勞加等瀕發復賦寶章書珍蓬為脫誤見唾拂德
音種種式逾涯分是不死我先人而厚以犹子眠不
肖也即古所誦說邱成羊舌方斯褊矣感激奚量痛
念先人生年樹立具有端緒其一念孽孽為善斃而
後已天實監之顧約紕自甘拂衣中路志業罔究名
位靡車跡其所昇身於造物者亦可謂廉且嗇矣獨
茲身後微福孔多獲丐明公為之執筆昔季子揭名
於宣聖林宗著美於中郎允藉片辭之垂遂為千載

名公翰藻

卷中五

甲

四

之重伏惟明公間世傑出文章道德適已駕邕闕尼
歸然為一代山斗寓內人士莫不依以蜚聲矧我先
人雅叨衿契乃茲重賴發潛聞懿賁及幽窾庶俾先
人用是得永垂不朽而敬則等亦少追不孝之係于
萬一焉是所以寵靈陳氏至渥也至無已也將自先
人而下世世銜刺曷其敢忘奉辭以還斯夕繫念顧
孱軀善病抵家即負瘵伏芻至今未有起色夏間又
不幸室人暴卒而母氏亦時時欠寧以是百務妨閣
布謝皋緩死罪死罪茲謹遣蒼頭奴代叩額門下以

大揆為請儻辱鈞慈授旨記室惠然出瑤函而下之
如天之福尤所切望不勝大馬心東嚮懇禱惟伯父
其財憐之

田藝衡

上天卿李冲翁

違御三年駕馬之私馳戀轅下伏惟君侯化浦成均
旋超冢宰世道幸甚衡少年謗材不足齒錄一登龍
門便得揚眉吐氣昔君侯辭藩榮歸之荷挈南行舟
塵潺湲澱水侍燕賜霽霜威與談海內大計悲歌慷慨

名公翰藻

卷中五

甲

四

慨不復成醉君侯待以野人之禮既不之責仍分蘭
醴兩尊以充飲河之量漏下四鼓乃別而君侯亦忘
倦也遲明雲旆西指常山而衡亦東遊赤松矣君侯
獨以犬馬辱念召金華陳守語之曰田子吳越奇士
也出手札一通詩篋一柄令之轉領陳守歸而致命
衡載拜蒙恩捐軀無報今袖中之字三歲不滅國士
之報一飲何忘寐寔衡茅終事德教伏惟君侯起居
長春贊襄多日既正夔龍之治復平丙魏之衡東閣
私開冰鑑不棄媿衡草莽之臣斯紀之迹雲霄萬里

無自掃平陽之門鴻鴈三秋冒爾上荊州之啟所冀
獻璞無罪采菲不遺使海濱束脩之人有王國觀光
之路則仰報明主之養俯酬君侯之知庶玉成有終
賤生無忝也種種鄙懷伏楮屏息時序涼逼眠食自
珍以膺聖眷不勝大願

與談衡州

遠來西安雨雨風風敗我遊興設非足下玄襟雅詠
為之西道主人則坐斃索莫矣良幸良幸乍者登春
新霽草樹回青策馬郊行旅懷頓暢溯逝川而感芳

名公翰藻

卷中五

五

歲聆鳴禽而憶良朋惜不與足下如康樂長瑜為山
澤友耳不勝行行張張乃駕石梁凌碧落獨披蘭袂
領略素風自謂可以盡覽三衢之勝局矣至于爛柯
之說竊有疑焉奕雖小數而仲尼猶或賢之豈不以
藝之用心亦足以成名乎然在流俗則然若夫所謂
仙者成心盡泯機事都忘何致分于黑白又何計乎
輸贏也哉郡國志乃言質遇童子數四彈琴而歌或
可據也足下以為何如僕志在山水業已結廬品鼎
鶴津佳致當不戚此足下同抱茲癖他日投箸海上

返權雲間便可取道過我蒼溪據吾悟心重訂外方
之約不亦快乎

與李起南

僕侍教有日反聞緒論古者三年之戚固終天之恨
而居喪之禮未始無節雖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而有
疾則酒之與肉在所不禁也雖寢苦枕塊如集于冢
而毀亦戒其危身也是豈聖人為之倡乎蓋節哀順
變有中制耳竊見足下聞訃以來躬贖無所長號屏
食哭泣幾絕血多于淚骨減于柴使及門之徒無不

名公翰藻

卷中五

五

傷感嗟乎起南子道盡矣其如終堂處子之靈何且
起南平日清苦蒞官勞心羸瘠更復如此伶仃詎堪
昔濬冲觀奕人主當憂與公賦詩君子不廢彼雖自
放能不少損以報罔極哉况八口纍累萬里嶺海跋
涉樵悴何如嗟乎起南匍匐救之余所痛也未堪多
難幸自裁焉所有足下喪冠垂綿近出俗禮荒殯之
次于制少肯得非二三執事之過當耶情切并及惟
保生是祈南行有時再當扶杖

上吳栢泉司馬

竊聞在三之義有生同懷吹萬之功惟天獨厚不肖之在門下灑掃之役曾未升堂陶冶之恩遽容入幕遂使棄道駑駘價增一顧而區區沒齒斷縊之報又不知著鞭何地也夏間夫子應召北上蘄先期候駕江干不意行李便道若溪仙舟東驚相距敝廬不遠淫雨浹旬彼此睽違於邑已及徙弟以小史送歸專致尊命反辱垂念載感載媿抱恨益深恭惟夫子碩德格天雄才經國主張兵柄恢振皇猷天下幸甚邇值醜虜不道內憂京畿安攘之謀寔惟元老是賴

名公翰藻

卷中十五

四十五

而我夫子敦詩說禮蘊宿將之風猷緩帶輕裘端雅俗之鎮故能奠邦家于盤石驅大羊于窮沙海濱傳頌績有攸歸竊虞善後之圖必有萬全之策匪人過計懸仰何如所媿絆足草荷不克荷戈左右每望風而翹首徒撫劍以興悲尚冀奮翼渾池庶不孤負明教也南北風氣不同時當寒沍冰雪嚴凝伏惟攝王自宜為國柱石

黃在辰

寄宗伯昭先生

在辰南海野人也少時侍側外祖韶翁追昔往遊海內名流必號稱宗潘為首乃曰五瓢翁之甥也期年而桐源出藩吾粵不以予為猥鄙握手論心情如骨肉且出五瓢山人集併瑤華閣稿全帙以示予予抱而讀之心曠神怡恍若見其人而與議論也夫建業巨麗崇山之所迴映長江之所浸薄古稱佳地名都我太祖開基定鼎人文大彰故鍾奇毓秀而獨萃於翁焉由是黃鍾之音特奏於下里白雪之咏孤揚于郢中靈珠早握神劍夜輝主張風雅深究堂室凡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四十五

一時操觚之士彬彬乎出於其間實我翁倡興之力也我思今人中原文獻非翁而誰走每窮居究史嘗謂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宗而詩道未粹豈聰明之不逮哉亦巧力之難兼耳唯翁天縱靈哲大咏小作擬情賦事不拘軌迹而自合以度茲函引紙璫瓊流前啖唾成風悉成珠玉信手解谷之管皆清音玄圃之臺無頑磧也豈世之徒尋章摘句者可得而究竟哉走無所知識竊有比擬先生之詩酷以李杜先生之文大過韓柳即子長之復生左氏之再作

不外是也今人之為詩為文尚復有愈于翁耶走每欲度庾嶺抵信州一省老親泛西湖遊五嶽與五孤山人晤焉柰時方用武又將有待于來茲也去年今二十有四矣既不能揚眉天下又不能杖策遠遊碌碌如此寧不慙夫所冀我有翁俯垂遠視導指南之長轂廣照乘之末光凡有可教無靳爾音則王燦依劉之誠張敏夢惠之嘆遂矣未能命駕先此陳情佇目停雲不任勞止

阮自崙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果

東兆聖黃十丈

一言而合傾蓋若故者往嘗聞之徒虛語耳今先生天下士也海內儒紳無論隱顯愚哲感慕德教而思拜下風其有一藝一行當于先生者輒稱嘉靡置不爾則先生且目攝之矣彼將悚然惡瞠然後也夫足下睥睨一世慎與可如不佞謏陋無足重輕者乃足下周流宇內一見不佞弗知其謏陋也而辱與之游不佞亦弗自知其謏陋而締交于足下談心論學莫逆于衷遂儼然為知己烏豈非一言而合傾蓋而若

故手時秋替兒赴試白下先生時時過我晝則移晷宵則分更亦言言心心言言學也忽湯分袂秋復秋矣而足下邂逅里人則訊及阮生阮生云是又未嘗一日而不齒我也居無何翰音遐及中多竅竅語而屬望小兒之意微諸佳夢明炳幾先錫之鵲背情溢詞表讀之不忍釋手嗟嗟今之交誼視古昔豈矣面而諛貌而言者蓋比比然孰若先生千里心孚德業相勸者哉沈君才藻行誼卓冠群倫不佞素所欽衽而亦足下嘖嘖揄揚者果上第矣不惟鄉邦之光實社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四七

稷之福也兒何人斯敢步後塵願祇承懿訓下帷思奮頃試而叨首列則淬勵之驗耳足下閱其卷而有以益之乎我生不辰仇家中傷日抱孤憤咄咄書空耳悲乎幽人逐客何代無之賈誼命世卒老長沙太史名賢著書垂室亦既才之又復厄之悠悠蒼天振古於斯而奚有以區區且也士人行已惟無愧於此心不佞十年奔走皮骨已空慙血陳情鬼神可泣少盡臣子之道而生平砥礪頗飾行檢無一不可對人言者今若此固人莫我知而天亦不可問矣韋義命

閑頭稍稍勘破升沉順逆浮雲蒼狗蔑如也日對古今遺編恍然契悟則呼兒而語搦管而揮踴躍而愉快焉此又大塊假我以自樂者也然惜手其獨樂也况得與先生抵掌譚吾心之所獨樂者

孫鉞

報李于美

自古結交有以名節相砥礪者有以學問相切磋者有以意氣相許與者至于酒邊吟次更唱迭和披瀝衿期陶寫性靈膠膝自投芝蘭契洽則始於意氣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四八

許與而切磋學問砥礪名節實談之焉茲非有光風霽月之衿懷青天白日之心事則對匣九疑握手秦越可概以語之耶不佞少負粗豪視流輩眼多青白口輒雌黃詞章酷慕古昔不自揣量欲一挽時尚垂髫為京兆諸生名公鉅卿賞識褒許而傲僻不自貶損屢舉屢蹶迺設投徑竇效相如卜起家賞郎筮仕典客私喜浮沉金馬庶幾得踵東方曼倩故武世廟敦尚玄默無撤朝會心神暇逸得偕縉紳章逢巖穴高士為月旦社雖鮮注醴飲酒高會一唱百和篇什

流播騷壇藝苑亦屈狂生一指既連章請告歸棲東海油油然與耕畝收堅樵父漁翁咲傲烟波泉石間忘榮辱混物我亦既津津喜帖帖安矣而梁園洛社夢寐關心又呈身銓府循省敘格俾十年不調者遷都邑簿書吏改面目屈心志捫口結舌掉頭恐觸措武慮墜豪吟逸思如晴雲晝霧無俟駘掃歛彩無迹矣乃滄浪李明府內擢宛平躍然自慶曰生平神交今幸登龍門聯鷺序眉揚氣吐吾道不孤哉及傾蓋揖讓稠衆中輒示青眼往來稍密瀝肝膽金石酒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四九

吟次聲應響答過從曠日如形頽影酒杯詩卷之餘未嘗忘砥礪廢切嗟也神京翰府詞林才哲總總即津顯貴達孰不願交明府者而獨繫念一狂生邪君之鄉人劉石孔氏博學能文詞尤雄于長揚鸚武乃亦栖之枳棘遠簿略陽每見為之蒸蒸心沸忿懣不平廣構聲詩揄揚恐後則愛士怜才出自真腸顧劉君如熊蹯膾炙世所同嗜于不佞何取然亦獨嗜羊棗夫豈嗜味之偏心哉今將與明府離判訓知戀別黯然銷魂雖心同則千里如對而念切則一日三

秋敷述交情抄謄往什用旌別款鳴琴之暇回眸展閱當拍案呼酒以識一念停筆為之憮然

又

別公三月矣如離群雁如失乳鶯如孤鶩鶴犹可委也如嫁婦得浪子回思深閨保母左右提携而相望各天徽音慈範頓成隔絕淚潛潛被面頓足而履决拳胸而衿裂誰慰此嗚咽邪走迂僻任情不偕時俗獨愛德憐才出於性真兩年來窮困落莫中承公事事指導言言勸慰風晨月夕酒次吟邊不惟彼唱此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五

和而露肝膈傾腹心遂致不辭枳棘油油然若忘其卑栖也即出艸門暫投荒園詩筒問訊盃酌過從踵至沓來情稠愛篤妻孥在傍感頌同口駟策呂西回首門牆如孺子慕抵任臣來昕夕焚香案陳雅製露盤宸誦心神為之宣朗而攀望不及徐而雪涕豐城之劍安得張華伯牙之琴不遇鍾子目昧五色者方抵為鉛鈍駕勢豈百口能諍執晉之宦郎荒涼人情冷澹舉都無可與論心者庭有雙槐階多蓂草披襟散髮人影相當輒慮三徑若斯歸無措岷矣若得巧

休俟秋初必再入都門布衣芒屨登公堂飲公酒作回旋舞唱陽關調也願童兒候用展一念潯暑仰祈若時葆蓄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五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五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六

王應選

復江念所

曹詰

謝詹中岳劄二首

方揚

與程山人

陳大科

名公翰藻目錄卷四十六

與屠長卿

王希元

與金省吾

陳述齡

與金省吾

孫繼臯

與屠長卿

陳履

與邑中諸生

馬鳴鑾

與金省吾

傅作雨

與金省吾

朱讓

與金省吾

沈懋學

與屠長卿

馮夢禎

名公翰藻目錄卷四十六

與屠長卿 五首

與李龔美

沈自邠

與薛師顏

與勞岱與

與王百穀

董樾

與凌以棟

陸可教

與屠長卿

沈九疇

與屠長卿

周弘禴

與屠長卿

甘雨

與屠長卿

胡士鰲

與王百穀 二首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下

傅先宅

與王百穀

李言恭

與屠長卿

歐大任

與屠長卿

寄王敬美 二首

答黃淳甫

寄李于鱗

與王百穀 三首

答朱灌甫

答王仲房

答汪伯玉

答沈肩吾

寄魏季朗

寄朱用晦

寄董子元

答朱貞吉

答梅禹金

寄張助甫

答瞿應申

答朱子厚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下

答凌稚哲

蕭良有

與金省吾

蕭良譽

與金省吾

王大謨

與金省吾

余寅

與張東沙

答劉子威

寄陸無從

答魏秀才

答劉伯玄

答余德甫

答朱秉器

答朱宗良

寄李本寧

答方永叔

四

張邦仁

與屠長卿

與王百穀

與屠長卿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五

五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六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王應選

復江念所

吾丈名世上才也往從長安卽耳聆華篇琅琅珠玉則既目攝而心企之願為執鞭今且十年所矣廼獲從薦書之後竟爽齊驚戚然稱兄弟焉可不謂天幸哉榜後知丈以大艱歸倉卒中不及修禮茫然心折乃遠惠瑤札頒之珍貺弟則何能當焉感媿滋甚矣

名公翰藻卷四十六

一

曹誥

謝詹中岳劔

足下握靈阿之奇旁日月御雙龍雲燦文章以為鋒孔孟道德以為脊詩書六藝以為鐔直氣勁節以為

鶚雄視今古誰云干將莫邪哉乃者茂先之室不私
雷煥鄙人雖志懷國而一劍之任未知操割足下以
烈士視之敢不礪刃自勗按劍自奮他日足下佩一
以肅朝宇權姦伏攝鄙人佩一橫掃遠陲萬里騰威
長城上國飲至明光歸功于足下神物會合此其時
矣鄙人獲此良寶每獨立振衣飛觴豪飲弄長虹高
歌來篇壯哉雖陽春寡和容搜鄙俚以吐所懷

又

向與足下談則同席出則同遊乃今千里各天殊以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二

經年情何如也足下日與陳仲子交口談天如桴鼓
應和乃今以精舍為阿閣刷羽檣翼五色爛然三年
一鳴為世上瑞復奚疑哉鄙人摘巨魁而不取登蔡
閣而不入欲以全功待足下至今踴躍客燕以馬上
為安榻以刺謁為勤最以朝參為奉職每因隙暇左
延老莊右揖左馬然席未暇煖而戶外填填不合聽
之客已亂吾耳戶內喁喁不合視之色已移吾目縱
百家子不言我獨無愧于心乎大丈夫馳騁古今垂
不朽之業在未仕之前已開輿衛及仕優而學古聞

其語未見其人顧足下無負此良時近日著作想亦
盈筭安得乘風遠入吾耳鄙人選期在冬春之際三
人聚義諒在來春三月間耳落石勝遊城東春色知
君獨拔徒使燕客神遊臨風拊脾不悉

方揚

與程山人

走不佞漫作書生語落莫尾諸名儒歲復歲矣即郡
邑大夫若鄉中桀桀者咸瓦鏐之譬諸櫪下駒遂巡
康莊舊矣豈復能展足直千里一息耶茲幸附驥輒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

喘且汗媿無以叩首諸大方間重荷高情展對增悚
恐譽命過隆非喋喋者所能承也何如何如書儀登
嘉謹致謝悰

陳大科

與屠長鄉

西陵不穀為別者穎上公與僅僅兩年亡論穎上之
政成而青浦黎萌又已歌舞屠青浦矣穎與浦並澤
國兩地河伯大為足下所苦不得為雲雨漢時守令
有止治河渠一事効輒得著名循吏傳今獨漢人手

哉乃今有足下且也足下又獨為政乎哉而其文章
又已的的登壇建旗鼓得雄而王校漢人專吏治推
魯少文竟何如不穀於此兩者一亡有謬辱足下引
為友生驛亭寒夜濁酒送行人何當兩年不一寄訊
至厘足下賦心斷西陵古渡頭之句慚愧慚愧清明
日林碩父過別不穀言將去雲間訪故人青浦令不
穀言令故我故人也逡巡出懷中扇視碩父扇皮骨
握之且利碩父為先司寇門人遲暮迄於今不第負
先司寇矣新春聞余君房第幸甚記得與君房戲故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四
問之朝來課舉子業成未君房怒已又君房譚兩漢
吏治文章又故掩耳不聽之君房愈益怒蓋識之也
今卒第哉今卒第哉足下鄉人尚有楊伯翼葉鄭朗
兩生在泥塗若之何又有武林虞生人期則不穀場
屋中所舉第四人蓋亦奇節之士云今亦負不穀不
第且歸咄咄陳子未北虞生安得不南哉豈其此生
負人也者歸且趣其來結納足下顧益卿滇中兩年
僅得其兩書一書嘗問足下于不穀今四月閏四月
益卿且以入賀北來不穀倘入夏亦量移北乎獨晤

足下何時也者青浦水國將無多紋蟲豕有芻惟一
具寄足下入夏後張之又印數一部無踪上人圖四
幅并獻也

王希元

與金省吾

往元溷諸生時即知名公祖矣何其三楚荒陬幸借
文疆匠氏登林杞柳增色無論文字之學欣藉指南
瞻睨陳骸自標神格而進良抑偽浣浮靡之習而返
古朴之風從來陶鑄未有若此之神化也昔人出文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五

忠公之門而名益顯人以其所託者歐也楚之士無
敢望附於蘓如公祖者不謂今之歐陽公哉元待罪
滇雲馳神萬里茲叨轉江藩又以嚴程促征不克躬
叩臺端一傾景懷遙望台光祇為吾黨稱慶焉憲體
尊嚴不敢以塵禮竇於下執事謹齋居肅啓申一言
之敬而心旌固甚搖搖也伏惟台慈鑒原不任感仰
之至

陳述齡

與金省吾

仰惟門下之起冬官而權賦荆南也則用廉介聞其
徒為膳部而典俎豆也則用文章著及拜憲府而為
儒生師也則海內薦紳艷鳳麟之采誦埏鑄之模而
吾楚章縫士稱慶矣齡屬在版藉瞻歧良深頃入春
曹叨聆風範雖未奉謦欬之芳緒而取步趨景嚮者
視叅對不尤幸耶茲奉遣祭淮藩之役便過敕廬密
邇台光未能展謁敬勒蕪狀一布下悰不腆芹私附
呈修賀伏惟莞擲稍鑒鄙忱即日多士賓興巖廊叙
績計齡冬初赴闕之日則門下微拜鈞軸之期也睽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六

不任悚息悚息

孫繼臯

與屠長卿

初意還家過三月便可了一切塵俗事不意半歲往
矣猶然碌碌未有皇暇也雪夜死時前盟奈何弟而
苦者非如足下所稱戶外履滿也弟自諸生時即不
能治家人生產業負責故甚多而富人主者以為今
固宦而歸耳數年逋欠一時索併舉竟無以應之然

已不勝其聒矣而又子女漸大食指漸繁饘粥之需
幾無所出以斯咄咄不仰屋竊歎則游於酒人耳昔
荆川先生有言清修之士好言貧無厭之徒好言貧
弟於此兩者皆無所處然與足下言聊以破名位芳
羶奔走時輩之嘲非苟為自白也丈夫官譽日起道心
日益擅茲雙美國寶法器無乃自道弟為凡不足為
佛何本徒興惘惘過丈定有日在顧決不敢預為日
亦不敢會丈衙齋扁舟泊岬自當遣蒼頭挾刺上聞
不煩候吏日夜探訪弟亂人視聽於弟不便開之亦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七

在

朱期至

與屠長卿

僕猥落無所容獨一念不自惜昧好忻慕海內長者
間弄柔翰所與游二三友人竊自比古建安諸氏近
于麟元美輩欲一當作者意甚壯然僕於二三友人
中實無足比數而二三友人則以僕叨有一日之長
謬推僕為盟主僕逡巡久之未決也自丁丑歲明公

釋褐成進士則操觚家雅嘖嘖頌之已而徐茂吳得
袁州司理舟艤清源僕方肺清源役也酒間出明公
所為詩著文若干首眎僕僕竊恠之以為其人今人
邪今不宜有此人也古人邪何僕生之晚也蓋明公
才豪而情至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僕讀之真若與
孟堅子長子卿仲宣輞川少陵諸人鼎往不能不恍
然自失矣夫天將永其名必不能適其地而愉快其
志意何者則天所厚也以明公才不置之中秘而徒
令寄一官海上手板朝夕憐者竊為扼腕僕則以明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九

公才奚適而不可青浦屬雲間故二陸所產地僕嘗
侍家大人晉陵欲泛小艇從游不可得乃明公饒領
之簿書之暇登高望遠吊古撫懷異日者無論二陸
矣嶺南歐楨伯洪都朱可大僕幸從鷄壇中為莫逆
交他如陳伯符沈少卿于子中魏懋明沈君典顧實
甫皆明公同年交僕俱有傾蓋之懽譚間時時念明
公則僕於明公雖未嘗班荆若生平也豈亦嘗有譚
僕明公前邪可大又亟云明公近日所刻劇詩若文
數帙恨不得之早蓋僕前二日與可大飲臨淮所聯

席懽甚其念明公尤劇云明公倘有意僕盡以其所
著述見示僕雖不能讀當與諸君子共傳之庶異日
知明公者稍知僕也友人易之貞僕所親甚厚其人
亦嚮慕吾道者以青浦論行計得與明公朝夕僕竊
為所親沾沾喜矣輒敢以賤姓名通下執事並五言
律二首書扇頭見懷諸雕蟲不敢以塵瀆也明公幸
教之

陳履

與邑中諸生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九

不肖孤嶺海空夫也竊祿大邦知諸賢星聚久矣顧
俛首簿書日與吏伍不獲躬訪德里敬式賢閣訊求
雅論以裨寡昧其媿已甚廼諸賢不我捐棄反從而
稱焉鉅製雄裁至盈冊帙祗令人汗浹背耳何者史
記列傳七十惟四五長吏獲稱循焉下逮班氏書列
循吏者亦僅僅數子而已吏治之難若此今海內吏
豈少異政乎然循良之名亦論者所重與也孤何人
斯可以語此甚哉循良宣布之什諸賢為溢辭矣至
于天厭惡極亟奪我怙為諸賢憂夢我遺哀之詞悲

痛惻怛誦之有餘戚焉則不肖孤哀感之至真天壤
共遠矣伏在苦魂喘息僅存世事人情絕不入念獨
以諸賢雅誼未謝一言則積中之懷實所耿耿是用
勒狀一布腹心惟諸賢亮之

馬鳴鑒

與金省吾

鳴鑒西方之鄙人也自得見長者便領一顧之愛殆
亦夙生有緣哉頃道駕臨常武母論青矜之士感悅
信服極一時之盛即如鄙子叨被眷注有加焉握
名公翰藻卷四十六

十

手之談畢露肝膽至于孤峰頂上掀髯長嘯江聲助
響浮雲不流作後來之口實矣舟中促膝脉脉不成
懽而別兀坐數日意如懸旌忽覩龍陽幕吏奉到手
書種種鬱懷差藉解耳翁丈雅涵高抱人中之龍視
學三年名並北斗茲暫假滇南之行以遂親省之願
揚帆東下何快如之若乃雲臥幽棲雖是達人之志
然以管見尚恐非時不肖弟倘不即併斤定當携酒
候仙旂于桃花洞間再開口笑耳故人在事尺尺而
寸寸者也况無黃金以為贈而又職守所羈弗能躬

送謹顯下役代申臨緘曷任耿耿

傳作兩

與金省吾

作兩自為諸生時即侍几席沐誨澤有年矣緬惟顯
鄙不至淪墮且以姓氏掛人齒頰非臺下造育而併
蔭之何以有此鏤之中心片語豈能罄哉燕都忻覲
舊誼謁然顧其時頗以冗奪未盡款私至今悵之別
來遇浙楚故知談頌盛美則輒神飛心騁遙遙在鶴
樓鸚渚前也恭惟教起菁莪化行江漢三楚人士無
名公翰藻卷四十六

十一

不滌礪爭以文行相尚雖至不肖試居劣等者亦首
肯心降莫出怨語蓋臺下碩德鉅望足以厭服人心
而評藻所加絲毫盡當以故多士悅服若此豈偶然
哉口碑播揚四海仰羨辱知愛如兩誠不任悵心而
躍足也茲以于役白下事竣歸里取道赤山之側密
邇台輝謹專役申候臨楮瞻依萬縷未悉

朱讓

與金省吾

曩歲辱明公文章道誼之愛即擢髮不能數海岳未

可喻也兩試得廁賢書皆明公夙昔教誨所及水木
本源敢忘所自丁丑春亟圖一晤都門比至則明公
已奉璽書如楚矣竟未一叙潤抱悵歎至今屢欲修
候而星軺夙夜未敢溷瀆清嚴側聞明公校士芳聲
宇內首屈一指全楚之人士僉謂昔有喬公今見門
下非漫擬也九方臯相馬常得之若忽若滅之表輪
扁斲輪巧在於不疾不徐之間往讀明公文章固已
知為藝林輪扁宜其為今日之九方臯也老父山中
時家記存交情如斯古不易得感刻感刻遠承瑤函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二

鄭重將以腆貺深荷高雅使旋肅此上謝并布起居
翹首台光不任延結

沈懋學

與屠長卿

十八日偶携敬亭孤雲過湖上日與開之棹扁舟浮
大白雲霞入座塵囂不聞或凌雙屐登諸峰則日落
天低瀛洲在眼故時念長卿不置倘足下知吾兩人
者擅此雄快印綬可投矣醉中讀寄開之尺牘喜足
下得仲謀為豪飲百觴無論不佞與開之二二兄弟

張郎款款亦自色喜從吾輩揮杯頽然就醉計猶
月時弟與開之過青浦較此夕更豪暢足下可畜美
酒千斛俟之弟雅好嘉則先生意至青浦以一書累
足下乃不意會于高陽館把臂雄談遂投肝膽亦嘗
與嘉則先生為青浦之約諒不負竿影也張郎去附
此不盡依依

馮夢禎

與屠長卿

天帝私卿五彩毫令播弄一世而齋卿名位此殊有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三

意金馬石渠間豈必才子比如奪足下才而與足下
之物口不能吐白鳳目不能辨青黃禽息視肉足下
甘之乎即以此誨妬人間於足下多矣足下謫星也
天上不容乃之人間不容即欲高飛遠舉何之
乎新集不欲驟行此君典意足下便欲投之高閣其
奈斗間光怪何屠長卿面孔學作稚魯不識丁人此
如東家子效顰愈見醜耳官之達不達有命固與足
下言之矣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足下豈忘
之乎勿圖罪文章也足下文章即不遇猶得以百里

自雄視下蚕室者何如見時當揮白玉塵尾以拔足
下蓬心努力努力

又

頃者信宿湖上望舒君頗能吐五色光媚容然時為
雲物滓穢又不能與二三故人共此盈觴念之感嘆
今桂魄漸傾矣流光不待朝露易晞黃金不成白髮
難變古今洞盡神理固然吾與足下俱聰明男子上
之當了達生死證無上菩提如達磨盧能次之當飛
神王京後天地老如赤松羨門又次之當一丘一壑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十四

棲神養和以終其天年如龐公司馬子微下之當垂
空文以自見齒於不朽如左丘明太史公最下與時
浮沉而取榮名較蜷蝸角以為國土朝露秋霜以為
事業生無一日之驩死無百年之譽今之人大都然
矣願足下自擇焉足下云其身之不濟焉能濟人曩
固與足下言矣四十以前僕且為今吾四十以後僕
遂超然獨往足下得無自涯而返乎此日友人相約
登六和塔看潮恨不能與足下共之且以九日望後
晤足下縣齋密議卜居一事當亦遂訪君典故亭山

中由拳集板謹致訛字幸一一檢改之刻工朱生謹
命同往君典書今日早發矣

又

月初張史來得驢賦洎尺書讀之喜翩翩欲狂此賦
稱難工足下搦管便宏麗若此即江鮑而在猶然辟
易足下懷中洵有五彩筆上帝怒足下太橫俟足下
睡夢時或令鬼物竊去當復何繇雄快若今日哉僕
受校足下集且卒業遂罔有評騭丙子以前間出聲
俊尚多措大面目至北上諸作始雄爽可喜自後才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十五

情傳合從橫變化如餌九轉丹砂騎日月凌倒景而
上遂與凡境隔矣遂欲為足下作忠臣有所刪去大
都諸生時作洎張司馬諸公代草耳足下乃叱於裂
肝割疣即存此不害足下千古王元美云正使瑕瑜
不掩亦是大家即李杜集中粗硬淺率諸體中往往
有之千古而下固不失李杜令當時有為彼忠臣者
如此等語盡付三尺又烏得傳播至今今初學小生
指摘其短長而宋代腐儒白黑不辨反目此等語為
佳至相祖習造阿莫業耶杞人之憂竊謂此也足下

幸弗以割愛為病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食之純出
醍醐足下丙子前特未嘗此耶

又

不佞賴不得事足下久矣憶客歲此時不佞且與箕
仲君典伯待諸君子時時過從足下於嘉樹軒足下
括囊金沽燕市酒佐客驩相對劇談窮日繼夜意氣
適上薄雲掩日即荆卿漸離狗屠諸君千古而上未
足多也宇宙寬廣足容我輩造物小兒乃爾相妒遂
令足下以簿書去而春初君典復予告歸獨不佞與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十六

箕仲奉職無恙然或一月一見甚至數月一見不能
如曩時矣不佞每誦李都尉別蘓屬國詩至昔為驚
與騫今為參與辰便吟三四過不能了而繼之以法
然泣下也咄咄長卿爾復何如前別足下時嘗囑意
足下文人或不解吏事竊私憂之并語箕仲君典二
君意亦不異不佞須君家蒼頭將尺素來不佞詢狀
洎謝貢士將尺素來不佞又詢狀則足下固能吏也
足下得無謂不佞輩漫不解事而皮相足下乎嘗讀
張儀傳儀以舌在自多而卒說秦取卿相史遷氏不

多張君而謂蘓季子實激之足下于不佞輩亦然乎
不也不佞四月間病痰火蓋不奉朝請者四十餘日
比且強飯能勝騎矣箕仲迎細君已至其婦翁病兩
月物故于邸中蓋苦情云謝生返潁上漫記左右并
訊北來動止惟努力自愛聞足下作堤月餘而就何
神速乃爾足下信才然不佞欲足下勿以才掩人勿
以才嘗事不速不徐不甘不苦豈獨斷輪施于吏事
尤為妙解惟足下詳思愚言珍重千里寄心雙臂如
墮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十七

又

前月十八日記到其明日即輕裝登舟晝夜兼行至
西安改陸抵宣城歷三宿余於路見紅樹白雲遠山
落日觸目可念既達君典郊居乃在水中央四面青
山隱隱是時君典且出門不謂馮生至相見驚喜若
從天而下便與偕入城城居隘甚館馮生長公家自
後君典人事如繒即馮生亦衣冠束帶無休時大可
厭凡留城中五日無日不雨即敬亭山色遙望而已
其土人謹一梅禹金清絕可念渠亦甚係心足下又

再宿郊居遂別君興行四日至義興竟以雨故不得
一寓目張公善卷諸勝山靈無賴遂令兩師逐客耶
九之日至吳門避跡寒山僧舍不通一客惟與二三
老衲相對啜茗莫則登鍾樓觀落日作懸鼓狀湖上
諸峰歷歷雲際以為佳今三宿矣明日且還攜李寧
家尊人畢便當買輕刀晤足下縣齋訊仙真羽化始
末卜居一事尚與來旨未契面時悉之

與王百穀

與長者期奈何失之僕平生寧為尾生不為大耳兒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十八

此蒼天可正其為病何此中山川自白香山蘇子瞻
以來遂與三山十州爭秀廼王先生肯幸臨不復留
連為十日飲寧獨稱地主者不齒於人即山靈亦黯
然無色矣願先生圖之

又

始期日且中詣足下與人計往還三十餘里則握手
時政如阿閼一現反為悶端敬遣奴子將盤飧盃酒
奉訊足下與鮑夫人起居詰朝當物色足下竟日譚
對何如此時湖頭明月江上靈潮方微寵于足下願

足下且無東

又

遲見二足下真以日為歲奈何忽忽若此廷尉先生
方以神仙逐客二足下須眉男子不必久滯乃公請
邀三五明月待二足下不者鼓棹吳門不復作尾生
矣

又

清通君即天風吹下者幸遣我金僕姑僕即飛去矣
此緣賴君家玉潤不淺不妨再從史之沈郎夜止寒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十九

山寺僕與談對竟夕頗能挾風雲自快不類廷韓作
確仲孺面孔也足下欲與沈郎一見其問之水濱

與李龔笑

僕不能識先生於燕市茲行矣乃辱先生俯惠佳篇
深感情至先生中州人豪氣凌一代才壓八區不佞
劣劣即奉鞭筆使不能得奈何哉挂先生齒頰款款
乎深相結也先生過矣僕素志無廊廟偶得一第便
期一立一壑仲長子光是吾師也家有老親未沾綸
命宅年一出便足了此天下事世有大人先生當自

任之摯伯陵云周易有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每嘆服此言澤雉畜樊海鳥聽樂神雖王弗善矣顧先生弗復以此責僕黃山笠澤且與君典共之先生有意乎異日者當操觚笠相就爾天地大矣何所不容顧先生勉旃眠食自愛此日揚飄矣依依先生賦此不覺氣盡

沈自邠

與薛師顏

長途畏日行役為勞以時計之定當稅駕秦中矣夫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二十

秦百二之國也表以太華限以濁河終南峙其境渭水流其中自昔稱險固之區者必甲秦若乃岐豐遺化章臺故蹟咸陽宮闕漢代園陵上下數千年曩所謂環偉奇麗班生失賦太史無書而今鞠為黍禾蕭然於荒煙漫漫之間者何可勝道且下試立馬最高峰歷覽千里撫河山之勝槩感今曩之異時得無有目亂神馳往而不能返者耶邠近閱漢書注云丙穴出嘉魚在今漢中且下抵漢中日脫得嘉魚無遽亨之幸置尺一腹中寄慰故人耳

與瞿默菴

僕以稅文交足下數年于茲乃足下不獨稅文益我也又時出其諄悃之言而加僕以所不足以故僕念足下甚深別來忽忽兩稔蓋時往來于懷而遠訊先及良荷軫念且知家大人處數相過從布帽白帽徜徉于長溪煙水間足稱勝事僕本不嫻于文奏賦承明誤見收錄不謂足下便付剞劂足下謂僕計誠忠而意誠厚但恐西伯屈令之嗜不可多期于世則僕有郝而走耳所示諸條于僕頗漫之性最中肯綮并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二十一

謝雅念凍筆草草諸不縷具

與勞岱興

我師高謝塵鞅抗志林壑蓋兩易歲矣僅一奉只尺爾後缺然即我謝其情而宥其疎節顧何以稱弟子云也長統樂志叔夜養生某嘗讀之以為仙者之事而我師已兼得之南望洞庭煙波杳靄間可勝翹跂第歲月易馳尚書期且迫矣朝天之駕能復久遠邇乎某以菲才守在史局循分自省不知何以稱塞唯我師辱教焉即不敢望高第弟子或稱克自樹以無

負門墻我師實終始成全之矣

與龔毅所

當寧以元元戚休繫二千石必精簡而授之往者救地嘗借仙鳧其至於今去而見思者即十年如一日也適歲蓄疹頻仍痾瘵已甚蓋靡不跣踵而望安得如明公也者而起之而五馬今往矣執秩者謂非明公無以慰我攜李而明公治其所嘗治猶之郵良為御而循故道何不利之有然向之所及者專而今之所及者博則攜李之人微惠於明公者又何量乎矧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三

與王百穀

足下之雄名某蓋耳熟之惴焉以無由詹覲為想乃者倚權吳門幸登賢者之堂既慰夙願辱足下之不棄琅琅金玉慨然况之豈惟家君與鄙人之榮將茲堂藉是以不朽矣吳門至武林四百里而近中有注曰黃江道所必由自涇而至某之居數里耳某之居

在桑麻蓬藿間無他奇而一水渺然聊可寓目足下儻果武林之行以命僕夫紆回數里某更當汁墨搽紙以伺題咏耳

董樾

與凌以棟

當今友道濶絕既久僕亦念之深矣迺下一旦舉以屬僕維甚盛心然僕豈其儔哉足下磊落濶達意氣大不類今人一再晤言私心恒切嚮慕蓋足下亦有意於僕也傾蓋定交遂成知己僕不敢自附雷陳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三

之誼每欲堅持此道直追古人庶幾望足下後塵耳都中屢辱矚眎厚道種種握手叙心情好愈篤別後瞻依靡及梁月興思久春來奔馳旁午無緣一致寒暄左右足下不忘故人遠荷殷素叙致疇昔藹然盈紙兼及佳刻機杼之惠為德歸厚無已之愛若此顧僕何顏承之愧謝愧謝足下幸無恙諸書若雲間博極眾家鑄辭雄麗千里駿骨豈終虛臺上黃金耶然是非漫語也僕自月初輟講不三日輒被病委頓至今未勝盥櫛長夏溽暑坐臥邸中不能不增落莫之

感幸置琅函於几上興至披誦再過如對言咲清風
漠如也使返迫索書據床裁謝不盡欲言

陸可教

與屠長卿

人至辱書僕適他飲醉歸披束疾讀劃然而醒蓋喜
得足下書又喜聞足下政也足下個儻奇士始選天
官時人人目語謂摘添如春華或無益于殿最矣獨
僕私心不然嘗語舍親唐比部謂屠君如莫鄒純鈞
安所弗利彼能折節為令何有于殿最哉今觀足下

各公翰藻

卷四十五

二

揣稱情理斟酌操縱而持衡用之非實下心慈意自
昵于民疇能若是僕所言真不謬矣昔黃次公治潁
川一意勞來米塩靡密不厭煩碎彼吏才固宜爾足
下枚馬輩行人也而所治潁上如此復何論次公哉
僕迂懶無似入館來懶益加甚自諸課程故事外束
書囊筆者閱歲矣無可質正于足下者惟得足下集
忽如珠璧在把捧誦至卒業猶反覆不已僕讀古人
篇章無竟者非薄之也懶耳異哉斯集能使僕不敢
薄又能使僕不懶哉僕才百不及足下苦心秘文又

萬不及足下僕何能讚一辭于左右顧足下不鄙惠
戒至寶僕又何能為謝也吏事辛苦願益勉旃黃次
公相漢自潁川始矣

沈九疇

與屠長卿

長卿無恙急欲知長卿治潁上者狀廼長卿高自許
可賢雋所願効于世種種非令無自得之諒哉其言
之也則不佞安所置其喙夫吾四三兄弟弟而不旦夕
望長卿如長卿所自許可乎寢之而綽約寢之而嫵

各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

媚寢之而嫵罵則受餘竅則承則似之而非也長卿
固繆稱安見嫵毋廼工巧笑安見汪周廼化細腰昔
人言性有不堪真不可強斯為近情者矣烏聲効鵲
則揭竿而逐之者尤甚何則益增其醜也詩不云乎
不憚于位民之攸墜玩世之談則吾不願聞命矣盡
讀新集快哉令人忘寐也入夏遂有舅氏之戚情抱
可知今已令人扶襯而南矣薛氏竟虛長卿金何得
言人情相近也使還不悉具

周弘禴

與屠長卿

記別時亦多歲月矣。足下僅一以書問訊僕僕。僅以一書問報。足下當在都門時。三日不共談。輒為踈濶矣。今竟何如也。亦可悲也。然聚散無常。似無足怪者。賴私心自所鍾厚。則終難以理自遣。解豈鍾情者。惟我輩耶。去之歲。羗走江左。便還里中。里中友人欲來。穎上者索書作介紹。思自通於下。執事弟時冗。掇案手。數字并近作一通。不虞友人中還書。竟未達。又無何。知足下調青浦矣。且聞六集托之木。世人爭快。各公翰藻。卷四下。

三

觀之。則弟憾不親。所為六集者。入京于陳伯符處。得而讀之。泱泱乎大風哉。吾徒藉之以光矣。叙所言適不適。信乎已。所適則作人。所適則愛人。人所適則傳。茲集勿憂其勿傳也。然僕竊有說焉。何急而遽托之木也。至寶不可久。閑神駒不可久。羈天使之與然。世人重詞賦。能以詞賦獵名位。標詞賦者淺也。設詞賦無價。故且卑抑之。弗畏卑抑而標。所謂詞賦豪舉哉。長卿豪舉矣。今之世以詞賦為諱言也。然長卿治穎。上鉤強暴。則強暴屈於膏脂。撫單弱。則單弱輦集輻。

奏穎上固素下邑。一旦雄汝穎間。實以令故。曩為長卿固文人。沾沾喜耳。何得善吏事。至是繼移之青浦。孫太史云。至青浦。甫十餘日。辦一異寃。經多年多衆所未決者。城中稱神明焉。何無所不當也。非虛談。擗管之士明矣。蓋長卿既以治行顯於郡邑。而又以詞賦布之通都。通都人士。即欲緣拘泥之說。循故常之見。過貶抑文士。謂無當於實用。則僕得緣足下面唾之矣。足下幸亦自愛。且自力天下大矣。計巨才則無不可者。圖其所極至。而俾不佞托之以自老。志願足。各公翰藻。卷四下。

三

矣。若不佞。則日多病。思得告無莊助。可為之請。勉逐馬。上病日益。奈何。苦形骸。日乞斗升米。哉。且英氣未除。褊心猶在。參之大衆。殊所不諧。而二三知己。散且去矣。惟沈箕仲在耳。入京多三月。見箕仲者四五。若曩昔之會。則無一也。不大寂寥乎。嗟嗟元孚。何能辭。辭久居此。或亦從此逝矣。長卿念我後。其以書問之。西陵。

甘雨

與屠長卿

使來致長卿手勒且拜書幣之賜交游中戀戀祿袍如長卿者能兩其指哉讀扇頭所詒詩雄渾沉鬱逼真晉魏六七言近體靡不絕塵老去何妨無食生來猶喜為人坐久直愁明月老歌清不放白雲低唐人所未道長卿乃何從得來耶佳翰盈幅諒僕為人獨疑僕一二言反覆相督過甚哉長卿愛我而未達也僕不佞素有志古人然不至猛進如長卿所揚詡僕不敢遽受德至所督過僕者亦不敢遽受謹夫長卿自視何如耶僕視長卿所謂神龍也僕自視又麋鹿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

男

其性者曩與長卿處蓬累衣布衣飯藜藿與一二密友談玄浮白信意吐詞倦起則徜徉山水間于于快也一行作吏前曳後制足方進而次且口方言而囁嚅此辟之神龍之在泥蟠係麋鹿于園狎中柰何不言苦也即如長卿所云偷一時之暇手一編吐一言以解煩散鬱此自長卿跨越時流萬萬者第以為長卿而處蓬累與一二密友談玄浮白即煩鬱何從生而勤解散也吾儕落六尺於世網一日之間景態萬端修去修來即令取片時歡嬉浪笑傲亡何而僊竟

亡何而鬼域此殆所謂踏雪尋梅作苦中樂爾今使僕與長卿解組而歸浩然反初付理亂置失得若古陶謝者流信意吐詞意到則徜徉山水間僕以為三公之賢亡大此榮十洲之中亡大此樂惠文句物直救帚視之耳夫五柳之傳具存蘭亭之跡今猶昔也長卿試一誦之想見其為人而有不心曠神怡者非然哉僕非好矢口睥睨世人憑凌天下事見以為麋鹿之性直須爾爾長卿然之否若猶未也其具言以相規母皮毛視我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三

傅光宅

與王百穀

載昔為清秘閣之勝吳士夫競談之天下士亦殊慕之恐其猶假外飾為奇絕也足下半偈菴固豈俟有所點綴以為勝哉一塵不到萬境俱融固自以內勝出言說之外飲醇耳玄不覺心醉神惺矣即到公堂與薄書胥吏相紛擾而心有一半偈菴共王百穀對談固知煩熱退舍矣人生相與之雅豈以久暫離合為異哉可自知可告足下今日玉山李國賓將過臨

為茗蔬之會此公未浚交而雅尚詞翰僕願呈下一
來以完一嘉會快茲素心不知相如肯顧臨叩否也
冗次草率侍候主趾

胡士鰲

與王百穀

水雲新亭馮凌秋色惟是鞅掌病軀日不能取半匙
為逍遙之飲即日有餘匙而知音者稀矣足下渡江
之便遂棄我而東念之悵悵長卿日篤曇陽之教目
中已有訾之者嗟嗟曇陽者豈今世所謂仲尼者耶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十

當日尼父道大見疑乃七十二子猶得不掛人口吻
今則岌岌不可自保矣長卿聞之將遂落得不退悔
浩然長往耶不佞心知曇陽是道顧力不足以肩之
昔王母論漢武帝曰劉徹好道然形陋神穢非僊才
也不佞所自許亦云海錯一一祇領外附蜀葛稚川
引意江上時刻二種乃門人二子所為繆生者能不
為世俗語直逼大家不佞故奇之以奉足下同一賞
鑒或以語之即君當必有驩然相洽者開之學道未
若長卿今秋北行之信何如足下有聞萬萬寄示

又

長日盼望仙履不謂山人有令孫之厄為之傷神江
間寂寞一聞兩大史君姑蘇之集恨不得即拂衣從
之也馮君向為六橋桃花牽引乃今方有江上之興
主人正理數椽業且報竣得書當閉閣謝俗客江魚
正肥村酒不索高直劇飲山亭惟山人所淋漓不必
預為之具也訪戴之舟幸早發一日為望承賜殊仍
記念外有二金充山人一夕酒直拙稿以奉郎君諸
俟他日悉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三十一

李言恭

與屠長卿

別來歲序不知其幾更憶疇昔之追游茫然已落夢
境矣雖吾曹意氣初不在形跡間終豈若但膝抵掌
昕夕相依之為快也伏承瑤牘兼拜珍賜固感次心
骨矣乃俚言復蒙大製以冠簡端俾魚目生輝砥砭
增價感激又當何如第瓦缶之音獎予過實終不免
為高明之玷此中心歉然而不能自安者也不佞以
戎吏日與戈矛奮重伍勦勦甚矣而塵態可掬近又

以婚嫁為累頭顱漸白當此秋色寧無蓴鱸之思知
足下必憐而念之足下宰治大邑召杜之頌達於京
國知臺省之擢當在指日故人如不佞能不踴然羽
旋附此鳴悃惟加飡自王宰社幸甚吾道幸甚

歐大任

與屠長卿

僕始聞足下於沈生也不得覲見既而秋中之夕同
飲同翫月於陶生所竟未交一語而去及遣人偵之
足下已之類矣僕每從同官高生知足下閱博淵洽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三十一

學既無所不通而最有深潭之思又得穎上所著書
讀之一何似兩司馬氏語也當事者庶得異才自穎
移青浦兩邑異尚拊循如一大都出於愷悌慈恤之
心施為平易近民之政壹無近世虛恢釣奇之習今
為吏者競相砥礪皆以節勝用能名自耳目所睹記
其惠愛滲漉于閭里細民者亦甚稀渺足下悃偪由
中鷄豚弗擾一時飾名借聲者皆莫能及而循良之
譽必歸焉足下何以得此於東海上母亦經術之效
耶異日者居要柄鉅此基之矣僕相與最踈相信最

深不謂足下以戢翼卑棲恬於勢利知僕也西署供
職無所短長筆札隨人尺寸莫樹太倉鼯鼠俯仰自
慚旦夕上疏乞歸何由與足下握手為別乎聞之君
典恐不得復晤宇宙萬年願寄聲自愛足下贈僕詩
有為郎著潛夫語似當鼎此志於還山日未知天假
大馬年否耶齋書使者還匆匆治報不及覲縷足下
之明惠則固銜戢之矣

與王百穀

廣陵一別忽又經年每憶風猷如在雲漢比聞著述
益富游覽益勤岳記海編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他日
僕儻得寓目勒姓名於其側亦因之不朽矣江都四

卷四十六

三十一

年徒能月請華札事人若傭書者暇則荷鋤服豈種
苜蓿滿畦即此供客盤餐亦訐然樂也足下半偈菴
中何如此哉吳門煙月縱無心曲江之濤幸賦我苜
蓿齋詩更得同志諸子共詠一卷此齋頗不荒涼矣
客越志已獲卒業此外諸刻俱不獲覽殺青若成須
傳同好勿以儉父不能箋蟲魚辨草木而棄之也

又

僕昔悲歌燕市時從足下擊筑飲也此時囊無斗粟
秋無百錢顧朝夕游從甚驩自謂此樂可常足下街
恤南歸祖送盧溝風蕭水寒誰知真如荆高易水之
別耶頃咨牒廣陵又時時從三吳諸少年間足下消
息知且北上豫勅家人釀黍將遮留一醉道左友人
北來云百穀纓曼胡佩蒯緱擁吳姬竟趨燕矣鴛鴦
累日足下其非人哉渡江過真州問郵亭不知廣陵
有歐生耶謂竹西歌吹不如薊北風雲耶然擊筑舊
侶可念也審已入館金馬門下視江淮文章小吏益
名公翰墨

卷四下

三

又

廣陵雨中一別蓋五年所矣言念當世賢豪如足下
幾人托交情誼如足下幾人忽忽浮生能當幾回別
也得手書念僕良厚僕且老矣廢館棲遲青氈如昔
青山待人尚未解去計公年可五十堅臥不出長安
陌上馳逐紅塵者媿當何如不揣輒賦半偈齋一首

以寄心曲諸祈鑒亮不宣

寄王敬美

王比部入都得書聞興居甚慰遠懷拜領嘉貺感不
可言其時不遇吳使未得具狀上賀計十月承新命
十一月中當過家與令兄樂叙十二月入關矣足下
得英才而教之今為關西夫子三秦之士望良師之
至一何急耶弟以老博士換廷尉平有媿於徐昌穀
已多日平駁司寇部御史府奏獄視足下除驛傳就
學憲雖昔逸今勞然譏察過客與講授諸生得以其
名公翰墨

卷四下

三

又

暇追詠秦風于小戎駟鐵間盛哉盛哉范鴻臚子宣
自府過長安之便肅此寄承動靜餘惟台亮不宣
前月已聞得請東歸寥廓高翔鴻雁一何冥冥耶業
賦一詩志喜方欲覓便奉寄忽使至開城如見面也
佳紬二刻損惠過腆重以秦中碑廿六幅喜溢百朋
足下念故人渴吻情益至矣讀紀游諸作雄壯如萬
華演漾如河洛古色蒼然又如秦臺漢殿宛然在目
拂衣神王論著便自如此妙哉妙哉大任七月抵金

陵身本粵人乃不堪濕熱病脾三歷晦朔憤憤不可
言此間未有動理但歸思時動只自難過每荷部翁
楊公司馬潘公憐愛忘下吏之卑垂越格之顧皆足
下游揚而及也知令兄閉閣不敢數以書通八月之
朔一札托趙汝師致之想可奏之几席矣前數日遣
小力李英南歸與黎惟敬書已報足下獲解憲職惟
鄙人車生兩耳漸也如何昨齋宿還坐訊來使言長
驅出關之狀為足下鼓掌今日雖勿冗勉就筆研於
燈下口占短歌不足報遠貺萬一亦能一笑答以珠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三十一

答朱灌甫

僕昔壬戌冬客輶過汴思一謁階城觀河間之禮樂
受更生之經書然後求開屠於夷門揖賓客於兔苑
不謂及河而病作且為計吏所催鬱鬱車中北去至
今夢寐時馳大梁也間從許左史遠傳著作歌詠何
已使至忽承緡儀開城獲覽新刻左右琬琰荒齋生
色益飫舊聞矣僕海上漁釣謬從文學掌故之後行

能無取何乃過聽引之於作者之列耶臥病廣陵筆
研久廢愧無以答來教奈何審已箋注諸經春秋尤
所快願一觀者望早械寄也記室雖遙河岳在目裁
書叙謝不盡欲言

答黃淳甫

潤州茅生持足下書至讀扇中見寄詩雄渾清婉卓
不可及但獎借太過謂僕官同鄭虔破體稍似詩比
拾遺便是雖少陵矣皇甫少玄外集一序足慰玄憂
地下哉尊公文章江左赤幟足下繼為登壇大將世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三十二

擁吳鉤寧數王氏青箱乎君今嘯歌吳市僕也留滯
廣陵一水迢迢若隔千里孔加已化為異物風欽高
軌竟不覩其顏面頃賦一詩輓之幸為焚於墓前庶
見許劍之情秋空踈豁登樓望江南諸山神爽飛動
似不能鬱鬱久居於此拂衣東行當先詣足下銜觴
可期矣

答王仲房

聞將過維揚謂瞻對有日九夏三秋倏焉已過歲將
陰矣渡江何期望光上人來持足下一書迴環循省

覺神情之孚洽也攝山自明徵君度禪師後幸足下
為之興廢般若堂說經臺想次第落成寓刻四十二
章經又為不朽盛事勒石之助敬如來教媿非大檀
越耳上人心源空淨參悟明了前鋒不待觸風旛不
待喻自能洞發三乘蓋僧中之白足也登座有此老
宿異日香火社中誰謂非香山如滿哉昔遠公種蓮
結社淵明攢眉而出弟子嗜酒正是登岸舍筏觀菰
顧文具見不然遠公非我輩人耶即使作用不同似
勝楊陸之談心性耳足下坐照之餘最能振皇斯道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三九

聊發一二鄙詩并往亦惟教之

寄李于鱗

五載數書竟莫解其積思昨於廣陵獲見足下把臂
一語已慰平生計鵬日當抵杭州東南人士瞻望履
綦為日久矣披霧覩天快當何如司馬文章拾遺詩
律 明興以來嗣其業者獻吉一人徐何遠薛同時
競藻盛矣盛矣今足下天球河圖照燭東序黃鍾大
呂錚鳴慶霄真作者之表也前書倦倦以羽翼二三
兄弟為論舟中面談每置僕於中原諸子之間僕綿

力人也寒不勝衣豈能左干戈右鞭弭奉周旋之役
耶惟足下登壇建旆時糾宗盟而已元美兄弟應已
相見曾過茗上晤子與否二詩奉贈因及子與也陳
臬稍暇煩以家居及南游諸草寄我江陽何如適祇
役金陵臨發勒此不能一一

答汪伯玉

焦山之招不能赴僕無以自解懊恨累日嵇生云一
行作吏此事便廢誠然哉誠然哉虎臣至奉見懷僕
輩四詩足下之念深矣僕二三子何以報足下耶審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三九

比來尚在吳門携諸子泛太湖游東西洞庭山騎龍
弄鳳翱翔雲間信非狐兔燕雀所敢窺也五斗羈縻
俛首自愧旦晚儻簪紱可投當褰裳從鹿車游矣即
日率陸生各賦四詩奉答縞帶莫開明珠空把柰何
柰何

答沈肩吾

廣陵別去三月上浣即聞足下以易魁天下褒然為
子大夫奉大對選讀中秘書矣私心驩甚謂鈔書東
觀得足下始能續業太史發金匱石室之藏非但為

故人光寵而已然經年不能奉尺牘相賀者諒足下
知予心也令兄燕中來辱手書娓娓數百言念僕守
卑祿甚苦恐不足以資賓客業游士嗟乎僕誠苦文
學掾之未易稱職不苦卑祿也首霜齋月有俸錢頗
足沽酒幸賓客游士南渡江北渡淮而至者稍不我
棄時獲奉先生長者游使不備官文學掾何由得侍
足下之光儀與書中所稱東海李大夫吳興徐使君
瑯琊王先生兄弟哉僕誠快矣快矣惟是別足下已
久自計薄劣不堪為太史門下走曷由隨格五射覆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四十一

答劉子威

大任嶠嶠荒遐鉛槧憔悴然傾注於門下久矣此來
廣陵獲誦佳集體裁格製務引絕墨而構思獨玄故
妙解如此波瀾譎詭刻峭嶙峋雖利精竭慮實運斤
成風也非濶濶之學斧藻之工焉能陵轅前哲適追
大雅垂不朽之盛事哉昨辱手書以短歌行見寄挹

獎太過非所敢當茅精神契合意氣許與即雖未得
把臂論心恍已翱翔霄際娛嬉霞表矣東行已決懷
刺有期謹以吳鉤行先上投者瓊玖報之木李得無
與詩人之旨戾乎

寄魏季朗

僕聞足下標挺藝林擅場著代奇氣鬱勃深心獨造
典墳而下迄于漢魏作者門戶歷覽無遺故閱鍵所
以不擴而自通繩墨所以不削而自合非涉獵于萬
一者也讀此玉集蓋與子威蘭渚雙鸞共揚清輝矣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四十二

誦之彌月掩卷以思乃自笑淺之乎知足下者也昔
莊生論庖丁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夫技賤
事也且以道進况文詞乎夫足下守博士弟子之業
稱困矣乃沉精覃思色夷氣和闔然不自著見淵然
而知之者希此其越拘攣之見絕躁競之心于文詞
也豈不沛然哉是豈侈世俗希光寵徒涉著作之庭
而獵藻績之固者耶謬謂此足私足下之緒不識然
乎否耳魏子行一首并上左右

寄陸無從

憶雪中之別無從與叔節華甫定南騎送數十里揮
淚不舍此豈兒女態乎僕幾不能西至今夢寐時時
在邦溝南也傳舍紆回道途泥濘獻歲三日始抵光
州耳此邦荒瘠齋舍蕭條如入廢寺學官皆無俸妻
兒頗有饑色盤中并苜蓿不能具也自笑竊祿養親
六七千里外無以為太夫人滌澣之供士雖非為貧
而有時乎為貧腰已折矣五斗不可得歟餒且免仁
之期賓師非行道之日故山尚有歲歲歸來乎羅浮
哉惟幸此邦人士敦實力學不以華侈相高愛僕樸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星

愚頗亦相信僕夙昔不立門戶虛談心性惟勤職業
勵行檢如此而已獨不能曲事尊賢升沉信命無從
視僕三載江都曾分毫阿世否耶嵩山千里而近已
約張助甫兄弟俟便一游了此心期秋涼擬告休矣
歸必道淮揚足下其汲大明水煮天池茶待我竹西
亭下

寄朱用晦

僕從薦紳士夫聞足下外朗內潤左右宜才本通
人質尤異稟且負該博之學振風雅之音詎不可侍

講金華參陪銅雀爾乃迹滯南州名懸北斗國家麟
趾之蕃誰知有鳳德而隱者耶昔子政精忠竭忠誠
畝太白豪逸流放江湖然足下則長嘯煙霞自同梅
尉逃名徵聘庶幾徐君矣每覽高篇極相歎豔恨逐
升斗欲觀無期頃思歸養母拂衣之興似不可遏訪
公精舍使已有期把臂入林能不相拒耶伏枕神往
悵惘如何

答魏秀才

粵南河北萬里也曩曾出臨沼之道經大伾之山望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星

室壁之間有異氣焉知趙魏多才矣王元美天雄書
來每稱魏生又寄示贈魏生十二韻邢臺二趙聞並
鼎立僕恨未悉觀其人然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下
也王守夫使者自汝南至得足下書并二詩動懸殊
甚夫豐山之鍾應霜而鳴延津之劍奮波而合是孰
使之然哉感念遠情僕何足以當之且下連城之壁
照乘之珠也即不但元美得之以為奇僕亦竊沾沾
自喜矣未審何日獲把袂共賦於太行諸峰以發千
古之抱聊托歸風以寄思握疏麻而投贈足下其無

以粵吟相詫否耶

寄董子元

久不聞問有懷如渴知足下猶隱三泖九峯之間何以未出也漢道方盛閣下冠蓋如雲公卿推轂策足要津君獨抱瓌璋清嘯長往飲酒著書豈古之善閉關者耶城南草堂未由一訪謹賦小詩用稟夙諾僕守文學掌故羈縻六年行將歸矣足下夙昔論著藏之名山莫惜傳於同好也茲因碩汝和舍人寄訊左右雙魚之報能早及汝穎間乎恐他時羅浮四百峯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四四

側雁飛不到耳

答劉伯玄

陂下行聊戲卿耳復損餉雙鵝嬾得無謂客饒無已耶馮先生崩維之鏡今不再彈矣隄州行奇譎雄雉不減少陵縛雞之作而詆時憤世北門中谷兔爰願鼠椒聊養楚之音也非足下誰能寫述哉感惠之至敬答一首媿匪瓊玖報耳

答朱貞吉

孤大任曩自汝南奔先母喪道經豫章不敢以裘絰

修謁死罪死罪時豈有鉅鹿生足下詎宜以賈子厚自况耶孤不德不能當泰也思伯還遠承吊問為誼至高奚必減徐穉孤叩頭哀感何已首藉齋圖嘉貺也題染瑰麗情致縷縷風流跌宕大江之西貞吉標鮮不可及矣山房得此豈數珊瑚木難耶孤素癯瘠此遭相罰權廢益甚似無復出理亦念足下輩神交已久未獲握談明秋擬度嶺沿章水而下戾于西山南浦間能命匡君白鹿瀕客乎報章先上亦以訂約臨江棲問奈何奈何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四五

答余德甫

曩舟過南浦伏枕涕淚驛寄一疏心往之矣足下八行致自思伯首藉齋詩則在貞吉城內祇領何啻拱壁芙蓉社集風骨不凡聲調迥別于麟昔云德甫之於李生猶士選之與獻吉氣雖未倫乃有其勢小美之下將其人焉不佞則謂河朔少年邊隅百戰詭不能挽強絕幕然當求射鵬手者幾人德甫用晦今之飛將軍乎中軍旗鼓士選非其敵也元美頗以不佞為然知持論非黨耳銜恤摧心臥病壠下貧雖不能

自存齒髮凋落似無復出理時念足下將游豫章明秋為期布衣十日之飲其愉快哉陳南海上計治報

答梅禹金

信自宛陵來春且強半得尺牘二詩并白岳諸作竹下誦之鏗然與琅玕相要又如子晉吹笙從緱嶺下也僕竊謂宣城自玄暉後始有足下其滔滔自運不露風骨五言古則獨執前茅以窺漢魏七言歌行近體直以偏師馳開元大曆諸子將兵將將所向無前

名公翰藻卷四十五

四十六

答朱秉器

渝州使者持尺書去未幾即聞轉秦臬鎮潼關此開府地也况以詞人臨之地益重矣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拔地五千仞李白恨不携謝眺驚人詩搔首問

青天今明公為地主高尋白帝何論青蓮表西嶽者其在茲乎閨吏入都辱遠札繹儀仍飲賜秦中諸石刻琬琰盛陳寵踰庭實况佳篇見懷玉井之花十丈西來能不使太行失色哉僕雖從燕市游徒可作卑聲詎之豈解和車轡驕鐵小戎無衣也報章不腆聊當疏麻惟覽教之聞部下尚有漢唐數石別紙一一疏列知必謂書菜傭求益矣一笑一笑

寄張助甫

久不聞問計入閨已數月武威三年守邊棄障今控長安稱臬使者亦足以復鴈門之騎矣江上九華一彈丸地只可付李白華天以河華授助甫有意哉僕不為臬使者得詞人為重竊為河華沾沾喜色助甫何以答河宗岳靈乎敬托潼關朱使君奉訊起居嶺南歸客涼秋始行郵筒過燕其束秦草以報我

名公翰藻卷四十六

四十七

答朱宗良

久不聞問忽辱信使喜慰可知省記聞摩尼齋成夫摩尼諸天上寶也閻浮提人亦有或功德相步不具足足下法身常淨我樂離諸塵垢宣氛散馥已周徧

闊浮提界今有此寶增長威德顯此淨也昔須菩提
念散華從心樹生非樹生華以如是華供如是佛願
能所以不二彰依正以無殊號不思議法供養僕謂
此寶亦然持此以照諸方豈不勝緇經功德耶韻語
不足讚頌萬一足下幸教焉

答瞿應甲

夫楚之多才若伍員申包胥聞穀於菟谷永孟宗黃
香蔣琬龐德公司馬微之行業屈原宋玉庾信杜預
孟浩然杜甫之文章炳於往牒矣今之楚行業文章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四十八

視昔尤盛不謂身親遽見如足下也往不佞過五祖
六祖道場踟躕四顧白雲幽草尚不足當其勝思馮
軾一觀玄岳南衡洞庭雲夢必知有瞿氏父子矣今
足下當童弁之年負穎異之質學探千古氣雄萬夫
視傳記所載楚之行業文章將超乘上之不佞當吾
世而得足下一何幸耶辱書疊疊數千言謂不佞儻
儻精進淳英華湛道德自天授之與千載比跡相應
勃勃英氣直將長雄一世為執苑魁所以開不朽者
千載矣嗟嗟不佞粵南儂然老夫稍免箕踞椎結之

習躬際 明盛必能建德樹業謬持寸管從作者瞠
然在後奚足當推獎至意每覽誦足下論著下筆纒
纒千萬言計畫天下大事國是休戚萬姓安危錢穀
盈歉士卒堅脆河漕邊疆之安定與否若燭照龜卜
又若提諸王侯之兵決勝敗下無不以一當百而旗
幟精明部伍整暇也持此勒鴻葵鼎汗竹春秋當無
難豈董董垂空文自見哉異日者海內操觚之士曰
楚有瞿生矣但洛陽年少也行業文章一旦出楚前
諸聞人右孤鶴之歌曰鴈彼鳴鶴在巖山之喙足下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四十九

休矣勉旃自愛

寄李本寧

報書後久缺嗣音薊北嚴寒朔鴻飛盡也計足下至
周南已久嵩洛之勝盡入賦詠分陝以東千載佳唱
此邦一何幸耶 國家郊祀之典盛事璫璣分合尚
未定議尚待太史公還想非留滯之地矣足下河華
諸篇俱未獲睹健步入都其被諸尊寄我伊闕少林
諸石刻何日助我游目幸毋咲歐生饒於墨本也范
鴻臚由潼關過洛肅此承動靜嗒然隱几神興俱馳

答朱子厚

省是下書旨綱繆鑒裁精切游覽百家之中斟酌千載之上殆詞家法吏也願贈篇猶為一評事沾沾色喜徐昌穀昔厭大理而官博士不佞舍太學而就西曹即一評事幸免徐昌穀見嘲終不過六百石為兩曼容所笑耳夫文章不朽盛事論世者不可以雕蟲小技視詩賦也弘正嘉隆以來作者毋論三變文運興國運並昌周家卜曆觀觴豆戶牖諸銘周召雅頌諸製足占於今已海內談詩之儔不師古始肆凌名公翰藻卷四十六

五十一

前匠樂平淺者則譏宏大之詞工流易者則厭陵勁之語猥以二三子筆端慣用數十字不謂白壁微瑕輒云不材擁腫曷不思二三子之作格正調高氣雄詞逸可易及耶又不觀李何之騷賦樂府五七言古歌行今人能之否耶稍學操觚便思問鼎知夷淺可習而不知河梁之非刻也知流易可工而不知在鄒之非峻也大都井窺何異耳食太白少陵尚蒙摘刺又何有于二三子足下與永叔年甚少志甚遠並出上駟馮軾中原正而奇奇而正握文藝之權以翊昌

隆之運誠旦夕望矣僕綿力之夫髮且種種不俟卷甲橐弓三舍已避辱足下推獎惟有汗顏不腆守職三尺故在敬因一介用報宗盟知不以狎比為疑倘藐然以吳越夷視之亦惟足下

答方永叔

使來得報書甚慰佳篇獎借過實發函伸紙愧汗蘓蘓下也念惟足下與子厚穎質異稟夙本天成淵究遠探實由學力嵩洛千年良寶幾遘方將振鴻鵠之羽離燕雀之羣不能與儔衆伍明矣昔接與避世魯名公翰藻卷四十六

五十二

連辭祿君平市卜薛公賣漿仲長著論以樂志王符勵守於潛夫蓋時也今世當虞周道在風雅使馬卿楊雄陸機潘岳遇之必思揆藻漢庭摘詞晋室黼黻昇平笙簧人代足下舊聞名家一時雋士既已潛心大業奏賦公車騁翰墨為勲績重文章為琬琰導先哲之軌途開中原之文獻非足下而誰任哉僕之少也尚不如人顧今老矣已甘伏櫪更可望其驥首千里與二三君子翱翔天路乎矧足下又干將器也其淬鋒礪鏑以奏剗犀斷蛟之功肝膈相期持此以進

答凌稚哲

頃聞吳興凌氏名德之後三世著書東南之美知不但會稽之竹箭矣緬惟執事行譽夙傳才名日盛海內作者無不謂談遷彪固復見於今日不佞嶠荒逖之夫鞭弭驅馳川原阻邈焉異蹟欲見末由乃辱損華楫謬加甄獎引於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劉向之間何所擬之非倫耶不佞僂僕自慚未知所以為答雖然執事今日編述之勤已過蕭統輩遠甚而采錄之公似非摯虞劉勰之可同日語也殺青

各公翰藻

卷四十六

五十一

蕭良有

與金省吾

良有江渠都人也垂翼春官頓瑜一紀竊謂河清難俟曠日易顏且必見棄於大君子無疑已乃門下推愛舍弟既蒸蒸然下交之而南中諸作過辱賞心頃長公出見遺書劄實以慰天下期許也倘所稱知已非耶以故感奮春官覬慰愛望焚舟之捷明公實鼓

之矣且門下持衡三楚士翕然變也今無論聯捷諸

生親承教澤者眎昔強半即氣運稍舒俾荆人得與文獻諸邦齒謂非聞夙興起庸可乎矧愚兄弟又受愛最渥也能不感哉方今品文模稱師道者輒曰門下門下云信哉論之以久定也往辱肝膈之教擬奉身而退焉非其所矣碩士習初新而門下喬遷且在旦夕譬則偃草之風未進於浸物之雨也為三楚人文計能遂厥心哉門下謂何其母曰良有之談左也茲以承使旋便謹勒寸狀奉候興居併謝知己之愛

各公翰藻

卷四十六

五十二

欲言

蕭良譽

與金省吾

良譽不佞未及執經門下日在弟子列也乃尊師所以遇不佞者拔矇祛鄙折義賞奇比北行駢然有嘉貺之辱即使譽也而執經門下日在弟子列亦何以加焉此其愛能頃刻忘耶已而偕家兄就春官試家

兄幸得首多士慰厚望也良譽則猶碌碌在儔衆中其安所當於門下雖然驚寢之材不竟伏櫪亦伯樂一顧之功也不然天閑難為選矣嗣是惟師尊終愛不靳訓迪猶昔所以指南文藝者則信哉門下之大

王大謨

與金省吾

緬惟老師清朝鉅望大道主盟褒然起東南為海內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五十四

學者建旌鼓持憲節而楚則舉百餘年醞釀之文運而開之諸青衿士蓋津津然撐肩而出矣謨弱盾湧愚壯心鬱劬一朝以宿世之緣得奉薄技于階下老師不以為不肖儼然辱而與之拔之高等錫之清旨若出重澗而厝衽席之上蓋韓愈氏曰士在貧賤為海內所不知獨見與于大賢為可喜耳謨今者屬老師知己之恩等于生者何如大賢之語哉往者厠名賢書盡藉寵靈復不自意次第徵榮金馬謨獨何自而能堪此豈大治之工寧但易其形貌即神光且默

化之特莫知其自耳願賦性綿薄無以得當而報老師獨念往者從諸博士弟子後則老師儼然責不肖以不朽之業文章無足論廼今者竊自意即不能以鑪錘之間躍然干將第幸得竭狗馬力以自比于瓦缶鉛刀斤斤效尺寸之用期庶幾無負老師知人之明以為報塞耳頃聞老師台節駐岳勵精才品老師誠盡露其平生無恤乎其他雖然猶當為國家自珍旦暮且簡在之矣跂望台光謨不勝悚慄之至

余寅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五十五

與張東沙

寅伺頑寡末無閱世資偶以伎倆不戢鄙夷遂使前履有追隨之歡右座發慙愧之嘆非望所徵何日能忘夫飛塵集岳洵潦漚海豈其藐下而忻自多良以長者有造襟際自別茹納無次廣大彌章故夫聖者有擇矇夫為牖寅所以庶幾他日無負今茲將不在斯哉然而道不謀俗學匪通方主者不然竟報聞罷乃知弋獲可暫九數太薄果不可以徵幸得也竊自忖量誠不為恨而一二知己如沈肩吾大為惋惜館

中諸君夙諳其聲未窺其底羣相謂屈寅也茲行得彼夫之口矣肩吾不諒遽相勸留用觀德務勗所未能豈非大願而徧情崖貌不習塵蓋漢無純政而賈傳過勸唐有嗣興而劉生瑣言即冠蓋如赴聲名若流不以易我麋羣改其荔服楚楚此中將盟故山之靈矣顧所耿切空復平生不信委力殊無萬一今歲之春顧見白髮命來無期哀至有的誠不知如何也裁書叙濶語大無倫高山非遙肅肅若對

張邦仁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五十六

與屠長卿

曩辱尊教力疾未及詳答為罪使者來復承示先公哀誄輓章格調高古情寄深玄西州之涕復何足云謹陳之先公靈座前匍伏三讀之令人感而悲悲而泣下不能止也先公生平狄未暇論第推轂天下名士唯日不足天下士籍先公成名者耳目所記睹亦何可掩也知己之感母二爾心如足下于他人又何天壤也則孤之感而悲信不能已矣尊集謹領教風毛麟角觸目燦然足下藝苑瑤華駭壇干羽此等自

是長技但于簿書雜沓中間出新作奇思壓人此又孤所不能知也孤自此不敢言竹素事矣穎上雖不百里然屬當孔道傳車之往來期會之迫促亦素稱繁劇足下脫鉛槧服民社不數月間嘉譽四流庶民允懷何以臻此初有謂足下文章士耳于吏治無當也乃今表見卓卓若此則天之所以成全足下者豈小少哉孤大變以來心神俱敝入夏來復為多疾所嬰旦夕伏枕上以藥餌為飲食且大事未衰卹典高未有成命心旌遙遙未知何日得稍稍安居耳以足下至愛故敢及之諸友君房田叔都無恙長文以微疾臥山中伯翼遭變後家事亦所不免但此君曠度自覺超然耳嘉則兄以通志為鄉人所詬頗覺懊人文字之難如此哉尊使行謹此奉候力疾懃懃不能詳盡唯知我者諒之

與王百穀

前月使者返命曾具啓奉報足下足下所命家君文字亦已授使者上之記室矣家君每每對僕談足下奇才博學藻思高情當千里一瞬而栖遲未遇猶為

皮相者所憐豈天固忌之耶憂情長貧長卿不偶當其際會風雲流光簡冊即古人奚讓焉足下幸毋自委此行定於何日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國家以此奔走天下賢士久矣禮樂可興述作未泯亦何必結廬名山藏書石室然後快其心志哉僕廢人也長林豐草野性安之赤水丹山僊跡如在第以足下之才不能已耳足下幸毋曰此生妄語也

與屠長卿

仁曩歲客吳門望大賢畫宇在眉睫間乃以先君大

名公翰藁

卷四十六

羊九

文

事奔走卒卒無旦夕暇竟不得一謁門下而歸抱茲歉然矣歸而臥病荷足下之靈勉強以衰先大夫之事然體中至今猶憊憊也攝生家言心脾二經被病須靜坐屏思慮毋勞動乃可然而家務在躬外侮不免即求傾刻暇不可得且無論竹素間事矣古人云憂令人老誠然哉誠然哉在吳門時辱足下兩惠書春月又蒙賜教深感足下不遺凡自海上來者皆言足下政事比龔黃文學似遷固清節如趙清獻發奸摘伏如包孝肅使聽之者津津色喜况雅被知愛如

仁者手方以內召伊通計得一過桑梓使故人奉卮酒為壽甬江之游意甚樂也乃尚少頃時日豈望之再試故將以大輔漢室乎沈嘉則來言足下尊集復加選刻瓊枝寸寸皆玉旃檀片片皆香亦何容于披擇哉迺足下猶若不自信者則古人虛已之義也先司馬莫章錄上田叔行謹此奉候起居遙望江雲不勝馳邈伏惟俯賜照諒幸甚

名公翰藁

卷四十六

羊九

文

國朝名公

卷四十六

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七

屠隆

與李之文 三首

報楊伯翼 二首

與賀伯闇 二首

與余君房 二首

與沈長孺

與馮開之 十六首

上座主先生

與沈君典 八首

與君典開之 二首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七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七

屠隆

吳興凌迪知雅哲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佞處鄉邦在江海交天下士多矣大都市道絲如石交零落浮雲蒼狗愴悅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君子始以才名取人推轂見賞乃不勉之以就萬世之業而徒以富貴相期或外為相知內存觀望或始厘剪拂已改初心不佞嗜昔虛名稍稍起彼都人士謂駸駸千里無畱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往懷刺及門執轡求見倒徙以迎王粲虛左而迎侯生此時矜矜生先采一言僭羽翼誰不為不佞鮑子哉不佞亦感恩街遇折節委心義貫白虹氣干天日思湛族以報燕丹斬衣以肅智氏豈不盛哉既而斬焉衰經讀禮山中一再試於有司有司敝帚棄之說劍談兵迄無左驗時昔之把臂而稱相知者一旦棄不佞如遺跡焉詩人託意於谷風孝標著論於絕交有旨哉靜言思之可謂

於邑。不佞溪維平生。知已不變者三人。縉紳之望。則有張大司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之文。之三人者。金石比堅。芝蘭同臭。識管仲於累臣。收益明於囚帥。真可謂歲寒松栢。幽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為桑田。黃河掬為衣帶。逝川西注。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哉。之文頃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昔時能賞予文。不佞每有所綴。文未及成。輒索讀之。讀之惟恐其易盡也。當其得意。則拊掌狂叫。擊節咨嗟。懷拍拍然也。不佞文豈能當人意。至是。之文愛我過耳。然而莊生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之惠施。伯牙之子期。千載而下。當不令兩人者獨稱相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歷與驅。虛然步武。不可以相去。不佞昔有所綴。而之文不及注目。之文不樂也。乃不佞亦不樂也。每坐齋中。屬藁會之文不在。即無奇思。無佳句。已而之文遽至。即得奇思。得佳句。嗟嗟此何以哉。夫物常珍於罕得。而賤於所有。餘常喜於偶遭。而厭於所習見。斯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於瓦礫者。以瓦礫多而珠玉寡也。藉令珠玉多於瓦礫。人弗貴之矣。鵝鵝之貴於鳥鵲者。以鳥鵲常有而

鵝鵝不常有也。藉令鵝鵝常有如鳥鵲。人弗貴之矣。故漢武帝讀相如賦。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作漢書。傳穀詆之為覆瓿。達觀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文獨何見哉。而耽嗜鄙作。臭味不殊。譬如啜吸金莖。饑食玉粒。足下之好。得無癖乎。昔楊惲為司馬子長之甥。故其為文豪宕踈爽。有子長風。今不佞於子長無能為役。而之文天姿秀發。是不難為惲也。他日以文章高視東海。是在之文矣。是在之文矣。則不佞之所拳拳於之文。又豈獨以相知之故哉。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又

日來勞苦不可言。以天之靈。足下之福庇。幸善飯。不病。爾公等天之驕子。而僕為天之戮民。敢少快快乎。所可喜者。四月初四日亥刻。室人舉一子。彌月之先。一日沈君典馮開之及嘉。則同日來作湯餅。客各出金錢洗兒。兩長庚星一少微星。全日照耀。此兒而沈即手摩其頂。大詫曰。此兒風骨秀異。不出二十即飛揚九州。他日文章不數阿爺科名。不數沈即矣。開之按玉曆復云。支干大吉。蓋沈即善相人術。馮生善日

者言問小字於沈先生先生字之曰阿雲雲間生兒也阿爺無賴烏能生佳兒充間過承長者矜飾但得善伊吾阿爺小詩跳地作虎子足矣才望富貴所不敢冀足下得無笑其言乎家母健甚山妻免身後亦健僕以一清貧換平安二字無厘故人諸即君析產居尊公當遂安閒此舉良是足下文譽日起讀來札殊爾雅操筆之業可不移桑陰而知慰浣慰浣柴方伯遂不祿使人痛悼聞訃即遣祭吊生平大義頗盡真文中想當入目邇來治水獲田泥沒至郊積勞殊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四

又

尊君生辰白雲在天海月甚麗諸子賓客奉觴為驩獨遠人漂泊淮泗是夕把酒東望為汝大人長誦白雲之謠因風而寄聲也珠履數中少此人乎足下念之矣句章先生時時過從不僕往來四方交遊多矣故自不乏賢豪人要如沈先生才致風流高霞孤映明照人羣甚不易違不可以當世而失此人百遍

相遇無云數也故人如吳愚谷金塘生吾家八郎尚時時把酒言笑如故乎穎上令廉無索金以助負交吳愚谷書來困甚吳生一寒如此哉乃穎上令寒猶吳生也自到官來不敢私民間尺布一錢所得歲俸米量足為老母備晨炊而往來交遊饋遺猶然取給焉家中有一金買薪水兼市笋魚跪而進諸家大人揚揚稱富矣雖一金時時有缺乏則與細君相顧而笑為驢樂為吏貧如此哉僕本海上布衣遭時致身為一官歲得常俸奉老母及妻孥於某旦矣尚敢有

卷四十七

五

過望妄想以敗官箴以為同袍諸故人羞哉且自揣知骨相不得富貴為吏信貧視之奔走糊口四方時則差勝矣是僕之所為知分也為我謝故人無笑屠生拙哉僕寧貧不富寧拙不巧僕亦欲稍從時人雅尚無柰天地百神常恍在耳目即欲稍從時為雅尚輒不敢以天之道足下之寵靈幸稍得民和無大得罪此邦父老子弟則其効可觀也足下以為何如幸不惜遠教聞之步已棄去學士業搢舟從范蠡計然五湖間恥作老博士頭戴平頂巾倚杖婆娑即商賈

遊可哉。第無多上胡姬酒樓。不獨黃金易盡。白日亦易闌也。之華上舍已入京。不入京。可過我穎上。官況如此。且無言索債也。來當治千日酒醉之爾。林生為我書明月諸篇遠寄。深感雅情。幸一謝之。吏事正冗。裁書不次。

報楊伯翼

讀足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所謂盤空橫硬語。豪書生哉。昨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中。乃歸途不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兒。足下方領先鋒旗鼓。索名公翰藻。卷四十七 六

又

咄咄楊生才何太奇也。僕居江南。則奇楊生。乃今居都下。則又奇楊生甚。居江南有楊生。楊生稱奇爾。乃今居都下。無有楊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奇士。來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有何也。僕機線之才爾。厚都下諸君謬見推轂。謂屠生才。屠生惡

乎才。謂屠生猶爾。令得見我伯翼。當何以云。不大驚辟易走乎。僕時時對諸君口。足下不置。大江以南。寔為生色。夫大江以南。靈怪之所盤鬱也。惡得無有楊生。即無有楊生。何以大江為足下近作何狀。足下搥華海嶽。輒鼓舞相摧。余恐波臣且訴足下上帝。太橫哉。僕居都下。無狀日騎馬懷刺。出走道上。出即勞苦。不出即得過諸君。獨奈何萬里去。舍其所適。而從牛馬走中。以為名高。顧安所名高。旦暮且及足下矣。幸足下無姍笑我。尊君而下安不。汪長文入城不。長文住山中。附書恐不能達。不具。亦冗不及具。幸為我謝汪君。

與賀伯閣

僕海以東鄙人也。蓋未嘗知足下。知足下以馮生。咄馮生。奈何褻然絕多士而奔也。彼主者顧安所得雋。始謂是適然爾。洎讀其奏牘。稍覺荒乎標奇而出之也。泊又叩其中。則又多奇。閱肆我稱博物君子矣。禦兒港上。實生此人。是吳越霸氣之餘也。泱泱大風。我僕謂之物遂窮。搗李之膠。觀止矣。乃馮生不自賢。

數數然為僕稱賀生不能休。云僕蹤躡之足爾。尺尺寸寸重而得路。至如賀生。八駿者也。以稊天子登遐而躡崑崙之上。下視大河。不承兩腋爾。斯之謂神物。若鄙人安所稱奇。令天不生賀生者。鄙人則獨往矣。僕殊不聞。屋無何。馮生出。足下尺一。僕讀之。幸業報。爽然自失也。亦幾失馮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是。不圖越之東鄙。兩見夫夫。令此兩生並轡而駕中原。將誰者前矣。而且也。佐之鄙人。鄙人即不佞。無能為役。令厚在偏裨。猶可領旗鼓。冒矢石。而歌當一隊。天下士

生。重馮生以此者。眾庶之見也。足下之取此物。縱送間爾。足下佛也。佛是無天地。是無天地。盡是無萬物。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無。而復有其一舉。推斯以譚。足下之於佛。猶未乎。聞足下雅不善里中傖父。此又何言。彼隆隆起地上者。山嶽乎。浩浩走八紘者。江海乎。瞬瞬捧出而燭下土者。日月乎。此其為奇怪亦大矣。而世人不驚。則習見也。夜光之珠。以暗投人於道。或按劍而相視。則不習見也。彼促邀小夫惡睹。所謂廊落非常者。哉。今天下幸猶不乏魁壘之士。士稍稍鵲起奮臂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且乘順風矣。僖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於僖父哉。足下正正奇。奇無所不可。而以奇服取。叱於時。誠可為足下稱冤。然此惡乎貶賀生下士。豈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非虛語矣。願足下自信。無議改玉也。大丈夫知己。恃有海內二三奇傑耳。若此曹輩。置不問。賀生以奇服擯於里中人。而屠生未嘗與有宿昔。驪乃徙數千里。寄聲足下。勞苦若平生。足下知非皮相矣。假令賀生治冶容飾繁聲。而奏諸時人。

之前時人必喜屠生則却而不前之二者孰賢哉顧
足下自信方馮生褒然絕多士而奔也聲名藉藉起
都下都人士咸延頸願得一當馮生獨鄙人以不知
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鄙人掉臂也私計謂延頸者
萬人不直屠生一眄矣一日僕方有徇馬疾杜門謝
客馮生乃排闥直入視僕僕乃據牀與語語意氣殊
易馮生馮生乃稍稍吐奇既而相與縱譚千古如倒
囊而出物也僕則矍然起曰吾幾失一馮生馮生實
已吾疾蓋自是始為石交矣馮生奇士能知足下奇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尚所謂臭味乎彼悠悠者則又奚辱也僕入燕來思
得一觀天下奇士寥寥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馮生指
不能一二屈而卓倪拓落之士往往散之四方無論
西北即如我東南蓋多奇傑人執一麾自雄里社間
安得張彌天之網頓八紘而掩之盡致闕下令鄙人
不大落莫也然屠生亦行且以小吏走四方矣僕有
四方之役當得便道南將尋足下具區之上與足下
為十日飲酌酒波臣仰天大噉亦一快事幸足下無
鑿坏逃我

又

昔人有言時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今天下不乏英雄
而足下謂僕名滿人耳僕即胡敢為名高不佞無卧
龍之姿而有麋鹿之性少栖海曲次寥無人沈洋自
放讀書粗了大義費為辭章好作寥廓語而才不逮
情氣常浮格立馬橫槊意氣有之而不講於黃石之
畧徒野戰爾縱衡江淮間或可得志何足當足下節
制之師而足下謬見推轂倘非稟言乎不佞未嘗識
足下面孔亦未獲盡費武庫之藏往往馮先生所讀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上

尺一便見文藻跌宕骨懷磊塊當鼎一鑪大畧可睹
矣豐城神物可遠望而知而况親捧瑤華單辭隻語
足規明月又何必淋漓盈楮若斯之富哉囊一讀華
械香三日不去口因風遙邈遂投長綫三年不奉足
下報音僕心良未已也昔嗣宗就孫登蘇門與語種
種登竟日不答夫以嗣宗之賢尚無一足當孫先生
而啓其玉齒費其玄論即僕可知矣乃者遠儼然荷
足下謦欬之音小吏叢械虹霓之光上燭於九天五
嶽忽隱起座上氣何浩磊也中間高自矜許言不遇

實衆人所驚。僕乃以為愉快。不佞之才。遠遜足下。而閒情遠韻。頗謂近之。僕真足下之友也。願以馮生為介紹。交於足下矣。夫榮名亦幻。富貴何論。達哉張季鷹。但取生前一杯酒。不用身後名。杜征南沉碑。或亦未達。余登聖賢王侯蓬顆之上。未嘗不泫然心悲也。大丈夫苟不用身後名。即文章亦救帚。龐公尚平。庶幾吾師乎。他日不佞與開之。方且共脩玄素之業。足下才氣胃懷。定然此輩中人。願無以世資故。抱此愴念。坐彫素心。使者還。幸爾寄答。其諸情事。非相見不可悉。不腆敝邑。冀借寵靈。不備。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七

十三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昔者先生之馬首東也。僕與二三知己。送之都門。相視不能出一語。蓋顏情殊不懽。豈惟僕與二三知己。即白日亦為足下黯淡無色矣。足下雅好奇服峻絕。而深湛無論六合。蓋直以千百歲擅長者一第何有。而今摧頽若爾。可謂有天乎。僕居都下。都人士無問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無恙。以彼其才。魁天下當有餘。而願不第者何。僕輒為之歎。歎歎歎。

即鑠闐而入者。亦無問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作何狀。又復見落落君房者。今不知為誰。異物當前。易愕眙失主。余其無落夫夫為天下口實矣。余又為之歎歎。歎。君房命則云何。他人一不得志。即泯泯爾。而先生獨令天下竊竊然口之不置。且天下不中豔諸得志之士。或置喙焉。而獨勞苦一不得志者。夫此其效可睹也。夫士博一第。與博天下識不識之人之勞。吾斯二者。孰賢哉。足下蓋可用此自慰矣。然此皆他人為足下云爾。足下何所不可。謂有所不可。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七

十三

足下不胡盧哉。乎僕居都下。無狀且無能為。而又且無可為。晨起第騎馬出。走往候諸公。問諸公間。即往候門者。率不入。馳去。即不往。候又得過。詰朝輒復然。日莫倦歸。有亟命枕席。卧爾給事。大司馬省中。殊無所事事。與諸君雜坐一室中。候大司馬升堂。出揖揖罷。復入坐室中。長日無以為驩。諸君則嘈嘈孟浪。媒語爾。旅進旅退如是而已。此何以聞於足下。主上慎選文學侍從之臣。不佞陰不得與。不得與。其仲且然。何論不佞。不佞居海以東。時聞人言君房。其仲兩

君今居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亦未有出君房其仲
兩君者難之乎其為才矣足下東還作何狀秋冬間
得就一官東尋足下湖上為十日飲良足愉快而徒
日僕僕牛馬走中山靈笑人哉田叔書來甚替過僕
僕實不佞以勤田叔幸為我謝之人

又

君房先生足下嗟嗟人言君房窮愁願君房無以窮
愁兇虎曠野昔賢所悲世固拙於用大也夫登臺而
教臨淵而視其意亦放絀六幕也為之登亡極之高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十四

年

臨不測之深浮雲四奔日月下走則壅其五內焉自
非神揚靈廊足蹈留荒不與斯觀矣此可以喻吾君
房先生君房以高言驚世固世之所為壅五內者也
又鬼物之所呵也放而之壙壤大澤即山川烈風雷
電交作百里而外車轍不得停焉蹶躓得路天矯窘
步則乃其固然矣僕又願先生稍卑之亡徒取驚世
為也而令世人得稍稍逼眊之雖然垂竿而終年不
獲一獲而橫千里斯會稽之釣也先生固曠然玄朗
即獲不獲烏知大海雲霧波濤春天挂長風拾海月

淩虛徑度三山非遙何不樂矣僕璣尾一官謁諸長
人歲月幾何強半馬上素衣化盡玄髻日短簿書不
治風雅亦衰秋氣一動候蟲早吟感彼代謝傷此搖
落儻蘭苔乎可託何脩名之足云僕性跡弛少無卿
曲之譽學書不成遊世無術今為令塊然株守勉持
三尺息簸蕩之氣而遵繩墨之塗思懷仁負義以幸
天下哀憐黔首上不負主上下不媿交遊光明粹白
少見感槩然後三山五嶽惟吾投足爾柰何茫茫遠
道苦足不展也材陪下乘命則小星竹素之事儻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十五

吾分矣然何敢不日夜澡行脩事以忝同袍哉幽晦
之中求不負神理即同袍之諒不諒無論至於榮枯
之數吾尚何以冒諸胷中哉足下寒廊之士默坐窅
照何所不覽幸惠大教徹我顛蒙

與沈長孺

都門一別至今猶懷惻惻然僕之與足下猶張弓乎
僕引弱弓一發而盡至其敝也不能穿魯縞足下開
萬石之弓引滿不發發則穿七札飲羽伏虎洞曾達
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矣足下東作何狀大江之上大

湖之濱。事事適也。僕今在牛馬走中。風塵作苦。方落拓不第。皆世人多勞苦屠生。乃屠生方載營抱魄心。自放於丘壑間。殊無顛顛可憐之色。及幸叨此一第。居長安。日負羈紲。從諸君馳道上。頰仰人眉睫。將降心諧俗。僕有不能。皆而厚自墨守。已忽忘之矣。將循故步而行。動多蹶蹙。利害之所錯。而憂懼之所併。如行闇道。下九折坂。而臨百丈之溪。獨奈何無廩廩也。又恐炊玉而然桂。長安信美。不可以久居矣。足下無徒謂僕虛語。旦莫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冬倘名公翰藻

卷第七

七

得就一小吏。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嘆。亦大是快事。家有老母。方資升斗。為朝夕甘毳計。且又苦無買山之資。須暫為吏隱。然後惟所適爾。急流勇退。僕能為之。譚何太早。所謂未卯而求時夜者也。足下許之否。

與馮開之

足下得楚詞。不自私。幸惠與僕共之。僕便當為足下邀西山落日。一倚醉爾。足下無日不過僕。詰朝就館試。便杜門理舊業邪。此足下家物。何為自苦。疇昔足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人也。且先

至湖湄俟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又

昨過從足下甚善。乃不幸遭僮父作灌仲孺使酒罵座。令人意邑邑不懌。顧安得與足下據胡牀譚噓。又安得長策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也。嗟。人奈何能無此遭哉。太史占僕夜來流掌入度。足下豈亦有是邪。當騎過足下。閉門下鍵。復取一九泥封戶。抵掌作嘉話。何如。來諭已悉。拜命之厚。

又

名公翰藻

卷第七

七

午前自兵部引堂回。正欲邀足下。適天大雨。大水從街衢溢入室中。至深三尺。如返家浮宅然。弟有據牀第耳。以此不得如約。弟豈真蛟龍邪。何為水中居。足下當操大筏。急濟我牀上。草草。

又

宿負奉償五金。如璽寄故府。緩急或再有請。須今日預為地爾。一嘆。屠長卿日乞米長安如此。僕或者勞倩後身邪。

又

不佞南矣。道出涿鹿。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野千里。回望宮闈。迥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昔也。氣結臨風。不能長語。

又

長須回。得足下素書。長跪讀之。語我相思。勸我加餐。情津津厚矣。僕喜劇復悲。至終篇泣數行下。忼慨傷懷。馬空谷。茫然。人情有之。疇昔之日。吾兩人邂逅適。顧旅食京華。日南雙珠。延津二龍。形忘神交。精氣感天。青松叙心。皦日蒞盟。足下迴翔金馬。僕亦蹶躡天

名公翰藻 卷第七

六

衢。每過嘉樹軒。婆娑竟日。流連卜夜。時而燕客高堂。臨坐前楹。賜饌大官。取酒都市。學劍秦隴。徵譌吳越。朝出左掖。莫過屠中。醉蹋俠斜。迴盼倡家。酒文千日。門有萬里。五陵大俠。三河少年。探丸借客。蹴鞠六博。鉅儒鴻士。韞日巨雲。談天雕龍。片語南金。咳唾成珠。亂頭銑頭。傀形殊相。方袍鶻冠。高標遠韻。娟娟者子。翠眉鬢髮。光輝照梁。清歌遏雲。三三五五。洵美且都。莫不連鑣分席。摠衣登堂。把臂結交。率四方奇士。宣城沈郎。文藻懸河。俠氣干霄。俯通青囊。兼精白猿。真

太華三峰。武英九曲。宸中鉅麗。物外魁奇。荆楚周郎。辨倒江海。字挾風霜。心戀雲壑。志輕圭組。真浙江雲。潮呂梁懸水。望而清覓。蹈之驚骨。毘陵孫郎。衛玠膚清。王褒才俊。展也海上金光。山中玉乳。臨淮李郎。雄篇霞舉。孤標朗映。誠然含英咀實。玉璫黃流。四明沈郎。才如宿將。先登稅壇。濟南于郎。亦提偏師。間出歷下。構李陳郎。婉戀多態。姿材雙美。不減安仁。吳江沈郎。秀雅而文。氣骨兼勁。何慙賈傅。南海姚生。尚玄守雌。避世金馬。金華陸生。詩魔酒德。大隱清朝。又有黎

名公翰藻 卷第七

十九

秘書。白首校讐。此廣文之三絕。歐博士。青氈風雨。擬平子之四愁。沈吉士。賦就相如。逍遙而直禁內。黃文學。歌窮元叔。翫辭以倚門邊。姜山人。疎才薄祇。舌比君卿。瞿孝廉。積毀煩冤。心同屈子。徐茂吳。翩翩秀士。顧益卿。落落奇姿。足下壘塊之才。超逸之品。情符太上。中懷希夷。如天台長松。峨眉古雪。高華氣色。隔塵遠矣。僕則才卑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然桂。驅車迴轅。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跡。却五侯之鯖。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字為拙仕。母為巧宦。寧為

顏母為虎園。寧為崔駰母為狗監。鳳閣維榮。不獻翠華。鷄香可羨。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轡輪。泉石可盟。不抱荆璞。以此誨妒。亦以此得名。世應且憎。固賢豪之所許也。畧而言之頗盡。都下相與。聶燕臺之層雲。邀西山之落月。濯潞河之長流。橫睨酒人。倚醉胡姬。亦一時雄快也。不意逡巡歲月。轉眄風波。故人參商。舊遊零落。元手楚人。歸采蘭芷。於定交產。夢想枕櫛。沈即返駕於青山。于子分符於澤潞。茂吳一麾於江海。益卿三黜於滇南。陳生放浪於吳中。僕亦旅名公翰藻。卷第七

卷第七

二

泊於淮泗百年之內。為驩幾何。大澤疊空。江漢流萍。能不感矣。乃足下於僕。交遊中尤為最焉。方其晤對。則明星有爛。夜猶未央。至其睽離。則一日三秋。只尺萬里。嗟嗟開之。安所取屠生而昵好若此也。金石之誼。勤乃深中。離索以來。憂思轉積。翹首北望。眼穿落日。淚迸長雲。每裁尺書。山川則阻。道遠莫致。中懷不宣。足下云鴻鯉不絕。無相忘也。嗟嗟僕豈忘之乎。足下待詔金馬。起草明光。出與諸公。列館分直。開羣王之府。抽萬卷之秘。入而割肉遺細君。把弄兒子。或焚

芸香讀賜書。蒙主上寵靈。愉快矣。又足下所謂至貴倨矣。顧何有於泗上一亭長。而拳拳繫心。書來耿耿也。此其所為愾友道至哉。僕居穎良苦。至不得比於人。遭人無小大咸折腰。僕即折腰。使者過無小大咸負弩矢郊迎。僕即負弩矢郊迎。扶伏兩手據地。貴客誚讓。或箕踞嫚罵。隸也不力。供帳不盛。起而塵掬面矣。或哀憐黔首。催科稍從寬假。則所轄移檄督過。號猛魚煮之氣如虎焉。嗟嗟開之。奈何令為。而僕未嘗一日作攢眉。牛耶馬耶。鷄豕夜耶。無不可矣。古者黃名公翰藻。卷第七

卷第七

三

屋之責不加於廣成。河上台鼎之尊不加於蓋公。柰何以一官驕僮令僕且從傍胡盧之矣。奚其悲夫。白龍魚服。蝦蛆笑之。豫且制之。匪龍不靈。則其所託者然也。今僕龍而魚服也。彼且為蝦蛆。彼且為豫且。假令下吏而辱則大官榮。邪為人陵轢而怒則陵轢人。逐喜邪僕雖不肖。辨此久矣。所可恨者簿書既熟。文執逾踈。世俗情深。風雅道衰。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嗟嗟開之。如屠生何。僕聞古之為令者。彈琴弦歌。咏先王之風。河陽名花。勾漏丹砂。風儵然達矣。而今乃為

名法之所大禁朝行雅道莫挂物議僕居穎半歲始
得一至子瞻西湖戴星而往戴星而還是夜湖水微
綠芙蕖盛開天假一夕六合朗霽雲物且為僕作五
色鳥依依歐蘇兩公晤對丙夜偶憶長公垂老還嫗
傲居死客舍為之泫然出涕侍坐兩公得詩四蓋不
復就枕詰朝吏事牽去矣僕自作一官五臟俱俗嗟
乎聞之而思我不昇平生而寧知我大昇平生九折
稱良百鍊繞指事固然也蠅化為鹽陵烏化為鳥足
烏足化為蟪蛄斯彌化為食鹽食鹽化為九猷羊肝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化為地舉馬血化為轆轤令僕為此官不已將何化
乎雖然泥蟠霄行亦化也龍故在矣足下有言能乘
雲不能伏爪鳥覩龍執願足下無以皮毛相我三月
晦日沈君典舟抵淮楊曾遣問行李書來款款天下
多情人也孫以德持節大梁僕亦遣人物色之矣孫
生云遊梁登嵩少躡太和然後與僕南會潁水之上
僕且掃榻遲之恨不得足下與俱南爾僕今者躬勞
簿書晝夜兀兀稍暇讀莊老之書默觀天地之化大
塊幻迹萬物皆空即身非吾有而區區以世務微縈

而以官為桎梏何也夫運有不停物有必化握必化
之器託不停之運而肝膽英惑欲與大化爭長亦惑
矣何論小吏即侯王將相不波漸乎何論崇秩即鍾
鼎竹帛不寢莫乎何論功伐即軒轅仲尼不羣宰乎
何論聖賢即天地日月不隨劫乎是故達人帶索鼓
琴拾穗行歌彼誠有見焉非湯也而僕竊竊焉論世
情譚官况矜榮辱叙離合忼慨傷懷不尤可展然笑
乎足下深於玄理蓋懸解之日久矣僕此言謂何多
欲觀微漸返自然五嶽可期三山不遠御風騎氣何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所不之安能舍逍遙之道而繫天殽也僕始以令東
所親迎勞之曰嘻長卿以彼其才上而金馬次猶不
失諸曹奏詞賦於至尊抒文采於交遊庶幾得當而
索何令為僕茫然自失也何物而金馬何物而諸曹
何物而令僕不知也僕不知而世方以其所不知者
相喧乎涉潁來僕恐天下謂僕師心不善此官也而
勉為之世乃遂以是賢僕而不知僕方以是為桎梏
者也之二者咸失名實矣世之所為榮辱者喧而慶
者賢而不肖者何據哉僕所居濠梁伯陽南華皆在

馬足下來僕且膝行而從之矣

又

六月廿四日屠隆頓首寓書開之仁兄往沈翁見枉
又得仁兄書甚慰饑渴救邑荒鄙勞長者車轍歎遇
踈間何能無辜仁兄初歸正在鞅掌想未能即遠出
賤子之望故人真以日為歲恨羈於令無能奮飛誰
謂河廣曾不容刀深味風人此言歷歷如畫良足悲
心始謂行李一出都門便堪握手遂迷半歲尚阻晤
言是何睽離之易而遇合之難也三吳大水溝壑化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三

為巨浸魚鱉舞於長衢徒跣自責傷為令無狀計且
奈何側想明智當作何良圖也尊公華誕以七月何
日上壽既罷能遂買雲間之權不儻沈夫人當戶牽
衣恐仁兄亦復多情不妨長嘯出門把臂湖山吟弄
烟月使太史再奏東南聚星良亦不俗沈嘉則先生
布衣雄杰人倫冠冕今正作客鹽官之錢氏為故給
事錢徵先生輯遺文弟累以書促之則以校讐未平
業為解鹽官去秀州只足下不可以當世而失此
人今山人處士滿宇內大都崇虛聲遊談無當獨乃

公翩翩不惟詞賦偉麗陵轡古今墨卿而行義卓絕
朗然孤映即丰標談咏俊爽玉立理致清遠與之周
旋可以忘老恨近日頭顱且種種吾欲取南山銅鑄
此君此君或亦自有長生丹訣不可知今世若無之
夫便能使山川黯靈無光風日淒淡一朝失去千古
長嘆足下急走信使往通之勿失迺此君亦傾向高
賢之日久矣馮先生素以屠長卿言不阿如此神物
暗中可索摸得也足下幸過青浦可約與俱來弟且
復折柬招之青浦令門庭真如水不妨擁篲而迎上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二十五

客也賀伯闇近作何狀想數過從論心道故久慕袁
了凡君相見幸為寄聲前有長牋致伯闇久未奉報
音何故河漢左界雙星在門瑤姬奏笙龍女進曲蒲
桃新綠銀缸乍紅階下班衣堂上珠履人間差樂何
異洞天又得玉皇香案吏新菡萏足為壽矣不腆之
儀併希麾置駕央湖上時時繫心向辱沈翁託以壽
章今弟既自為叙不能復握筆乞為謝之

又

西湖之遊樂乎弟從部使者考歸而梁伯龍適見况

云日容就李與足下周旋伯龍故翩翩豪士令老矣
誠然我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弟本探丸走馬之夫誤
為小吏局促如轅下駒日心懸天目長松夢落五湖
間足下何乃掉臂去我不通消息兩月即百冗尚留
足下胷中久欲遣平頭奴致數行輒復冗奪足下每
賜一札必俟弟先之爾不然者經歲無此可以觀吾
兩人之交情矣然不肖視足下猶為勞薪乎

又

別足下嘗苦不得見見輒恐其別也河干分手良覺

名公翰藻

卷四七

三

銷魂婁東謁二王先生罷便可解維僕且自起焚香
掃地而待足下敬遣小吏逕僱舟河干返齋頭尚須
作三日留不見足下一日為三秋與足下遊處即以
三朝為一歲矣燈前佳語如聞天樂

又

足下既不能與拘囚之夫久遊處遠去而可廼走數
十里外羣諸豪少年酣暢長嘯大語髣髴乘冷風聞
於予耳不獨恨恨足下且以妒諸公矣宇宙亦大寥
廓矣十洲五嶽何往不可容一公麼屠生而區區以

升斗故從人涕唾下作生涯良足自鄙又安得御長
風騎六氣而從足下萬里凌虛徑度也不穀亡望矣
惟愿先生丹砂發成惠一粒拯我屠生即無他羨風
流調笑亦自可人異時間風之上具茨之下無我寐
寔也來後候足下行李發而後返此人頗樸實堪奉
奔走足下命之返乃返廷韓長孺欽之非之仲方諸
君作何狀吳會山川為足下及諸君驛騷日月五星
至奔迫失次微聞真宰上訴於帝謂公等太橫執
僕又愿公等小戢詞鋒乃僕亦不能自戢也言之失
笑君典若來千萬馳急足報我

名公翰藻

卷四七

三

又

足下坐占西湖領畧風月淥水奏曲桃花佐觴此造
物者私足下不佞神往名區形留垢溷憮焉自穢矣
足下無賴好弄人復盛言西湖詫我使我邑邑不怡
醜此印綬如繫條鏹宇宙亦寥廓矣湖山之間若可
容乃公止須片石不相假而令乃公為虞禪之風邪
昔人有言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此非為懟誠以為無
聊也僕不敢慕王公又安敢薄州縣第以此故妨我

肅歌。不能無少芥蒂。然苦乏饘粥之資。又無辟穀之術。區區以五斗困一大人先生。低眉而媿。范萊蕪諸公矣。足下近况佳。適聞嫂氏玉體且康。出與故人賢者拍浮酒船。入與細君焚名香而彈寶瑟。即蓬萊僊人欲得其處。塵囂之士。豔慕何言。君與昨有書來。擬於今月過訪。足下湖上。然後偕卿泛青溪之櫂。而造物者妒之。會有長女之殤。業已中止。為之惆悵心斷。嘉則先生亦未渡江。此中久不得其近耗。君房中第。亦吾曹一喜。往君房言。即不出。出則不敢負人。不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二十八

且望之矣。此君終可人。伯闇儼然損書才致雄放。高自矜許。當遂豫吾此流。非孟浪者。不佞將把袂論交。且又足下之友也。新刻都雅可觀。第僕意欲直稱由拳集。其上不必冠以屠長卿三字。更商之。足下所刪十之三四。為不佞藏拙。甚善。所刪去篇目。幸一一示來。脫有一二文字可去。而其人其事有當存者。尚欲為足下請之。亡則遂已之。不敢自庇護也。近作可多存不。黔婁之家。鮮有奇寶。足下恐茅亦姑就其人存之。若僕則宋人之自寶燕石。良可發一笑。潰癰決瘡。

豈能自割。須他人操刀。惟足下留意焉。更望稍秘此事。承命作歡賦。古人作賦。連以一二紀。不佞一夕而作此。其何能工。然沉着不足。飄爽有餘。方之江鮑。亦是宗門。足下讀之。懷當為拍拍然矣。古樂府嗣作若干。祇用舊題。出以新意。不襲莽人一語。常見作樂府者。好遞相剽襲。陷上桑云。使君自有嬾。羅敷自有夫。此古今絕唱。而傳玄改為使君自有嬾。賤妾有鄙夫。可謂點金成銖手。近世李于鱗擬樂府。全襲舊語。有一篇之中更三四字。遂掩為己物。僕不敢以為然。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二十九

懷詩。必不忍棄去。今增唐惟良曹子念二首。置之楊公亮後。徐彭二子叙。都作六朝語。徐當為前叙。彭為後叙。二子既作六朝。足下當為史漢。嘉則恐不可無一言。王百谷於不佞有知己之雅。恐亦不能忘情。僕往所自製。可刻之集中。題當云何。足下定之。不欲棄去也。僕近者玄虛日進。世情轉空。誓降三尺。終期五岳。甚不欲抱淫慾之心。積幽冥之過。以自墮棄。嗜好既寡。伎薄且銷。損之又損。以求真境。惟文字之魔。尚未能伏。足下清真。大得湖山之助。近更當精進。幸有

以教戒。雕垂之技。恐終非至人所貴。淫思滑精。為患
亦不小。倘兩者都不就。文字不藏於名山。姓名不登
於石室。侵尋歲月。重同朝菌。僕之進退。安所據乎。使
吾兩人同處一室。可以朝夕相砥。共商去就。今復乖
違若此。言之抱痛。愿各努力。勿負初心。相見何時。是
下命之。

又

何處別君典也。沈即吳姬好不。青雀月明。短簫長笛。
沈即故得與麗人俱。足下別後。五湖烟雨。誰與為驪。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三

昨得書見約。望前再過齊頭。敬掃地焚香以待。日來
淫潦。不佞蓬跣泥沙。政堪愁絕。今日放晴。始有生色
矣。急欲仁兄來。消此旬懷。

又

沈即挾吳娃泛五湖烟雨而去。便謂足下買江陰棹矣。
不意尚留王先生齋頭。昨遣一訊。王即缺足下書。柰
何為情。沈即買一麗姝。而足下挾龍陽。平分風月大
閨。吳門西太史亡賴。東南靈雨疑二足下所為。不佞
日來被髮跣足。踉蹌泥水中。上告雲君。下告陽侯。駭

癡龍妖蛟。勞苦不可言。今春嘗預修水田隄。圩力障
洪川。而不佞手擲瓣香。即操畚耒。救邑當得不灾。有
如兩歲再灾。民生行且殄。令將安歸。不佞苦情如此。
而諸君方把碑渠。聽鳴瑟。吾欲直躡天門。攬司命之
袂。而問之賢愚。不甚相遠。乃貴賤勞逸。何遼絕也。雖
然。僕不妒子。惟復快意當菡為故人。酌一杯以無相
忘。即足矣。足下久客王先生。王先生細君且怨釜中
魚。竈下蛙矣。王先生計必私竊香團。啖足下。不然者
幾何不立稿來書云。江陰令將為足下置負郭急赴
之。此賜僕。僕作措大面孔。不能厚遇馮先生。聽長卿
雄談。勝得千石黃耳。米愿足下與王先生及家田姪
速過僕。僕自駢龍咒神。後情思太愴。悅不佳。須足下
急來。消之。脫問種秫。田吾力猶能為足下。地便仁兄
以此奔走縣門。不佞弟之罪。罄竹莫數矣。百谷盛稱
雙鬟。至使田姪垂涎。老奴猶憐。况我乎。幸携與俱。不
佞當冠進賢。執手板而拱立。從傍聽一曲。便當令君
片時風月也。家田叔土木形骸。魯男子自許。而垂涎
數鬣。此不可曉。手中宣廟冷猪肉。一朝墮地。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三

又

別足下遂曠若隔世侯河之清相逢幾何西湖之上
亂峯週遭林壑窈窕不知何丘寄足下之杖屨乎東
望低回祇堪癡絕錢唐山川清佳洵吳越甲秀乃人
物有風調者甚少足下誰與朝夕意到興來或成獨
往花下小車煙中游舫水窮雲起憺矣忘歸此時而
屠卿若在者其樂何云造物固不令若此也足下聽
然物外而下官日就鄙淪足下即念僕常不如僕之
念足下切也或都置不念非僕之本懷何敢以此度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七 三

足下今天下豪傑塞路何齒不肖金石之烈渺無前
期潘安仁有言身齊逸民名綴下士彈琴賦詩可以
忘饑惟恨平生不能飲酒博覽載籍嘗見寒廊之士
為屬羅所羈以林夜夷甫諸賢口談玄虛心暮索朗
而猶婁婁人代自取譬尤有如諸公遂偕孫登王烈
長嘯入林何所不適感惜歎逝情意坐銷足下之與
司命帝君似分義差厚不得已能為下官乞一廣文
官僕之齒牙猶堪閣閣向諸子談經何久溷此中為
往不從公等教令悔誠無地不然者何至只尺欲與

一故人相見而不可得偶結一念便欲擲頭上進賢
冠足下有可提我出風塵幸不遺餘力承仁兄及賢
嫂氏念及寒荆果於四月初四夜亥刻舉一子沐髮
矣作書時寒荆倚牀屬僕寄聲謝賢嫂相見之期在
足下不在僕下官所與士彭徐而外又有一沈獻可
者元美廷尉門下士也才甚宏麗元美亟所許可失
意於時薄遊錢唐特為引見門下其人亦爾雅有致
青翰舟中可與擊汰揚波足下輞川之裴迪也賢嫂
才調不下子昂管夫人湖上管絃時一同眺聽不足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七 三

下出對賓客則如子建入對細君則如相如直承明
則如東方撫湖山則如賀監火食神僊錦衣巢許人
代風雅事足下占盡乎誠妒之矣端陽前後如足下
不一視我縣中僕且為文詛楚

又

僕蓋竊遣一細作物色君典於西湖之傍至廿六日
亭午得飛報知君典魚服過足下足下業與俱馳至
就李而不密以聞何故兩賢相得復何知鄙人鄙人
之望見君典猶仁兄也兩君即厚自閑無逃閑尹矣

弟之用情如此天下有心人渴饑之衷二豆下何以慰之言之飛動

又

人言昱下尚擁白雲高卧小君山上遣張史往促行李東還數日不見報乃昱下遂還就李乎不知秋風颺從何處來搖落之感想當同之拙橐刻甚精工重勞尊神僕於此道不深而片語入我齒牙便自絕倒亦一癖乎終當如玄晏先生浸淫其中不問外事矣適有家長公之戚荒亂失次君典與孫姬及新吳姬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三

上座主先生啓

青陽布令羣芳含氣於木公白帝秉秋萬寶告成於金母吐納靈潮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斗極之平衡大鵬鼓垂天之翼必借力於風雲八駿騁逐雷之蹄亦取資於銜轡都人士之意氣鸛張寧逃主者子大夫之文章鵲起爾何能為彼鎔棘闥而入寶驥

司命而來走造化於筆端片言寵辱握星辰於掌上萬里升沉之王之石一顧盼而已今為龍為蛇不斯湏而遂定揚之則昂藏於霄漢抑之則淪落於泥塗似此鈞衡之司可忘水木之自恭惟太宗師老先生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帆泰望競秀於會稽玉蘭金書探竒於禹穴碑枕蘭亭墨妙右軍之筆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聲甘泉危從賦擬凌雲天祿校讐星臨太乙暫違侍從之班來况掄材之地目分蒼素口辯淄渾身登泰岱望匹練於吳門劍落豐城指雙龍於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三

與沈君典

世人相別。多作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河梁之情。何其愴也。昔人有言。黯然銷魂。維別而已。足下殊不然。居都下。足下之於僕。用情至矣。獨不用情於別。沈箕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二三兄弟。臨行握僕手。惆悵歎歎。邑邑不能出一語。謂僕且行。至不忍復過僕故居。追憶此時。天地為僕。二三兄弟。慘然無色。足下取之。獨奮起去。不顧。烈士悲心。即不可謂二三兄弟非夫。而足下之竟起去。不顧。乃真有英雄之氣哉。足下方落第時。走九邊。觀營壘。與健兒戍卒。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六 文

卧沙場之上。可謂氣雄萬夫。又好結交海內豪傑。重然諾。故意氣。僕東歸。與諸故人談足下。則莫不灑然以起。此豈可以兒女子仁望足下哉。王上舍來。得老母壽叙。不獨文字高朗。通家兄弟之好。具見欸欸。向也吾見足下之面。乃今知足下之心矣。僕自別足下東。駢馳甚苦。始足下勸僕棄去吏事。作京兆掾士。甚力。僕不從。乃今悔之。足下故逆見僕今日矣。自今而往。所為穎上不善者。何以謝足下。僕滋思矣。足下居長安。與諸君子高步瀾視。睥睨一世。獨僕風塵下走。

面有顰色。心多俗腸。命也如何。昔之達者。垂臂鼠肝。無所不可。僕安能以此置芥蒂胃中。所與足下道此者。明僕猶能知世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初四日。離家之穎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行北漸寒。老母苦寒。幸康彊無恙。無厘故人。小子何知。何以為吏。令屠生吏。是尸祝代庖人也。足下用世之才。何以教之。僕在下風。敬頌嘉猷。閱邸報。知周元孚上書一節。可為吾道生色。茅以不見全疏為恨。家師劉見嵩先生。亮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謝。知不忘此言。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五 云

又

都門把臂。春馬傷離。嚴霜載零。玄雲四馳。天寒以風。白日為速。僕也壯士。能無破顏。子惠好我。為我投涕。事在昨日。焱易歲乎。思疇昔作吏。行李戒途。子與箕仲。元孚以德開之。二三兄弟。勞我良苦。欸留拳拳。中夜徬徨。相視永歎。北斗闌干。同袍之情。可謂薦至。僕不能從。命也。子歷天路。我行畏途。九月去國。十月渡淮。仲冬始奉老母涉穎。簿書山積。吏事川湧。折腰而趨公府。低眉以見上官。扶伏道左。望塵還拜。屏息車

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拂面。丈夫之氣。摧頽盡矣。且欲行寬大。則幸於溪文。議息肩。則苦於督責。強項者為傲吏。統指者為通人。逢迎者為忠厚。砥志者為沽名。尚驚悍者為幹敏。行古道者為迂濶。俯仰高厚。常苦踟躕。平居邑邑。黠乎不歡。臨風念子。中心若結。謂足下奮翼霄漢。優游清華。方且立交戟之下。侍承明之廬。奏凌雲之賦。扈甘泉之駕。僊僊乎虎觀石渠。儼焉天上。而乃二月以告聞矣。夫寵靈恩澤。人情所籍。足下當鵲起之秋。遭龍變之會。順風而呼。乘時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三

振響。逍遙歲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得意自苦。居寵不樂。閉門下鍵。有如窮愁。懷賈生之憂。抱劉向之憤。脫屣富貴。榮華秋毫。語云。高臺悲風。烈士悲心。足下不能胎韋玄梯。坐取尊官。上光九族。下媚妻子。此如鷁日。鬼神所知矣。方足下不得志時。固嘗走九遠。臨大漠。握將帥。觀壁壘。履黃沙之上。卧霜月之下。歸而招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錢。意氣於世。無雙。及衰然舉首。晉登華秩。顧反嚙嚙溫厚。折節下人。憐瞿子於困窮。援屠生於稠伍。一言稍合。輒布腹

心。洞觀始終。高朗粹白。何者。非雄豪丈夫之致哉。即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取憐。坐獵高貴。曩僕固知足下必有今日矣。若神龍可繫。安名為神。足下今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而煙霄。莫而林壑。明星有爛。卿雲在天。四方誦義。士林動色。用匡 聖國。光我同袍。豈不雄快。何必旦夕公輔。闢茸通顯。然後為得意邪。故人相知。以賀不以言。僕今辱在下走。事多牽制。殊不快心。而猶躋登一官。春戀五斗。由足下言之。冀翹腐鼠之與鵲鵲哉。足下今歸且高卧。樂敬亭之雲。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手

又

屠隆拜書君典。足下足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輕如綽翼。而名重於九鼎。足下以彼其才。令小貶損。不數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華。無所不可。

豈其十年流落從數千里躡簪簪終走京師上書見
稱為子大夫留直金馬居京師甫一歲而飄飄然告
歸豈人情哉海內寒廊之士謂沈即心慕雲壑志輕
圭組譬如高鴻不受爵羅終絕四海也玄暉李白携
手同車矣夸毗之子又謂足下英雄妙機權包絡寰
宇鼓弄豪雋既已得清華之班又耀然遠舉為名高
奮動六合也竄下者咄嗟沈狀元寵靈天子被恩澤
不乘時獵登要路津上報國恩下光九族以為交遊
榮施獨何苦朝見天子莫戒行李見彈求鴞炙未即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四

求昔夜也斯三者咸遠於名實矣何足以知沈即沈
即居交戟之下為天子補衮職入直扈從奏詩賦揚
大雅此豈不亦華陽洞天間風縣圃哉何必尋青山
僊遊即子房功成掉臂而後從赤松子爾沈即言何
太早也夫且下以一歸為名高有如不歸沈即之名
寧卑乎鴻士鉅儒遭時揚聲上可獲龍下猶不失歲
星金馬即榮名寧出山林枯槁下哉而汲汲以引決
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路津勉作功名寧獨世人足下
愿之矣憂時春主感深我獨邑邑誰語不得已而託

獨往之迹廟堂不可聊之而山林斯足下之操也故
曰三者咸遠於名實矣推斯以譚足下今雖歸青山
暫與漁父伍不樂也雖然何不樂也且下僊品者也
進而溷娑乎即玉堂金馬甘泉長楊亦洞天也退而
溷娑乎即天台金庭丹山赤水亦洞天也何不樂也
計歸來乎山中陵陽白龍琴高頰鯉揮手而招足下
散髮狂歌聲出天地之外也獨爾故人苦為令然爾
故人亦有以自遣不以其所苦而易其所樂所居淮
泗錢鏐伯陽蒙周八公咸在焉時肯夢寐神遊即薄
書倚午中奚而不灑灑也昔人大隱多在下吏僕勾
漏令也丹砂不日且就就且遺子數九也河上碑文
厚見許全業已刻碑幸即示去人僕自製碑文一首
并河工告成申文一首附覽楚天吳樹無限相思儻
能過我賴上乎日夜遲之隆白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四

又

聲聞不及數月矣念足下不去口客歲冬十二月奉
青浦之命扶侍老母渡江南兩歲之間奔走南北無
虛日薄命之人犬馬固當青浦故一村爾民無土

著羣四方無賴居其間又土瘠而善逋官錢當事者以其善逋大縣徵令之所不及也而置縣又割華上瘠土稍附益之歲額增至十數萬今視城中數百家皆華上貴官大家別業流民僦居諸氏族莫可究詰吏胥俱有罪亡人與居民表裏為姦如含沙之虫强者乘巨艦出沒吳淞間為椎埋自置縣至今不佞某令允三易爾前令無他狼藉率以羣下竊美敗自前令敗民益蔑視令長弁髦之矣最號難治渡江千里來未抵縣言青浦難治者滿耳矣督府公移書主爵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四

者特為青浦擇令長而謬推不佞某嗟嗟是何异庖人之不治庖而代以尸祝也某自冬十二月抵官百務蝟毛勉強振刷尤苦催科民無賴者挾官錢從博徒倡家飲而募人受蕪楚貧者賣麻桑絲粟不得即思鬻妻孥田廬不可有挈家逃爾先是催徵者頗虐用鞭笞民愈恐逃去某以官寬之諭以溫言風以至情父老子弟驩然樂輸也諸所覆茹煥休一如居穎上時獨約束猾胥姦氓隸奉三尺維謹此與穎上稍異矣又苦三吳孔道冠蓋徧午奔走將迎日不暇給

某又以文辭竊海內虛聲吳會文人才士亡不延頸願交墮棄民事而與諸公日聚首空文游談招尤誨姦則吾不敢令門者一切謝不見即為吏鄙士應且憎俯仰周旋難不難乎子惠間清刷公府响哺孤窮撫撲豪猾不入苞苴於庭而開門延士不諂事貴人而折節布衣賢者不以骯髒取罪不以依阿乞憐不昭昭而挾日月不汶汶而負泥塗斯中庸之操賢智者所託也某願學未能足下何以教之某每思浮辭侈說玄素所絀將盡火竹素不復與雕虫角技獨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四

守純白玩心玄虛豈不亦曠士幽賞哉素遇詞人無當技癢今居煩劇種種勞人一日十二辰嘗苦不足即文字之緣可知矣僕學植既荒官復濩落相如次公之業兩失之矣柰何能為知己生色也足下薄金馬之榮而眷丘中之樂義重南山名高北斗海內才杰咸願執鞭甚盛吳會山川佳勝人物娟秀足下恐不可不一遊九峯三泖望子久矣冗中敬遣一介行李奉訊太夫人百福倘惠然過我則有山中竹杖湖上蘭舟翹首天雲目風神往

又

往歲殷無美曹任之兩致君典尺素殷生迺不欲自為洪喬置書王元美廷尉而去未得倒徙此君曹生訪足下郊園幸以不佞故作青眼敬謝多情書生無大執能足當一隊而心知慕足下此其志可取爾徐生秀才異等偶以母病不能出門念青山更切也昨閱即報見起足下命果不足下尊名良是而云起復何也足下蒙天子恩擢第一官太史至渥矣足下宜何如以報稱足下抱經畧大材非樸遯儒生比平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七

四品

居抵掌庶幾張子房鴻臚子皮者流不宜汶汶為山林客足下且被命出處大節大丈夫內斷於心似不必問諸詹尹陛下神聖翼佑貞良子房少伯不以此時樹尺寸而光竹素則無時矣不佞曩與足下言謝眺青山終非卿家物願足下即秣馬治行大人之操何必箕穎五湖之約請勿復敢言足下卧龍之姿義薄雕蟲日所示高篇自是英雄本色不佞又安能持沾沾小技而仰首稱說於子房范蠡之前為英雄捧腹哉無論經綸手段即如此執亦何有於公麼長

又

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僕與足下之謂矣有如淮陰實降心下問僕亦不惜自為李左車也一嘆年伯母而下萬福初八日已遣平頭奴歸迎老母計時下且到辱佳惠良謝文三種完上足下欲僕沉思自為之沉思而竟不能工柰何近作數首書便面奉去孺子不知終可教不蘇長公真蹟一卷王少微私印二方輕吹一端奉寄足下近况幸以相聞

條風駘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良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七

五品

友固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得所處即朗寂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糞壤即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天桃刺眼鳴鳩聒人坐惜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錢唐見存留齋頭數日去之婁東謁二王先生復還留數日借彼緣力整解我天袪相對嘯歌一破孤悶去矣開之出門旋坐荒園雙眉放數日遂復損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以長牋奉投便致此語不盡不盡

又

仁兄出門遂化為車下塵。人生不滿百。何自苦乃爾。邑中無佐貳官區區一令上事貴大人而下躬庶務入視邑篆而出治水垢不及沐饑不及食形神且耗將安所稅駕矣。聞仁兄在奔圍何處別開之也。馬上懷人淚及馬足遂踟而下道。傷捉筆馳訊歸途當出何道。幸不惜相聲武康山中。儻可投足則有蕨薇在吾饑吾腹而閒吾心何至作如此狀。伏惟終惠教。我所不輸心有如皦日開之同。東下不歸途必使人報名公翰藁。卷第七

聖

原

又

適得一密報。聞仁兄微服至西湖。與開之會。今已同往。攜李攜李去青溪。盈盈一水矣。令我飛心直挂天外。如只尺不得一奉顏色。便成千古長恨。敬乞急足尋仁兄。仁兄何以慰我三年饑渴。昔曹嵩以不得見趙咨為恨。至棄官追至北海相見。仁兄許我弟非戀此五斗者。倘仁兄憐其區區。幸作良圖。兩曉視不得下。

與君典開之

千古西湖為林叟措大所點。今幸得二三大英雄一浣之。大為湖山吐氣。湖上諸作似有神助。是日晨起眉端作紫氣。薄莫使人回。不佞坐中庭讀兩君書。若詩長天紺碧。頭上雲物五色。爛如錯綺。明星見日下。是何祥也。文章如此。詎不上動天文。僕非謬語者。二足下天放閒適。奈何令不佞踟躕若此。弟不難棄此死牛皮帶。祇緣家有老親。不敢直行其志。念二足下豪曠。願影自穢。咄咄屠生。為小吏所縛。許由石戶之農。非天上人。何為呶呶乃爾。與仁兄輩相見。當共商此事。人謂屠卿貧甚。不可以若此。丈夫寧思餓死。有卿等在。當不令立稿。急欲與二足下相見。秉燭達曙。不能寐。故復遣力奉近書。到焚香掃地。家人為足下百冗。幸即買權青溪。必無舍此而他之。嘉則先生同來。此千秋佳事。

又

今日蚤起攬鏡。忽見眉端隱隱作大絳色。如含桃。呼細君與語。當為何兆。宜必有真人過此。既念二仁兄

業抵秀州。刺下且艤舟浦口。望至日莫不來。乃得二兄札子。急讀君典書。若詩神氣蕭灑。如挾飛僊。復讀開之長牋。情境疊出。麗藻間發。世上乃有此等人物。作此等言語。不佞乃得目睹。坐空古人。僕即化為異物。固可亡恨。見二君文章。想二君眉宇。恍墮崑崙萬仞罡風中。骨驚神爽。忽忽毛羽生於胃懷。湖上復值嘉則先生。狂呼大語。一片湖山。恐蹀為荒丘。此時何處可着乃公。乃公平時稍高自揚詡。亦復奪氣。何況梁生輩哉。二君既至秀州。便可買擢青溪。望見故人。直以夕為歲。至姑蘇而後視我。不佞即男子。立化為石矣。重走吏復將節意。二足下急圖之。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文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七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八

屠隆

與沈嘉則 三首

與孫以德 三首

與王元美先生 二首

上汪宗伯

與沈箕仲 二首

上座主朱太史先生

與唐惟良

與曾合肥

寄余沈二太史

寄高先生

海上故人

寄少宗伯王公

名公翰藻 目錄卷四十八

與徐孟孺 三首

與王百穀 六首

答錢澗父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八

屠隆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與沈嘉則

得七月帖子詩四章通志一冊讀之娓娓不能休方
興豈不廣志亦夥矣若通志閱博深雄包絡三才鱗
次萬品匪獨稱胥臣多聞茂先博物即其文章巨麗
超軼前後真宇宙間一種奇書聞有議其太直者今
人多以臧否為浮薄以依違為長厚稍別黑白定淄
名公翰藻卷四十八
渾輒來口語目為涼德夫仲尼豈不恂恂長厚哉乃
其作春秋何如也顧先生自信若山川亡恙玄黃不
改後世不廢竹帛之事則有名山可藏也客歲得海
陵書盛稱顧使君妙稊使君入燕過某者十度某亦
十往造使君之廬不得一面及茲都門出舍報園寺
使君乃與沈箕仲馮開之沈君典來會一見把臂大
笑酣語達旦某觀其才氣真簸蕩千古非英雄不能
知英雄矣之類時復與陳使君晤於西陵忼慨不及
顧君而懷茂有之亦自絕塵此兩君者實品中奇華

海陵之勝何必狼山志中讀林大夫諸詩文想其人
亦必疏朗清曠之士非之夫何以能客先生哉先生
今高卧明月榭故人寥寥乎何以為驢某治吏事微
纒終日兀兀嘗苦世俗情深風雅道遠每念先生滄
海之東便令人欲仙積水可極遠道寧窮何時登蒼
蒼閣撫弄雲日一眺平野也拙藁為諸生強刻之縣
齋寄上先生何無逃品藻矣

又

讀越草如失足崑崙絕頂下見丹霞赤水虎玄豹
雕麟紫磨米旒碧藕目胸神搖誠不自知安所去取
也先生近作迺爾爾豈惟才情轉富前無古人亦占
知先生喬松遐壽焉玉棺不下來奈何會須且溲娑
人間爾

又

歲杪無便羽無送一寄訊念先生不去懷中老母東
歸承先生時過存具見長者高義二月十九日家兄
始奉老母抵署中得先生手札如睹先生之面矣村
居多暇誰與周旋新篇幾何渴欲一洗塵心幸不悞

見寄花朝開之兩度見過居齋中俱數日劇談高嘯
驪如常時恨不得先生在座吾兩人相念如出一口
矣此時西湖春事正盛湖上樓船隄邊士女六橋楊
柳夾岸桃花良可遊適開之正在歸途先生以此時
出門計三月初旬可值於湖上開之高曠軼塵精通
內典薦於友義深於人情雖玄朗出世而用情特厚
知先生深至日夕與不肖私語可謂傾向大賢屬在
肺腑論交得此真自可人先生西湖之興小闌不識
能便買青溪之棹不開之出門岑寂退食偶暇誤得

名公翰藻

卷中八

三

嘉則先生傳一首傳先生固多名筆乃隆不肖敢自
謂知先生於行輩中為最深握筆者余小子何敢多
讓文字即未精工其言先生大畧若是敬奉去惟高
明自擇焉中間摘寫胡司馬及先生行實一二頗得
英雄本色差少法度耳開之固欲為我翻刻小集不
得已付之先生傳亦已付去外臨別時有七言律一
首送行李不及錄藁之武林幸持原藁付梓人新舊
集再乞先生一刊定焉獻歲又復苦陰雨連綿今月
廿三告城隍神是日乃霽微天之幸二麥有望矣未

書言明州災異可畏溫竿一命自多苦心先生飲水
山栖亦復有世道隱憂夫嫠猶不恤其緯而憂家國
況先生哉孺穀田耕鄭朗仲初諸君時時握手不心
緒多端臨書屬百冗不盡所欲言

與孫以德

長須回手足下尺一讀之神王旦下載書時坐天祿
閣上適太乙下表邪何巨麗也至拳拳道僕作吏良
苦狀更復多情曩僕不知為令涉穎而後知為令也
貴人東西過下邑時皆望車塵扶服淮泗道上比於

名公翰藻

卷中八

四

一候人甚者奴視僕何論亭長哉然貴人傲僕而僕
愈益恭乃私心殊愉快不悲僕即不肖柰何區區以
此冒諸胷中也數奉教足下勉為吏幸藉寵靈無大
得過此中士民庶幾報故人萬一足下稱持節使者
大河以南僕自五月十一日始得報此時計行李已
入洛不及一候道左祇溪悵結使者詞賦不重遊梁
乎信陵今不在倘有屠中壯士及夷門監幸不惜一
握手即佳公子異代同聲足下且登嵩少眺二室聽
王子晉吹笙復上太稭禮王虛師相勝遊哉言之今

人飄飄欲僂恨僕不得陪杖履霄霓倚醉共大呼山
靈爾來書許與僕南會潁水之上下邑鄙無能具供
帳則命庖人治庖酒人治酒日夜引領望矣惠而好
我梁宋非遙昔司馬長卿倦遊過臨邛令今足下建
節而過之僕且負弩矢郊迎即恭敬奚繆矣茅下邑
無卓王孫家政恐足下無為一再行爾一笑日者語
足下於謝使君使君亦為足下設榻久矣送足下遊
梁有詩今不奉去騃行李次潁乃奉持左券邀足下
也

名公翰藻 卷第八

五

又

隆疎庸薄命行與時常相左天猶不殺小人得幸於
二三兄弟二三兄弟咸海內名流不我嘔去使得把
臂而講交遊之禮捫心顧影誠不自知其何從得之
豈不以隆雖鄙行能不齒而此中頗實亦為諸君子
所寬世人了不識所以謂鑠尾鯢生何乃抗顏人代
間多大人之遊此豈惟他人雖僕亦自疑之矣然僕
亦知自守靡敢孟浪以廣遊道惟是二三兄弟驩然
如故蚤被濯磨居恒思一旦淩落以貽知己者羞所

非至情愿指曠日此中巨室貴人敬事以禮寔不能
作諂子非禮將迎身處鄙賤不思勤宣職事以安義
命而徒粉澤煥母面孔為容取憐求理於大人長者
之口不惟僕羞之亦先生之所弗是也居此中歲餘
頗以志行無他為賢士大夫所併容至部中父老子
弟久益相安僕守身如處子即一顰笑亦真不敢苟
不獨力求為文士解嘲且亦自免罪過而偶遭天下
寒廊士不堪時露抗浪非敢云英雄本色亦端為習
氣未除仁兄何以進之泥塗賤士何能一日而忘雲

名公翰藻 卷第八

六

又

賈故人故人念我當亦不減面會無期北望雪涕

以德太史仁兄足下數日前邑貢唐生來附致八行
心緒如蠶絲了不可抽杼心則易下筆則難僕以不
肖幸辱仁兄友籍仁兄之視不肖何如蕭朱歟歟於
下泉張范陶陶於永夕方之今日芳風不減往得足
下書中有一二藥石語覆露不肖深矣不肖鄙無識
不達且下雅意便疑足下小有厭薄寒賤意作書奉
答頗傷和平僕之鹵莽乃若此譬之嬰兒祇以一搏

忝故便足號嘖浮泗橫集僕行年近四十而猶有童
心宜志行不立德業無聞也然謂非厚足下不可長
門之怨團扇之歌怨生於情令僕遇塗人當不善是
又意氣易動殊為淺夫而悲喜咸真不失赤子矣不
肖流落風塵三十餘年涉世多矣中間更歷人情變
態不可謂不深搖精汨神鑿此混沌即令滑稽圓轉
何所不化而自信赤子之心終未淪喪即事親交友
務篤厚不敢浮以硯身好廉潔居官而有愛百姓之
癖咸根至性非有所為而直以氣質頗近豪爽通脫

名公翰藻

卷四八

七

自快世人不肯深營第以為孟浪之士不復可以仁
義羈紲為如是則孝友慈惠忠信廉潔必屬之閒草
懦夫而豪爽快士無一而可即蘇長公文丞相諸君
不大稱寃乎此言又近童心所足為足下捧腹之助
僕居此中日勞神塵涸疲則篝鐙兀坐焚香啜茗近
頗好讀釋老諸書冥心靜照恍若有得大地之中紛
紛擾擾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起滅救精勞形以從之
一旦委謝盡成虛幻大丈夫當包籠造化而乃為造
化所包籠和竹杖一在手五嶽足不爾安能低眉強

顏與鷄鶩爭食也世人仕宦託興山林往往虛而不
實口絳煙霞情繫軒冕彼固聊以此為高致非本性
也僕自無貴人之骨富家公之相非敢遠託山林為
高第顧影自照此子似終宜丘壑爾足下此興不淺
而業為人所器識恐終不得自解免進而三公退亦
尚可浮五湖名在淩煙又復挂蘭臺石室如韓稚圭
諸公良亦不俗足下圖之

與王元美先生

隆髮未燥即知有吳會王元美先生蹉跎三十年犬

名公翰藻

卷四八

八

馬之齒長矣日手大篇耳榮名夢寐玄圃終屬隔塵
言念詰人臨風悵結隆海以東豎儒耳行能無所此
穀而好古有之每讀古人文章則馳神往詰恨不得
與此人同昔時過其故里經其墳墓考其陳迹或故
物從古人之遺或片語出人間之秘輒展然大喜且
披且說想見其人神懷恍乎迴翔寥廓之外而馳騁
太上之前此何也又如先朝李夢陽先生近世李攀
龍先生業已恨余生之晚不得奏薄技挾纊鍵以一
言兩公徒負高山之懷抱下泉之戚矣隆賦材故卑

抗志頗遠不能建標執壇而往往願北面大雅匪云同志亦其性然矣昔然明傾心於國僑寄越委身於晏子荀爽御車於李君廷尉結機於王生君山歎息於子雲中郎折節於王粲精之所嚮九原可以執鞭神之所潛虎賁可以墮涕誠以緇衣之好薦好壽之情靡也嗟乎往者不可作矣不圖隆乃得與元美先生同時又吳越相去近也世無先生何美異代世有先生何美異代而乃室懷佳人竟違良晤河清難俟日月易徂隆支離涉世已見二毛而先生亦垂老倦

名公翰藻

卷八

九

遊將園五嶽恐一朝長畢辛負平生令往者諸公嘆我泉下同天壤者承睫不見慕古何為乎且隆束髮為諸生厭薄制義中艷古雅讀廣成素問則霄霓歌僊覽竹書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探禹穴抽秘金書遙望岱宗覃思玉簡又鄒魯悅孔孟之仁義濛梁慕莊老之玄虛之采誦李斯之古文泐漢懷屈賈之詞賦龍門仰太史之跌宕成都愛相如之麗藻大梁豔鄒枚之浮華淮南羨八公之鴻烈幽薊喜鄒衍之談天青齊驚淳于之炙轂稷下服田巴之雄辯靈光覩文

考之俊才天台高興公之逸韵諸圖書秘記古文奇字頗嘗泛其洪波收其鉅麗可謂窮老不厭專精靡他願生也貧賤僻處東海青山柱屋寒潮在門波臣竊窺竈竈相吊客無大雅座鮮高言識比夏蟲見同河伯倜然自參高步濶視謂於世無雙譬如夜郎王之倔強於南徼扶餘國之自雄於海中亦可笑矣既而自援幽囚稍窺玄朗奮然決起欲出而與海內豪俊論文譚机而天刑不解人事多違始因諸生既束官守玄冬躡雪倉皇涉淮不屈首苦簿書則折腰趨

名公翰藻

卷八

十

公府促督咿嗶扶伏婉孌丈夫工為蛾眉百鍊化為統指玄髻儻為朝霜雅志多乖俗情轉深吏事日嬰舊業盡廢終棄大雅寤寐永歎命之不泐安用生為每望吳會雲亭亭起如車蓋耿耿余懷恨不得即解印綬從先生散步長洲之苑爾去年獲晤敬羨先生於都門託頡頏之羽結綢繆之驢不啻幸矣吳下舊稱機雲今云二美昔見次公稍鼎平日然乃令人轉思大美何也近世七子研隱有聲並驅方軌橫行中原苟有遭之人馬辟易數十里矣然愚竊謂先生最

滕譬諸七雄當為秦楚先生富材勁力雷運颶馳包絡千古吸蕩六合固也赤幟往抵寧獨白眉數子乎即如李于鱗雄深奇古非不驚動一世標異將來詩無論論其文信奇矣先生推囊濟南亦至而愚以為無當先生何也今夫天有揚沙走石則有和風惠日今夫地有危峯削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則有俎豆晏笑斯物之固然也籍使天一於揚沙走石地一於危峰削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矛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十一

叱咤好奇不太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奇正離合瑰麗爾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嘗試取先民鴻製大作讀之書如盤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亦云奇古近險矣而不過偶一為之其平曠瑩徹揭日月而臨大道者固多他如穆天子傳左國莊騷秦碑呂覽諸篇雖云魁壘多奇而其中平易者亦往往不少惟楊子雲好奇言言艱棘後世而下論者為何平生幸苦蟲魚自况出奇間道終屬偏師固未聞獨模後人盡掩前慈也先生嘗謂李王孫奇過則允老過

則釋嗟嗟獨王孫哉于鱗之奇驅騁周漢固非子雲敢望然言言若此終墮好奇譬如終南懸崖奇矣然使終日而在目則厭不如日月之光也江上裂石奇矣然使終日而在耳則厭不如雲籥之奏也信如于鱗標異凌厲千古吞掩前後則六籍之粹白漢詔誥之溫厚賈長沙之浩蕩司馬子長之疏朗長卿之詞藻王子淵之才俊六朝之語麗不盡廢乎即天又奚以穉風惠日為也故愚竊不自量謂于鱗雖奇而無當先生先生何所不有也有于鱗有獻吉又兼有往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十一

摠而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斯其所以極玄也讀阮苑危言辨博哉如涉太湖雲夢馬讀弇州集魁瑰鉅麗和暢雄俊哉如泛大海馬又如觀玄造焉其為文包羅左國吐納莊騷出入楊馬鞭蕪褒雄其為詩鍊格漢魏借材六朝同工沈宋登壇李杜誠天府之高華人文之鴻鉅作者之極盛矣觀止矣然小子隆又竊有疑焉雋永之中不嫌雜俎閎麗之極間出麗豪又撰著太多篇章太富宇宙羣品頌咏靡遺古今萬狀蒐羅畧盡無乃傷於雜乎豈玄造之中本無所不

有邪竊意無所不有亦必有所無矣遊目羣王之與
失足閭風之上精眩晃搖迷不知所適何時振衣登
堂面受大教也隆自知小技不合大方區區之心欲
自進門下亦無鹽之所以見齊王也然先生廣心遠
識延攬四方豪俊惟恐失之豈可使門下不知有東
海屠生哉吾鄉沈嘉則先生聲律雄大與龍伯爭長
東海歸數千年無大雅其他瑣尾者又不足道賴嘉
則出一洗之耳先生以為何如友人沈懋學者其人
英雄善談執談兵談堪輿家言體貌不甚偉能運鐵

名公翰藻

卷中八

十一

矛手馘百夫疇昔嘗散千金走九邊觀成壘結交豪
傑將帥藻思超逸落筆萬言雖不甚深古而雄快可
喜又忼慨忠義重然諾薦交遊多情稱丈夫哉先生
不可不識其人馮夢禎者素心人好古博雅尤深玄
理每遭事意氣有之不則瞋目跌坐竟日若枯槁觀
其人亦自不允京師今多奇士此兩生者尤與隆交
驩敬而愛之敢以聞於門下先生高才為尊官下邑
小吏不當輒以尺一通又不當輒參口狂言罪謬是
恩然隆私度扶伏州郡長吏車下至屏息不敢出聲

而揚眉先生之前斯其故可知也先生豈以高才尊
官傲天下士者哉謹以所為鄙言請教門下生平撰
造隆不自知先生云何即為定品南風有便幸惠德
音

又

適有一客從婁東來傳言上元夫人遣一力士貽書
報先生名占僊籍勸先生脩上清之業百歲後白日
飛昇住蓬萊山頂寧有之乎先生學窺岫嶺語破鴻
蒙故自非人間凡骨今髣髴半如銀矣而顏猶十五
名公翰藻

卷中八

十四

童子作桃花色僕固疑之更聞時下業已屏去文字
之緣臺意脩真服食誠如是先生為韓稚圭嬖妾人
代遂翱翔清都真千古大快事下土賤士聞之心神
躍躍飛揚天地之外也果爾幸勿見秘勾漏令苦丹
砂不成奈此塵劫何即得為八公鷄犬亡所恨惟先
生命之敬美先生遂得請乎急流勇退亦神僧之亞
子念遊台岩歸不

上汪宗伯

隆不肖童牙譚執三十無聞流落風塵飄泊吳楚適

安獲髻蚤見二毛奏技有司有司敕帚退處御曲卿
曲遺跡家在大江之上長風卷茅寒潮打門木落高
天援帝曠野沈寥蕭瑟之境真使人覓銷又苦宴甚
也而隆慶之殊適好讀五帝三王之書百家衆技之
說饑以之為餐寒以之為衣又好執鞭天下賢士大
夫咸謬辱才名見收進之交遊之末若先生者固大
海以東鉅麗也隆亟欲一望見清塵茅私念布衣義
不敢先於薦紳先生遂止也且先生有道長者風采
嶽嶽僕安敢自媒而進之自媒而進之雖隆知其不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十五

可况先生哉周公雖躬吐哺下白屋其不以自媒收
天下士明矣是以隆生三十年交遊士大夫時時有
之而顧不敢求先生一盼夫空同太華作鎮於西無
論東也即西人不一登焉何也蓬萊瀛洲立極於東
無論西也即東人不一望見焉何也是隆之義也亦
隆罪也乃今不意得以薄執收於門下為門生夫士
之所稱賢不肖者如龍泉馬如鉛刀馬如騏驎馬如
駑馬馬如夜光燕石馬如豫章檣櫟馬彼良工之所
收者龍泉乎鉛刀乎騏驎乎駑馬乎夜光乎燕石乎

豫章乎檣櫟乎士誠得望見清塵愜其平生即以鉛
刀進以駑馬進以燕石進以檣櫟進所不辭也而乃
今又得以賢士之名與天下俊髦並席而升今道而
趨以進聆大君子之緒論愜平生望見之願而又有
賢聲即徵幸願不厚哉叢歲釋褐居京師朝脫草履
莫列縉紳指三十年飄泊之苦而一旦回翔雲霄之
上意津津不啻足矣是以安心下吏息念清華遊目
簿書絕望金馬杜門塞竇閑影累足度材而處力罔
命爭亦既得當矣夫何世人不量以內館為高華以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十五

外隸為流俗以詞賦為雅道以吏事為風塵以入直
為閒適以視篆為執掌厭薄外補勞苦屠生謂隆不
得館職而擯之小吏以為太息隆不患心切非之隆
才藝不加於人而過求非分則大罪也夫制科甲乙
莫非俊髦清華流俗莫非王官收錄陶鎔莫非主恩
矢謨宣力莫非報稱立交戰之下出入承明之廬撰
文奏賦納誨進講補衮闕暢國美稱侍從臣誠然清
華至今符佩印承命出牧為天子勤宣職事惠養元
元即何言流俗哉且輦轂之內提封之外萬里几席

也中外百執事如星羅焉不有清班疇潤鴻業不有吏治疇宣鉅化交相資者也此奚論論他日所操堅者可不可爾世之譚者又往往謂文人多不善吏治吏治夥矣民隱至闇政務至繁俯仰多方當機靡定人情九疑世路洪波非涉歷不熟非圓轉不達非鍛鍊不精而文執皆不得兼焉故文人多不善吏事使文人為吏事是使騏驎捕鼠而劍補履也隆竊又非之夫人情世故誠萬變夥矣其有出於先王之訓百家之外者乎文人覽觀先王稱說詩書泛濫百家曷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七

不寬矣考古驗今觀變察時曷不精矣如是而為吏治曷不善矣夫太阿純鉤陸剝水斷削砥切玉無擇也取長途識迷道必老馬之智從所習也使文人吏治是寶劍之割而老馬之指迷道也世人謂文人不善吏治隆謂必文人而後善吏治其有不善者必其於文執疎也彼游夏不宰乎誠謂文人不可以吏治則椎魯無文者市人爾市人可用吏耶則天子安得市人而用之也隆無他行能平生獨喜業文乃文執又疎疎也是隆之所大懼也雖然亦為之而已夫終

日而眊則虱大如車輪焉終日而運則太行王屋移焉其神到也跬步不已跋鯨千里其力倍也天下事不患無能而患不知懼懼也則勤可補拙勞可相不逮無懼也即賢豪聖智或因隆知懼矣先生試問隆所以治穎上焉置對矣方今天子神聖小大臣工咸懷忠良先生以黃髮耆德師表百僚翊贊主上穆乎佳嘉行軼三五隆恨不得自比於虎賁衛士之列一睹光華也主上倚畀方切不啻五嶽頤先生強飯自愛上荅隆眷俯慰四海隆在下風幸藉餘光裁書叙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廿八

心不既虔耿

與沈箕仲

足下得閒曹適矣乃僕為令亦不惡也僕曩不解事從人言苦令夫令奚苦矣夫理禁治剝非令不効振刷調劑非令不行精明果斷非令不見寬仁惠和非令不宣士朝馳負擔莫列薦紳綰符佩印展布四體丈夫何不可哉又世之所為難色者徒以令罄折諸公間丈夫抱執事遭遇一時與甲乙之科不能獵上第登清華軒然高蹈榮名振藻而沾沾兒女子向人

工眉嫵取憐當世厚在泥塗非夫也嗟嗟不然哉士
苦脩名不立夫罄折奚苦矣軒轅位居黃屋號為至
尊而膝行前廣成子周公身都将相吐哺以勞天下
士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循牆而走魯之
賢者年七十猶恭也士苦脩名不立夫罄折奚苦矣
僕為小吏淮泗之上朝夕兀兀扶伏奔走將迎下以
和柔萬靈而上取憐尊官長者內存狷介外飾膏沐
望見其眉嫵者何物長卿綽約若爾謗罵則受之呼
牛馬則應之唾則乾之發於餘竅則承之彼怒而卑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十九

辭和顏退而置之矣諂讓而謝過背而胡廬之矣故
朝夕兀兀則無寐其業也扶伏奔走將迎則無虞其
患也為眉嫵取憐則無逢其怒也逆而順之則無滑
其和也罄折奚苦矣此非所謂邪方毀行而以絮楹
也余蓋以為玩世者也夫玩世之樂為娛大矣所居
淮泗北折而苦縣則伯陽產焉南折而濠梁莊生之
所家也東西去百里而近為潁壽潁古潁川歐文忠
蘇長公官其地有西湖潁潁十里可泛也壽古淮南
八公山在焉憑高而眺之如落几席八公可揮手招

也又雲氣時時起芒碭諸山長歌大風風輒蕭蕭至
矣城下新隄初成度支可萬金帑有一錢乎亡之則
秋毫民力也秋毫民力而民不怨者何僕無他材能
終日百拜而勸之用其愚也愚所以誠也隄成乘月
臨流望鳥水光凝碧遊魚上下雲物四揭六合曠朗
夷然快哉恨不得命沙棠取卮酒呼沈即而疲泛也
僕不佞為令樂如此令苦余而余不苦令令如我何
足下無挾白雲司騶我雖然余竊有大懼焉世俗情
深風雅道壑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則令之故也曩固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二十

與開之言之矣余不苦令令亦何樂也余終黃鵠舉
矣嗟乎沈即努力雲霄上報人主下光友朋竹帛之
事足下圖之

又

足下居西曹閒適適以筆札之後頗聞勞神良工苦
心知者亦不希矣世有賞音何妨奏流水聞一篇每
出長安紙價為貴也昔錢郎之居京師未必如此聊
足為吾曹吐氣若弟之濩落當復何言數奉教賢者
擇地而蹈不敢踰法度尺寸至翫敲取憐渙浥以賈

名譽實鄙賤所未能直以骯髒無端而得罪大人長者有死不敢為若苦細眠而媚貴人屈正法而樹私德誠鄙心不忍也悉力周旋使人人得所欲而去以無失名譽即僕亦愿之然人心不足多口亦大難調矣所貴相知心幸以格外見亮若朝聽一夢者之口便可伯夷暮聽一憎者之口立為盜跖僕尚何賴乎矣而自信終不敢為穢德以負知者昔人有言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君所短僕念此矣所以不求知世人而求知足下如以多口交譽為賢則阿大夫何以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三

烹如必以毀言日至者為賢則龔黃諸公聲施後世矣此何可為據僕居此中無治狀可稱第不但操行即一黷笑亦不敢苟而哓哓者猶向肩吾不休僕何敢知其人即知之何敢恨也善乎馮開之之言曰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僕雖不肖敢忘此言然僕寔有一事不敢為知己隱平生好弄筆墨今為簿書吏固當決意焚楮研專志治簿書庶幾得職而偶遭文人不堪技癢又好折節時賢旁觀不謦或以為近名百日墨守一朝而失之片語出人間便足誨妒

明知其如此而不能割也譬如甘酒者音者雖復受戒父兄時或當前故病旋發使僕盡捐筆墨一意簿書便覺太無聊賴亦不能知有官人之樂矣然以此故長恐為世人口實而勤苦恒倍於他人黔首之事以身任之即至猥瑣勞瘁不敢辭足下所知也薄命之人進退維谷假使僕雅無文執之好而別有涼德人將舍我乎語云順風而呼僕今呼逆風矣何施而不難也滄海之曲可以投竿僕不當攢眉而向故人窮愁之言不覺醜縷恐足下厭聽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五

上座主朱太史先生

隆行能不數辱在泥塗幸荷先生一眄遂齒於人提之風塵置諸雲霄拔其垢澗而揚其光采以微寵靈於諸公緊匪隆能先生一眄之力也夫先生持當世作者之衡標大雅振鴻響而隆以薄技過之布鼓雷門不啻眇矣此豈誠稍有當於先生哉則其所覆如者閑也孫陽誠善相天下馬乃其所收者豈能盡駉裏飛兔哉駉裏飛兔世不一二有則眾馬亦或不不得不一眄也惟其一眄也而眾馬亦且與駉裏飛兔分

槽而食並轡而馳矣世蓋不信馬信孫陽之一眇也
即隆之徵幸於先生者厚哉私中自度門下士多揚
休萊名驕然碎隱為大雅生色而隆獨黯黯失意牛
馬走淮泗上是神駿一日千里而裏馬果不前也雖
然不可為駑駘乎蹶躒不已亦千里矣世人豈慕承
明之廬多舉以為隆言不知萬物自有分也駑驥千
里羶狴捕鼠龍劍切玉而錐補履分弗可易也今夫
名在蘭臺石室則冲舉易爾即脫凡骨而飄飄欲僦
乎則惑也鳳而朝陽鷄而時夜是隆之所安也故疇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王

昔東師閉門下捷知此分矣雖然亦有大恨焉主上
神聖不世出先生鴻德鉅儒日侍講筵義皇堯舜之
化旦莫間矣譬如景星在天卿雲有爛含靈之屬疇
不顧一睹見為媿快也即令隆得為虎賁奮夫陛盾
即拂蓋即與侏儒爭能而一快睹當世之盛誠立稿
無恨奈何天刑之也以為陛盾則太短以為侏儒則
太長則烏睹交戟之下也然此隆又有言焉隆誠不
佞無當太雅令得倚侍從之列雖不敢許身變龍補
衮輔德至如相如楊雄之徒抽思上林振藻甘泉稱

天下之巨麗蒙至尊之嘆賞豈能復出他人下哉此
言懷之私衷絕不敢語世人而知已前又不一吐是
終於侯秋草先朝露而文采無見也此隆之所為仰
首伸眉一陳說而不慙者也隆今者為令無他材能
有朝夕思而已矣思官以賄敗思務以惰窳思替而
自障思率而矜露思柔而繞指思割而若撻思拙取
賤思巧諉妒思多言而數窮思骯髒而逢怒節屋難
照糾禁難理下民難調上官難事日履巉巖行畏途
作吏良苦能無思乎又其甚者媿阿疑於忠厚直道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王

疑於任氣本強疑於持重幹濟疑於輕浮奔走疑於
精神刻核疑於英敏寬仁疑於庸懦避事則為不職
任事則為沽名或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不以為賢或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不以為賢求以為上則下不堪
而令之職廢求以為下則上不堪而令之職亦廢不
自信則顛越而辜厥植果於自信則且語而窘步舍
其職業而媚上以取憐夸毗以保聲譽則名法之所
禁知實心為下而且語窘步一切置之則世俗之所
不逮即不幸不得手上雖文如游夏守如隨夷才如

管晏治如高侯無所用之作吏良苦能無思乎隆且
奈何朝夕兀兀如是爾矣隆又不幸居京師溫竊文
章之聲杜門自守不敢但管啣嘆乞憐諸公間又有
翫辭聲夫好文章家則以為必薄吏事好翫辭則強
項而不下如今何是諸公之所以相隆者也如是則
隆滋思矣期朝夕勉強從事以無負主上而為門下
僚厚其道庶幾也願先生教之隆且膝行而前聽也
秋風多厲勉矣加餐

與唐惟良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三

都下逢君邂逅適願把臂促席狂歌浩睡躡層臺之
長雲邀西山之落月真出天地之外之乎寥廓也陶
比部席上得聞佳論具見款款微我顙蒙肉我枯朽
真不世之造也青松指心皦日蒞盟足下忘之僕豈
能忘之乎足下矯矯雲鴻高視天壤眷焉去國內無
憎怨之懷外無淒涼之色天下奇男子哉聞之使人
爽然神快又為足下悽惻傷也勉矣惟良主組奚貴
貴德義顯爾爾丈夫七尺之謂何而啣嘆促管從兒
女子求食也足下身輕於蟬翼而名重於九鼎山嶽

之秀交遊之光僕今瑣尾一吏悅仰瞻折都無丈夫
氣回面自愧矣足下何以振我弭節維揚乘月坐二
十四橋上聽玉人吹簫飄飄欲僂僕望之矣謹裁短
書使人迂旌于江上吏事正冗不宣我懷小刻新成
奉寄覽教關山非遙回風神往

與曾合肥

足下溫溫都雅玉璫黃流久迺益令人敬慕弟羣居
都下風塵汨人不能時時從足下遊今雖同出軍淮
上又苦吏事微纒山川非遙鴻鯉且濶神爽雖近晤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八

三

言則希其為悵結何云海內二三兄弟汎如流萍山
靈善妒不令把臂一區傲倪天雲只尺佳人龍劍兩
地逢此搖落感彼鰥鳬何時令買權江東放浪五湖
也足下龍德正中僕野麋為性青雲大業小子讓焉
或當先至益澤彭蠡之間尋漁父買山逕子矣白波
紫峰言之繫心也率爾裁書涼風在念新刻一種奉
寄不洎所云稽志合肥出都梁香草今尚有否有之
幸見惠數莖

寄余沈二太史

東奉璽書駢駢在道下邑小吏遠望榮光行李何日
次都門長途勞人向不得的報於郵卒未嘗遣一介
使者候旌干大江之上何得無罪恃有此心僕自童
牙神往大雅乃先生迴翔霄漢而不肖久辱泥塗懷
刺及門門者不入恨不得垂橐鞬以一當下執事坐
負十年懷想每低而不食也冬月北還會先生家居
得璽奉清塵借玉趾如農夫之獲歲也以此知人生
晤言亦有數矣僕豈敢云龍劍合哉聊寫我十年以
注則蜀不快心也先生遭時遇主策名揚休上接夔
龍下薄賈董竹帛上伐金石鴻寶嚙巨麗執事兼
馬大夫致身差勝獨不肖折威鳳之羽而遵跛鱓之
途一邑斗大猶然難之戴星出入蓐食視事入折腰
長吏退而屈首受簿書無論立名喘而抹過世言拊
循安所事拊循才賢不肖大都視趨走力不力爾昔
人以令長佩印專城而臨元元為得意今衣冠隸乎
又苦賦歛急也令方議息肩而監司尺一下矣假令
昔人今為令也尚能鳴琴弦歌栽花而營丹砂和每
遇有不可則仰屋歎爾僕竄不肖諸事多賤而尤不

載書倘因南鴻八行慰我

寄高先生

江上一別又復素秋天寒水落陵苔載枯年華逝波
令我髮短佇立淮泗遙望慈人中心悵而某不敏每
有疑於天人之際小星託之永歎孝標所以索息先
生脩文砥行之謂何而落莫十霜謂有天乎時時作
客蒯緱向人關山宵征江潭野宿金馬誰何先生乃
爾念此忽墮雙臂感深五中某為吏庶無能為先生
倘晨炊徒有拳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某願先生益

崇明德大旱之後豈無豐年知先生曠度諸亡胃懷
某數奉教門下日夜祇想罔敢以涼德惰素成命願
黔驢之質為技幾何世余九折難可策足是某之所
大恩也先生何以教之母夫人而下弟福大兄讀書
楚楚玉瓚黃流今年從何人授易也率爾臧書有懷
不悉

海上故人

不佞落鬼三十年困甚乃得一官猶蒲服人下昔者
呼同聲翊海浪倚大越山和詞自謂雄豪乃今須眉
名公翰藻
卷四八
三九

婦人爾望貴官車輪疆膏沐而前顧何如布衣牧豕
海上哉每誦嚴陵寄侯君房兩言輒自用砭規以罔
敢穢行為知已羞亦不能以一令骯髒矣世人皆相
吾輩為令必骯髒吾固以繞指柔處之是壺立子林
之示之以波流也世人又相不佞疎不佞非疎也直
忘機爾嗟乎疎不疎復何言哉僕於世味頗澹山林
無青雲之骨珪組豈煙霞之相僕終尋陵陽子明撫
白龍背玩弄明月爾百年之內為騅幾何而令彫耗
壯心於簿書期會間日與吏胥伍競刀錐之能而皓

性命之理斯志士之所大痛也不佞雖為令晝夜兀
兀然不敢以外膠滑內和抱神守宅即丹砂不成猶
將超然比於海鳥悲太牢九奏固不若放在曠野喋
唼苻藻也所以未即長往者勢不可爾世人徒見僕
居官欽欽駁駁視事謂屠生努力仕宦聲名為他日
地乃不佞聊以此見志非有所覬望者也且下方道
遂立園海上二三兄弟時時呼麴君握手流連白日
未開繼之秉燭獨不佞遠遊莽莽南雲可勝延結足
下與諸君為驪時亦嘗一念汝故人不新刻一種請
名公翰藻
卷四八
三九

教大雅居穎半歲始得寄訊左右兄可知也

寄少宗伯王公

隆之於風雅之道醯鷄爾無當鉅儒鴻烈也往歲居
都門自度非玉瓚黃流不登清廟廼退而安其拙韜
子雲之筆墨君卿之舌滅刻五侯却步平津文慙繁
露不遇何辭義薄凌雲自薦為崇庶幾哉尚玄守雌
矣儻得長安旅舍中有茂樹一章杜門偃息其下讀
古人書六籍而下間流覽諸子尚羊乎偶騎馬出歸
復尚羊如故也以故雖鉅儒鴻烈如先生者亦未嘗

抱尺一之牘求通姓名於記室乃先生願雅知不肖
隆游揚之諸公間而又以隆方厚在牛馬走中咄咄
憐之也宣城吳興兩沈生往為隆言之隆雖不敢輒
報謝然心街高義矣獻歲行役太倉得奉車輪清塵
如披五色雲裁裁霞爽慰我素心廼先生入門勞苦
如平生始知兩沈生言良不虛願影自照隆無一足
當鞭箠使者謬中耆愛便可藉以自老隆兩經罷邑
執掌勞人青浦今為吳會孔道縣治視二大邑十不
當一而供億徵令等之又土瘠賦重狡偽朋興百事

名公翰藻

卷四八

三

甲

如蠅又日承事諸薦紳大人救過不暇柰何令為一
日十二辰常苦不足也行年三十蚤見二毛命也良
苦犬馬固當隆為令無他治行維不敢行恣睢以傷
寬理析秋毫以敗三尺而重為知己者羞諸顛謬種
種幸願長者教之隆讀書竊觀古堦人碩士崇敬大
者乏羣屬之操標伉爽者開長厚之德樹氣節則易
於矜露務沉毅則傷於刻深器局近於高朗則濶步
而多踈行能依手中庸則瑣尾而不振此根之至性
真不可強率而行之皆有以豎尺寸流竹素廼先生

博大勁爽秉節蹈道華實兼收仁明並薦此其大都
豈徒崎嶇歷落淺中小知之夫可窺先生萬一哉隆
不肖平生汨沒小儒文紈而聞於大道然於古人安
身立命之學亦嘗稍見一斑矣今為小吏雖促遽不
足比數間方且摧耿介之氣遵寬和之理思懷仁負
義以悅天下恥空抱筆墨區區與雕虫角技而涉世
未深才智短淺如驅車隴坂權舟灝瀕將焉濟矣至
於踵文士習氣逍遙以遨而蔑視民事偃蹇自放而
厭簿籍書清談名理而惰棄官守以為天下口實則
吾豈敢哉先生文章鉅麗人物冠冕此真不肖隆所
願奉鞭箠使者况既受知門下不敢不布其款款之
愚且以致平居向往幸惟裁答小刻多諸生時所撰
結請正大雅

名公翰藻

卷四八

三

甲

與徐孟孺

孟孺徐孝廉先生且下往讀吳鉤叢劄知足下諸子
白眉翩翩麗藻故自非老博士家無何居長安於馮
生所得徐生澤夫書云足下善病則以為造化小兒
妒足下才俊爾自後迺時時向往足下吳會從二陸

後代多文人才士足下今鵲起菰蘆中他日領旗鼓
挾纓隸凌厲中原非足下而誰僕於此道無能為役
願獨私心好之又雅好游揚諸公往歲嘉平月移官
吳會僕誠仄仄難之而喜得從吳中文人才士遊南
弭節於郊輒問徐先生無恙乃不佞時時虛左賢豪
而獨不得一當徐生輩足下方為白下游忽披大章
如睹卿雲爛焉五色驚喜可知櫬櫬翰所聞矣乃知
楓落吳江此何足以稱揚哉得王先生書知足下從
姑蘇結襪王生而歸此君無論詩若文即懸河談天

名公翰藻

卷中八

手

能令稷下生息影而迹疑乃公舌端有五色雲除夕
嘗與周旋真使人意銷馮生素心人當不作公孫子
忘故人態久不通尺一足下當是嬾故爾書來會入
府唁府公冗甚率爾書百不宣一倘過臨叩令乎
當一日三朝相如也

又

日者青雀舫過浦口屬不佞患頭瘡不勝進賢冠不
能倒屣出迎高賢詰朝令人物色二君將科頭相見
與足下唱陽關三疊倚茂樹婆娑言別則報解維去

矣為之悵惘累日三月中旬送莫廷韓浦口把酒唱
訝僕有水綠花紅送遠人之句逡巡情致不減文通
恨足下不此時行也聞何士抑清標遠韻與足下頡
頏青雲真僕所願從遊不得一傾握為恨孫以德太
史王瓚黃流雖少年自致雲霄絕不作貴人態每見
之使人生塵外之想詞賦大楚楚如其人足下言良
不謬足下詩詞秀麗筆札道拔可無古人至博士家
言石室洞天青霞紫氣當是不從人間來非閔尹喜
輩不能識矣世人好雌黃亡當信而自堅是在足下

名公翰藻

卷中八

手

如謂九州入貢任土而可不必篠簜瑤琨則是謂寶
筏玄津反不足度世世亦寧有僊真墮却乎愿足下
益鍊丹砂九轉不已白日且生羽翰不然費長房可
虞也君典數日前以書相聞云首夏且微服見枉茅
青山眷人恐未易出門爾便時脩問當通足下姓名
於君典足下如豐城獄中物雖厚自韜斂寶氣猶時
時燭天何必藉僕輩游揚然人倫賞鑒自是吾事嘉
則詩選未有寄到到則即尋雙鯉致之矣白門柳色
無恙乎青驄巷陌誰與迴翔六朝佳麗僕未得一至

自笑僖父送廷韓一絕書扇頭即惜送足下清致一
爾人南附報冗不及多具

又

昨青雀發浦口蒼頭持足下書至急啓槭讀不終篇
色動已把黑號手戟而不定已灑灑神為王也何物
徐生白吞七澤筆搖五嶽雲間有此直令二陸文章
黠靈無色矣僕厭苦游辭無當玄帝素王之道又恐
鬼物善妒竹素為祟思一切屏去雕蟲玩心玄虛不
能自割則命侍史火殺青餘者覆瓿矣乃今讀足下
名公翰藻

卷甲八

三

文辭不覺技癢也諸評隲僕文字僕烏敢當足下第
亦弄其楮墨一吐胸中千古非至意也不然者鍾子
不失聽乎然伯喈之寶論衡即又何足為吾兩人者
道哉吾兩人或者張茂先所稱豐城之物延津遇合
光恠動天其亦有數耶乃僕恨為一官所縛俯仰高
厚當苦跼蹐不得與足下時時放迹九峯三泖間足
下亦且駢車南矣白門柳色依依向人廣陌青驄垂
鞭緩步此時視青浦令一檻猿耳而沈先生曠士足
下不可不交其人足下龍也處臺中可矣無入人指

甲恐為斷尾他日上下天門為東海龍女笑也昔張
路斯為宣城令歸與石氏夫人九子俱龍去故穎上
人也僕倘似之乎僕亦夢為龍鱗甲隱隱乘風雷駢
海門巨濤者三即今與足下遇合寧獨偶然哉幸足
下自愛來書愿得僕長語方冗不能也倚權畧叙敬
謝故人入郡城當造一請

與王百穀

携江陰牡丹歸此何異相如從臨邛竊文君迹哉相
如區區以一文君遂病消渴今為文君者數十奈何
名公翰藻

卷甲八

三

不令王先生顛顛乎固知足下方迷花。花間王缸便
可自老。棄青浦令如遺迹矣。然僕從鞅掌中思足下
良甚。參差日莫。夫君不來。昨拜書宜足下有。意於僕。
復讀第二檄。竟使人心如寒灰。足下自為河魴。即諸
君子皆陽橋邪。乃臨邛令終欲引相如為重。惟執事
圖之。讀送莫廷韓詩。格高聲俊。綺麗難忘。古今才情
之極。咄咄莫生。携之橐中。五色光恠。上燭五星矣。吳
車舛來。知先生有此征之意。僕喜動顏色。碧鷄金馬。
遭遇好文之主。然後協諸金石。光垂竹素。丈夫鉅麗。

何必箕山。日侍先生。人倫賞識。談咏煙霞。宜抗山林之節。然或扼腕當世。便妮妮不休。固知子陵非录录隱者。懷仁負義。以幸天下。僕竊為蒼生改之。母謂處則遠志。出則小草也。承惠玉尺。此非僕所敢當。取酒南嚮。酌地拜嘉貺矣。重耳無以報莊王柰何。蒼頭回敬附空槭。不日且遣一力。訊下執事。不盡拳拳。

又

昨友人馮開之過齋頭。作三日留抵掌而談。天下佳山川。處間及玄素之道。甚適開之。開美有致。其言空名公翰藁。卷中八

卷中八

三

寤更精詣。相期共脫進賢冠。築室西湖之上。老也言之津津。至丙夜不能休。多世外語。若使王先生據胡牀。揮麈尾而談。當更有進於此者。便可令兩生咋舌矣。恨不得同此燈燭光。悵恨何已。新春協風。且至農事方興。天何復霖雨。浹旬元元。重困何以。官為使人。宜情亦蕭條。亡賴人奴。不識大賢。至為數千鈞之弩。邪聞吳縣公。已移去。誰當聽此者。雅聞胡侍御。公高行亮節。竟坎廩。死往過無錫。不能一造。其廬其為長恨。可言誠得。以筆札供役。甚愿不敢辭。齋中卉木為

兩傷。未大爛。燭當是含芳而待足。下惟是下來為壯丹主人

又

僕昨詒書君。典開之過吳門。而不見王百谷先生。亦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此後兩君書來。云遂與先生投分。結契稱石交矣。僕心良善。然高賢作佳會。於湖山名勝。而僕不得與命也。又不無懊。我胃懷君典。賈吳姬。以娟好相詫。且雅感足下從吏。不謂磊塊丈夫風。情政自不淺。君典與不佞有女蘿之約。且指蒼天以

名公翰藁

卷中八

三

為正矣。先生有便。亦幸一浚吏之僕。故重其人。非以其金馬貴客。如君典者。政使布衣蕭然。更可鄭重爾開之。為不佞校刻小集。敬懇先生一言。自知縕廣。欲儲飾山龍。惟先生圖之。日來治水。稼田益以多事。可憐王大令。輩中人。化為泥涂。涸子弟。觀海內雅流。非迴翔青華。即高嘯雲月。不佞獨奈何。坐困鄙賤。下與與臺等。僕今不慕開之。君典而慕王先生。三山五湖近在足下。僕復何言。仰慙黃鵠。頻魂遊魚。開之約。望前再過齋頭。先生肯與俱。僕且邀西山白雲以待足。

下

又

昨走一力問足下想當達掌故不謂開之尚留齋頭
 家田并亦不相聞如張公子何故僕自東家丘爾寄
 聲田叔勿怨此言大雷沈郎小姬髮才覆額乎便携
 以去猶勝杜舍人歌絲葉成陰適詒書馮生誤以雙
 鬟為龍陽既乃細思之非也措大之不解事可笑如
 此曾記馮垂罄囊中青銅三十萬始得至迷香洞題
 九迷詩於青屏而歸若然開之今日定須窮爾有故
 名公翰集 卷中八

人在當不至唱蓮花如卿所云僕曩在天門下誤回
 眄真人三千粉黛故被罰作人間涸子了與風月無
 緣然口尚多微辭幸勿以村翁訕我云文生滅跡
 縣門僕故無從倒屣亦偶忘君卿并日書不及使人
 物色也且下笑僕重雁門太守而輕逢掖僕媿皇甫
 威明多矣然謂僕專下二千石且下非逢掖邪昔人
 以不識玄真子為俗吏僕之失於先施惡得自解免
 矣僕自駢龍禁雨來顛顛日甚急欲聞談天快人語
 一除煩懣幸偕聞之田叔過我并携謝曉驚人詩來

又

竹箭編叙對使屬章媿不能工承教令多客此初下
 車時則然今為日晡市望見者掉臂不顧矣臣門如
 市臣心如水公以為三日新婦乃僕猶處子爾又如
 木偶坐堂皇上言拊循則知有令而犯民秋毫則如
 無令若是即日開門延客猷令見客百姓不見客也
 令不愛髮膚而易民五斗又不愛五斗而分與客五
 斗而外有不以道入一縵者請要上帝而詛之世人
 無論公亦云云邪今者僕世情轉澹兀然頑空矣南
 名公翰集 卷中八

冠君子故王孫身有乞兒骨乞則就人人憐之則不
 受而復去乞誤涸賢者至為賦無衣恐終不能為若
 德爾

又

兩先生並著木蘭舟泝大江采芙蓉蕩槳唱歌弄此
 明月何異乘槎坐銀河上江陰君下榻清齋碧樹開
 襟以當大王風此時笑青浦署中一甌金爾馮先生
 時時崩緱向人何故沈夫人不化為石乎王先生不
 受屠令酒錢以付厠工足下耿介如此直當令婦無

視矣一笑實創之惠益以長須國王敬謝足下恐雷
豐城笑足下柰何以此物與孱書生僕啖海蝦飲濁
酒二杯而連娉把寶劍起舞則汗淋淋沾衣袂罷矣
句踐之術尚當問之王先生

荅錢淵父

不佞從就李諸名流仄聞高雅舊矣屬人來言沈先
生客足下足下非雅秀孤映安能容我沈先生哉沈
先生盛言足下俊才恨未得一叩齋頭郊居兼得崑
穴奇處士為侶太史當重占真人東行矣日風遺美

公翰藻卷四十八

早

臨叩令久遲相如而足下占忙不發使人兩睫不
下如何如何敬遣榜人操小刀逐沈先生浦口足下
能與沈先生同過江城擊鮮取酒大醉九峯之上亦
無所不可不然無徒久奪我五湖長為也新相知間
輒放言及此罪過人回草草白狀冗不及多具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八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九

屠隆

與丁右武

與王敬美 二首

奉陳玉叔

與馮太常

荅陸宗伯

寄張幼于兄弟

寄張太史

與周元孚 二首

與瞿睿夫

與甘應溥侍御

與董太史

與馮駕部

名公翰藻目錄卷四十九

與陸敬承

與楊公亮

與陳伯符

與歐楨伯

與沈楫仁

與沈少卿

與顧實甫

與李臨淮

奉劉觀察先生

與顧孟卿觀察

奉徐大宗伯公

與管登之

為瞿睿夫訟冤書

與凌稚哲 三首

與張東沙尚書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九

吳興凌迪知雅哲 選

屠隆

與丁右武

往歲與仁兄倚醉長安連鑣廣陌雅志絕塵冥心獨
往可謂極裴徊之驪悟逍遙之旨假令人生長如此
乎即榮挂七命身登九列何羨也顏頤未幾便各翻
飛一出都門岐路南北鴻鴈中斷霜露再零望山川
於南中思君子於天末不自知其懸然墮淨矣足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揚旌四郊攬轡七閩宣勞茂忠勤施不怠足稱須眉
男子弟鄙庸樵魯兩為下吏了無善狀近習折腰貴
人而氣數多阨三吳近苦水潦漂屋傷稼饑殍載途
徒跣自勞瘠瘵無補為之奈何故人久濶近况可知
仁兄英標曠度秀嶽人羣聞與汝虞相得驩甚漳浦
令故吳雅士而足下深薦同袍之義脩兄弟之好丁
君終長者意氣迺如此哉汝虞兄使南便附數行不
盡中懷伏靳遠啓

與王敬美

都門把臂為歡須臾一夕分携千古永嘆賤子自淮
南量移吳會只尺婁江會以職事至得一再奉長公
顏色觴余縹緲閣上上倚茂樹下臨曲池玄言名理
滌我滓穢召我清虛可謂出幽谷披閭風中殊冷然
因嗟謝家春草有憐瓊樹枝更切也自後連遭水潦
饑傷孔多賤臣徒跣空罷於奔命未能一脩寒暄門
下而信使業先之益以惠貺滋為媿矣率爾附致殊
不盡中懷伏靳亮啓

又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往讀先生遊名山諸記胷中何磊塊哉耽幽攬勝語
語煙霞知先生雅抱尚平之癖無何聞先生疏乞身
季鷹賀監千載同聲矣久之不得的耗想疏入不報
也 朝廷回惜賢達恐未得遂卧山中季鷹黑髮歸
五湖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良足稱達士
而賀監白首始從 天子乞鑑湖亦無不可百代而
下豈以賀老不若張公哉盡了四方之志然後永結
五嶽之緣疲抱九僊骨朝披一品衣如享薌侯要亦
不失為逍遙先生第稍遲之賤子遊道既疎世味亦

淺放後雖後於先生而及岍或反先之未可知終當
杖策追先生於雲山煙水之間長公穎異當是蘭臺
石室中人先生高才曠度豈應凡骨他日聯翩雁序
並馳清都為區中一大快事賤子無狀誠妒之矣軒
車東不得一面私心良恨昔趙咨道經營陽令曹嵩
不為留嵩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人曰趙君過界不見
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之而不肖坐懸
五斗空望車塵海內必且姍笑某不比於人以袖障
面自惡也先生寧有意乎奉去竹簾一握乞先生為
名公翰藻 卷四九

奉陳玉牀

往素之熊上舍赴白門道淮上伏謁明公以書相聞
具言明公念不肖隆良殷隆愕而不信謂素生固謬
稱明公騷壇大將人文泰岱安所得襪線之士而游
揚之哉且也安下吏之分不敢輒以姓名通於記室
平生傾嚮大雅真如調饑又雅聞明公獎借才峻恒

恐不及風流師表海內延頸下走蓋欽欽豔焉每投
袂自奮夫蜀山之銅延津之劍氣類苟同應若桴鼓
而况含靈之屬秀異之品哉嗟即不當以賤吏為解
天下豈有挾監司貴驕天下士陳先生哉而三吳屬
當有大青雨師不仁陽侯竊權鬼母呼於城門而青
猿出於長衢洪濤澎湃為元元憂小臣蒲服奉盞鍾
之役徒跣自傷竟使鄙吝日固風雅坐衰執鞭之私
久未得請業先承長者下訊惠以瑤華霞光映人明
珠入手五色爛焉奪我龜氣如墮崑崙萬仞罡風中
乃細營書詞又何情至也明公折節後進固自得之
天性迺不肖隆東海鄙男子見不踰于坎蛙而技且
謝乎鼯鼠顧何以望見車輪清塵而奉盤盂下風哉
不肖隆竊睹見先生於此道意念滋矣便欲杖策渡
江伏謁道左一領謦欬畢平生而卒幸於簿領草草
脩不腆之辭械付使者再拜而進之下執事伏惟明
公不以廝養賤質而棄其麻蒯即無當列屋固居然
侍者下陳也悚息以聽

與馮太常

足下官太常居白門頗適獨弟兩為卑冗下吏百勞
侵人頭顱早白固云材具蓋亦有數焉仁兄平居恂
恂長者迺睹間者諸所割割抑又何磊砢也男子墮
地豈止取尊官厚祿內以飽其妻孥而外誇里閭要
以蹈道執節粹煥貞亮不失丈夫之致爾仁兄翱翔
雲霄而平浮湛薄牘脩名不立玄素復雕神飈促人
義和轉轂每思栖足峨眉積雪之間脩然自廣而爵
羅羈之長轡莫騁柰何王上舍來得足下華札如對
龍光自足下入田都弟之浮踪飄轉南北卒卒無須
名公翰墨 卷四九 五

答陸宗伯

日睹龍光仄聞玄論虛往實歸心殊冷然先生日焚
香燕坐默視寂照閨須津之化達要眇之旨雖空同
柱下何以加焉隆故自鄙庸彝走俗狀澤穢日感清
虛不來自揣無由得聞至道然每從垢涸而披玄朗

未嘗不心醉旬日也別來殊用茫然忽荷華棧兼拜
嘉惠如奉清儀人還裁謝率爾不痊

寄張幼于兄弟

不佞往居海上輒向慕君家兄弟明秀爾雅越在東
鄙不一觀大國之風良用缺然丙子歲北征倚權閭
閭城下王百穀先生儼然造不佞時不佞謝病百穀
彊起之攬衣初殊頭岑岑既聽王先生玄言清遠如
披松下風肌骨為爽病良已自是定交獨以不得一
當君家兄弟為恨屬謁范府公府公出足下所為見
名公翰墨 卷四九 六

懷之作甚僕為令不能先高賢而使賢者先令令
可知矣周公瑕名滿海內僕亦未能一脩寒暄之常
僕之孟浪乃爾不佞鄙無足厚諸公友藉然執鞭賢
豪區區之心良有之敬布之門下惟先生崇譽伯起
先生文雅淹貫俠氣亮節使人興事諸要離之思一
棲兩雄魚腸水犀當不死乎聞伯起所作如姬竊符
新聲雄麗快人不知可得一部寓目不坐困職事不
能掃門懷刺輒以荒札通致其欵欵外小詩奉懷二
呈下虫吟風嘯滋為鄙矣

寄張太史

往歲旅食京華過蒙足下曠蕩之知僕自度於文執
淺薄譬之麋鹿之物不睹天地之大全時費而為里
言伊吾自適於村社間以奏於雲門六英之側則啞
然失聲矣足下何自得之而嫺母夷光質從好移僕
亦遂亡其醜塗澤而前乃足下不加唾去謬見推與
僕即不敢津津誦言為謝然心感其知矣一走泥塗
遂越霄漢嘗念夷門老監猶能以信陵之故感激鼎
恩矧僕雖不佞猶操雕蟲之技挂空名於秬林含恩
名公翰藻 卷中九 七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嘆逝惜別故人之情良
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婆娑嘉樹微
寵靈於足下自謂范張可作管鮑不死泊弟以小吏

奉奔走之役蒼茫分手辱足下時時過我逆旅相對
黯然雖蘇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念此便使人
心折足下形絳珪組心眷雲壑三歲之中兩得請於
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徊翔故林昔人所謂吏隱
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方浮萍於南北踐更灾
罷殊耗心力歲月云邁侵尋二毛真世之勞薪命也
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漸深世味都盡人生能幾元
元胡為東海之曲可以投竿或尋足下荆南夢澤之
間所非至情而言之急指蒼天以為正讀懷人諸作
名公翰藻 卷中九 八

致意

又

一別足下豈惟相見難即寓書亦難寓書楚中則足

下入長安比寓書長安則足下又南茫茫震旦一大
沈寥何故人之難尋也首夏開之至自錢唐君典至
自宛陵其他二三同聲咸不期來集傷離合歡握手
相勞頗極綢繆之義寫宛蕙之情乃獨不見足下臨
食而歎彷徨以悲僕生平疎朗通脫寡所嗜好獨有
金石契分屬在深中不能自遣年來謬挂世網子焉
離索垢涸滿于堦序煩囂結于肺腸伐木之懷益以
成癖嘗晏意仕路險艱世味淺薄誠得追遊荒野栖
于幽絕雲房山館前有茂樹後有長流上鳴黃鸝下
名公翰墨

卷中九

九

泳素鯉佳晨載臨淋氣始暢良朋聚首時而隱囊紗
帽時而竹杖皮冠心絕濁世之塵口吐幽人之語浦
咏則冷風共度崑嘯則空谷響答以此卒歲復何羨
人間之浮榮哉僕偶以薄祇收虛聲當世本無器具
足采至經濟大業尤生平所短謝勿與自謂一丘一
壑差可當之足下天授英姿身兼數器氣壓恒岱才
擬干將持以用世樹立必有可觀而近亦頗抱且語
之嗟才大用小往往託興郊園夫從古賢豪功名非
可力致時至則取之故商山之軌足並漢傑鹿門之

聲不減隆中足下故用世長才要不得違時獨駕若
進不策名麒麟追猶可投情麋鹿使僕得手拍足下
之肩共探鴻寶于枕中拾瑤草于海上即天地可遺
而况區區幻泡過影哉僕居此中取則龍蛇不敢以
穢德自點為世人所摘亦不屑作諂子面孔為俗眼
所憐僅而遠于利害便可抽身髣髴五岳三山近垂
眉睫矣足下努力自愛良晤何期我心悵結開之類
然自放終當是煙霞中人君典過吳門買一小姬婦
沾沾自喜然縱衡用世情未去懷中也而君典謂僕
名公翰墨

卷中九

十

為文字交謂足下為經濟交其然乎足下居郊園儻
能杖策訪我吳會一盡要言銷三年積抱亦天壤間
一快事

與瞿魯夫

去歲居穎得足下及賢即書語意高古情寄沉鬱虞
卿信窮愁何其言之工也足下束髮讀書有如微天
之靈發致雲霄立天子丹陛之下即摘藻如春華
亦詞人遭遇之常爾安能嘆嗟焉夫驚動六合如今
日哉今夫大海峰巒秀特一望浩茫平波安流烏睹

奇觀連長風下擊洪波湧起日月跳而不止然後見其險絕也屈大夫即才氣瑰麗非煩冤胡有離騷韓之孽公子不遭孤憤其文辭欲齒於蘇張諸君何可得平居視司馬子長一贅史及其下於蠶室爛然文采遂與五嶽四瀆比壽而日月齊光也僕嘗試與足下一抵掌而譚從古賢人才子重牙逢時白首富貴終身不見窮愁之事者何人生無一日驩死有萬世名蓋古今同病矣僕年三十五得一第三十八為小吏足下謂僕遇乎不遇乎乃三十年以前人世之所

名公翰藻

卷中九

十一

謂艱難困苦無一不備嘗之矣而僕未嘗一日作攢眉態從此三十八年而往世間之榮枯憂喜何復能入僕之眉睫又况冒其肝臆哉僕方嬰世網不當作超然語苟世人肯掣檻穽而縱麋鹿則深山之上長林之下此樂可以忘死吾聞英雄不為將相則為神僊免其將相而令就神僊之業亦人生大快何不可耶故僕竊以為屈平子長諸公不以此時觀性命之理極逍遙之樂而含毫吮穎苦垂空文急而託於世是去人禍而復自投天刑也僕以為非計子房四皓

均為漢傑良也慕封侯之業而四公卒抗高山之操今足下以罪罷公車則有高山之志可茹也足下勿復為窮愁恐為四公笑古人畏富貴之逼人而甘心於清冷之淵如足下以絕意富貴為窮愁即賢不肖何止九萬里哉世人見僕終日欽欽操行動事作吏良苦謂僕故備名者且以此求聞於世梯通顯為可謂皮相察廊之士僕不能以官為歡亦以此為逍遙者也身為不才吏日崇穢德而求逍遙豈不達哉願足下自廣後五年而尋僕嵩陽匡廬之間元孚亦可與共此者臭味苟同煙霞不遠

名公翰藻

卷中九

十二

與甘應溥侍御

往歲居京師幸得以同袍之義數奉顏色接緒論則見以為足下個儻之士閨廊多聞即亦徒得足下之面而未得足下之心今而知足下高朗粹白皤然垢紛之外闢茸剪庸之徒固唾去不論雖世號稱伉爽有氣者尚未必能應足下之藩垣凡士大夫之氣揚而先外耀者其器猶淺矣至人懿德譬猶滄海鳥上含元氣下為百谷王尾閭洩之不為涸川瀆歸之不

為盈是所謂上善也足下之器似之交遊中得士如足下可為吾徒增一恒依然不佞竊有疑於足下之言云足下苦為令僕苦為吉士此非足下之言令亦何苦吉士亦何苦大丈夫可黔婁可公侯何論其他足下拔俗之標逸羣之骨了了於此久矣此兩言當為僕發然僕亦有以自廣自為令以來入困簿書出遭官長罵詈良足以稱苦而僕未嘗一日作愁眉人以譽聞不為喜以毀聞不為怒頗動職事寔嬾將迎升沉之事一一委命主者而足下云云豈亦所謂故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上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邪簿書小暇亦惟是二三故人馮開之沈嘉則時時相聞問而此中有士曰莫廷韓徐長孺彭欽之皆藻雅冲亮可與言僕雖處泥塗不悶也偶意興所到吐一二里言伊吾北窓下自取快意而止而議者有謂空文無當無補於殿策之毫末所知遂舉以相戒嗟嗟令賤子日夜工雕虫之技而置民事都不問以廢職業而買虛聲則吾豈敢僕不過偷取一時之暇或夜懸燈而手一編以解煩散鬱及吐一二言自為適固非沉酣其中者也居官而至

以讀書脩執文為戒亦可悲矣夫官之穢德足以敗官者何限而獨文章執屠隆東海男子進不得志則有長竿可投何為嗟嗟自苦足下冠惠文冠立柱下為貴近臣賤吏瑣尾不當復為此言進然足下之恬愉非心有其尊官者是以僕輒參口無忌不然者謁睹屏氣噤不敢前矣瑣瑣畧陳伏惟澄照

與董太史

弟之於仁兄豈特附在青雲之末稱兄弟行然後相善也蓋自總角同遊膠庠外託交遊內連兼葭義至厚矣其後以貧賤之故就食太末又出入雅相親無何同舉於鄉成進士又同也中間閱歷險夷絕殊矣吾情好愈篤兄弟行中更逾常倫今足下聳壑昂霄天下想望風采而弟顛顛支離淪於鄙賤謬云為龍為猪此其驗矣累辱棧素殷殷款語故歡如昨不以泥途見遺弟是以益信足下長者而不佞未免有童心作吏以來日坐塵冗久未布其區區恐足下自以能終厚故人而不佞乃局促貴賤常格過於引嫌甘心退縮則弟益不知足下矣故敢提肝挈膽一吐雲

卷四十九

十四

焉然不佞寔非敢為浮薄亦未始過自引嫌以避長者兄故爾每一念至心竟長陞枕不安仁兄出入承明之廬瑋璋特達冰壺朗徹西來好音日滿人耳而弟奔走瑣庸徒奉虎子而事貴大人不意邯鄲才人嫁為廝養辛嬪長恐一旦獲落為知己辱避中厨下朝夕惟虔蛾眉薄命得免主人翁捶楚罵詈足矣榮華安敢望仁兄聽此當為凄其不歡作書時偶亡好懷語多踈鹵失次幸弗以為訝年伯父母而下即中亮平安善飯幸道隆問訊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十五

與馮駕部

往居京師受事司馬署中雅知明公博洽之材忠萬之慮韜精葆光不外耀沉幾內朗真人倫之卓絕吾徒之師表僕私用歸往而天性踈拙不善納交明公亦復尚玄守雌恂恂厚默莫逆於心相視亦不笑矣以故日處一堂比肩而失明公夫彼此相慕悅有當於心雖故知不過而曾無一言道所懷如山林樵牧交臂遊處甚習而了不通姓名僕以為猶有太上之風焉即不蚤結託固無恨矣從此以往見面論心

而有不稱故人者非事情矣讀明公所惠長牋文字高古識慮沉雄至讀韻語瑰壯奇麗坐失岑王惡若談說當世之務鑒鑒中窾抱忼慨朗暢之氣而以平和出之固知明公曁畢君子他日不獨擅文章名家要當以功業顯乎今天下有士如明公即僕又不得不私自晦其相知晚矣不佞待罪巖邑奉職亡狀境內災傷蚤夜濯磨罔敢墮棄而才智鄙庸亡能佐黔首之急之一二何以仰副拳拳敬脩不腆之辭奉候下執事冗率無次公納不宣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十六

與陸敬承

不佞往居都門辱二三兄弟謬愛日夕過從掩鐙促席每恨短晷或一朝不把手輒有山河澗絕之思而足下顧獨迴車息影不為通者半歲偶遭於路掉臂去如市人僕素憤憤不答深中便謂二三兄弟中厭薄不佞者無如足下而不知足下之鍾情特厚也不佞惜替亡識固誠足自哂而足下之真誠簡樸了無機事謂非羲皇以前人可乎向聞足下之言云僕雅愛子不啻饑渴而天性踈嬾偶不及懷一刺為通及

至相見同儕中又偶不及作寒暄數語去後未始不
悔悔復已已偶而相踈亦偶而相厚人情有如此豈
非太上之遺哉自是或累月不一會會輒驩然也嗟
嗟僕自信平生疎而任真了與世俗異而機事猶未
忘盡機事都盡未有若足下者也酒德同於伯倫玄
同超於蒙莊所營者特猶有文章所多者官爵爾長
苦世人深不深則以為淺夫不可與任事天下事豈
必深者所了深也而其器易滿不失為淺豁達踈朗
之士但不為機穽臨事當機安知其不沉雄即淺亦

名公翰藻

卷四九

十七

有深也方寸溪谷對面九疑一跌不收立得奇禍亦
深者之過也提肝挈膽洞見底裡為人所易必為人
所寬亦淺者之效也足下真僕之師富貴不可以巧
取巧取而得者其命固得之也命得之也巧亦來不
巧亦來不然造物能破壞之矣天下巧者豈少哉人
謂僕拙乃僕猶恨其巧以僕方般僂則誠拙若此之
抱甕灌園丈人則僕之機事亦多矣僕而誠拙僂佛
不逮今之若塵壒中者徒以未大拙也足下近真人
矣何以教哉指我迷方開之冲淡可與足下共脩淨

士近訪僕署中盡遺氛溷作世外語如飲冰矣此時
恨不得與足下印正焉

與楊公亮

開之來具道足下氣骨勁爽風度凝遠真張曲江宋
廣子之流而文采過之又與開之相善開之玄穽穽
愉間露豪氣細扣其中終是風塵外品僕居鄙穢賴
此君相存銷吾習氣進以玄理每一談對如披松下
風冷然清絕僕流落湖海三十年中間涉塵風波飽
嘗世味不可謂不習矣迺往者居長安猶以骯髒有

名公翰藻

卷四九

六

聲不能諧俗遂心頑質非可物化遽淪一令曰作溷
子駘馳糞壤間內為文法拘持而外遭官長訾詈乃
始降心屈首俛而就羈紲多務勞人百憂相煎習氣
漸平似得磨鍊之力而頭顱亦日漸種種矣敝邑新
土瘠賦重民貧俗囂介於諸大縣之間大人長者多
如星豪右窺伺猾胥旁睨案牘山委冠蓋蜂涌大家
日責禮貌禮貌失則大家怨小民日望恩澤恩澤不
下則小民怨一意寬卹黔首而脩令之職事則勢格
不行易以得罪置閭閻之隱憂一切不問而惟悉力

奔走將迎則失居身之義又民亦有口不可防也甘心洪忍則官常大壞而必不免操行皦皦自可亡媿而亦未必免其故良不易言清濁之間又非士君子之所宜自慮也將奈何哉僕本纖眉薄命斤斤以法度自守庶幾不為同袍羞又見此中寔苦灾罷勉為拊循厚卹小民而薄奉士大夫外節閭閻之費而內自甘澹泊此不佞區區一念微情亦為令之分也而傍觀不悅者或反指為好名假如僕日就不肖以身為壑豈惟此中士大夫弗與足下亦必明目張膽而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九

斥之矣其間曲折如此未可一數盡也足下以為僕遭此苦邪不苦邪里語有言咲啼俱不敢方信做人難僕甚類之言此不能不破壯士顏矣僕亦何苦而道此煩悶事向足下曉曉不休願盼江湖俯仰天地於是為快然語而罷足下亮之足下奮翼雲霄名位日起文章命達絕出寒賤僕不敢妒亦不敢羨也萬物各有分安見雲鳳而嗤冀蛆安見雛鷄而羨大鵬苟知其分何不逍遙僕偶投筆向故人道往論今遂爾感慨僕子居實不長如此僕而長如此不達甚矣

與陳伯符

不見伯符三年矣江上秋風都門夜月聯鑣結軫大隄曲巷燒鐙把醖細語雄談願盼生雲煙俯仰無天地此驪若可長久侯王何貴哉旬日之間星流霞散伯符折而東僕折而西如斷蓬一離本根隨長風飄轉天涯相失茫茫何之每念瓊樹枝心斷何言足下騎瘦馬長安稱失意矣然有才如安仁年少而風流又明粹溫夷穆乎老成秉心內朗應機外員東序天球的然國寶即坐冷青氍作三輔師表言為春華行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十

為秋實持論折角說詩解頤良亦適又何如老廣文白首龍鍾而猶婆娑此官哉夫賈生非不抱長材習知古今治亂稱開美士第才識英朗器局未定不無跌宕喜事之習所以窘出足下之材具不減大傳讀足下五策坐失治安又青年而有黃髮之心矣前途雖遠何所不到僕面孔猶昔爾三十年以前奔走饑寒三十年以後勞苦簿書踐歷艱難倘嘗世味者無如不肖而知不加達行不加良人物伎倆居然故吾何以見足下今得艱邑煩苦萬狀足下所知也勞苦

甘之此則在我者其有不在我者獨柰之何以為私利則甘置身不肖而名行盡喪私利安可為也以為仁義則或指為近名而反以得罪仁義安可為也僕雖至不肖終不敢自處穢德以辱九族而負交遊至是非毀譽顯晦升沉懸解久矣且下勉之光此令德青雲伊始慎作功名僕當先至四明天姥上掃一石以待足下開之諸君良可與語俟旦下了廟堂之策永結煙蘿之緣裁書叙心足下亮哉

與歐楨伯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三

僕居東海時則雅聞南海有歐崙山先生其人明智而鼓龐博學而高才文章如司馬遷聲詩如王維李頎戰翼卑栖恬於勢利又如楊子雲僕私心慕焉然賤性疎好詩文而不肯精好折節賢人名士而不能納交所至杜門下捷手一編隱几頽然自放起而仰視庭中飛雲便以為適少年結屋曠野大江橫於門前春雨秋潦長風卷樹靈潮走沙洪波浸電下者決旬僕乘孤槎往來駕鸞羣飛鴈驚相呼人跡罕至此時少且亡賴直思騎金龍背上出海門一至龍伯國

而遲以故野性益習疎嬾日甚偶不自堅湯從諸公遊都下譬如海鳥一旦去平沙島嶼之間而遊於上國彷徨自失矣以故居都下亦閉門下捷居半歲無一人知者會友人伍君客死僕哀而為文哭之為沈君典馮開之諸君見而奇之問為何人作或以僕對相約聯騎過我三及門僕猶堅卧不起諸君排闥尋我卧內僕不得已強起擁布被據匡牀而與之談談有頃迺呼童子取衣冠諸君信可人自是日取酒掃榻而延此二三相知二三相知稍習不佞願益喜無日不見過旅舍有茂樹一章相與偃息其下或張燈至丙夜不罷去而門外之客日益疎二三相知偶然而合諸公亦偶然而疎非敢為骯髒也以先生之才之德僕向神交三十年及至長安而落落如途人者此豈人情哉又有賢貴大人懷刺先於僕出僕之文章讀而賞之再三愛好薦至而命僕無及門僕即無及門座主先生至感恩知己者也重從稠衆謁見政府而未嘗一及私第至今使座主先生尚不識僕面孔僕之疎嬾率真誠為有罪然寔非敢為骯髒也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三

嵒棲野宿之人偶微時幸驟而躡章履要娑長安耳
目盡易心鬼隍杌安得周旋俯仰如素官舉止山野
則其固然苟非深察鮮不為罪今屈首為一令世故
漸涉周旋頗熟而真性亦漸以漓矣儻忽之鑒混沌
將為若德適害之爾僕曩居長安亡所恨恨不蚤自
結交先生亦不知先生之拳拳於不佞若是友人馮
開之來言先生亦言李宛平宛平奇杰士注念僕良
不淺僕心感之不及以姓名通蓋不佞平生大都
敢先人今處踈賤益以局促先生為我謝宛平公友
名公翰藻 卷四九 三

與沈楫仁

兩得足下尺素宛如對談不佞自抵吳中勞苦倍於
居穎時故人音問往往濶絕每握筆欲作一交遊書
而俗務種種無端攪人擲筆起罷矣形神復敝且無
好懷即勉強作一書豈可通寒暄不復得雅語則又

念足下金馬貴臣文章鉅儒不佞即下土賤吏不能
作一二清言而徒齟齬為溷子語湯以寒暄噴下執
事之聽竊不自安以此久缺問訊非敢為簡也足下
溫然長厚而僕又嘗厚一日之知當不以踈賤見遺
乃僕自次且不敢前如里婦村媪布衣縞裙而見王
公貴家女彼不相哂此自羞澁爾足下業為金華侍
從行且登講筵潤色大業宣此鴻烈儒者遭遇可謂
命達而僕不肖領下邑朝夕勤宣 天子之德意以
佐元元亦不可謂不遇也神龍不嘆蚯蚓鶯斯不羨
名公翰藻 卷四九 三

與沈少卿

莫廷韓歸不得足下一字以為恨足下遂忘僕乎足
下忘青浦令非忘僕也往足下恨僕不作長牋而直

寥寥數語乎今一字各之矣屠長卿為余乃不能當
沈先生一字人果不可以無官然令亦太強項矣何
敢貽書數千里而數長安故人幸足下寬我僕乃為
調笑非數也足下居長安無恙不佞自移此中勞苦
百倍於昔晨起理髮感我二毛矣潘安仁年三十四
而見二毛僕三十八而見二毛安仁居河陽有滿縣
花僕居青浦有萬葉安仁綽約美丈夫而僕顛顛如
老媪安仁詞賦齊聲二陸而僕椎魯不能吐一語大
約同也足下在諸曹有聲名位且日起僕之支離欲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五

文

以令起家取功名難矣公等坐致大業不佞若不能
從請為詩歌里言以咏盛美冗次念故人不能已遂
遣老蒼頭走數千里奉訊足下言不宣心相示以臆

與顧實甫

足下之高才盛德僕曩固雅知之至用情於不肖若
此其薦至僕不能深知也此肩而失足下僕之耳目
不復可使矣開之來道足下麗藻蔚起朗暎人代不
忝王氏宅相之親矣而顧眷然一稚魯小吏廼知屈
子嗜芰良亦近情便欲裹糧走數千里一奉清塵而

還而爵羅羈人身亡羽翼江河遠絕含意不申將柰
之何久慕君家元美先生並以事一登弁圉自後書
問時皆通謬辱王先生許可而簿書之吏為文法所
拘持不得長奉執鞭之役此心良缺近聞敬美先生
乞休急流勇退便是飛僊足下立金馬門下名位差
不薄金石鴻藻鳳縷異彩不識肯一惠教鄙賤不若
僕之廊落何足復挂口吻世人通顯動引山林聊以
為高初非實際又有興在長林而身絀朱紫不得自
解免徒勤勞寐者若僕則不必夢想山林會須有人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五

文

放之威鳳來儀遶除野麋祇宜草澤廟廊之士體貌
穆莊崑穴之人舉動疎野性之所近真不可強僕今
勉為一令以求不媿兩間暫交遊於某足矣蓋僕天
性澹體亦清羸所需於世間之穠腴有數廩潔自將
可以寬過顧弟不難於廉潔而難於媿阿居北方簡
樸處猶可移之吳會非鄙陋所宜矣園轉敏捷尚思
不堪而况僕之固陋用拙者執艱難困苦之中直以
日為歲所幸上有天地下有交遊志行苟孚升沉不
問僕之領邑而出也謂庶勤慈惠奉法守正而不阿

庶幾免乎願有不盡然者此非僕之所能了矣譬如
良家女不幸出為人奴掃除易力墮笑難為轉盼之
間動而得過人奴之家翁媼一爾今為不肖之翁媼
者何可數計獨奈何開之書來用君之心行君之事
安君之命自茲斯言僕奉以周旋矣種種苦情投筆
湯及亦恃惠子之知己伏惟足下鑒原

與李臨淮

君侯青海龍種崑丘鳳毛束髮論交名無雙而走九
域天下艷慕英雄延頸其不佞往者固嘗於交遊處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三

窺見一斑私中良切願安敢望執牛耳之盟庶幾古
人執鞭之義而遠方布衣常帶名字不聞於上郡亡
從自進及以公車之役旅食長安幸得以薄技見收
於二三君子又幸得以友人之推轂交於下執事也
僕平生推卸亡他嗜好獨如五色蠹魚好食神僊字
又好折節交時賢而性復疎不能翫散取名園轉滑
稽以遊於大人苟非從寥廓相視鮮不對面而失之
如僕之獲交於下執事相驩蓋殊有數非偶而已也
朱第傾觴琳宮飛蓋二三友人狂呼大噱北斗下柱

星河倒流千載奇踪真宰所忌把袂不數轉盼河山
而僕乃為邑小吏支離塵涸踣路旁望長安諸貴
人如聞閭閻僇矣願猶念君侯逸羣之骨不當湯以
世俗相期敬作數語展訊故人僕今者叩閭闔矣則
實以故人非以君侯也胡元瑞不佞同袍友雅與君
侯善今居長安把臂定如故漂轉以來久絕音耗幸
為不佞致此情

奉劉觀察先生

吾師單車道遠萬里入黔中某無時不翹首南雲鳥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三

蠻五谿瘴癘毒淫言念吾師實身涉其地能不凄其
以傷時時博詢鴻鯉三吳邇來絕無滇南士大夫宦
遊之蹤亦無一相識官南中者積不得郵筒之便每
欲遣一介走候輒畏萬里遠道而止願維長者平生
之義若何而闊疎至此良遠于人情慄焉知罪矣六
月中旬有言通州顧觀察公以入賀行轡過桑梓某
遣急足即其家訊門下蹤跡乃知吾師羅尊公憂還
蜀五內摧愴為念長者問閭萬里蒙櫛煙霧憂勞孔
多復抱此大痛蕉萃西還行路嗟傷矧在不肖不肖

某居穎一歲日夜澡滌加之以勤惟恐一旦瑕類為知我羞自以穎川之治可無大過江以北監司諸公久且亮不肖奉職循理朴直無他眷注頗多異等則以淮蔡間一僻壤小邑人情蕭質冠蓋稀疎將迎既寡俯仰無難第視身子民一行其胷臆足矣而偏鄙少士大夫遊客羣情夕口之縱衡監司諸公之采聽多寄之問閭編民以故不肖得少展其尺寸嘗以暇日理四封之事人稍稱予受知主者志行既孚若居彼中或庶幾免乎監司亦雅相愛顧不肖久於小邑

名公翰藻

卷第九

五

不肖亦雅安之詎謂量移之命從中出時詣督府臺見遮田者數千人不能得不肖與彼中諸父老大慟而行而自抵吳中吳中事體與江以北大異雅不與性相宜吳中之俗好虛浮而不肖簡直吳中以將迎保巧為通人而不肖身有傲骨又不幸早竊文字虛聲而此中為詞人遊士之藪真贗相錯且多吳越故鄉門中之刺日滿一切屏門却掃即多大望而去橫作口語廣為延納采浮獵譽易生悔吝三吳外號腹壤中實枵虛民貧賦重詐偽萌起富者鐘鼎豪奢

貧人采芣苢而食遊閒公子以百金置酒以千金市奇珍寶玩而問閭小民以穀口男女易斗粟若青浦新邑則故雲間兩大縣之割惡壤棄土也四方有罪亡人之窟而奸利之聚落也兩歲來復苦大潦事如鰥毛不肖某以身肩之作苦行頭陀奉職循理視身子民一視居穎時而拙益加焉將迎保巧既非性之所近勉而為之此機不熟取罪必多譬如嫖母學為巧笑不足取憐益增奇醜故不肖今務一以拙直自命不敢以諧窳敗德亦不願以通人有聲幸無大戾

名公翰藻

卷中九

五

負平生辱門下而可榮達非所望也某雖不能以滑稽委曲諧俗趁時而自守頗嚴泥塗不及久而亦且以愚疎無他見原甘心者少如是或庶幾免于大戾乎伏惟門下教之不幸命薄三十年来饑寒摧折凡世間之艱虞亡不涉歷僥倖一官百憂煎人今如蒙垂久居蓼中相亡于苦矣要之青雲骨薄紫煙分深駢成薄遊之名顧附勇退之義然非吾師之望不肖于疇昔者也奔走以來貴體安否諸公子讀書風氣日上足慰鄙心西望峨眉劍閣遯矣懸神不盡耿耿

耿統新崇譽

與顧益卿觀察

往歲蒼黃出都門得與先生把臂吐盧閣上一夕雄
談畧盡寒廊奇事予明上馬先生入都僕即長途酸
風淡日煙沙障人回望低垂羸癡欲絕已報先生崎
嶇萬里單車入滇中僕亦從淮徐之間踉蹌奔走每
遙睇彭城落日芒碭長雲則想見先生英雄氣色無
何渡江東來益苦賤冗南天寡絕音問久踈日為胡
原荆侍御誤墓碑知先生胡公金石交臨文含毫抒
名公翰藻 卷四九

卷四九

三

寫磊塊居然臭味更思先生碑文甫成寄王百穀百
穀書來云輜軒以北上暫過桑梓使人飛動只尺海
陵如隔黃姑津矣先生天下奇男子無論胸中吞吐
六合蕩漾千古即神力勁氣何數龍門公渡鴨綠江
又慷慨忠義闊而不踈英雄哉某孱書生耳纖瘦白
皙宛宛如弱女子顧無朱亥之壯而有要離之心以
此區區謬為先生所收時方困一小吏砥志東脩屈
體自貶大都細人瑣屑不足聞于長者而世道仄隘
方且以嚕呿駭俗此大可笑夫神物何常至人達變

鉅跡宣朗不難幽玄大聲碎鉤忽焉闕寂進則濶步
天壤退則立枯山林終期與先生滅跡塵空抱影雲
霞今吾與先生事大畧可知矣生天有途無墮苦海
伏惟先生熟慮焉吳越山川雖秀美殊少峻絕幽曠
之致要之非五岳不足寄吾兩人逍遙先生將選何
山之石乎抑尚雲閣情潑煙嵐道遠也冒懷孔多握
管欲盡了無端倪何日得一面盡此五衷聞行李過
北倉卒遣訊殊屬草草胡侍御墓碑一通奉往都門
別後賦得長歌一篇久未寄上今書扇頭并往

名公翰藻 卷四九

卷四九

三

奉徐大宗伯公

去歲有自京師還者具言相公謬知不肖某拳拳
德意甚悉某惴焉循省私念樗散下材雅乏當世之
譽雲泥路隔某於相公又無一日之雅安所得宵人
豎儒而稱之竊意傳者誤爾已而曠蕩之知遊神域
外辨氣斗間如司空鑒物達望而知匪惟知之又力
為游揚而推轂之此非世之明智神人不能以寒廓
得士非其人之果才且賢不足以當此異常之知願
某何人幸違此遇恭惟相公閣下學貫天人文掩今

古德合溟滓情符太土功成天地名在華英真所謂
身兼數器間氣偉人向風慕義者海內延頸而某生
平之景歧鴻鉅真慙如調饑每思以姓名一通于大
君子不可得乃不意一旦受此特達之知于門下且
又不假介紹無所因緣而特恩異數驟加于襪線之
夫昔者管鮑稱千載相知後世罕及然亦必俟交久
知深未有若某之於相公者也相公天下冠冕人物
權衡苟受其知即襪線之夫遂且揚眉抗手而齒於
人數雖有瑕類亦將藉以自掩陽春吹萬真宰鑪錘
長養成就為德匪小雖至愚鄙能不銜恩感激之私
殆非筆札所盡願獨念相公知人詎欲其人之感恩
亦不在牙吻問津津自道某又畏法奉公安賤吏之
分長安故人寒暄踈濶以故久念德意中心藏之遂
巡不一自通者兩歲于茲既而展轉私度寥寥宇宙
知己實難眇焉小子實無所短長而僥倖荷大君子
之破格獎掖以立于世方之司空則身非寶劍擬之
管鮑則情非故交如此而猶恬然漠然曾無一語以
道向往即相公盛德包容不責報癡蠢某豈復人情

哉所以踟躕徬徨中夜興歎而不能已已某竊不肖
束髮讀書粗習文藝才乏用世學媿通方志劣而性
拙心仁而術疎其中空虛了無足採及通籍領邑類
上初出涉世寡昧昏瞶俚俚無之徒以一念欺誠自
託于父老子弟之上而穎故小邑沿俗簡朴久之而
父老子弟咸安其拙其與不肖真如一體驩然無間
以得免于大戾上而監司下而黔首業已相安無復
他志居無何而青浦之命從中下戒行之日黠矣
銷竟雖去其骨肉親戚不啻也此入吳吳素號文物
都會聲華茂盛甲天下而不肖某以愚直之性處之
事勢難理賦重難完多口難調羣情難揣舉事周章
大以窘步而某之區區愚鄙固守不變積戾良多久
之亦漸亮而見寬今亦且稍安其拙不肖之前後履
歷如此既荷大君子知己之恩或不嫌一吐冒臆至
如相公之所推轂某者無一于此捫心顧影長恐一
朝詰竅慙負知己是用蚤夜刮磨罔敢自穢自棄相
公神識諸當瞭然始終惠教而成全之是在相公留
意某不敢干自頂至踵敢忘斯德茲因待罪兩邑任

滿三載遣小吏給由北上便布空城北向頓首敬候
台福所恃知已在上鄭重其辭直抒悽悽仰溷尊嚴
某不任祇思戰汗感激之至

與管登之

某竊聞之丈夫之槩有二蓋得之昌黎而與其自差
異丈夫者得志則弘經濟之畧沉毅不發當機立斷
仁誠而術高才鉅而心細嚴而有度濶而罔踈光明
磊落皦如日星屹如衡岱流照天壤遺榮後來不得
志則抗出世之操青崖當門白雲度牒引蘿月而為
名公翰藻

卷四九

三五

侶聽山泉而洗心擷百家之菁華參二氏之同異絕
嗜寡欲冥心寂照道臻希夷名書帝籙快哉此兩者
畧盡豪傑生平之大都古惟節令公韓忠獻諸君宣
鴻業于史冊箕谷富春天台華山諸君標高韻于煙
霞各擅其微罕能相兼兼之者世獨稱文成節侯又
白香山蘇子瞻廟堂籌策雖遜節韓富穴風流不減
天隱世並高之念之則清肌骨譚之則香齒牙若夫
高牙大纛粉白黛綠又何稱焉昌黎夫亦猶有童之
心乎至如吮毫禿穎腐腸嘔心工雕虫之技獵藻繪

之聲抑亦細矣進可節韓退可天隱經世出世惟其
所遭求之當代則有登之先生其人焉今登之之名
滿富內雖童子授一編者咸識先生為曠古之傑何
所事不肖之稱之也不肖自入吳來既賤且冗古之
為守令者職事而外間攬其境內山川折節于賢人
高士以為美譚而今則為世大禁又古之吏治貴清
靜今之吏治貴苛細簿書敲朴足了一日固無暇為
風流標致之事某之入吳無論虎丘寒山石湖林屋
諸勝遠莫能至即所謂九峰三泖近在履舄之下亦

名公翰藻

卷四九

三五

經年而不一寓目遊客文士惠然投刺于門未嘗不
為倒屣苟其人抱龍丘之節畏陽喬之名匿跡收聲
長嘯林表多不及先風塵涸人侵尋作俗吏面孔負
當世大雅之器如先生下至田夫婦孺猶能知之某
亦有耳目腸腹庸得憤憤乃爾吳中高流又有趙太
史與先生雙起朗映並稱南金僕之傾注一也久坐
塵冗未一論心比之不登寒山虎丘尤為缺事某雖
不肖雌伏卑棲猶得北面婁東雁行攜李巖事海陵
締好宣城蹇拙之夫幸以拙收于當世之豪傑往往

期保歲寒動引管鮑則以僕才性錐疎而肝膽頗實
友朋不棄職此之由乃不謂百里而失登之及天水
公兩先生邀然吳越也僕學不知古智不諧俗經世
出世兩俱茫然業為浮世一大報性亦簡澹了無營
好獨有折節賢豪一念未灰爾每懷高風情不能已
敢遣一介將荒械道其悽悽之悰于門下伏惟高明
鑒原臧事作苦無由倚權閭閻城下一造精廬書去
神馳先生倘有意乎請以執鞭從事

為瞿瞿夫訟寃書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三十五

夫風蟬雨蛩得其候則鳴反舌過時則世指之曰不
祥今某之為黃梅人瞿九思訟寃者此某之候也非
以為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慇懃之歡即問
以其人之脩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蓋有緹紫朱勃節
亮寒朗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沉寃至義聲傾
動千古彼皆于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切
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
蛩彼鳴其候爾無所為無所求也今者某之言瞿九

思者亦無所為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者
舜為帝禹為司空咎繇為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
一夫稱寃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
也如使萬物湮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嘆則
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
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楚
一夫爾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
罷孝廉徙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寃之何故
豈非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寃也豈非以一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三十五

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汎陳今古即
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說夫聞口民
之沉于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白則天
下後世寃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凄其
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江潭令其
抱憤懣之氣而以雄雉深秀峭絕之語吐之而其徒
有宋生者又為之附麗鴻響以碎句後來故其寃氣
著也然屈子之所以離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
舜禹咎繇之世則無此難屈子而當楚懷王則江潭

之累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沈寃如九思者是聖善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狙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誠真是亂民也罪無赦而天下之人輒寃之則惡得真且狙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為天子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戀久則思何狙擊之有即一夫倡難萬姓捍馬難何

之傷何至相仇如此即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又何至遂致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挺如雲也九思所坐無亦才名為禍賊眉取憎爾固天下所共寃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何為我方漁釣海上不過聞滔滔江漢有年少負奇才之瞿九思文掩中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其以誑誤受惡為塞下遷民心傷其寃而已此以公車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擊登聞鼓奏書自訟于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年十三博聞強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為書累千言

寐賢哲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 廟廊所急若以無
罪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倚受遠
投窮邊以飼豺虎悲吟于黃沙白骨之場躑躅于酸
風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
又令十三童子牽衣卧路吐其少年英詞秀句長謠
孤兒吟為行道嗟傷見聞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
草間文采銷滅而無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材培
養 國脉也區區之愚蓋為人材 國脉寧詎止為
思一夫乎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畢

長之下龔室亦興歎于家無訾財交遊莫林乃若大
俠郭解之徒至使大將軍為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
同方九思為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且具饅粥
此時交遊賓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今
一旦無罪而下于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
囚服蒼皇北走裋褐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
不顧其切痛之其與九思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于
氣義愍其冤狀而冒為之言誠出不肖朴誠又以媿
夫交親而掉臂有諒德者也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

倖造化神明之智燭彼葑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蟲縣
寓戴仰華夷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含
冤不止一葑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
壺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為明公言
之者某海濱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躡草屨登 朝疎
愚罔知忌諱直吐胃臆以進于下執事明公誠亮其
無他俯聽芻蕘滄雪誣枉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
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
者非夫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畢

與凌稚哲

門下傳物好古為當世張司空李鄴侯僕雅向往由
拳去吳興百里而近天目落眼溪雲如畫想見使君
隱囊紗帽尚羊長松脩竹之下吏牘侵人不能以賤
姓名一通款曲門下廼厚惠問先及掩面自慙隆中
歲不聞道涉厯世艱流浪苦海官既拓落學植荒
日夜思遠深山以自寬則又素此世網何所諭皇明
名公翰藻序似當得海內鴻儒鉅筆光此盛美僕如
學語新鶯吟調舌花邊柳外可耳烏得奏諸九天

鳳嘯之側重其羞澁也然門下有命義不可辭容勉綴以進亦將藉此為請教之地僕平生尺牘多散漫不收今小集中僅僅存其近札門下方廣蒐珊瑚木難大秦明月而欲溷以魚目何邪幸爾奉復百不宣

又

隆幼穎蒙妄意文苑之事嘗校勘諸體彙竊古人近見操管之士好為秦漢聲重牙拈弄遞相模倣徒影子爾久迺私心厭之三代器物故自後世所寶一出

名公翰藻

卷四九

聖主

質作便不呈珍以故竊不自揣思自秦漢而下以及晉魏六代兼用而錯出之又或間寫句臆不必句模字倣為古人臧獲然才力神情固不逮也今苦吏事如焚文車道廢又偶讀養生家言思以雕刻損耗元神幾燒墨研矣往辱明公以皇明名公翰藻序見命業已敬諾不敢卒負比奉上命度田舟行有暇日遂成此文求教門下僕有海內交遊名公尺牘若千首嘗裝池成四大帙中多奇寶佳品可益羣王之府明公如欲得掄擇當奉去爾小集二冊奉覽不宣

又

日苦履畝之役郊行野宿蒙犯霜露劬瘁可言艱中得拜華札二通文藻巨麗情致深篤義數伐木語兼接瓊回環在手使人感動明公物華國寶天放居閑坐領湖山足傲天下視塵埃小吏奚止蘇合蠅娘乃得以薄技見收洵此生大幸鸛鳴相和銅山遙應形闕神合固不在袂領傾握間自此以往請以友藉相命惟明公許之先中丞所書金剛經道逸有法的然名家諸賢共觀一時勝事奈何使小子溷廁其後

名公翰藻

卷四九

聖主

恐遂點連城爾留一二日且奉去

與張東沙尚書

隆材最下竄無所比數辱明公開張大度俯賜獎飭有年輒敢忘其謏陋以赤牘塵於掌故夫世所稱蓬萊方壺崑崙縣圃豈非天下巨麗卓魄雄怪之觀乎是故好奇有道術之士往往能挾飛僊乘天風渡弱水涉流沙而鳩鳥從之如安期生之蹈海而東也如柱下史之出關而西也是皆高視歷覽眇天地而彫三光芥八紘而細六合彼其視衆庶之在齊州楚夢

援援跼蹐掌奚啻醢鷄之在甕螻蟻之虞覬帶
哉而小夫曲士方且束身環堵白首窮巷足不蹈九
州目不覽四際閉門守株以喙然自大即天下巨麗
卓傀雄怪之觀曾不一入其彀寐焉是所謂河伯不
遇海若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者也亦足羞矣豈惟山
川人亦有之世有大人先生道德功業文章卓然名
世亦人物之蓬萊方壺崑崙縣圃也天下士即遠在
數千里外猶將躡屣擔簦匍匐奔走以睹其光儀而
聆其警歛又即不幸而生後千百載之下猶將讀其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聖主

四

遺文味其餘論以想見其為人而超然興起矧其近
者哉伏惟明公孕扶輿之秀鍾山海之靈嶽降東南
為國黃髮道德功業文章煥煥彪炳照曜天地數者
既備稱完人矣蓋昔者延陵季子高山綺皓脫屣千
乘泥塗富貴道德厚矣而或不見於功業卽汾陽裴
晉公王沂公韓忠獻之流勲在宗社名垂汗青功業
張矣而或不富於文章又若莊騷賈馬班楊曹劉諸
君子構思雲蒸下筆風駛龍驤藐林虎視千載文章
非不瑰奇蔚起矣而於道德功業又或不無遺議焉

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衣成缺裾宮成缺隅彼大
鈞造物亦忌其全者人生厥美難可得兼蓋自昔已
然矣若明公者豈非所謂間氣者哉明公蹈道依仁
為時模楷出處行藏不愧天壤是延陵商山之遺則
也開府建牙贊機秉鉞師徒不頓邊鄙不聳而烏盡
予歲乞身強健是裴詵王韓之堅立也角巾羽扇歸
卧海上湖山寄傲芝園著書人寶片語家藏眇論陵
駕遂古鞭撻當世詞翰泉溢於四垂文聲風馳於八
表即莊騷諸君子雖非北面稱臣猶將比肩伯仲矣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聖主

四

宇宙完人舍我公其誰是以海內豪俊咸鱗集輻輳
而歸之譬如景星鳳凰即不出出即為眾快睹非偶
而已也隆不佞乃幸得與公同里閑居宇下又幸嘗
得以姓名通於左右辱大雅君子弗我鄙夷時加推
轂是生長於蓬壺之崑崙崑崙之區者也幸之幸矣乃
隆或逡巡退却卷舌累足而不一引首長鳴以陳其
疇昔之蘊結撫蓬壺而不覽面崑崙而不登白日易
西河清難俟偁側窮年幸與秋草共敝豈不成千古
之可惜哉每念此輒令人中夜徬徨攬衣起舞矣既

而又私自度方束縛於舉業之文無以自進於左右
若欲勉為大方又病於才力淺薄而未能忍竊寶燕
石而一旦出之以賈笑以故徘徊道旁且前且卻者
屢矣今者下第東歸鬱鬱滿腹且隆家大江上每北
風吹江江水盡立罔象肆其神姦陽侯弄其靈恠長
波動地寒潮打門使人覽之氣磊磊浩矣而又以冬
月繁霜既零天空寥泐江干平原廣野草白沙黃使
人撫之則又心黯黯悲也塊處窮愁無可告語願獨
念明公德厚於丘山量弘於淵海重義好士博大長

名公翰藻

卷中九

中

者也隆之宗素安敢不吐露於明公溢即不佞以公
視之於一第亦何有哉而使一寸不效坎壈一身流
落江海風塵擲面彼造物於人何以故矣常欲鍊身
排闥闥叩帝閭挈司命而問之柰何虎豹當九閔禁
不得前也客有論隆者曰時方好靡靡之言而子乃
故亢奇文文雖奇其如時之不好何是持狄白裘貨
暑中也嗟乎文若隆者輒以狄白稱尚可謂世有文
哉天下大矣即如客言士之奇稱者大都蜚英聲騰
茂實以登顯融之列豈余獨坐奇窮耶而今之柄文

者往往右靡靡而左瑰奇以此取士如朝廷何柰何
不銷天下英雄豪傑之氣也且獨不聞釣者乎釣者
小魚則取之大魚則亟取之乃任公子蹲於會稽投
竿東海一獲則橫浙河腥千里其所操者鴻其所獲
者鉅也而有司願獨收聞茸眇小丈夫而棄魁梧奇
傑之士是有司之釣士不如釣者之釣魚也亦可歎
矣大都士不得志多感慨無聊不平之鳴固知狂悖
得罪於世亦以恃平生國士之知故敢肆言無忌一
至此耳伏惟明公恕而教之不任頌越戰汗聽命之
至

名公翰藻

卷四十九

中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九 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五十

張獻翼

與袁履善比部

答王元美

寄徐子與

與王元美

答用晦宗室

復皇甫司勳

上督撫宋公

候姜夫子

答洪憲副

謝邵監察

責從父弟

與沈體道乞尊絲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五十

與泉州李比部

報王元美中丞

簡徐太素

簡盧子鋤

報袁太常

沈明臣

與王百穀

與屠長卿

與吳明卿

與張東沙

朱察卿

復秦行人少說

與王百穀

與張東沙

王叔承

與范大理

與王敬美

與吳化父

與王元美

元日醉起答客

與范伯楨

莫雲卿

與王百穀

與茅鹿門

與屠長卿

與張長輿

殷都

與長輿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五十

屠岐

與王百穀

與張東沙

宋堯俞

與張東沙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五十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張獻翼

與袁復善比部

昨輕舸自九峰三泖間來淹宿赤門別墅山樓野眺雲物澄鮮重以城樹溪流甚助涼思晤言成適不諫稽呂命駕時矣念足下千載人也襟靈坦蕩標格道舉終夕笑言不掛世紛不染埃壒令人有人外之想再過隣叟池館野客分席山鳥臨杯斜春換景酣暢

名公翰藻

卷五

一六

南星館夜坐得岫中書并奉晏端代意之什如從靈
遂為陽羨之行清風兩腋率然玄遠與白雲老兄不負張公善拳也僕乃碌碌環璫不克隨執鞭者後亦不免凡士矣返棹得手書即遣雁兒犀角相邀業已解纜不獲數刻之留令我勞結茲有事南雍謁曲阿姜夫子冀虛而往實而歸本願足矣計冬日方可造膝沈生行篝燈代面為草蟲耗筆札間草草不宣備

答王元美

南星館夜坐得岫中書并奉晏端代意之什如從靈

墜再徵沈氏之說知公蹇然有當官之心耳與心叶果於不謬公等在朝有奇節以立於當世又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異於衆人固已流水其身浮雲其性矣僕之等喁喁者也何足知長者之道哉三復詞旨非置喙其間耳自外負遐眷也念下執事飄忽燕中然廬所尚遙問起居幾無隙月相慰苦塊坐必更宵比值白日回照青雲奮飛刷怨洗目僕踴躍倍於恒品反似商參其迹金玉其音豈獨相援於枯寂而不樂於光寵日耶願交誼何如若翟公丁傳之門寒暄

名公翰藻

卷五

二六

一也第麋鹿成性耻於君廬屋妾浮沉閭里俗耳庸目遂為睚眦所至瘡痍計海內喁喁於時者求長價門牆方如百川歸巨海鱗介宗龜龍不得叢時歲月之隙與下執事握手叙平生呼爾汝非枉駕數刻遂不獲少展莫往莫來坐以此耳翹首清茗浮玉間神情飛越我勞如何當不減下執事之念僕也公博如莊周而兼以屈平之哀與如孟軻而濟以李斯之壯峻如馬遷而重以相如之富明如賈生而輔以楊雄之專縱橫萬里上下千祀非李夫子當之公一人耳

先朝何李當作衙官即黜然於時者皆使北面僕之
信公似與時流迥異念公疇昔品題碩聃盈於口吻
布於簡牘亦謂異於衆人藏之中心何日忘報至謂
鶴怨猿驚特區區山鬼守墟曲之見耳昔之慶貢禹
冠者何人願欲自同山鬼耶僕浮名漸損世情所捐
惟公等一二人獨未耳倘不望僕之援何以辱而進
之黎職方至阻雨蕭齋與談夙昔實為天假見所眎
手書當效尺寸茲有白門之役與李朝夜周旋矣二
絕走筆殊不成報緬縷不次

名公翰素

卷五十一

三

寄徐子與

少別經年積懷如渴別後聞持憲楚中寥寥各天未
緣參展翼無晨風尺書不至秋來風物閒美索居寡
歡永懷令德以增太息念足下遐思邁物逸氣干雲
展晉發口卓爾異才退則與客啣杯刊落世務出則
能以綜學潤之吏事雖身繫主璋未嘗不神遊圓嶠
詞可一字千金事皆一日千載矣於七子中驂步同
騁今古所希不有王李跨代之宗非足下孰與哉又
曾府恬漠意度天然不傷淵雅之致如海月皎空漢

雲映嶽光粹無染方可喻其調致也即所眎一牘言
在人間興在霞表循環卷舒令人翩翩然冷冷然奮
懷霄雲有御風之想何必繁多始得驚世耶僕情寄
高流播哉不遠未得札龍片甲鳳皇一毛真賣漿求
盆無足慕愛者乃於羣公之中俯屈英行數賞獨至
每接海內之士靡不緣足下加嚴何以堪之何以報
之夏末黎職方信宿家間劇談高標絕趣縵縵之情
言不能寓聊因此風以代欣對非所示於俗人也

與王元美

名公翰素

卷五十一

四

改火之辰獲車駕光臨卒卒一飯而罷春花夏鳥有
如隙駒忽復未索為門戶餘矣潤成參商懷情悵悵
百里而遙近尋未果又從瘍醫藥餌者太半即三十
六鱗不一致焉莫來莫往豈昧平生疎慵乃爾當不
以為簡也不觀落花飛草之什何能消暑愈病足下
永半臂把醒酒石茗戰時誰與晤言頃舉公山于前
權正禮於後長途二龍矯矯難儷不謂長公忽憶山
猿海鳥謝病數鳥旦夕為太夫人色養計素丞相之
跡已著於名香文美間矣即不遠所請亦山雉也何

防立整耶僕僻處城隅雖隣不親向來寡偶益愈離
索昔人云何其光豈其鄉皆行已外篇寧特如風馬
牛而已驚望家園中有驚嶺鹿野之致安得從田衣
徜徉無煩天出阿臯時耶去德滋遠少布腹心勿吝
辱而誨之為我津梁乃多矣

答用晦宗室

獻翼江東陋生也竊覩宗室傳世有人物其魁然丹
青者如河間擅聲於學府淮南折行於賓階陳思見
稱於七步東平效技於十首亭亭遐軌誰其嗣之恨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不生其間作唐宋應劉勝事恭惟殿下帝系王基重
光累葉清顏與王壺同照仁風與金簡相宜文圃淹
該書場貫洽棲情塵外希縱物表清暉秘譽燭野光
朝可謂楚詩沛易鬱為時宗漢日周年克昌丕緒者
矣又視華衮如縕楮逸山蔭於蓬池風雲在躬水鏡
被物如下走有何才異猥辱來使指書惠貺發自溪
裏執讀周復稽首拜嘉欣無以量懷漸仰德載溢心
顏忽忽蕪辭尤知匪報且此奉復緬縷下情不能宣
展惟諒

復皇甫司勳

僕性不偶俗如壁浮屠病額之駒雖在閭里市聲不
入耳世軌不至門不有公等幾形影作伴矣離索之
中不廢鉛槧時時對紙上語與古人周旋僅窺一班
因以自適出則晨夕奉屨杖日飲無何以至終更每
聆驚世跨俗之論一洗耳目之陋漸覺古人糟粕寧
特非世論所及而已哉比具艇子湖上領客出邀林
巒與梵刹鉤綿雲日與煙霞輝映羣籟參差以目力
之盡為界重以寒梅早芳詩情自倍故年春色已在
名公翰藻

卷五

六

先生杖屨中矣幸追躡後塵以快一眺當與禽向羊
何千載同風共為不朽望者如碧落仙翁之在芙蓉
城也遠未蕪辰誨函再及宛爾侍坐聞咳唾為先子
撰述承加品飾極知留神非所敢望於左右者又雄
文貴寵風誼凜然拜貺莫喻欣榮非左思之文何以
輒增十倍之價乎開闔百過字漫紙勞猶未忍藏之
十襲中也僕淺才陋學不克光昭先君之令德藉先
生才筆往往賴以施於後世豈三仕有所欠負耶區
區竿牘小禮不足以抒下情獨有馳心念德之意炯

如皦日頃當面展不備

上督撫宋公

日承高駕光臨駐節鉞於衙門生華風於衰草矣昔
袁生僊臥令尹回車一時以為美談千載目為盛事
若守郡者則誼止下榻雖南州高士得之猶以為難
豈請士迎師在昔亦罕見耶不肖陋職瑣才既出表
生之下明公威明貴盛魁然朝傑奚啻良二千石之
尊而已哉碩蒙不鄙儼然辱而存之古人云貴非吾
尊愛士踰山今見之矣亟欲扶服轅門叩首皆下念
各公翰藻
卷五
七
孤蘆與逢蒿中人終不敢山衣田冠遁爾入幕涸於
書記叅戎之列亦冀區區安卑守分仰報明公見知
之萬一耳小詩申謝情見乎辭又近稿數章純希刪
正上謁未緣俟坐嘯多暇候於給園雙樹之下翼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

又

獻翼窮陋樸訥最為凡器每叨閣下之所引納又不
隔卑賤誼若輩流小才大遇何德以堪之日以片辭
短章獻於閣下累獲嘆賞勤勤不忘方切惶悚夫何

孫拍使至手示雲壘重以和章計野生潛伏空谷久
矣雖然之音胡然而來耶澤手裁絨循環諷讀無事
雕模意態各暢寧特才過古人且義掩古道矣其名
聯秀句如仰翠微於名山聆清商於廣樂敢云同聲
一時遂令自托千里雖買臣懷綬于會稽相如還駟
於蜀郡校其榮忝不能踰越蓋得劉公一紙書賢於
十部從事得裴公一言不須埒馬華軒自昔而然也
竊念明公當授鉞擁麾之時膺篤繩削墨之任乃爾
從容下士慷慨歆詩後進者學淺詞陋過承稱譽薦

名公翰藻
卷五

八

進拂拭寵顧之如此因識過貌貅于枕席之上玩鯨
鯢于掌腹之中風淳井邑懽動閭里用是詠歌草澤
倍踴躍焉又訊孫拍使知翁起居日勝不但輕病遣
疾且云神色材力愈於下車之時天其有活東土人
意耶言念微生難爾殊造攀望榮戟無任感戀之至
候姜夫子

竊聞師儒之席不拒曲士是以吾黨狂簡南郭獻識
不肖瑣姿鄙滌濫廁鱸林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惟我
夫子不遺跡地垂光特溪顧盼成飾咳唾為恩使沉

埋路斃復生羽翼士之伸於門下者殆無過焉即令
朱軒躍馬光出電入不與易矣辭別以來秋花再黃
楓樹兩赤北面伏膺之魂祈夢請何日忘之第杜
鵲絕竇未緣少展懷知河海未報拍塵未嘗不愧寤
崇朝慙冕流夜想能垂鑒也不肖不能翦翦拘拘以
取世榮春三秋九惟漁獵漢唐諸儒註疏勉智罄愚
扶其意抽其華龔成一家言為儒林諸君子鞭策若
殫姪然鳴其聲音誰為聽之容卒業就正勿吝以挑
蕪陋幸甚幸甚吾夫子行為世標言隨事立自解佩
名公翰墨 卷五 九

答洪憲副

計公出守東昌有詩牘寄懷竽然獲報再守開封於
河陰小吏行便曾致寸衷南北各天遂爾久不聞問
海內知交如公幾何乃至莫往莫來幾二十改火越

在菰蘆中不獲執御於長者之側言念牛首連鑣江
山勝集有如隔世人生非合浦之珠安能飛入洛陽
城一望見旌麾也不佞心勞即一日三秋不足為喻
矣表學憲東還得訊起居欣若造膝再越歲李長洲
到官得見貽八行惟高誼勿忘久而益存萬里面談
勝張敏通夢乃多矣昔虞翻有云天下有一人知己
可以不恨僕即坎壈一世形影自親有公知之復何
恨哉明公駁歷外臺忽忽數年尚稽登壇授鉞滯於
藩省豈為即時疲於執戟未足耶一笑一笑念歷下

名公翰墨 卷五 十

城頭治河多暇當有詠石犀行者又日與筆不注諸
山鼎對竊用仰止焉博洽如公定遣伏生鄭玄之業
不荒落於東魯間也鄉曲陸工部信至劇談公相念
之旨其伴來取報附致區區不吝德音如生羽翰

謝邵監察

反聞鄧隗居致士之始燕昭識市駿之資是以鉅公
偉人渴賢好士必提獎幽滯采拔芻微禮不隔於官
民情相忘於貴賤恭惟明公會稽東箭於越南金貞
臣本乎孝子柏府出於木天叶隼擊於秋霜小人咸

懼飾羔旌於春露君子為榮沐義浸仁共所稱嘆如
不肖弱齡抱策徒爾羨魚中歲誓心有同叩角學未
足乎三冬信濫聞於十室素非相善於記室借譽於
左右不圖窓翺翔於碧蒿乃蒙流眄盼於毫芥虛已
備禮揚聲表廬剪拂為恩品題成飾可謂重一言於
輦軒榮片字於米衮者矣自慙疎蕪曷用肅戴行行
馬路雖暫避澄清之轡望望龍津當少展登御之車
撫已過情循躬流汗

責從父弟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十一

昔鄒陽上書有云意合則胡越為昆弟不合則骨肉
為讐敵始焉信之繼則誅焉此在朱象管蔡則讐敵
之在虞舜公旦未嘗不骨肉之也故云骨肉之親燦
而不殊又云骨肉相殘愈勝愈酷苟因緣瑕釁心忿
意危若不釋憾除嫌用成侵辱竊恐虧名為累虧形
次之今所不遺嫌吝于懷者大都為虧財計爾二足
下束髮負笈即誦法虞舜公旦業已入于弟子之室
列于君子之林矣何至為分寸之末錐刀之細形於
意色哉余自知識以來見父黨怡怡白首無間重以

衰門多釁多至相尤非所以慰安祖考貽示後昆也
矣素冠不久焉援之奉嫂也家無常子記毓之字孤
也彼獨何人無令劉整有叔郎之譏薛包擅分財之
譽也來音海給何足損名不聞蘓氏犀角雁兒耶若
云非以分寸不以錐刀為嫌隙猜戾之故不能默然
尤所不可何則已誠是矣已則賢矣吾聞賢者之容
不賢者未聞不賢者之容賢者也雖公旦大聖召公
至賢周公之心召公不能知皆不害其為賢聖要無
虧于昆弟之倫而已昔普明與田氏人本尋常未聞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十二

前史論列其他特以兄弟分寸錐刀終能悔仁服義
卒使名聲若日月與舜旦吟口俱傳而不息愚兄不
肖溪忝前人坐貽謗缺未能事兄濫求手弟知狂夫
之言俗儒之說不足為二難弟改聽也弟有惠連康
樂之知缺君苗君胄之牘豈燦而不殊之旨哉詩稱
禦侮何病閭牆傳云掘地得泉則相見矣火宅青蓮
面頭是岬惟高明鑒裁之

與沈體道乞尊絲

嘗聞尊萊生因吳水產自故鄉蔡朗名為露葵陸雲

用敵羊酪惜王武子未知斯味故張季鷹以之興思
每游浦溆之中未遂採擷之韻昨承故人篋筐綠葉
數榮紫莖標色值白露黃花之候勝一元大武之饗
雜菱芡而俱浮間蘋藻而共出名高食部味冠水羞
遠薦中厨并邀上客雖見重于異代始獲嘗於茲晨
又不肖東海之波臣也鱸魚入饌鷗鳥可狎葭牆艾
席橡飯菁羹有醇醪嘉膳不與易矣以吾平生風調
加之此貺即近金菜澹然已足興與秋天競高事與
晉時爭勝美人之貺何日忘之倘辱問訊更望損惠
名公翰藁 卷五十一

與泉州李比部

憶昔投分見遇不淺春三秋九未緣瞻對去歲旅中
承枉光駕乃勞望屋而去見題凡鳥飛駟莫追奉訪
至再不果半面庭下黃花依然媚人知公不涉階梯
談禪僧宅神超淨域業謝煩廬自慙凡夫有如泛龜
終不解隨雲鶴陸沉苦海方有出胎之昧隔陰之昏
安能得巨舟藉良導聞至理一言速到彼岸也時不

待人歲律云暮雁過長空影沉寒水言念為勞一夕
經劫矣西省舊遊蕭朱出守僅一相聞張丈左遷陳
公外補並停橈見顧習知起居令人作四禪天想也
蜀中何公遂拂衣之高音輝更遠遺邑黃孔昭徵君
近况何如今上竿牘八行句句瘡痍所冀報章一字
文文般若

報王元美中丞

中秋承楚中尺素與良覲不異念公擁麾持節當上
遊重鎮自謂頭陀行遙知達人胃懷龍蛇互用非淺
名公翰藁 卷五十一

囊狹度者所庶幾也當代作者公魁然為首功言並
連名位俱崇折君官職是聲名徒虛語耳海內之士
喁喁然以不出門下是懼竊計門下士之末班孰有
相知之早受顧之深如僕者乎昔白氏偏師鄧魴見
而喜唐衢見而泣六義四始如公僕無喜且泣矣每
有悠悠之談惟止以無辨寧當傲岸加於所天也公
之明鑒及於覆盆之下雖不薦竿牘濶然缺然芳訊
雲塵其何貺如之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
簿僕不詣左右為日久矣重以視愛弟眠食書卷都

廢區區叢吝亦何言喻三易再上一部其答問一首
幸有以教之勿以報虞翻之語漫及為望

簡徐太素

僕與足下徜徉少年場有日矣月過時流老雖未及
壯齡已謝才乏半斗而筆札漸捐酒僅數杯而賓友
益落行無濟勝之具而獨喜遊涉賴足下畫舫新成
便可陸居無屋製捲桂棹人目仙舟江湖地之所豐
魚鳥性之所洽放浪形骸頗具雅致叩舷鼓枻並可
成歌三老長年全勝策蹇斯亦足矣何必泛計然之
名公翰墨

卷五

十五

簡盧子劍

垂髫之日與君齊年出則接塵而遊居則同席研書
相知之早情在凝至加之君家尊忘形到爾汝號為
歡伯引為暱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重以吳山
越溪朝莫逢迎古寺閑房歲月棲宿交遊傳中未可
多得南史云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云環堵
敝廬多與俊秀交舊竊樂於此不知歲之將莫江東

無我君獨秀矣吾家昆季隨君舉於鄉上計往返為
臨組計未遂僕將脩然長往此事便廢豈忘平生之
言哉願昭欵意復踐夙好君其圖之

報袁太常

奉違顏面饒碎未聞遙返家林茱萸堪把忽驚相去
已迫季秋瞻仰德宇日以復日郎君入雍尺素在篋
潤厚累璧義重兼金仰知我公有至意焉奉誦什襲
慰藉良多與心俱藏矣石湖小構稽范名堂以此地
文穆故基前賢遺跡不忍沒也不肖往白門不謂公

名公翰墨

卷五

十六

過抗館且與小阮留連至再激賞非一前人有僕射
陂郎官湖往往地得人名今有太常遊眺當令文穆
不孤矣第失掃逐追陪我勞如何不肖放浪自棄與
世濶疎盜竊文史之末因循戶樞之間每名過其實
造物者所不能堪蘓子瞻云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
罪鈞也是以拂世戾俗召蹇招愆無論還馬解牛亦
已為君子之棄人矣惟公一代名德千載高流匪孝
友於常弦為衣冠之策許瞻望容貌寬然如有容未
嘗以言拘物以色假人奇薄如不肖自諉世無知者

乃獲升大君子之堂托門下士之末不惟不知其不肖且推與過情眷顧勤重此與隨場悲喜寒煥異情者何如哉不肖私幸重以竊嘆所嘆者鄉曲無譽時輩莫容為門牆玷幸者君子長者名卿碩公如公家叔姪取為泛駕之馬目為磊砢之材優渥之旨加於平日也在昔文王好昌歌玄德好結髦稽公好鍛鍊阮孚好蠟履彼一聖三賢皆有嗜好之僻公好賤末之士遠羣而顧得無類是耶夫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以林宗之重也阮藉口不

名公翰藻

卷五

十七

及世事禮法之士嫉之如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公杜門却掃日誦其光顧然有公輔之望凡有識之士言當世偉人必以公為首是公之重不減林宗遠過司馬令不肖見信於後世必矣比登采石拜李太白遺像慕其高岬之節酹而吊之掛席東還長風相送業已拔脚風塵之外無非得俊之場也漢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不肖雖欲投袂燕路橫議漢庭青歲不面白日虛邁計得喪不足以自律瑜瑕不足以盡人將塞還杜牆托於學術成一家言代五

斗計已在南山之之南矣雲天月夕繫仰高風尚祈谷口來轅湖頭傳策從侍者嘯歌俯仰小展胃臆欲言詞喪不成報書

沈明臣

與王百穀

去夏握手承大篇之贈玉趾賁臨救邑不得追隨後先山川何幸驪履高人品隲之餘榮光曷既僕從閨返抱病杜門江上形容忽焉已老足下負驚世之奇姿自致青雲之上如取諸寄 新天子仁聖賢宰執

名公翰藻

卷五

十八

濟濟於清朝足下奏長揚羽獵陸沉金馬薄仕以見志隱約玩世此其時與箕仲舍姪得會晤否君房肩吾率爾聚首當作一番傾倒也超然遠覽東指海雲飛起曾會沈郎吟嘯于下乎

與屠長卿

二吏去後果十日始課得碑文穎吏不再至知使君不欲為之名而不佞意殊未然之茲乃穎人不忘故君功德而使君非要之使然者然竊意此非知使君治穎狀習不能書而習知治穎狀者庶幾孫沈二史

氏與京中宦遊諸故人孫且北而沈業已碑東門隄
矣外是恐不悉治穎狀而且筆不逮所欲書吳中故
饒材而使君業不得自請穎吏又木木不能請故不
佞乃為此穎殊不盡使君治穎狀而正所謂筆不逮
所欲書者然姑以示承乏可也穎吏西乎倘付事去
得一名筆模上石然後可知此皆非使君所屑屑也
岐變信為使君瑞使君不受尤為卓絕今歲兩潦寒
暄頗不節歲應不穰使君諒為先事之防不佞去字
下不逮九里之潤尚得沾被日下雖屬梅侯連四日

名公翰藻

卷五

九

夜可謂淫矣不交都病不可食食輒作嘔吐何天之
困此下民亦至是哉杞漆之憂實不淺淺塩官一帶
佃者不能下種而有司濟饑無法道路蓋有橫屍當
事者距得不問不佞病雖不可指名為何大都老罷
想於人世不能久留也思見故人迫於事未卒業殊
憤殊憤錢氏兩孝廉其一不佞主人而一則長卿同
貢籍者俱有書上慕悅大雅甚幸知之長卿集昨辱
惠兩部俱為友人奪去不無再望也輒再發為繫吳
章叔想未還幸言不佞問訊太夫人而下俱無恙退

食之暇委蛇承歡至樂至樂外近作一摺錢氏欲付
景煩使君據案為不佞一擇汰之即付蒼頭還乃至
顧也

又

不佞四月朔日從語溪呂心文所赴塩官半遲錢氏
十二日辱走二吏逮尋然悞以塩官為海昌既走海
昌道復走塩官遣殊費日費力二吏不無為勞薪乎
又不啻如目連尋母也得手書三通得挽先司馬公
詩六首祭文一首又得吳扇四握中有寄不佞詩者

名公翰藻

卷五

二十

一松江布一匹葛布一匹白銀二兩其二書後所題
者無曷故也長卿為吏廉安所從辨諸種種實割俸
逮供山人酒資登拜殊感激讀所吊司馬詩文輒淚
下數行不收非長卿不能為此言非司馬安得長卿
言若此蓋長卿感司馬知己言言皆淚何可使沈生
得讀終篇也且又及張司馬長卿信多情平生陳誼
甚高於此盡見長卿治穎上信足稱神君治青浦南
三月青浦輒治如穎上而神君之號益振四境遂致
岐慶不惟人安其政天且告瑞矣因長卿今日益信

張府君漁陽之誥非誣也。顧長卿蓋屬無怠為青浦樹長畫使青浦世世食長卿德不窮哉。長卿信不負長卿矣。又顧吏口納納顧乞我為顧上故侯作去思碑。夫顧上去思碑恐須得一當代名筆始能稍悉治狀一二。奈何小吏思及不佞。邪。豈小吏亦習沈先生邪。夫乃顧上公舉口便道沈生故小吏耳。習其人能文章遂爾向我園耳。不然一小吏胡由知胡由來謀之也。大是詫事。不佞何能辭。第後人以同邑為嫌也。何如何如。又上海朱邦憲子四人曰家學家賓家教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主

家法皆束身修行種學績文各精經生言而季子家法又善讀父書大雅自命而為人又個儻任俠大有父風。顧長卿以國士走迎之。三生皆隸學官而家賓為國子其家世清白吏後田業不隸青浦故上海世家也。邦憲集已刻成。王廷尉序之。長卿曾覽之不廷尉長者也。又我輩人見長卿能不懽然。然長卿所與長箋信鴻鉅議。又當彼固當心折也。第及不佞一段長卿得無謬愛其人而過引稱乎。不佞離家實二月廿一日是時君房病頰腫而流血未已。病之始實正

月廿一日故長卿三貽書而不一答。此其故也。惟長卿知之。不佞行時社中人惟葉榮兩生拳拳令致長卿。然兩生實窮士。葉窮士欲求一諸生而不可得。葉窮于病且日入貧境。日夜惟仰屋咄咄似不有望於長卿屋之手。幸卒圖之。然非今日事也。上海顧氏兄弟真善士也。汝和北上汝由汝脩家居。幸長卿嘗有以存之。莫卿諸君信非菰蘆中人能交長卿。長卿善之當也。第長孺非元善其人乎。非之非表履善子乎。不佞未有以識其人也。沈君典五月信能以魚服過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主

渚上顧長卿一介召我便當與之把臂入林也。田叔鷄骨支牀可念哉。茲月十日先司馬埋玉雨沉沉未諗克獎不

與吳明卿

客昭陽三月邀福足下多矣。知己之感唯心領之。四日至黃溪宿興林寺。五日登七臺。僕先至二三同行者追未及。禮佛後即策杖攀絕頂。時日將西沉。紫翠萬狀東南諸山低處為暮靄所補。儼如崇城數千里平列而色紫黛。百千峰密高出者又甚。雉堞然迺振

衣浩歌而還後至者從林薄中聞餘聲謂如鳳吹從
九天落也旦日起復與二三同行者登之朝嵐下覆
旭日上升俯視下界彌望若海白波不動平去萬里
山之高者出波濤之上又若百千蛾眉曉黛初集而
遠近參錯濃抹澹施殊態異觀各臻妍媚又若飛鳧
拍浪似有似無滅沒煙靄之中恍惚變幻而最近數
十里外又如秋雨初收殘潦未退斜照半天上下紺
碧陵阜懷襄澄練涵鏡形沉水中影射波外庶幾近
之此時極恨不得與使君共賞而收之也乃與道闍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輩嘆息云波茫茫在巨浸中者固皆平陸桑田也而
桑滄之說覽觀間可知矣閻公乃為領之遂次第登
八仙臺陟文殊晉賢峰過白花岡尋下七臺觀袈裟
石而讀足下刻石諸詩三四過不能休真與山靈爭
長矣從遊二僧乃乞筆札錄之而去而立生者且能
背誦而歌焉亦一大快也空明閣午餉後茶酒三酌
題名一方石下山抵童子庵暮矣旦日至立生家館
何叔京父子先賢祠立生諸伯叔父輩皆皓齒衣冠
偉然諸昆從八九輩皆文學肅客登堂觴豆楚楚丙

夜而散主賓盡歡三宿始去興林興林寺一再宿至
水口許宰能為東道主留以俟足下旌蓋宰日令人
治道肅境內抹首卷轡負弩欲敬出候道左者數
矣已而從郡城至者聞知足下無西來意迺遂悵悵
又為山靈惜之奈何不令吳使君一幸其地也僕
遂欲裝舟南下諸所索於足下者都能為臣辦付戚
都護使者否戚都護使者待命日久亦宜早遣之母
令作凍客也何如季狂一入玉華寔同仙遊未諗何
日返駕如今日不至僕亦不能俟矣茲因立生別去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諸郡事足下旦暮草草奉勅不佞不佞高遷有期會
晤知在省中有良便復當嗣聞寒泣陵作唯為國為
道珍重

與張東沙

臣百拜言臣聞李陵有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蓋心
有不知雖日惠千金捐國讓位徒恩之而已不敢謂
知己也故士詘於不知已伸於知己故晏嬰贖越石
父於獄中望恩也入閨久之石父以為無禮而請絕
非忘恩也號為知己而簡之猶為不知也故君子之

交上不諛下不瀆相信以心相維以義相成以禮臣
不佞不能進熟于人人以竊鄉曲之譽落兔自放人
皆目為狂生辱公昭曠之識越拘攣之見援於流俗
之中廁之上客之末每推轂於當道獎借于名流愛
忘其愚若將加膝益美踰分捫心自慚雖中郎倒屣
之迎張禹後堂之寵不是過也臣私竊自慶以為臣
雖固陋無所比數不能自致青雲以顯名當代幸有
縉紳先生流曜千古名必與天壤同救如公者振而
起之剪剔拂拭誠所謂驥尾之繩不患其不千里也

名公翰藻卷五十五

五

故今郡守以志事屬公公又不知臣之寡昧猥以楮
墨之役使備綴拾之後人貌榮名用托不朽真藝林
之雋業書生之殊遇也敢不矢心從事以求無負所
舉但臣賦性慙直不能善事左右燕之褊疎不奈齟
齬或事不當心辱理悖道便汗背赭顏蹙蹙不自安
矣而同事者稍或不絕即辭色俱厲雖毀隨謗伏輒
不暇顧寔乏長厚之風徒取疎狂之誚然自信此心
無它幸名公獨譽故雖屢見擯棄于同儕而猶復岬
然班行不敢自後者此也顧臣有隱心未得吐露公

堂嚴肅實重設言敢以書聞焉臣辱知于公敢一日
忘公哉雖燕息起居私心常圖報稱每讀書至高誼
士有俠氣者輒沾沾自喜恨不得與此人同時深相
結內與之翺翔上下又竊嘆今之人多齟齬自私忌
人之德背人之恩利厚則趨勢高則附畧不知有報
德鼎思之舉乃以不見邛奚為高致不謝霍譔為公
禮臣竊非之豈豫讓為過舉而聶政荆軻侯嬴要離
盡可詆訾哉臣辱知鳳峰先生猶公也臣不忘鳳峰
先生猶不忘公也鳳峰先生守明時寔以廉威稱而

名公翰藻卷五十五

五

又以文學飭吏治愛士育才振肅綱紀鉅強扶衰凜
然風裁近數十年以來未之或先者今晚節末路尤
為高尚而以事定于入木不得立傳此達人之雅識
作史之微權也臣不復敢議但樂清于洵曠則千古
無嗣音藝出于殷倭則曠代無絕巧公志之後豈復
有能為役者耶今而不傳是世無傳矣後或有傳豈
能如公一言之榮耶臣竊不自量儼公撰造碑文一
首於其生祠中求一附載如聞吏部湖田故事庶幾
臣不負知而入館從事不為虛役此寔臣區區之私

而亦我明士之公心所樂舉者也况民謹徹于五邑廟貌新于去思而倪廬方向四子當時亦相知厚其情更切臣不避斧鉞僭為干冒自知死罪伏惟矜念臣心無他唯圖公舉以光汗簡為臣破格收錄以一二策榮之臣無任感激

朱察卿

復秦行人少說

一別更時升沉異路誨函三及慰喻綢繆知足下旨於宋弘之言矣足下勸僕復修故業舉進士重以骨

卷五

卷五

主

肉之誼激以榮辱之詞是足下相馬忘其疲知其必能騁足長途愛玉掩其瑕謂其可以肖形圭璧也足下念僕深矣媿未能絕纓伏劔以報知已如古燕趙慷慨之士也僕家世業儒代不乏仕竊自附於冠族而別於蓬戶桑樞之子也舊矣今巷無結駟門可羅雀豈不欲出舉進士結綬於人主之前高議於王公大人之側承先人之業而新衆望哉但業有不能者三願足下察之僕至九歲先人物故內乏父兄之嚴外鮮師友之益肆情適蕩夏楚不加里中之夫謂僕

卷五

卷五

主

隲其家聲矣及知向慕鼓篋傳經外侮相傾莫可支禦勉強問學僅遊學宮雖質等中人才踰下乘曾無焚膏繼晷之功寧知唇腐齒落之苦學未通博藝不精專為能爭長俊人見知有司哉僕之不能者一也僕屢嘗挾策上都校文多士不克先登退無舛望知干將之璞而不淬鋒厲鏑必難斷蛟刺犀理固然耳故帶經慕乎倪寬下帷懷乎董子閉戶謝客側席事師自謂可雪曹沫之辱而成孟明之功也豈期島夷難作鯨鯢怒號邑里成墟伏尸蔽野僕奉老母携病妻播越他郡以保首領斯時也莫不挈幼稚老狂奔盡氣瘠者士其刀漁人舍其舟矣僕也獨能顧其鋸槩哉遭時不偶已知天之於僕已矣時流離寄命喘息未蘇太守議城城交與兵役六館諸生奮築是務僕素承清白更值中衰不免典先君之喪帶粥煨燼之室廬盡力往役以答太守之議也歲屢不登家復多故二妻未葬三男未婚催租者排戶入室收責者毀瓦畫墁雖未至於糠粃懸鵠亦庶乎家徒壁立者矣僕不免旦夕奔走衣食樹立門戶入對妻孥出視

臧獲揚眉吐氣而不可得也烏能復修故業以畢平生志哉僕之不能者二也僕有志記覽不善帖括嘗讀六經秦漢諸書心志暢懽精神爽朗有若庖丁之於牛造父之於馬若討論章句之旨誦讀程式之制則扞格不通苦難畏退未嘗不掩卷長嘆廢書增悲矣性復踈狂不喜檢束每於知己之會稠人之席衆方奉鞠鞠脆僕已脫巾徒跣睡魔卒至有聲如雷故嘗高嗣宗之放賢叔夜之迂恨不得與此人同時也又復嗜酒好歌間喜吟咏興至愁來無可遣謝或解

名公翰藻

卷五十

三十九

鵬於傭保或寓書於王孫指酒索嘗立盡一石厭厭無歸燭滅不散若有鄭女當壚吳姬行竿聞激楚之音對陽阿之態則箕踞長歌頓足起舞醉則據長者之席臥美人之股塊視三山杯看五湖雖催租者在前收責者在後大笑而却謾辭而謝矣豈復知貧賤之足耻哉僕性如此又烏能奉足下之教哉僕之不能者三也夫僕進不能振鴻漸之翼退不能離燕雀之羣徒自沉鬱憤懣歎歎怛求奉先人之丘墓保老母之餘年而不可得真與腐鼠為伍絕物是類矣

嘗聞接輿避世魯連辭祿薛公藏於賣漿季主隱於卜肆嚴光以布衣而傲萬乘君王符以縫掖而重二千石此時危道尊身退名成者也若侯嬴捐軀以期折首田光以死而謝燕丹豫讓亡身而冀智伯此以節義為聲任俠自喜者也若左丘記事於國語馬遷垂言於史記相如楊雄振藻漢庭士衡安仁摘辭晉室此又以翰墨為勲績詞賦為君子者矣使僕能通先哲之高衢窺墳索之長圃或可以待豪賢之門墻見先人於地下也今年已四十無所成名亂心志於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四十

野馬邁日月於隙駟此所以俛首無聊撫心於邑也噫伯樂不作絕足等於凡馬鍾期已逝流水入於新聲僕之悲哀益不能止矣裁書叙心敬白足下

與王百穀

兩新霽政擁彭姬在小齋中為秦聲家僮忽報王家老蒼頭來即棄姬出迎未開緘而先已軒渠笑悅矣及伸帑一讀使人淚蘊蘊下非足下知僕深何能為此語哉呼諸兒子環立讀之且誡之曰是即若父墓中誌也太史公千年前自謂獨享文章名矣乃足下

逼之急至王先生數語尤奴僕之得無恙足下并恙
索文者耶然僕他日相逢三泉下能為足下解之并
自解也已遺書休承先生求作楷書於石先生見文
自當忻然操筆矣僕為張中丞家婿得印竹杖二枝
一已贈文太史公一留以待自扶今以况足下但恐
一入足下手即化去也醒苦臥窓下作書草率

與張東沙

察卿不狀念先君令奉川時與相公從子文定公厚
善諸所遺筆牘尚存篋笥貴子孺穀先生以沈嘉則
名公翰藻

卷五十

主

故不加鄙夷定為神交聞問不絕鄉寔相公通家子
弟也每讀相公文章真若理華在握明珠照眼古今
侍從載筆之臣巖穴綴文之士莫能仰窺門戶故開
卷硯比旦夕輒廢食飲卿雖未得執鞭門下實相公
私淑門人也况聞相公折節書生鈞禮後輩能為粒
飼之聲者皆得獻技於龍門卿當不煩介紹而可造
請門下者矣緣生長僻地而又少孤碌碌奔走僅支
門戶故思渡錢塘吊禹穴望四明而瞻八座真若梯
泰山之難也自歎絕跡於公車榮指於污壙四十無

聞髮且種種矣不得名賢一品題死與腐草等耳近
以先君所遺敝廬扁曰舊雨軒託嘉則丐記於相公
記室慨吹臺梁苑終成故墟卿與茲軒何能久於人
世實欲附傳於雄文耳倘以子弟門人之故慨為執
筆卿幸亦大矣呵冰裁書懇受嘉則以上

王叔承

與范大理

足下素分清白吏甚表表者一旦以污名被放謂世
道何哉古人重得罪知已耳他何計焉他人且咄咄
名公翰藻

卷五十

主

書恠矣而足下能怡怡然當之此賢者所難吾所為
勉足下逮于之官者非區區榮祿是望蓋畏途淪落
正丈夫慷慨激奮時何得遽開綠野堂治陶家三徑
足下豈欲默然竟此身與草木爭朽腐哉無論董江
都賈長沙即西伯孔仲尼輩猶然遭之苟或自白謂
天下之大千古之人盡無目耶昔之賢豪家有一言
投契至按劍許死信知已之難也足下稠人中一篇
文字何所短長大行皇帝自泥途中首致君青雲
之上其知已于生平交行何啻十百而甘心忘之也

足下即自棄何以報舊君何以對新 天子何以安
慈帟白頭何以慰先人於地下僕山中人久不作人
間語為足下妄發足下其早戒裝僕且來觴歌一壯
行色也

與王敬美

得足下報書謂我孤雲野鶴不能忘之酒外是足下
思我以神矣足下又自謂一官如長卿慢世東方浮
沉僕前言故相戲耳固知足下能吏隱也然隱者貴
其真也信不自有灑然脫而化之心徂跡寄弗偏滯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五

其所即舍垢於人間何病即使巖穴之士人藏而鬼
游驕勢利而招聲名矯偽滋起隱之賊耳故在在可
隱則人人能逃無論高士傳所列次即堯舜民飄飄
然與人以天下周西伯則天下迫之而不取得無隱
於帝王者邪其後孔子當周之衰道不行寂寥無所
歸而歸隱乎六經此其徒猶庶幾囿世而遜者也至
若佛氏隱于空老氏隱于玄莊列磨能及諸他神仙
禪觀之流各以其道隱而出於世巢父許由輩稍沾
沾自賞矣隱之衰乎乃夷齊以餓死爭隱嚴子陵披

裘懸釣至動天象驚帝寢隱益多態焉而范蠡出入
於貴富熱名之間乍有勿無眇如幻物亦古之遺隱
也晉之人多奇恠豪爽或得或失而往往隱于酒最
善者陶生託言折腰斗米老歸三逕作歌詩以自輓
在隱家其達人哉吾嘗謂義農以前何上何下何顯
何微舉斯世而隱於太朴道之未散抑何盛矣此陶
生所以願為羲皇上人也惟足下誦法孔子遭唐虞
之際而顧欲大隱朝市此真僕所快聞非當世齷齪
名退處者比故畧布其私一二然子虛上林相如以
辭賦諷而東方生之滑稽談言終引君於道今之時
足下能無意乎既隱於官或當隱於諫矣僕也汨沒
于無生之學幕天席地枕無絃之琴長呼五柳先生
盃酒自適聊應人之牛馬此則王生之癡隱云爾尚
期一醉滄海之東與足下論隱

與吳化父

書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使此言出於陶潛阮籍輩豈
不達生高論乃竟與儒生家設帝王戒蘓生曰清如
鶴有國者不得好狂迷如酒處士託以垂名信然哉

吾汝幸而葛巾布衣無
者之若是上帝與我清
福即死生得以杯酒自侮豈不亦殊遇哉

報王元美

足下書來謂烏程之酒濁如淫水黑若油也而僕誤
稱之夫烏程一二酒家得以名縣便可想見古人風
色此其酒必佳而不佳今烏程矣僕思烏程使君而
不得因思其酒耳非誤也試與足下入鄒魯而問禮
樂過燕趙而求俠烈其雍容慷慨之風於往昔然乎
否者或者低回關里悲歌易水庶幾聊用自暢云耳
各公翰藻
卷五
五
故不覺為二酒人解嘲也足下所稱齋除嘉釀其華
蕩酒乎昨令姪王進士携過虎丘僕有詩比之月中
西子頗甘心醉死焉倘因足下再得一見當載之扁
舟五湖矣

元日醉起答客

元日大醉醉鄉佳兆茲歲其無醒時耶足下非笑僕
少飲輒醉何可語酒德也飲之樂在醉醉則冥然忘
宇宙身世譬有生之樂在死死歸無何有之鄉脫一
切有覺累醅酌時其庶幾云哉或數杯而醉或百觴

而醉或盡石而醉醉等耳速醉者為頓悟邪竟日夜
裝回而濡唇真貪生者流甚者嘔噦狼藉嚙語作病
隨入鬼道矣起伯倫於地下當謂我知言

與范伯楨

夏秋間與原荆避暑洞虛道觀之煙霞樓樓故羲之
觀鵝洗研處瞰池背麓松梧四遶涼雨時作煙靄際
浮露朱宮殿宇友人陳濟之善丹青理時來指論然
可人意飄飄身在朝川圖畫也足下開府臨湖當金
陵佳麗入與細君軟語溫款出與仲弟評詩命酒長
各公翰藻
卷五
五
沙遷客時有佳句彼此所遭都為勝絕要須不負此
景耳勉之各努力也

莫雲卿

與王百穀

昨止菴去附數行想進記室矣比公何以自遣文事
相累是從宿初中來大槩為名所苦昔人所以逃虛
空亦坐厭此耳乃世間又有求忙不得者公不可不
消受此也春來僕亦掃迹鄉居靜理可念始知羣動
皆妄第無緣對半偈人一印可耳試事復專叩悉種

種也

又

昨聞尊駕臨辱救郡然不一過莫生此中人眼淺便謂雲卿不足致王先生也先生竟不能一顧而重雲卿耶悵然悵然僕嘗俯仰當世如足下才政須雄伯今古不獨冠冕時輩逝將游精勞神馳騁制作之場立不朽之大業以寵光後乘而目前應故自緒餘何至悵煩如是鄙人無能坐臥飲食之外則書空咄咄而已不復可為足下道也近葺城南一室有青琅

名公翰藻

卷五十

三七

與茅鹿門

相距二三百里時時有簷笈過從門下之思正以中年多事俯仰弗給遂滯此緣良用愧歎伏諗門下以間世殊才冠冕一代雲卿竊不自量亦嘗揣摩羣英

劑別今古以為憐大如季札奇宕如馬遷恢辨自恣如漆園吏千秋而後彷彿合為一人者當屬門下卑視鄙賤何殊鴛鴦之于腐鼠而盛自挹損加之獎物推誠不遺揀擷太丘遺廣固應爾耶西遊集即未卒業聊一寓目無處非寶洞天雲壑移就咫尺便令人飄飄欲仙矣既有許掾濟勝之具復携謝眺驚人詩此樂可以度世家君暮齡多病鳩杖褐冠僊蹇蓬蒿間耳奈何奈何白冊錄拙藁一二請斧削持布鼓過雷門資公捧腹可也清秋擬專謁面盡不具

名公翰藻

卷五十

三七

與屠長卿

山中咫尺不得追隨飛蓋指點雲峰之奇信一遇合有數也不肖北行雖旅資羞澁然終不至枯槁道上人持雙南傘載我三千牘不為貧矣若明公見念之篤此即家人父子情不過是也吾黨意氣所寄感激不在唇舌間明公當能亮之永長誰祖別溪得仁人贈言之義佳藻蔚起天葩爛發世患才少而公乃患其多惟有燕王臺上塵可以一下英雄拜王侯將相不好士芳名何以垂千春此等雄快語何處得之全

篇無一字不居大曆諸公右携之篋中光恠橫生恐
為蛟龍所窺奈何至長安首為明公稱屈士元寧百
里才而令坐困州縣便可愧死詞垣瑣闥諸不識一
丁人耳擬以初四日挂席而西初五日留泊浦上與
明公一詠河梁之句也不肖行無所恨恨不俟嘉則
君典至呼為十日之飲且莫生去誰次使君之席與
二沈當旗鼓者不肖於長安耳熱時知三公當念我
矣役還冗次裁謝統容面頌不一

與張長興

名公翰藁

卷五

五

比來與吾長興兄稍踈濶矣此復何故不肖豈能一
日去吾長興於心耶曩不肖及足下俱閑人間者各
坐多累一也曩專以藝文為事則有意索其同志日
講求為對筆硯則欣然喜命儔侶則莞焉笑間者紛
紛應殊涉可厭倦但欲與逃虛空者從事於寂寞無
人之鄉二也其與吾長興兄日漸以踈濶也可知矣
足下聞斯言得無有當于心而慷慨於今昔耶每見
東來士友詳訊興居知高勝無恙族人荷戈頃已平
否想兄才有餘外莠多難內切殷憂明歲圖南之舉

已有成畫矣若弟碌碌奈何奈何復便入郡先一日
報我繫舟南城竹下與兄嘯歌命酒藉令莫生清狂
如故即謂不減曩時之遊可也其幸毋遐遺千萬千
萬人便附此不及覩縷

殷都

與長興

僕頃者屏居田里里名大場去海上城不滿一舍隸
不力然匍匐以行猶能日往反而自春徂夏屬小
婦臥病捧心塵額宛轉床第間僕誠不能去之即昵
昵如足下者而忍情至此足下謂僕才情未下司馬
胡不以鵲鷺裘黃酒為謹而令抑鬱自老嘻誤矣往
者司馬消渴今文君善病即僕壚頭自餘滌欲強
起飲之而彼且曰妾病未能也獨奈之何一笑熊之
夢盍復宵然然僕亦自分久矣子雲中郎猶斬其後
其何有于僕今足下三舉子而三奪之恐亦當以此
言自廣聞足下是歲強為人作經師足下遠性不羈
逸情靡定而顧使之坐書囚守筆冢昌黎有言抑而
行之必發狂疾竊為足下悲焉雲卿毘陵事大駭人

名公翰藁

卷五

五

意宜謹視之一笑

又

客歲欲一赴足下之召僕誠諾諸心矣已而病病愈輒有松陵之役哭道章也北還則歲且盡遂不果赴今一念之頭面為赤春初嘉則來自足下許得手書及新詩一紙知足下念我良至頃復得邦憲書又知足下之為我游揚之也僕以貧故舌耕茲土客有見念者過而言曰咄咄殷生奈何困縮至此僕應之曰客亦見夫龍乎為龍龍也其為老人為奇女子為鳳

名公翰藻 卷五十

四十一

昌

為馬為羊為豬為魚為蛇又為劍為杖為網梭為箏瑟絃為落葉為龍也其翔而天蟠而淵龍也或畜于家或遊于宮沼或伏簷楹或古木或入壺中或衣袖其甚也或在人指甲間亦龍也今僕之蛻蛻于斯也誠尺寸耳有能禹步吹烝而向予者其長且數十百丈噓雲御日風雨上下未可知也吾是以安之僕知足下之念我也甚于前客故復舉似以博一笑僕將之雲間意謂去足下不遠可華數相見詎意足下既下帷鼓憤而僕又坐囚于書不得出也曹生有言維

聽計足下必聞之雖有良朋况也永歎望後當詣雲間回舟或徑造足下相與為娓娓談未可知別示已具報如他紙故茲不悉

又

足下共詣雲鄉許為厄微之言盡日三人者相視莫逞也頃吏別去遂成歲莫百里非遠邈若燕越人壽幾何動如參商嗟乎長與令人欲不於邑何可得已九日之約自謂當不復虛且朱先生嘗蓄名酒遲我恐為公等竊飲頃亟往盡之俄而有吳門之役一去

名公翰藻 卷五十

四十二

昌

逾月卒卒還舍歸余未溫行旃復載矣抵雲間則一二門人久辭經席積疑滿腹持而問之不能了了此身幾非僕所有也興言及斯足下且當為我三歎忍以負約見望邪頃日交知有見過者事言足下新篇如怡老園記諸作前無古人且喜且愕僕嚮謂足下與仲立二張俱一日千里才也其信然矣便風幸有以教我吳山人東遊海上畧致一言以道契濶并以新刻二卷奉覽朱先生或相問足下頃應之曰殷生愛奇倘一夜徑造風雲滿面急索酒不可得殊散人

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信矣董丈來遺書叙
心足下有新得不惜示我不宣

屠峻

與王百穀

某往歲居長安中既不得逢慷慨擊筑之士及為大
司寇記室又不能從曹郎展采刑書以家兩大人春
秋高蒲伏闕下乞叩昨過吳門思解百穀梁間之榻
信宿而別值百穀遠遊厥衷始孤乃今築一小閣將
與摩詰翻貝葉書飯斯陀含輩于其中青山入簷煙

名公翰藁

卷五

四

霞莽互蘭蕕梧竹葱蒨窓前匪但隱几聊以避俗使
者至過辱手教蕪之珍贈僕拜之敢忘盍簪耶今惠
風穆如萬物欣欣黃魚紫蟹次第登場鱸網作歇大
編來歸布帆五色飄颻陸离于鴻濤中腥風習習近
人越人計歲莫此為樂恨不得足下來據案飽餐浮
白相勞也烏荀作羹時俗競尚而使者遠過每飯不
飽僕媿多矣僕別有請使者諾焉惟執事聽之

又

僕往歲游吳門聞有一二奇偉絕倫之士以足下為

稱首第每恨弗得朝夕相從也今年夏始得拜獲清
標不啻遇龍馬於涯涘觀玄珠於赤水庶幾大慰平
生少舒饑渴也曾不數日足下趣裝歸吳夢寐增想
惆悵良多僕以僻處海濱朋儔或寡間有一二同志
之士然而往往遨遊燕趙秦楚之間踪跡靡定是以
考辭日廢而素心獨苦矣足下何以教我倘得附于
驥尾許在末行不肖生死安忘之哉孺穀以母夫人
棄世被髮痛哭大有不堪相知聞此又為之拔劍斫
地仰天摧心者也

名公翰藁

卷五

四

與張東沙

某本驚下無所表見祇以年家子姓故得受知於相
公清燕之暇誨諭勤懇每出恒品某雖不才敢忘知
已者之殊遇哉今者累三月糧踉蹌走數千里汎長
江渡黃河浮淮泗而上觀波濤之灝漭煙塵之軋沕
而某不以為慰入京師觀宮闕之麗衣冠之盛而某
不以為樂者良繇赤鷄之志不出槍榆逍遙而適何
心驥尾竊欲一露微錄早歸侍養區區之心每懷靡
及乃今有謬不然者期日既遠而銓曹鮮更變之條

相君尊崇而書生無請謁之私以人揆天則陸沉待
次峻也且受而甘心焉第二親年老峻既終鮮兄弟
筑筑一身睽遠既久則親念逾深此峻之所以日夜
皇皇以思東歸矣人言就官最樂昨峻之所謂樂云
丞相公猶子之愛日久不覺其言之多也相公僕惠
而教誨之甚幸甚幸使者至京得悉起居知散帙高
齋徜徉湖上形神長王而家大人者得以相與優游
以樂暮齒皆年伯父之惠也每與二弟孺覺未嘗
不促膝竟夕嘯咏互酬異方聚首乃見至情矣謹令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家僮歸候二親敬布四體於台座時候漸涼伏惟如
攝是祈

宋堯俞

與張東沙

俞才駕賁下行能無所取獨於文章頗嘗嗜好邈求
當代之作克棟盈車貧薄無從旁討每以為恨往歲
始獲明公所編文範珍而讀之信聯珠之淵羣王之
府也既俾愚陋有所折衷因從誦明公雄篇文采巨
麗齊之西京無以踰此方今伯玉高視歛西元美獨

步江左殷相擅名于歷下周藩馳譽于洛中而明公
首主齊盟為之雄長豈特並儼方軌驅馳中原而已
哉豈非性亞生知道隆五百安能入侔臯傳出儼方
召立德立功若斯之烈也况復有篇章炳煥為宇宙
相為照耀耶俞梧檣微生常思一披陽春以蒙振立
而并蛙斥鷃拘攣故守無以遊於遐曠之觀不可謂
非命也然區區瞻仰之私實有不能遂已者謹遣小
僕馳書堂下表此寸衷并附工食銀五兩付之梓人
印刷明公所編皇明文苑全集與手集先後彙本仰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忻慨賜感刻曷勝俞嘗謂文章不朽盛事而史官尤
其最也獻實吾學諸編獨具公卿事狀而節使方伎
滑稽刺客佞幸酷吏貨殖諸凡名跡無所考見鄙心
歉然恭惟明公博物洽聞必有劉光祿蔡中郎所未
觀者能無相惠以牖聾瞽倘蒙條示數十事亦孔門
異聞之教也曾石塘平生建立可當立傳否敢以仰
叩若有當於明公允望以其行事相示幸甚幸甚寒
月修塗不能躬持束修之敬拜謁堂下神馳無已輕
冒威嚴無任戰越 國朝名公翰墨卷五十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五十一

瞿九思

與屠長卿

瞿甲

與屠長卿

王荳

與王百穀 二首

鄔佐卿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與王百穀

毛文煥

與王百穀 四首

童珊

與王百穀

童珮

與王百穀

翟鍾玉

與王百穀



顧祖美

與王百穀

柯爌

與王百穀

楊承鯤

與屠長卿

與王百穀

孫汝霖

簡程伯子

賀燦然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與屠卿

范民望

簡范進士

簡朱仲子

邵模

簡程伯子

簡汪山人

程嘉士

簡王晉源

簡江念所

張文介

與施虎泉

汪淮

辭邑侯王公薦辟 上毛師章山公

簡李庚陽 簡汪司馬

詹景鳳

奉六水先生 與徐世子

與袁吏部 與黃兩高

簡程仲子

陳筌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簡程辰州 簡程仲子

潘緯

答方猷成 報邑侯

華善述

與人文 四首

郁明卿

報仲達 三首

黃雲龍

答詹白陽 答大中丞宋華陽

寄大中丞游讓溪

王寅

答游蓮山

江璫

與潘少逸

詹璜

與王十嶽

江朝陽

與凌稚哲 二首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吳守和

簡許太史

簡范中子

簡孫節二文學

簡吳仲子

簡吳仲子

簡吳仲子

簡吳仲子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瞿九思

與屠長卿

思不敢謂且千數載而鴻生鉅儒無錄人刀鋸之餘
命者有之亦其若而人身自要結以幸覲一遇不然
則其所雅遊不然則此子也才苟足以當其屑然之
憐之也乃如夫人故無所取材又無一日之知與孰
何為之介紹而乃此鴻生鉅儒者憂勞其人如平生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與之轉化以脫其旦暮之命則思竊不自尺寸以為
且千數載我未之前聞也夫大雅老不屬直高眎流
微自患苦耳思惟今之天下其褻然左丘明司馬子
長李白杜甫其人者獨惟惟明公日不佞思以坐法
伏長安時明公名聲益藉甚長安中長安中貴人爭
納履其戶外者履常滿思私竊自計計則以不佞乃
若何人而敢以知名於將命者哉匪為愧之又竇恨
之其後天其或者以不佞思之白骨託之明公乃明
公一日輕身以先於我邸舍當是時其來如天思屏

氣竭蹶無所逃命乃敢長揖而講交游之禮乃明公
不以累臣之骨囊鼓而乃以目攝不佞其言曰余一
人起東海足下起南海天其或者宜不無意足下自
愛余一人豈敢有讓焉夫造物積數百年靈爽而得
明公大塊之謂何豈猶有焦螟者可以當遇合而明
公乃以勤念辱人相視如平生驩則何耶不佞思自
審無當也自審無當也者而明公猶然執左券遇合
之豈明公以思可當越石父而將猶謂人哉不者思
誠懼焉納刺後時時接杯酒殷勤咲語甚厚或時復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令思得即臥內箕踞而坐相與談說今昔即中夜以
為常不厭也矧之明公雅欲上書天子言黃梅臣瞿
九思無罪以友人有持不可者明公又為作訟瞿九
思書告聞中外僕夫在門履在皇遠之外車馬所至
無不言瞿生才又言瞿甲茂才異等以是思子父二
日而傾燕之士其自王公而下以無不交游瞿生
者誰哉力也今天下品隲人皆視明公何如動容而
明公以一言定國是此之一言重於九鼎大呂不佞
思亦惟是式賴明公之靈得稱寃於陛下保完首

領致命鄉國得生見老母而再上先君子丘壟者明公也士固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無論不佞被服明公所錫降及以至是無不足以搏心豈意即不幸而徇馬之命無及於事不足以觀非分然千秋萬歲後有明公所論載而在不佞即死死且不朽且明公凡贈戒長歌一章甲長歌一章日持以視長安名賢人長安名賢人無不歎歎涕洟者瀕行明公又為思父子慷慨悲歌一再烹蟹食之令甲得書輕篋明日又贈不佞思詩一章又為馮太史開之脩尺牘于楚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三

御史中丞暨若侍御公白思罪狀又明公於不佞思於甲皆有明貺嗟乎世莫肯與罪人親睚徒古而有不獨近代思自交游所親記其淺之為丈夫者十八而九三四年所經歷最孰物情世路可畏哉可畏哉乃後而今益信明公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思即淺細無他腸然畧亦竊窺其所用心深遠矣一出薊門遂成各涯言念故人豈不亦時時泣數行下唯是多難殷憂不能馳一介之使但望遠不能為情甚耳不佞思今者諸當事者多空語無實意疏下餘一年且

未能即平反思但則曰幸間者陛下明重而明公亦不久在交戟之內思固可憑藉之無他恐明公在顯上必邑邑不自得幸糴飯加愛思每讀大篇羊何欲擬奈何病廢又作虛車通來心疾劇甚視楮墨如寇讐旦夕之間臥多於坐尚敢望復有意於文章大業乎惟明公獨揭旗鼓令作者無前是則區區所為徇馬顧耳往不佞思為明公言言楚材如羅田周鳴球貞夫不讀東溪書不作六朝後語力追左馬直逼李杜此則足當作者乃思則豈其人而明公如此南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四

望雲空潛馬出涕監奴行矣神與俱馳

瞿甲

與屠長卿

甲無良豎子耳伏死草澤中固常有徇馬病十年臥閨閣內不出則拮据於家以理生也側聞長者儼然起東南間揭旗鼓意不可一世學至貴倨矣家君子九思居常亦攝牧衣冠謬名私其緒常慷慨顧自列在糞土之中然家君子故志伉厲而守高也亡何變從中起執事者不察過聽殺人家君子以莊見忌遂

下於理不得自解免濃當坐徙幽居固園之中三年淹也而久之乃通尺牘理於上甲小人從行凡三上疏三可其奏御史大夫卒章不行也會是時我長者聲名藉甚京師中則自言知楚有瞿生久矣天幸而長者儼然辱覲之三顧於京師郎中不置也若有意乎其來者屬甲亦因家君子得紹介以託於大君子之門長者乃屑然憐家君子不去口且手自削牘遍告之鄉相人臣及布衣之士斯志愈深矣乃更言瞿生有子子年少有奇材以此燕之士人諸公咸翕然

不肖乃敬禮如此誠不知其不可也雖大將軍衛青妹為皇后尊貴益重汲中郎黜為二千石與青亢禮見之長揖未嘗拜也大將軍之遇中郎禮益恭常有以自下者不敢驕貴中郎且為人言大將軍門下有揖客反不重耶張廷尉常為王生結襪矣王生處士耳且衆辱廷尉天下聞之賢王生而益重廷尉之為人若甲父子則不可同日比論者也甲父子之戴恩德於長者高厚矣譬之行道上見饑人乞食不得將死王孫乃以一飯全之哀其生耳豈望報乎甲之父

又習知長者不能不以此有所懷此甲之所以繫心而不怠故於此三致志焉長者幸勿以為狂惑而不信也冒犯天威陳其困陋死罪死罪

王荳

與王百穀

不類自西北來望吳門之日久矣至則先生出酒具數輩不類品嘗之報至躑躅大海內之士知王先生名無不震恐僂僂為禮者而容此亡賴少年溷齋頭有如半偈菴大士赫然震怒祛天下酒魔不賴無虞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所矣先生幾時過東海倘得在中秋之期當又多一種客越志明月篇也即滄海君亦為破顏而況公靡暨子乎榜人催發留此謝門下回首耿耿

又

去歲浞飯甑中走還家面目黧黑衣焦不申病彌月而後能起後役應對日僂僂若蓬條然猶致罪悔方其客也亡不顧息於家也者及其家而又不若塗之曠浪也人生竟何所厝止乎良自愧嘆王和仲先生未得手書及佳集辭旨款密長者之意厚矣豈居家

半年無片牘相問訊王生少情我和仲歲暮薄遊亡論不能為之風聲即時時過浞亦不可得荳之罪權髮以數之猶少此其歸政以訟事留舊邑遂不及作書奉記以托和仲致此意韋亮之兩郎君造述想益工荳粗知三禮愧不能為之負笈也率鹵布私惟加餐自愛

鄔佐卿

與王百穀

別足下歲餘矣客冬雨雪積十旬不解今冬一雪亦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復數日偶乘輿策杖至江口沽壚頭濁醪登樓長望浩然獨酌瓊林玉樹輝映左右山下人家柴門半掩青帘斜挑飄舞風雪中而逮水含空上下一白金焦二峯如水盤浸兩峯石簑笠翁坐小艇倚枯楊垂釣時有片帆出沒煙霧乍隱乍見真奇觀也安得之下携陽春調來高唱三山間乎因念足下遂賦二律今奉寄不知足下念我亦如念足下否

毛文煥

與王百穀

讀溪山障子歌雖未見盡如對赤縣方壺當令鮑謝動色杜陵老何足多哉知公將返道韞東行江天雪樹定有柳花佳句此時應斷腸也

又

南枝未老窈窕橫斜有玉人倚醉之態遺半偈菴前想居士推窓香雪滿林蕪以花底流鶯時時攪眠此中佳致尚有瑤華報我也

又

相望五里邈若山河然王居士遊雲驚龍時時在夢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九

想間也適辱手教披之爛然琳琅珠玉光映照人祇覺我形穢耳齋中茶芽即如前所餉終不及月團風味敬遣一囊馳上聊解司馬君消渴旦晚當往山居覓珍品作供養也北窓春去綠陰滿屋唯山海經一卷便除世中人累敢為知者道之

又

永日抱病伏枕空林中且無車轍馬跡唯有磬聲松響一破寂寥耳夜來開窗卧看牛女極想王君不獲面談五里間渺若銀漢恨少張博望八月槎也忽辱

藻翰兼拜茶器急掃梧桐樹底烹金消泉注之七碗啜罷便覺馬虛欲僂矣容謝容謝

童珮

與王百穀

今之以文章名海內大都產吳下故吳中人擅文名者其於人少所許可非眇小之當其意者鮮也足下妙才逸思弱冠蜚聲博綜百氏高視千古搦管登壇則萬夫辟易奚止吳中獨步雖海內羣空矣舍弟辛從足下游時於秘囊中竊一二緒餘不過為揭竿野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十

聞之夫耳視足下紀律之師高下懸甚柰何忘其短淺待以勑敵真若可以與已上下然者是足下負海內文名又無吳人自視大高之僻蓋兩難之也郡公企想高韻積有歲年一接翰音如獲拱璧逮繼覽贈言遂於舍弟稱賢足下寂寞數語能使蓬華圭竇之人一旦籍籍有聲雖華袞之榮曾何踰焉僕雅意郡公蓋謂足下當今李郭也側足龍門之登得附仙舟之末者必非凡品詎意僕輩顧非其人手悚息悚息

童珮

與王百穀

杭州與陸楚生別後即從客船並發六日夜始抵鄉
邑溪行山光水色凡五百許里桐江嚴灘富春藝女
載赴枕上苟能心接目會殆可怡悅然僕以窮愁一
身初與知己相隔情思困頓加之道上都為利涉之
客喧闐卒蹈使流水不能作聲即蓬壺海島不覺其
為仙人居以故日惟枕書得望遠故丘為幸往陸生
在江頭主人燈下目擊其狀良以為鄙人苦適金閨
時必已先告知已知已聞之當亦奈何耶都下行色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士

翟鍾王

與王百穀

日者沈君南還此君以曹丘生望公托弟馳懇知公

長者當不惜進揚之也第落落天涯聊以卒歲進無
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交買田陽羨此志以決與婦
畧籌歸計僅可供伏臘之需又憶入長安東門時行
李不盈一擔今願足矣侯門靜聞無缺可彈倘得老
於桑梓時又從高人如吾丈者遊何更慕青紫哉此
出弟肝鬲至言非厚誣也

顧祖美

與王百穀

歸自洞庭即草一書欲抵足下索先人文債且發矣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士

會金生至光福盛夸其山中桃花甚麗輒買小舫乘
月掠秦餘而西其日清明也踏青者三五其耦堤柳
山桃映紅交綠私心艷之因留宿蟠螭山閣晨起鷄
犬乍鳴倚枕推窓則七十二峯點抹如黛萬花倒射
湖水一為半赤恍身入漢宮春粧新竟霞綃絳裾出
昆明太液間也良快既還家乃知足下再過我而再
相左正擬遣一介手前書以進忽生意外事迴視看
花時便隔仙凡坐此體中益惡頗憶盛更藥之足下
旅為道地即棄糧往矣茂長將江右徑吳門定得話

別聞朱十六近買舞妓殊佳此亦豪舉倘肯娛客乎
否先集韓氏告竣所待以光我九京者豈下一言而
已乞即命筆書去僕蓋翹首領之矣幸足下留意

柯爔

與王百穀

爔東海之鄙人也竊伏下風聞高名舊矣白雪之什
逾乎左思游雲之陣雄于右軍寓內綴學而染翰者
皆欲焚筆硯矧夫漁釣一壑棲遲一丘詩人所詫考
槃得碩人之寬矣昔陶徵君肆志詩章放情宇宙之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三

外聲施百世爛馬寡儔遇今耳目覩記於公公豈遜
徵君哉吳中故多才如公翩翩上乘亦似不可復得
不佞神交而私泚之矣必面命也尚容泛舟為龍門
之登不知公卧百尺樓而置不佞於地否耶荆識未
遂臨風有哀謹脩赤牘表此丹衷

楊承鯤

與屠長卿

曩者足下書兩至僕兩不荅者偶不荅耳無他指謂
也君房亦然吳山人書來為言足下以此大不平僕

懼不知所出喜不自勝也懼不知所出者恐足下竟
不平而喜不自勝者幸其猶不忘窮交耳虞卿不重
千乘之主上卿之位以周魏齊之急則以窮交不可
負友道不可缺也足下以僕兩人不荅書且為不平
即一旦而有急豈敢忘哉古道乎先民有言一介之

士必有密友末世士人當其貧時為布衣交號稱知
已行則同軌坐則同席酒食相召言笑當意可謂至
矣及至旦夕富貴則一亡其曩之所與者曩之所與
者至求一見而不可得彼其朱輪華轂履舄交錯與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十四

之接者必盡富貴巧佞者為深交多才者為上客嗟
夫此夫羽毛而衣冠盜跖而居人間者也可勝道哉
僕與足下即不敢謂密友其意氣相許率有味其言
之固非常交矣足下遠蹈疏觀磊砢多奇而僕抗厲
自守持檢押不肯下不妄非一人亦不妄是一人苦
不相埒乃其聲氣之合率有概於中往往自喜往年
答朱方伯書亦謂君房長卿定國三人稍知愛不甚
咤君房耿介深中且與成大事長卿慷慨意氣豁如
無所不可定國謹而有氣鞠躬君子也由曩之言不

自意其答遠人縷縷及之此非獨情深亦終當使天下知此三人必不相負耳此三人者亦竟能不相負以取天下笑乎譚何容易僕固日慎一日要之死日然後已耳

與王百穀

足下舉大義千里至越越中無不人人人生色及足下馬西首又無不人人竊悲若見天難如此其甚也何以得此於越哉越中人故傲達無所當意乃今益甚矣豈不見我叔度耶夫叔度直越人師乎長卿快士

名公翰藁

卷五十一

十五

不知長卿獨足下乎哉即一二同志兄弟無不攝之為孟浪人長卿獨快意自若乃今為吏有聲獨岸畧耳其奇偉傲儻馳驅一世忽然忘其身家其素蘊藉如此矣足下不意其牛刀意其刺犀斷兕千里不留行乎足下婚嫁已畢五嶽可往固已得足下兩至越而越中大臣與壤殊不盡其勝忽又別去又何以故則又烏能五嶽往也越剡山水自漢以來得道者多棲焉江左諸君往往而譚其勝足下豈有意乎僕故有五石漿為足下移家老矣亦五嶽也使遽附答不

孫汝霖

簡程伯子

足下運斤成風當世之匠石乎哉而是斲是度是斲是度咸不遺乎不佞豈以不佞為郢人質耶茲足下取材黃山白岳之間肯構天祿石渠之閣苞茂輪奐且照耀郡國矣不佞敢不惟命是聽以奔告于我二三兄弟丹腹黥墨于是焉在

賀燦然

與屠長卿

名公翰藁

卷五十一

十六

足下與不佞未嘗交生平之歡其人之脩短黑白未相覲也迺辱足下千里寄聲琳瑯千餘言若謬有取不佞也者語有之千里一士則猶比肩也詎謂是邪足下方名滿海內賀生者菰蘆中鄙人足下辱貺而與之則幸矣幸矣迺不佞竟闕然久不報初足下令穎上末繇致尺一已足下移青浦青浦去構李不二百里而近謂可扁舟旦莫見也業欲從馮封君來又欲與馮生來冀得一見傾倒輒復蹉跎罪也何可言然不佞五內則無日不津津屠先生也不佞見世之

衣緋紫從車騎號稱尊官貴人者輒掉臂不顧即號稱才人擅聲詞壇不佞固所嚮往然叩其蘊非千古絕調亦非不佞所願為執鞭也四明屠先生者不佞未嘗奉眉目然得其槩于馮生信世所稱寥廓倜儻之士客有從雲間來則盛稱屠先生為令狀甚善國家以小吏煩高士是令垂天之鵬為榆枋之適也第出其餘智足効一官亦埒然與古循吏並躡矣豈區區徒負尊貴者等耶及覽睹長卿集其為詩若文似從天來目攝千古恍洋自騁而又不訛于作者國朝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七

大家前稱何李近稱王李久而論定何如長卿籍令賀生執鞭甘之矣不佞每能結廬山中三年書自墳典而後迄於西京詩自風雅而後迄於大曆及我國家典故山川風俗險夷要害紀誌靡不披檢又三年棄去聲聞博意內典閉閣嘿坐養其全力又三年則行遊海內南度衡湘北走雲薊東涉登萊西窺閬蜀探奇尋古廓所聞見總計可一紀許于是發為文章必勒成一家之言遭遇聖主當必有鴻鉅之業永

常不繼非博一第即欲走山中固不能採薇而食也迺天竟重困賀生賀生于舉子業非所好特欲階此効尺寸亦刻意工之即世所推大家似不多孫竟不得薄售主司今且以學究糊口于四方四方之士來游者數十輩紛籍還進其所請者皆非不佞所雅好吁嗟賀生即欲單工詩以自見不暇矣不佞俠骨未消憤懣欲死思得挾籌策冒矢石一當匈奴繫單于若羊豕然省邊幣歲累巨萬今國家倖無事必不見收不佞又輒泫然涕洟也茲可與足下言非可為猥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六

瑣淺見者道也足下才名日益無量不佞因跡蓬茨即故業日減退欲追踪足下辟之却武而求前鄰亦夸父之追日乎必不及矣不佞今且三十餘天欲令賀生乘堅策肥碌碌富貴無異庸品乎則不佞尚壯天欲令賀生樹名策勛從長卿之後不與草木朽乎則不佞老冉冉至矣此不佞所日夜隱首痛心者敢為足下吐其衷懷幸足下有以教不佞開之處逢幕下張史草率布意未竟而欲譚者尚圖一見也張史日在大雅之側廁聆咳吐之音遂令掾史溫夷迺爾

似非簿書之資也漫及之

范民望

簡范進士

海陽在昔蓋稱冀北云邇且六十年所吾宗受知伯樂者三盛矣盛矣乃足下對公車通籍天閑寧不為海陽空羣哉使者從長安來尺牘遠寄猶以上駟為歎不佞則以足下日閑輿衛行且一息千里何足與汗血較後先哉乃若攬轡澄清無負先志此則今日所有事乎願足下無忘驅馳也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十九

簡朱仲子

不佞束髮交足下二十年往矣乃今足下遊太學策名其有期哉不佞猶然一書生何落落也昔投珠宛陵無因至前貽足下之慮溪矣茲幸象罔當路不佞可無按劍之虞也足下為知己定價哉三秋瞬息願足下勒馬金陵上俟不佞並策而進

邵模

簡程伯子

新都橐籥之士豈微其人乎不佞不敢知也自汪司

馬吳文學接武而起狎主齊盟業已駕羣雄而轡之矣茲足下結伍海陽鞭弭貳廣蓋節制之師也藉令與二三兄弟周旋中原一犄一角齊盟可無寒矣足下其有意乎鄙人不敏屬當戎行大懼奔羣以忝申士願取前茅以進足下其有意乎

簡汪山人

伏承足下眇論非玄柱下史即空祗樹園飄飄然有離塵絕俗之意不啻皓月懸空可仰而不可攀也今且浮巖灘窺禹穴登天台鴈宕以達于吳門虎丘之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二十

上而廬焉然後吊季子之故墟訪陽羨之遺跡固知名山大川幽人隱士盡屬管領下矣壯遊哉僕栖栖風塵中無以自表而不即從足下遠去者非願舍我同好也恒願待詔金門附于歲星之誼庶魏闕江湖二美並具不益快哉千載奇觀乎否則上之不能辟世次之不能玩世豈成其為報足下

程嘉士

簡王晉源

新都去會稽千里亡論足下不知有僕即僕亦不知

有足下頃從汪仲子別業乍然一遽便爾投契剖析
肝膽脫棄形骸憂等故知情伴宿好昔人傾蓋之談
迺今始知旨之矣僕資性疎狂自嫌大放足下負抱
奇磊更覺不羈携手曲江就鑪索飲飛觴流竿大嚼
無筭酒酣耳熱擊缶長歌越調吳謳迭賡間詠古之
高人達士矜巨忽細者其豪宕多類此也至若烏羽
西馳蘭膏續照履舄交錯伎倆雜陳醪醖淋漓杯盤
狼籍珥珥隨簪遺屣脫纓絕斯政富于髡所謂能飲一
石之時也快哉樂乎又未嘗不恨相得之晚矣今晨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三

簡江念所

小子謏劣無似客歲幸獲我丈共館聯榻朝夕飫領
清誨許臨今古彈射詩文豁我心茅道趨正軌暇則
上下園地啣美舐竿疎花朗月坐嘯行吟時當祝融
熾焰火氣薰蒸晚學後進不自檢飾脫巾露頂袒楊
跣足無禮于長者之側迺長者不加督過顧教愛愈

動聽焉迄今思之感悚感悚判袂以來雖經數月而
瓊枝玉樹遂論玄辭猶然隆隆耳根隱隱目睫也近
者抱石獻楚復遭擯抑無聊中整閱舊篋偶及往所
惠札誦及秋風得意春雨翱翔之語汗不覺簌簌下
竟踵矣細鱗短翼求出蹄水踰十簷而不可得敢望
乘杳霄搏扶搖而高騰遠征哉徒負知己之厚期耳
適遇盛使獲聞卜居郡城今當趨駕但失意之人媿
接賓客辟若醜婦出門舉趾羞澁惟深閨幽處之為
宜也高明幸諒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三

張文介

與施虎泉

入秋襟懷想更逸每對花坐輒遙憶君北園菊何如
嘗念公往年以遲暮精神日強陪泛泛然賞花羣客
將非養老法耶今為公畫一安樂策菊開時願盡謝
客但約同心者數人共為一會如香山九老故事互
携觴花間或浮白或談玄或裁書度曲不掃徑不束
帶賓醉則去主醉則眠如此逍遙何異在大羅天上
此之謂真賞花寒香佳色盡收入杯竿中也不知公

能從我否耶此中有深趣顧公靜而思焉勿以我為迂也

汪淮

辭邑侯王公薦辟

淮竊謂有徐穉之行乃足以平仲舉之稱有賈誼之才斯可以膺吳公之薦否則舉之者謬而受之者恥也仰惟明公抱不世之才裕師世之德風格秀整高自標持冰蘖夙貞權石素定固當進退古今匪直是非郡邑爾矣矧栢府搜賢彤庭籲俊實為殊典非易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二十三

濫竽頃者友生過仁卿望寡識謬以微賤塵瀆威嚴忽爾驚聞流汗浹背顧淮何人敢當此哉是舉也拔之草茅之中置之冠裳之列必德足以範俗才足以經邦智足以燭幾忠足以報主廉足以勵節仁足以恤民言足以立信勇足以捍患學足以追古儀足以超羣斯可矣何也舉之側微故耳易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蓋以初九居下位而受上之益不可無所報效然必建殊功立大業僅得以免曠官之誚苟所為有一未善則咎之不終無而禍之降厥躬矣是舉

也難于稱職而易於得罪者也顧淮何人而可以當此哉且淮之不敢以當此者非敢于自弃也靜言思之其所不堪者有八其所不能者有三敢為明公陳之鄙性剛方不諧于俗一不堪也僅守尺寸而無異行二不堪也志尚高大行蹈迂踈三不堪也用察為明體失渾厚四不堪也涉臘古先無所心得五不堪也義激于衷言直而慙六不堪也屢試屢誦文與時違七不堪也質論凝重氣乏俊逸八不堪也其所不能者世說趨承而抗志不辱習沿富侈而家徒四壁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廿

側則准有踰垣之避適汶之行烏敢濫冒以益鄙心之耻哉惟明公少垂察焉幸甚

上毛師章山公

竊聞冀野之驥惟伯樂知其良豐城之劍唯張華識其利使其于馬羣之中指駑駘曰疾足園墻之內顧鉛刀曰利器惡在其為伯樂張華哉惟公職司教化明昭權衡故士之賢者莫不顧經品題而其不才者亦莫能逃其藻鑑是學校為賢士之閥猶之冀野豐城為良驥寶劍之所司學校者之辨賢與否猶之伯樂張華之識驥與劍也若准之不才一駑駘鉛刀耳使左右不察亦曰疾足利器是以准之故傷左右之明准何敢烏顧于門下一披素素准自束髮修廩邑庠既而邁疾勉遊國學文不昌命屢擯于時伏野長吟甘心沒世近者鄉里無識謬舉微賤自顧不德兼以迂疎若准可勝則人人當辟矣于是具述鄙人不堪之狀上陳于父母康翁祈遠里議引薦名賢詎意未察愚衷猶塵清覽則准無已之情不能不控告于左右也准少乏砥礪無能克治僻處一隅又鮮師友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南

居德善俗准未能也長昧事幾而智識卑近復倦於勤而才庸昏庸貞固幹事准未能也學不能以追古文不能以趨時壯而行之准未能也且又不事家人生業而不能以守先人之遺唯寄情謳吟而假之以什仰鬱無聊之思以之治生准未能也之數者皆准之未能則于一身猶不免于困且辱矣而遑望其他哉准誠駑駘鉛刀也已足舉也竊有疑焉昔吳起之于田文耻居其上廉頗之于相如不悅于伍之四子者皆同時共事之臣功醜德齊之輩猶且相恕如此今欲以疎遠側微之人而遂置之甲科縉紳之列則雖仲尼之聖阻于晏子子與之賢阻于臧倉今之士豈復有聖如仲尼賢于子與者乎准敢謂驥雖疾足不能超于九辨之坂劍雖利器不能招于黑卵之軀求其不蹄蹶而鋒缺焉者幾希矣而况准為駑駘鉛刀之賷哉是舉也譬之純黑之牛籠之以系統被之以文綉非不貴且美也驅之園丘方澤之中燎其毛燃其膏角煨骨爛而死牛其樂于負耒耜而生乎其樂于被文綉而死乎今之不欲舉者有見於此也公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其

芝

其母以淮為犧牲焉幸甚

簡李庚陽

曩足下來遊白岳登逼霄之峰俯視四野氤氳有奇氣乃驅車入城市訪奇瑰之士若昔之許宣平者流遂謬顧敝廬玄言心契所謂傾蓋如故詎不信夫僕亦不自掩忌以夙稿錄呈第無穿雲入翠微之句以要太白來新安耳皇恐皇恐為別曠日辱足下遠惠教言兼投佳句較之太白贈汪倫者殆不少讓昔人謂甫之似審言今果然矣僕何能及哉足下何日過名公翰藁卷五十一
黃山探軒轅之宮僕得曳履從之藉廣成之臺以修不死之藥當與足下長留天地間也一咲一咲

簡汪司馬

適采淮海席未及溫聞足下金山之遊不得相從杖履竊幸茲山得覲名賢接翰留題千古起色遂使許渾諸人為落水羅漢矣新作冀慰遠人

詹景鳳

奉六水先生

夫人斗下埃霧不能到知涼風自足不似人間苦

熱也故奉象章刻曰羲皇上人願即佩之

與徐世子

與足下別者三年于茲矣嘗謂足下冲襟雅度即古之翩翩公子靡以加也顧一水間之脉脉難語奈何奈何秋間曹北海假名園人還致足下芳訊六朝風韻不圖復覩今日豔詞麗句獨不使鄙人傳其聲何也鄙人自十月辭家舟次丹陽即欲取道白下執袂以為歡笑柰長安春色催人北渡以故不能涉江而南暫駐金山遣信修候倘執事者不以為褻復之德名公翰藁卷五十一
音亦彌年清淺之望也不具論

與袁吏部

走以去年抄秋驅北邁遑遑汲汲歲且將周回首五陵衣馬翩翩矣而走何人尚是故吾將謂此行祇徒勞耳及還白下覲見我公如飲醕醪令人自醉清夜侍坐喜荷彌潏生平鄙吝一宵頓釋則又沾沾自喜假令當時對公車得時而駕視此疚此懷何損何加此躬此心何裨何助其後別公東歸既贈之詩復取枕中鴻室授之異書異人一朝燕得豈非天幸然則

大丈夫亦從吾所好耳苟獲我心失時猶得也何徒行之與自十七日發南門陰雨霏霏我裳矣車中取所授詩誦之一歌一咏由由然不知泥濘之在足也是以朝戒行則望塵載奔暮投宿則藉書是卧涉高山則景行斯仰渡澄谿則水鏡若臨明明我公誠中心藏之而勿忘矣蓋詩緣情情致斯百物知感道即心心觸斯寓目皆機羨墻夢寐理固其然彷彿之見詩人豈欺予哉歸來衡宇則六月廿五也緬望金陵遙隔一方明月青天惟願與足下時共此心而已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九

與黃兩高

山居十日茫然若無何有之鄉忽得足下晤對神思飛越飄飄揭日月而遊固知高賢冲襟不言而令人自化魂耳金山何能擬公萬一哉所致桃李乃損瓊琚公誠長者于人厚矣厚矣請敬受之糕以飫芳馥以步武扇以揚風管城之賜當為足下破三千陳樹赤幟于長安也不盡覩縷

簡程仲子

海陽市中握手匆匆已踰旬矣許先生昨有人來促

而足下忽遣青童致之若自天而下喜不可言三復瑤篇詞蔚氣渾大抵近世文人高者好離法自運而下者又卑卑然句字之桎梏要之舞文之吏與拘法之吏其間何能以寸哉走嘗謂為文須用古人格法運自己精神庶幾近之而足下乃先得其同然信今日之揚班也如走者何敢望我來論七問叙俟五六日間令豎子奏之左右茲不一

陳釜

簡程辰州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十

竊惟我公高卧黃山白岳之間煙霞十洲塵視九垓日惟著作垂諸不朽而嗣賢翩翩與之上下古今昔人所謂得全全昌無踰此者第今聖明側席求賢蒼生屬望佇見公黼黻嚴廟庸顯天下山林之間不得久藉重矣鄙人釜一先公牛馬走耳未諳當世假授以政猶未操刀而使割也釜則安能願今不以落地為憂且喜得侍家人杖屨彈射千秋父子之間抱膝長吟賢于逐逐折腰遠矣且假此三年養其全力與嗣賢交酬而升猶未晚也惟冀我公秉先登之羽

麾我而入僕頌揅衣以浼

簡程仲子

臨溪之水擅奇海陽自公家周魯並興益增千頃矣
僕泛一葦從尊公遊乃得玄真為我揚波六一奇也
竊嘆小小書齋辱水雲仙翁携王喬沆瀣馮夷擊鼓
子晉吹簫以泛滄浪即涉天潢而遊崑閬何以加焉
沙上連榻促膝論心十日之遊當千秋矣尚論序歸
來就正家大人乃托諸副墨以進願足下郢削之

潘緯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谷方獻成

三

燕越夙隔五載于茲欽奉珍翰奚啻雲際申誦反覆
訢焉以喜愴焉以悲有若聞登音而復聽越吟也僕
少孤且賤養拙蓬茨踰歷二紀長謂計得徒以信志
約親為憾一旦謬遭相君知過去國萬里彈鋏歌魚
以爛慢之性溷聲利之場無服車之能負羈縲之累
思樂泌水予心實勞而足下方示我以雄圖策我以
不朽此猶樊籠小鳥舉翼觸隅而寥廓大鵬且告之
以適南溟也河清難俟往詰所悲不惑之年瞬息便

至昔魏文自鄧德不逮光武而齒與之齊僕於足下
類此矣頃聞足下載扁舟北涉江淮西浮彭蠡將懷
鵬夷之志計然之策足下能用幾何願勿獨脩於家
也家弟長康衰宗之美履從之惠連直為康樂知耳
柰何為足下知之適有塵冗反答不悉

報邑侯

下車三歲恩積一門日矜擁節上都豈圖人事好垂
奪我所怙風塵下賤攀轅既無緣望履又不獲徒歌
邑然不樂思我劉君已耳君侯孳孳奉職雖古循廉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三

殆無以過柰何被茲口語申楨不芳蛾眉見妒於今
益信矣竊謂天以黼黻才猷畀之君侯位不台鉉不
已豈以鷄肋汗茲牛刀遂重傷時耶君侯達度願勿
爾也緯長客京華久虛岳厓塵容徒抗夙志漸卑將
同踰淮之橘矣敢辱神明以隆獎譽使還處此布戀
戀之私詞不悉衷伏惟照鑒幸甚

華善述

與人文

昨過候足下足下既行立如恒時哉天於哥人乎固

無必久吾之耳。自哉終日送我手舟中。既醉我於
所餘唾咳。我以喜歸。斜照則滿湖矣。吾不知吾從圖
畫中行也。已而顧瞻貴廬參差雲樹。則又愀乎不自
禁。我因口占十絕句。以暢離懷。其不成響。既自知矣。
致之文席。亦唯曰。示綢繆於足下乎。足下弗我拙焉。
其母曰。及之而後和也。庭下玉蘭。且花。春風鼓舞。翩
鳥輸我。太素香。足下傳我。母氏念豈不亦既就乎。幸
而臨我。賜我於面。承遂。從花前。醉醺醺。賦伐木。信宿
而去。其亦有豐快也哉。謂足下未其無意。敢以為請。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又

咄咄人文度。日如走馬。臘行盡矣。足下方壯年。文業
已絕世。今齒加長。而文加奇。乃貧益加甚。馬古稱窮
愁著書。即虞卿吾意未至是也。將造物者固有忌焉。
於其精華之奪耶。足下貧抑豈不實在我心。願足下
清太甚。吾有心而吾不能遂也。可若何。即有獻焉。則
以兩香墨。兩絳燭。墨伴之筆硯。幸足下益馥於文。燭
然之元日。析豆下。回光於天。微哉微哉。聊見故人心。
耳。足下不復卻。則足下信自故人我矣。

又

善述塊處湖上。未嘗數數城市遊也。以士大夫習而
拾鉛槧家品。藻殘瀟然。當古今奇傑。人文章則致而
目之。無所罄囊於惜也。我一周逮何事。善馬至或比
肩先生者。吾見以為可數。而盡耳。先生操七寸觔排
秦漢而入殷周。則所謂古之文古之道。非先生乎。當
誰敢哉。吾少也。垂涎左馬。以至于今。亦既永念曰。文
降是非古也。我無為多自避。乃唯才線力綿。故卒而
竊竊然。若奎負山。若商鉅馳河。若螳螂怒當車。輒任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三

則不勝矣。其何圖之能。遂即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
而身教之。恐亦竟吾生無所處。萬一於秋毫端也。且
人之欲古。誰不如我。先生國士。我乎人。其無乃謂先
生我私乎。抑先生教言。固未之出也。而將首之乎。為
我出先生之。遂殷周在此書哉。我之速肖先生。其何
必不在此書。古之文古之道。庶幾乎哉。吾猶於吾身
親見之矣。

又

昔蘓生好勝。遊遊無時也。而時以風濤阻歸。則王生

者具雞黍數晨暮不厭日足下來也烈風甚雨舟復不有障覆吾曰且為一夕之淹乎吾庸以紆積愍於聯床乃足下遽拂衣起也而我兄弟又不敢固以要則唯小郎君痘故然如聞者謂我兄弟無一人王生何足下既去風益烈雨益甚欲追不可蓋我心搖搖然迴還於湖之濱而無所終薄也是夜遂不成寐旦則趣一介勞足下且問榜人而風雨餘霄助之以雪致使水不能舟陸不能足竟用大獲戾於足下非足下知我我又安所說哉以足下之才之德之節也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三

而天不大厥邁夫必將修才於鉛槧耀德於蘭玉光顯足下於死生年矣又何虞於郎君之痘乎痘尋康復而喜可知也吾且從伯氏過湖觴足下足下即無旨於酒強為我盡一卮

郁明都

報仲達

明都不佞非敢有著書名也又敢淫名於左揚抑窮愁則甚矣如蠶馬知無之矣吐絲自文猶自遜也黼黻象服蠶則有之豈蠶而固自期之乎我於著書我

則自蠶者也困於文身則幾矣其為象服與否於人乎我弗敢知吾又何名之敢賴日吾伯仲見語相樂也易而及數言為伯仲之深知也豈將知我於人乎數言作數年矣目之燈日我共焉耳之獨伯仲願伯仲為我儉之勿以語人人其以我為不度而有侈心也吾又無能為足下榮足下左我揚我無乃為我賈笑乎其又以自賈也岐遷未知所成然丈夫意得遠近云乎哉吾且為莊惠吾且為孟韓吾又過於三之矣若唯雲林生乎吾敢曰姑舍是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三

又

排秦漢而入敍周非明都之所及也足下其有所試乎人其無乃猶足下僭也足下競德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若之何其以我故也將受其無信足下則愛我我為足下累抑其多矣且足下固有餘左焉吾又何為於足下足下無多為飾讓吾乃足下安敷言吾為其作之太卑也懼多瑕匿焉吾將歲一治而終王之更數歲所而出之出也可使無悔乃足下謂我而既其再哉豈於足下而能不出乎不出亦非人

情也為是下期將六月七月之交

又

吾兩人生不早晚豈非天哉日吾固曰德不孤必有
隣吾兩人豈自為隣意天其實隣之乎天之所隣人
曷聞焉彼鼠之徒能撓我於岐之行乎安能攜我於
德之隣繼自今吾與伯仲往來見以時書以月旬書
所往來德將無不在焉即里萬千吾猶不釋乎隣之
云矧惟一舍而儉哉吾不孤矣吾於天所為隣我輩
意乎尚也其永無愧旃

名公翰墨

卷五十一

三

黃雲龍

答詹白陽

八月至自南都讀之下手教併閩中散詠武夷擢歌
宛如顏面躍然忻喜繼而思之古人聲應氣求在千
里之外幸比閭之間特達如足下而遠隔千里臨風
撫景亭想如何弟不材徒以落落之性寡諧於時淹
寓兩都虛糜歲月進不能矯翰雲門乘時著績退不
能冥心霧谷勸言成家能復拓我壯懷希光前烈乎
哉詩亦有言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弟自南歸敝庄正

溪秋水落自愛吾廬日處小齋盥漱之餘惟壁圖書

信意拈讀少勒縱步溪上雲山煙水欣然會心亭閒

獨酌數觴諸兒時出日課為之品快諸孫繞前嘲笑

戲狎懶慢相兼日復一日以不肖年來潦倒趣也願

心契如足下濶別在遠標寄情賞左顧右盼未見其

人不能無介然耳適閩使戒行促我報章正晡飲微

酣縱筆叙心不覺縷縷腸月度足下東歸偕坦齋諸

老至浦南之地遠近仙舟問武夷踪跡盡解詩囊相

與剖閱傾倒鼎此積懷也尊門上下聞各安好相見

名公翰墨

卷五十一

三

未遠更不贅叙

答大中丞宋華陽

京邸猥蒙齒及賜書俯存伏惟道光流照葑菲不遺
仁宇帡幪恩庇何極忻感忻感竊念東南財賦元元
之命係焉今我翁鈞轄之區正天下係命之地而彫
獎之俗封殖無繇遐邇之民旦夕僅給閭閻之間每
一察及有足寒心者矣龍常布賤生近獲從衆瞻翁
顏色鎮重之體顯若經濟之念藹然則夫引江左旦
夕不暇之民植百年絲息輔養之命向非我翁抑孰

與計幸茲福德之星正臨吳越而屢歲雨暘頗時戎
兵頗戢廟計推賢需久責成蓋天與其時人盡其意
我翁國手出入古今甄陶之策默參元化又豈譎淺
之人可涯測哉永惟道體崇重天下係心龍叨教引
怙仰尤切曷勝祝頌瞻戀之至

寄大中丞游讓溪

斗山奉別星歲再周遯望清塵豈勝依仰緬惟德威
坐鎮上下肅清勲塞閩天風翔海外南輿載戰東顧
紆憂國家用儒之效仁者濟世之功千古紫陽重為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三九

增色睽惟閩難方興聞諸道路皆云倭夷汎殺山寇
蔓延水擊陸攻間閩總集而天災流行驕兵騁詐翁
以人望所推獨當於上凡諸有識莫不寒心然竟以
瘡痍彫敝之衆收摧陷廓清之功揆諸輿論允為救
時之賢而垂之信史亦為希世之事矣當受津關之
初龍切謂翁必能辨此特不測其功成倏連游乃有
餘此則在翁所謂天授又非意度所及也近聞饒平
之寇猖獗益甚翁會三鎮合兵撲討時論洵謂彼
假竊名號能攝衆心重城厚積勢極盤固然以山海

烏合之民據村垣彈丸之地遽然自相標署幹局淺
短已足嗤笑而圍城自守剝削聚藏此與世間殺盜
探囊之盜機見何異大兵臨之開示生死彼中必有
叛潰自攻細束投獻者如此灼然之勢我翁一見洞
燭何煩區畫龍伏念奉教有年頗知自勵五試都下
不能偶合去歲稍可觀望而奇蹇益甚辱綬綬慰導
思得拜謁轅門從事記室而山川修阻縣力多病徒
抱耿耿夙宵南望而已適浙直使人朱某南使廣中
云當經省進謁敬此附候永惟東南生命注繫我翁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平

願鈴閣餘閑道養自適不宣

王寅

答游連山

城郭分襟裘葛再易懸情入夢愁如調饑手教遠頒
如接光霽足感存念僕齒髮日衰聰明日減老態侵
尋分甘朽腐夫復何言執事負有道之膺遠作子長
之遊得交海內名公日益聞所未聞不朽事業一日
千里可期矣生以駕蹇之才妄學邯鄲之步希心班
馬瞻森徒勞今辱繫辭庸益之教此上乘之指南也

領茲仁誨敢不服膺雕蟲末技壯夫何慕但聖賢經訓言近指遠童習白紛世寡先覺聖涯道岸每嘆望洋何日回轅某當頂禮皈依一叩洪蘊倘蒙開茲覺路度彼迷川則三生有幸至德不孤也西望廬阜臨書增懷

江瑾

與潘少逸

歲蛇赴壑景色一新而塵冗稍集欲罷去不能矧齒髮衰落非復故吾宜有塵外之思竟迷區中之障執事久捐翳焚日精禪業一坐清齋六時沉寂得果已來將無退轉也僕此月中旬擬掛帆東遊吳越補昔年未盡之興因尋陶謝流風叅方外大知識以證圓覺一切煩惱庶可掃除足下能為一轉語壯茲行色乎春寒且冗草草照亮

卷五十一

四十一

與汪伯玉

某草莽鄙人無所知識年來幸辱弗鄙受益弘多秋間復獲趨侍南邁郵亭公署把酒論襟仙鷗雲帆犯濤弄月信通家至雅平生奇遇也龍江判袂戀戀可

言既而欲復出城扳祖柰何蘭橈乘風遙散瞻望不及矣精散思越惆若有失金陵留滯月餘登覽觴詠頗償夙願爽缺日甚悵念如何歸來莊誦執事平日之文才秀思深爾雅典則馳驚古人誠命世之作必傳無疑也迺連閱數篇頗覺辭調一律恐守而未化猶存蹊徑如舞霓裳無破終欠變極耳庾子慎云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詞用意了不相似王浚川謂人之為文如山之生木喬者卑者蓬者纖者大者偃者靡者跋者踈者蔭者病者孤者叢者

卷五十一

四十二

牙者靡不具備斯指味無窮矣獨愛一物焉則眇爾以薄故論語易繁老子橐籥子簡而義盡典謨雅頌古而不迫孟莊左氏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君子以為知言僕遲莫頹齡聰明衰矣於此藝未省一斑輒敢輕有倚據所謂不能自濡而運水河伯多見其不知量耳昔子建好人譏彈士衡遺恨終篇古今賢之恒念執事負振世之才風尚謙虛之德而某又叨家教愛之列故不以佞而以規耳當不以顛直狂悖而罪之濫也清曹務簡計著述必富幸付詩郵慰裁遐

思為惠大矣所索朱使君書以北上戒行弗暇云至都下了此通也此公蘊藉甚深譚品文藝竟日纏綿不倦極有妙趣請一扣之如何倭寇蕩平東南暫得休息朝野稱快然武備尚未可弛廟堂之上當有成筭無俟覩縷鄉往方深臨楮周究

詹璜

與王十嶽

日者南遊閩中時有北上者附候足下書及奉上汪南明公竿牘皆以巡邊不及投送而復夫以千里鱗

名公翰藁

卷五十一

四

鴻竟阻雲濤快快可知也茲聞足下歸自京師姬侍滿前弱子戲側懷抱愉懽不言可想矣不知念我者肯亦時及鄙人否耶前得足下寄詩皆傑作許太史送足下歸什渠曾手書寄來亦見千里神交調同志合者固自不隔藩籬也足下茲行快瞻京國山河形勝人物光華固以濃飮且以布衣草履揖讓王公之側使結襪者頓為增價繫駒者欲永朝夕則足下所取者多矣面視搶榆棲息者何啻天壤哉雖然先民有言曰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吾儕解得此意則

雖山居環堵未必不愈於畫省蘭臺滄蒼煮泉未必不清於黃封禁鬻也斯則具隻眼者有明識耳北征有賦幸示新聲敬綴俚言更希郢削即辰天氣清和然朱明在候矣伏惟強食自愛

與程天錫

僕蚤歲束髮頗有遠志中年齟齬百念灰矣故誦叔夜之書未嘗不抵掌寤寐若人也嘗竊以為大丈夫不能立功於時而復蝸處一室譬之青蠅終日營營不踰尋丈即或身先朝露風志謂何用是累糧于道

名公翰藁

卷五十一

四

異訂真詮以為大江之南山川號若勝者多矣豈無異人隱士棲息其間倘得一接杖履步躡玄蹤上以竊至人之靈氣以葆元精次則縱觀宇內獲友善士以成吾志搜奇擲藻托慕子長以發吾衷此則鄙人今日之事也奈之何出門有礙竟阻言懽故雖武夷九曲之奇金華三洞之勝翻然遐覲倏焉騎龍乘鳳翔嬉雲表而夙志未甞黯然心折矣悠悠我心誰復為知己者哉嗟乎嗟乎世途日隘何往而不風波事變萬端要亦不滿虎溪一笑然以道眼照之真若谷

中虛聲石中擊火夢中之身耳於余竟亦何有而鄙人者物而不化常為結滯良亦惑也僕學道彌年實切望泮然回視風波之險令人寒心豎毛有慨其嘆矣足下先登彼岸者得無為僕一引手乎聊抒夙素敬諭同心莫靳瓊瑤慰我荒寂不具

江朝陽

與凌稚哲

去冬仰辱先施僅草勒為復未有以效區區也迺門下不之罪而鼓篤之適加儼臨再拜台教令人感愧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彌襟矣孝豐之悍朝之愚二者本相戾而適相值其難易之狀門下所深譽也曩有上公矜其難而重以辭者此蓋有司之常格而以朝當之其不虞之獲哉門下顧借以為談授之佳篇惠之家纖無以矜而壯之爾賜自門下未忍例卻與遞卻也姑祗領以為恭近日將上公諸德意與啼饑之夫對語而泣者十日而尚未竟也以是遂稽來使茲奉督學使君檄卒卒東來舟中援筆且鳴謝私種種情新屆期併致統惟茲鑒幸甚幸甚

又

年譜後生封疆近吏顧忽忽一年登龍之願既孤饋經之忱又缺門下其謂我何曩辱使問自訟益深此非荆袒可以請而釋者昨以期會入召又奉上公之督狼狽西歸也就正之日何日哉敢戒下吏代鳴此私諸所願言中藏以待唯門下茲營而領入之幸甚

吳守和

簡許太史

鄙人往從諸生受書紫陽山即聞諸縉紳言文章必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宗館閣言館閣必宗先生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承風論附門牆之末也久之先生奉使命過郡國鄙人介黃使君執雉登堂辱先生折節下之謂鄙人可與進于斯者鄙人何以得當先生玆頃奉程辰州所為狀先大父母者乞言門下又辱不辭而錫之誌銘使鄙人微寵靈賁及先隴得稱吳公阡誠大幸也佳文從天而下鄙人露盥奉誦恍然如見先大父母自家君而下東向稽首拜者再鄙人猶索何為謙耶惟大父母是忘斯先生是忘矣今 天子側席以待先生

之端歸也久矣先生趣裝北上鄙人走送歛浦賦
民之詩為別先生將無笑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吳生蓋謂我哉

簡孫邵二文學

日豎子報二足下翱翔青雲樓與伊南生上下古今
快矣快矣得無少吳伯子在坐耶伯子至時接席而
談討論要眇直視古今猶旦暮耳即如呼盧浮白放
歌長嘯當令三生逸興且十倍也奚直重董稱快已
哉維是心旌搖搖寤寐間已從二足下步青雲而上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簡范中子

笑二足下能為伯子諒之不耶秋氣漸涼二足下坐
湖上日夕滄溟當有灑然自得者伯子且日遲之矣
足下講學巖山松陰擁蓋石沅激玉叩酷暑自生涼
也孰與不佞吾熱哉不佞得無如耶山靈倘不逐客
當渡湖上携孫邵二兄陟山樹掃石跌坐相與援浮
丘訪容成天風冉冉自雲中下也足下能獨斬之乎

簡吳仲子

往鄙人從二三兄弟問道宛陵泛青弋抵句曲章三

茅君授我玄珠燦燦然光采爛矣既之秣陵暗投天
府無回至前謂按劍相盼何鄙人即輟檣自珍詎終
謂當世無善賈哉復從二三兄弟下榻龍江四顧以
流慨然起天整之思已而沿燕子磯泊廣陵觀濤曲
江枚生其發我哉南渡京口陟金山酌中冷泉洒洒
然沁我心腑矣過延陵慕季子義至高未嘗不想見
其為人如吳門進虎丘吊閻廬之故墟徘徊咨嘆者
久之及泛西湖謁岳武穆凜凜生氣令人怒髮上指
越錢塘素車白馬儼若出沒波濤間壯哉乃沂沭桐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江登釣磯擊節放歌夜瞻客星則又爽然自失矣歸
來乎白岳雲中君尚無恙館我丹淵左入齊右木難
鄙人其象罔乎異日為隨侯之獻庶幾哉光照千乘
足下其許我否

國朝名公翰藻卷五十一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五十二

凌湛初

與司勳皇甫百泉

答陸太常

與沈醫博

謝賚鵝

與沈懋繩

答黃淳父

答溫生

與王百穀

答內弟賚梨

答沈子浩

與王百穀

答人賚魚

與文休承

與陳子常

與沈青門

與太僕許元復

與孫懋繩

答沈子永

與朱子朗

答玄雨論禪

答孫懋繩

與黃淳父

與沈子浩

答沈子永

與孫懋繩

與沈子浩

與沈子永

答彭博士

與楊載之



與澤上人

與羅允浩

與陳子蘊

與彭孔嘉

與沈子永

與陳君常

與黃淳父

奉王太僕

與陸叔平

上王觀察元美

再與百穀

與陸叔平

與文休承

答丘文學

與潘子嘉

與陳子蘊

與黃淳父

答文休承惠蘭

與錢叔寶

與王百穀

與沈懋學

七夕答友人見嘲

與潘子嘉

與沈子永

示弟玄渤

與王觀察

再與叔平

與王百穀

與黃淳父

答楊載之

再與休承

與文休承

與杜子庸

答陳君常問病

與潘子嘉論奇

與沈懋學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卷五十二

五十二

慰杜子庸	答潘子嘉慰問
與陳子盛	與方伯陳兩泉
答子蘊君常	與陳君常
招潘子嘉	與陳子盛
與文壽永	與陳方伯
答潘子嘉	與玄兩
答沈懋學惠書	與雲上人
與陸太常	與內叔魏達濱
答陳君常惠茶	慰吳秀才
賀朱春拱	與文休承
與沈子永 <small>三首</small>	答費文
復光祿叔問病	與錢文學
谷文休承	與烏程博士文休承
谷文休承	答孫懋繩
謝友人惠蘭	與汪瞻寰先生
答阮伯載	與丘秀才
與玄兩取選官圖	答王秀才
與許令慈	與陳子蘊

答沈懋學	與文子悱
答內弟乞金魚	答嚴敬齋
答柴子借筆	答高子希
與沈懋學	答陳子蘊
招王德彰	答周子言
招陳子蘊 <small>二首</small>	

國朝名公翰藻卷五十二

吳興 余中元俊卿 選

弟涵初玄渤 校

凌湛初

與司勳皇甫百泉

皇甫司勳之名越於天下天下士傾司勳之風仰為金鏡獻書者景集秉筆者廣至野雉雲委都序風馳雖蠅狗之才不敢以微冥自謝司勳公何以得此哉不佞江以東鯁生也弱植一介窮途千里進不能矯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吳興高俊卿

翰龍雲退不能栖神豹霧波臣自蕩徒窘蠢於泥沙耳司勳公裔出微仲世有明德逮中憲而中興焉於是貢元司直風雅藹於前身司勳水部詞華傾於後蜀損箎齊鳴華鄂同耀真不數封胡竭未龜駒玉瀉而司勳公吞劉氏之金龜詞場月白吐脩家之玉鳳翰園日新詩壇三唐文傾六代今之翊於藝者弗如也不佞聽采風聲仰高希驥亟欲如李邕求識王翰卜鄰而岐路西東但有歎吧崔嵬至今惟有徑寸心從公左右耳念自能識以來竊不遑思寄身于翰墨

計意於玄珠以自附作者之芳塵故自為兒時絕不喜唐以後文其時游目皆羸劉之書建安以來則擔撫佳者輒讀玩耽嘗妄謂文章必由質而開文非緣文而求質文者枝也貴于藻豔意者根也尚其發生屬文者意培其根辭暢其枝兼而有之斯彬彬乎稱作者矣三代而下原遷之文文之龍也班賈其麟乎馬楊其鳳乎蘇李之詩詩之龍也韋陶其麟乎李杜其鳳乎玉蘊于石珠媚于淵數公者文質兼并藝苑之宗工辭林之法象也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晉宋二蕭之世齊魏兩河之間雖典則微乖此風不墜迨夫大曆貞元間則駸駸近古矣今人一及六朝不遑究討而已病其彫藻淫靡則侈靡湘東徐陵庾信之徒皆大罪人矣烏乎以若六乎則黃北之乘皆千里之足西子之里皆靡曼之姝邪明興以來惟關中李子大梁何子東吳徐子刻意探古絕塵莫及而後之胸臆斷者喜謗前輩肆其譏平於乎行之誠難知之豈易哉夫過高唐者効綵駒之歌游睢渙者學蕭轍之藻不佞雖寸翰鼠獄知媿鷄碑而幸與高英走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二

吳興高俊卿

士相逢黃卷中玩瓶中之牡丹看檐上之桃李自以
為窮眇在斯矣閉關研討然多病乘之又無巧心妙
手不過持郗克而入邯鄲之墟奏曹鄴以歷莖莢之
肆有類繁風終同拾瀋而已嗟乎嗟乎如僕者誠莫
之比數也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唯僕儻
非常之人稱焉三百篇後操觚者非一一然其明鏡
一時而照燭千古者不過幾人耳若使人必作作必
傳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為書矣故造述者必網羅
三代漁獵百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然後成一
名公翰墨

假足於六駁則此帚享之千金矣季緒璣璣大異可
笑司勳公不聞樂之依劉而敏之夢惠乎用因三鳥
寄我雙魚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又

賤子性侗溝壑固所解識即令管窺蠡測希踪翰墨
之場不過如盲人植埴索塗冥行而已迺明公不加
詆呵猥授璣璣何啻以狐父之戈獨牛矢乎媿以羊
質被茲虎皮然不免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明公奚以
策之緒論見董江都之用心禪樓見賈長沙之鬱志
既閱新語又知明公之博識蓋非流輩所跋眊日月
而知衆星之筏諒哉昌國談藝元美卮言今明公新
語固藝林三法鏡也賤子戴盃一隅惟菽藿糠粃之
為嗜固不知有所謂芻豢稻粱也而明公秉而眎之
臭之薌于鼻嘗之旨于口食之楊于四肢彼菽藿糠
粃者隨弃疾之矣然家貧黔婁亡以自辦一不相繼
則為溝壑中瘠耳如何如何每誦大雅氏之文自覺
形穢欲盡舍去之又亡辭于逐臭者故復掩鼻效味
而造化小兒隨復相忌惡祖喪葬苦惱相沿坐是不

佞病病且欲莫春餘望過若機文博士公去博士始以書來言之然終不能伸偃偃起聽承玉音博士奈何公即岷山碧浪可耐不為我作主也蓋不得已見公豈勝邑邑不佞有弟也才天不憖遺弱冠即世不佞為圖所以不朽則庶幾乞銘于明公耳而此窳之才重以痛楚每俛畢則涕淫淫承睫又不佞病蓋遲至今日而始得撰次其行屬志淳為之狀東望金昌攬涕重拜而使使者持刺告我司勳明公先生曰爭不佞即不佞且奈何等之兄邪不佞如其兄公有名公翰藻 卷五十五 五 車并刊

與文休承

凌某在江東最稱管蒯多畸于人又情意傲散好市交知名凡當世知名亡論識不識便挾刺詣之迺知名家又為見寬往往下榻令坐用是重增其放日惟酌酒黃花不問人間萬事每每以五柳七松自况吾

鄉輕薄兒甚相黷之先生大雅室世連趾遺光書畫文章又炳若緝繡蓋與先太史今博士齊聲當世所謂最知名者也而先生之門亡某之蹤為先生官江西耳今先生來矣先生最下坐寧不以坐凌生昨奉一書管記為客所誤竟不果上及力回云先生業已目入更傳口語來謝聽之汗簌簌下累至盈把先生先生某之傲散大都爾爾也屬者木落歲秋青山白月正供騷人吟弄聞先生近且投足山水間想都收拾詩鉢中矣若某既慚半豹又寡倫好窳窳塊守門無長者之車入吾廬者清焱數回伴吾居者碧筠幾箇耳蚤起梳頭但念及先生雄心四據輒復楸去葛巾倚胡牀狂叫曰文先生文先生小蒼頭久而習解此意隨以橋梓嶙峋卷投之不覺陽氣滿于大宅嚼有是哉嶙峋卷者先太史與壽承及先生盛藻耳某雅喜翰墨自宋元間泉近時諸名公手跡所藏頗夥而先生家墨寶則尤什襲之為奇觀嘗為小句揭之壁曰匣亡陸氏千金劍架有文家幾卷書故蒼頭解字者得會意耳昔李白遇司馬承禎謂可與神遊八

極速賦大鵬見志先生固天柱希有其即非圖南翼
豈不欲入鳳皇之羣一效儀明而多病多故汨沒苦
海中方與二三頭陀晚膝奉觀音大士異時覓得慈
航走拜下風不知先生肯為鑿大昏之牖開靈照之
門否未見君子輒以刺通先生若怪其未同則甘浮
三大白矣

答陸太常

僕居嶠中圃二十年無所出長于人側聞東北有異
人者將嫁于攜李自媒以從之而苦不識迦尼竺學
名公翰墨

卷五十一

七

誰許入無量法門舊年讀書雪上得御沈子沈子稍
解五禪時時為眾說法而僕獨不能脫離殼漏子上
大願船自謂永墮泥梨長違鹿苑矣迺沈子則曰我
姑夫人之子五臺公者得軒后之珠受法王之印嘗
宦事先帝為太常少卿非其好遂弃官入山法身
圖對化人無量覽輝者探車若響景燭者遺趾如坟
子盍往焉當示以方便門出生死海也而僕時多病
未能也沈子則又時時前說稱凌生已後以敝帚進
具告所以欲序凌生狀公首肯之烏乎若僕者蓋不

宜有所過也公故過之矣公今之異人也先帝時
故相竊權弄競之徒波屬雲委南金北彘塗路相望
公一守尚書文選郎而人無敢操一錢入京師者世
之考選者多為人擇官無論賢不肖甲者最科者次
其次貢士生吏朝官而夕罷之即其人為奇曠之器
弗取也而公皆甄拔之不拘資次一時喁喁想望風
采謂公有業鏡臺絕不受世之緇垢而當軸者惡其
過且及也皆交構排之人亦有以流言傷公于朝者
于是公歸矣噫積羽沉舟叢輕折軸材與不用時也
名公翰墨

卷五十一

八

悲夫歸頃之栢臺諸公奏六七上而輟軒且至天下
謂公復起當宣德烏紀之時効忠雲官之世華名洪
伐直與先宣公爭流而公若不與焉寄跡空門皈心
淨土日與赤髭白足之徒唱無緣之慈行不捨之檀
什住坐臥不離道場嗟乎非公曾受靈山付囑時能
精進勇猛乃爾也然吾聞之玉德內朗者金聲外亮
世有陽子纖阿而飛黃汗血之騎豈能伏櫪乎虎丘
山下談經直須宦成後可為今日未許入白蓮社也
近毒於魔未能拂衣雙樹脫屣金沙聊寄短筒往謝

盛意敝帚雖窺藝苑寔玷戒河迺承嘉序甚幸甚幸然終不敢望安般漆首之萬一也如何臨書皇恐

與太僕許元復

東海民凌某青山白水中也放誕自天疎懶成性加以世路荆榛人情谿壑于是結志區外絕不與俗人為侶惟願得高宕寄逸之士相與上下千古而方圓異用骯髒寡諧惟有蕙蘭為族風煙為鄰耳已聞吳之多才也則沾沾喜冀且有知我者焉遂欲放棹虎丘之陽以求所謂知我者而貧病相沿遂乖所志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九

至于今形留神往寸心與虹橋七十俱長矣然金昌鴻儒哲匠多折輩行與交獨使君宦游遠方未由下榻耳屬者有詔拜令鄉里且為使君喜乃使君拂衣歸矣烏乎今世誰不為五斗折腰而使君輕銅墨如鴻毛但憶門前五柳賢哉此丈夫固所謂高宕寄逸之士矣昔張長公邴曼容以不能脂韋婢媼取容當世仕滿二千石輒自罷去使君不待二千便弃官從好方之張邴又何足云夫換工倅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婁之目而天下始明海青可狎姜桴可浮吾

則有挂冠耳安能驅鸞皇逐雀龍驤捕鼠而與狸隼校其功邪人生忽如寄行且與籬下先生甕間吏部舉觴白眼望青天耳爛醉便是生涯誰能更自拘束飛霜迎節森風激崖此時有濁酒尋陶令長歌而來者使君弗使鐵鑠高垂令我丁丁啄啄也一笑

與沈醫博

心有所有不復能靜欲心之靜室諸所有神前發願逕惟持金剛四句偈不與人問世事矣

與孫懋純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十

里有養鬬雞者二人焉一以雞富一以雞貧雞相似也養相似也其貧與富異者一持高價不相下而一以時售耳足下之雞可售矣必曰待價恐雞老無所用之

謝賁藕

承遠致池藕玉色瓊漿頓消煩渴江萍海棗何以逾茲

答沈子永

子雲法言賞于桓譚而劉歆以為覆瓿之業今太常

乃欲使其子為劉茶乎僕不敢當也善為我辭焉

與孫懋繩

今人相馬以毛色誰能相其骨足下自是桃花駒令不改其故步終與駉駉之乘同槽櫪耳夫佔俾小技雖儲峙甚富將為用之僕誠不佞乎語朋友也應有切磋敢為足下咋其舌

與朱子朗

昔右軍五十而書成高適五十而詩成此兩人者名至今不朽也今朱先生五十而画成姑胥人亡與朱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十一

先生論画者即朱先生之名又與此兩人者並不朽也日先生幸臨不佞清揚媿媿玄調媿媿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先生者幾人土毛筐篚臨發頭搶地矣

答黃淳父

蘭時奉記迢迢無音驛以為念王生來得接手札今又原之長嘯不入飛猋矣漢徵君汪汪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為天下所推淳父抗辭班馬閑意尚臺其娉美直與先徵君後先燭耀豈與步驟之士

定得失乎一管之鋒邪

答玄兩論禪

一心無心萬法無法本來面目只是一空究竟到真際雖空亦空耳看破一字不愁不到波羅地不愁不見牟尼矣下手工夫還在金剛脚下

答溫生

足下殊采絕調當是飛兔豈直千里駒日學憲官來僕與足下各持一經入試計足下騰驤風雲與騏驎抗輓僕倘庶幾蠅附邪而足下竟不迂僕誤入為學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十一

官弟子黃鍾毀弃瓦釜雷鳴即足下甘之僕媿死矣足下又不聞和氏之璧應龍之靈乎夫泥潜天飛先賤後貴龍與玉不免何言于足下足下俟之而已

答孫懋繩

夜坐得盡讀足下文雄辭逸調龍罩一世蓋心甚慕異之而媿不得其庶幾政如倭傀化惟望見孺施不免羞觀其貌而粉黛芳澤終不改其嗒睽哆為之態足下何以惠教僕哉

與王百穀

鄙人有敝帚欲享之間以眎客則相顧卻走難一觀鄙人于是盡弃去而足下一見賞之引其首羊質虎文千金我矣客謂足下賞也則趣使觀而鄙人秘弗與觀非重帚也鄙人謂足下文寧令客得讀之俞君仲蔚有名吳中與足下甚厚善鄙人念得俞君言而因足下足下倘有以許之有大造于帚矣足下不遺鄙人來萃荒外甚幸甚幸然怪足下遽自解去心謂鄙人且有弗當于足下悞然自失內媿欲死足下豈其然乎足下不然足下不然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七

與黃淳父

黃先生無恙幸甚幸甚不佞有弟也才蓋不佞之大父與父所屬心者也而弟竟以病死于是不佞亦病竊嘗圖所以不朽則欲撰次其行以諗夫偉公鉅卿者而詰竊之才終不能游揚其名字使著于人聽故墨墨不自聊每僂筆則涕泣覆面而不佞之病病矣病一年少差為撰履畧一首以辱我黃先生狀夫黃先生所謂偉公鉅卿者非與即黃先生銘諸竅誰不可者而以狀夫狀亡乃習黃先生乎不佞不敢然不

佞謂微弗微也不佞能薄不周于今之人即今之人以不佞故而不周于弟者不少則奈何肯徵不佞哉黃先生有當世之具天下學士依以蜚聲人與黃先生游則不問知不知爭交驩其人何也黃先生足徵也黃先生有大造于天下以及不佞施及不佞弟不佞蓋有望也豈惟不佞自不佞之先大父逕父敢拜黃先生之重勤畧所載者么庸其弗載者什伯也匪弗載竟難以一二其詳也然黃先生必求弟之似則意者不佞弟豈儼博達之士乎不佞僭有意不佞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七

今譬于草木弟在黃先生黃先生之臭味也惟黃先生留意焉

答內弟賚梨

餉梨大火中不比羲之晚雪時也至其滋味殊絕雖大谷慙滋耳僕通不受餉于君不敢辭輒拜嘉矣

與沈子浩

頃小差渠荷吐華何日得卿來共伸眉頭也思卿兮愁予愁予奈何

答沈子浩

子浩足下不吐弃我懷之以典言是足下之愛我藥石也專精神止念慮何恙不已而亟於乞人乎若嗜其疾味雖有俞跗詎及圖之

荅沈子永

辱告歎慰良多僕沉痾痲之擬出家遠游念不欲令二人恒懸乃僑處郭中今所住秀楚莊北檐臨沼西戶望巖桐陰竹色環目皆是又密邇何峴時一臨陟頗極游目之歡此地息心當令體中勝常耶足下辱以佳貺多謝僕所遣毛生三輩足下秋戰令侍帷幄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可使三千人勝口厭心也

與王百穀

讀燕市青雀集王先生神來哉人間何得為此語一再把誦枕上有起色陳琳愈人頭風信不誣耳鷄首未東有意降趾乎家君業治筴當不拒芥茶可浣詩腸同天目筍往

與孫懋繩

足下之行也何哉此天困籍耳非戰之罪也足下努力薄俗如人面彼酒食儉父安知足下何如人者李

使君過茗家君僂束帶見之欲不惜口吻為足下吐其沈苑而竟以夜半馳五驂騶去遂成烏有之說使乎來承足下尚未歸足下良苦哉鬱暑顛羈寧無馮驩之歌邪里中兒談鋒如蜩請為足下磨三寸舌出白眼光以待習孫生者

荅人賣魚

僕久已不食生君所致巨鯪雖未通南郡之夢已為乞伏慧沾之矣

與沈子浩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檐梧一片落蟬含風蕭瑟聒人耳不休此時思君良不可任僕體中比可且與漸卿非戶圍碁未能歸曝書也城南多佳山水蒼弁碧湖自相映發亦可使王子敬應接不暇君有意過臨則買長船俟之矣

與文休承

伏日困熱清風不來僕方有嵇含之苦不得文先生消暑珠何以解煩釋憤也

與沈子永

足下天授靈異政如騷裏鷗鵬之材不難千里然使

以千里也。戰翼止足則蛟鰐駕鵝過之矣。足下盍
孟晉毋為中年鄙人先之為吾黨笑。

與陳君常

君常足下侍奉亡恙甚善。甚善自與足下別犬馬之
齒若沒而復浮者數矣。丈夫生有七尺軀無能樹德
立名以不朽。今乃迫疾歲往月來無有窮也。蓋僕曾
不如土龍芻狗之有名也。

答彭博士

不佞之入為公弟子也。幸何如之。乃不佞病無能。非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七

面鱣堂執弟子之禮。即不幸又何如之。唯是不佞之
不得非面公也。蓋悵悵抱歎矣。而公盛張其儼然使
使者來辱不佞。不佞益心願之。而淹病潦倒終不能
伸。偃起望聽嘉話也。則厚意心飲之矣。

與沈青門

入杭見西湖山水甲絕。天下計必有異人焉。而異人
者卒未之見也。及謁我青門山人。見山人修眉溢寸
長髯。魚尺癭形。鶴立飄飄。有仙氣。固知山水之靈粹
盡在山入矣。已辱降趾陳寓。隨庖楹觴。山人飭慚雲。

子酒媿如滷盤中。僅有鮑照之葵。而山人不惡嚙。嚙
色舍如也。又為余言泰山奇絕。處與諸勝島不覺掉
頭拊髀。思騁風騎。氣聊浪太虛之垠。異哉異哉。黃勉
之浪遊五嶽數十年。間聲華著于人。聽不意再覩吾
山人也。別之明日。即歸。歸來濩落。每想嘉會。恨未有
以通山人。乃山人時時書寄來。讀贈言二絕。益增於
邑。江水牽人不斷。愁固山人心亦余心也。置之懷袖
中。字三歲不滅矣。惠眎臨右軍書。其結構蓋逼真。晉
人不數唐撫帖。若在貞觀中。虞褚輩未易辨之也。別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七

來亡幾何時。而玉衡指孟冬矣。歲月不居。俛仰之間
已為陳跡。昔孫太白與張石川游西湖。慕李白郎官
湖事。遂命湖曰高士山。人豈聳吾碧浪乎。僕不難嗣
兩生稱雄也。

與楊載之

子永貞正金玉其相。子蘊儼不羈。陵轢一世。伯成
脩髯玉立。天下嘖嘖稱孝子。君常困不改操。達不易
行。展其驥足千里。不難懋繩黃金。意氣白雪。文章當
其持論侃侃。雖責育不奪。子嘉自是青雲之人。子浩

固非白社之士凡此數子皆南金也而吾盡得交臂之披我鹵田必成佳穀矣載之豈有意交驩其間乎

與澤上人

家有敝帚藏之久矣猥不自見欲以千金享之然未敢出門語人也年來帚往來諸公間諸公者謂其輪困離奇被以雲錦而趣不佞使就剗剔于是帚歸梓匠矣雲間孫孝廉來亟稱精嚴冬溪上人者為當世異人願上人者又異不佞之人申之以璞玉發亟啓封精光炯然帚辟易遁去逮今申椒寂寥揮掃盡廢名公翰墨

卷五十一

九

每戒帚來帚輒曰不得上人四照之花余終無以施眉目而還舊好矣從吏屬孝廉以謁上人而勒短楮申臆不佞病無能工於言上人不二法門政不在多言也

與錢叔實

二百里得奉手書不減晤對之樂讀縣磬室記不謂人寰之喧卑乃有叔實夫彼純續帶金屏珍膳守糊者豈不富且貴哉以法眼觀不過糞上之英耳叔實意度蕭曠寬然有天下之量又嗜讀書腹中有

明珠即猗頓豈如叔實乃自比黔婁乎顏氏之子簞瓢陋巷何其貧也而後世言富者曾不得與之比次貧何能為叔實病哉秋中擬過磬室擊壤而樂振此聾聵叔實慎仁以并州兒眎我謂戶者亡通凌生也

與崔允治

夢覺道人不見博陵二崔長遠矣喬梓侍奉萬福明月出郭養病念得允治與俱豈許之乎允治之游固多豪舉然使被褐者躡蹻擔簦以從更足點綴風色昔平原君上客皆躡珠履而信陵乃妄從博徒賣漿

名公翰墨

卷五十一

十

者游此兩人者其所從游貴賤不同而兩人之名籍甚允治又奚擇焉嘗見里長老言葦蕭土鼓與朱絃玉磬金鍾大鏞相答響亦能成文允治其裝為去

與王百穀

僕業與足下神交者于今兩年廼足下來而僕病矣先是門者請曰客有七首庫憤短後衣嗷啣楚歌而來者自稱江東王生僕聞之投袂而起曰吾百穀矣亟呼侍兒具巾幘欲馳見足下而手足惰窳起輒臥嚙命矣語有之小巫見大巫神氣索盡吾未見足下

便潦倒至此若一見之當作何狀耶念足下不去心力疾草狀足下想其辭而惡之則天池之水可以盥耳也

與陳子蘊

百里問疾戴暑而行故人意勤勤矣媿無平頭奴子嘗搖大扇不免火旗相燒然脫巾高蹠看白鷗飛去飛來間集披髮兒蕩漾漪瀾中戰萍雛月隨流相汨亦陽陽樂也別去官在何處我心煩勞三花不堪折又徒自相思耳

名公翰墨 卷五十一

王

與沈懋學

贈言數百字字字凌風颺先生以咸池訓北里矣僕嘗有言曰日獲金萬鎰不如偉公鉅卿一言迺今有先生言甚幸甚幸然稱賞太過至以楊執戟左記室比其才元常衛真比其書先生良誤耳秋聲萬木薜蘿可裳想蟋蟀寒蟬已入吳客詩囊矣稍間走乞瓊玖併附木桃博先生一笑

與彭孔加

蘇湖古東西吳也其地多名山水其人多名世然數

十年來湖寂無人不若東吳時有鴻生鉅儒蜚聲江左無論今日國初高楊張徐名滿天下蘇居其三湖惟張來儀耳僕湖產也少好奇服負俗之累而蘇名公多下交之其未傾蓋者獨我彭先生今彭先生亦以詩書扇席豈亦有子長之愛乎子長多愛愛奇也僕奇乎哉先生高誼寡二健筆無雙倚與才德即東吳人人無前先生者使其稍自抑損則輜駟青紫不啻地芥而先生不羨龍頭專思鶴背大雅之人固如是矣昔仲長統欲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以元氣為舟

名公翰墨 卷五十一

王

微風為柁翱翔太清之間先生抗跡山海以樂其志仲氏不如也誰謂蘇遠一葦航之石湖清淺可游人

七夕答友人見嘲

有踏波釣月而叩先生門者先生勿怪其哂啄也
七夕答友人見嘲
步兵無絳錦可曝只一壺明星酒豈能與南阮爭爛今日醉倒曬腹逶迤看侍兒針穿七孔燈然九微亦不異開襟樓上莫謂我不能騎龍乘鶴便哂哂相嘲也昔郭翰乘丹臥庭迺得七寶枕我有大拙亦欲學宗元乞巧以期子儀之遇終不然天孫長往黃姑沒

得心情送我邪寄言盧隱若自家亡緣何須歌月帳也

與沈子永

於乎黃金不多交不深況復秋風不得意柳條將綠青髻垂絲世態與秋雲俱薄功名難立壯心奈何丈夫闔棺事始定子永視舌在否爾風聲兩岸月色一舟卿當之不易則先生籬下黃花正開遲爾舉杯相抱矣

與潘子嘉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逼病沉綿無能數知問為歎尋足下書來知己獻賦謂兩主文辨璧不應復泣珠乃竟不遇青銅鏡不明朱絲繩不直僕乃媿此兩君馬蹄未穿干將在匣文夫三十謁承明未便為白臘明經也僕良愈長安柳條春是與足下得意時也太湖蕞爾水何能容此雙飛龍九日青山可登僕未能即詣卿梧風松月如此良夜何

與陳君常

君常抱丹霄之價青冥之才馬蹄特特當一戰拔趙

旗乃復棄置錦衣貼月英雄奈何夫容及第人當季游蜀者君釣頭香餌在蓬山鼇還自得之歸家且草凌雲賦千佛名經不須頂上戴也

與沈子永

遘疾沈綿故人念我親舉玉趾以辱於敝里蓋故人之情與清茗共深也否隔以來三涉晦朔乃不得一遺書通心即故人亮我之飢渴何解烏政欲使使往詢故人莊生來則已儼然辱之手命把讀再三喜媿參并故人久抱英雄之恨明年當借金樹棲不但一枝矣僕蹭蹬沈疴不能投竿醒蘿穿楊三葉但為故人寓書子蘊勒馬燕市湏之爾反答造次不具

與黃淳父

不佞聞黃先生之清塵願承風焉而無行媒也則馮心替容益其歎喟先生孰云而知不佞損以札書擘之欣抃瑜瑾在握矣伏惟淳父先生足下鴻鸞舊吳擅場詞苑夫豈但不隤其家聲北地若在當復絕倒不佞眇小人耳而好夫人之恍慨思與偉公長者周旋携手何日忘之先生有以知不佞庶幾母玉音副

此飢渴

示弟玄渤

垣陀因隙劒毀由學故微不可不慎也吾病之始微于隙壘今其為害豈但垣劒哉汝勸旃毋使親憂

奉王太僕

繡斧入楚則不佞養病峴山碧浪之間琴藥自娛庶幾無疾病而游之資俶裝為歸歸復病然謂公楚還時當愈則當扶服一見乃者公還而病滋飢東皇之戀又為南斗之思矣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二

三

與王觀察

讀歎逝錄序瓊敷玉藻徐蕭衡官哉玄雨沒有餘榮矣不佞僕越不足數長者損辱札書覽以周環憊憊自失右軍子敬之喻何敢當何敢當曉牕夜燭取閣下與于鱗文伏而讀之往往有希驥之心間為一二語亦自直意至展鴻裁神氣索然盡矢既乏才情復寡師匠楚處齊言毋乃難乎操翰之暇頗意書記之學夫書者辭命之沿也先秦兩漢作者彬彬盛矣隋唐以還華者掩情質者遺蒸以論議為奇信腕累千

言不休尺牘之意筏矣嚙咫尺之書寄悵千里自

非貴簡離繁南昌孟公安所有百函俱殺十吏遍供哉用修編削尺牘取不及唐其旨嚴乎然病其挂漏不少閣下抽揚小善多所裨益郁乎全書矣典刑載見其惠教後進不淺也不佞自冬薄茲潦倒蓐食謂秋月如珪七飭當健此時具裝齋詣閣下小祇園乞金巨羅命酌持銀不律賦大人千餘言以頌誇美乃百穀來云閣下且蒞楚接奉之期不日不月不佞淹病勑飢雖青鬢未霜紅顏將土即不得閣下者一借名公翰墨

卷五十二

三

與陸叔平

不佞若上常隸也服聞德行有年數矣孱病疲薻無能望見眉宇于今戀之伏惟叔平先生足下道風秀世埋照山阿瓊聲瑰譽已浹龜河不但大江之東也先生林泉之暇每露緒餘則游戲翰墨于是人間募

得先生一楮者如五穀不佞無根願有謁于下執而
媒絕路阻陷滯不發淳父老友也謂無令不佞也者
而乃不通先生遂為取請先生雖門庭如郭林宗哉
亦無戒戶者詢凌生弗與通

再與叔平

日楊生之發也不佞寔勺灤曰吾安所以赫蹏得陸
先生青眼光居頃之而淳父與楊生書寄來曰先生
欣然諾矣先生戶外珠履滿不得見乃見楊生邪生
書來趣不佞裝為來曰先生東籬黃花千樹若君餐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七

其落英拔腳風塵之外矣不佞得書沾沾念一詣先
生而病未能也不佞被疾絲攀情竅無狀而志在千
里謂何能使大字之內不知凌君往往結典籍之界
而魚左馬日爾一日其癖遂痼元美淳父僉已知而
華子即意所不快者未能踵支硯臚情耳而乃今得
游先生腹中何物還能苦我也元美頃且歸計其時
七筋當健若搗金昌之棹當首謁先生以盡大觀先
生已令山靈移文曰請迴俗士駕

上主觀察元美

蓋聳觀察先生天下無雖不佞慨然慕之想見其人
居嘗寓書俞君曰先生青眼生當來白眼不來矣俞
君曰可于是將理行艤解纜及潮而多病絲留雖情
劬于當戶身固阻于遄征也先生體三才之茂擅八
斗之才每一赫蹏出如球琳重錦藏去以為寶談者
謂先生明一人耳而不佞則謂兩司馬以下亡論矣
夫風雅寢頓詞賦聿興家蓄溪藤人裹栗尾立言狗
名者以億計而要其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不能
一二也我明北地升堂于鱗入室而先生雪煙其間
孕秦育魯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難乎其為埒矣不
佞弱齡情學画龍未成然以其所脩而居不用之鄉
投之夜光報之按劍亦未易以聚斂而鼓之也志氣
所托寔在先生曩俞君之以歎逝序請也謂先生當
噤吟我也而先生乃許我也手命損示寵溢盈璫無
亦于鱗所云臭味苟同不啻骨肉與唯是不佞于先
生不可謂無交而求輒復發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
有謁于下執事夫中即倒屣于侍中景修折節于仲
寶古人獎臧後進嘗如是矣若先生虛侯生之坐拂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三

七

徐孺之塌不佞不難舉旗鼓虎步中原令大江之東
稱為孫郎帳下兒也臨書寔懷鶴立企佇之心

與王百穀

與足下別曾未回睫而月兩受符矣日過時流良觀
不易蓋僕何能一日忘足下足下亡恙僕亥君不幸
蚤世人琴俱亡念所以為死者不朽則有從足下句
一言耳而屬有襄事之役乃因楊君起居足下唯是
足下所不吐弃我者何以令玄兩復凜凜有生氣

再與百穀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无

讀足下所為亥君傳輒以伏枕起色足下謂玄而而
不聞王先生言也則安得不死即今而有王先生言
之也亦安得為死足下為辭多詣神境一語千載矣

與黃淳父

平頭奉淳父手示歸三歎高深況之山海樂志論跋
語可使公理失氣文翰云乎哉締交久要公安所有
此于不佞也不佞十四為古文辭及今四歲矣遂有
敝帚然皆糞土之說故是司馬家婦除之器無能自
廁于書林也淳父高視東吳言出為月旦當今之主

矯首抗足而冀一顧之重者景嚮鱗次而合好掩惡
乃于不佞拳拳焉首珠玉于銳敵千金帚矣夫腰懸
約素膚謝凝脂而令倩粧先施舉袂鄣面豈易辨其
始媿信令淳父愛我何至自病于許郭之知也臨書
軋軋但有感哉

與陸叔平

不佞之以再牘往也傾耳以待命者而楊生奉良訊
歸矣藻辭精楷蔚矣其文翰墨雖吳人故有乎而無
能侔名于先生也先生好見楊生與張飲盡歡生歸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三

自沾沾幾作白眼光眎不佞亦因謂不佞而知先生
乎先生卓行絕世多不災急難之義而雅不羈贈王
生詩安見八十翁有是哉齊魯大臣二人史失其名
而黃四娘以杜陵詩聞乃者王生不朽矣虛懷濯研
良副情佇顧何以報稱恩効萬一也臨發翹勤

答楊載之

東壁昏中玄陰凜凜鐵衾何以終逸昔邪然足下竭
來諸公間得為蚤坐當復如挾纊爾

與沈子永

別一年而來來宿宿而去惜數之懷逾于望晤矣足
下何時當復來恨不能學佛圖澄塗掌使爾輩常在
眼中

與文休承

載之還承動寢多豫殊慰長思不奉良訊豈因書字
倦乎一日不見季真則鄙吝生文先生潤烏久不面
茅塞走之心矣

再與休承

青雀東還必道晨舍而不佞家在烏賁無紫駝峰可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以娛賓公若過我批風抹月不大宋漢也官事無窮
痛飲真吾師何至使青州公高臥

答丘文學

不聞玉屑之談涉旬月迫孟商無時不有丘生在臆
間也丘生足下青萍在篋光鍊如雪固是拂鍾之林
僕鉛刀爾又善病似馬卿蒯縠糜爛便相逢楊得意
未能出茂林也

與文休承

不聽文先生談詩纔十日耳迺僕之心如累稊矣公

臆間豈尚有凌生乎春風駘蕩草木蔓發道場金蓋
青色如黛念與公斗酒相籍一暢林壑之懷而病未
能也蒼雲碧水神與俱馳矣體中何如僕良愈嵇康
養生論得幅寫一通可當上藥也

與潘子嘉

子嘉嫖眼蛾眉離脣一笑當令八千盛鬢亡顏色廼
亦登臺憑噫豈是弱顏固植不把黃金買画工乎然
骨像多奇應君之相雖別在長門不至抱琵琶出塞
上馬啼紅頰也僕忸愁無似第令嬾服裝安所有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子嘉之婀娜者乃其心猶覲漸臺之遇子嘉何用長
吁吟白頭邪鳴雞愁子寄筒當覲卿勔旂莫交失卻
少季也

與杜子庸

病子吞響窮奧辱子庸不遺茅茨荒外至驩也第無
桑落博公一醉至今恨之已仙槎過訪廣文聞自碧
浪登峴首道場浮玉並駒而前不覺搔股技優隨欲
乘波浮翼尋二三子後塵而後席擊之春來湖山秀
色眼着子庸袖去竟亡如何信可耐山靈不為主人

呵護耳稍健七筋便携號鐘曼孺姑蘇臺為十日之
飲此時子庸不佩紫微靈則吳門翠阜丹谷盡入吾
橐中矣便羽聊此寄筒媿無神蔬可遺也

與陳子蘊

人生三萬六千日豈能日日愁離別君常子盛玉立
武唐子永龍蟠携李子嘉虎視荆溪二三兄弟雲分
萍散獨兄比客嶠中去吾甚近曾不崇朝一輩可杭
邇不幸為病所羈竟阻握手悵哉稍健七筋我將手
携春色趁入郭中此時楊柳學人舞桃花作人言與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兄以斗酒臨之擠醉一場歸來呼月坐君屋叱虹飲
君觴杯盤狼籍不復知東方既白難道便輸赤壁之
游乎即不得與四子同亡慮也春仲計可治行其洗
盞以待

答陳君常問病

久臥甚困間着寬鞋行數步亦覺肢體伸展譬如囚
拘園門一過日出輒負牆抓搔當其欣於所適豈不
快然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色之之間不能不以之
興歎近得盆花數種頗自直意花際置一小缸畜金

玉魚五六十頭又累石為梁令魚出沒缸上有綠萼
梅鳳尾竹春蘭花崑山小石亦精瑩可愛每日蚤飯
罷坐斗室中游目觀甚有佳興室中藏古今畫百餘
幅日易一幅挂壁上不讓真山水也画前有古鼎時
時熟以龍涎興未盡即出晉唐字帖臨寫一過抽綠
綺彈出數弄其樂只且豈憾兄輩邪相見子盛傲為
道之言阿曼行藏如此病不病矣

與黃淳父

憶自舊年中秋通名于公月五六圓矣雖中間數相
名公翰藻卷五十一
聞問而公在天一涯僕又困病欲望見顏色真不異
瓊樹枝也春色滿吳想比來懷况甚樂象筵鳴寶瑟
金甕泛霞卮計日與二三游好方駕虎丘山上愛而
不可見惟有庭中奇樹可歌耳僕一病九旬近稍安
枕上元寐冥既不能駕橋廣陵又無龍骨霍然以相
娛樂小小結一鰲山置之牀畔長不過二尺而画師
插出數十般故事又走馬為戲瞬目有頃亦不讓三
吳俠少聞雞蹴鞠劇賞芳辰也已乃雄心頓起了不
可持遂復弃去詩慙子美病過邛邛逮今只故人在

危而已敝帚祇供廬胡大法眼眇鄙之罰飲墨水一
斗非過也廼辱引而叙之公豈謂鸞輅生於推輪龍
舟起於落葉即一帚有不可盡廢邪贈言過盈瑱高
情屬及天雲矣昔持正為裴度作福先碑度謝以車
馬繒綵甚厚憫然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
碑字三千字三緘何薄也度從而謝之公文可使持
正作衙官鄙意正不及裴公十一奈何昨過休承休
承言公嘗佩一玉杯至則取置几上舉白引滿飲盡
而去不交一談劉伯倫今乃在東吳邪終須與定靈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與潘子嘉論奇

吾輩文多奇坐貽謗歟譬則偏弦獨張舉世靡應譬
可怪矣昔黃庭堅曰好奇自是文章一病世之小夫
逐籍此牢落豪傑此殆未識奇之義也夫何故意新
則異常異常則奇矣詞高則出類出類則奇矣蓋長
本非長短形之則長也虎豹之鞞不得不奇於犬羊
鸞鳳之音不得不奇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奇於

瓦鐵自然之勢也五經之文易不可謂奇乎其所謂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承負塗載鬼一車者如如語
也夫文章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向微謝去
朝華振起夕秀不過一腐菌耳何用哉孝若善構新
語昌黎務去陳言祖瑩亦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
家風骨彼蓋有見于模擬非工蹈襲為病耳且倚馬
萬言才也吾輩第恐下非若者便須希心上驚吐
崢嶸之高論開浩宕之瑋言條驟兔兔奔伯語不當
多學然左國文章光豔萬丈此豈于尋常中得來耶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故奇可也好奇不可也長江大河消泐濛濛滄海
潛初何意于奇哉而奇在是矣至其絕呂梁衝砥柱
忽為風雷噴薄魚龍悲嘯則又奇之險者弘治間羅
公玘每有述造必栖踞喬樹之巔霞思天想以構脈
意嘗為都太卿作墓銘自言瞑去四五度以是率多
異怪鉅釘之辭至有不可句者此好奇者也此呂梁
砥柱之奇也李獻吉主張風雅一洗委靡迴瀾障傾
駸駸乎秦漢間此真奇也此長江大河之奇也吾輩
當自開正軌以定姤嫫彼蠡測者正如嫫母毀黛乞

兒謂金其金與黛固亡恙也奚怪之有行潦淺見語
之子嘉霜月更白尚朔凌寒放棹重與細論文也

答文休承惠蘭

蘭花抱青紫之奇色挺龍虎之嘉名雖處幽霍定游
曲江以千金求人竊蘭插帽賤子高臥北窓有惠蘭
花者云自廣文家來三花狎獵幽韻襲人申椒頗有
王者香雅意鄭重矣

與沈懋學

走聞青門公名有年數矣媿未有以通公間者陳郎
名公翰藻

卷五

三

自武唐來自曰公鄉人走與交驩也陳郎亦雅喜
公每口公大雅即津津不收言公荷衣蕙帶日婆娑
西子湖中客有勸公官者輒睨睨曼罵奇哉奇哉青
門矣夫方冠大紳之上當其未遇誰不曰我能芥千
金從萬乘及夫鶴書入谷皆思抗塵容走俗狀雖羣
岳獻嘲列壑爭譏亦掩耳不顧矣公自黔首至白頭
畧不纓情好爵公豈露埃中人邪公山圖赤斧者埶
耳奇哉奇哉青門矣嗟乎以青門以吾知吾青門而
蟻伏雲濱無從託微波通辭念及至此愁高灑瀕堆

矣公書繪悟入三昧修箋片楮落筆便為青珠黃環
而瑰華異卉狎獵暉暉猶甲稱上采走嘗號於衆曰
青門公與樗仙當雁行餘子弗論也人以為知言公
謂然否只尺高人不得一承下風接顏色馳懷瘳心
曷惟其已秋月圓時當棹舸西子湖尋公散髮千峰
爛煮白鳳膏為食狂來出彩繩萬丈直繫廬山入酒
杯枕白雲而臥計其勝事當不讓郎官湖寧令孫家
白數十年稱高士邪奉懷二首錄似東野不知淥水
輒抵掌而談知不免雉翟之謂也不腆之儀被呈侍
名公翰藻

卷五

三

于

慰杜子庸

昔孟嘗君好招致賓客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士
然猶不識魏子况其他乎今當途者無孟嘗矣廼子
庸驛屬見之欲如馮驩以負身歸焉固知其不遇矣
嗚呼長鋏苟存崩維何害無勞彈劍謝公子噉噉哀
仁魚亡與也江左名字惟子庸煜雪趙班匹賈舍鄒
吐枚題柱郎終有日相逢楊得意豈長在臨印睡聽
飢鼯啼夜邪已焉哉已焉哉人生已幾且自及時行

樂三釜三千鍾爭如我杖頭一錢子庸肯把臂名山
則買棹而來項籍帳中之飲荆卿易水之歌達夫不
為也用寄雙魚想當一快

答潘子嘉慰問

吾西吳人亡如吾黔淺者然漱香味腴頗傾典墳瀝
液不料獻書不報復抱舊業歸印命矣命矣然腰下
倚天時響一砥礪之則亂盤盪列牛馬忽然耳君又
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喙終日乃飽夫食豈不艱
哉而羽毛照澤鳴聲震谷者彼樂其志也置之倉中
名公翰藻 卷五
食以稻粱不旦時而飽而羽毛憔悴垂頭不鳴者彼
不得其志也吾不得為倉中雉不得為大澤中雉耶
子嘉若過我且買醉新豐笑盡一杯酒耳此奚惜哉
嗚呼豈亡和樂游非我鄰繫惟潘卿實勞我心

與陳子盛

相別甚相念相念不可支五內播校因惜昔時聚首
邈若胡秦及當乖別乃戀戀如此良可歎也春來風
日好意欲環戶栽花待香飛入坐與兄一傾壺醕而
丹葩翠萼了無所有兄家黃紫不數姚魏旋忍使我

寒寥嘗伴秋風邪昨有小句云有時醉草君王前宮
中女兒投金鈿蓋漫興耳然天下事不可料焉知不
為詩識哉兄弗以此驕我一笑

與方伯陳兩泉

僕聞之古先生曰人之振奇響於當代來葉者蓋其
才曄然過人而又有達者賢者引之於前揚之于後
也僕眇爾小子戴孟林薄徒聞君子之行媿乏鄉曲
之稱即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且不可得何郡邑乎
何當代來葉乎又何達者賢者之引之揚之乎然其

名公翰藻 卷五

平

私心竊謂泰山之雷可以穿石殫極之統可以斷幹
韋陶班馬不可學而致乎遂欲雕蟲篆刻撰造一家
之言以自附奇偉倜儻之末議而學瓶屢空終亦鉗
口吞舌曹子建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若
僕者所謂效顰學步耳屢者嘗從諸名家游于是里
人有知僕者矣諸名家又時為游揚甚至號于眾曰
此不羈之士也于是郡邑間亦有知僕者矣然齊之
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齊之人曰可楚之人曰不可
齊未一二誦而楚已羣笑而文鶚之將齊亦不能久

矣是則在達者之引譽耳達者曰賢而齊楚有不賢者乎達者曰可而齊楚有不可者乎達者之論一出而當代靡然歸美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然達者固信於當代至來葉則人忘之矣忘則不信不信則謗歎隨之知者曰某道德足劭也某文章足齒也不知者曰是未必然也知者滋歎不知者滋夥則信之者幾何人哉是則在賢者揚之于後耳賢者曰某道德文章衆不敢望也則知不知者盡信之矣曰某天下之賢者也而稱之某何以得天下之賢者之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四

稱也是必某之宜稱也則當代來葉以賢者之故而盡知其名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于後也之二者不易過也僕于古得一人焉歐陽氏者達者賢者也故其時長公以之成名于今得一人焉明公者達者賢者也古歐陽氏者埒也然今之時未有借譽於明公而成其名者豈明公之有愛于士邪彼所謂長公者良不易得耳於戲世有達者賢者如明公者且不能有一長公以辱明公之知不大可恥乎此僕之所以蚤夜怔懣者也僕生五歲而學其喪七八歲弄筆硯

時所出言頗成篇章十二喜為詩更喜讀李青蓮文逮十四輒曰昔范傳正碑太白謂其叔夜心高相如文逸寥寥數語得無小李君乎因抽筆為廣太白歌萬奇言太史馬先生見而奇之僕自未奇也十八好締交知名故諸名家者得價從焉僕今年二十矣奇薄無風雲之便雖復垂頭覲瞻習博士家言而心游萬仞借欲奔其磧礫一窺玉淵曠以日月遂成敝帚然不過殘膏賸馥不能越拘繫之語而馳域外之談也迺諸名家又聞而序之僕固挂不自見之譏而王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三

四

厄無當諸公窺而美矣仰惟明公研道德之玄奧游文章之林府雖位高望重耳佩圭璋而飄飄然雅志圓嶠也於是桑樞韋帶之徒莫不向影操觚側身奮翰得其一言之褒則華袞不足榮西河夫子其徒皆名公卿僕何人敢備鳴盜之賤效三五之伎但欲竊賢達之末光自照而倘幸而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庶不為當代來葉所謗訾耳若曰公達矣公賢矣我之才曄然過人矣是相資以成名者矣則僕何敢哉則僕何敢哉明公華名飛映朗如日星固不假布衣

後生之祝頌但以見睇顏睇驥之心耳語曰白頭如
新傾蓋如故計明公不以鉛刀弃而金玉爾音也臨
書慙慙不識所云

答子蘊君常

老父四衰承兩仙携青門山人蟠桃來小樓夜話頗
解相思而鳴雞戒旦飄爾泛青翰携玉塵而去梧風
竹雨詩夢亦寒烟水蒼茫徒為抱恨別後甚苦閨闥
愁多日長衣帶趨緩便欲學老僧靜坐蒲團打破泰
桶了晤箇中滋味而披翻燈錄神思頗勞正所謂拋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四

與陳君常

不佞病正面壁垂簾忽侍兒進玄雨文示我云是夢
中所成奇哉奇哉起而披覽濃如苦錦含悲滋又如
遠山積翠殘霞飛丹不佞有弟矣池堂夢艸豈但靈
運可許哉計兄明朝此時有五雲飛遶窓前也一笑

招潘子嘉

嘗上號水晶宮而春風縹緲綠竿下飛撓可破幽人寥
郭子嘉浪遊之暇肯從南宮彩鷁吾當負白囊桐拾
嫺娟一船揖子嘉于中路此時澄湖練明與雲光掩
映若子嘉放歌清秋吾亦擊揖而和如是人生幾
何哉柴桑君莫為籬東人所羈使我寥寥也子嘉有
姬號菊英疎花照席金鏡滿天佇望美人冲冲結長
想矣雲母舟最便客裝幸誠棧女開纜青山久遲我
輩恐峴峰弁嶺相竊笑之不負不負

與陳子盛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四

與文壽承

嘗讀風俗通知文氏為周文王支孫以謚為氏代有
聞人若蜀之文翁魏之文仲業晉之文廣休唐之文
寬夫宋之文與可文文山蓋章章著者逮我明而有

丈太史徵仲暨其子文壽承休承爲僕羈角時便竊知三君子名又僕之王父練溪博士與太史雅相厚以是益知三君子名而三君子固不知世間有慕名如僕者也居常自計謂天苟假緣則當膝步而前披吐心素而年歲若墮太史忽已仙去亟欲伸孔李之義于壽承休承則兩先生皆宦游于是先太史先博士之舊蓋四十餘年弗講矣間者休承來教烏程休承不棄近鷄埒以顏色遙遙名之酣飲碧湖亭上未遇重陽而孟嘉落帽已八九番矣又嘗出太史書畫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及所爲文章徧觀之管中窺豹時見一班不數月而十許年景仰之懷十去其七矣至于今其所恨恨者獨未能通好于公耳已而僕之姑胥吳君入太學游公之門而友人林間生者顧又客吳君林間生與公有交鄉人多從林間生買公書而鄉人皆嚮又不甚解公書于是僕得有公書蓋無下百餘紙也而公復以林間生之請以詩書命來則公亦豈不知僕者哉得公詩一絕可敵城十五矣去年子排下帷潘中丞家潘中丞故僕之大母舅也僕業以書授之亦荷眷

睠已而貢上春官遂不得一再執手悵悵之心惟害水知之昨過休承言及公高誼大雅爲江左冠私心固自伎倆而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聊因休承布茲耿耿蓋慕李正方腹中麟角而又以脩先世之美耳太史遷曰閭巷之人砥立名行者非附青雲之士不能施于後世僕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幸母曰叱嗟而小子也余尚惡聞若說而目笑之幸甚

與陳方伯

僕自去冬薄今日苦于病不盡櫛者蓋九十日矣病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中懷結不開則時取諸雅好寄示詩讀之共得五百首有奇獨公者僅三首耳然函牛之鼎嘗其一鬻已足厭小人之腹屬者又以滇蜀諸作貺我則併前者十有四矣握之嗚噓終日遂引其首頰曰大家瓊塵以付梓匠雖不敢當昭明之任亦冀附玉馬駿奔誇其交知之盛耳若明公肯降意末品使其卒業雄篇其愛惠豈淺鮮哉力回緘至手札長跪讀之喜愧參并昔信陵好士不先豪舉乃從博徒賣漿者游非明公於僕之謂與敝帚辱序所謂生枯槁而肉朽骨魚

目入珠其厚幸豈易名言然辨慚鼯鼠識昧竹書既
非大冲三都而醜然以序引屬玄晏終為冰鑑之累
也僕方惴惴自悔而明公已慨然許之豈欲增白馬
之價遠安石之嗤乎杜甫晏坐艸堂想兔園奉筆諸
君已繕寫矣時下春物駘蕩芳艸醉人金閨佳事種
種殊絕狎梵侶以接玄結勝流而觴咏昌齡居易之
篇其歌鳳館而售雞林者可貴及申椒否夫駕台一
遇孫陽剪拂則思勉致長途僕實欲希蹤藝文之末
以不負明教也願言之子良痼我心願已循涯甚知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七

唐突

答潘子嘉

見示試篇雄渾悲壯直當與廬山爭高把讀數過恍
然山濤驟至蛟龍滿前非弟當之幾至顛倒夫文有
神來氣來情來迺子嘉兼之能于時義中作古語難
哉聞業已置首等不審誰復甲之附寄論數行下里
巴吟也敢輒獻於太史公者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
海耳若報我白雪陽春是因周璣而得鄭璞矣

與玄雨

吾曹處世但如蚊睫鷦鷯則蒲苴之射無所庸其巧
矣茂先不云乎形微處卑物莫之害而不與弟甘心
此言者非夫也

答沈懋學惠画

蒼頭持圖來對之慷慨欲飛非先生神筆豈令鄙人
至此但恨俱已點眼若一時大發光怪忽焉上昇使
鄙人又寒寥耳冊葉小景用墨有仙氣對之如行桃
花源中彼雙鬟赤脚者豈先生耶塵心未盡不能拜
家長游異日倘遂漁人之興當詣乞大還丹矣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果

與雲上人

去冬得灑法雨兼拜殊錫上人重有鼓棹之心願不
佞情塵積岳愛流成河又匪驚王香象何能到涅槃
彼岸登大高山離諸苦惱受多快樂惟銘鏤衣鉢以
識不忘耳闊別以來見牡丹兩度開花欲杯渡石湖
詣上人究討正法則曼病亡聊而上人方騁六通之
驥憑五衍之車擁錫白下布施衆生高軌難追抱歎
而已不佞自上人去四魔橫恣寄跡春冰又亡伽陀
妙藥日自低頭薨膺誦經之興消索盡矣上人蓮花

承足楊枝生肘豈不能濟以般若之航照以菩提之炬起之迷途苦海中邪嘗聞如來家如洪鐘虛受亡來不應上人大慈悲人當傳以百億明燈也惠風開寂業火相煎時屆深秋上人加匙

與陸太常

世有人與之金百斤而不得其一笑之報亦有與之片言而沒齒德之者豈片言誠貴於百斤金哉顧予之何如耳夫朱公猗頓古所謂富氏也當其時家之所蘊藏者眎其金奚啻萬倍在我者萬之于此而人名公翰泰

卷五十二

星

益之與撮壤崇山導洧難海者何以殊也故其心弗德也若夫甕牖繩樞之子譽不通於鄉曲響未達於雲閣塊然與木石居魚鳥侶雖匹夫徒步輕若游塵藐同土梗莫肯眎之顏色於此有人焉寵以片言之譽使藉聲價拔之淖塗升之天漢則其銜恩遇致款誠即百斤金之惠何以過諸今甚不意不佞湛初而遭明公之知也去年六月十七日得明公與沈永書知明公以相如枚叔稱不佞又數數為莊觀察言之夫軒鏡不可以貽盲章冠不可以賞越明公不

顛倒其施乎昔楚大夫有好玉者見白石輒以為玉匪不識玉也蔽於好遂疑其似者明公於不佞蓋楚大夫之玉之類矣不佞考盤雪上嘗抱遺軸之憂在茲冠齡靡所樹立欲龍蟠北澤之雲則屏才不偶欲豹藏南山之霧則壯志未衰日復一日人莫我知於是馮衍坎珂士安潦倒矣病中閒常希心古作家藥餌之暇每每學為綺言詭語然倥侗溝壑固窺一字玄牝不過如瞽人植埴索塗冥行而已不知明公何從風聽臚言俾上龍芻狗亦竊其名也張益州見老

名公翰泰

卷五十二

平

泉丈謂其似司馬季長趙司諫未睹半面亦舉之天子明公高視張趙不佞於蘇正猶荆難不能為鵠如何何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顧此片言之貺易勝千金之感區區之衷祇如御奔秋駕負重春冰耳頃子永下榻口公懇懇且曰子不有朱氏之行則公已誠令子從游耳噫乎明公故以不佞為遼東之豕黃山之鳥矣不知令子又為鳳毛麟角也不佞皇恐死矣伏惟明公妙善在躬清明居質德潤于金璧文炳乎丹青自違帝者之居我跡梵王之教雖陸大夫

宴喜西都郭君子人倫東國方斯篋矣不佞覩想姤
美頴一升闕里之塋締恩狎結綢繆追表王之方軌
孔欄之逸駕而多病多故殘冬仲氏冥游尋而大父
長逝苦惱相沿舊疾益憊望數百里之外不啻梯天
航海至今但一興懷未嘗不縣心如鐘向風而游數
也暮春稅駕廣文已廣文書來昉知之知而隨棹清
茗詣金瀟樓叅覲而明公鵠首已東維暑亟刺投閑
會公有雲間之行爲門者所俛後因試事牽縲遂不
能嗣音記室頃者學憲官來不佞得以佔俾之技入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七

爲博士弟子已聞明公來即至尊躬展謁又不過公
然一見黃頭郎想叱名矣後凡三謁三不過遂怏怏
而回不佞之無緣一至此哉瞻望弗及徒有浮談而
已茲因赤鯉修記青童尚圖冀宵燭之末光邀潤
之微澤猥自扶策以答厚誨終不令不佞湛初與鉛
刀同奔辜負明公臨書不任犬馬之誠

與內叔張蓮濱

張子壽爲文陣雄師韓退之爲文章司命而曹子建
亦稱紡虎當時橫芳漱潤豈盡無人至于今此輩

名燁燁不朽蓋難之矣門下弱冠爲博士弟子繼太
學又十餘年讀書三十車不在張茂先後西吳人
推經笥武庫者必歸焉迺未獲珥華丹塲論道紫宮
猶同白欄衫士子列棘坐廡下豈湖山水之郭助抑
五色雲鳥未入迴驚之夢邪吾聞之太乙之精知卯
金子博學嘗下觀鳥行且有黃衣老人植青藜杖叩
閤而進懷中竹牒寧獨天祿校書可授乎且外書有
鄉書與計吏北上春官眼看離席帽披爛銀裘飄搖
燒尾宴驚天動地張文景定須夸有夫容鏡豈在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七

宮第四明年載陽當有泥金信來矣雲龍山下放
亭前新郎君去馬如飛冀學司馬公不肯簪花敗殺
阿孩兒興也不佞慙非李漢幸館韓門古人有言
之義聊尔致頌然不能浣腸洗胃歌鹿鳴以寵茲行
非不佞之靳于公亦君苗焚硯元常閣筆之意也
伯好爲新奇談極是鄙體但可使孫郎帳下兒看母
令張子布見之大幸

答陳君常惠茶

葉含碧玉盤捧金芽病渴相如喜故人惠此佳物紫

門亡俗人忙自煎喫見白花浮光梳面纔教入口涼
沁詩脾兩腋風坐不但萬火消滅已已昔丹丘子服
之羽生廣寒宮不知何處吾欲騎鯨直上出明月
勢姐娥俱歸耳茶量頗寬何止七碗若紗帳籠頭告
罄還能嗣之乎一笑

慰吳秀才

吾友失第者皆有以吊之獨子則不吊且賀夫第
何以賀也賀夫子之必第也邯鄲有出新曲者託之
李奇則競賞之是不知李奇者也即李奇者遇之未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能得其賞也苟晤知者則揚稱蜚聲價登百鎰彼邯
鄲人不啻白黑而玉石矣子寧邯鄲而先乎寧李奇
而後乎衆人之第邯鄲之先也子之失第李奇之後
也吾為子賀也固哉三月不展面甚願從吾子一聽
白雪吾子欲之當共嘯道峰之首

賀朱春撰

禁還自北不佞病不知公之還也已內
知之知而隨欲走門下一稱賀觴又不佞病未起猶
弗知也迺其心知弗知豈有間乎伏惟雉橋公足下

軍精藝府鬱志藻園糟粕縹囊之書寤寐竹帛之業
當夫綺齡蓋已出百氏之數而漁獵之矣故一珥管
則蚪踊螭騰而左國班馬莫不奔走紙上子政
博極中郎該綜方之干公不過么僧而已屬之負一
經北上遂舉京闈第一令仲氏亦踵武南都璧金球
共粲椒蘭俱馨一時頓有西玉人惜宋武亭不及見
之耳凌氏二偽齊駕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武林不有
公家伯仲誰為湖山水長價耶旦夕應南宮之招登
臺展駁當在蘇長公前豈居張文景後若不佞肺病
私公翰藻 卷五十一 五

與文休承

茂林玄思甘寂將學馬遷習道黃子恐終不能攀龍
翥而稅蟬翼也如何如何插華歸來想在淩之旋雲
爛戶外問字之樽日陳座隅矣不佞雖易于心醉難
可膝前式往芹牋聊充棋問雉橋公鏡其知弗知故
則其遲遲毋怪也臨楮頓首

赤曦為炭二儀為爐寒之鼓之金流石鏤
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苦軀統猶重密樹
無陰雖王維苦熱行未能模寫之也頃者寒暄如買

懷况頗清想是達磨開了甘露門故一切衆生得離
火山炎海耳然續文宦况甚冷使官舍如煮自有若
靡禦之蓋不膏脂厚人無也人無層雲
也俯闕我輩不萬萬邪當午叫問志書財

與沈子永

省跡并所製詩義二首金生字裏雲吐竹間雖片玉
之琦足以驗其盈尺矣覽之欣懌首疾良蠲

又

始吾與卿別良思卿矣已得承長君聲教即卿朝夕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俱與長君一夕話乃使人幾乎忘卿

又

子永靈蛇在握高眎携李真丈夫之雄也猥以蒙鄙
得契金石嬰痾沈抑遂闕披承方冀共研歛言承席
班荆無地淚為別滋矣願言之懷何可任也去矣沈
生努力自愛

答費丈

病子日高丈五齋睡未醒夢有紫衣和適我也則亟
起逆之乃足下持牡丹來也意沾沾喜手自藝之且

為足下寄聲花神明年好為新君舒花吐英當與若
故人拚為河朔歡消受人無也乃花神且卿之矣請
與足下訂此盟

復光祿叔問病

後漢第五伯魚視兄子病嘗一夜十起退則安寢如
故及子病夜不一起也而申旦不寐伯魚當時高士
猶未盡去其私况下伯魚者姪不幸病叔日凡二三
來即不來亦心源源來焉蓋伯魚不如也豈謂門戶
可寄不讓任忠之猶子乎附還小字錄併致謝聲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與錢文學

不佞未游足下腹中而足下乃在臆間有年數矣嬾
繭無能望見眉宇以至于今然數于尊公處多問足
下足下豈常聞之百穀稱足下高才即百谷已亦常
稱傑矣周璣楚鳳橫受美名足下自是十城之寶萬
里之翥未有其時故園墮戢翼爾乃者有謁
雖能事不受迫促過人無之矣
寢強自力勒狀人無有狂瞽

答文休承

中秋為夫人華誕通家子固宜走金母壽筵一歌青
鳥吟迺以不豫而故即獻桃之敬亦情緣專人將之
大罪也而啖棗之晏人適有疾如夫人之妙藥也
奴行且不老矣僕無玉芝水碧之夫人妙藥也
園光處齊心耳願夫人與瑤華比壽上玄同年而相
夫子以偕老令子若孫皆拖采懷黃永好無穀耳章
草代布

與烏程博士文休承

嘗上不佞湛初生二十年矣固知世間有文水先生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二

五

者為太史衡山公仲子雄才雅調妙絕時人而書画
更足龍架先後談者謂吳自開國來不多見也不佞
竊高下風之行幾欲理臚入姑胥而先生宦事江西
不佞落落江以東愛而香未得便搔破頭顱何能降
我心邪頃聞先生改官烏程不佞湛初故烏程人也
輒以名字聞夫玉人好玉則琨珉于間之
之其不能收者賦歎然今先生之
而欲自致門下甚為砥砭戮笑所冀事進而追琢
之使得與他山之用固瓦全之也先生豈許之乎先

生先太史與曾王父蓋燕昵好也講繹世誼固不待
介者以謁先生之門而抱疾掩關無從一見龍光叔
心腹之願先因于居

答文休承

男兒生有七尺軀其所不朽舉大名耳安用我家兄
為也不佞雖無囊中裝哉然好楮古即其無餘贏也
而遇有直意則細君脫簪珥質金矣鄉黨為其無能
視家生產而致高訾也以為笑而不佞則曰宛其死
矣他人入室然此未易與眾人口舌爭也先生知我
者而曰玄晏其以是病哉一阿睹物無之已病玄晏
乎又何易與眾人口舌爭也

答孫懋繩

足下去後甚相思引領良覲晦明若歲足下獻書不
報僕未能奉咫尺之書相寬大而儼然辱之嘉訊開
緘而讀泠泠何悲足下卓犖奇人豈終就羈乎
何能輒病足下虛湖海之志
恨我二三友朋盡棄丹石然當有素餐之隙能薇蕨
不充虛毛褐不蓋形古來此困寧獨足下足下多顯

者交即王君持憲東吳若丁惜託足可解膠膠之困
亦安用取志而之為滿名乎秋初謝沈憂徒
老人耳琴兒絃超
令遜川曠此昵愛

謝友人惠蘭

蘭雖處幽林窮谷不以無人而不芳蓋百花冠也以
是孝子采于南陵忠臣佩于北渚而楚襄漢武亦有
蘭臺之宮荷蘭之殿昔日之芳菲至今有可想焉
賤子病臥正苦寂寥公忽貺以春蘭三花狎獵盆更
名公翰素
卷五十一
精緻出塵豈必丰茸十步綿連九畹然後為美哉何
時張延蘭亭酌蘭英以奉公袖琴操為幽蘭之歌令
吾兩人心氣如蘭長不改固是一番奇念莫待鴻
歸燕去露往霜來使紫萼與萬草為芻也厚意
謝謝

與汪晴寰先生

僕少所從學者兄也
濡首而晴寰翁自武林吾音陵千始負果日坐
絳帳中聽教授逮戊辰僕讀書夫容別墅先生又下

惟一年游楊立雪僅兩周歲而光庭在春風中五
祀于茲矣夫命而之門不拒病夫繩之側不拒曲
木先生之進吾固
器僕不佞甚適得此面執經
然舌耕以來無半菽餬口子虛空賦消渴茂陵雖欲
志徇馬之區區而度無伯樂韓國之舉別來病益憊
矣昔丁寬之歸何易已東先生之詩幾被僕喪生平
青雲之交掉臂而去者十九惟北窓三友得為密坐
念至於此何以為心先生知我者也最爾之軀倘不

名公翰素
卷五十一

李

至先朝露蟬蟻蟻當期長安馬上相逢世有王荊公
先生必為梁棟揄擢之任獨不收僕乎諒曰槐花黃
舉子忙卜玳得吉皇甫馬蹄聲特特笑殺薛阿婆
東塗西抹何如我新即君哉白雁南來寄筒當面

答阮伯載

業舉子文者雅尚清致然其言多至枯槁
齒耳兄文清矣又
鑑續眉而盤紆
水邪不佞向未見大篇故以僞語塵目不知兄精到

如此村女簪花抹粉自謂妓無雙矣出門遇見嬌施
不能不搔頭也還壁載之以詞

與丘秀才

僕居與公鄰蓋有年矣然不
里者豈公之薄我抑我之薄公邪良可笑也今茲解
后子蘊寓中得聆咳嗽已知公為跌宕士心竊慕異
之而文行無所底計且不能稱末契廼僕倉卒病憊
伏佃樓中臥侍子時報公彷徨問我即睚交密友蓋
不是過子矜谷風風俗之輕薄尚矣公獨振之邪曠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速以來日夕為病所苦亡論尺疏難題即有夢思亦
荒荒汶汶不能及公左右憶昔三五幽人玲璫踏月
真是一番嘉會也言念之子心為悵焉用往尺書聊
以當覲

與玄雨取選官圖

顛坐無聊要做箇黃梁夢
虛無讀書換來
足青雲中亦不識米生夢
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于我心實為藥焉

答王秀才

風猷燐震吾不伏
而道阻且長未
也生負倚馬之才廼未能

豈時俗工巧即卓犖如生者亦不免蹊跌哉然眸矚
黑照玄采紺發終有日秦青識其衆尺固不至踞眺
而遠去也若僕潦倒雲漢日與漁樵爭席自今青冥
無期長作投綸之士而已何時夢到鳳皇城下與生
枕席白雲幾杖明月儂伴五雲三竺間邪此心長往
名公翰藻 卷五十一
矣

與許令慈

僕不佞五歲受教誨學箕裘八九歲弄筆研習舉子
家言十二便游心上古其所綜覽者皆周禮左國老
莊列荀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班氏
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
遇有操觚一師
子嘉曰變生如飛瀑
洞混濛之致然不佞自未奇也十七八好結交知名

故多長者之游年來益高自許與每命酒便傾一二
執醉則倚繩床天台大八十字山文刀叱侍兒
為孫大娘舞冀有

慮幾十百里皆曰狂人狂

中遠公少

策詣之不謂受刑歸歸益懣懣思捨此佔俾所向醉
中仙而家世簪纓又不忍一旦弃去遂復為吟嘯中
語然落落非其志也君常來時稱郎君太雅且言郎
君比不佞顧郎君才華倜儻不佞何以比郎君聞郎
君洵美且都即之者如搏牛之蝱得附鱗尾忽然一
名公翰墨

卷五十三

至

蕭千里白日易西不佞不無郎君之思而郎君隔百
里居恍在霞表盈盈一水又徒自牽愁耳何間携綠
玉杖狝吳山之巔竊郎君靈氣以滌汙渙浥拔脚風
塵之外邪即辰病癩潦倒先往短狀稍間便騎十二
白虎訪拓跋矣此時郎君幸開色待不佞毋故惡裴
先生也一笑

與陳子蘊

聞小霞在寓承一函若此嗜癖矣奈何天
阻良晤繫吾枕席間然心寬已逐旌旗夜不甘寐旦

不甘食飽焉有物相撓彼忠孝之士固能入人心如
此邪病已愈復昔健印小霞最溪即無
美矣啖賓然三

嗟然背一張琴步入徐孺

一番少

之所至快者何自逐社中兒赤雞白狗相與弄栗
哉不負

答沈懋學

古先生青蓮者神仙中人也僕少小時即慕青蓮公
嘗恨生晚不得與之周旋至取太白集讀之便發遐
想然今古隔絕亦徒然耳不悟千餘年而有青門子

卷五十三

至

青門子青蓮公者流也屬者得因陳二郎受知于公
荷公不弃重以明月其詞翰偶而不剝蓋青蓮公不
如也於乎既不幸後青蓮生又何幸與青門子同時
哉快矣快矣僕嘗上一俗人也十歲業進士今
十九矣未有成立欲學青蓮公志南郭氏
世簪纓不忍便棄青蓮公志南郭氏
有會意處輒狂語尚生昔此跨轡天下吾即
不能弄其後廖然靈仙窟寔神往之矣遂自號曰天

下山入一懷結不解則獨以紅蕖笑傾白墮索青蓮
廬山諸篇朗々番間焉如改十一過以狗尾
續青門青門我

殊非宇宙中語閱印記

下名

豈先得我心歟昔人謂腰纏十萬貫騎霍向天
下美事未有兩全者稍俟數年若不獲曳裾彤庭便
須與公脫去十洲三島披霍肇飛錫峭嶠之巔仍
丹丘羽人論無生之說撥不死福庭此時清風明月
不用錢買不愈咄咄塵中愁釜空哉孫興公慕天台

名公翰墨卷五十二

五

山為賦其神秀贈范榮期僕慚非榮期比公肯為游
仙歌示之則蒿蘆中金作聲矣雖青蓮公于盧虛舟
何美焉聞神山五百年一開中有石髓得而服之壽
與天相畢苟與公朝夕名山中是未可知也僕不勝
心動

與文字排

不佞生晚不及
角時竊嘖嘖矣先大
啓南一時擅美天下尊公壽承公惠徵先太史芥芳

行楷篆隸號當代獨步而書悟入孫錢佳鏡其菁
名馭者宇宙業五十與承又皆亦幟
藝府逮及足下

寸高行將移龍舟饌奪

即唐

見三葉嶙峋如此難矣難矣先王父練溪公太
史雅相友善太史嘗為作練溪圖自言十年來未有
此筆又足紙寫蘇黃米蔡四家字家大夫觀銓政時
值尊公以貢計偕既而得閱貢卷首拔公于吳尚書
公綢繆世誼足下蓋不佞長公輩也亟欲伸孔李之

名公翰墨卷五十二

五

義冀不隕前好而塊處霄上無從執鞭珥筆以充錐
刃之用何間夢入吳王城與足下散髮對牕出梨花
春相與傾百斛哉神往神往

與內弟乞金魚

僕不幸病只尺缺面固數成病中知兄動動
且不置金石有銷此誼
忘之春艸青
藻芹語相雅
臥閣鳴琴笑對南山月耳兄何啻盡嚼乎拊枕無

聊欲奮臂策馬看花茗土
魚滿池白魚
榻中待他朱
以策我令不至落莫無

答嚴敬齋

秋風蕭颯正在午夢中忽見童進敬齋扇索拭目
草草聊答來命耳不足存也僕向有小句云閉寮欲
作扶搖睡不許閒人覓右軍今敬齋輒來覓我耶大
笑

答柴子倩筆

自從僕病尖頭奴盡皆遁去臥榻中盡一卷者相
伴寥寒之苦主人正亡如何又何以應君詩胡公崔
蔡手豈不欲令此輩奉事鬼固然渠自是歸其誰
恨若君不相信問我鐵面

答萬子希

楚東龍荆人
寶非信
如何

始宿
如此
林秋
答陳
人不
吊耶

原缺

名公翰藻五十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凌迪知編迪知有左國腴詞已著錄此集錄有
明一代書牘意取博收而冗雜特甚

宋文鈔不分卷

〔明〕查志隆編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文鈔無

卷數《提要》

宋文鈔小叙

余不敏喜誦習家藏書憶
先君司寇公博洽群籍直
挾二角與季父京兆公下捷
叙一
切劇旨擅著作之譽余
趨逢時雨大人諱顯命
謂學士家摹古固也然何
不模何必不摹黃真以降

浸假而秦而漢以暨于唐
宋文章渙乎氣運有至不
至其阜帶高華並垂
不朽者政未可軒輊也嗣余

叙二

弱冠成進士碌、四方之後
遊忤世歸田得法復素業
暇輯宋文鈔若干卷竊
有味乎宋白奕棋之說也其

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又文章
真面目卒不越此品尚簡
易淺深不同制其品同勢
尚寬裕疎密不同形其勢

叙三

同行尚勢徐局尚舒緩利
害不同方安危不同理其行
其局同故曰易言而得之寬
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

緩而勝之以衆証文鈔不直
歐蘇二家共臻厥妙法凡
序記論賦及藏銘傳誌雅
人各一品移行局而其足衆

無用

不朽一也寧必遜唐人而工
標秦較漢等行取墨斥
摹古之爲得哉茲選丹
鉛幾易而存留久之緣被

命馳驅如奕棋然未及付之
梓人以公同志俟兒曹之
善讀家藏書以無忝兩大人
之教訓者

無五

西浙查志隆鳴治南撰



席林沈鼎新書



宋文鈔目錄

序

海昌查志隆鳴治甫集

庶子允賢補校

宋白奕棋序

孫大科正訛

歐陽修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田錫御覽序

歐陽修章望之字序

向敏中留別知己序

歐陽修送楊賓序

張景柳如京文集序

歐陽修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送田畫秀才宰親萬州序

宋文鈔

目

一

歐陽修格氏詩集序

蘇軾江子靜字序

石介唐鑑序

張耒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劉敞送楊鬱林序

程頤春秋傳序

劉敞劉景烈字解

歐陽修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劉敞送湖南某使君序

歐陽修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歐陽修仲氏文集序

蘇軾送水丘秀才序

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

王回故續遺文序

韓洵語例序

蘇軾六一居士集序

王安石送孫屯田延仲序

蘇軾送張道士序

歐陽修薛簡肅公文集序

蘇洵仲兄郎中序

歐陽修送廖倚歸衡山序

角輩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歐陽修送陳經秀才序

歐陽修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歐陽修送張應之字序

歐陽修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記

王禹偁待漏院記

王禹偁竹樓記

宋文鈔

目

二

范仲淹岳陽樓記

范仲淹桐廬嚴先生祠堂記

韓琦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韓琦定州開古堂記

歐陽修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畫舫齋記

歐陽修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望樂亭記

歐陽修醉翁亭記

歐陽修有美堂記

歐陽修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岷山亭記

歐陽修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陽修仁宗御飛白記

劉牧待月亭記

劉敞王沂公祠堂記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魯鞏觀峴臺記
魯鞏撫州賴魯公祠堂記	
魯鞏廬山亭記	魯鞏洪州新造縣廳壁記
魯鞏醒心亭記	
魯鞏滁州龍蟠山聖壽寺佛殿記	
魯鞏閬州張侯廟記	魯鞏徐孺子祠堂記
錢公輔義田記	章望之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王安國清溪亭記	蘇軾墨君堂記
蘇軾墨寶堂記	蘇軾寶繪堂記
蘇軾益公堂記	蘇軾三槐堂記
蘇軾醉白堂記	蘇軾喜雨亭記
蘇軾凌虛臺記	蘇軾超然臺記
蘇軾淨因院畫記	蘇軾放鶴亭記
蘇軾鳳鳴驛記	蘇軾神宗皇帝御飛白堂記
蘇軾雲泉記	蘇軾滕縣公堂記
蘇軾游桓山記	蘇軾滕相院經藏記
蘇軾方丈記	蘇軾衆妙堂記
蘇軾通愛亭記	蘇軾醉鄉記
蘇軾睡鄉記	蘇軾靜常痛記
蘇軾黃州快哉亭記	蘇軾曲亭記

蘇軾王氏清虛堂記	蘇軾黃州師中庵記
秦觀雪齋記	蘇洵蘇氏族譜序記
王安石芝蘭記	王安石伍子胥廟記
秦觀龍井記	陸佃遼南亭記
鄒浩拱北堂記	唐庚易庵記
魯鞏唐論	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三國論	蘇軾北狄論
張耒李郭論	何去非秦論
何去非西晉論	崔鵬楊嗣復論
唐庚察言論	歐陽修本論上
歐陽修正統論下	歐陽修朋黨論
歐陽脩為君難論上	歐陽修為君難論下
蘇洵書論	蘇洵春秋論
蘇洵史上論	蘇洵御將論
蘇軾思治論	蘇軾始皇論一
蘇軾伊尹論	蘇軾荀卿論
蘇軾韓非論	蘇軾伍子胥論
蘇軾樂毅論	蘇軾范增論
蘇軾留侯論	蘇軾龍錯論

蘇軾諸葛亮論	蘇軾教戰守論
蘇軾唐論	蘇軾功名論
王文公禮論	
策	
石介根本策	石介明禁策
石介責臣策	蘇軾策略
蘇軾臣事策	李清臣勢原策
蘇軾制科策	孔文舉制科策
賦	
王禹偁籍田賦	夏候正言洞遙賦
宋文公	王
張詠鼓賦	楊侃皇畿賦
范仲淹明堂賦	歐陽修鳴蟬賦
歐陽修秋聲賦	梅堯臣凌霄華賦
司馬光文趾獻奇獸賦	
周惇頤松賦	蘇軾赤壁賦
蘇軾後赤壁賦	呂大鈞天下為一家賦
表	
楊億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謝永表	
晏殊進兩制三館壯丹歌詩狀	

韓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歐陽修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謝覃恩轉官表
歐陽修謝宣召入翰林表	
歐陽修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乞致仕第三表
王拱辰賀皇長子封公表	
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	
王安石賀生皇子表	有三
王安石謝知制誥表	王安石又謝翰林學士表
王安石進南郊式表	王安石乞退第二表
王安石賀冬表	王安石賀赦表
宋文公	亦
王安石賀正表	王安石辭南郊陪位表
王安石謝加食邑表	沈文通越州謝上表
馮京河陽謝上表	
魯鞏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魯鞏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程顥強至代謝進和御詩獎諭表	
蘇頌右僕射待罪表	劉牧知襄州謝上表
蘇軾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謝侍讀表
蘇軾賀駕幸太學表	蘇軾謝賜曆日表

蘇軾賀立皇后表	蘇軾謝漢官提舉王局親表
呂惠卿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林希尚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林希賀皇后冊禮表	張舜民謝諫議大夫表
蘇軾賀明堂表	魯肇謝史成授朝奉郎表
魯肇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肆赦表	
魯肇南京謝上表	魯肇又南京謝上表
魯肇賀上傳國寶表	陳瓘通州自便謝表
李至對皇太子問政牋	
宋文公	七
田錫用材箴	劉敞據箴
司馬光友箴	程順聰箴
李瑩倚財銘	李瑩續座右銘
范純仁希余銘	蘇軾三槐堂銘
蘇軾擇勝亭銘	蘇軾九成臺銘
黃庭堅游藝齋銘	崔鵬古硯銘
陳疎唐農頌	

書	
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蘇軾欽答韓持國書
劉敞與吳九齡武學書	
司馬光答劉蒙書	錢彥遠賀杜相書
魯肇上杜相公書	魯肇與孫司封書
蘇軾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上韓太尉書	陳師道上海州書
周行已謝祭酒司業書	
歐陽修謝館職啟	歐陽修與晏相公啟
歐陽修回文侍郎啟	歐陽修回呂內翰啟
張方平知陳州謝啟	王安石謝王司封啟
王安石謝提刑啟	王安石賀韓魏公啟
蘇軾謝和府啟	蘇軾賀歐陽樞密啟
蘇軾謝應中制科啟	蘇軾賀楊龍圖啟
蘇軾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蘇軾登州謝兩府啟	蘇軾謝中書舍人啟
蘇軾答試館人啟	蘇軾謝中制科啟
陳師道賀翰林曾學士啟	
秦觀謝館職啟	張耒潤州謝執政啟

李薦謝解啟

雜著

劉敞論客

題跋

王回書襄城公主事 王安石書賈節廟

祭文

劉敞予岳二生文 歐陽修祭杜公文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王安石祭韓欽聖文

魯鞏祭王平甫文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祭魏國韓令公文

宋文鈔

九

議

劉敞張忠定謚議 鄧忠臣范忠宣公謚議

碑

范仲淹狄梁公廟碑 蘇軾表忠觀碑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魯鞏軍山廟碑

蘇軾昭靈侯廟碑

魯鞏東嶽廟碑銘

贊

司馬光無為贊 李泰伯畫贊

蘇軾偃松屏贊 蘇軾三馬圖贊

蘇軾王仲儀真贊 蘇軾文與可飛白贊

蘇軾師子屏風贊 蘇軾管幼安畫贊

墓誌銘

徐鉉吳王李煜墓誌 范仲淹神世衡墓誌

歐陽修黃夢升墓誌 歐陽修尹師魯銘

歐陽修蘇子美墓誌 歐陽修蘇允明墓誌銘

歐陽修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王安石王深甫墓誌 王安石秘閣校理丁君墓誌

王安石節度推官陳君墓誌

王安石王逢原墓誌銘

宋文鈔

十

王安石孔履士墓誌銘

王安石河東縣太君魯氏墓誌

魯鞏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魯鞏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魯鞏王容季墓誌銘

魯鞏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魯鞏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

魯鞏夫人周氏墓誌

蘇軾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墓表

歐陽修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修胡異之墓表 歐陽修石曼卿墓銘

傳

歐陽修公一居士傳 蘇軾方山子傳

蘇軾陳公弼傳贊 蘇轍巢谷傳

林希孫少逸傳 邵雍無名君傳

石介趙延嗣傳 章望之曹氏女傳

宋文公

宋文公

序

宋白奕棋序



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奕之事下無益於學
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
之觀夫散木一梓小則小矣於以見興亡之基枯棋三百
徽則微矣於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奕人之說有數條焉曰
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強弱之謂也行
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
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險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道寬
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中懸絕而陳之者為
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速而應之者為中踈暴
而應之者為下局之道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
為中劫殺而勝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
乎從時勢之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
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決安
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
背遠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
有虛與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
無不戒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強然從時之權

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歟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忽其志忽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廢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即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議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俗此過者為善與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克祥舜舜祥為乎彼戰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速而應之變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之懸絕而陳之躁暴而陳之劫殺而勝之有若秦併六國項王霸楚乎是故得克舜之策者為首得湯武之策者

宋史

序

三

為心得秦項之計者為趾焉抑從時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取衆得地有如守固其設教也在寬猛小其任人也任善惡明其取衆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於急志而驕心泄機而忘敗非止圖棋將現象圖焉故曰奕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也故聖人存之

歐陽脩送三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雪而秋霖河注東幾浸下田已而不雨至於八月穀果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溫博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以虧

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東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恐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絕之幾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於寧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戒言或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后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耳天子聞之慘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嘆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贖而免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

宋史

序

三

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壘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心不得達於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壘之耳可勝嘆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壘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壘而聞於州州不壘而聞於上縣不壘而民志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嘆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廬陵歐陽脩記

田錫御覽序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指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陳文集則宗經之詞寡非獵精以爲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爲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爲理大意臣每讀書思所以得上補達聰而天啟微衷神祐秘志適因宣召面得數陳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爲御覽今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

宋文鑑

序

四

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名與功偕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即嗣聖功業與堯舜比樂生靈福壽在義軒之上

歐陽脩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綆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珪璫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

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八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表

宋文鑑

序

五

臣賊子不能竊譽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如唐之裴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變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望然脩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爲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

張清

向敏中留別知已序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
妙端也敏中始學於六經舊史氏見砥名勵行濟時有道
者則臨文慨慕景道範而耿光見切榮冒進致身於非據
者則執卷窮微想前事而太息頃歲嘗侍立於先人謂予
曰矜功者弗立伉望者弗成無狗俗以強媒苟名而自是
三省前訓克荷靡忘暨予忝官幸來南貝終朝若厲臨事
且繁總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勳庶務綢繆約於風土
陋豫章之與壤比其井制越金陵之上邦布術情糾絕之
理化民無艱單之語迅周天迭換四輪忽奉宸詔俾歸
闕庭駕言於邁中心鬱然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賦以序
文歌詩送別者多矣其間探味述作希聞詞旨大約以錢
清華居近密名器偉重組紱起峻為進身之望也激揚之
意雖知已之塵談潤色之詞復文士之恒態豈若出進言
以誠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於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
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悅偶以復古則可矣
將遽於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况立性甚拙拙心愈疎
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貴飾後昆者宜
乎富於道德飽於忠鯁求於至理盡於至公然後不求名
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故不能量力以再思約

集
卷
六

序

六

己以務進還本狗末爭利忘義心為靈蟄面作狢狸繼歲
列鳴珮左金玉玉上倚牛尋一去九萬跡跡於賢人君子
之右者復不愧歟願言故交勉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
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歐陽脩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禁於友人
孫道滋受官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禁
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官細者為羽操絃驟作息
然樂之急者倏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
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雖雄難雅之相
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
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
詩之悲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
其澹靜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
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為尉於劍浦區區
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
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
宜之俗其能靜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
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

集
卷
七

序

七

張景柳如京文集序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闢噓吸消長為貴道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幹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為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于至明離潛蘊其至而不知其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距楊墨韓愈之排佛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宋

宋本錄

序

八

長於宋初極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斥蕩起振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宜言矣先生豈徒為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解其遺文九十五篇為五十卷命之曰何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

歐陽脩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為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廊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親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陰以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交二人懽然無所間曼

宋本錄

序

九

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嗷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潞鄭無所合固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壯其素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聞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岷嶂江海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詩固遺其或時以老其集

歐陽脩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於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惟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閑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無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肯顧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園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然嘗切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宋文鑑

序

序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若遠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荷荷下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泰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誦其坐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盡功業此雖賢難之周孔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園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雖然惟儼傲於退儼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而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以表其墓願為我

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遠之態可以見其志矣

歐陽脩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而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孫世於家至今而不能及天下已定

宋文鑑

序

序

將軍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是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游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入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夔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忠萬以西今之所徑皆王師向所用武

審覽其山川可

慨然而賦矣

歐陽脩梅氏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遠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九士之蘊其所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然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寓人情之難言憂窮則愈上然則非詩之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落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九十餘年年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言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守

宋文鑑

序

三

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也故其平生所作詩尤多世既知之矣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之曰二百年來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

歐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速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得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于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蘇軾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為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返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

宋文鑑

序

三

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哀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渺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為之歡喜愛惡而累其真歟若齒少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然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得哉

石介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巡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為周帝庸人安樂公主醜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應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

宋文鑑

序

十四

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恥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於中廢墜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兇喪自肅宗踐位歷於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々

周褒如滅之然則巍巍巨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不傾不仆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古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于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傳於孫可垂億千萬世豈止數一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張東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宋文鑑

序

十五

詩不云乎蒹葭蒼々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

而成雪之而樂者是也吾嘗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慨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後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潔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適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懼寒禍悔矣其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父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秦解之曰子之謂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蓂莪之

宋文鑑

序

十

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鄢二子者其窮窮憂患之時陰莖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履霜不殺者物之灾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劉敞送楊麟林序

麟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當拜者歎以災瘴露宿為解天子以為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剛健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却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為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倣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選而治裝沈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和他日為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操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無而養交

宋文鑑

序

十

以賢富貴若長者一旦有意外之意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靡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程頤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焉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

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泰至以建亥為正通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通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詞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通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棄善取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火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隱義時

宋文鑑

序

十七又

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子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通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亭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悖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劉敞劉景烈字解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未可以擊牛矣無長短劍無單浚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問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歲秋尚多恣睢者故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遠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燕飲酒言曰吾名取年而字昌齡以為得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

宋文鑑

序

末

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悲然作誓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其聲丹青狀其貌簡冊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何如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歐陽脩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

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於高門世祿軒冕而躬布衣常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於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於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於朝廷登於輔弼清德著於一時公名垂於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於人既長學問好古為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儼然常若不足於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於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於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禍福利害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為之序

劉敞送湖南某使君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竟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群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獠猶也山林之與居禽獸之與群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典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功咸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脩堯舜之義明市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

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進而探穴巢不為致人而致於人營於勇而雷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使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頃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益贊於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歐陽脩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嘆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通條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

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然則士
生其間其勢不得不志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
通缺學廣苟偽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黜辱
之法又失其方面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
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乎其孰能至哉則
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以幸而
有則往往饑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若或難而後通夫賢者
豈必困且艱與蓋高世則難合達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
嗚呼人事脩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廢則雖天所賦予
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

卷之六

序

廿一

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
說則自古聖賢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
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
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
雖然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
不能周於生而生尤好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
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於心雖然若生
者豈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
十九日序

歐陽脩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舍進
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
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
而已蓋小人知在哉故常無所不為君子知有命故能無
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
就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予讀仲
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模範其氣剛其學古其
材敏其為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少舉進士嘗
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
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蓄振耀於

卷之六

序

廿二

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
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予謂君非徒知命
而不苟屈亦有負其所負者謂雖抑於一時必且伸於後
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人孫革老狀其行以告於世
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集其集以行於世
然則君子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
人者耶噫予雖老且病而古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
刑部尚書歐陽脩序

蘇軾送水丘秀才敘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為歌詩與揚州豪杰交游頭帶

疏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子知其必
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奉曲以
合規繩會不得有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為將應卿卿之會
猶浮沅湘遊壘塹登高以望遠極樂以深深以自適其適
也遇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棲
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
朽枝而聲聲然不知其心之樂矣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
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
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履可以南矣

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

東坡

序

廿三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龜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
走集益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
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
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餘邸
及其亂離絕以五季之酷其他墟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
丘墟高亭大榭岿然獨存者亦不過數家而已其後
無餘廢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治亂之候也夫古之
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
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
方進於朝放乎一已之私自適之志天下之治亂是已

王回故蹟遺文序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最壽者感於外也彼
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額刻之於屋壁山崖之中藏
覆遮蔽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
為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傳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
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為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洩
折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
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遠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
官守子孫今誰圖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
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
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
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聞古
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
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特之文采制度有
得其詳而史傳遺乃其概耳惜乎昔所聞者今已磨滅殆
盡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
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為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
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
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完哉特不知後之
人能不以吾說而廣否

宋文公

序

廿四

蘇洵譜例序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墨其昭穆存乎其廟。運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朕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無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識。而世人不載。于是乎由賤而貴者。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述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身而考

樂未錄

序

十五

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嘆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獸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太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蘇軾六一居士集叙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焉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

天而爲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悅。俾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陳夷至於陳。廣割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焉。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康然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

樂未錄

序

十六

宋文鑑



卷

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脩取士法風勵學者專治孔氏點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

歐陽修送孫屯田延仲序

良金美玉藏於礦石而追思治工莫不夜々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况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歲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土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遠賤席行不及其駕蓋彼知者之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為泰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法章舉劾黜奸治獄以清風執則朝廷之得失御史整

宋文鑑



卷

焉然過者為之至有伺求以為察剛許以為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大儒沉正剛達大體然後察王廷為天子司直之臣况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為世名即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予知夫振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望東向而望俟聞

蘇軾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只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示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送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王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黯黯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已吾友每遇愛豈信然乎止于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廢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有薇薇可羹也野有虞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毛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

吾所自遠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還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點而巳非所以望吾友也

歐陽脩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規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為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所感激憤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况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其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

宋文公

序

元

母后時以剛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謨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止乎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無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子宜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雅嗣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來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之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廼字四年五月日序

蘇洵仲兄即中字序

洵讀易至決之大曰曰決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決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決而字公群則是以前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哉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前為之如何且兄嘗見大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潄四汪洋溢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突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室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迹焉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定形之今天風水之相連乎大澤之微也舒徐委蛇蜿蜒淪淪安而相推起而相隨

宋文公

序

平

舒而如雲亮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鼓其亂如霧紛紜鬱鬱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肆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四者並發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欲跳者如驚枝者如鉅株伏焉總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決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連而文生焉是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

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履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成功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歐陽脩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蓋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選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於

宋文公

序

三

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趣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之遠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園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通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然育之者誠有利其用者耳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無久矣於衡山之阿也

曾鞏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弘矢之事矣又常善其排擯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常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辭筆而已又常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禮之節文可謂備且多矣噫何其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習以體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序於鄉有庠於國有學校教有司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凡教有銘盤杆有戒在典有和葛之聲斯有佩玉之音庶虞

宋文公

序

三

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則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其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

感人之心而使^之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彊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
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
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
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
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
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
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
有^志焉久矣然應其^與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
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精
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
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

宋文鑑

序

三

歐陽脩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來水東西北道
國門當雙關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即山南望曰此豈非
龍門耶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漢河自積石而號龍
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巉崖缺呀若斷若鏡當禹之治水九
州披山斬水通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
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淡水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
為浮泛鉤鈎揭覽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嶽顛怪

宋文鑑

序

三

歐陽脩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盤絕之山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繞十八里可以
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
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違官導
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連通唱呵後
先而傍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洗上下與魚
鳥相傲然從倚之達也然能得此者惟早且閑者宜之儕
為從事子聰參軍廬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早且閑
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
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
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
與之遊也又適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至寶潛於山川之間而能光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
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唇蛤珉石混而棄者
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外也士固有潛於卑位而
與夫庸之流俯仰上下然率不混者其文章材質之光
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
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
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雖京師不數驛歸紳士宦
雜然而處其赤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振是而擇之獨得於

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
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
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周吏士而至於此予嘗與
之徜徉於嵩洛之間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
吟哦其間始而惓然以相得終則惕然覺其意蓋浸漬之
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予且惜其去又
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人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
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

宋朱鈔

序

朱

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以見乎遠乎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
字仲容谷之為義虛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
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
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
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方圓是也然受
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
鼓是也然鳴假物故須其簾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
物者室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
窮士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
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

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
若之選深中隱原學優道克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為
小官主簿背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
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擊之應者益遠可匪
也哉予與君同以進士登於科又同為吏於此群居有隙
宴閒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諱而默也敢為序
以易之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而自馮調會子於
洛陽而後又明年獲來遙領鄉進士自河南貢於京師

宋朱鈔

序

朱

明年平步解官洛陽以東則子履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年
得翼城於縣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
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
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大醇歸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
則挾其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
將試其為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
直取古人之所尚以距今之為者其脩已力行之道屢見
而屢進且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
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
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

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明其所趨而後轉
聞其致思必精其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子
友河南富孝國常與子語於此今孝國在韓而子履往焉
又從而辨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暇
然者矣

宋文公

書

書



宋文公

記

王禹偁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
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
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遠於上臣勞於下法乎
天也古之善用天下者自舉廢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
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同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
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爐

宋文公

記

乙

火城相君至止噓一驚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
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
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四隣多難
何以關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
不和災眚將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
德以登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通相君
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美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
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
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
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

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莫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憐之倣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晏回相君言焉時君薨焉政柄於是乎隳我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役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讀誌院辟用規於執政者

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州城西北隅雉堞圯毀基

宋文鑑

記

二

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瀾此間遶梁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散丁然宜扶壺矢聲鉦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但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矜妓女載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給若重覆之得二十給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除上丙申拜廣陵

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蘇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未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蕩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五嶽南極瀟湘

宋文鑑

記

三

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詭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蒼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寤寐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桐廬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先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徵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徵光武豈能遜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韓琦重脩五代祖塋域記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義實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迹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魯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魯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報其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累賊犯關僖宗幸劍南景崇帥定帥王康存合隣道兵

宋文公

記

四

宋文公

記

五

入閣進討關輔以平時庶子謀也景崇其子太師懿幼嗣父位府事一咨於庶子以義結隣帥內尊王室朝廷喜之故恩命累及光啟二年八月十四日終於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緯祖沂州司戶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有隱居而上世葬深州博野縣吾鄉之北原博野令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葬於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為世儀法終於天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附於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常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舉吏馬或以詩贈祠部頗銜已學祠部郎席諱之曰崇霞臺上韓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為大屈服事具北替銷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為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未滿始以縣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於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永濟與夫人史氏暨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葬於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官奔走

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最吾之望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幾於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孝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於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隔北距唐河數里之近當經霖潦暴漲浸淫及於庶子之塋且念神靈久宅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先而執壙自下以覽寔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為萬世之固遠遠祖諸塋悉加治葺剪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綠其垣墉而表以高閣既棄其事也遂直書營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戒於子孫曰夫謹家謀而心不忘於先塋者

記

六

孝之大也惟塋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為重時自志於學每見祖先所為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實而藏之有遺遠者常精意搜掘未始少懈時編緝寔以大脩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祀少慰膺嗣之志向若家謀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得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完其宅兆而藏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如此則與夫世之絕也何異子孫其志之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推而節制不專非

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澣鎮之四路悉用儒帥無本通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俯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跡古名臣之執獨以自策厲且患其汨於多務而志之弗度會郡國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且採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閭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聖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

東文錄

記

七

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克而君之報殊厚任重途遠惟仆跼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鑒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給肴觴競筦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手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出則雖吏文之操懷遠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通而履之至於幅巾坐肅怡然終日予之所樂為有既乎若其實客之於斯係屬之於斯不離几席如閭舊史俾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於常傳於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存或有俾慕之意不以酣歌優

嘆之為樂而以為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然哉是將有益於人知哉者其以為我為喜矣豈遠娛樂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之宜免夫毀圯坍塌之患矣

歐陽脩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於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永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開激東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客數百里不及

宋文公

記

顧視一失毫釐與岷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跡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懸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至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為陋而安之且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

然後有公惠於往來以館以營動不遠時而人有樂是皆宜書故公之佐吏固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盡心齊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盡心齊齊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與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貌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僊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峯佳花菱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右挾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

宋文公

記

九

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於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々叫號神明以脫頃吏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同病自嘆以為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以來是州從康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處舟楫之危蛟龍之出沒波濤之洶湧宜其寢驚而替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述世

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兩樂也苟非胃
利於陰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
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晏
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于友蔡君謨善大書顧
怪佛特乞其大字以題於樞懼其親予之所以名齋者故
具以云又同以置於壁

吉州新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天子之臣八人問治天下
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
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

陳文錄

記

十

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
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
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
致治之盛哀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序
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
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頃其久而後至
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
為最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
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
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

陳文錄

記

十一

學也言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
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
五千三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箴書之閣有
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翼翼壯偉闡耀而人不以為
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于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
進不能贊揚天子之威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
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揅過華使趨於善其勉於人
者勸其入于入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豈
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
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
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
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
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
壯者代其負荷於通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
耆老席於展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
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
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

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窕而深廣
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
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
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
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脩常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闊欲求暉
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
其政海內外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
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渙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宋文鈔 記 主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
者醴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
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
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
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
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
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
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
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
宋文鈔 記 主

醉翁亭記

有美堂記

二行龍圖國色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
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
之者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
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
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
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
寧宜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
據乎四通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
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
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

東文鈔

記

十

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
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
交物藏人聚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
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
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諫令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
荒煙蔓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悵愴錢塘自五
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
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
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南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
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邦者必皆朝廷公卿

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詩書占形
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
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居邑之
繁一需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
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
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樂而今昔之
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
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

宋文鈔

記

十

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
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駢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
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
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
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
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時相而富貴皆公
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使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
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桓圭棨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
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

之淵吳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情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固亭之舊廢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之名當世所至有聲衆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室又歎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擬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衆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衆者又可知矣此衆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袁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

為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甚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談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園芙蓉菱荷之的應幽蘭白芷之芳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臺巨楠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闊深窺可以若遠響而止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吹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鼓鳥獸之噪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乃若升於高以望

宋文鑑

記

本

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鴈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艸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蒼々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子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幸若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夷陵縣至喜堂記

岐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街漆紙以通商賈而武備險阻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鷹鷄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維邦之過市必常下乘接輿以疾趨而民之利廢窳窳匪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廢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舊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

宋文鑑

記

元

買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珊甍南北之街作市門市臣又教民為瓦屋別姓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商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又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聽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樂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悵悵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晏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

為吏者多不敏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有器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笋四時之味江山美色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群夫令離卑而有士與民宜忘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耳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余將赴毫假通於汝陰固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書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

宋文公

記

予

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群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適時清明天子嚮學樂有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群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遇聲色方與群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于櫓鼓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

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劉牧待月亭記

春卿劉侯監兵於竟之明年作新基舊亭於園池之應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揖主人請問待月之旨答曰先是署有西園有舊亭昔人尸之荒榛與并栖難於垣闕焉於極或寢以早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殆足於園觀而嘆

宋文公

記

主

曰景物否間久矣將祈泰於予乎由是呼率夫晏春掬輦冀穠鉏蒿芽之一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即亭材而廣其構不役於民不擾於公以潰於厥成魯山巖一惠我蒼翠魯水湯一遺予潺湲而又周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跡盡圖於壁若有神物陰來相之咸契化工秘以予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月以水鑒取善類也予於是亭西南去天室曠千尺不植草木為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於清池蟬娟淪漣相與為一如金在鏡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新亭對斯景發吾人

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曰當欽主人之詞既畢客有舉離而
言曰春卿吾聞士開慈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遠者君今揭亭待清月
宜乎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思建明
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續唐漢
之舊服用之則為事業為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字
在道以畜其實與夫宴安之流游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
志焉主人曰晉人善辯或談論無周人落成極美寢興音
子博我以王通勸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顧謂故曰
先生業文為成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牧園取
宋末鈔

記

于

劉敬王沂公祠堂記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
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隱智伯禽華一親一至其家
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讓其失蓋已遠矣然仲尼稱之曰
齊一變至於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
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
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亦未能
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絃歌闕然况其
外乎丞相沂公之守青也為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為魯

人建學由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
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聚然有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
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
通者非耶沂公薨於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愈
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
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
乃成其廣若干崇若干脩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
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叙其語於石
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鄆隆
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遷厥頑膚惠於

記

于

宋末鈔

齊魯雖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
靡則靡定既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
於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教詩書翼一齊魯若周之初
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
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我作
此堂以告無斁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
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得失利害萃於一官
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大舍其細先其

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於名者非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曹肇振峴臺記

尚書司封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隄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

宋文鈔

記

高陵

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閑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樞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隨潦毀蓋歲素委於蕪蕪第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覽與土易其破缺去蕪與草發其亢爽條其橫檻復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氣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鏑沙禽水獸上下而浮沉者皆出乎履屐之下山之蒼嶺秀巒巖崖振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曉曉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浹回時

朝暮雨暘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觀現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達故貴人當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蝗之當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固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得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月日也

宋文鈔

記

撫州

撫州賴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賴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果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果卿伐其後賊之不能進聞潼關以公與果卿扼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舉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舉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舉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

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繼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秣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臣平原遂折其鋒回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發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來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者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歛賤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

即通判撫州林君愔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為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亦不復蠲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厲當世為法今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并為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西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得一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回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顛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銜縮繆繆或逆走旁射其狀如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訴訟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辰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阻多阻虛也哉

東文鈔

記

志

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連甍多禁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惟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嶺峯之際為亭於其處於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簾席而盡於四顧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盤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

東文鈔

記

志

易求也凡有所為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挽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挽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挽也不幸其一錨銖與之弊則人者求其罪小者挽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取任者豈

醒心亭記

滁洲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構亭曰醒心使肇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

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謂耳新乎其所謂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天下之學者皆為材且良夷狄為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

宋文鈔

記

三十

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輩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滁州龍蟠山聖壽寺佛殿記

自先王之迹熄佛之教始行於中土學者得其書而傳之凡數千萬言要其大旨示人去惡而趨善舍邪而歸正者也後四百餘年有為禪學者來而告之曰彼書所載皆名相文字佛之粗迹爾非道之至也佛之道有出於名相文字可一言而盡者曰禪其說以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不必外求其操術甚約其收功甚速非若他

宋文鈔

記

主

學之有次第階級也於是擇學始興趨之者如水走下木分厥引至於本朝而其流寢盛予嘗求其說矣蓋非出於人心不能使人趨之若是其衆傳之若是其久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心大矣天地萬物無不具於性中而心者性之地也巨無不周細無不入增不為贅減不為虧然爾而自運寂然而善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體不能拘度數不能窮此心之所以為神也適至神則至矣亡以加矣佛之為佛豈外是哉夫人皆有是心而情想汨之利欲昏之故忘己以逐物棄真而取偽卒於流蕩不反者舉世皆是而卓然能盡其材者蓋寡也盡其材者無他去心之蔽復性之本而已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其不幾於此乎質之吾儒孔子言性不可得而聞孟子則謂盡其心知其性揚雄亦曰人心其神已乎詩書以來言脩身以及國家天下未嘗不以心為本其意亦如是哉惟其所傳出於人心故自漢唐以來有欲聞之而不能屈也通人曩廣傳禪學者也始居滁州之龍蟠山壽聖寺有僧廬而無佛殿乃與其徒歸式元祐希受詔安并力營之八年而成極土木之麗又前為重門後為堂寢以謹啟閉以備賓燕棟宇既壯丹碧相糝總其費為錢千萬有奇既事會予來守是邦請予為記予於佛學未能周其文竟其義也始補予所聞大

開州張侯廟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同而辨常過於所感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于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而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廡通路馬鬣猶虎之靈其為類至細而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侵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應之作每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

宋文鈔

記

三十一

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由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聖筮教曰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母之不盡乎在已者而聽于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開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

州之東有張侯之家至今千有餘年而廡祀不廢每歲大旱禱而雨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熱閬人以為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拒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余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徐孺子祠堂記

宋文鈔

記

三十一

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平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纖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有餘年間擅強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祚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守黃瑗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

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報之臣遠矣然而不屑
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
一繩所維何為柢不望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
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
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
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
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
章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杜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廕南塘
其東為東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

宋本錄

記

五

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朓於墓側立碑晉永
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
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
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
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
貴湮滅者不可勝數孺子行出閭巷獨稱施至今則世之
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致而
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錢公輔義田記

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

施之方貴顯時置買郭常給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
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
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為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緇嫁
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
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
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
家居候代者與為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
之未貴顯時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不逮者二十年既而為
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稟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
世子孫脩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克祿厚而貧

宋本錄

記

五

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歛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賢活族
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
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
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
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
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
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
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令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
其規模遠舉又超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

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要挈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也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庶稍之充奉養之厚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之瘠者又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章望之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通能周而為變化者一氣也天地之氣不舒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氣不舒則思慮塞而精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所樂事者

宋史

記

卷

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畜龜魚蟹之所錯秘怪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以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閑人思慮養人精神耳目廣則聰明豁爾不然孔子何以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哉故遇西子然後知世無異色享太牢然後知世無珍味聞簫韶然後知世無至音觀海嶽然後知世無高深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侯之為登州也為納川亭於城之北隅以地濱於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事不煩其可以為寓目達心之

殆無與亢者豈非助大夫之爵聽之一端歟侯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凜然有不可奪之風嘗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能名今之作斯亭以壯郡國遊觀之勝以賓賓客燕享之盛暇日則命我旅習水戰以無忘戒備其動翼如其靜肅如於是王人朝士之出是途莫不交口誅其交賓接下之和美其忠奉朝廷之勤異日侯去為天子股肱知必能以興作之心克斥其行事

王安國清溪亭記

清溪亭臨池州之溪上隸軍府事判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為判官也築於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於某月某

宋史

記

卷

甲子於是州之士樂之而相與語曰夫吳楚荆蜀閩越之徒出入於是而離洞遶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方萬里之人飛帆鼓楫上下於波濤之中犯不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數楹之地得偉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峙園闌之萬家於千峯之縹緲朝賜瞳矇破氣霧於噴岬縹緲之石而水搖山動於玲瓏窈窕之林煙雲之滅沒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覆隨於人之動息者也陽闌而陰圓草萌而木芽霏紅縹紫映燭而低昂與夫美廢交而為歡嬉野潦收而洲渚出水崖雪壑桑落之墟景象之盛氣見於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隱乎一席

之俯仰然後知呼吸於天地之氣而馳騁偃伏出入無
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而人不吾知也君曰
夫憊其形於事者宜有以佚其勞饜其視聽之喧繁則必
之乎室曠之而然後能無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間隙携
其好於此而徜徉以畢景飛禽之啁啾起浪之洶湧漁蓬
之樵屬嘯於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箒笞之聲交於吾
耳也岸幘穿屨絃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今而忘賓主
孰與夫擊器折旋之容接於吾目也凡所以好其意者如
此而又以為夫居者歎於局束行者甘於憇休人情之所
同而吏者多以為我不能久於歲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

宋文鑑

記

文

况宴遊之設乎俗陷於不恕而萬事之陵夷性以此音
疾之久矣而亭之所以作也噫推君之意可謂賢矣吾為
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未始玩心於物而仁足
以盡己之性則與時而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充於是歟
余未嘗遊於君而吾弟和甫方為之僚乃因和甫請記而
為之記者臨川王安國也

蘇軾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
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
爾汝者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全

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
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端靜而文
明指而忠士之脩繁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
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
可以娛悅人之耳目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
君矣世之能寒煥人者其氣酸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
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
回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
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雅容談笑揮灑
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

宋文鑑

記

手九

厲以觀其操崖石聲確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
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
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
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載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
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奉觀
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
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榮杰之士又相與
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

宋文鈔

記

甲十

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有智効一
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嘗劉項湯武之所爭極
矣而或者猶未免乎咲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
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咲豈有既
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
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割冢
斷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
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特以己之不好咲人之好
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
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訪曰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
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
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宋文鈔

記

甲

人耳聾三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非狂然聖人未
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
猗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
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
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幾家宋孝武王僧虔至以
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投壁皆以見戲害其國凶其
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嗜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
其失之入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咲曰吾薄富
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亂失其本心也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飲者問諸醫以為益不治且殺人
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

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欲不已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雖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暈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集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鵠應鍛鍊其民可謂極矣

宋文鈔

記

聖

蕭何曹參親見其斷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艱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々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龜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建其嚴塞重門洞開畫城之南北相望

如引絕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條吏遊息其間而不飲居以待如公者焉未嘗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以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通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僊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三槐堂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

宋文鈔

記

聖

茫々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賊之壽孔穎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而其子觀國文正公相其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

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不得而晉
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
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
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
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
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
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
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
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銘之銘曰嗚呼
休哉魏公之業與魏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

宋文鈔

記

聖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
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
者天下之士聞而親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
有羨於樂天何哉執聞而嘆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
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
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

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履平處惠之域而行
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
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
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
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
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
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蠻
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
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
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

宋文鈔

記

聖

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無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効於
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
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自有多亦不
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
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
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
也蕪是以寔浮於名而世謂其美不歎以孔子之聖而自
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寔則
不至而皆有後心焉誠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
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

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背之

喜雨亭記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秋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息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

宋文公

記

里

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于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祥飢訟獄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

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大室大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凌虛臺記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過於扶風以至近求至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

宋文公

記

四七

其上者況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湧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軾執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草木之所蒙翳狐兔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

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墓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宋朱鈔

記

哭

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有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開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

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為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素人廬敖之所從適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兩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櫺園蔬取池魚醢醢酒滄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淨因院畫記

宋朱鈔

記

甲九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遠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拳拳瘳瘳如是而條達遒茂根莖節葉牙角觚觿千變萬化未始相離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戡於人思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于淨

固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導導
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錄云治四壁於法堂而
請於興可興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
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
靡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
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
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
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

宋文公

記

幸

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
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
守蒞職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
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
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
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
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
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
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
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

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
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
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雀之歌曰鶴飛去兮兩
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蛇將集兮忽何
所見矯焉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
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
琴躬耕而食兮其食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
留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

宋本公

記

幸

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密子館視客
之所居與其凡所費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
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
其卑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
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工五十有五而
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報計竹以竿計老斃坵釘各以枚
計籍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
有知者余聞而心喜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
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則
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

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應而累其勤使無齟齬于世則今日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晚號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第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脩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脩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間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常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偉深厚樵樵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請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惟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知而富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

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商夷君
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
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
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讀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
稱者以世攷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始獲其子梅出慶
曆中所賜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
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
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進廢
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焉願以追
嗜好不若因廢紙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

集文錄

記

李商

在四方凡見此者皆當憐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
卓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零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三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
在山下雄據樓觀勢夥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
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
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
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
賦再禱焉其應如響乃新其廟廟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
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

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
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
尺廣三之一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零泉古者謂吁咷而
求雨曰零今民吁咷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
史有能聞而求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零泉之可信而恃者
乎歟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咷之詩以達東武之民使歌以
祀神而勉吏云吁咷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一惟德之常
吁咷零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於泉
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一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
何以觀神神尸其味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
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集文錄

記

李商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
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
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
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樊陋不如吾廬使令
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
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欲安逸而思勞苦
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
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

諸土木營造之功歟不腐燠轉以相付不致擅易一椽此何義也勝古邑也在宋寧之閒號為難海連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寔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請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一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恭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壽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

朱熹

記

朱熹

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魏載記

游桓山記

元豐三年正月己亥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者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龜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魯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龜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柩三年不成古之惡人也余將弔其歲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蕩為冷風矣而况於柩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食之具玉乎使龜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龜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

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惡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嘆乃歌曰桓山之上惟石嵒嵒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惟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闌而公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韓賦之子道煥之子彥舉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脩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銀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負背而出及諸小龍糾結

朱熹

記

朱熹

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餓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未作無碍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餓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渴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

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蕉乾茅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黷穢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目勝自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倘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

東來錄

記

李

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入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壞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為覺不知真覺者覺夢而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家說悟衆生未諭故復以姑說家甜蜜更相說千秋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葡萄說姑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姑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秋罪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

作神主歟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余人余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通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維衆可也因指洒水壺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嘆曰妙

東來錄

記

李

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觀真妙庖郢非其人也其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技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烟與雞乎夫烟登木而斲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餓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俟候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烟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

聖六年二月十五日獲載書

遺愛亭記

何武所至無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軺散郎為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敢。終日無事，嘯咏而已。每歲之春，與月陽子瞻遊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擲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于瞻，名之遺愛。時較自蜀來客，於子瞻因于瞻以見公。公命較記之。較愚，橫騷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揀道路之言，贊之於子瞻以為之記。

記

醉鄉記

醉鄉，吾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坂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腹于其行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宣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歡，因始射神人以假通。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樂繁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箕孫其鄉失路而通天。故天下遂不寧，至於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伊南嚮而望。

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於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

典師五，亦指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連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於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初至焉，既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僊，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

醉鄉記

醉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

記

李

月不緣不較，伏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緇夏而縝，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詔允其所目見者，皆妄也。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醉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醉鄉之俗也。禹湯殷無朕，脰無毛剪，爪為牲，以敬天災，不暇與醉鄉往。宋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於右，則醉鄉之邊，微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

莫觀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
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
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
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
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而至至則翫然樂而忘歸
從而為之徒云嗟夫子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事不能至
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為之記

靜常齋記

虛而一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
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迹泊泊此獨且然而不忘

東來錄

記

主

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後無先無終無始
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無脩即以此觀非愚
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且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
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為真聞亦不可知知為
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勢勢况緣迹逐響以希
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為吾號又以是為吾室則有名之
累吾何所逃然亦趨之指南而求通之鞭影乎

藕輟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
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澎湃與海相若清河張君

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
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
濤瀾洶湧風雲開闔盡則舟楫出沒於其間夜則魚龍悲
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觀今乃得玩之几
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
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
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
陸遜之所馳騁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飄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
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權

東來錄

記

主

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誤焉夫風無雄雌之異
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
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
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
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
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
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懷悵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哉

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陀蔓延間谷深窾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東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子好客而喜時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

寒文錄

記

李華又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嘆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家樂著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翫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顚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散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與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

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拱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水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有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為虛故清者以濁為汙虛者以實為碍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

寒文錄

記

李華

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紵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迹迹顧陸吳盧王薛之遺墨雜然前陳讀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平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瞻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然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者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沉浮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

遠遠驚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
有得於是矣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侃家世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予知
其為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
其為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
喜事故其為吏通而不流極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
不能欺也始為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
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遊於定惠
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趙遵齊安

宋文鑑

記

六

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後於任公亭之西為師中庵曰師中
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歿於通州郡人聞之
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
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
而無恩矣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為善吏矣而師中獨
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
仲卿為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
後世子孫奉嘗我不知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
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民為亭與庵以待之使死
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

泰觀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
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澆粉於峰巒草木之上
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雖類兒
嬉而意趣浩渺有可以娛人佳興者為名曰雪齋而公後
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纂其名并自作詩
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
勝遠者過杭而不至則為恨為杭大州也外帶清江漲海
之陰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
事佛為最勤故佛之宮室棋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

宋文鑑

記

六

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為恨何
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皆妙
絕一時讀而罷之使人有超然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偏
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寔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
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遠者
哉以為恨為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大書飛白蕭字乃歸
東洛遂號所寓亭為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
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責耶言師名法言字
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
知其為人

蘇洵蘇氏族譜序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庫里有學而學通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父兄睽相與怨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勝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獨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懽忻僉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營之西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則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誹諫

宋文公

記

王

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隣風俗之異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覓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妻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維嚴謹譁不嚴也而閭門之政

亂自斯人之積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焉赫奕婢妾僮隸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且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勢鬻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王安石之聞記

宋文公

記

王

祥符時封泰山以皮天下之平回方以迄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麓野望攀援狙狃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求焉而逆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我於畫矣至今上即位讓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贖於蒿萊榛莽之間而山岳野老不獨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棄售也故聞於

其居之東偏擬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過固不後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子之所以嘆也

伍子胥廟記

予觀子胥出死亡適寃之中以寄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報之驟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怨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

東坡志林

記

事九

幾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道嘆吳二十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後尤在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

秦觀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予嘗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應故相傳以為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

發也西湖深觀空濶納光景而涵煙濤菱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踣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過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踣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曲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勝以虧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養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為神物之

東坡志林

記

事十

記也亦要紀我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歸謂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公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予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為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湖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通之士又何以加於此蓋為

我記之余曰唯唯

陸佃通南亭記

會稽為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瞻宏
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
猶然抗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映耀湖山如
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
夫越之吳望至此而窮我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遠
矣距今年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
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而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
弗出戶遠之聞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浴鑑湖

東坡集

記

李

上哉山以尋將軍松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是
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公聞往焉初
屆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為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
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葉尚疎木葉微合峰巒如削間
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烟海杳冥風
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遙相和也夕陽在
下不得已而去其山之僧同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
之曰通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
水挹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
闕雲霞無定其彩一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

鄒浩拱北堂記

於是合州以為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繁雅
遊嬉時集盡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
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
空如也公燕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吟咏成珠人以傳
玩則模寫物象通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
喜於繁謁幽熱豈特貴一山而已凡此鄉人蔽道營德晦
于耕隴釣湖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乎天子仁聖拔用忠
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東坡集

記

李

而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
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群臣者衆星也
拱之者也今在內為輔弼為侍從為六曹寺監之屬拱北
可也在外為監司為守令為諸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
浩則名除於仕版身廢於炎業既已墮墜而為石矣尚真
麗天者擬耶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
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未嘗
廢而自廢非浩所忍為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
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於內者輔弼
蓋輔弼之道併從畫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畫所以為

六曹寺監之職攝於外者必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為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矚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在四序平萬物運重輝效貢拱我聖人而况九州之內乎和氣浮於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於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足祥瑞之物莫不紛紜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自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既已為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旋克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匪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

東坡集

記

卷

康而美之薦欽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遠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々無私兮日監在茲

唐庚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蓋孰先隱居曰易居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於世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通者物之所以生為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

宋文公

記

七

無復子遠矣前世儒臣引經據國其禍重於伏尸百萬幾
血千里本草之誤豈在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不注六
經誤其禍遽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
嘗注經故不知經尤為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
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臨難氣死今幸
開廢方且據廢熱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
其一以寄子子焉

宋文鈔

記

宣

宋文鈔

論

曹肇唐論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
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
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
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
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
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
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

宋文鈔

論

乙

久而已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
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
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
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職役有定制兵農
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難於末作使之
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
兵之儲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
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庸恥日以萬其田
野日以闢其法脩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
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

資人人自厚能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矣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綏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大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而

宋文鑑

論

二

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于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建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爲士之有德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鑑矣

孫載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室人之國必通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微歟既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疎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獲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

宋文鑑

論

三

致怨也深小人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猶蛇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應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公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駭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隙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有無若是之衆也九才智之士觀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

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昔樂懷子得罪杜荀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緡刑劓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起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及爲所噬者

宋文鑑

論

四

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讎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蘇軾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時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鋒起而難平蓋嘗

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其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嗟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

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過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援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情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逼高祖其勢飄然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項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

論

五

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耗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以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遠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其所以所以求勝則行已感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度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以

速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
事者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
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
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
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
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
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
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于荊州百敗而
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
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為不可及也歟

宋文鈔

論

六

魏轍北狄論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
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
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
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
欲保其有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
勇畏避而不敢犯魏襄之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奮之利
此當今之所為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純和親攻當
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
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孽壞人畜疲弊不敢

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迫遠逐雖匈
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
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今天下
之勢中國之民優游饒裕不識兵革之勞騁奔怠惰勇氣
消耗而我狄之略又以百萬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
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
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無服莫敢抗拒九中國勇健豪壯
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
沒世不復隨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
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

宋文鈔

論

七

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
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
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
發其氣長平之敗趙率坑死者四十萬人廩頗收合餘燼
北摧栗腹而抗秦兵振刷磨津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
之所為日遠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
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
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
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
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

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文相納
附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駑子莫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
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為養兵而
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求以為民望而生吾中
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夫北狄
之勇非吾所當畏也

張來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
數何也彼其心計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章而掩之得
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

宋文鑄

論

八

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
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
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審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
殺孤軍與安史捷虜百開百戰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
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
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
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寔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
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
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
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

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殺史思明
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
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
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勝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
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
德與理始能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何去非秦論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
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
相與而事秦之理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固

宋文鑄

論

九

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無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
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固拒以却
入之兵者所謂敵敵之師也無敵之師利於轉戰敵敵之
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秦函之阻以臨山東自
繆公以來常推諸侯率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
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
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也而
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
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
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遠關千里以搏寇而為卿日堂

空兼敵之師亦已博矣方陳陳之者事而天下豪傑爭西
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
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
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
其師乃提孤軍兼天險渡漳滹沱左馳右騖以嬰回合之
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闕雖二世之亂足
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昔
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
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開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
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

宋文錄

論

十

常率百萬之師倚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幾周
文使其不遂繼以搏敵而坐閑固守為敵敗之師關東之
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及漢也誠者歸
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舉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舉者
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秦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趙閔搏
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通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
則為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方銳於主
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
叛之憂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
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

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應安得不赴其
所而以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
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
有卒取失言之誠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
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
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
何去非西晉論

宋文錄

論

十一

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
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至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
而應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
笑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
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
窺之是以於其未發時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
不可勝故也先王之制春秋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
華未嘗不欲驅攘而賴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齊狄
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儔物盛礼之觀後世之君
幸其衰散而悅其何服也固內徙而觀之其事肇於漢之

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室其國而羅微室之孽或
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杆夫既去其侮而又復其力可謂世
主之大器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恥之所伏
一旦洶然而發若決江河之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遭
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
武帝接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休
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於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
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據之塞北奪其
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
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

論

主

漢亦甚悅其來而不知却也世祖因匈奴月逐之至遂遷
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逐也守
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
鞠為虜區加徙叛羗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
寔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
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
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
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隨
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聞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
是以元海一倡而并誰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

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十年所謂發于遲而為毒深也雖
然彼之內徙而聽後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
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
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
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完微漸為子孫萬世
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惟恐不能鳴金而收後
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
厥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
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
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康安

宋末錄

論

主

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舉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
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後
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
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究其未萌之
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及
此乎雖郭欽阮統江統著論其言反覆再至皆恬然不為
省方抱虎而熟寐耳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
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崔鵬楊嗣復論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強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得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

宋文公

論

十

宋文公

論

十

君子所言欲納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於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群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賞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微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節單陳夷行所以昭顯李德裕所以誦死窮荒逢吉宗閣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翔律而得計豈足怪哉

唐庚案言論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意慷慨豪杰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於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通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

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聘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滅宮焉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帛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端一為惟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則必建閑遠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僕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感動其君則爭議遠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實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圖戰伐之功

宋文鑑

論

志

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歐陽脩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國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

宋文鑑

論

志

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備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簡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九人之力能稼穡者莫不有田而耕之畝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然又懼其勞且息而入於邪僻也于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組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

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飲之制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九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有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善其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敏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

宋文鈔

論

文

之間耳開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三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民先廢而蕪并游惰之燕起其後所謂莧犴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民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

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性徃偶而隨之曰佛是其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起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石象並生患之而退脩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也功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俊其

宋文鈔

論

文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恥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德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作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執也

歐陽脩正統論下

九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標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

其正卒能合天下故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
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
盜與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
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
大并小以強無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
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統其義
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乎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
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
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
統之序上自堯舜應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

宋文鑑

論

辛

有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
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
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閭者
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淵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
不過曰威業禮樂用法散苛於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
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耳然未
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伐
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
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
暴湯救其亂而桀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

也其後率以政禁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
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
後率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
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
佐禹治水之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
功秦仲始命為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遷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既平
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
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
岐豐之地而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

宋文鑑

論

辛

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
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
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
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
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恃棄先王之典禮又有推
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有是此其所
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
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
下遂不能復然仲尼作春秋區區行尊周而黜吳楚者豈
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

哉曰有是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
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
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
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敵僥倖而窺周於此然
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
之遜國勢雖盛然周德之在人者未歇而法制之臨人者
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
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平周之為
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
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

宋文鑑



三

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愍懷之間晉如幾耳惟嗣君繼
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
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亮賊
遼琅玕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
忘晉之心繫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
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
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遼當春秋之誅况歟于天下
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
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
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為耳其私沒魏之

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速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東
獎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虞即華易
姓建都遷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
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
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
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
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
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俗造強於諸侯與聖人
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
又曰秦起夷狄以隸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

宋文鑑



三

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
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
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
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亮髮石勒李龍之徒皆四夷之雄
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符堅當堅之時
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華與學校廢刑政之方
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
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純優於符堅而已
豈能于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
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

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亦服於強
尤強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竊唐而梁先得之李
氏因之惜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
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
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輪者
猶以漢為親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
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
心迹小異而大同耳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
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
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有契丹與晉與者

歐陽修明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
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
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

和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
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
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
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
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
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
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
稱義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

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
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
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
下名士囚禁之曰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懷
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
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被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一異心不為朋
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
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
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

請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脩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遠舉衆事又不審計

宋文鑑

論

五

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既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或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戢群論以其偏信而輕衆為決於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嘆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兩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誠論皆沮屈而

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就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

宋文鑑

論

五

聞作舍通達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內顧欲有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聽亂之君各賢其臣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

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
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
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
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
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欲國然乎

歐陽修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
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信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
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
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

宋史

論

宋

則可用然用之有數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
如其言不能以成功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詩哉其
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
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
終不以括為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
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
萬人阮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
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則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
皇欲伐荆聞其言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

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人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
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
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
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
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率與
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
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
若可用用之宜矣無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
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子又以謂秦趙二主非
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

宋史

論

宋

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入主之好
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夫
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
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
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
王不悟反問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蘭相如力諫以為不
可趙王不聽遂致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
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蘭相如等亦知之外至
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
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過也前世之禍亂敗亡

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蘇洵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固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蓋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爲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慮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

宋李觀

論

辛

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聞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故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

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

宋李觀

論

辛

利而開之以冊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舉已以固之也湯之代桀也置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置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東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紂手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洵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衆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

人之功故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絕人之爵諸侯而
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
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曰我何以賞罰人矣賞罰
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惜天子諸
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
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
不過於是非道在哉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
曰位之不可借也如此不強天下其誰不曰道在哉則是
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
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金之人而告之曰某為某某

宋朱鈔

論

聖

為惡可也德之曰某為善善賞之某為惡惡誅之則人有
不嘆哉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
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
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有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
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
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
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
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
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
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

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
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
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
在平王而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
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
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
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
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
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
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

宋朱鈔

論

聖

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
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
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
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
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
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
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
續經而書孔丘率夫子既告老矣大夫皆老而率不書而
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

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
國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倣
夫子作春秋者吾意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
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
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
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而自與而無所與則散鳴呼後
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蘇洵史上論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史以
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掩机掩机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

宋史論

論

孟

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
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平
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
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九文
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
所共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
史無以証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配其輕重經非一代之
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
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
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蓋善而

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於禮以
為允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其簡善故曰

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專耀所謂褒貶論
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
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
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讀不知所當
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
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
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最惡得
史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事
宋史論 論 孟

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載吾故曰史非萬
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
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
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雖
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
後之人其務曉還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置
置然冗且僭則善矣

蘇洵御將論

人君御臣相易不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
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

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取以羈絀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馴服之材矣服乘即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術陽細證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黜

宋史

論

主

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特之所以罕智竭力犯霜露陷白刃而不辭者莫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

可用也夫養驥騄者豈其鬻粒潔其羈終居之新闢浴之清泉而後貴之千里使驥騄者其志常在于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廣其志哉至于養鷹則不然彼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孰無所得食哉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驥騄也不先賞之是養驥騄者餓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搏擊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無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

宋史

論

主

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吳之如素餐履項氏未滅天下未至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不滅項氏不滅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于樊噲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番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怒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

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蘇軾思治論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九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起再則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其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社不立也苟立而或與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

宋史錄

論

吏

自官室禱祠之後興錢帛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費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廢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涉而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為不思而行與九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難勤而終必素之今夫

宋史錄

論

吏

富人之營官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官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或土石料常吾材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使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始者欲休息大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一敗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

宋文鑑

卷

四

而後之政復發矣九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觀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惠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故此猶適千里不資糧而餒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常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俛俸於一物之中欲三惠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禮節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執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以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勇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隙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朋者執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更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禁之以勇守之以事違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戒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獨擅而無言之

宋文鑑

卷

四

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劍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其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速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怨排舉國之說執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盟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死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的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

厥者五六十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
不知收意者汗湯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定其規模
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
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慮者士大夫所以信服
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
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
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可持其私意以
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
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
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

宋末錄

論

聖

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執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觀
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
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
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其從衆也衆多之口非
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
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
衆不衆也以衆多之口所不衆而衆衆之所不言而同然
則衆者寡而不衆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
一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
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從衆歟然

而不可行者莫若滅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
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衆而心之所同然
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恤矣故為
之說曰衆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
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蘇軾始皇論一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
者可謂密矣然恃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執蘇監其軍而
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遭
病禍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遭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

宋末錄

論

聖

之遺教親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
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
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
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骨者也自
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
望一二於千萬以微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悟
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
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重房之餘何
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
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

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鞅竟奔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合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而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舍率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豈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

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求而出之以戒後世人士之果於殺者

蘇軾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崇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崇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賤夫賤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

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使徒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者以大服天下之心為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

宋文公

論

聖

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雖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蘇軾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

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故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懷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

宋文公

論

聖

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禁紂性也竟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性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欲盡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

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應詔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
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
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
必且行報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
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
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蘇軾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
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
之徒更為荒唐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

宋史錄

論

史

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
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
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
於天下自老聃之死有餘年有商鞅韓非者書言治天下
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隳廢之亂教化不足而法
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
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
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
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

之間汎汎乎若浮萍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
愛而君不足忌不忍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
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
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
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
親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
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
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戣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
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
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

宋史錄

論

史

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嚴少
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實有不相謀而相感
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自三代之策至於今九所以亂
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以終棄何其不為
之所也

蘇軾伍子胥論

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樵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
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為子胥之罪以不
獲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樵開亡有三諫當去
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
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於子胥吳之宗臣與國
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有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
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新晉死
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束而怒之
樵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廬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

宋文鑑

論

平

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樵
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
三子之見証故為一言

蘇軾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
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國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
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
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齊偃王
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
施者未足以克其所欲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

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

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
困於姑蘇之上而求來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
者獨以為為不可援將進兵卒刳其頭項籍之解而東高帝
亦微羅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
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
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開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
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及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
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
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

宋文鑑

論

平

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
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
之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萬之衆數歲而
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
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
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
人無復間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
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
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而壓其城而急攻之
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齊所

慶無使而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蘇軾范增論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是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知微雨雲先集維震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義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

宋文鑑

論

量

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起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戮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誅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遭沛公入關而不遺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弑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陳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起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

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蘇軾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

宋文鑑

論

量

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戾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及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荊軻聶政之計以使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

大宮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鄢郢伯由坦率平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妻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忍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

東萊錄

論

卷

蘇軾龍鍾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狙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秉志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彊歲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

之端吾輩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備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龍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為災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

東萊錄

論

卷

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東豎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歆居守而使入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東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泮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東豎豈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

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蘇軾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固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歎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宛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蓋陽節概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

宋史

論

宋

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彼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故能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固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運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敵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

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讐而况能以得天

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聞之勢不過指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有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夫敵有可聞之勢而不聞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亦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淫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儒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宋史

論

宋

蘇軾教戰守論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鈺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新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說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損弊而

民自以安於使樂幸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訖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養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弛弛疲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號奔鳥竄乞為囚虜之又使天下分裂而府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末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御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

宋史

論

宋

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蔽裘雨則御蓋九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扭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顧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有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

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戒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悅以軍法則民將不

宋史

論

宋

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蘇轍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廢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在臣內重而外無所忌臣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越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

宋末

論

本

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或滅其城池殺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內顧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通路其子李 弓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繼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及者九起其遺孽餘烈重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

繼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齒諸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臣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勸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為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

宋末

論

幸

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嘗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平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隙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

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
 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入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
 無世臣暴雷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在
 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
 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隨於運亂而不能以
 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
 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
 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
 究利害之本末假以成敗之遺跡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關
 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遽以太宋之制為
 宋本論 論 卒

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
 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廢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
 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成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
 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
 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
 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以自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
 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
 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
 唐之策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
 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蘇轍功名論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
 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
 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
 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
 小國不過數百里皆有賢師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
 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
 下為有無士之國哉愚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
 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
 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微榮而
 宋本論 論 卒

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與
 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成者
 譬之白雞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
 而用於秦苗賁宣中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
 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
 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
 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
 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
 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
 也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

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宣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決範曰九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喜此所謂知賢而不能用於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親之使騎劫代將而卑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唐順為魏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親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項羽諸侯圍漢王紫陽義拔矣聞漢之反間而親之范增怒去而項羽率為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駟驥矣又以驚馬參之欲其亟驅而前不可得也載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益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益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報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位屈節治單父特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竊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

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適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例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述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太為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親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疾也脩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德賊而求其無偏得乎我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後疑之何哉九忠直之臣行其道行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善惡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職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怨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艱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徒跣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而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

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技巧不能間也
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親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
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
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
道而先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
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一平者昔齊桓公得管
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綬紼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
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
五卿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能不
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

宋文鈔

論

李太

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德之使其謀諸將
絳灌之屬蓋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諸將諸將
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
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咸項羽
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
衣之交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遇於
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
勿復言是以能超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
符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
永固報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

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肅有中
我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歸使曰
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雖於齊延陳平
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公死
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為有昭昭功烈施於後世如
此我足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
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計割隄
朋善削絕廣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區之力
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隄朋善煎煎之廣胥無善齊和之
晏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宋文鈔

論

奎

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
示之詩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
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九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王文公禮論

嗚呼苟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音是四
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苟卿盡解其法
度節奏之是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為知禮之意哉故
禮始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
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與為今苟卿以謂聖人
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

允為禮者必誣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勢臨由來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志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制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制之以斧斤迫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照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為前之以衡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制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質之材

宋文鈔

論

突

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溪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與天下之

見也

宋文鈔

策

石介根本策

凡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已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名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盛衰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

宋文鈔

策

乙

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終於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宗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回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思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朱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回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

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
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
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
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
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
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惟匹夫也有姦雄有豪
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也黃巢姦雄也伊尹
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紂
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後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
矣夫黃巢何唐之隙因民之餓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

宋文公

策

二

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然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
人不放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人也孟子謂民貴社
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
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虎狼視民故民離叛天下
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忍哉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
皇帝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
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文
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無并威也游惰衆
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
罷吏移停貢獻寬館驛久使任抑無并斥游惰謹求其利

病而各著於篇

明禁策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
茗皆有禁布帛絲絮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
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其妻則不禁女去其織紵則
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
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
豪強無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
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亂也男
去其妻則亂也女去其織紵則亂也工本奇巧商通珠貝士仁義
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廢
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惰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
則上下僭也豪強無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
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
財也鹽鐵酒茗人所資也布帛絲絮人所取用也關市河
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或曰如
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
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策

六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不悔且當據

宋文公

策

四

禮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極溺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主夙夜勤勞日昃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施以崇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繼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假選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聲耳謂見天子之器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胄不若服綈履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謂智力不盡謀策乃稱力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充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圖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爾食樂取寵不以休

宋文公

策

五

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蘇軾策略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艱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德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驅之以區區之各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甚平居無事猶可以細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
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歎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士大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有官俯首就位缺足而退旋、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杆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

使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親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虞而安養無事之可異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杆格而難拯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懽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席民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杆格而難拯也及至後世堯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

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惟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齊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潤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惟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合非有文采綵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脩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

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職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過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則然時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蘇轍臣事策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權臣

宋文鑑

策

八

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願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懽愛悅懽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挽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事之不能

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踴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放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分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待天子之賜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惟天子有納諫之明

宋文鑑

策

九

而百官畏懼戰栗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諱忌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孫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可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起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以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

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權議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
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無重
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
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
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
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
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
獎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
問其意之所屬是以維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
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

策

策

十

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
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使通幾至
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
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李清臣勢原策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
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
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
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
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

原哉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
勢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
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平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
勢也無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
物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聽天下之
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
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鍵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闢在我
把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轉之以形勢故教之而
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
懼仁少而悅者多嚴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

策

策

主

實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々而治之矣人々而治
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
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
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岳之君可縶指而數之矣或善惡
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
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網而歸者三十六
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其有二夫世之君德有大於
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
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美里之獄如拘匹夫
之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其敵射車中

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
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
日閑隱如雷霆煦如雨露肅如風霰指顧叱咤而天
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維有創項之魁
椎曹馬之武禁必且老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也
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日視其安也以為無有
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也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
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古莫敢感路
馬之芻餼圖免之毛也歟頤閑紐緹美樞機動靜不以時
閑關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官中而怨毒被天下略

宋孝宗

策

主

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
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
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虫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
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
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利甚
深縱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
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
勢而緩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
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
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

故勢之在我也高積之固勢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為
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
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壅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
運也如車之馳也如考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摧而舉數
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
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
也人主之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
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蘇軾制科策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

宋孝宗

策

主

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
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慙田野雖關民多無
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浸浮費稱廣軍冗而未練
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暗
議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萬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
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
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繁者衆愁嘆者多仍歲以來災
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
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乎變不慮生緣政而起五
事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脩而得其性回

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樂其合於經乎方
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改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
教之源源有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
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撻獄市推彛前世孝文尚
老子而天下富強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通非有弊治
寔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
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宰相無度文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責
之內史常賢之言不宜蕪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
命秩之差虛寔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

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導君重朝拜
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
夫其悉意以陳無悖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
事則狂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
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
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信其臣而不能去其
匣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
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崇朝而去其腹心
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

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
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
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履積安之時棄不拔之勢拱手垂裳
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
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
慮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
以名求之臣以寔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嚴於寡昧以爲
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應三紀
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
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疑也
先志有不勤而道不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繁然
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嘆則是陛
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
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勤故無疾器以
日用故不盡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敝日
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怠耶臣
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
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
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

其人欲教世勵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延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伏惟制策有風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允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條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通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向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指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臣以向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為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

策文錄

策

去

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向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已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哉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詞以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

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邀諂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未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態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態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為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古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閭閻政則棄夫於此而和氣安得不整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

策文錄

策

去

趙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也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款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嘆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夷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絕百年矣張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

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鞏丹之糧未有艾也然重
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敵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
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怠之
財養不耕不戰之兵愧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楊然大矣
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
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
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
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盡
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
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

宋文公

策

本

以使之默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
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
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
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
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
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
為費可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
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
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過而推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
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

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
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
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
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
者當速而易者當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
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欲
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詰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
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
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益
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

宋文公

策

九

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
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諫將以息濫而措刑者是却行而
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
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
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
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
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敎法不為寬
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累贅者衆
愁嘆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
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澹雨過節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

勝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于變不產生緣政而起此非陛下
默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自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
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
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陰臣聞五月二十三日月之二十是
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陰者也然而或食或
不食則陽氣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
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陰一也而陽氣之
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
過陰而見為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其既食而復也
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陰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
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
之夫陽動於外其於人也為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
於內其於人也為噓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
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
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
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我秋桀傲而益加
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情懷而終無威
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吸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
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劉策

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備
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
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同報重其致於古乎此陛下畏
天恐懼求禱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
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
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
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
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既而又蒙有極而無福曰五
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
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
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樂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
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釐奏鼓
騶夫馳驅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
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國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
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難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
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再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
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汗雖無禁令人何憂乎
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趙衰或曰
不可就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

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幸也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捷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捷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遁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何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御諸侯有術而至其禮樂繁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匿、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兇管兇管不足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令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寔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繫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備列於國風

而至於幽獨何恆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希賢之言不宜無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實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廷齡皇甫鏗皆以剝下竭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希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職臣不當議令臣嘗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寔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狹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

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時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拜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也故又詔之曰愚意以陳而無裨復審臣

宋文鑑

策

書

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坐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恩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譏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譏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入相與譏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危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訖于手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吳錦越之奇器不由方

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情慙謹復列之于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謹對

孔文舉制科策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而露為軌軌未致祥薦杜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朕承祖宗之業執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於負

東文鑑

策

書

荷故詳延魁聖之士思聞謹直之言以輔不逮寡我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政協其應朕享國以來廉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不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譖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無進人才則官無虛缺而頗乏績用之異種見非不懷德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重臨遣輔臣瞻明神武庶民非不受養也而生民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園用維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閑梁之禁而高廩過損器玩之巧

而工弗戒夫風俗淳薄振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傳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微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牒之不畢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歌興乎七教無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以予欲明乎六觀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母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學母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而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

東文錄

策

三

大夫其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有為焉

對臣伏惟陛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切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耳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疎遠切直之言召群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譔想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古之既多聰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監老文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維舉獎周合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元廟而安萬世者公議不能過此

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志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聰言用諫之義不聰則已聰則博問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無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回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兩曜為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善舉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

東文錄

策

七

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回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萬賢脩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鉉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異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王曰王曰霸曰強曰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

乃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國未有能終之於霸政者也始為霸政未有能終之於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始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賴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勅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詠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辨

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遠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治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慍慍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傳賢脩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欽五福而民氣浴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戰戰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解闇而即明屏去佞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謀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報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祥而遺其駭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

如决流抑壓耳何患暴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於任大守重艱於負荷思開謫直之言以輔不遠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虚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披於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以能致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分難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齊戒以持之

宋文欽

策

三

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聞以通之謀以養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為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為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養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藉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地細如毫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則化生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謫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通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莠莠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謫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已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

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謫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社稷之福故夫伏格趨陽引衣斷裾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悉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宜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譏仲假借深養剛方謫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謫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政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難

宋文欽

策

三

大異數見乃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最甚自處於不德之致風霜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已恐懼脩省之盛德也臣聞日蝕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蝕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然後蝕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蝕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魯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日蝕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淳為天而主於

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振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九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祥瑞五事而協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扶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

策

策

策

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敵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還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臣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佞親附詳給者獲用而遲寒者被退親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道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遏不抑不遏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

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均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譚政務則日至晏而猶多苟簡之習亟進人才則官無虛俸而頗乏績用之憂臣聞圖譚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才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校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

策

策

策

必久練神神於累歲之外聖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定德新而道大化決而澤流動乎萬化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群臣嚴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各職各治其事謂之建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道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劾懲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諫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無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

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為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達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取策曰種彘非不懷豫也而遂候或時解駢以至臨遣輔臣傳明神武臣以為標之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遼都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台傳進之小謀金華之機不為持重之策而聽輕舉易動之謀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圖而仇官師亦吾有以教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

策案錄

策

書

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率能逐寇而安邦唐憲時劉闢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懋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推醫蘇衣冠來獻國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聖策曰萬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充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為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政而適足以為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揭而法有起急者不謂事之始治之務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

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謂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通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稅之於民古人責其損之而不責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力窮極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隣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隣夫左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隣也人君所以運

策案錄

策

手書

動天下後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決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鉅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教舍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為窮則家就窮則作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執極之賦人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世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導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絳並焉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宜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制音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收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

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葷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民心即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禹湯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祖陟降適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歎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陛下利也伏惟裁於神斷嚴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民此天下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職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

宋文公

策

三

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白之賦陸航水漕銜稅摩數日夜各難以給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通塗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歲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謂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有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一人太宗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常謂近臣曰人君治民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

皆清心節用之本寬仁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天下能省內郡之點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社失幽燕西朔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騷率恃為爪牙不可以廣至於方內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側投屯伍坐索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六千兵而民不勞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歛甚厚

宋文公

策

三

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遠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什是常困其一而遠其什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遠之而不能用反歛有限之數帛以給不耕之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制曰寬閭閻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餓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債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閭閻之征密於布帛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為他技而求財償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已以率耳陛下約已於

上則六官蒙化於內而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
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
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
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
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唯
京師也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云鄉四郊之內自北至
五家即而上之至鄉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
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事兆尹次
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教俗朴是以難也惟陛下擇之而已
聖策曰風俗淳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輟詢

宋末錄

策

三

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散散之道焉凡取士之道不
過二科曰德行也曰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以上可
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
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并
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
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
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
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
請託嗜好故曰今世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詞耳至於敦俗
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

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有華榮枯於上也昔
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
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
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翺翔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為怪
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入
唐恥夫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
奸顯俯仰仰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
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
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頗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游
厭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

宋末錄

策

三

高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
死耳特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教事朴雖以聖人
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新民之文體使
不為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
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
世虛神之位金石為器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
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倘
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
法捨此不用而斯文則足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行
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孔子之後則夫政

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傳告以斯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為慎名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蕪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調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治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談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掛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

宋本鈔

策

聖

焉者惟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治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當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陳情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陳情之所何也視其有諫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指之君避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屬方其大榮也

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通本末之要也欽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而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皆班固載仲舒曄連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策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也何者寔之大概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

宋本鈔

策

聖

破姦冗之勝以之行於漢桓帝哀帝之世可耳安足為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遠中得宜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效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而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而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法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為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復悔可亡耳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

之而不當益以紹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譏革
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
義也思之於冥上索之於幽上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
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以衆多
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
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謂治相與謀議於廟
堂之上至於風俗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
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
夕已置一制暮行而曉或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寬弛不
足以抑煩言其故何耶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

宋文鑑

卷一

四

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未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
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
不信無法制最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
是而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下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
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深慮臣之憚言而不
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難行之惟難又
慮其畏避職事而不盡其悃悃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
憚於改為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
物也是以治之者心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
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器天下之至重也而益資

烏獲持之奔走踰絕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
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隳毀敗缺而不
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
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
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
者之有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
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
求伊尹也見之耕耨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
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三君者能舉而用
之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至

宋文鑑

卷一

四

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廷而不用裴度捐軀於外而不
使乃覽正觀政要而嘆息又曰吾視開元元寶事則氣拂
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耳伏惟陛下法
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
戒獨寵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諭聽顯不諭內外不
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庸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
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絕殫而出九陛下所舉而
詢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
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
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所不可並者也說不由

宋文鈔

賦

王禹偁籍田賦

臣謹按周制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籍田所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王醴酪樂成於是乎取之恭之至也自周德不衷禮文殘缺故宣王之時有競公之諫秦皇定霸鮮克由禮漢祖龍興日不暇給孝文孝景始復行焉昭帝吳田亦甚嚴也後漢永平中明帝東巡耕於懷縣非古制焉魏氏親耕關百官之禮蓋卑制耳晉武太始之年略脩隆嘉宋文元嘉之代亦舉舊章齊用丁亥之辰梁以建卯之月後魏北齊沿革有異隋朝唐室文物可觀太宗行之於前明皇繼之於後自茲以降廢而不行將墮先農必待真主皇家享國三十載陛下嗣統十四年武功已成文理已定乃下明詔耕於東郊百職悅隨三農知勸禮官博士貽武而草儀甸師審夫歌詠而供職方拾遺直史館王禹偁再拜而颺言曰耕籍之義大矣哉千畝之田三推之禮所以教諸侯而事上帝率人力而成歲功實邦國之典章皇天之大典昔潘安仁賦之於晉岑文本頌之於唐今王道行矣王籍脩矣神功帝業煥有其光宜暢頌聲以播樂府謹上籍田賦一章雖不足形容聖德亦小臣勤拳之至也其

宋文鈔

賦

乙

東文錄

賦

二

詞曰十四年考帝業遊宣室區晏然乃順考於古通將耕
耕乎籍田務本勸農稽前文而備矣事神教養舉墜典以
行焉萬國歡心而懽懽百官供職以慶慶草儀注於有司
議沿革於遺編纂載輿之三陸開阡陌之百屋文物聲名
合禮經而有度旌衣衣服應方色而不愆既而擇孟春屆
元日太史先奏天子將出是月也道人狗跡星鳥中律當
東郊之迎春是東作之平秩皇帝於是即齋官辭帝室戒
錫鸞嚴警蹕乘青鸞以有威儀朱紱而無遠佩乎玉也懸
蕤之色落載其祈焉千呂之文辭屬車負播植之器
後宮獻種種之實紅鷹紫相服葱碧以陸離縹緗耕轅駕
蒼龍而飄歟太常之禮既舉司農之屬各率甸師掌令監
御陌以惟嚴封人野廬設遺宮而靡失於國之東千官景
從風清塵而習雨灑道以潔時也木德盛陽氣充春
芒甲拆青上芳葱春土脉起油上芳滋乳蓋散野縵
環咽風狀浮雲兮隨應龍旂幟張日車卷塞室若衆星兮
環紫宮脩農事以惕猷春服之重爾乃配少昊祀先
農尸祝無覬豆遵以供太牢之牲薦之而肥膾太簇之樂
奏之而春容於是脩帝籍勞聖躬撫御耦以無怠履游揚
以有蹤將猶乎千里之制豈止乎數步之中耕釣盾之吳
田但矜見戲脩建康之卷籍宋煥農功有以見萬乘之尊

東文錄

賦

三

三推而舍或五成九隆穀之義有倫爾公爾族貴賤之班
相亞畜夫灑種以斯畢靡人終畝而告罷千耦其耕煥乎
禮成播百穀兮率人力詩載芟兮揚頌聲將見乎餘粮棲
畝腐果如京神倉令納乎黍稷以脩築或康穢氏收其菁
結用餉犧牲親賦畝兮化被重民天而教行自得創農之
寔非貪慕古之名然後下青壇歸絳闕百姓知勸耕后咸
謁在鎬之宴故詞廣之音欽獻萬壽兮惟呼奏九韶兮鏗
越開三面以行惠宥五行而審罰恩流於孝悌力田德被
於雕題辨髮與五土之利固必躬而必親同三代之風復
不矜而不伐大矣哉籍田之禮豈三年而不為躬耕之義
將有代而可知我所以舉久廢之禮定不刊之儀慮弗勤
於四體將有害於天時務農桑為政本興禮節為崇教
資民乃力穡歲無阻餓神農斷木之功我其申矣后稷播
時之利我其得無之供拒咷以斯在介豐年而有期不顯事
天之禮誼詩祈社之詩祀山川兮神鑒明矣配祖考兮德
馨遠而永錫純嘏用光孝思乃作頌曰倬彼東郊公田是
闢大君戾止言耕其籍帝籍既脩乃及公侯親爾耒耜勤
爾田疇言采黍稷祀於園丘億萬斯年以承天休又曰倬
彼東郊耕壇其崇大君戾止言訓其農農功既督乃知榮
辱爾家以給爾人以足言奉燕嘗適於比屋億萬斯年以

介景福

夏侯正言洞庭賦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都祿不知其幾百里屈乙酉
夏使岳陽抵湖上思作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足
然鼓慄然駭愕然胎恍若駕春雪而載霓浩若浮汗漫而
朝躋退若據太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情若無識智若
通微跋若不倚路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以情悖心嬉
二三月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為事者二年
然春，不已一曰登崇丘望大澤有雲崑崙與嶽兮止與
止未霖忽若有過由是濟陽輝沐芳澤觀一異人於巖之

宋玉

賦

四

際霞為裾雲為袂冰膚雪肌金珥玉珮浮丘曼門斯寢其
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也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
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
又曰然然智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諱無諛
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
水居一焉水之既通則為江兮遠則為河積則為湖兮總
則為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
徒含陽宇陰元神之都暖，昧，百川不敢逾有若神者
有若賓者有若子者有若僕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婦奴者
有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有會咸慶座下每六合澄

靜中流迴睨莽，蒼，纖諒不歸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

頃成沸騰而各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太淵縱之不

踰跼之不畢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誇之不前犯之愈堅又

若良將以謀乎邊鄙，漢，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

義冲，漢，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

心胸溟海之郭郭也三代之前其氣凌落浩，滔天與物

迴薄滅未稟陵無霽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靈夷

授禹之機隄山埋谷滌源暢微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工

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遊其性遂得

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

宋玉

賦

五

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割
象為坎本乎叢皇外婉而固內徒而彰降以始始升以復
張其靜慶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
知天常若乃回序之變九夏收慶烘烘而炎沸然而煮群
物湯洞燥為陰暑澤之作頌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
靈超怙觀者不可親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忽萬象如還
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為神素氣清泚肅，脩，群類
回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其宮難，為
之騰風蒼梧崇，為之供雲回顧一色黯然氣氤其聲瀾
瀾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溟海門一浪五千里又足畏也

寒士錄

賦

六

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華氣然而榮降然而脈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珠而目穿矣孤島呀口萬谷辭帶三吳足陸荆巫或鼓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於何居神曰大通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披甲而連或曳裙而牙或禿而跋或角而吮或吞而呀或吐而牙或心以之蟹或脩以之蝦或脩脩而立或橫驚而疾或鬚於首或鬚於肘或儼而莊或較而黠虎、珍、若太虛之含萬彙各備其生而合乎群者也臣又問曰若神之寶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矣馳難知矣聲於古古有所未達行於今今有所未察非希非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三根六泥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鞋之賢德龍之仙乃吾之有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鯀而遊魯不代儕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為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誠而欲不暇茲是不暇鋒曰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持陰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而帝祿得十二而王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嚴歟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禁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黃帝張樂

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賤惟賢者觀之而後得也於是盤旋徙倚凝精流視整以辭對皎然而晦

張詠聲賦

寒士錄

賦

七

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蟲之為事也蓋取諸聲成之文王化之本苟一所捕不規宜言耳賦曰罔象遠寓大人忽生混沌初震呀然震驚二儀吐形萬靈吐英天機動制軌而為聲故形有英惡為聲有大小為伊物類之動作俟人事而克全至於大雷隱室萬竅吼風不為之隱品物磨集踴足動發不為之末末若人聲與天通功與物長權口吻之散出於厥躬道機之張騰凌鴻濛其所聞者最貴唐虞繼踵而至宇宙臨其神造化侔其智在聲之傳也得迴天而動地觀其得一之茲清、冷、涼、寒、洗、瀝、萬類聽之如僧而醒仁信之終鎔、爽、呼、道、振、德、萬類聽之如日破黑曰禮曰義相迭而起嗚呼響悌駭心驚耳萬類聽之如愁得喜廣成五老聞而起齒曰是何帝皇之聲也如此九道交訖華夷和誦蠢動莫息惟咄寔多其在物也昭、融、萬緣和同萬類響空答天之功其在人也萬心氣平焉口宣騰雲門六英答君之聲故知五音八聲聲之技歟金石絲竹聲之技歟若本不正而聲不清何嘗動天

地泣鬼神而有謠三五迭生異聲同聲唱古寡應呼今得
精儀事以之繁會時風為之勁清作禮者有周旋之矩制
樂者有文武之名故聖人之音鏗如鉤金聖人之治渙如
流水加以商幸夏癸行無轍軌情愍涕空淫注盈耳民不
知告政聲遂毀幽厲縱作心胡可度唱僻者輕脫和偽者
交錯鼓鉦之響日馳禮義之風日薄王道民政潰然枝整
攻乎亡國之音聚為終身之樂秦恠一聲天搖地坑烘赫
火烈荒茫海傾阿房輦材枿巢山迴紫塞築壘旬轟震雷
鉗聖愚偶四海睽孤剖剝亡命痛腦連脰於是民失其業
怨口喋喋野薄其農荆榛颶風刑失其矩民哀無所兵革

宋東鑄

賦

八

頓委死為怨鬼故怨之為氣也散為蠶塵積為屯雲閉鬱
六合陽靈不曠怨之為聲也烈風相倚怒濤暴起鬼哭於
郊神號於市川谷為之開擊山崩為之崩圯陳吳一呼而
宗社瓦殿天窮地終醜聲不已泊於漢唐惟高與光太宗
續竟開元嗣皇智絕絕古氣凌吳蒼倚天憑怒即動盪於
八荒按劍大呼即交映於中方借力者黎獻助聲者賢良
亦不能廣仁義於通奏使道德於激揚掩商秦之餘韻系
唐虞之聲芳者也夫若我后聖神定思誠求理致與聖作
則為難於易惟禮是崇惟仁是嗜叩手言賓清靜以聽聞
古謬惑王心不平於以忠良是旌息吁嗟之聲不肖是歟

息嗟謬之聲均物惻隱息哀怨之聲厚施薄飲息沈亡之
聲四入是別息沈競之聲狂狂是理息寬枉之聲道德是
守息兵革之聲人勞是恤息彫斲之聲小人是遠息邪佞
之聲正音是奏息悠隱之聲奇壯矣竟囉聲驚致章漢
之調下覺唐堯之頌輕浩蕩無得而名異聲之聲也
揚溢昭灼上賢下愚既懽且譁為獸語為龜鳴信乎
載之一時與有生而同樂余歌引聲而作未知何希

楊侃皇幾賦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著詠於神州忽念前古深
懷景慕誦二京於張衡覽兩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慙聞

宋東鑄

賦

九

筆心伏誦而謂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曰予讀
二子之賦而知兩漢都邑之制宮殿之麗而未知大宋觀
甸之異政化之始也予幸得職探風謠官參儒雅千里之
郊折是巡八使之軺車斯假若夫大邑名域神皋沃野靈
地可記濡毫可寫至於宮禁之深嚴予未聞也都城之浩
穰衆所親也是故披述其內子言其外豈萬分之舉一難
盡述而備載昔者唐嗣不振國鼎特選徽崇室之華命敵
浚都而應天既觀法於左靖若隴亦取則於西澗東瀝大
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天下之衝要謂大梁海內之膏
腴漢祖得之則齊楚之敵敗亡相繼成就擒而即誅梁王

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西向蓋為賊而為傳寔王氣之常
在宜萬世而作都也莫不廣封溝洫陰固塞平割宋之夷
田戴邑裂曹之沃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滅太康之萬戶
潁川之鄧陵扶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威命落編民於州籍
非地圖於天府故得權臨九州陋視三輔經營應於五代
法則垂於萬古皇宋之受命也太祖以神武獨斷太宗以
聖文誕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東吳北定并汾南取
荆湖是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其士民
小者十郡之衆大者百州之民莫不去其鄉黨率彼宗親
盡徙家於上國何懷土之不聞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

宋文鑑

賦

十

廣巷市不通騎於早有出居王畿掛戶縣籍興產樹業出
賦供役者矣豈比夫秦遷戶口於咸陽漢徙豪傑於陵邑
魏將實於河南驅異民而是入也今聖上之在東宮也尊
以皇儲尹茲京邑視政之初民訟雲集莫不察之以傷情
辨之以曲直歲伏禁姦親刺繁劇吏不敢欺民用懷德若
乃龍樓曉出奉法謹身教民以事父也親拜師傳降禮國
儲教民以事師之公退則侍講在前出入則回賓是翼尚
老尊學與民為則是時王畿之內易俗移風以至正南面
居域中由內及外化行令從是君上德惠素立而正教早
崇也若乃銳旅百營高城千雉孫武教陣吳起撫士其齊

如林其猛如虎手擊劍劍足張羅擊羅馬奔禦投入拔距
入則訓練出則征戰身閑賞厚家有餘羨是故推遷兵衛
近甸如大都雄藩為屏為翰者且有九縣天設二渠曰蔡
曰汴通江會海紫畿帶甸千倉是具萬庾是建社稷主計
劉晏司漕何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
太倉積粟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
庾萬箱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是故備九
年之儲充六軍之給當津虞要山積雲入者復有五邑若
乃惣戎者貴領專城宰邑者上應列星簿既資高尉亦秩
清率兵守戍者五鎮統騎巡者兩路城隍之外遊徼四

宋文鑑

賦

士

布相八臣是謦是護却原膳春草萋萋邊烽不警牧
馬爭嘶廐空萬樞野散千蹄陂閑牧南沙平走西一飲空
川一斃空原去如霧散來若雲連地廣馬多古未有焉乃
若任土出於民心獻芹比於古俗園茹早實時菓先熟欣
重南門筍宜脩竹鬻於市弓利既蕪倍進於君弓恩必霑
沐時或載勝降桑螵蝨未鳴野人登麥以先至驚婦貢絲
而已成別有襄陵之桃楊夏之柿朱櫻宜於谷林丹杏出
於尉池其或楊柳千樹之梨扶桑千樹之栗比封千戶之
侯亦何讓於昔日鹹壤宜北鄉之羊野藁羨東邑之豕魚
鱉鳧鴈之盛西有陂弓萬頃菱芡蓮藕之羨東沿堤弓百

里其或仲冬之月禮尚遲鮮介麋素出於逢澤狡兔復出於梁園乃命菜田於虞人選徒於司馬四校畢陳六飛風駕何千乘萬騎之馳騁滿四通五達之郊野西或過於園內之藪東或出於平臺之下乃有孟賁之徒烏獲之類檀楊而來叱咤而至搏虎兕擊熊羆玄豹逆曳白狐生致復有負羽從獵之人控弦伏獸之士落猿鴈於馬首貫雙鵲於雲裏猶然示之以三驅之仁寬之以一面之網不使獸殫於下禽盡於上何長楊之獵自謂於禽多雲夢之畋敢誇其地廣圖書載詳境士斯見開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赤之者別祥符則天書之降年易新名於舊縣總括之入

宋文鑑

賦

上

斯為近甸乃若百萬衆之分營十二市之環城巖然朝夕累彼郊垌其東則有汴水之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暖驚時何早花開不晚瞻太乙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煙霞之外出俗囂塵之中效先人之棲居慕老氏之玄風青上通遼千畝何田端拱之初籍於此焉登報一軌清史千年終夢隄以東望見高臺之百又居道之南在岡之北下有廣場可馳可逐我皇帝初即寶位大閱軍旅親乘戎輅習戰於此士馬秋勁甲冑嚴整止憑賦以將觀衆無詳而是聽列八陣之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伍頗收授之以方雖赫彭進之以旗鼓失軍容

者戮以徇衆有勇敢者賞而裂土彼上林之馳射曉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南則有崇、清、檀、肅、齋宮卜是吉土龜從筮從永承禋祀如見吳寧燔柴展禮萬世無窮別有景象仙島園名玉津珍果獻夏奇花進香百亭千榭林間水濱珍禽貢芳何方怪獸來弓何鄉郊數既樂山林是忘則有麒麟舍仁騶虞知義神羊一角之祥靈犀三蹄之瑞狡兔來於天竺馴象貢於交趾孔雀翡翠白鸛素維懷籠幕歸呼侶晚去何毛羽之多奇整竹素而莫紀也忽斯苑牆又連池藥介族千狀沙禽萬類盡游泳而往來或浮沉而去震柳籠陰於四岸蓮飄香於十里屈曲潯猷

宋文鑑

賦

上

高低稻畦越卒執手吳牛行泥霜早刈連春寒種遲春紅梗而花綻銀素粒而雪飛何江南之野景來禁下以如積雪穠冬苗兩茁夏穗當新麥以時薦故清蹕而親至蠶從千官却陳騶騎既觀穫以云罷亦宴摘而後已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臨首萬艘而壓浪紅橋一遁而通翠太液無隘湯之深靈沼有潢汙之淺時或薰風微扇晴瀾始暖命樓船之將軍習花則之水戰天子乃駐翠華開廣宴僊榻檻於中流瞰淑蔭於四面戰而燕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棹如風而條去千鼓似雷而忽過則有官名伏飛將號伏波曠江中之龍遊加下之戈黃頭既覓文身之卒且

多類虬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鼉鼉震動於山嶽
沸騰於江河別有浮泛傀儡之戲雕刻魚龍之質應樂鼓
舞隨波出沒蓋與臨賞以盡日士庶縱觀而踰月波池之
南有苑何大既瓊林而是名亦玉華而是待其或桂折天
迎花開鳳城則必有開喜之新宴掩杏園之舊名於是連
鑾上苑列席廣庭蓋我朝之盛事為士流之殊榮一派如
飛通溝駕虎越廣汴滿流之上轉皇城西北之隅貫都注
御溝之口轉溝通廣濟之渠京索渠源而於彼金水名河
而在茲其北則瑞聖新名舍芳舊苑四方異地於是乎見
百轉好鳥於是乎聞十洲德景三島分春延廐之設是名

宋文鈔

賦

十

天駟伐大宛以新求涉渥洼而遠致群驅八騎隊數十驥
雖觀粟之千車乃膏秣之一費彼沙臺之崔嵬聳佛剎之
千尺岡阜連延於西南原田平坦於東北何沙海之飛揚
忽到此而止息莫不地多賢士代出異人何一施之
何浚郊而雲臻雖梁多於長者非安國而不開過信陵之
祠宇想英風而若存何侯霸之白首尚抱關於夷門遇公
子之好賢忽枉駕而咨詢既同載而過市謁隱屠而駐輪
果嘉謀之斯得救邯鄲而義仲奔晉鄙之十萬終自將而
却秦設守冢而奉祀值漢皇之東巡若乃遇陳留之故邑
訪地名之所因蓋二留之分別彼彭城而此陳昔赤帝之

起義會子房而于此始錫賢於上天終受封於茲地既萬
戶以建侯亦千年而崇祀千屯北縣之郭郭三月南河之
鄆市何飛梁之新遷惠撫舟之觸柱今之維丘古曰杞園
民厚風俗土繁貨殖縣之西郊山曰谷林其或花迎野望
煙禁壽深景當妍麗俗重登臨移市景日傾城賞心懷幕
旅野軒蓋成陰幕而忘歸樂不絕音既同惟於萬室同惜
費於千金厥儲織文出於襄邑池濯錦以為名蜀有江而
焉及復有成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詒將作而
昔經公宇之制甲於畿甸中有大川通閭帶閭貫都邑而
北來走江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舸

宋文鈔

賦

十

朝室萬車夕載西出王闕北越紫塞微尉氏之名本大夫
之邑蓋鄭國之上田俾獄官而世祿何彼樂郊今為畿地
爰有仁木應乎嘉瑞二棠合生雙榆連理槐獨秀而通枝
木異類而同氣良宰畫圖而來開大尹飛章而奏異莫不
召虎殿之宿儒集麟閣之名士驗彼祥經考乎信史表六
合之一家而帝德之光被也加以地多藪澤利有蒲魚晴
湖望鼎陂之地山水觀惠民之渠乃有機師炭商交易往
復素水化緇漆身同色竹舟則夏瞻云而舊貨則冬積雪
霜經宋樓而開征既薄應朱曲而市稅有常潞泊溝洫
渙有水入鄆陵而潞截原田過扶亭而清耿間里珍貨奔

鳥欄之道憲使聚建雄之市彼東昏之舊城易美號於新
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四職之損出何以明而代爲符作無
於聖日考城之人舊俗剛毅鄉出勇夫里多壯士推埋爲
茲任使尚氣腫必報杯間办起今爲饑民礼東化被暴
虎之徒聞義則畏南狙太原淮陽甚通地宜珣珣家有蒼
翠城過而扶溝人二憐地既成於上田人不趨於末利森
成陰而春繁素結實而秋茂間中牟之耆民歎魯恭之仁
宰何三異之善政有千年之遺愛遇我后之盛明西朝拜
於園陵瞻路隅之靈廟想前史之嘉名祭以上公之礼爵
以大師之榮若夫八澤九溝二池三周周流原野表界境

東文鈔

賦

上

上宿萬勝以遙現見斗門之雙注吸驚浪以橫來絕長堤
而可懼其始也惠其决溢利其填開溉萬頃之波澤變千
古之竭盡若膏腴咸通未報有若决漳灌鄴旁之田鑿
涇沃關內之主然後號渠白溝之流會同爲溝渠之助彼
梁固之在東亦派分於波勢沿流有一舍之遙則水無寸
晷之異何一啟而一開常若合於符契始汪陂而雷聲終
入渠而駟進散濁浪以澄沙廣良田而濟世指陽武以北
遇涉博浪之長沙周斷續以千疊塵飛揚而四遠人迷途
而莫辨爲扶樹以何賒策不進芳我馬輪欲埋芳何車過
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何小社之稱平已宰國而有

志經計相之里中思張蒼之善其屈柱史以事秦榮列侯
而佐漢宜二賢之靈祠應千古而輝煥西望河流經帶二
邑高岸山立四溟蕭急蟻壤夏滿樹決其故基根相扶萬
柳千榆與梢蒼土常談修德營置卒轉粟實度堅彼金
隄暨乎前古秋防夏扞守以朝纂冬計春脩使均鬴戶岸
艤連航無屯而渡阻濬之波扼懷之路北梓隄農南
帆落葉唯茲是防非利是務右倚太行橫絕雲霧夫雍阻
仁嶠之陰洛陽九河之固方之於是我若平路過溝水之
長渠經封國之舊城寥落芳桐牢之亭湮沒乎黃池之迹
何昔也明誓重諸侯於此以會同今也京邑翼四方

東文鈔

賦

上

於是取則涉長垣之途歷古衛之境旅有婦姑之名入
恭孝慈之行嘉孔子之入蒲先宰字以觀政蓋大家之東
征復農田而後運若乃南瞻滎里北指蘭岡樹新文於二
碑易美號於兩鄉因東封之行幸感瑞應之非常忽有鳴
唼降於寄蒼丹頂未辨於煙際王羽已穿於伏旁九其數
衆君道之體陽再而降符常運之重光何德動於上天而
通感於前王也如是哉客既聞臣之說而知漢之宮室壯
麗威而夷宋以幾旬風化正萬國彼尚倭而務奢此講道
而誅德乃四使孟堅可作予子再生讀予之賦不敢後族
於漢京也

范仲淹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於己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宏度集入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以華棟宇以柱礎上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特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辟廓焉而四達殷巋然而中峙禮以崇而倫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

東文鈔

賦

大

而祭矣逮夫夏禮秩，奉以世室商祀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華以三尺之盛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芳南北之廣九筵芳東西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而明堂而背北室耽然太室嚴乎中黃都徽名之在南取茲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闕開其三十六戶疏達乎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陞參其前號肅，焉聽政之廟應辰而周章趨，焉承天之柱列宿，焉望環林芳卷，國海芳決，既方舟而經，陳

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錄期人神之康左有辟維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乏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乃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而無災此三難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樂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千舞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樂蚩尤之耕耨惟舍康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陽，之至仁浸潤，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

東文鈔

賦

九

之勞又若炎以繼天義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於青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既夫太虛命歲樂以象德致大寧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靜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閑無難于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道南風之和以歸喜於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正金行明漸於以南智戲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與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諫不惑而征修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耄老以惻摧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于權衡入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為介

時分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燕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閭備遠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清閭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微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為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猶夫宗祀之大享之辰土儀乎皇盛節乎彬比於郊也職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戒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祀尊嚴其觀五天之座睥以陳五帝之席奕而倫惟太室之位延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攝緯離玉帝華

宋文鑑

賦

辛

壯年之舉既違於夏后蔬菜之薦後本於周人札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齊官而肅被法服而猶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宣司儀寔相樂正攸賓進且之吉蠲羅箕簋之輪囷六樂咸在純義乎列聖八風相溫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諒仁非常之餘駭及者萬國莫大之教懷懷者兆民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札以成之崇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穆舜門之闡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久求永以先

勉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千將升崑崙崑崙山嶽之

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親乎負康而立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象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象為階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而者子之位門西東面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燭水九夷之國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太秦之屬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北門之外則有葦薊幽陵五狄之種於是旌旅進辨緯觀向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以就日必歌亮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赫曦天顏

宋文鑑

賦

壬

弗違冕緋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象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聚而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於上臣再拜於下行典孔揚風雅訪雋良議寡寡人曷幽而獲金賢曷惻而遺野於以盛明器於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間諸儒靡協議者燦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報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廢禮而至為明堂之道不

必尚其與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遠通者與權忘象者
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能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
禮巨遠之云耳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
還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
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及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
施何取乎總期皇德不降何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
天子居之日教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敬之物也
兆靈繁之安危由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兢
兢之弗遠迺致於雞鳴唯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
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幸故聖人之寶德弗下利而

宋史

賦

主

上後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於格恥惟下武之泰寧亦荷
躬於千戈取諸陳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
思濟乎賢者蓋舉一於皇門迺建茹於天下惟好生之
至德思與物而為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命於仁人惟及
人之一德始若盼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勝茂突而無疆
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於
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麗眉而壽吾何仁
之有含哺而嘔吾何力之為但淵淵無反無偏浸淳
淳以成若樂陶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
我國家規粹百靈薦馨三極東井煙竹岱首西展琬於汾

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
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望上聖之譔而愚臣之惑也臣請
考列辟之明術塞慶士之禮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為其
陋奢不為其肆斟酌乎三王振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
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
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歐陽脩鳴蟬賦

宋史

賦

主

驟止微風不興回無雲以青天雷隱，其餘聲迴蕤芳藹
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亭草間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
以長嘯抱纖柯而永嘆嗟，非管冷，若絃裂方號而復
咽悽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
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造物形變化者耶出自蒼壤泉
清虛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耶嘉木茂樹嘉清隱者耶
吁吸風露能尸解者耶綽約雙鬟倩娉媚者耶其為聲也
不集不哀非官非微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
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
于蟬見蛇女語鵲庚兮鳴燕絡繹響蟬兮轉候候舌誠

可愛弓引腹動股豈勉強而為之乎至於汚池濁水得而
而聒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蟪蛄固若有歌而蚺蚺又
何求乎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
能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或洪然而無聲鳴呼達
士所齊萬類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以分其語言又
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
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
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騰
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

秋聲賦

宋文鑑

賦

書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
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
其觸於物也鉅，鉦，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叩枹疾
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
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在樹間子
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
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
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切，呼號憤發
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
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

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為天地之意氣常以
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
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
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
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
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
木黧然黑者為屋，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歟與草木而爭
榮念誰為之哉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笑對燭頭而睡但
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梅堯臣凌霜華賦

宋文鑑

賦

書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榮華木有繁條綠根兮附帶布
葉兮敷苗朱華繁兮下覆本幹蔽兮不昭嗟兮此木幾歲
幾年而至於含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霜是使
蘇蔭萬艾慕高艷而仰翹，也安知蘋蓀自潔蕙蘭自芳
笑容出汚而自麗芝蘭不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頌筐
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或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
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留吾謂木老多枯
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豈不復端華豈得與而并
並列也耶

司馬光文趾獻奇賦賦

宋文鑑

賦

七古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通無不協
遠無不臻粵有文紀來獻其麟其為狀也龍頭而鳥喙瑞
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則有麟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至遊
方異氣之產故園謀靡得而拘於是降輅車之使發旁縣
之民除塗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濱瞻時月而陟萬
里然後得入觀乎中宸與夫雕題并服之士南金象齒之
珍款繁闕而坐入堯形進而並陳於是群公卿士百僚庶
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陛下功烈遠古化侔儀禮
恭承神祇嚴奉宗稷純孝慈孝小心翼出起居不忘
於訓典進退周旋必咨於執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

宋文鑑

賦

七古

群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維
康不能復漢唐之宇俗維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尚疵
癘而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洽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乎曰
方之獻當三靈之暨且是歟也生嶺嶠之外出沮澤之淵
安其來吾德不為之大報其去吾德不為之虧奈何貪其
琛盡之美悅其麟介之奇容其欺結之語聽其誦訣之詞
以惑遠近之望以為蠻夷之噓不若以迎獻之勞為迎士
之用饗獸之費為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明載馳靡耳
目一日之玩為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群臣拜手
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愚賤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
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拔機之
篇觀大畜之繇延黃髮之儒頭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
於幽遠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
不授使猷契居左皋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侍後相與
經範之淵源覽皇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
所未究興民之利若療夫飢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疫賜
予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
於求須苛後錮而民不妨於耕耨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
居有倉而行有糗絲續之饒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
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

人耻爭而喜讓問關之俗瘠薄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
享期頤之壽然後諸侯之長賴賴而警服祝髮之渠四面
而奔走莫不投利兵而解冠帶焚僭服而請印綬於是三
光澄清萬靈敦佑風雨時若百祿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
湊甘露霖霖於林薄醴泉廣沸於巖竇平鹿羅植於階所
朱草業生於庭霄鳳皇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鸞鳳群友
而為畜由是觀之則彼商夷之九禽瘴海之怪獸皮不足
以脩車甲肉不足以登俎豆夫又何足以耗水衡之芻而
污百里之園者哉

周惇頤拙賦

宋文鑑

賦

走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
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
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形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蘇軾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流風
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顧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
縱一苇之泛如臨萬頃之茫然浩乎其如馮虛御風而不
知其所以止飄乎其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
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

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

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
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
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
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
旗蔽空醞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
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
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
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
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
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
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
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
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
不知東方之既白

宋文鑑

賦

走

後赤壁賦

宋文鑑

賦

手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林泉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嬾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攢虬龍攀棲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嘆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臨蕭然

呂大鈞天下為一家賦

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盡疆以八荒之際為藩衛以九州之限為垣牆則國

宋文鑑

賦

主

則群子之舍王幾則主人之堂允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傳恩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穉咸獲理遺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畏以斟酌其教令萬平千幼以奉承其紀綱留遺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隣無賊寇可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絕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規亦我教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問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教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觀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襲巡狩聘問則長者之教誨撫存嗚呼周德既衰斯道斯屈折為十二并為六七勢不相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訓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曲防遏難以幸其災縱謀用間以乘其失幸際有甚於閭牆間恨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以殘自虐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陌而廢井田則委債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託父子於羈紲之屯貧富不均我臣僕其昆弟苟簡不肖皆三益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能有王侯而不得報預其政能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璧之錦衣玉食縱無所周之子雖京良焉委不吾御之僕門庭雖

存亦何足以統制閭閻無法則何緣而維睦彊種日橫而略無鞭朴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權衡之術豈天理之固然實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皆既有難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故曠時而未覩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宋文鈔

賦

主

宋文鈔

表

楊億賀辛河北起居表

羣幕稽誅譽興順勳明衛方雖竹象觀天威已震於龍荒
慰邊昨換詔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
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於兕醜遠底
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因犯順以
必誅矧朔漢妖氛腥膻雜類聚因膠折之候輅為高舉之
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奪明正之帳未焚老上之
寘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驛巡狩常山之
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族續匈奴未滅受命而孰不忘
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夷落集冒頓之首收誓亢之圖使
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蛇豕
之穴悉降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渤海刻石以銘功陟
降雲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隆億萬之年臣忝
守方州莫參法從室勵請纓之志慙無庖墀之勞惟聆三
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宋文鈔

表

乙

楊億謝賜衣表

解衣之賜猥及於下臣扶縵之恩更均於列校先生郡邸
喜動轅門伏以陛下誕膺元符恭臨大寶惠務先於逮下
志惟在於愛人鳥獸氄毛脩及嚴凝之候衣裳在笥爰推
賜予之恩在浹汗之所沾雖容光而必照如臣者任叨符
竹地僻既吳奉漢昭之六條方深祗畏分齊官之三服忽
荷頒宣纂組極於織華純錦加於麗密璽書下降切窺雲
漢之文駟騁來臨更重皇華之命但戈婁而增惕實被服
以難勝矧於戎行亦膺天寵干城雖久皆無汗馬之勞守
土何功獨懼濡鵲之刺仰瞻宸極惟將縻捐

宋文鈔

卷二

二

晏殊進兩制三館壯丹歌詩狀

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為膏壤之滋共蒂并柯
布在密青之國盡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
儒臣各摘華藻匪太平之特盛一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
膺期有皋陶之慶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益助於
謨猷不專工於詞翰迨於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
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歲規中葉以還其風
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文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
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
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脩思諷諭者德其誠而

靡先乃聲律詩體其言而罕寔不足以上裨靈覽下達民
情效明良起喜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姑凡靡高而能賦
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廊廡濫竊玷
恩華與寐以思覲惶無極

韓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宰職隳功莫副宵衣之治卿邦得請重叨璽錦之行被恩
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由科第遂玷寵榮不
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消塵而報國憊員諫諍幾不克於寬
投奮命墮陸實存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推開援助之
言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廣曆之始已報貳於樞

宋文鈔

卷三

三

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常莫廟
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綢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
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
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慈回難免於愛憎加疲疹之瘳纏若
形神之耗敝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陛下念
犬馬之力易哀廩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
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於社建高牙之重既疏淮海之封
增故里之光仍罷駉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曠僻敢不思
盡瘁於寢興與冥懷於內外在遠在廷之責惟驅策以當
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禱捐而後已

歐陽修謝知制誥表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於下通奄有四海之
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詰詘發擇而已哉然其
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謀麗而不典則
不足以示後而為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
此選伏惟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諄一日曾未
少懈而自亮我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
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
群臣未副故每道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
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

宋文鈔

卷

四

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用斯狀念臣
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解藝可取徒值駕者時文之弊偶能
獨守好古之勤忘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達
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
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
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讀及
俯而受命伏讀訓詞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復益知所責
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况文字之職屬於侍從之班
在於周行是為超擢不徒揮翰以為效自當死節以報恩
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歐陽修謝覃恩轉官表

天地雖令風雷鼓行一氣兩均萬物咸被遂容使倖亦與
秦升伏念臣材不逮人誠非應遠使有事君之節未知報
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慙陛下亮
舜聰明禹湯勤儉修前王之職典述先志以繼成胎致精
聖躬臨路廣膺受上天之多福惟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
時限以官守謹儀制禮不與議即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
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習
聞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雖異衆以獨辭隆厚獨高但撫躬
而無措

宋文鈔

卷

五

歐陽修謝宣召入翰林狀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諫
嘆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
自古非輕特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固加內相
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
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逮方圓之用久叨塵柱侍
從曾冀看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罹家禍苟存餘喘復
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睹於雙闕進對之際已
蕭瑟於霜毛恩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慮可
知身已小於早哀心取請於希進加以竊危之迹仇嫉交

攻進退動繫於群言論議多煩於辱聰雖覆載之遠每賜保全而孤寡倫安常思引去伏蒙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閑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替未棄之仁福駕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歐陽脩乞罷政事表

臣聞士之行已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辭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

宋文

表

太

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群公常媿虛名之浮實難副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常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惜不應遽棄臣之本末亦豈損殊益以廢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推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一微以身為飲怨之府復經桓而不夫遂謗議以交與之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重於至寬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顧天地保全之力祝風波險隘之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衣以此乞池補為幸

民况乎擁蓋垂旒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致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煩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罪於安全心非無知豈敢忘於報効

歐陽脩乞致仕第三表

恩深煦壙感激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著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安中下少從官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連達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衰駸並馳驚駘中道而先乏况荷難勝之

宋文

表

七

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必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賜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由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周鼎而臣口目誦於田間身坐食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類每自省循莫違故度是敢固避再三之煩雖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陛下特軫天慈俯回靈聽察前言之可復益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獲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王拱辰賀皇長子封公表

建親授社稷輪於王家封子維城安穩於國幹挺楊休命
敷告群倫均海宇之歡心洽朝廷之大慶切以宗藩錫命
賢戚分疆周刻侯邦半諸姬而故土漢有天下非劉氏則
不王皆所以成大本枝維特京室綿萬數於宮庭固廟祔
於山河屬我熙朝益隆茂典伏惟陛下纂承皇序恢開洪
圖善迪孫謀邁遵祖構乃恭元良之重已昭岐嶽之英聲
啟南圻崇加上表雖明震豫知帝緒之無疆海濶星暉載
吾君之有子臣居留近甸迹遠形輝側聽恩章舉增忭懽

宋文鈔

表

入

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還湖外恩實出於再生仍復
前官俾閑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切念臣寒賤主身孤
直無援應官再紀才貳郎帶入朝踰年幸甚風憲臣自以
逢聖明之治當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禍患之
及已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弊為臣寒心茲邪見臣切齒
臣本欲為耳目於陛下勉副東求不能效鷹犬於他人以
希進用心雖無規迹已甚孤屬櫛臣之植朝肆已私而害
政輒輸忠款冀補捐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幸
莫自明得罪一時寔身萬里流離遠道殆及暮年積棄遐

荒分甘散秩豈謂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格諫者之
言免為後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邑廣之冠擢擢
湖湘之守俾俾從征覓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知臣
節納忠獲罪願百請以誠甘盡率報君難九死而不悔謹
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
少答於大恩

王安石賀生皇子表

嘉慶係傳歡欣總集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
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陛下克膺之雅嫺於神祇榮
舊之風燕及黎庶弓輯嗣燕謀之報施旗仍羅縵之祥無

宋文鈔

表

九

疆惟休永係桑扈之固有室大觀方觀極實之繁臣嘗行
近司久尸崇祿特荷殊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深

又表

皇運卸隆天枝猶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臣聞史紀文虞
之延豈惟育子詩歌如微之繼愛至百男肇敏於脩乃繁
厥祉恭惟陛下道冒匡宇德冠往古品庶蒙休既饗和平
之樂神靈錫羨果應蕃衍之祥臣嘗汗近司備叨殊獎以
痛病而自困欲旅進以無階

又表

社扶宗祐慶祿官闈凡預照臨惟齊鼓舞臣聞有秩秩幽

出之德所以考室而見祥有說也 杜楫之風所以宜家而
多子克參盛美允屬昌時伏惟陛下膺命上天紹休烈祖
本枝方茂用光世德之求功業然臨來賴孫謀之燕逸迨
來考中錫無疆臣久玷恩私外叨屬任四方來賀望雙闕
以無階萬福攸同極微軀而有賴

謝知制誥表

高華之選欲報嘗舉同陋之身以榮為懼切以自古知
能之士因使為侍從之臣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
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為難而討論潤色之
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為時起羞伏惟陛下躬上聖之寶機

宋文鑑

表

十

久安之運趨時有收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
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瘕官尤為累上臣
羈單賤士鄙朴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為己
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慙仰負食功之意又蒙
祿擢以至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職則下之報
上亦欲致同陵之崇况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
度越眾人惟當盡節於明時豈敢止懷於私計

謝翰林學士表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
主之蓄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

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
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諭為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
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為實德之操足以咨謀而不疑草
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為無以稱
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聲，過人之才徒有區，自守
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濶浹陋而不知加以
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罷免一州已為
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群
臣賢否已知考慎而於其言也又能虛己以聽之故聰則
睿智神武之寔已見于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

宋文鑑

表

十一

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
當何如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存久廢之學上
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

進南郊式表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擬以微能叨承遴選蓋聞孝以配天
為大聖以享帝為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代之流弊
前期戒兵人報為之駭然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
行之品式魯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裡之上儀而臣等
承襲次之明詔追茲孫載懼乃然竊猶固用於故常特刪
除其紕冗恭惟陛下體神聖之實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

靈承寄異物方豈茂以薦信而無慚人具昭明知固陋之
為取固特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始誦習傳而守
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推輪與明堂之營室推本
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為乎無補

乞退第二表

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
切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傳說之臣其道則格於帝
而無起其政則加乎民而有偏后惟時又相亦有終迫乎
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
至於自則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與之為敵以此乘權

宋文鑑

表

十二

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
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已瘵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
德侔乾覆秉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春遇之優
即已勤劬之久宜蒙善償使獲曲全賜其疵賤之身假以
安閑之地則敬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不忘或再施
於華幄

賀冬表

陰借物極陽與朋來推曆玩占乃見潛萌之信體元御辨
以知敦復之中恭惟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之
福凝靈承旅以壽康臣久冒朝禁外叨方任弗預稱觴之

未豈勝存闕之深

賀赦表

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聖帝
為難禮以配天為至有秋斯祐惟四表之惟心胡與聖時
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觀熙事
伏惟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綱奉璋之象聖聲稱其
璧之新禮廟邁致孝郊丘告幽誠既格於霄昊福遠均於
品庶振幽於寡原宥青災第五王以褒封善人是富貴三
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
值休成雖無預於駿奔寔不勝於竊忭

宋文鑑

表

十三

賀正表

寶曆無疆嘉生有微門憲始和之象遯克元會之儀伏惟
陛下撫保永圖茂綏純嘏撫一辰而致順毓萬物以皆昌
臣久負異恩尚鷹稟疾瞻雲煥爛欣逢舜旦之華擊壤道
遙樂得夏時之正

辭南郊陪位表

萬國駢奔煒上義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時之特招伏念
臣竊祿已多冒恩最渥自致慙、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
穆之容豈非榮願而蕭然暮景攪以沉疴伏獻、以負薪
於今未已待壇坫而踐豆用此為妨

謝加食邑表

顯相郊官固宜寵獎曠居田里乃隨聚嘉伏念臣尚負宿病久尸榮祿無可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因明禮席工祇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具輪奔走之勞獨抱帶留之難豈圖踈邀亦冒寵光此蓋陛下荷休駿應歛福敷錫故雖出屏帑以避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故忘於勤策

沈文通趙州謝上表

以親為請得郡甚優越去官通介居江海就職之始撫心弗寧伏念臣本書生知守前緒親逢文治之盛冒應科選之榮程躋儒林逌執史筆學不足以達治亂於顧問實難

宋末鈔

表

表

文不能以通古今於述作何有誤出聖朝之過進登侍從之塗詎勉備官逌巡待罪雖大恩未報豈敢便安其身顧私養弗元不勝逌退之迫輒以誠乞既茲奠居幸溢於涯感無以喻伏遇陛下天地之德覆載而無所不容日月之明照臨而無所不照故臣得遂其犬馬之志安於藩翰之間况茲為州自昔建國連帶數郡之廣總齊萬兵之權有可以為當無所苟尚寬東顧之慮少獲萬分之心

馮京河陽謝上表

久塵右地無補聖明坐竊彌藩尚寬罪戾恩私溫望愧切無懷伏念臣才不逮中智昧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懼

之於尋常之中規之於顯危之下便若異數究極寵光

觀備員任然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使有許國之誠庶講衛生之術最嬰疾疹殆至膏肓結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乏於步趨耳目聾於聽覽勉從執事仍歷歲時覆餗之譏已勝衆口乞座之請遞側上心矧惟右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以舍非違食物具宜堂遑尤峻使傳卑經行館候松牒者至於連除加以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里阜安不煩施為有便順養伏遇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臨臣臣以不報之恩

宋末鈔

表

表

願稍加獎餉益近方書朝露未晞倘復還於舊觀燁火不息將更竭於精神

帝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義伏惟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編履并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寵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歲時言賜以冰七廟左右順遠以奉西宮其功施於人故見於事則宅仁由義縉紳之徒成材於學校起詎謂鞠然應之秋養勇於營屯既潔污邪之收克於倉廩閱右和鈞之制年於市廛

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鈞陳
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激滌清波不驚近則金石之音鳥獸
攸躍遠則千羽之舞重夷駿奔象齒旅於闕庭龍媒納於
閑廐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
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闕前世議太山之封誦梁父之禪
者度崇比大噶克登陛下抑而不圖誰以自牧以為先
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陟祉發祥其德無可以
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宣畏嚴恭積之有素而森明薰
校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
以蕭光之烈奏於宗廟崇燎之蒸峴於郊祀幽隱昭著神

東文錄

表

表

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寢昌新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群
元稽參典與定著故令弛張從理同異悔情獨罪青而棄
毀錄勞能而縱連負頭眩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
交於冲漠一人之慶遂及於鼓鼙享於上下之間極乎帝
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最深莫侍甘泉之祠獨嘆周南
之滯第從臣之嘉頌未敢薄材况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一遠闕庭十移星曆顧彫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毫伏惟
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同不若時
草小生嘉舉皆遜性循用領正之典寵貽分土之官臣幸

侍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
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禪及物之仁

程顥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脩固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宏貸仰荷
洪私期於廢捐莫可報謝臣性質朴魯學術空虛志意粗
俗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過聽侍臣之言猥
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自竭疲懦惟知直道以
事君豈忍曲學以阿世屢違淵譟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
嘗割滌肺腑曾無裨補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
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効之章繼上闕

東文錄

表

表

門之請益堅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
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憲力形奏述恭
俟誅夷伏遇陛下極天清朗著日臨照洞正邪之心速辨
真偽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置諸重辟投之遠
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
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
秉心不回信通愈萬願狗小夫之志不為儒者之羞或能
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強至代謝進和御詩獎諭表

參群篇而奏御慶載非工被優詔之榮中藥清忠惕然
拜君父之賜歲以為子孫之榮書曰帝庸作歌以以極道
明良之章雅云臣能歸美所以以上酬福祿之辭惟千載一
時之逢踰三王二帝之際乘太平之多暇講稱閑之盛游
歷寶宇以披祖宗相受之文御飛帛以縱神聖有餘之學
置酒別殿賦詩中宸於時從聰咸續齊唱如臣者有朴愚
而植性無文采以表身自陪風憲之要司却廢惟言之舊
學妄挾鄙思綴成斐章大樂在前黃螭聲而接響太陽臨
下炫燭火以交光既瞻遠旋若臨深各敢謂燕容之度例

東光錄

表

宋

蘇頌古儀射待罪表

切以宰輔大任表率百官入望所歸則論議行而必信物
情不與則名器輕而易搖而臣輒以朴愚誤蒙任使上不
能諫明國體以庶庶工下不能甄別人材以協衆望誤朝
有違擢髮寧窮致招人言上黷天聰各一註於白簡罪當
寘於冊書雖二聖覆之如天未令投迹於回廊而群言謂

其失職豈宜包羞於近班是以屢貢封章冒塵旋績再紆
中禮曲論宸衷捧詔驚惶重自思省本欲便祈於歸老屬
茲方負於罪辜倘布懇誠懼為僭越在臣進退之分敢計
重輕於國廢置之間實關勸沮伏望陛下矜憐甚慈本無
他腸按舉嚴科亟行幽黜一則全安於介拙尚保餘生一
則厭息於煩言遂清朝路

劉攽知襄州謝上表

脫身謫籍縑組近藩仰荷恩華不任感懼臣早者濫承人
乏出假使車材非所長力不自料屯勉歲月孤負選掄是
所謂斗筭之才何暇論絕墨之外然惟利銜至廣巧者有

宋末錄

表

元

餘果聞保踵之後人略取折衷之上第淫以渭濁故常畏
於後生李代桃僵竊自悲於薄命遽辱黜幽之典寔由既
往之愆浮舟江湖託身瘴癘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慕之
憂不謂明詔發中湛恩逮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
榮情同更生感惟出涕伏遇陛下離明廣照乾度并容紹
庭之初方勤心於陟降思皇之際亦代匱於細微以是屏
愚得從甄叙謹當勉求民瘼恪佩官箴犬馬之心以勞力
故能有養桑榆之景雖已老尚冀無渝

蘇軾徐州賀河平表

聖謨獨運天眷莫遠庠序子弟民同告病萬杵雷動後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泰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遠回聰以來衆言廣大考以安宗廟水當濶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普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寔汴泗之所鍾伊昔

東來錄

表

十

謝侍讀表

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至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考功課吏無毀最之可奮陳善開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伏遇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難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

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如所報卑微生於蠹瘠終致此心

賀駕幸太學表

肇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尤擔退託不能其爵伏興意點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席永矢馳

東來錄

表

主

謝賜曆日表

歲領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縣置書亦漢家寬大之詔實為令典豈是空文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銷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通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方為仁百世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溝洫之脩行勞事安定之政庶群鯨力少助至仁賀立皇后表

續女維華觀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神人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開維正始之風具既辟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敷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無脩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下逮洽隅夫婦無有愁嘆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

謝後宮提舉玉局觀表

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章雖從綵紵復舊綰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獨狂妄行乃陷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勅典與

宋文公

表

壬午

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為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伏遇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孰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為坐獲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芥之微共霑雷雨之澤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

黃植未已猶懷結草之思

呂惠卿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構嚴近之選而祇非常之愆當清明之朝而罹甚重之譴厚乃自作咎將誰歸伏念臣起自諸生暗於大道持竅啟之聞而欲經於事變信呻吟之行而希掛于功名分既過

逾理宜願越刻先帝有為乃群材効力之時輒先要津以閑賢路雖預討論者三四年而參機務者一二年凡是露國害民之由實臣情學誤朝之致豈亦下流之所處更令衆思切皆歸偶失當時士師之刑難逃今日司直之論尚蒙善貸未真嚴誅特從四商之選以正三凶之比哀疲遠謫人皆知其難堪親變生離間者為之太息伏惟陛下天仁自得聖孝先充撫弓劍之遺藏每加懷愴顧廟堂之舊物寧不盡傷特罪悔之至深猶典刑之為屈龍鱗鳳翼已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真心於造化涕逐言出莫知所從

宋文公

表

壬午

林希南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臣聞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陛下體克之仁躬舜之德立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隱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載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群生浹肌膚而淪骨髓涵濡異類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煒燁發為朱草生秀之榮游泳服馴則有白麟一角之異嘉葩連理之木異哉同類之禾粟鶴可附而窺池龍可養而提謂宜作為聲詩而奏於郊廟遂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

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獨以為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紀
殆不絕書今者駕駕輅以充明道撞黃鐘而御太極典禮
大倫官儀一新殊方駿奔重驛編奏自昔辨髮弁裳窮瘼
之所未至踰沙越漢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
蘇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威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無
極鋪張王會之衆屢褒對皇家之盛容臣等恭率有司伏
尋故事稽參圖謀宜先象齒之珍敷道句臚敢上龍輝之
奏歡呼抃蹈喜溢常情

賀皇后冊禮表

臣聞自古有邦必先正始故易以家人治內而詩是閨職

宋文錦

表

五

好述維時盛明克脩儀物恭惟陛下聰明天思不學而成
恭儉憂勤所聞者化太皇太后深維坤極之配實重人倫
之基率以舊章應於古義蓋天地社稷之事勵相其難卿
士龜筮之從諏謀是吉於聲中戒禱羅增華左右承顏交
至三宮之養春秋奉祀共祇九廟之靈某家世寒微猥慙
固陋學以父兄為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操養輒自
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
獨狂忤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應倖直之非宜孰知賸俗
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亡死生異時國士之知
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饑寒時於遠望見神考

一封朝奏夕聞名對之音衆口交攻殊致南遷之禍生終
不遇嘗辱願於二宗時不見客勢殆潰於九死厄窮自致
免勉何言敢云哀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伏遇太皇太后
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姪如之明躬行克舜之道肆求
多士以遺后王耆老畢會於朝廷新舊不遺於林莽遂令
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賈島雖老未忘
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歸水之於
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
非言兩彈

張舜民謝諫議大夫表

宋文錦

表

五

方安請籍忽對鋒車入瞻八彩之秀毫進與七人之上列
竊聞明主臨政而願治先王為官而擇人號曰梓材取其
器使若夫諫諍之任政惟侍從之臣地密而退清秩卑而
望重其所以起居言動則與史臣相表裏其所以彈訶風
察則與臺憲同戚休始則專弼人主之過今乃汎論天下
之事乃者藥石不進免屬僅存伏馬一鳴茅茹不已豈謂
大明之東出廓然睨雲之日消鼓之以惠風潤之以膏澤
南窮海嶠北浹江湘脫於固者何翅二千人計水陸程不
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哀自以來歸昔居輔弼
之崇標謨帝所終作蠻夷之鬼棄擲道傍古先未之或聞

畢竟不知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指現
於楚水之涯拭目於雲臺之表手掩西日口誦離騷齒髮
催頽謾索太倉之粟衣裳顛倒驚聞長樂之鐘伏遇陛下
上當天心下厭人望見幾不俟終日從諫甚於轉圜從通
得之神宗寬大類乎仁祖豈止芻蕘之被賞將令衆懷以
啣恩率是以行爲國何有敢不激昂暮氣解理空文乘白
馬而伏青蒲試圖米效儀青山而蹈東海期免後難

蘇轍賀明堂表

饗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養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
併在今日伏惟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地寧兵戢

宋文鑑

表

宋

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國丘三謁
路寢誠敬之心與日蕪茂寬大之懷靡物不蒙能事既脩
全祐自至方將享竟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
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隨責之深坐甘沒齒江
湖之遠猶冀首丘久墊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
清風而自疑

曾肇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竊以簡冊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
之體爲難在昔有邦若稽時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
由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詞略而雅春秋之法謹

而嚴子長雖縲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詳勝或患
文繁略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失實或設辭散
體而不工或疎略抵牾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觀
前載茲謂材難判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明之富有
以至俊傑瑰奇之士精枕龜璣之義載在信書傳之後商
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溫純深潤之詞道二典之光華垂百
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拙今無堪幼聞道於父兄粗知好古
長論文於師友切慕著書然而植性昏實受材蕪落有淺
見寡文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
石渠之興早預校讎金匱玉板之文得參論次茲儒林之

宋文鑑

表

宋

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選甄收莫非帝力周旋長育成出
上恩自視榮虛固難報稱雖勤劬於夙夜謾淹厯於歲時
開筵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故事或可繼於前人甫瞻
汗簡之終適膺負薪之疾奏書天陛阻親望於清光拜賜
宸慈莫與聞於褒詔豈期推賞并及周功輿拙戚恩久已
過於常憲因人成事茲復沾於異恩遜解弗容驚惶失措
伏遇陛下務遵先烈祇紹永圖謂祖考之功非形容之可
既而子孫之孝在潤色之爲能深詔有司遂成大典蓋無
資於衆智不求備於一人每矜載筆之勤靡間呼竿之濫
致茲瑣質均被鴻私螻蟻雖微素積愛君之志涓塵有補

敢忘許國之忠

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致表

惟帝饗現既金聲而玉振教通有罪遂雷動以風行惟聲
達於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躬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
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謹茲鉅典屬在熙朝即路
寢以親祠兆於仁祖熙五精之並祭斷自神宗光昭前聞
敬迪後嗣恭惟陛下紹膺寶命祇通先猷平成百歲而不
有其功覆載群生而不尸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
顧說而然謂刑清武偃之祥乃七廟威神之效矧屬承祧
之始永懷濡露之恩將伸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

宋末鈔

表

宋末

恐數而續故選三歲之期以加則遠而疏故度九遷之位
季秋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協雅聲之奏壯隆博碩
邁豆清嘉元龜大縣之旅陳象數錯衡之福湊并極共抵
按圖謀而克達鑒首貫冠衣冠而既列以引以翼者士
有林真圭幣以告虔舞羽旄而象德靈心合恭精意感通
嘉得四海之惟增授萬年之策尚念有司之庶獄靈無弗
獲之一夫乃御端闈並敷大號滌瑕盪穢已青遠邇空并
佳而縱縲因開府庫以賜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漏寒彼淫
狐弛網之仁推食解衣之惠方之於此不其狹歟臣等
從班適分州守莫與奉璋之列徒懷拱極之心

南京謝上表

得郡便私未報期年之政因人易地更分京邑之權朝始
去於故棲久已臨於新部伏念臣材不堪於巨用行有愧
於古人豈應侍從之華寢冒藩垣之寵未喻再歲更守一
州既不能興教化於民使之遷善而遠罪又不能作聰明
於外間以辭世而取名惟殫夙夜之勤期副焦勞之念矧
彼淮揚之地舊為楚國之郊屬頻年昏墊之餘知比屋凶
饑之後祿滿漕以疏積滌業康庾以賑流民方竭力於經
營適蒙恩而罷從國家別建都邑的壯皇居維王迹之所
基視他邦而尤重掌離宮之篋簪奉原廟之衣冠以屬機

宋末鈔

表

宋末

臣猶慚非選伏遇陛下矜憐舊物優假近班尚容環走於
王畿因使周知於士俗奉承清問敢希宣室之歸攀仰末
光未覺長安之遠猶當盡瘁少冀公憂至於事艱朴以生
或歸厨傳以干譽非明時之所尚亦私意之不為

又南京謝上表

以儒儒而辭將符以親嬭而避邊要胡識事君之義敢干
留令之誅仰賴聖明俯矜誠請既逃罪戾仍獲便安伏念
臣無恥取材粗知嚮道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造次顛
沛必於是焉以平生寡偶而少徒故臨事見危而多畏昨
祈外補聊避煩言未容默突之賒遽改并門之帥且節制

方面號為儒者之榮率先或行正是人臣之分便當即路
詎敢懷私但以任非所長力有不逮則弟兄之孤主擅將
相於一時中懼滿盈外虞譏問再遷額天之懸終蒙易地
之優維陳宋之與區首東南之甸服周流二國俛仰十期
何幸哀年復尋故步望千門之宮闕識三后之衣冠舍抱
千雲或異時之拱把歲冠束帶多前日之佩麟所愧薄材
曾微惠政下孤民望上誤國恩伏遇陛下舜智無容竟仁
徧覆初無心於予奪皆因物之短長是致孤生與叨早旌
毋輕民事方竭力於茲辰苟利公家誓捐軀於異日

賀上傅國寶表

宋末鈔

表

手

受命之符為時而出自天之祐維聖是承方拜况於大遼
遽均恩於率土官師動色海宇蒙休臣聞夫國重之有去
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泊而惡亂舍昏而即明頃自有唐
之衰若更五代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自歸將傳
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重長之休在聖與仁
宜昌而壽恭惟陛下沈潛迪指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
垂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望家國將配甘露以紀元
豈止擬芝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謹稱壽之儀
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故俟方來

陳瓊通州自便謝表

恩由獨斷澤被孤忠刑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墜
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已之私榮恭叙威懷仰瞻高聽伏念
臣昨蒙善貸賜以生還萍蓬孤蹤久寄食於異縣草門幹
疊常委事於長男所管不足以藩身其出每緣於餬口去
連間者累月間道路之一言耳受而輒行親危而不顧保
帥司深疾其生事故傳者多指為病狂萬口嗷嗷兩路尚
詢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
既匿而難持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
獄解平允聞實於片言之中矜其無罪之可書許以還家
而自便出國扉而涕感瞻魏闕而神留尋沐寬恩積置迄

宋末鈔

表

手

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猶覺有身之有
患懼髮不足以數臣之罪歷血不足以寫臣之心羔羊之
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志身殉初無係恤之私抱疾呼
天惟恃精誠之格忽因詔諭特免拘維伏遇陛下克大并
容舜明洞照人人皆使之得所事惟恐其有偏絀志用
神考之心應天以格王之實舊幣若冰之將釋新處如川
之方流家國平康內外交泰遂使赦令普阻陽而令行士
有宿愆始棄置而終有全家荷德無路酬恩棲蟻之力至
微但知恭順蕭柳之身已老尚可康捐望雖隔於歲盆向
以忘於頃藿

宋文鈔

賤

李至對皇太子問政賤

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則至常人也
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
周身而殿下目之為頑懦曰可以發蒙號之為端士曰可
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溫文之德彰
於天下而猶虛懷訪問思所以召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
且曰一夫或致於旬隔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汲
漬生靈之澤感勸天地之德歟使殿下與言及此實担親

宋文鈔

賤

主

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喜乎然則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
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惟問安侍膳而已固亦
宜哉而黜席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所未親自非生知之
吳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違變
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祗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
穰之務獨命殿下縱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
訓率由舊章取吏民必以誠待來佐必以禮慎命令必以
簡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詭佞
必以正絕邪僻必以道有一於此猶為善政况兼是數者
乎而猶曰事重苟賜於司南為政何慚於拱北不亦過揚

乎然則至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群爻稍過必有悔吝惟謙
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
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
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報因問及
輕辭狂辭僭易之罪安敢避焉

田錫用村箴

天運時地生萬類以覆以載各得其位天地猶爾人胡
求備竟以仁化舜以孝理稷專播穀禹務導水聖人猶然
人胡求全是以有寸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與人
結交能護其短掩短錄長交即悠遠任人之職能從其長

宋文鈔

箴

主

錄長掩短抑寔阜昌無好之則忘其不肖無惡之則忘其
允滅執心至公取其所強馬或奔蹏乃致千里士有跡弛
可以任事一善可稱則勿求其美然復會衆善以涖席官
民寔攸暨

劉敞讓箴

讓如何其讓非為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其讓如何其讓
非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
直尋率附於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率沒其直
公皆弗之公能述之故之聞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
富貴誰德人以厚己戒以厚國時豈無人亦夜乞憐縱或

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
嗟此富公直武優優孰跡富公而能弗羞孰持富公携手
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
轉如清風

司馬光友箴

余何游乎余將游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
友可乎未可不着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程順曉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如訪物化遷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勿曉

宋文鈔

箴

書

李瑩貨財銘

暇日讀寶書則曰憂他貧者獲財因以銘之貨財將至
憂寐可尋或穢或危乃玉乃金穢可親與危可配與敢獻
斯銘以激貪夫

續座右銘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
好固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揚讓則天下莫
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戒妄動有悔
何如靜而弗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弗剛吾見進而不已
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則游君子之域為惡則入

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孟而過防謹知當存
於座右庶風夜之不忘

范純仁布衣銘

蔡藿之甘綿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
常安錦綉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若難其得
危辱旋踵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
簞瓢荷世師模射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
以侈表軀然則斯余之陋其可忽諸

蘇軾三槐堂銘

嗚呼休哉親公之業與槐俱萌所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宋文鈔

銘

書

真宗世方砥平歸視其家視陰陽適吾儕小人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皇卿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
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舊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擇勝亭銘

維古頽城固類為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
之蒼如洛之溫如浹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
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棄遠水而築幽焉相望乃作
斯亭庭極樂梁鑿柄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帷四張
我所欲往十夫可持與水升降除地而牀可使杜黃洗解
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太白詠月而狂既聲既榮

亦醉我漿既濯我纆亦沈我棠豈獨臨水無通不戒春朝
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散以改爲其費易憤
榜曰擇勝名寔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何
爲鄉神馬虎與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
中廢所歲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
不治寸田是荒錫毛銅雀石門阿房俯仰成興生俱忘
戒銘斯亭以砥世盲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五房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
秦并天下城榷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

宋文鑑

銘

卷六

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
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冥風雨並
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
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九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旋于咸
管聲範結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
耿莽九疑之聯縣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
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法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
韶之大全乎上方主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
作則夫所謂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繁然畢
陳於前矣

黃進堅游菰蔴銘

色荒者使人踰牆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
名教之樂

崔鵬古硯銘

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實墨家者流
摩頂放踵

夏陳廣義頌

皇哉惟聖躬提天柄億兆歸心三靈洽慶廣我田事榮備
稼政乃置官名乃頒號令號令維何分條建規思斯懋斯
流冗伙歸官名維何放職庀司訓之準之播種惟時民曰

宋文鑑

頌

卷七

勸止服田力穡畫爾於耕甯爾無斁千耦偕飛百穀成植
既執淳南越經封漁官曰誰止糾力勸解瘠或錢錫號我
溝塍乃能灌溉愛相丘陵陵汙萊以闢游惰用懋赫赫聖謀
有作成觀畎澮四濱并疆九土沃野萬里縱橫其畝權來
成林澆流降而陽春如膏原隰如繡我稼既華六合生雲
稻梁黍稷萬井龍文同成父子或耨或耘八月其穫乃登
爾稼滯穗棲原餘糧厭野盈溢京庾流衍方夏或歌且誦
土金同價百姓足矣君孰不足三百之同九年之畜八蜡
既通五禮咸穆歲財於民所寶惟穀君哉君我樂事訓農
炎帝之教后稷之功方我王度明而未融臣之誦之
永矣

宋文鈔

書

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仲淹謹脩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哉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米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

宋文鈔

書

乙

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今望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賜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驟絕之乃不殺而還使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射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

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暴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再拜稽首故不夙夜於懷至遷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末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密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倖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

宋文鈔

書

二

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擁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者在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賊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伐其不仁五代五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

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中外忻哉不血一刃受祥於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羅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賁禮有茲四海熙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宴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務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

宋文鈔

書

三

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於茲漢之無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時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問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太平人々泰然不習戰聞不熟紀律劉平之捷忠敗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得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致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

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殺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
不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城未能入
其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
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繼
非事之訓風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
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
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
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
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害哉仲淹與
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
宋太勦

書

四

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
意禮於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
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諫不從而所為漢唐故事如單于
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
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達天下之
兵使蕃漢之人游于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
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開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
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
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丞相輔
官政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

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罪大王告諭諸
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興遠邇
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大王之國者
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
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牛
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
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
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
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
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宜仲淹再拜

宋太勦

書

五

韓舜欽答韓持國書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頽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增
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懷之道
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日如
是親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
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為持國班！而言也予亦
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
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
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侍不敢犯
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蟄屈不開固亦極

矣不幸適在嫌親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既
掉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輩一波共起謗議沈寢之後喧然
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來勸解言語欲以
傳播好意相存即若我希矣故開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
如避兵寇憚焉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
其間遂起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寔亦
少避其機穽也况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
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國亦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
可乎不可也衣食雖足閑閑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
也既與人接不與一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

宋文鈔

書

六

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皆如持國則
可今持國尚有此語况親也義也識也不迨持國者多矣
使之加醺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
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奈是塵土
泥海中不能了人事羸馬僕僕日栖取辱於都城使人
指背笑我哀憫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
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
三商而暇高春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圖書琴檠以自
愉愉月不跡公門有與則泛小舟出盤閭吟嘆調古於江

山之閒清茶野醖足以銷憂華鱸蟹足以適口又多高
僧隱君子佛面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
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
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
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後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
彼此較之孰為然否哉人生內自得外有所失故亦樂矣
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儔此亦如
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
必游官何以盡友悌之道也况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
意必使戒尸轉溝洫肉餓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嘗觀

宋文鈔

書

七

棠棣之詩云九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常有急難
之時必相拯救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礼義相琢磨也予於持
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
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應淺吾持國
也前得子華詩意亦然未暇終述今并此以達子華予非
躁而叨咄者察之

劉敞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庫中者小人
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較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

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冬不來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
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
聽也而淵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
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於今
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聞其貽屬觀其文物是千一之
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問制度亦歡
動下國奮揚輝光令辱承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
邇邇未請故立武學以校駢驚之士孫吳賁育之倚小人
失望又重感嘆昔三代之王遠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
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

宋文鑑

書

八

無鄙信之色開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
德棄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
明堂民知所底而無二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緩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
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
而動之以利其可得為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
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連博士之職庶弟子
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既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為馳
騁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
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

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甯
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仇也今
既示之仇矣通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親焉且足下預其謀
而不能效歟吾所甚感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
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司馬光答劉蒙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哉亦
不能吾而教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
周密謹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惡
無似何足以望焉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

宋文鑑

書

九

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禮
敦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觀然鄙細之人側足於
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
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
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爭觀其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
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清博而淵微論今
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諤而心服譬如妾人之子終
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值之高下亦終
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養
弟妹嫂侄之無以恆策焉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

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昇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驕且起乎方今豪然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吳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費桂炊玉臨朔不相續居京師已才年費諸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說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乎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綽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

宋文鈔



十

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吸菽飲水足以盡懷於親尊食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遽以貪乞有求於人光能無駭乎足下責以歸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歸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九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為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寔不敢錮錄妄取於人此眾人所知也取之也應則其

施之人也斯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無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飲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歸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隱急稠載而往番索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錢彥遠賀杜相公書

開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充斥水旱薦臻賢若君不濬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以起

宋文鈔



十

其治耳國雖甚安倉庫充實兵甲鮮歲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賢材有小大道義有取舍惟執政者器使而禮進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為之虛已降意得人尤盛風迹逮同三代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柳璩聚斂換姦竊寵樹朋黨償恩營賢材恥之相與逝去若卓茂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彷彿陰拱或狗彘然以摠快其蘊是乃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事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與道氣縣黃綬歷中外九四十年至三公情偽陰阻營之矣綱紀故事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

為樞密使時天下固已想聞風采士類依為盟主者茲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見公者公悉能判白精粗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為相寔社稷宗廟神靈開誘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安危故誣告之日無賢不肖搏手相慶而彥遠獨懼焉何也公視今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盡正乎則公宜不次擢人夙夜譟譟雖隸臺疎遠不遠為奉朝樹太平基業矣止縛二胡人梟著街巷饑寒載莖蒂之奸而已也設或循嘿守常曰已安已治文豈當束之高閣昔賢材願一待公及公復不顧望絕矣君子哉固窮且死萬一茲雄事未可究彥遠懼者此也惟受恩東漢敢用常禮

宋文鈔

書

上

園牘引虛辭諛公小人也頗因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曾鞏上杜相公書

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才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欽率之為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哉曰舜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既問決獄貴廷尉問錢穀貴治粟內

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文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振綱維持憲法之任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

宋文鈔

書

上

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耶致於其傳不過曰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杰魁壘者相繼而進雖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杰者皆若素由門下以

出於是與人任人立州縣學為累日格以勵學審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華任子之濫刑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靡然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紀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其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發者誠副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者每觀今秉政之士角力並

宋文鈔

書

古

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頃刻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千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篇以為進拜之資榮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察

魯華與孫司封書

竊聞僕智高未及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啓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賊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典死也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降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

宋文鈔

書

主

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也此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公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守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通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率

至於破十州獲軍統將喪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
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
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愉托以至於不可禦耳
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
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
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應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
必不肯復言宗旦常告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
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
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
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載之天下視聽

宋史

書

志

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
采者家不能無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
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賤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
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然世
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摘此固昔事今
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
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
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况陳拱以
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通則其有先知之效可
知也以其信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又可知也

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
故敢以告其亦可惜頃吏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
使其事自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
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

蘇軾黃州上文潞公書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
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
華也有自京師來轉六所賜書教一通行華惻然使破賊
獎帑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
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願生平所存名義至重

宋史

書

志

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復得為君子抑雖有
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月至旬時終莫能決
軾復強顏忍恥餘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
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
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
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
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
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
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嬖女恚罵曰是好善書書
成何所得而怖哉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

宋文鈔

書

大

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發厚思於易論語端居深
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
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
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棄
不祥之物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
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
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足道亦足見其窮不忘道
老而能學也載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
凶佚不遜因以餓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掠剽殺也輒單具
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

蘇轍上韓太尉書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
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
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

宋文鈔

書

文

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
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
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
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隣里鄉黨
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
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
志氣恐遠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文壯觀以知天地
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鍾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
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
倉庫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
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
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
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回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
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末之見焉且夫人之
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
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
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雖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
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獨
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
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

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陳師道上林秀州書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贊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介紹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舉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為介以通名儀以將命勸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

東文鑑

書

手

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効其情誠發於心而論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為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蓋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便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則禮以正之既相猶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

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為詩文二卷敬以自効不敢以為能也謹撰待命惟閣下賜之

周行已謝祭酒司業書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各為之未嘗謂一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一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度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也異於是矣大開利祿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于後使天下之人

東文鑑

書

手

皆捶奪其忠質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真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為寶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為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福愈久而愈傳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蓋數十年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

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虞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兩與
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安其術是也卒享安榮
王導當晉之東顧中才而建危國又有王敦之熈其術是
也適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寔終江左裴度之相自
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賢矣而
禍不旋踵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
不及魏華季世賢者也德裕以譽揚李所薦亟貶逐之如
此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危其間蓋多事矣
而初不及王公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公者其事

宋文鑑

卷三

王

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卞及文靖其術出乎萬
世故祇恪謹審戒乎妄黷利於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
我顧其將以復於人屈折於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于
遠邇天下歌之屈仰其惠故蒙諱毀而毀不替適時變而
死不危其子孫亦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
賢也其術出於一時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力利於今不思
所以害於後快於我不顧將以復於人抑天下事顯與之
為仇無近民之政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殫時
遷事變則禍不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非獨天
命果不可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廟堂

宋文鑑

卷三

王

論事之於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之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旋獎激如謀已私知一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郡間重祿軍興以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低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茂故執事丞相今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所以望執事者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於士大夫而德澤浹於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無遺才賢能者登進危疑者消釋破碎比周連為和氣無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卑野小人亦不敢言知仰執事之名

姓朝廷有泰山之安吾君者擇賢之治執事亦有無窮之闡寔惟萬世相臣之術子以求富貴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誅之愚不肖自先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益日遠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策於主公大人之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言知執事之明足以致是而誅之也言亦出聞於執事者曾鈞聽俯伏待罪

樂善鈔

啟

歐陽修謝館職啟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惠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
之勅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卜筮藥
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
明俊又之臣以游其間因其技微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
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異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
士一日天子關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願
問遂登宰輔以暨百工一有取焉多泛此出所以平居優

康文鈔

啟

一

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畧食於大官詩書義之有人才易
經之養賢者九在茲選得非茂欤然而重職閑則未見
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華人若脩者以寒隱之資被文藝
之舉自初啓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特選之才下
有群賢撰論之衆而修方被罪謫竄之荆蠻流離五年歲
有三徙山川張展風波露毒九萬四千里而後至於京師其
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之哀豈暇博學比其來後書已
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效奏御之日凡屬而前例蒙褒嘉
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寔有現於面頰此蓋伏遇某官
耀后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瞻衆勞不隱

獨棄選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顯惡何以論報雖未能著
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
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畢相公啟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
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
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
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
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近符間遭老之
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殷接壤相交固得自伸懇悃

宋文鈔

啟

上

之誠庶幾少贖瞻息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
尚屈蕃宣每膺國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與企望旒麾
無任激切

回文侍郎啟

恭惟大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
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遠喜聞履馬之聲從容語
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者指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
優以為一而之重維方勞於憂顧猶有素之盛名然而應
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蟻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既
顯而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而示誨言謹

賓所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

回呂內翰啟

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澄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忠誠
無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
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五席
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并况於庸鄙最荷知憐多病早衰
思乞骸而已久因開成懶顧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思
殊關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梅言世路多虞方嘆風波
之惡歲案已苦始知松栢之心威慰之深數陳奚既清霜
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宋文鑑

錄

五

張方平知陳州謝上

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鳩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京
師首善之流靈勳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繼領藩麾伏念
方平平世為情散財之用將更董閣之要久司戶牖之嚴
海島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
郡章獲歸主杜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閑曹分從於病
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
亮采通於百志燮理周於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格敢不
虔仰存錄自力衰疲更勵鋤刀聊施於一割所憂駕乘增
効於長驅

王安石謝王司封啟

伏念安石狀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
人而固陋顛蒙動輒垂于時變以此而游於世未免見怒
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謝之禮稱揚之私忤嚴
額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旨而更以首公為是書文報眷
騎從見臨不以先達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
重煩送將又賜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幸離
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啟

叨備一官甫更三載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適值使車按臨

宋文鑑

錄

四

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遇
載御盛德尤激下情遠雖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
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稟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為上
自願副人所望

賀韓魏公啟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無兩鎮之節麾
備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
褒嘉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為世
元龜誠節表于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極命攬中權
毀譽幾至於萬端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

一時為國之安危越軌鴻樞遂跡元輔以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固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錄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親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親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朝堂再安社稷獨亮三世社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全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通其時以故相方又為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寔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閑非敢忘於舊

宋文鈔

徵

五

德遜聞新命竊仰避風

蘇洵謝相府啟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議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官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世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仕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而自樹以求用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將復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有微聞於朝堂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

之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職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媿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憐舒可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賜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庸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

宋文鈔

徵

六

所裁擇

賀歐陽樞密啟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譁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而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無致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寔深蓋固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常

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
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過一新四海之瞻洄受
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
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開於至門仰
祈高朗俯賜亮察

蘇軾謝應中制科啟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
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慙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
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生平
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

宋文鈔

啟

七

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而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登之
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
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
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
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
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
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遷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
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
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
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

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
博通之寔豈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
以求其與諫官得以及其素一臨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
由察舉而無請場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
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載才不
進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顧於世知特以
饒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策而
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
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
得之益慙此益伏遇某官以先帝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

宋文鈔

啟

八

業為已任思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
太平必用蕩芟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慮高德
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
國之始

賀楊龍圖啟

伏審新政直職權司諫垣傳聞通選疎動觀聽咸謂國家
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
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興終不能全登諫之列歲不乏
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言
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

宋文鑑

敬

九

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華固墳此而通新格之詩
左師觸龍語體弱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恭之意不求赫
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
所更災人席未煖而輒遷理相攝而繼去然一身之誠固
足以忠矣不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
循而不振雖在僻陋固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
而又加以辨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
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
邊事深知兵機頃持鉉衡寔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
小事務實効而不為虛名載譽深加愧無少補方傾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
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允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
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康不知人更相咲而通不勝
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緊繫之於前妻子之計推尊之於
後至于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耄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
辭拙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
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氏存亡進退

宋文鑑

敬

十

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
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災禍福之先
脫履塵垢之外常恐為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
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老期篤老猶當
就見質親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
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
所得孰與昔多較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
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
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登州謝兩府啟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迹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
忽為枯朽之榮舉此東周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
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多峰於海嶠蘇角
清開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
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
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載敢不服
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砢少答非常之遇恩雖補劄漸
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啟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遷參議從省朝無有被寵

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閒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政治

在於得賢結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盛

可使奔秦崔瑗進而燕倫成風楊綰用而滄後改度誠國

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焉後者

必先其道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全朝

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

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

登進耆老搜括雋良將使士知何方民亦有耻如戰者山

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大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

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黃繫下無心於宮微誤

蒙收拾已出優恩特優禁嚴疎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

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主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蔡下

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

之無歸特倚寵光以寬衰病任陸才下恩重報輕道進而

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克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

夫之憂蚤夜以思道退維谷恐懼戰越不知而裁

答試館職人啟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遜秀儒林黨友增華

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

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發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
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
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
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論
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寓都城紙墨幾乎驟貴得
士之喜非我敢私賦哀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
策而莫辭議匯通儒懼擯之不振過煩臨貺寵以書詞
永為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蘇轍謝中制科啟

轍以薄才親承大問論議群起于春相乘不意聖恩之曲

宋宋鈔

一微

主

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之心
期以克終之誓辭不獲命愧無以堪轍生於遠方有似愚
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強已而力行雖為朝廷之直臣
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議捷生事勢宜
肅迨覓策問之微意寔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
勤道遠聞其不諱則曰無憚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又念
科目之謂何整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迂
濶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得中之士太
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懦懦不勝將求二者之
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轍之不才過乃由

此然而許切憤排為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
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舉世誰當以奮發而
為意此蓋其官羽翼盛時則見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
寬厚之風窮危之所恃以為無憂絲紱之所恃以為定論
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
莫如文景孝武之賢制策所與世稱昆董公孫之對然而
數子者頌詠德美而不及其諷刺故三帝者愛其文字而
無聞於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為之深言抑其群臣亦恃有
所不悅輒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獨喜幸會
之至

東文鈔

啟

主

陳師道賀翰林魯學士啟

內翰文文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朝廷
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難用於
他材故事收於風望咸令既下惟聲大同惟圖任未快于
群情而天下已披其陰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
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劣早辱知憐雖老素諸侯乃
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碩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
信有與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為廟朝精調
寢寢

秦觀謝館職啟

法同博士聞王載而還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
既速婉懼寔深伏念觀族系卑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
成童子之雕蟲終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蒙召於進
士俄充賦於自官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名文章未
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並從引避勉
至顛沛獲未就於東華惡已成於齋芥三期之內王華在
位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
計屢空聊復覲願以居未能扶病而去日朔沙汰分絕進
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東歸還鄉雖蒙假
借之私慙美吹簫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懷西

東文鈔

啟

高

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鈞容連封任以校書館為特
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又何寡陋遽有連逢此蓋伏
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如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
念波臣為激越江之水矧茲奇寒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
行己之方為國士報君之義千金散帛聊依翰墨以自娛
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

張耒潤州謝執政啟

伏以文章為學者餘緒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
致故君子以為在天而况脩辭寒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
濶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閑置散憂後後前在所當然

夫復何恨伏念來羈旅一介懷悴餘生因循楚者十年迨
饑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始誤寓於成
均後進升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
功遂游戲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崇豈草茅
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不敢自安最當引去尚叨
便即獲養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茲益伏遇某官曲成
萬類器使庶工直錫錙釐疾者未嘗遽廢大家小補施之
各以其宜致此朽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
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為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痾之
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宋文鈔

疏

五

李薦謝辭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勢使然風俗乃爾販牛販籍奚必
詩書釣渭耕莘曾何科目益君子之學以道義為己任故
古之士者以卿相為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
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愧空文允應舉覓官却於自肅
賓興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雄之彀薦行
年二十有九發苦衷踐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甚
拙許國惟堅鉅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為郎於金馬屢作選
客每嘆虛生第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已比緣秋
試偶爾計偕輟生妾心竊有欣幸此蓋伏遇某官久垂教

諱曲賜題許恩等丘山義同如翼

雜著

劉敏諭客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
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
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東者作諭客客謂公是先生
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
以功勳迹於竹帛盛德載於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
以獨驚此所謂豪杰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
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絕主上不怕遠有

宋文鈔

雜著

五

宿申梅棗之貢不入鍾鼓之娛不歡者於今三年矣是以
下中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絕孽奇俊兼德天下恩涵於人
心義激於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頤咸
歌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
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
乎北闕起徒步以祈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
化之契勇辨之辰敵國之勢豫並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
所以掉舌而東遊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燕乎如不聞
名與智竊迹與世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於事勢
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全索功期於成不必無辱是

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同勢大
直細曲崇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
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意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
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
千戰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印冑之服雖肝掌曲室言
少寔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夜寢風興馳騁
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如雷行威名
並連家國而崇乃反修陋巷之慶甘藟藿之食日無雜憂
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冀益先生
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

宋文公

雜著

七

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有版泉之師堯有丹
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故有庖氏之兵成湯造攻於牧宮
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履戴倬於天地文明比於日
月休恩滂于時雨屬威聚於霜雪踐行喙息固有不厭然
且干戈未盡戢弓矢未盡閉小至俘馘大至流血莩之之
功不為之差滅赫之之號不為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徽太
廣其休裂而已客以為有損於盛德耶夫狂童鴟張天奪
其魄跳踉顛危假命頃刻親戚不輔鬼神所殛狗吠其庭
鼠竊疆場此亦豈九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聞於
詩禮介冑之卒奮於旌麾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

民億兆之衆固已集矣於是乎虎賁鷹隼龍行雲起辟
輓千石之弩決垂潰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燬當不
稍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乾之夕惕
勞於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傳說之流
藏于岩野伊尹太師之品逸於屠釣又所以明譙讓之義
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
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貼見其情哉昔燕欲駿
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哇而百
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
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鉅潤乎神明量配乎

宋文公

雜著

太

天地豈以為小醜之未夷群兇之尚恣哉且夫東漸為夷
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鑿齒受命朝朔齊一鼎軌雷動
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墨子之著
面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
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分為六
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蠢之民因於戈鋌積尸為
山流血成川靡潰屠剝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
祖受禪放國方行千里而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
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以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泰山禮
河汾考百王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故適處

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敦元會
欲以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肆其
儀參於六經表於萬年澤滿於重溟功陟乎上天選成康
之俗儼典謨之篇包有經華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
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蘇張于平世孫吳於異類然無
益於王道室自絕於聖治客徒咲我暗於事機我亦悲客
際于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諒而謝曰荒野
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題跋

王面書家城公主事

宋文鈔

雜著

十九

唐太宗長女義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
主在女時篤行好礼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
銳父宋國公瑒尚無恙而太宗教有司為公主起第公主
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
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即瑒
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卿第以為義城公主第、成當施
公主祭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礼無以抗於尊者為榮也今
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為礼
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教
以公主祭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天下以二

女嬪之猷畝之中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
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原非所以任天下
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繁其夫猶執嬪嬙以成
廟雖之德故其詩曰芻不蕭雖王姬之車自燕以來祖於
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為甚天子之女特創其號
曰公主而婦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尚公主其弊之漸至
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
臣為治也而使人倫誇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
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嘗指義城以誨諸女可謂知
其賢矣然義城辭切於理而應於治古之幼猶勞於再三

宋文鈔

題跋

二十

王安石書賈偉節廟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蔑
然先是邑之南數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蕭鼓
亘牢歲時甚謹而公之詞在新城之北密通民間不遠數
步門宇不崇莫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乘間
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
神雖不祭不戒為害予曰嘻來吾與爾侯為昔之君不能

保有爾衆至於殺社稷而亡國此身殞則其靈歟惡乎能
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惡以肆
祀耳若實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
殺而不育公為邑之長嚴為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
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
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况公之英風靈氣固
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祠詎
以其不能而息之罪孰甚為爾歸厚報其主可也無為奔
走乎怪妖之迹况札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
祠而侯之廟可廢也爾聽吾言而亟改之則爾之休光矣

事文彙

題辭

主

愈曰唯而心不以為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
傷民之過遂志於壁云活爾父母莫報不舉實吾神之侮
為民禍尤且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々可仰
我想公之靈英々如生厚矣公德在惠之國嗟我息民忘
公之仁嗚呼妖怪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諒

祭文

劉敬弔岳二生文

今年有詔州縣皆立學乃命廢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
受學者吏為該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廢弔報書其日為
後按脉當償之滿月如律令乃可與岳有兩生自下邑赴

其親而來為博士弟子既父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
可渡兩生畏失期而更難之遂渡湖死予悲其意而弔之
其文曰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為孝也彼洞庭
之天險兮夫何二子之棄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
若浮自古皆有死兮子獨失身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
不得其自便放蕩而無歸兮骨沉滯而不收父母悲於堂
上兮妻子號乎中流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微幸之為尤且
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
勢者沒權貪夫倍位豈獨二子為吾又以悲於今之世競
進之為悅兮靜退之為惡千祿之為歡兮守節之為迂一

事文彙

祭文

主

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之喪軀昔重華之事史兮躬乘朱
歷山之下受帝禪之不喜兮夫孰欣於進取乘沈湘以南
征兮吾知華之絕汝生沉々而無名兮死悼々而終古故
君子審乎自得安乎此貞道德為爵仁義為榮不以貴故
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々乎江波奈何乎二生

歐陽脩祭杜公文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歡安事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
起居如陋巷之士壞堵之儒他人不堪公履愉々士之退
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遠公居於家心在於國思
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遠且不寐或憂形於色如在朝廷而

官有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
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仁之愛公寧有繫
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
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遂不臨穴哭不望帷幃辭寓
懷有涕泣而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
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
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善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勞髣髴子之平生其新舊
陳文錄 卷之八

祭文

子

實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
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
荆棘縱橫風棲露下走蟬飛螢但見牧童驅犢歌吟而上
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踟躕而呻吟今固如此更千煉萬
歲安知其穴藏孤貉與鼯鼯此自古賢聖亦皆然兮獨不
見夫累土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
如此而感念曠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墮涕者有規乎
太上之忘情

王安石祭韓欽聖文

嗟為君芳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絲百束兮並涉超獨

懷兮道德博傷兮方無咎寬恂兮方莫逆出當官兮義論
使權權兮累息年何由兮止此標不多兮誰盡其壺觴兮
誰哭攀喪車兮散夕豈獨愁兮吾條隱多聞兮諒直顧嘆
語兮已矣冀來嘉兮現魄

曾肇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為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
以為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搢紙為文落筆千字徧探悠肆
如不可窮秘怪恍惚亦莫之繫皆足以高視古今傑出倫
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尊自信獨立在約弥厲而志屈
於不伸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俾神胡速子以長逝

祭文

祭文

子

嗚呼平甫余昔相逢我壯子稚聞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
腹於超軼亦親情於樂易何堂一而山立忽眠一而風駛
訃敍一而猶疑淚沉一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慕斯言而
見意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耆龜
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
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
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
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

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
逝則變怪雜出舞劍解而號狐狸皆其未用也天下以為
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
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
者幸公之未棄執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歎世溷濁繁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
我先君懷寶適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
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我當匍匐往予
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
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東坡文

祭文

五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
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秘館秀拔乘筆入侍公於是時
仲舒賈誼方將隆唐盛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
鉅鉞徒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殷大郵
恩威並行春兩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
汝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於成召自北方
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蕭魏都二帝山陵天下懷山呼吸
之間有雷有風有存亡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
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局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

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卽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標
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
堂寧復有之公之云：我無日與慟哭涕流何嗟及矣
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語論極
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訐施及不肖特以國士非我自知
公寔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
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
嗚呼哀哉

劉敞張忠定謚議

東坡文

雜議

五

太常禮院議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
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使自
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過直及讀書為文折
節受學則其厲明白務求道真至於策名試吏儼奮義
思自見於世不令己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
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成
敵慷慨能成功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
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債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
陀臨臨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善聽計從德澤下
流則於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與

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已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為恨今主上既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諡曰忠定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鄧忠臣范忠宣公謚議

伏惟太常寺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謚議如前議曰謚法云處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古之處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聞周達者蓋亦鮮矣全是二美得之純仁太常既易其名博士又為之議移文覆訂屬於考功忠臣按

宋文鈔

謚議

主

純仁為大臣之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為非都上公之司衮衣繡裳而不以為泰要終原始考憲求聲歷事五朝堅持一節厚同宗之族猶蒿粟之託本根見慢上之人如鷹鷂之逐鳥雀凡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謹論嘉謀確乎其不板令名廣譽聞然而日章在猷猷未嘗忘君思餓溺不獲由已作尚書解以進如宋璟之為元龜抗澣園議以聞如師丹之為黃考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得大小之情矜而不喜每思捐身而開策所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困寧恤跋前而蹙後文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頃錄乘鈞適於連茹方謚言亂國而明蔡

確之無寃洎姦黨投名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其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於色憤發至誠非止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纖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拘公忘已為國惜賢與言嗟嘆使人於他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莽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壁何隅已不買生之死惟天知善惟君知臣適訪落之初年謀圖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決浮雲之蔽擁節南歸而諒雲雨其濛公望孟隆恩數彌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望欲入觀則未能顧養疾且益懇改元三日以不起聞天子於是震悼輟朝時贈加等告其

宋文鈔

謚議

宋

第開府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世濟忠直之碑入臣哀榮無以尚此古學有訓阿衡詎專美於商君遠不忘滅孫將有後於魯古之遺直今也則亡謚曰忠宣於義為允

宋文鈔

碑

范仲淹秋梁公廟碑

天地間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樞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緣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岵傷君子於後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

宋文鈔

碑

乙

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惟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柁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通出妬女祠下彼俗謂威服過者必有風

雷之災并州繁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澆道彼何害哉遂命罷其後又公為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指之祀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

碑

及遷豫州會趙王亂後錄坐七百人籍後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容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當則摩陞

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戚非本心惟陛下矜

焉勃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

戒狄使若活汝輩也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卒于嗟乎

宋文鈔

碑

二

碑

碑

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

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趙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

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

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衆戮

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上方斬焉則加於

君頭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

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

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

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

免死貶彭澤令獄吏責柳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子吾何

家文錄



三

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使懼而謝焉于嗟乎臨葬之中
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
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威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從
爾業邇來吾自當之敵門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
相請罷戎職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
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犯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通光帥
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安撫所脅從者咸逃散山
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
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宋幽房
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眾稱賀公
遜而不答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
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
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
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
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
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
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我赤色則天以公屐
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
者乃坐公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
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從得與卿相

家文錄



四

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
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
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夜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寧有神
醫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知天下何且姑與母親親子
與臣親立廬陵王則陛下為世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
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
天感泣命寮簞使廬陵王歸曰今日國老與汝父子公哭
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粒糧之臣也
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執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構構
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難哉
如神霄運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
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
矣豈文士歟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
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
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權遷洛州
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
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寔其知人之
深乎公之數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
傳論者謂松栢不夫金石不柔受於天為公為大理丞執
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獲

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於誠性見乎事業
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亦何以哉仲
淹貶守鄱陽後舟徙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為又第
之云商有三仁弗放其威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惠
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哉公哀傷極天之哀
遂長風而孤零題大川以獨航金可韋公不可韋孰為
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故據天子
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焉年垂光噫非天下
之至誠其孰能當

蘇軾表忠觀碑

宋文公

碑

五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
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
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
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
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
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
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
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
下大亂豪杰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
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
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
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無至
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
師積骸為城醢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
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親去其國如去傳香其
有功於朝廷甚大昔實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
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昭過於融而未及

宋文公

碑

六

百年而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民
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廣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
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
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徽歲各度其徒一
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
有不治者縣令亟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
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
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
星晦敬強弩射潮江海為東嶽宏棟昂昂有胡越金壽王

冊虎符龍節大城萬層包落山川在江右關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群如神人玉帶裘馬四十一年宣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亂固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復時歸弗謀弗咎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無俾撫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爲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志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九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有以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管

韓文公



七

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生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廢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後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師豈非參天地閱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威能馴鳄鱼之暴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鄉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九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惟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葬惡於潮審矣

韓文公



八

載曰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焉驚悸慘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望理也或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郡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魯軍山廟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又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谷卑於川丘陵卑於山苟有基於人皆蒙報禮况夫崇高廣大後出其類而能禦萬興利為一鄉一邑之望者其受命天子享有廟食豈非稱哉軍山南豐之望也攷於圖記其高十有九里餘二十步其上四峰崛起望之蒼然其旁飛瀑一瀉千尺其下龍穴投以鐵石兩探隨霍其產竹箭材章利及此堪縣固多大山而茲山傑出見於百里之外其勢雄氣秀若踞踞虎而翔鳳寓宜其能

宋文公



九

出雲雨見怪物給民財用以為此邦之望也舊傳吳萬嘗攻南粵駐軍此山其將梅頌祭焉禮成君有亡綺麾甲之狀彌覆山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蓋自此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乃大建祠宇承事益虔其廟屢徙今在肝水之陽距縣七里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址也閭境祈禱有請輒應歷千餘年而封貢未加民以為歎都使者請於朝久之不報元符三年六月令丞相魯公某時知樞密院事奏區南豐人知軍山為舊部使者之言不誣願如其請詔封神為嘉惠侯廟曰靈威軍山廟命書下品鄉人動色相與嘉神之功後上之賜乃合財力廣其廟所

通風水相屬

其第某為之記蓋南豐南城舊皆臨川屬邑南唐分置建武軍後號建昌國初改也軍在大江極南而南豐又其窮處地迫兩粵然其風氣和平無瘴氣毒厲之虞水土衍沃鹽鹺不至故歲常順成而凶饑之苗少民寡求而易足故推埋鼓鑄盜殺之姦視諸其隣有弗為也自唐末喪亂中原五易姓而此邦恬然無火災及連本朝受命休養生息百四十年戶口蕃庶室家豐樂雖八聖德澤涵濡霑露亦神之幽贊為福使然揆寔正名既見褒寵宜有文字以垂亡窮故為書其本末且綴以詩使邦人春秋歌以祀焉詩曰土膏起兮流泉駛兮我祖于田偕婦子兮既耕且飮

宋文公



十

再繼考一歲之功在勤始考野無蟲螟蟊有水考非神之在其誰使考我苞盈考我寔成考揮鉞極風雨聲考國歲露積如坻京考遺粟滯總富饒考酒食勸酌銷念卑考非神之助歲美登考我有室深神所祐考我有菴悅神所壽考神之惠我維其舊考上之報神亦云厚考醴酒刑牲肴核豐考吹笙考鼓擊逢考我民薦獻無終窮考軒秋萬歲保斯宮考

蘇軾昭靈侯廟碑

維古至人冷然受風變化往來不執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教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

天飛為龍惠於有生我則從之淮湖之間萬生張公瞻應
隋唐顯於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於一方萬靈宗之
哀我賴民慶於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然歸壑千里
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藥疾癘驅攘蛟蟲開闢抑揚
孰知其功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雙雞四筵其饌度公
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饗醴玉簪何以稱之哉愧於中
公之所享惟誠與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統濯
厥胸以此事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曾鞏東嶽廟碑銘

泰山群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維昔帝王是崇

宋文鈔

碑

上

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圖書所記七十二家靖高唐厚
匪以為夸降及秦人粉劫變古驅車中途則害風雨豈伊
崇高人莫敢侮有神司之惟德是輔阿閼石間維神之居
金篲玉策維神之符崇朝之雲徬而天下非神之力孰能
為者周商之前視秩上公至於有唐王爵是崇孰帝其號
自我真宗維我其宗乘時治平靈方東矢奠枕於京而賜
以時百穀用成航浮索引萬國來廷仁獸一角靈芝九莖
應圖合謀不可殫名天子曰嘻維天錫予何以報之封禪
是圖升中告成出顯來相四與廟廷以答神貺傳物典冊
往崇號謚棟宇衣冠罔非帝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彰成此

新宮維今天子百常之觀萬雉之墉龍章雋然殿中
神既安止人斯受祉豈惟一方燕及四海維今天子仁孝
儉勤輝照光明德藝日新荒遐慕焉奔走來正上帝所祐
匪惟爾神俾壽而熾俾昌而熾俾我孫子本支百世延及
勳植有生咸遂授我神策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為宋望祀

宋文鈔

碑

上

宋文鈔

贊

司馬光無為贊

為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適叟以為不然作無為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

李泰伯畫贊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衷其賢而無所遜也為之辭云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

宋文鈔

贊

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適嗚呼

蘇軾偃松屏贊

予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瘳而不瘳信植物之英烈也論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南來盡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

嶺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僊雪峰地裂氷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此奇偉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硤々磬々方春不知

一寒秀發孺子介剛從赤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蘇軾三馬圖贊

元祐初上方開玉門閣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遠遣諸生游師權行邊教武備師權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權許之遂擒猾寇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鬣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從觀以為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國人起居不以時馬有弊者上亦不問明年羗混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欲以餽太師潞公詔許之將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

宋文鈔

贊

三

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賦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冀正役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璘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戲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請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難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吁鬼章必悍驕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貽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爾歸雲遊房妖

王仲儀真贊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

宋文公

贊

三

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譟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俟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

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開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

之彼宴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局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哉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一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醜：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乎其若流水之舞萍帶也離：乎其遠而相屬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今而其所不知者

宋文公

贊

四

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師子屏風贊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陞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巴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圓其目仰其鼻奮其舌威見幽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顧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散：高堂護慈几帝呼顙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蘇轍管幼安畫贊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猶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

宋文鑑

贊

五

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之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耳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忘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知策輔曹公方其斃呂布擒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義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道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我絕平原華子魚以德望見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氏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

宋文鑑

贊

市

雩而風四時焉嘗饋其必躬八十有四憚就而終少非憚人老非觀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宋文鈔

墓誌銘

徐鉉吳王李煜墓誌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琬琰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遼聖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於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城顯祖用膺推戴耀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

宋文鈔

墓誌銘

乙

觀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周故稱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鄰存紀候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取民欽若舜倫率循先志奉燕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者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脩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感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固墨之師終後墜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勤

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

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推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微登崇名數嗚呼閔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於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衣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進封吳王命中使蒞葬允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於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勲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閨則子左千

宋文鈔

墓誌銘

二

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洞通孝弟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維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孔周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業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嘆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厚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鉅製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嘗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

姦威不克愛以獻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平瘴瘴之略不城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與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却之雲樹旁寂一兮迥野下冥一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

范仲淹种世衡墓誌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功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保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羅之寇驕而貪益

宋文鈔

墓誌銘

三

侵吾疆百姓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十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瞻勇過人雖俯遇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廢陰無衆議不可守鑿池百有五十尺始至於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耳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牛馬皆大足自茲西北保障患無衆者悉做

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後就遷供備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寇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願效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一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其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還白凡城中易糧錢幣既軍須城守

宋文鈔

墓誌銘

四

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予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咎責期於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亮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無都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署本路糧草遷洛龍副使慶曆二年春君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費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召番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偃八百人犒於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絛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以約束而俾之遷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取非智若慶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獨守乃請於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

潤倚君又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
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
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為累數
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
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
有牛家後首奴訛者屈強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
始來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
三尺左右曰此羌兒詐嘗與高使君絕嵩挑戰又所廢陰
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村信其可失諸遊與士
泉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會大水雪謂君必不來方坦

宋文鈔

募誌銘

五

卧帳中已至感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
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眾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
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憂我為署君遣
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
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
服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猶是屬羌無復敢二君戎
諸侯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火相告衆必介馬
而待之破賊者數回涇原師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繼
於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却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即
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而羌兵

既可用矣乃復教士人習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
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予奪之坐過失者
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
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
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略
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
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城
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強梗在原為孽寢及於環極
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比有二川交通於夏戎朝廷
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

宋文鈔

募誌銘

六

予為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藩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
即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
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
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
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通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曆五
年正月七日甲子啟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薨於東
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季父放字明
逸道德高純初隱於終南山君以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
學稱明逸道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
聘禮起拜左司諫自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君少尚

節已第又有欲折其末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國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民青潤與環民皆盡君之保而事之及終史民暨屬羗酋長朝夕臨柩前數日朝廷深惜之君在途數年聚貨食教孤矢撫養士伍牢籠羗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義事嘗遣謀者入虜中九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

歐陽脩黃贊升墓誌

予友黃君慶升其先發州金華人後徙涪州之公寧其曾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

宋文獻

墓誌銘

七

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贊升兄弟皆好學猶以文章氣自豪予少家隨贊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贊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贊升後七年予與贊升皆舉進士於京師贊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丞與主簿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後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調夷陵令遇之於江陵慶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嗟嘆相飲酒以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贊升志雖東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及二年予徙乾德令慶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州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贊升慨然嘆曰吾

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予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贊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慶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贊升慶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無所施卒亦不得志死於南陽慶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生平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其年月日葬於董方之

宋文獻

墓誌銘

八

先塋

尹師魯銘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

蘇子美墓誌

謂為無力乎孰擊而公之謂為有力乎胡不及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芳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乎香難知嗟子之中芳有韞而無施文章雖耀乎星日光輝雖冥以掩恨乎亦昭其永垂

蘇明允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說脩於家

墓誌銘

墓誌銘

九

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子
載職借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
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
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
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辨宏
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
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
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魯祖諱某父諱某贈尚書職方員
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俱皆以文學舉進
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

墓誌銘

墓誌銘

十

初脩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
郎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
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脩禮書為太常因率
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
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
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善與人文急人患難紀則恤
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脫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洵而不
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首見矣作
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月日而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
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或常嘆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
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曰蘇顯唐世寔樂城人以宦留
眉著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欽明允大發於文亦
既有文而又存子其存不朽其嗣猶昌嗚呼明允可謂不
亡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
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
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
賓客諱濟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
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四歸吾九十七年而卒之夕

飲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儉而必精以省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庠陋而進字灑端肅以嚴其居平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其與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儔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為故

東坡錄

墓誌銘

士

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懼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嘆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後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曰高崖新谷芳末口之原山蒼水深秀土厚而堅居之可與芳卜著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乎然後為安

王安石王深甫墓誌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足以遂其志乃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為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余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為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遺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醉於人而今死矣甚矣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

東坡錄

墓誌銘

士

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後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後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惟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予所能知也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克通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

已矣卜此新宮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脩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稍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脩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嘆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

宋文鑑

墓誌銘

主

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索其家書之官而晝夜讀以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通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何如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嘉祐某年月日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縣鄉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為銘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耶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耶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

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已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已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全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乎其將公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乎其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嘆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予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余棄予而北矣悲夫銘曰壽胡不多天寔爾爾曰天不相胡厚爾

宋文鑑

墓誌銘

古

德厚也培之番也推之樂以不羈不然以疑嗚呼天既將在於茲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政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洵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洎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歎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耶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羈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

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進大常丞至七年月日弟賜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附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詞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

宋文鈔

墓誌銘

五

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入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持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杰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

嗚呼先生好樂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永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閨觀博考乃士之常倚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哉求於往孰與比儔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華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奉於位其敬以君之夜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雒山原而葬其弟祀以書走毫州乞銘於南豐曾華蓋元豐元年華為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事尚書屯

宋文鈔

墓誌銘

七

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為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為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獎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詔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乃葬君事親以孝聞為人恂恂循規矩有善不自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出船角絀雕琢以平易敦樸為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飲在己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

為先初尉鄆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有功君辭不受及令
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為之名常
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
倉路四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旌德民輸米於鄆陽倉
以保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
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絕橋閉門留君以
問乃得去泉州歲山君築室止窮民餓者給食病者給醫
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
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署於令余嘗聞繁
昌有大姓教入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徒其獄

宋文公

墓誌銘

主

屬君君驗治僅客盡得隱伏殺人者論死入以為盡其情
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
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
爭或至十反守意出語詆君君益爭守聽然後止衆後聞
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為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為
動此君之事予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
上下數千載所到叙者五人詳者入數事略者三事而已
今予所論次君事與遷所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
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為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
可勝傳耶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君既行治高世皆以為

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為尤甚然卒不得至中書
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為最久故不辭而銘
君墓辭曰人孰宜之以美易也人孰讓之以權實也所處
而安勉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
詩以名之其常存也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
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
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
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

宋文公

墓誌銘

主

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為我銘之余為之記其說
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山人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曾
大父新大父祐父果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
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吳之
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
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果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
義為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十餘篇為人疎達自信持
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救一若不及歲山賣田以賑
其隣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被其黨
危於餓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嫌家一與

宋朱鈔

墓誌銘

先

之傾盡無疑碑或歎而侮之君亦不愛人莫測其意也李順致攻眉州君居園中守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身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廢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後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愛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力學與其子執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為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為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倚文鄉安通里先塋之側銘曰蘇氏祖而值蜀廟分三世高述以篤吾仁君始不羈榮躬以卑孝於父母施及窮賤惟見之事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說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藝文章震動四海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吳厥商王容季墓銘

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如木之升卷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厥聲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宋朱鈔

墓誌銘

子

仁壽縣太君撫州金谿吳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夫人衛尉寺丞諱用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於京師十月乙酉葬於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也其平生養舅姑甚孝蓋侍即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大有不知為異母者居久之二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妻婦焉甚而身為字其孤兒而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主於恩有諍訕踞罵已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或分衣食不為秋毫計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已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蓋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有奉養未嘗擇衣食甚親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而強之及廢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為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

也其子為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
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
於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諱歐之配黃氏兩人者皆有善
行鄉人稱之而黃氏無喜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於其
說銘曰嗟若人兮洵好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棄細
故篤九族兮說珥推食光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緼
心委命志彌印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風有采蘋經所首
兮原念美寔輯此辭兮庶幾德音與古對兮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

宋本鈔

墓誌銘

李

生民之治必本於身教行於家餘以為人世弊俗偷恕於
在己內替常度外強於理淑惟壽昌學與心成篤於孝慈
匪勸而能有翼於夫有迪於子尚顯古人其傳以此

夫人周氏墓誌

夫人諱琬字東玉姓周氏父兄瞻舉明經夫人獨喜圖史
好為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從其舅邢起學為詩既
竣無舅姑順夫慈子嚴饋祀諸屬人行其素學皆應儀矩
有詩七百篇其文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謹於禮者
也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蓋亦有婦教焉故女
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以樂歌其行勸其志
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此非學不能故教成

於內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茲道廢若夫人之學出
于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是可賢也已其夫來乞銘予與
之親且舊故為之序而銘之

蘇軾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求治旁求天下
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叢始見知於英祖而
未及用書其姓名藏於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
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
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
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緼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

宋本鈔

墓誌銘

李

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
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
中丞翰林院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遠不起在帝前論
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
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
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訥訥恐公有言而
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於外以輪
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興青留守南都徙齊鄆二州用
公之意蓋未哀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
因是出力譏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

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
獲貶筠州士大夫為公懷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
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
然即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非避公讀遺詔僭仆頓絕
久之乃獲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為藕楊
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鄂州徙真定河東治邊
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為走馬者証公病不任
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遠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
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
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
宋末鈔

墓誌銘

王

二十四日也方平應事三宗速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避
公雖為晚進而開濟之資遠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
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譏之公
嘗上章自訟有曰與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月
間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青字元微其後避高
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
子錯封於滕而滕叔續者十一代祖令琮為唐國子司
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
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大中大夫睦州
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幼幼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

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為溫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
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
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發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
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
希文為蕪州而安定胡先生璣居於蕪公往從之門人以
千數第其文公嘗為首嘗舉進士試於廷宋子京奇其文
擢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
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
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
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
宋末鈔

墓誌銘

王

同儕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
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
御史中丞王紉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
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跋扈人矣為開封府三
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獄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
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鼎與西人戰
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東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
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中書欲戰拒
密欲守何以令天下願勒大且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
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

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從事上為羅之種諤擅築絳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而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既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終然是歲契丹遣蕭特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與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與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

宋文鈔

墓誌銘

五

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嘆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席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叔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盧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懼寢居民恐懼棄家而奔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瘞死者食餓者除田稅察墮吏脩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頴者為

鄭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穎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隣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技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棄常被策公言繼遷死時李氏我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遣諸將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棄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澧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

宋文鈔

墓誌銘

五

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薛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合盜為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異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赴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述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遣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

一曰尊主勢二曰奉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
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
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隨其言天下大旱
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
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
和而天意解矣當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
指揮彥國既去軍稍闕不補公至青復定之至溢額數千
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先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
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閒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
韓玉振殯於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會

宋史

墓誌銘

五

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朱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
葬又為買田賜之教使謝禮市物於安因緣為姦民被其
毒公密疏姦狀上為罷黜謹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
以賜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為自
楊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鄆有劇賊數人
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
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
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
之時雖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召城中富民
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覆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

外廢營地鐵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語為屋二千五百間一
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窰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
者炊壯者操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
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畫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
其事有詔蠲免蓋活五十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
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穀之民方
賴以生而省司爭羅執責公奏遼寧有餘請罷羅二年從
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
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
開邊障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公

宋史

墓誌銘

五

適安撫以下皆勸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
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
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
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
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和閭爭
之公指其頭曰吾已捨此矣頭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
募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惠若益與和糧也公稍更其法明
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
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水徙城中縣廢為
義田公奏還之使縣治隄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

城者長吏或不悅據証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特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而夏請復故地詎賜以回寨而散蘆棘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肯棄曜死西人報我不備喪金帛不贊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柴虎蕭士元以兵護還號令嚴整敢不敬近無一毫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盡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盡界以緩德城為法從之公曰若法緩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吳倭去散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動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

宋史

墓誌銘

元

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敬為言識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與詩英華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銘曰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說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維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於邊或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

猛虎在山麓蒼茂遂及其既亡熊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成銘之悲夫豈為公

歐陽脩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輿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親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沒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

宋史

墓表

子

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猶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耳其哀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必身率其下在下者無以望於其上其遵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於湖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於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會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某氏封某縣太君

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
生產喜聚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人有慢已
者必厚為礼以親之其為吏所至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
卷君有子七人曰諭昂州司理參軍曰訢湖州縣安主簿
曰謐曰諷曰諶曰說曰諄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
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鄉一
鄉推之四海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觀考君之所施者無
不可以施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也哉

胡翼之墓表

先生諱璣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

宋文公

墓表

墓表

舉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愚惑者
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
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
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
人各以其經轉相授受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
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
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校是建太學於京
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
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
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而礼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

十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
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
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
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舞秘書省校書郎辟丹
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除服為保寧
軍節度推官遷居湖學召為諸王官教授以疾免已而以
太子中舍致仕還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驟召至京師與
復以為大理評事無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
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
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元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

宋文公

墓表

墓表

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
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礼路人
嗟嘆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
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
行事莆陽蔡君謨且志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
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墓
之原六年八月三月廬陵歐陽脩述

石曼卿墓銘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
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舍

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功非得唯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遠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於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陽脩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入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頽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

宋文公

傳

年

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者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曰子欲遊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遊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于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圭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

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憫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者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圭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容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能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

宋文公

傳

年

宜矣後何進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蘇軾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補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過脫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請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乃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

既倂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
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載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
爾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
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
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
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
異人往來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僅見之與

陳公弼傳贊

宋文公

傳

三十五

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
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
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
山有猛獸藋藋為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
蒙耳所憚獨以黜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
之外矣

蘇轍築谷傳

築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
里校師分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
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言予簡習騎射久之業成而

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剋去遊秦鳳涇
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無書
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熙寧河
名將朝廷稍奇之會涇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
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邊事邀谷至軍中問為及存寶
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
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
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
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
緩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

宋文公

傳

三十六

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
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
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嘆其
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
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
非今世古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歲月不
就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
見子瞻於海南子瞻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
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昧未即死
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聞其案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

強資遣之。躬行至新會。有蠻獠竊其囊。以逃。徙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于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皆趙棄子。危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費。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危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昔其不遇棄子。而前遇存。實後遇子。兄弟子方離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恭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

宋文公

傳

王士

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教。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林希孫少述傳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倅。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楊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然自傷其父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議。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慶字正之。安石自以所謂誰之。向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連門弟。

見雖障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為文。故必見諸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已。自成法度。如其為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華。頗恨不及見其仕。侔鳴咽自捨床下。終身不求仕。追慕其親。蘇州之陽山。唐墓。蘇氏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丹陽。又徙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為矯激奇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為之凜然。視叔侔與。

宋文公

傳

王士

不善人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誹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敬憚云。故相晏殊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藹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合。和不囿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敬守楊州。論其賢以為居則孝。弟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千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為試秘書郎。楊州學教授。侔九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侔管。撫使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即位。知制誥。就遷王簡薦侔及汝陰王迴。常袞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

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倅得除州來安
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為常州團練
推官又不受命倅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
禹偁以女娶之故世稱禹偁為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
子禹嵩禹喬禹五女倅資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
肉食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閉門靡事如也元豐三年除
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
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
生天下之剛也不強言其所不言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
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已矯俗以行其志終

宋文鈔

傳

三十九

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
先生之謂歟

邵雍無名君傳

無名君生於冀方老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
人之情已之渾十去其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
鄉人之情已之渾十去其三矣年三十歲求學於國人
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渾十去其五六矣四十求學於古今
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渾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於天地
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渾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
僻問於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

其泛問於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
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
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
與同者又考之於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獲
得知因疑為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
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
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
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
不可得而知而况於人手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
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

宋文鈔

傳

四十一

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
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商而貌假爾形骸美九
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倫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
之以穰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臨福
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延信人難禱死妄生災未易豫
住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說方士不出
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官身未嘗不為儒行故其詩
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災論之甘
其陋辭之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
謨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惟喜酒百

年累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

石介趙延嗣傳

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郡侯舍人死遺三
孫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
之親女雅弱衣服飲食需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為強
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樹是諸孤義不可夫獨力
庀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廬田延嗣為營水食之費身
為負擔露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
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

宋文鈔

傳

四十二

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
不識其面初遇於宋三女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而走東
師趙氏始不知謂指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
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因發聲
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嬭謝曰吾不
及汝吾被服儒衣剋誦讀六經學慕古人况與舍人友舍
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為
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婿長配樞密直學
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
屯田員外郎張君文昂之子卿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

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
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
之賢則天下之賢也皆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公見客
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容視延嗣亦當
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
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旦以免其嫌漢人稱其
庶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
子哉唐韓吏部九娘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
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
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嘗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焉

宋文鈔

傳

四十三

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仲緒並延嗣可謂
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
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
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章望之曹氏女傳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倚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
史特憲無阿回言曹氏失職知閭之興化軍期年而卒曹氏
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
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
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蒞民政約於奉身庶於臨人

今其亡矣。其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苛快。斯遠為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倭後謂之曰。蔡先公弗資是則亦閉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倭吾之嫁。是使妻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問之謂何。如我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罪。父決而喪存焉。不以此時衰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閨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得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儀。何敢以是自護。我願弗聞。二丘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

宋文鈔

傳

聖主

貪殘之夫。好財。讀債。死則已。爾惡復悔悟。即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欺辱者。為不少矣。卒為無作焉。如曹氏專情父志。而不有所累。誠謂曹氏不賢也。我孟子曰。問伯夷之風者。禍夫。庶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復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問而尚。庶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永告則未知其年也。

宋文鈔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查志隆編志隆有山東鹽法志已著錄是書僅

從宋文鑑諸書摘錄成編未能賅備別裁亦未能

精審